碑傳集

三十一

Asia

DS
734
.C56
V.31

碑傳集卷八十二目錄

雍正朝監司
通奉大夫陝西西安布政使贈太常寺卿方公覲墓誌銘 姚世鈺代改堂師
廣西按察使司按察使白君洵墓誌銘 李紱
孫方伯詔傳 潘挹奎
誥贈通議大夫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唐公繼祖墓誌銘 顧棟高
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何君師儉墓誌銘 李紱
通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刁公承祖墓誌銘 沈大成代某
常鎮道馬君維翰傳 桑調元
四川布政使閻公堯熙傳 劉紹攽
觀察黃公世發傳 李塨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德榮墓誌銘 方苞
中大夫直隸長蘆都轉鹽運使蔣公林墓誌銘 陳黃中
湖北布政使朱公一蜚墓誌銘 王昶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監司

通奉大夫陝西西安布政使贈太常寺卿方公覲墓志銘 姚世鈺 代改堂師

余與同年友贈太常卿方公稱兄弟交踰二十年比公涖浙而余方守湖州公脫略勢分相好加焉嘗戲言曰吾死子必銘吾墓未幾公遷任秦中薨於六合之旅次訃聞余爲位而哭孰謂䰟兆之遽驗白耶今星紀終矣余白頭郎署撫存疇往卒徇其子之請以應公讖悲夫公諱覲字近雯其先由歙遷江都故爲江都人家世承傳具公兄襄城令所撰厥考贈編修府君誌銘公卽編修第五子也少爲名諸生乙酉
聖祖南巡試詩賦行在欽取侍直賜監生中京兆試式明年聯捷成進士實康熙己丑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纂修
三朝國史諸書分校
萬壽恩科會試提督四川學政回京分修
大淸會典考選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協理河南山東道事陞戶科給事中歷署吏戶禮工諸科掌印給事中巡視船廠管理戶部坐糧廳除浙

江按察使署理布政使鹽政印務陞陝西西安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
也公故以文藝進而爲政多惠愛於成都捐俸修文翁講堂擇學官之
有行業者俾聚羣士而誘進之每親臨講畫士胥鬱奮船廠西接盛京
東界黑龍江三伏如冬公不以邊遠自弛置所陳地方便宜十二事
俞旨議行異時糧艘檥通州率十抽一二以槩其餘公閱視無漏略者
而特詳請江浙被水浥爛之漕米分別存放漕卒乃無乾沒賠償之累
其提刑兩浙也獄無大小問對如家人三數隸旁立拱默不得作聲勢
以非法虐使富家有塾師逮詔獄吏具文書請行查留貯之籍篋公曰
罪人已得顧欲利主人之所有耶切責之旣而聞吏果僞爲漏言於富
家謀以賂解而竟不果略蓋不事摶擊刻酷而剔削宿弊吏畏而民以
不冤類如此至於藩庫鹺務填委糾紛公操刃決滯不遺豪末於是大
臣慰薦將不次顯用公亦慨然欲有所爲而精力殫矣公秀羸善病念
西陲用兵軍需旁午自西安
命下力疾賃騾車就途隨具摺陳奏
上爲馳醫賜參藥病增損輒以聞乃卒不起
世宗悼歎賻金贈官超常等且聞有子適就禮部試命牓發視中式與

否又命覆閱所遺卷冐異數也蓋公以勤慎券
主知以清白貽後嗣自官俸
恩賜外室無羨財通州有茶果銀四萬五千餘兩公一無所取護鹽政
印有養廉銀一千二百兩猶奏而後受自傷祿不逮親而友于兄弟暨
兄弟之子念襄城君有才未展曰吾敢以親故使
朝廷失士遂保舉授今職人不以爲嫌與人交洞朗軒豁不可干以私
而款曲盡意性嗜學問文章故遇賢俊尤所託契往往形於詠歌歸安
姚生世鈺抄公遺詩爲三卷謂其周旋於親愛倫理之閒纏緜悱惻有
温柔敦厚之遺風焉纂修諸書分條析理同館有疑義總裁率曰盍問
石川石川公舊里名因自號也其見重如此公卒以雍正八年二月初
八日春秋五十配洪氏封安人先卒贈夫人方貧約時嘗脫簪珥以資
公宦學婦德母儀親族稱焉生三子夢騆康熙庚子舉人揀選知縣後
公數年卒次夢騏歲貢生部選雲南澂江府通判
憲皇帝篤念先臣特旨授江西建昌府同知推陞陝西漢中府知府未
上亦卒次夢筆太學生考授州同出爲季父後將以乾隆某年某月某
日啟殯歸葬於歙某鄉某里某山編修公之兆以洪夫人祔而謁余文

以志公墓者夢筆也嗚呼余於公諸子俱見其幼而長以有成謂公之不克大潤澤於天下者庶有待於是乃伯仲相繼奄忽且無男子子獨其季有子華孫福孫安孫者因以福孫安孫還後其兩兄以奉公祀其尤可哀也銘曰

有美太常聲施業光惟內行之仁厚故其文學政事於時為循吏於朝為名卿胡遭時遇主而壽命不長知吾所以為天下惜者千齡萬代視此銘章

廣西按察使司按察使白君洵墓誌銘 李紱

康熙丁酉歲余奉命典雲南鄉試既出闈頗咨訪地方官吏賢否在城文武官數十員而雲南人士同舌稱賢不受屬吏陋規者惟雲南府知府白君一人又八年余出撫廣西而白君先已為其地按察同事逾年用是益知君清重有德君子人也君尋被內召還京師明年余遷直隸總督又明年內轉工部方思與君晤言而君已退居於通州矣又四年為雍正辛亥君年始六十有三遽以疾卒時五月二十有三日也君同懷兄大學士近薇公濆來請誌君墓嗚呼

余既知君其忍以不文辭哉君諱洵字直侯別字又蘇世居奉天之蓋平縣曾祖諱文達遷遼陽始隸鑲白旗祖諱承舉從龍入關始居京師考諱允明仕至榮祿大夫都督僉事駐防廣東參領自考以上三世並以君兄貴誥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君生而孝友忠信讀書通大義年二十五歲任兵部筆帖式補廣西富川縣知縣富川多猺獞抗賦又時出剽敚前官莫敢如何君至卽嚴爲勸諭曰不率發兵捕治會蒼梧道及平樂副將以他事督兵道富川君具供張邀諸境上請暫駐三日爲聲援自率健役十數人往捕梗法者曰大兵至矣能聽我悉出首禍人穴可無洗諸猺獞咸恐如令因而撫之期年頑俗盡革督撫奇其才保調南甯府宣化劇邑當交廣之衝左江鎭道所駐劄水陸輻輳頗饒盛吏因以侵漁民困至不可支則譁而亂君詗得其情悉去侵民法其尤甚者糧銀正額外兩加派數錢名曰附封首請勒石永禁民驚喜以服政化大行秩滿遷福建漳州府同知未上以外艱歸服闋補廣西梧州府同知巡撫彭公鵬薦調思明府時土司有爲亂者殺參將勢張甚總督飭總兵官往勦以君爲監紀總兵官巽懦莫能制勝君以計擒其魁兩月而事平擢陞雲南府知府首以廉率屬省會舊

有十八行另戶以通商賈奸儈數人欲專其利賄昆明令請於巡撫總領諸行君獨持不可得止商人立石紀德焉督撫會疏薦歷按察副使分巡永昌道五十九年西藏用兵督辦軍需糗糒芻茭轉運兒徼數千里昕夕籌畫經年始還鬚髮白過半雍正元年

特旨遷廣西按察使明年余至獨倚任君未幾布政使闕員委君併權其事廣西地方二千六百里藩臬兩司事無不統治法刑章益整以暇蓋君四任廣西民之情僞事之利弊毫釐無不洞悉余嘗有所問無不知者知必言言必盡所以裨余者多矣君齒未甚衰猶可以有為而止於斯余所為欷歔而太息也君娶錢氏火器營操練尉諱文龍女累封至淑人生子暎梧候選府同知女四人候選州同李英贛州府知府施士崙襲世職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一級拖沙喇哈番兼參領祖應樞臨桂縣丞張本闌其婿也側室王氏生子暎松一品廕生女一人許字宗人府八品筆帖式兼副佐領張玉孫男女各二人是歲八月十有二日君葬期也玉田縣亮水橋祖塋君葬地也銘曰

西南之荒寔惟粵與滇古所羈縻今大化以臻何以牧之維吏之循君以廉明既武且文威信大行周歷連綿任滇二粵四凡三十餘年黜蒼

之山湘灘之川桐鄉愛君永矢弗諼此藏者委蛻弗禦其神炎雲萬里
永瞻斯原

孫方伯詔傳 潘挹奎

方伯姓孫名詔字鳳書號友石武威人康熙壬午舉人壬辰進士選庶
吉士武威自明季李銳登甲榜官汀州太守至方伯再成進士故吾鄉
人
國朝來方伯爲甲科開先云方伯旣官庶吉士旋請急歸
世宗御極始解館改知縣性伉直不能事上官以故多所齮齕久之
世宗有事於
先陵蹕經其邑天大雪雪積行宮門外數寸故事凡宮門內外糞除之
役實宮監司之宮監有所索于方伯未之允也輒呼縣官來掃雪方伯
擁篲以前謂宮監曰縣官爲
天子掃雪豈辱事耶傴僂掃雪不已宮監怒將羣集而毆之於是方伯
引其魁以出飭皁隸縛而加杖是時上官皆伺候宮門外聆之震慄遂
以其實上聞且請罪
世宗覽奏欣然曰此知縣好膽宮監滋事不可赦著交所司治罪而召

見方伯慰勉者再無何擢甯波知府旋遷甯紹台道轉兩浙鹽運使遷
江西按察使方伯以
朝廷嚮用方隆竭誠圖報而尤慎於庶獄嘗曰吾不能必人之無冤惟
求己之無悔斯已矣既而晉湖北布政使未及離任卒於南昌時雍正
十有一年也始方伯守甯波兩浙累有大逆案
詔罷其省春秋貢士特設觀風整俗使宣揚
國家所以激厲之意而大中丞奉天王公持節至浙謦飭之者既諄且
備旋與總督宮保尚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交章上言浙人
洗心滌慮痛自湔除而復科一事猶未得聞以請也會方伯蒞甯謂諸
生以立品奉公爲上而有倚託青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其罪尤甚約
于試士時俾有司覈報苟有逋糧則停試俟其既完得從有司具狀補
錄里社不肖驟聞是令不能無怨而方伯弗爲之動已而學使行部至
甯聞方伯所行善之且令行之通省是歲浙人之課爲天下最先是
世宗已嘉浙人自新之速及聞樂於輸將大喜遂准復科衆至是咸喻
方伯之大有造于浙也比方伯卒鄞人全祖望述其事並爲之誄其詞
曰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蒭蒿萊歷唐宋元頗稱乏才運際

中天乃起其衰敎敎使君破荒而出如鍊石手以補天闕花磚綾被三館矜式洊歷方面樹藩秉臬彼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枌社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祖望浙之閩人也於時流鮮所屈服而獨心折方伯若此可知方伯之所爲治浙與浙人之感方伯也深矣又修復南宋六陵祠祀義士唐玉潛林白石外旁及王修竹鄭宗仁謝皋父羅誂且議毁楊槤眞珈泰甯寺而瀦之其發潛誅奸修廢舉墜大抵類此然其善政率皆就湮挹奎采錄所聞著之於篇不敢撫拾無稽之言恐誣方伯也子爲璘舉人孫備進士

誥贈通議大夫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唐公繼祖墓誌銘　顧棟高

嗚呼余同年范山唐公旣歿之十有五年其季弟蕘村君任浙江布政司事余以事至君幕接見驩心屬爲公作墓誌命其孤司衡等具狀再拜以請固辭不獲余惟庚子之役余與公同舉於鄉出景州先生門越明年多至大官公亦回翔卿貳數歷中外勤於王事以歿人事倏忽不堪把玩如此而余乃以未死之身流涕而誌公之墓可慨也夫按狀公諱繼祖字序皇范山其號先世爲高郵人明代再遷江都遂占籍焉高祖諱某歲貢生開化縣令會祖某鴻臚寺丞祖某名諸生本生祖某歲

貢生知廣東靈山縣事公之考諱詩康熙甲戌歲貢生注選儒學訓導
以公貴贈翰林檢討生公兄弟六人公行居三公由庶吉士充武英殿
侍直官與修子史精華等書癸卯
世宗憲皇帝登極覃恩贈公父如其官時次兄庶常紹祖歸里已數年
至是以
恩詔起用甲辰同散館兄紹祖授編修公授檢討兄弟並舉翰苑時人
榮之乙巳轉禮部儀制司是秋宗伯疏薦授浙江道御史甫一月都御
史沈公薦掌河南道明年春奉
旨稽查八旗虧空五月巡視西城未數月升工科都給事中仍帶河南
道御史時
上患南漕淹緩命公貳御史留公往淮安巡視已酉五月後復奉
旨往湖南審察案件仍著巡察湖南湖北等處庚戌十月補授通政司
右參議辛亥仲春於途次得
旨授鴻臚寺卿公以四月抄抵京師謝恩有中書官傳
旨以本衙署理河南按察司使事攝篆四月復改授湖北以十月抵武
昌受事明年八月監文闈試中勞瘁遘下利勢漸劇具摺奏聞奉

旨回籍調理在家踰年而卒爲雍正癸丑十一月初六日年六十三公
以宿學負重望晩而獲遇輒以文章報國旣踐外任遂精心吏事幹練
强敏所至以才能著名其查八旗虧空也向例旗員侵挪法皆無赦而
家已窮空羈縶至二三十年不結公爲開除核減奏請豁免案遂結廵
視西城獨民聚居牛角一帶頑獷兇恣官司莫敢誰何公一斷以法榜
示約禁後有犯卽逮治終公之任莫敢肆廷議建倉東便門外地多冢
墓祠宇發掘拆毀甚衆公上陳諸不便狀且云建非其地請停工別選
善地墓已發者復掩埋所毀之祠將入官市宅改建得
旨允行其廵視淮漕也向日漕船遲緩水手沿途生事甚至刼盜慮事
發則遊行別縣恃官糧爲護符不可究結而京師坐苦食不繼公以二
月疾馳至淮時督漕爲張公大有慮公至法有變更弁役益憂懼公至
一鎭以安靜弁役無所訶譴但選幹練隸日夜催趲違者法無赦人情
旣安並思奮力遂於四月盡抵通嗣後遂爲例公暇日得漕務利病七
事上之交部議行湖南與中丞趙公審永順激變一案諸苗帖服一境
遂安湖南捕役與盜通故多盜公奏請捕役爲盜罪加倍奉
旨刊入七年新例盜少革公在湖南半年行皆自裹糧有餽觴酒豆肉

必揮斥故令行禁止湖北藩臬兩司相搆隙屬吏申詳多遲迴觀望甚至黨同伐異公奏請敕下督撫令兩司解釋和衷共濟奉
旨著督撫省問並令公三面對質自庚戌十月至明年二月質問事竣
公再遷官公在兩湖久熟知民吏情偽故自河南按察使改授湖北也
公喜自以為得以上報
聖恩楚俗號刁健患在黠吏與姦豪通伺官長喜怒潛授意旨故訟號難治公至閱諸胥職要者一室中勒不與外通健者失所援訟為衰減
公晨起躬閱訟牒理事嘗至夜分鞫獄深細窮極幽深明允之聲大著監利縣有四子萬氏名之女父母早亡遺一弟數齡而弱之母力保持之從兄之璉利其有知之女不可奪與僕謀以污衊事誣之極刑拷掠而投其屍於河縣令率擬招解公為白其冤而寘之璉與僕於法請督撫旌表之母令有司致祭鍾祥令某以增耗費致武生張東周等集眾武當山謀為變橋忽圮壓溺死數百人時以縣令始禍欲從重擬罪公與搢奏縣令寘重法不為枉但楚風刁惡今以聚眾謀變而朝廷為殺一縣令恐愚民無知效尤漸不可長請俟此案歸結後揭參奉
硃批准行後乃以計典劾罷之嗚呼自

世宗憲皇帝以文法吏事爲治內外大僚俱凜凜救過不暇公一意展舒所奏請無不允行率朝報夕可中外知

上欲大用公當公之奉命巡察湖南也

賜西洋奏摺匣四而諭云我於各省督撫做官好者賜摺匣汝宜小心做官及辛亥復命恭繳命仍帶往新任蓋

憲皇帝之知公深矣而卒以末疾解任踰年而卒不竟其用此可爲太息者也昆弟六人惟伯兄顯祖以諸生不仕卒餘五人皆服官少時並有雋才稟承家學不從他師名噪諸生中而公最晚達戊子己丑仲兄紹祖聯登進士列館選官終湖州府知府弟繹祖辛卯舉人官至開封府同知卒次績祖由賢良方正今爲直隸西路同知季綏祖丁酉舉人即藩使君也藩使君有大才今方嚮用未艾而仲兄年八十優游家居由是而公昆弟六人存者僅三人耳公之以疾入奏也未至京師復有調任江西之命時病已愈明年始有回籍調理之

旨公遂買舟歸維念

賜匣未繳猶應一叩闕廷嘗於平山堂餞楊太史冠蓋雲集公偶拈韻得家字口占一律結句云遙知輦上客相待滿京華公蓋有意復出而

天卒尼之命也夫公與仲兄俱以詩古文辭著稱而公尤長於詩律精工深穩闖唐人之奧而刻意精進不欲遽壽棗棃歿後文存二百首詩近千篇俱散亂笥中惟義山詩文對釋梓行於世仕宦近十四年家無財子姓猶仰食藩使君嗚呼公之生平可知已公元配火氏繼配倪氏俱封淑人子三人司衡端衡時衡姻戚子姓具狀中不悉書家孝友行應銘法乃敘而銘之銘曰

邗江之水天鎖鑰秀氣鬱蟠傑人作公家兄弟奮鵬鶚晚登皇路後灼爍歷職內外儼有恪年止中壽歸冥漠一生制行何磊落我作銘詞無愧怍

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何君師儉墓誌銘 李紱

君諱師儉字桐叔別字素堂姓何氏浙江山陰人六世祖諱某與子某先後爲尚書子孫世有仕宦君曾祖諱某有聲太學以子貴贈御史祖諱某貢生遭時鼎革不仕學者稱靖菴先生亦以子貴贈御史今以君遇覃恩贈通議大夫考諱某德安府同知亦以君貴贈官階如靖菴公君少穎異考卒於德安君年甫十一哀禮如成人稍長游蘭亭感右軍虛談廢務語慨然有經世之志爲時文師陳大士先生試順天時余嘗

見其文咨賞之然卒不售康熙六十年循例選任兵部職方司員外郎
司多弊立清之大學士孫公杜白公潢方為尚書倚任如左右手雍正
元年盧公詢為尚書欲以精勤見長督所屬嚴刻令司員才者循直辦
事君才名尤著嘗數月不得歸七月余來為侍郎閔君獨賢勞將薦君
十月君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右江道余適以知武舉入闈尚書孫
公等遂特奏留君一年
世宗憲皇帝亦稔君才能特許以陞銜留任仍加一級兼賜人葠貂皮
人以為榮先是君嘗以執法郤重賄忤要人至是其人因誣君避瘴也
故欲留部余昌言今部曹不能名一錢才者尤勞瘁苟得郡爭趨之矧
監司乃規避耶要人語乃塞明年余以巡撫廣西去部君留帀期
世宗將陞用君尚書等復請留君一年又請加按察司副使銜並奉
俞旨尋以分別錄用功加人員議疏稱
旨特加二級是時本司奏稟多出君手佗司事難治者亦時時委君勞
瘁至不可支然君名亦由是冠六曹上結
主知矣三年冬遷江南按察司副使管理驛鹽道瀕行恭請
聖訓獎君才勉君操守反覆千餘言奉賜葠貂皮端硯食物許用密摺

言事尋調補廣東糧驛道四年至粤值歲大祲民輸糧不前而兵米又
急君察得存留米五萬石即用以給餉飭所屬緩征或疑專擅將得咎
君曰俟請而後行民已苦於箠楚矣總督孔某兼理鹽法聞君才名委
君署鹽法道事時督撫不和欲引爲己助也巡撫楊某疑君爲孔黨因
委令買銅時戶工二部錢法壞分令八省買銅承其事者多賠累楊欲
以此困君兼散孔黨不知君實中立無黨也明年楊以丁憂還京奉
旨在任守制陛辭時
世宗出總督封事示楊皆劾楊者并劾君爲楊黨楊乃知君公正至粤
歎服即委君署按察使事孔又疑君背已而暱楊也六年楊病没孔遂
以違禁開礦侵蝕銅價誣參君嚴禁而酷訊之蓋惠州有銅山民人私
采鑄向時買銅者多取資焉孔嘗檄君買以助不足君嫌其爲私采陽
許之實未買明年署巡撫傅某來會鞫得其情併於案牘中得孔檄事
遂白疏入奉
旨赴部引見君免冠謝罪
世宗温諭爾冠汝無罪朕知之矣又委曲訓誨移晷君乃頓首出次日
即

命往陝西於甘涼等辦理軍需地方以道府酌用八年二月至涼州川陝總督查公即委君署涼莊道君在兵部時素留心兵事三邊形勢阨塞戰守機宜兵多寡將勇怯餉芻緩急每公庭會議指畫如素習查公深契之故兩江總督范公率師過涼奉檄至肅州支餉而自涼至肅途尙遙宿舂已竭君謂軍務有變通原檄豈可固執即以涼所蓄給之師乃不饑一日羽書飛馳過涼者數四莫知所以君策必調取生兵也峙餱以待已而果然肅州大軍將進剿飛檄至涼令截取官民羸馬送肅截軍裝違者以軍法論官民咸張皇君謂道上官與商無不赴肅者官皆有事於軍前貨皆軍前所必用若官頓于途貨棄于地非軍前所宜也進剿尙未定日不如令其至肅釋所載而後役焉彼將焉往軍前得人與貨吾亦省芻茭解送之煩不兩利乎檄雖嚴吾自當之官商皆安事亦無誤君在粵獄時鬱怒傷目適準噶爾使人過涼委君押送力疾出邊風霜侵剌右目遂失明而督撫大吏咸欲得君甘肅巡撫以臨洮道薦總督查公又奏君調補西安驛傳道

上從查所請遂還西安時方旱下車而雨民歸德於君先是大學士鄂

公經略西師見秦旱策荒政以陝西商州龍駒等地界連湖廣隋唐漕

運故道在焉秦饑可泛楚粟以濟還朝入告而兵部尚書史公方總理
陝撫事亦以是請得
旨允行詔運楚米十萬石赴秦史公委君董其役運至四萬石值大雨
時行中途有須越山者溪漲病涉馬羸又鮮少商於一帶旣無頓積之
所水次隘運艘亦不前官民交困君以秦中秋穀將登可無庸楚米遂
檄止後運徐陳情於史公公喜據文奏罷其役秦亦不饑君任事勇不
顧一已利害類如此軍前馬缺檄取驛馬君言於史公置郵傳命如人
身血脈不能一日廢請覆以不可行事竟寢十一年冬陞按察使數平
反疑獄人稱神明吏有故出入人罪者必按如法雖貴勢賢親不徇縱
也君旣有目疾晝夜治官書不懈于是左目亦昏十三年五月又得吐
疾卽以病乞休督撫並慰留八月
世宗龍馭上賓君感知遇深慟絕左目竟廢
今上登極詔至君念囹圄苦令吏誦案牘諦聽得邀赦者立出之而後
請奏二閱月而畢力請歸督撫猶慰留君乃自繕劄奏巡撫知之亦繼
奏乃得歸歸二年而卒乾隆三年二月十一日也距生年春秋六十有
五嗚呼君其已矣君績學工時文不及取科第負經世之畧不竟所藴

然觀君所已施者則君所未施者可以知已時文不足道也生平孝友
忠信與人交費千金無德色至於所許可甚慎奉
詔薦賢惟舉南昌諸生裴思芹卒爲循吏君子稱焉原配胡氏刑部尙
書貞巖公女前卒繼配謝氏封淑人子二人長筠三品廕生次鏊太學
生女四人婿山丹縣知縣祈安期已丑進士臨淄縣知縣孫金堅太學
生沈世瑚諸生王濤也孫男六人女二人余與君同在兵部知君深又
嘗令其從弟懋永從子經業問學於予經業君嘗子之今任廬州府通
判君卒後二月余奉
命祭告夏禹王陵至山陰君之子來請銘余諾之然余已乞假順道省
親晝夜行未暇以爲歸值太夫人大故憂居廢業而君之子必欲得余
銘文踰十有八月而未葬也今歲十二月復來請遂爲敘之某年日月
君葬期也某山之原君葬所也銘曰
越維霸國多幹濟才何屬郡望八座斗魁簪組世昌施于雲來科名中
替消與息偕君獨奮興以紹以衣邦政中理國憲外持未究厥藏亦光
乃施保世滋大爲先之開稽山之陰蘭渚之涯君安於茲茲城孔嘉勒
辭貞珉永無有壞

通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刁公承祖墓誌銘 沈大成代某

乾隆己未秋七月十三日方伯刁公以疾卒于位公之子將奉喪北歸杖而泣拜曰不孝孤不天以鍾禍于我先大夫今將歸葬于鄉厥有日矣惟是墓中之刻以先大夫之辱寮友也敢託以不朽葢公之來蕃于粵在戊午之春同官幾二載余雖無文誼不得辭謹按公諱承祖字步武康熙己卯舉人乙未成進士始選陝之扶風

世宗憲皇帝識公才特改江南上元縣遂以吏績最擢守太平調鳳陽遷湖南糧驛道即拜湖北按察使調江蘇旋晉河南布政使移浙江復移江西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迺莅廣東終今官此公歷仕之大凡也公在上元民有訟令自拘繫以聽鞫縣倉大樹有憑爲祟民競走其下公伐之婬祀遂絕上元爲都會首邑號最劇難治而公日夜治文書講求利弊苗薅而髮櫛之豪猾屏息其在太平兼視蕪湖榷商民便之在鳳陽會一權泗州再權鳳廬道綰三印專一路而庶事就理湖南治長沙歲漕京師阻以洞庭長江每後期公至立約束信法禁武夫悍卒無不踧踖奉公命者其在江蘇頗久在湖北未數月在浙僅二十日耳欲有所振刷

興革而席不煖輒去然至今民謳思之其久者可知也癸丑河決陳留將齧開封諸使自出督塞之有欲坐其罪于濱河守令者公抗言曰治河有專司釋彼罪此恐異日河上無任事人矣乃止其持論切直棘棘不阿類如此在江西知留務甫兩月而所部翕然吏以無事其來藩于粵也粵山多田少歲偶歉市直踊貴公恐常平不足給建議請發帑金十萬增糴倉穀民仰以濟濱海之地潮壅沙成田多爲豪强大駔侵占其弊百出窮毗往往中其害訟牒如山歷任不能釐正公選廉吏履畝親丈之不數月而清覈南黎人不識文字輕犯法公檄守令設館選士教以誦習詩書吏之來見者反覆訓誡不少假顏色皆進而懼退而感久乃漸致于理也符檄文告之下諸州揭諸鄉亭者莫不觀聽聳動思自克于善以副公意蓋公外嚴而中恕待人以不欺故所致廩廩有聲如是公先世自明永樂初由興州始遷祁州遂爲直隸人選貢諱克俊者是爲曾王父出督學左忠烈公之門振廩勸分鄉里德之爲立祠私謚貞惠先生舉人諱包者是爲王父鐍戶著書講學河北東林諸賢所謂潛室先生者也私謚文孝祔無錫道南祠諸生諱再濂者是爲公考內行修謹私謚宣定先生王父及公考皆以公貴贈如其官王母李氏

于氏許氏四娶亦李氏皆贈夫人公之妣曰杜氏贈夫人山西黎城知縣嘿甲之女生四子公其次也配張氏封夫人同里諸生勃然之女婦道毋教稱于鄉黨子四錄甲午副榜鈞太學生安仁早卒錦戊午舉人出爲公弟興祖後孫三世昌乙卯舉人世瞎太學生世暉孫女八曾孫女三公生康熙壬子閏七月初二日距其卒時春秋六十有八公性孝友篤于行義教猶子如已子先後登鄉書者四人廉介而儉雖踐顯貴階列二品而被服儒素旁無媵侍非賓燕不設杯杓私宅之內齋廚蕭然士大夫僅見者也墓在州之某鄉某原其歸也將卜日以窆銘曰

豫章之材厥生厚地刁氏之德積累有自公起履之造家而貴既熾既昌後則孔臧閎辭幽堂其久有光

常鎮道馬君維翰傳 桑調元

君諱維翰字墨麟號侶僊姓馬氏海鹽之甪浦人生而器識宏達穎悟超常兒九歲能詩文康熙庚子舉於鄉次年成進士諸公爭邀致之不往雍正甲辰

特選爲吏部稽勳司主事轉員外郎試陝西道御史掌河南京畿道陟工科給事中監督倉場出四川淸丈田畝先川南次川東轉戶科掌印

留涖建昌道上官搆之君通揭部科解職赴部質復元官乾隆丁巳起
江南常鎮道丁外艱得中風疾庚申五月四日卒於家年四十八
憲廟注意人才命柄臣選諸進士之賢能者君眇小丈夫不得與氣憤
直前曰今日選賢能耶賢能安從見選魁梧狀貌耶國家事非仗此辦
顧選意何居柄臣奇之選留吏部甫視事發胥姦予杖故事馭銓胥
飾體貌犯重付法司輕革黜不杖也君杖之銓政肅清攝他司益整暇
所至有聲其清丈川南東也糧浮於田必請減相要害改黎州千戶所
爲清溪縣兌占桑昂邦寺部跳梁焚掠及烏蒙我師會勦君駐打箭爐
供糗糧芻茭絡繹不匱雪冰山積盤徑纔通匹馬苦寒裂膚與廝養同
飲食辛苦捐俸佐軍需論事悉中機宜西夷平涼山數百里地震疾馳
勘災條上之散賑得實建昌人感之雨泣三渡水摩岁蠻殲廠夫方進
勦君力陳營兵不輯開各廠病蠻狀遂得請罷廠撤兵撫各番誅止其
魁全活無算在蜀七年意不阿上官既被搆赴部質時親王總部事極
威重捽免冠君以兩手按所著冠抗聲曰奉
旨不免冠譙問故則又抗聲曰
旨解職非革職也乃趣具疏請革職會

憲廟賓天事旋白復原官君遇事勇無所詘居恆沖和坦易雅近情事親孝迎養於蜀先意承志贈大父封父如其官祿分族戚視友如性命好獎士類居常鎮品目江南人文文教風動所著詩古文精悍如其人入蜀後所詣益進同時浙西以壇坫自矜許者舉莫之及已刻詩十二卷未刻詩十卷古文十卷舊雨集二卷藏於家舊雨集者君裒其平生所交友之作也

桑調元曰曩予讀君論勦撫事宜諸篇贊畫如神筆挺挺踵史漢以謂經濟文章兩不可澌滅頃君之子某持狀乞予傳君予遊山久乃歸某又從所親南去無從索其家藏稾古史傳體類援述人書疏以見其平生予欲述君文而末由也姑就狀及予聞見傳之君文自爛爛如日月予獨以君之忠直才略不得竟爲可惋恨也予請急歸君書來賀予以齟齬之身乃今得免玉碎而君不久即下世矣悲夫

四川布政使閻公堯熙傳 劉紹攽

公姓閻氏名堯熙字涑陽世籍山西太原徙居夏邑昆弟三皆弟子員公其仲也伯叔以家貧舍儒就商公獨守一經日不再食不變康熙丙子舉於鄉丙戌捷南宮越七歲令稾城稾邑濱滹沱常以秋浸溢公竭

貲築隄建木樁數千以捍其衝念易朽夾岸種柳堤固水不爲患至今春夏之交鬱然成陰學士歌頌之治葉十一年移南宮地要劇前令多詿誤署常見怪扃鎖室其旁公曰邪正之分在吾方寸方寸邪則曖昧昏眊鬼蜮由生方寸正則青天白日豈逢不若乎遂撤鎖擴門就榻其中卒亦無怪未幾遷晉州牧州瀕河河失故道蕩析民居公請設法安集免河患者詣公謝扶攜老稚相屬於道公曰

聖恩我何與令望闕拜復念遠來人給百錢以資裹糧頃之散錢十萬民益感激泣下曰眞父母也會怡親王奉使過晉耳熟公名奏循良第一除守青州時嘉興守缺

上以嘉難於青改守嘉嘉健訟豪猾陰把持艮懦受魚肉數十年不決民赴守訟批下縣或不理狡黠者益無忌獄繁興公始至日判狀三百無不受理者民固異之比逮對簿自請息者二百餘庭折數十各得其情去積年訴牒一空豪猾股栗竟歲不一陳詞嘉人張某有姦如山皆欲甘心然嗛之莫敢發公廉得實杖殺之一紹興老嫗糗糒來指屍而罵並數其惡萬端初張暴於鄉或諫阻張怒曰我何畏只畏閻王耳至是死衆以爲讖稱快郡殷於賦正供漕糧其目紛紛里胥因緣爲姦民

完如額官不知民亦不自知追呼無虛日而賦終缺官考下第以去公巡行清理民始知額歲完無逋屬邑海鹽潮汐擊塘工不就制府李公衛聽浮言欲開引河禦潮不知鹵水入內河田畝皆傷非特壞廬舍靡帑金已也已入奏公微聞知力白其狀得不行營弁緝私鹽賣其梟妄持他人抵罪公言其誣制府惑於弁弗聽公三請制府怒賓儕咎公公曰我不言是輕民命護一官也復與制府庭爭制府不能屈乃自勘釋獄愈賢公累遷湖北臬司臬司爲刑名之匯前司深文巧詆所屬重足而立目其堂曰閻羅殿公務生全不苛小人稱之曰佛再遷四川布政使蜀俗父子異產伯叔兄弟不相愛婦多外遇夫知之不怪或亡得之亦不逐公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亡此何以治教化之行始學校乎因割俸廣學舍增膏火延善士爲山長歲時召見諸生與之抗禮士多榮之負笈滿成都成都當康熙時兵燹未久人稀穀賤故滿兵願得銀雍正以後生聚多穀貴又願得穀或徇其意請於朝令民受銀購穀給兵事下前司聽囑如議上漢兵亦欲倣行公不可督兵爭之公曰滿兵例不出其城字畫言語不與漢同代購猶爲有辭漢兵募自民閒且其父子兄弟皆民也奚不自購而煩代購乎督兵語塞不能奪又議增滿兵

滿兵向在京師雍正八年西域用兵分駐涼州及兵罷涼地小不能容謀徙成都公以提督都統例不並駐惟蜀俱在一城民已不堪忍復增之以重民困乎議上制府心是之而未能堅持也必欲增當別城以居舊有城制容三千人駐千五百餘地占越歲久莫能知旗長知之故不言令遷民以築旣卜地民惶懼號訴撫軍召公與計公得舊城圖籍指示撫軍曰城甚廣居者半增亦半適如其制安得他築以重擾民請爭之乃清侵地以居來者民得安堵公爲人質直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賢則善遇之不賢直斥之雖大府不少假然宅衷光大語必至誠初交或怪伉厲久與處無不斂手推服其所擘畫尤動中機宜乾隆三年川東米貴州邑借帑購米平糶遠買但聞價昂未聞官糶連艘雲集一夕賤州邑虧帑自數百至數千責償而成都官糶贏金二千例買穀貯社倉公曰官有虧有贏贏不受利虧顧受害乎請破例以贏補虧得解公之量足以任事而才足以濟之蓋如此年六十九卒於乾隆七年九月十三日聞者莫不流涕子秉隨秉晉秉益秉升

九畹子曰成都太守王公時翔爲予言公初下車聞錢貴晝定之旣榜示王公謁公曰錢米隨時繩以官則有錢者匿不出售買錢者指官相

强市廛從此多事矣公欣然納之立毀榜其勇於從善非有道者能之乎及歿子往哭之偕眾致賻公子稱公命不受謀爲賭餽馬送之行亦不受嗟乎見利忘義人情類然安有餽之有辭受之有名而卒不少動者耶一事而公之賢子之肖俱見矣

觀察黃公世發傳　李塨

黃公名世發字成憲貴州印江縣人中丙子科鄉舉選肅甯令性慈祥耐勤苦於民財一無所取惟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銀公亦收之而不自用肅甯舊雜派重畝田派至銀三四錢公悉除之凡縣有役事或上憲別派出即以耗銀應之以故在肅數載民並不知有所爲雜派者一日河閒府檄修府城公親齎餱糧出銀錢雇工不日竣事並不擾之社甲也好樹藝闢護城廢地種稻作水車起池水灌之苦不足夜夢一神指曰此有水乃護堤也往下掘之果得水周遭十數武以騾騾曳水車灌田水乃足雇長工六七人種稻外澆菜飼猪羊糲米自養緣堤上下皆植樹數年積至千餘株叢陰鬱然又闢武垣城地亦植樹合計約萬株雍正三年縣水災督撫差官來查公不能得其意劾公去官肅甯士民號哭挽留聞于朝

朝廷復公官加四品服俸已又授按察使直隷營田觀察使令公巡行直省勸民農桑爲善並察水利可興者公自在肅寧好教民生計出門或乘馬或肩輿左右顧諄諄屬民以力田栽樹積糞紡織孝親敬長教子睦鄰民初聽之甚服久而以爲絮語亦不之遵也又好講聖賢名理在肅甯定三六九日聚諸生講書會文鄰封至者多有久而人亦玩之年七十餘每日雞鳴即起秉燭批閱文書時文晝焦勞造事無頃刻暇塨常進言曰君子平其政行闢人可也經猷自有綱要細碎亦可少捐也公愀然曰吾敢言政哉吾何德與才而

朝廷委之任吾惟知備工免忝愧耳並耕而食小人事非所避也至是每至一處輒登高坐大聲宣諭士民徹日不倦士民多感興者卒之易州水峪相一地開水田經營年餘未就而卒年七十六

李塨曰黃觀察令之廉吏哉卒其本質一無雕飾者也孔子稱善人曰不踐迹而自善若黃觀察者非耶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德榮墓誌銘　方苞

公姓陳氏先世浙江秀水人明永樂初遷安州五世祖始爲儒官遂世其業祖若父皆舉乙科教授鄉邑連州比郡秀傑之士多從遊公成童

補博士弟子毳然出儕輩甫弱冠即佐父爲諸弟師學使者課試歷其曹者必公兄弟也而公自視缺然陰與博野尹元孚思古處務檢身制事之學壬辰登進士年二十四座師爲趙公松五徐公蝶園皆器公榜下即充武英殿纂修時滄洲陳公掌殿中修書事常語余後進有守有爲者以公爲首故公詣余一見如舊識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即思得公守巖州劇郡既典郡即思得公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憲皇帝即命赴貴陽以牧守補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公任官二十餘年皆在西南而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始令枝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剷去潯陽大孤兩關錮弊辨誣獄出無辜者七八未數月經略張公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諸叛案以爲非公莫定也公至出入重輕咸稱其情眾心始安逾年春攝布政使黔地多山磽少穀土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公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導以含洩涉揭之法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施秉開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

萬六千餘畝課種桑募蠶師教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艷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閒大修城郭廟壇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病者益四食方冬寒恤老疾煢孤之無衣者親課諸生開以立志為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於苗疆蓋惟公廣而才足以達之故於艱難倥傯中庶政並興而曲得其次序也其尤為遠近所傳述者公始至貴陽委署威寧府踰年威寧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鎮雄附之威甯為夷猓出入要縮地仍命公馳赴威甯督州牧完守公至城西陴積舉步可踰乃聚民開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墉堞屹然羣夷縱火牛街鎮去城三十餘里火光燭天公言笑自如日夜為守戰計賊不敢逼會哈元生兵至賊敗時鄂少保總制滇黔公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喜知人之明張經略引公自助亦職此之由而余與尹元孚平生重公則在志行之不苟威甯危急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於此分也但遺老母憂齎志窮泉矣及公陳臬於黔苗疆初定方輿屯以蹙扼之將吏多欲以刻急見其能謂此異類剿絕不足惜也丁巳正月望省城大火公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當設誠修省雖羣苗亦人類

也張公大爲感動以申戒承事者公之一於義理而不雜以世情如此昔滄州政績惟著於郡縣與攝江蘇方伯時及踐大府河決武陟以死勤事而功不成海內惜之公之才識與滄州相近而遭遇亦略同自爲三司天下皆爲大府近十年矣大府多舉以自代而竟終於此然滄州攝監司日淺又不若公之久於其任而實德及人良法垂於後世然則在公亦可以無恨矣公自黔調移安徽未一年會徐鳳水災民流於金陵地非公治也而竭俸賜編棚苫蓋布席以栖災黎重建陽明書院以賓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爲嗚呼生平孝親友弟睦姻任恤仁於故舊僚友不可備書書其志事之卓卓者公諱德榮字廷彥號密山康熙辛卯科舉人誥授通議大夫生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所聞歲貢生祖諱淓順治庚子舉人父諱鶴齡康熙甲子舉人以公及仲弟德華累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潘氏姜氏張氏祖妣王氏吳氏妣鹿氏並贈太夫人娶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奕女誥封淑人子四人長策乾隆丙辰進士江南宜興縣知縣次筠雍正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筌乾隆甲子舉人皆辛夫人出次篪側室王氏出女四人孫四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某原銘曰

古賢之生各有志事雖遇於時難滿其器與其遇隆而施則匱孰若中閎用有未致公如金玉韞則有輝爭先欲覩眾心所希蹇然當官藹然近人雨膏露被物象皆新事至立剖光融如煜表裏洞然蠹祛姦伏中經畏塗進退維谷國爾忘身如行平陸誰謂文儒絀於武守持危濟變左宜右有信道不移行身無倚謗讒危言以報知己獲上以誠師中有喜異類同仁德施無比海隅蒼生望公秉鉞中朝良士佇貽北闕謂承天休如枹與鼓年未及耆忽焉終古憂已遺民迹當見史無爲公悲公長不死

中大夫直隸長蘆都轉鹽運使蔣公林墓誌銘　陳　黃中

世宗皇帝御宇十有三年勵精圖治勤求民瘼尤重牧守親民之吏爲官擇人立賢無方至輟文學侍從之臣付以專城之寄者不可一二數諸臣亦並能祗順德意奉宣條教故一時多良二千石治化洽和貪墨屏迹庶幾所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以余所見全州蔣公其尤可稱述者也公諱林字元楚世爲州著姓曾祖彥賓明州學生祖景濬贈中大夫父時昂封中大夫曾祖妣唐氏祖妣熊氏封淑人前妣趙氏封淑

人母趙氏封太淑人公少警敏年二十一領鄉薦舉康熙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入直

南書房十年不遷泊如也雍正初大將軍年羹堯方貴寵呼噏能爲人禍福其幕府翰林數人皆請於朝以往公門生汪德容與焉羹堯重公名亦欲請之德容固勸公往公遽請急歸省人皆指爲迂未幾羹堯敗在幕下者多汙黨籍人始服公先見頃之還朝調戶部郎怡賢親王方總戶部事一日檢籍有三稅銀目顧問諸司皆左右視莫能對公進曰在昔淮南河漕鹽三院廨皆故民田後田爲官廨而賦未除故以關稅之不及三釐者半抵田賦半供吏祿有故籍在可覆視也王顧諸司曰官不當如是耶會有齮齕公者時尚書爲蔣文肅公每對王論諸司賢否必言郎曹中無如蔣某賢者忌者迄不得行王益器公才遂以道府

薦

召見稱旨命往福建以知府用至卽爲延平守未匝月調邵武精强幹敏過于老吏以坐倉糈失察吏議解官有

詔引見命往浙江仍補前官至則攝守杭州明年移嚴州旣兼攝金華杭二守事前後歷守三郡剸煩鎭靜因俗爲治事上官不激不阿臨事

有執守在杭日值織造隆昇建議塞海門尖山別開河以固海塘公移
書極言不可有曰公能使海不潮則役可興否則勞民傷財萬無成理
又上書督撫極爭俱弗省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漏下二鼓牒下索杭
夫萬五千人合旁郡無慮數萬人期三日集海上公力爭曰田桑方棘
而期會迫萬一匆戢將若何必不得已獨不能俟蠶功畢耶昇怒督愈
急且以抗
制脅公乃以四月送役往又面詰昇以尖山必不可塞狀昇益怒因留
公督役以困之且慮有變即諉以罪公冒雨撫循泥深沒脛役人感公
誠咸盡力昇又虐使衆役動以捶撻立威棄鋤而譁者數矣當是時微
公事幾殆俄役迄無成昇竟得罪去杭郡大獄屢起公所訊鞫平反爲
多有欲以周內爲功者側目視公弗顧也治嚴以清淨爲化訟衰獄空
歲飢檄屬邑開廩振貸不俟報可修舉荒政全活無算婺俗囂悍無賴
子縱橫里閭聞公治尚寬恣睢自如公取尤無良者痛治之遂不敢犯
今上即位以公治最有聞召赴闕入對即日除長蘆運使洗手奉公廉
隅凜凜商故有公使錢異時院司歲各費數萬緡公以身率儉歲費不
及百緡院亦憚公歲取幾減前數之半然用是望公亦無以中也嘗再

護院事得關征羨餘數千吏白故事當歸私橐公命留之庫不私一錢居四年以父母老請歸養

上覽奏顧謂近臣曰世乃有不願久爲長蘆運使者耶命籍其名始俞其請明年丁父憂哀毁盡禮葬後日一至墓所哀至輒慟奉母居鄉八載足不跡城市與兄弟友愛尤篤待族黨皆有恩鄉人化其德有爲不善惟恐公知之性儉素旣貴布帷布衾及歸後黃冠草履往來阡陌閒出於坦誠人不議其矯也與人交有終始外和內介自號曰介亭此其志也公以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年五十四娶周氏封淑人子六艮翊乾隆十九年進士知萬全縣艮騏乾隆十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艮驥乾隆庚午舉人艮駟艮駉艮驌艮驤艮驅皆後公卒女六諸生謝璠曹石瀾太學生謝之伯趙汝銘曹文唐啟瑜其壻也孫六善長善承善士善交善啟小同孫女五惟公弱冠登朝回翔中外歷二十餘年甫踰强仕即掛冠侍養難進易退卓有古人風烈用世之才又未獲盡展故其吏跡見於治郡爲多余嘗踰仙霞入閩坐篌輿中知輿人嚴產也因詢以前後州守孰賢愀然曰惟十年前蔣使君愛民如子百姓無福好官豈可常得耶余爲嗟歎久之初余以乾隆三年客京師公屬掾

吏聘余入使署課其三子故艮翊艮騏艮驥皆從余遊其明年秋余辭歸省侍後三四年閒往來南北又兩見公於天津酒酣耳熱公輒抵掌縱譚天下事兼論人才邪正及生平進退大槪其英風偉抱抑塞磊落至今猶想見其爲人而公不可作矣公卒後十二年艮騏亦侍母里居走書踰三千里奉狀來請銘且曰非先生無可銘吾先大夫者然則余又何忍辭銘曰

大鵬絕雲斥鷃笑之駑馬戀棧驊騮載馳猗歟蔣公玉堂早登冷官寂寘冰山肯憑振職郎潛屢騰剡章出綰郡符政繼龔黃治劇撥煩見善者機眾人之毋可慰渴饑繼處脂膏若將浼公歸拜高堂其樂融融人謂公才勇退曷爲詎知公心好爵莫縻粵嶺之高湘源之清起懦激頑公實豪英紗帽山陽公豈是藏穀魄睠睠浙水桐鄉我最其迹幸無媿辭萬世有攷其在於斯

湖北布政使朱公一蜚墓誌銘　王昶

湖北布政使朱公一蜚素以政事才幹見稱於世公世家松江繼遷浙江之嘉善於松江百里而近故立身爲政之方余得備知其厓略及余以布政使雲南其子錦昌巳爲騰越州知州曉暢邊事識見英敏人謂

公之遺教也故知公行事益詳乾隆五十六年八月錦昌以書來京師曰某無似先公尙在淺土而先母又不幸歿矣將奔喪歸而合葬焉敢以志墓之文爲請按狀公少敏慧年十五補縣學生卽以能文名浙右入太學名益著會準噶爾逆命用宗人府丞蔡公嵩薦

召見賜金命往陝西軍前効用綏遠大將軍岳鍾琪使赴鄂爾多斯查檢糗糧器械刻期出師往返四旬而事畢將軍深異之自是任陝西之高陵麟游韓城臨潼縣事者四又任直隸之東明臨榆安肅者三任直隸霸州遵化知州者二由保定府陞清河道任山西直隸湖北布政使者三所至皆有政績人至今稱之在高陵也遇旱走五十里至驪山龍潭禱雨雨立降歲以大熟麟游小邑戶不滿萬奉檄令民運糧力請得免其半在韓城歲災首出俸錢縉紳從之得銀九千兩赴河南糴米減價以糶周而復始銀盡乃止災不爲害其閒修學宮講鄉約嚴保甲社倉義學莫不舉行在臨潼清稅賦葺橫渠書院新之及署霸州拔井千餘以救亢旱爲保定府建版插以興水利高公斌蔣公炳皆推重焉而於斷疑獄捕劇盜尤長麟游有自經於質庫前者公往驗指尖黑兩手掌靑舐之得銅氣公謂是博而負者訊之乃同賭人先與質庫詬詈有

隙適死者負多計無所出因慫之死以詐質庫於是得白衆驚爲神明
潼商道經臨潼被竊盡失其貲時公在省道令歸而驗之公故以他事
辭怒將劾公則公已使捕役伺諸質庫賊偵事緩以其貨往伺者遂盡
獲之東明盜藪河南劉某爲之魁公廉捕役俞某能給以厚賞先獲其
黨殷二貫之使擒劉以自贖民患遂除其機警捷速類如此也公旣由
道升布政使感激
聖恩不次超擢地方利弊無不設誠而力行之山西山多田少南藉秦
豫北資歸化城餘粟商販不至民常食貴公念積貯以常平爲重晉省
倉穀例貯二百七十三萬有餘而是時缺額八十五萬三千四百餘石
向議以監生入穀補之穀貴收穀二年不及十之二請仿江南減二收
捐之例得
旨於是民踴躍捐輸倉儲始足值錢貴取庫存錢配放兵餉又發商領
賣錢是以流通歸化城在長城外民人命盜向令副將同知勘驗復由
朔平府審轉公謂勘驗一官承審又一官何以得實請即令副將同知
審轉民始無枉縱株累者公骨格開張精神振奮擿姦發伏動中窾要
案牘如山窮日夜讞決不以繁瑣爲嫌在州縣久洞悉情弊姦胥猾吏

不敢上下其手獄有冤濫必請於主獄者全活往往至百十人性剛直是非可否斷然不可易臨以上官環以大衆絕無依回澳涊由是忌者思有以中之調湖北布政使旋以在山西用非其人被議落職得薄譴籍家之日自祖遺田十二頃外無少增益然後益知公之廉罷官後主潞安府起文書院山長又一年而卒卒以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距生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公名一蜚字健沖諱某者高祖諱之榮者曾祖也康熙丙子舉人諱岸登者其考也子三長錫昌監生出爲兄後次卽錦昌次鋕昌又次鉽昌孫二人某某配魏氏明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大宗元孫女庶吉士學濂曾孫女仁孝儉恕讀書能詩識大義後君二十四年而卒例封夫人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銘曰

督姦飭法以息嚬呻謂公明察孰知其仁口講指畫以悉利病謂公明練孰知其正位不償德德不永年天實靳之俾昌後賢隆隆幽竁山盤水繞偕茲藋茀永綏厥兆

碑傳集卷八十三目錄

乾隆朝監司上之上

四川松茂道劉先生而位傳 劉紹攽
安徽布政使司李公學裕墓誌銘 方苞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如蘭墓誌銘 戴震
又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盧文弨
通議大夫雲南按察使朱公壽圖墓誌銘 彭啓豐
參政田公震家傳 諸世器
山東布政使李公渭墓誌銘 沈起元
中憲大夫浙江分巡甯紹台道葉君士寬墓誌銘 彭啓豐
誥授奉政大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湖南鹽驛長寶道按察司副使謝公濟世小傳 謝庭瑜
范廷楷傳 諸城縣志
中憲大夫浙江海防兵備道莊君柱墓誌銘 彭啓豐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監司上之上

四川松茂道劉先生而位傳 劉紹攽

先生名而位字爾爵號希泉家山西平陽少穎異五歲喪母哀踊如成人七歲從其父學靜坐覃思有若老宿年三十三舉於鄉十年筮仕令河南安陽志在移易風俗民以事到官以禮誥誡頑梗者亦不倚法以制唯積誠感動相接如家人人亦愛之如父或爭產搆訟十餘年官數易判久定兩造終相持不決先生至爲剖解卽斂手散其善化人多此類閱五年超擢泉州太守三年觀察興泉時艱於鹽商人居奇坐索高直民苦淡食率增價以市既而商鹽不足人不知所以第云龍斷聚而毆之交相惡而海舶私梟動逾千萬官往跡之輒持械殺傷羅織逮捕牽連數年不息先生倡議裁引革商歲額課稅歸竈完納如田戶完賦賦完任人轉運隨其所之則諸弊可革而國賦不乏大中丞趙公國麟心是之格於例不行未幾移疾歸卜居山中與妻猶子胡介峯講性命學先生服官歷八歲常以轉念二字作慎字工夫自謂有得至是念逐

事逐物無與本源乃復沈思力行歎曰道理無窮仁爲之總私欲無窮己爲之總是非之心卽明明德眞路毋自欺三字乃吃緊工夫其學爲益粹乾隆三年起官四川鹽茶道蜀井產鹽課由井納民甚便之雍正八年南部令曹某請設引招商增課數萬曹遷鹽茶道而蜀鹺自此壞商無餘貲運不足額民持錢不得鹽而井上滯積不售郡訌官此者伴爲不知事發互相推卸先生力欲釐剔而大中丞畏之唯事苟安先生據理庭爭又不可奪乃深嫉之指爲迂謬左遷松茂大中丞操進退柄權擬人主所屬無不望意旨競工諛悅先生獨强項居常秉禮不回遇事復以正告中丞旣厭之同僚亦嫌不類復出爲永甯道鬱鬱不得志所至無能施行與諸生講學而已卒于官年五十八先生甫知學卽以聖賢爲期學惟求心而功在克己嘗曰夫子自言生平開手便說志學其敎人亦開口說學此正堯舜以來傳心要訣先儒以效字爲訓謂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只是學中一事學字該括甚廣學問思辨存養省察與夫躬行實踐皆是要領只在克己又非逐事逐物以克之如下節入不知不慍工夫從何處做起慍的病根在那裏此中自有下手處自有一了百當處若直到慍時纔勉强尋不慍功力如何除得病根所

以聖賢千言萬語不是止教人在文義上推求亦不是依傍人的生活必言言實踐尋到用力處用力之際必步步尋到根本上纔是聖賢眞學問吃緊爲人之意也又作讀書說其略曰或曰子云讀書心學也用心有道乎曰心不必言用也治之而已譬之鏡然本體光明無所不照塵垢積而體蔽縱極力用照奚益磨之而已磨之治之也讀書者止言用心而不知治心正恐所謂以心印心以心會心者茫乎不知其從何處印起何處會得也先生嘗曰讀書而不能以我之心會聖賢之心以我之心之道會聖賢之心之道不能以聖賢之心印我之心以聖賢之心之道印我之心之道與不讀等蓋四端之擴充平旦之長養與夫存心求放心總要曉得克己然究竟如何下手只要此心作得主即是用力處即是得力處生平允服陽明之學謂陽明云徙知靜養而不知克己工夫儒釋之別正在于此以爲靜時工夫有著落豈如世俗所識又曰尊所聞行所知須不流於弊尊陽明而不知其流弊非善學陽明尊朱子而不知其流弊亦非善學朱子蓋謂王氏高明弊在躐等朱子格物弊恐拘而不化耳所著省克引劉氏家訓學者多稱之

安徽布政使司李公學裕墓誌銘　方苞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臥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徽布政使李公屏騶

從過余謂門者曰即虛館必啟鑰奓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
也吾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尚
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而不自知今荷
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
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遘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醫者
曰子無他昨視方伯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然急通問復
書曰某陳臬於蘇幾三載即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氣又胃痛
醫人投藥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即敬以聞未十日則其子以
棺斂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
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官及
蒙
恩遇而政迹無敘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卻也公洛陽人雍正五
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余形貌偉然所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
掌武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其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
勖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道能如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討九年改山東道御
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府十一年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兵科
給事中稽察倉場充武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賜正一品服
十三年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在外歲
時必通書余見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故知公爲深
而欲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凜凜雖大府亦嚴憚焉在
建昌自打箭鑪至西藏民猓感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殺公
會諸將巡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五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回任俟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弊絕民甦會淮揚水
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
無留獄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即私計曰惟法司大府三關
無道可通奈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吾民薄祜雅太守遷閩嶺李公復
移調誰其嗣之不謂公之不數月而淹忽也公處心平恕終日溫溫而
不可强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
之而官中蠹胥時因事懲革衆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始
舉於鄉而太夫人即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連喪耦即以弟子

煥爲己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卑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州勖我睢州既爲監司始受業於夏峯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即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不易稱即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

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然數年來余夙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甯黃訒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倐如影滅則不若封疆大吏尚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乾隆十年十月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本質乾隆元年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尚氏妣曹氏俱贈恭人公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尚氏以貤封未受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洛陽城東十里鋪某原公於某年某月某日卜兆於某岡某原銘曰

曰仁曰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不究俛焉日有孜孜

道固宜然其掩其速則惟命之自天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如蘭墓誌銘 戴震

公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清州徙山西榆次之聶
邨公就外傅後乃居於省城公爲諸生十有二年初仕補澤州訓導居
教職十有一年時
世宗初例改主簿以奏對稱旨受
聖天子特知遂除高郵州知州復蒙
殊恩賜御書墨刻三卷及貂皮藥香等物州當南北水驛孔道多差徭
胥役因緣爲姦設夫頭四人臨時充以流匄所過郵市索酒食擾居民
而歲斂民間數千金以出夫役爲名公至禁絕黜胥吏之爲民蠹者清
塵案之未理者民於是樂公之政爲州九月擢紹興府知府歷江甯府
知府分巡廬鳳潁泗六滁和兵備道雲南分守糧儲道四川按察使
今上登極晉階通議大夫祖諱登山考諱寶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八
年轉江西按察使尋進官四川布政使公明而有守所到察民疾苦先
其急者除之江甯人民稠襍豪右連結胥吏分地域爲害公悉得其實
命捕之至杖殺數人而將軍所轄兵素瞋目眮視不知所忌公豫請於

將軍及繩以法咸慴伏莫敢肆縱四川例處流蔡聽其擇便往往羣聚
都會之地民畏其黠且悍也公條奏請以打箭爐松潘衛會理茂二州
爲安插定所成都華陽爲附省縣舊責以領銀納米給合城之兵準田
科之公言其所苦于巡撫得上陳均之近州縣凡善政類若此者不一
蓋公當
盛朝以實心爲國家矜恤人民有所施設咸得行其志又惓惓以儲士
爲念於江甯則鍾山書院於蜀則錦江書院聘師置弟子恆親與講論
無異在教職日也其仁及於民雖細必爲之周慮高郵地卑下城西即
甓社湖漕渠貫湖畔湖浩渺無際冬月冰忽合客舟凍于湖之中央惟
坐待食盡公思之用小船二剖竹聯合而結其底行冰上俾得登岸至
今民以爲法公嘗單騎行見水側白骨暴露詢之率貧民無地營葬公
乃購高原以界民故公之去高郵時民送公出百里外猶哭于道公智
勇過人方爲廬鳳道也懷遠至壽州湖港交通互相纏縻自明之季盜
所巢窟晝則離散捕魚夜伺客舟過讙聚而蟻合公欲得其渠首乃乘
大舟溯流而上至暮果遇數盜獲一人餘遁去夜半望見林莽閒火光
復有小船繞大舟行數次公獨端坐舟中明日歸盜遂盡得誅數人因

畫地定界某地至某地若干船船有編號增塘汎兼立保甲稽查由是百有餘年之害頓息公生于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娶曹氏少公三歲年十六歸公是歲公始爲諸生前七年公年十三而母張太夫人歿大母季太夫人繼母劉太夫人皆以夫人孝敬嫻禮儀愛之無閒公授徒夫人則勤女工用佐空乏其後在高郵製葛衫一領逮八十後猶完好雖宜澣不假侍婢手子若孫以請曰若輩未知愛惜立敝矣裏衣皆自裁製夫人識大體性寬慈常若無所忤謂見己是而人非此家庭不親睦之端端多起于婦人故生平未嘗道家庭短長夫人以子天培官兵備道永祺及冢孫履謙皆官知府時時諭子孫宜勉守先人之訓蓋公之晚年嘗爲家訓數則所言事君行己之要道咸生平得之踐履者是以夫人每提撕焉前誥封淑人乾隆十六年

皇太后慈壽六旬誥封夫人後公二十七年甲午五月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八子五長雲鵬候選州同知次天培辛未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永祺甲子舉人四川敘州府知府次思訓次念祖優貢生候選訓導女子六孫九曾孫八以夫人曹氏卒之明年某月某日祔公合葬於某

縣某鄉某原先葬以公暨夫人行狀來請銘銘曰

民之有疾莫或問之公灼見之有鶤有鴟既翔以嬉公來勿遲惟

聖天子公則是使惠民不怠涂水之谷潭湖之曲公生嶽嶽載錫之祺

允爲女儀寡怒多怡啟厥後昆爲芝爲鵷用答公勛鋟之識之永勿替

之奕世嗣之

又四川布政使長芳李公家傳　盧文弨

文弨與陽曲李公仲子觀察君天培同乾隆三年舉人宦跡參差不獲以年家子謁見公及來公鄉公已不可作矣得觀察君所爲述略因識公之爲人強敏能任事而一本于仁厚使方伯連率皆如公則宇下之民尚安有失所者乎於是輒次第其事爲家傳以備異日史官之采擇

公姓李氏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淸州遷山西之榆次曾祖諱傑入稱長者祖諱登山考諱寶與其弟璽又遷居會城故遂爲陽曲人

公少爲叔父所器年十九補學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而不獲舉于鄉叔父助貲令入太學循例得澤州儒學訓導公是時以暇日於民生利病吏治得失之故已熟究之矣

世宗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見奏對獨稱

旨徑授江南高郵州知州州當水驛孔道使舟往來用夫羣挽以四人爲之長歲斂民間數千金爲顧募費官吏因以爲利所募夫率流匄水次居民受其擾公至禁絕科斂擇其便令可飲食宿止單騎上下巡歷弊遂絕州西甓社湖驟凍合有客舟膠湖中無可爲計公用小舟剖竹編聯其底行冰上如轉輪遂得濟今皆用其法在州九月積案悉清吏無所容姦擢浙江紹興府知府

世宗廉知公高郵之政特換江甯府知府仍在江南總督以公熟河務先署知淮安府稽覈一切工程數月事皆辦始蒞本任江甯無賴子恃拳勇結死黨以害民號曰喇子公傳其首惡數人斃杖下餘黨始戢同城有將軍所屬兵素縱恣不畏吏公請于將軍有犯者悉繩以一切之法於是嘖嘖相戒不敢肆經兩考遷分巡廬鳳兵備道兼權正陽關嚴禁苛索而稅益裕自懷遠至壽州數百里間湖陂瀰漫向爲盜藪商民苦之公欲絕其患駕大舸偽若過客者伏健役舟中抵暮有數盜援纜而上縛其一役請急歸否則患且不測公曰此去人家遠歸安得至且示之怯益非計泊舟不行令衆人皆寢息獨爇二巨燭危坐夜半見火光隱約林莽間又聞岸上人語切切復有數十小舟劃波下上窺公舟

寂若無人者卒疑怪不敢動旦發有跪而請者謂昨所縛者良民公命
并縛之以歸具得盜首從主名及窟穴誅其魁數人盜皆陽以漁爲業
公令漁船各限以地界悉編記一二數及誰某在其地劫掠者即坐之
又增塘汛責保甲嗣是行旅過者始不爲畏途改雲南督糧道進四川
按察司使初至羅重辟者以數百計公一一平處常達旦不休訖無留
獄向發配人犯任自便以故殷阜之區往往羣聚滋事公上言請以打
箭爐松潘二廳茂會理二州等邊地處之又奏秋審人犯定以期限軍
流加等不入于死竊賊問罪不計人數皆一一報可嘗刊決獄近事比
以爲問刑之準其命盜等案牽連婦女者概免逮有疫者皆給予善藥
囚得免瘐死在川六年調江西未幾授四川布政司使蜀人聞公來歡
迎載道公首重農桑以足衣食舉鄉飲旌善良以示之勸重倉儲使緩
急有所資鉛銅就地開採以省遠運滇粵之勞費乾隆九年水十一年
饑以經理得所民樂更生而城郭倉庾之被水衝塌黴爛者不以爲吏
過吏亦不至於困成都華陽兩縣民向領銀輸屯兵糧準田科之下戶
亦不免公言于大府均之近州縣公所到卹災興學皆有善政而無若
江南四川之在任久故其事爲尤著會瞻對金川相繼用兵公督率饋

餫無乏興然常惴惴慮不免悉索驛騷之累日夜焦勞馴至於大病以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官年六十有四階通議大夫父祖兩世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娶曹氏少公三歲封淑人逮事祖姑繼姑以孝謹聞在高郵置葛衫一領迨八十猶完衣率手自澣以嫗婢鹵莽爲之易敝也子及孫既仕官時時以公遺訓訓焉卒後公二十七年是爲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五日也子天培既貴遇覃恩贈公通奉大夫封曹氏夫人子男五雲鵬候選州同知天培進士歷官廣西左江兵備道永祺舉人今四川成都府知府思訓念祖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女六劉充智趙泰賈毓賓馮郁黃景緯閻秉升其壻也孫九履謙廣西潯州府知府由豫以潤附貢生知臨國子監生德申縣學生兆恩之烜錫瑋鳴臯曾孫十一葬於太原縣許丹村之原

盧文弨曰才者德之用也有仁民利物之念而澤不下究功效不見于後世者才詘也公之仁政彰彰若此非才之能充其德者乎

世宗早識拔之于未試之初

今上復委任之于已效之日遭時遇主位躋通顯設施之大宜已然公當爲學博生時已不錄錄嘗署咸陽城教諭民怨其令甚聚數千人郊

外謀揭竿爲亂公聞變卽夜馳往諭使解散絕口不言功向使公終爲小官亦必有以善其職決不至廢墮昔呂新吾著明職一編自公卿以至庶司百執事莫不有職莫不當盡其職公之于職可謂盡矣漢之黃霸唐之韋丹其後皆至顯官而史列之於循吏擧所重也今之操史筆者儻亦用斯比也有不以公爲循卓之選者乎

通議大夫雲南按察使宋公壽圖墓志銘　彭啟豐

公諱壽圖字南衡先世居河南洛陽始祖諱勝二當宋南渡時扈蹕至蘇州家焉隸長洲縣曾祖諱學周府學生弟忠烈公諱學朱明崇禎中官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守城死是爲公本生曾祖並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祖文恪公諱德宜官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父諱大業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郞公生而敏慧九歲能作擘窠大書年十餘學士公卒已而母彭太淑人亦卒服闋後外家王氏爲援河工例得通籍雍正五年選永平府同知公才氣卓犖熟于世務每遇事當機立決無少滯甫抵任奉檄查北五府驛站時夫馬多缺額輒臨事雇募强取民間畜以應公至先覈夫馬實數次革濫應折給之弊民困得蘇尋調繁眞定時天津初設水師營造戰艦募工于浙三月集

事且令教肄津民其後歲修戰艦不煩遠募迄今便之京東大糧大望諸官田數百千頃豪猾倚勢爲姦貧民不得佃公白其弊于上官盡徵去之雍正十年攝廣平府事決獄多平反題授知保定府案牘塡委應時立辦凡上官所指授心有未安必反覆力陳得請乃已十三年擢分巡清河道未兩月調通永通永木稅向無例榜至是設之視太重者減之量汰額征充飯銀者以益課商民賴其利公嘗閱視河工以爲治水之道在于畜洩得宜今潮白溫榆諸河之水由密雲順義徑北運河以達天津白溝兩淀之水復從千里長隄合子牙河由天津入海聚多洩少鮮不橫潰因于筐兒港青龍灣二處詢耆老具方略疏洩異漲加築壩工乾隆二年六月大雨河西務北隄且潰公急出錢二千緡募民築新隄躬負土爲倡畚鍤雲集甫成而舊隄潰微公民不得生是秋復苦潦寶坻諸邨尤甚公核災民以十三萬戶口報上官詰責頗切公力爭乃許公素性慷慨遇事侃侃無回互爲同僚所忌自願就簡以避之

上知其才特調往雲南補迤東道督濬金沙江勞績居最十一年計典卓薦十二年金川用兵往軍前總理臺站兵罷乃旋公之在滇也撫循邊徼以甯靜爲治尤自刻苦家無餘貲尋有疾卒于官年五十有一後

半月奉
命遷按察使公已不及聞矣悲夫公配王淑人子三景玉河南歸德府通判英玉直隸通永道昆玉山東分發縣丞女六人兩適武陵知縣蔣耀宗一適湖南蘇谿巡檢鄭士烈一適秀水庠生胡兆奎一適雲南呈貢知縣唐思一適甯夏庠生趙曰洵孫十一人鑣候選州同鍠太學生鈞候選從九品鋐太學生鏡湖北均州知州鎔內閣侍讀錦太學生鍇錕鍵銛俱幼女孫十八今以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癸酉窆于吳縣和合山新阡公與余爲中表兄弟幼相習旣通籍書問往復得悉公所施設而頗以公未盡其才爲恨因諸孤之請爲志而銘之銘曰

胥江之水揚漣漪韋平世美鍾奇姿翺翔雲路當熙時剖決機要斷不疑燕南趙北亙地維籌畫利害如列眉方輸長轂堪遠馳天南萬里揮旌旗垂殁
恩光沛綸絲設施未竟悲數奇魂歸仍返五湖湄經時渴葬何遲遲和合山下歸藏宜子孫繼承福永綏謂我惇史言無欺石有時泐銘不移

參政田公震家傳 諸世器

公名震字又起別字文湖參政蒼崖公之次子初仕官盛京刑部員外

郎轉本部湖廣江西二司出知姚安府府境多山田磽确有大石淜當萬松山下爲眾流之衝公相視地勢隄其下瀦水二十里溉田可萬頃無憂暘旱調雲南府先是普思鑾叛被繫者五百餘人將伺懈爲變公廉知其謀爲計畫俾亂不作境得安又調臨安所轄苗疆其土司死子幼諸弟中有越次圖襲者當事俱爲所蔽公至得其情實立正之乾隆己未以治行第一奉

詔入都蒙恩賜蟒袍貂皮人葠香珠等物已有命待擢監司之任會大吏議開金沙江通銅運而公在臨安曾治道百四十里用車牛運銅事稱便以善經畫倚公檄往督理凡六易寒暑乃竣事丁卯授陝西驛鹽道未之任改湖北驛鹽道庚午兼理武昌榷政以前冒滇中瘴氣毒發卒年四十有五公素謙謹遵父兄教十歲屬文即與伯兄並以才名見稱稍長入都族父陽城相國尤愛之京師貴人皆欲出己門下爭致關節卻不受至不入闈以自明公嘗謂吾生平錄錄仕途於道無所聞惟有韻之文略未荒落可信者惟此耳然公歷官滇楚循良之聲聞於朝野苗疆民乃取其所斷疑獄演劇記之凡遇事有卓識滇中舊不報災公始至姚安值歲旱慨然曰

朝廷以赤子付有司雖遠猶近而遺之乎請於臺司獲賑恤此後遂以
公報災爲例木期古處東川江外不隸滇蜀無頭目鈐轄行人過則出
爲寇鈔公之在臨安也減車從入其阻曉諭
朝廷德意因示以威信衆聞言感激求內附歸復視要害數處設堡寨
寇患遂息

山東布政使李公渭墓誌銘　沈起元

公諱渭字袞涯號素園姓李氏先世爲潞安府長子人明永樂閒諱福者始遷高邑五世祖五倫東昌府通判生三子長標明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謚文節次模爲公高祖贈奉政大夫曾祖士劭淮海兵備道祖伸進士韶州府推官改知河南永甯縣贈通奉大夫考兆齡知福建閩清縣封中憲大夫贈通奉大夫生五子公居長公自少力學尤熟於史好窮其治亂盛衰之故爲人篤茂忼直勇於任事其內行修其居官視民疾苦如身被創目被刺於去害興利如嗜欲辛丑成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司寇勵公薦授刑部主事雍正二年司寇高公勵公應
詔舉公能勝道府之任授岳州府知府時
上方整飭吏治欲周知天下利弊特許公具密摺得非時達以知府得

此誠異數而湖南大僚已側目不半載假浮語被劾事旋白起武昌府同知未履任丁母憂服闋起授嘉定府知府適有冤獄公力爭之致失上臺意幾及禍公曰吾官可棄殺人媚人不爲也旣而事卒以有濟犍爲張某以姦殺定讞公疑之請檢尸無一傷立釋之重慶水災主者撫卹未善制府委公馳往冒風雨徧歷賑給所活多而公於此感寒致永抱骽患丁父憂歸服闋授彰德府知府時撫軍雅公方分選幹捕緝盜議立總捕以統之公得檄極陳不可雅公曰余令方行府縣遵奉恐後李守獨直陳所見規我此賢太守也遂重器公郡舊有萬金渠源出善應山環府城入洹河灌田一千數百頃久廢公履訪遺蹟濬治倍加支河撫軍爲勒石紀之渠流所及歲以有收漳河爲南北孔道舊設草橋於臨漳道回遠公捐金爲長橋於豐樂鎮行旅便之武安班某被殺誣坐其族弟公一訊立釋之林縣富戶毆殺人厚賂尸屬以病死報公委員檢尸骸骨盡碎富戶伏辜撫軍謂公治行最十府八年以卓異薦遷山東鹽運使奉部飭議增東運鹽引公持議不可詳院奏寢十二年東省大災撫軍委公勘至益都等數州縣被災甚餓殍滿道而有司已報不成災公據實請賑撫軍已入告難之公爭至再至三乃曰旣格於例

皇上聖明乞具奏災狀請以借作賑與日免追必蒙聽許撫軍從之得
報可公自二月至四月目擊凶災慮無以救遂致劇疾口喃喃作語門外饑民如蟻哀哀就斃奈何語日夜不休侍者曰上臺已發賑矣公張目曰果否對曰信公少息已復語如故如是者半月乃痊十三年遷山東按察使持獄平嘗曰歐公云求其生而不得近日俗吏移易獄詞朦
上何求生不得之有不思生者倖矣如死者何此婦寺仁非持法之正尋遷安徽布政使旋調山東布政使為政持大體不吝出納使有司得展布不輕揭一官亦不為煦煦熱有所不可即平日所心許者訓斥不少假亦無宿於心者中丞鄂公楊公皆稱為老成長者初公為嘉定府請訓同列數人
世宗獨謂公曰汝乃實心辦事人也授安徽後摺請詣闕請訓
上批不必來京常以實心行實政勝於請訓是公以實心受知
世宗受知
今上為不世之遇行大用而遽以疾卒矣年七十乾隆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也公至性孝友閨清公能官後家日落次子淮癸卯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子湯候補知縣相繼夭四子泫孝廉為歷城令坐虧空被

劾常慼歎無聊公於諸弟事一身任之無令老人經意弟浤既以虧帑論死繫獄時浤未有子公一子經芳年十四乃謂其王夫人曰吾弟倘無生路有司究家屬將及老人可奈何吾欲取吾子嗣之以當承追之累即追譴諒不至死若勿過慮王夫人方病臥未及答公即出以秋審追馳入京行至南宮去家百里夜得噩夢疑夫人有變心動旋計一至家倘遇變必不能即出吾弟生死關忍不問耶遣一童持廿金歸眎遂趨至京已幸得緩決乃馳回則王夫人一棺在殯矣噫嘻以兄弟急難至妻死不顧不得一訣難矣已得嘉定府則密囑浤曰爾第稱有貲在兄所乞咨追可也公在川得東省咨則詳請歲以養廉扣償未幾蒙恩豁免乃釋歸浤性豪侈公歲以數百金資之浤至官所多所取用公弗之禁幼弟冲少孤育於公既長爲援例得兵馬司副指揮選授東城公仍歲予三百金以勵其操既得卓薦遷雙流縣復爲償積逋資其行孤姪縉芳公以子眎爲諸生屢試不遇則爲援例爲學博士而公自奉極菲中年喪其室不蓄婢妾所至獨處斗室如老僧官署內寢皆弟姪家口居之衣敝食麤無所擇獨嗜書至老簿書暇輒手一帙居官數十年未置寸土一椽平生急人患難有大僚驟獲重譴其人與公非素厚

籍沒後舉家寒餓將北歸公慨然曰雷霆不測自是
國法然吾司其土忍坐視其立轉溝中爲道殣乎密令有司周之內外
食飲衣裘臥具纍備令勿言貲所自出其人承命措置約千金受者及
遠近聞者皆歎是人高義而公終不自言歿之日賴眾人之賻得孤櫬
歸里公配王氏贈夫人於雍正九年八月九日先公歿葬於高邑縣西
五百村先塋子一經芳庚午科舉人孫男二曉昕經芳篤行好學克承
其家風將以二十年月日合葬於王夫人之塚來請銘余與公同榜進
士又同官河南公在山東子主濟南濼源講席朝夕見及臨其喪其忍
以辭銘曰

俗趨機巧誰則誠獨矢實心
帝知名拯溺救焚保赤嬰出入簡聽持法平廓平洞達絕府城赴義如
鶩勇不驚鶺令急難瓶罍傾於家則瘠於道盈吾銘幽宮垂世型

中憲大夫浙江分巡甯紹台道葉君士寬墓誌銘　彭啟豐

葉君映庭以乾隆二十年夏六月卒于家越一年冬十一月將葬矣孤
子來徵銘啟豐以重表末行服習君生平行事又嘗視學浙中獲聞君
善政浙東西謳思不忘及君養痾里居而啟豐適以陳情歸里親送君

之喪讀狀所述其歷官政蹟卓然有古循吏風是不可不銘案君姓葉氏諱士寬字映庭系出宋少保石林公五世祖諱初春明給事中贈光祿少卿高祖諱登道曾祖諱時臣皆贈文林郎祖諱子循順治四年進士歷知唐縣湻安郃陽容縣事父諱台陽試授州同知以君貴封如其官妣王氏贈恭人君爲人覃精向學自經史百家駢偶聲律靡不研討旁及象緯輿圖句股六書之學皆窮其奧通達政體愛物澤民惻怛周至所至民咸懷之康熙五十九年舉順天鄉試雍正四年試取內閣中書以知縣用初任山西定襄縣八年遷沁州知州其爲政善知民隱指棄煩苛遇事必躬親指畫一不假吏胥手事以辦而民不擾權潞安知府除諸稅之無名者復四門集以便商人民大懷畏歷權平陽太原再權潞安治行爲山西最十二年大計以薦入朝

上賜蟒袍擢紹興知府乾隆二年移知金華由是晉階分巡諸道始終在兩浙云其治紹興也有惰民格士而殺之眾士譁將罷試君在三江閘聞信飛騎至數言剖解試如初浙西風潮大作海塘陷君往堵築三月而塘工完其在金華時東陽縣饑求賑者呼號集城門以萬計君曰按冊施賑是賑冊非賑民也單騎往諭之召飢者前立注其名于冊而

撻其二人民乃定二人者一婦人先以訟至官服華服至是易敝衣求
賑君識之褫其敝衣內華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澤飲以皁莢湯嘔出酒
肉眾驚冒賑者多散去居官三年多惠政既去金華人思之爲立生祠
歲遇君生日輒張鐙合樂以祀君其前在沁州也亦然有武人自沁來
者過君祠適遇君生日祭獻者至擁馬首不行時君去沁已數年矣四
年授杭嘉湖道嚴保甲守望之令盜賊屏息明年移金衢嚴道衢州地
勢高西安龍游諸縣築壩蓄水以溉田商人入山伐木私開壩行水日
涸乃嚴其禁民稱便初君涖嘉湖時桐鄉豪家訐訟有以金饋者君急
置之法獄未具即調金衢繼事者果以贓敗事連巡撫坐死總督德公
委君推鞫君言巡撫實未嘗受贓覆治之得金數千于用事者之家巡
撫獲減辠八年移甯紹台道釐關政修戰艦巡歷外洋雖險遠必至紹
興被水蕭山諸暨民多挾眾詣縣求食巡撫聞而惡之不欲賑君往視
還白巡撫曰某來時蕭諸之民奄奄無氣息張口以待哺何忍見其悉
塡溝壑邪言訖痛哭巡撫心動聞于
上遂得賑君嘗言待饑而賑所活幾何欲爲民本計者其唯修水利乎
議復紹之鑑湖甯之廣德湖大興灌溉之利會去官乃止著浙東水利

書冀後有行之者也十二年以父喪歸服除遂不出君在浙時每加意
書院以作人爲己任至是屢集諸生校試文藝興起者甚眾平居孝友
之德著聞鄉里見于狀者詳焉兹不著君生于康熙二十八年距卒之
年六十有七妻郭氏顧氏皆封恭人先卒繼室劉氏生子樹滋樹蕃皆
太學生女一適趙幹麟銘曰
唯古仕學必兩優通經致用彰遠猷今人治絲多紛糾刀筆筐篋吏治
羞君之設施本末周褰帷觀察勤諮諏拯民疾苦同納溝山右兩浙騰
輿謳欒公社畔民何稠年雖不逮名自修我銘其藏告之幽繩繩孫子
繹千秋

誥授奉政大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湖南鹽驛長寶道按察司副使謝
公濟世小傳　謝庭瑜

從兄諱濟世字石霖一字梅莊解元贈通議公孫世父封庶吉士贈御
史屏山公諱賜紱子也生而聰敏過人讀書鶩其行輩年二十領康熙
戊子鄉薦第一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會
試兩充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雍正四年改御史未浹旬露章言三事
上震顏問云何對曰一錢法一鹽法

上曰錢法大難朕方籌畫復三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
上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誣奏以奏章擲還公伏地
不肯起爭益力
上怒付法司鞫問幾罹不測賴
上聖明鑒其戇直免死戍軍臺
今上御極首賜環復御史任以母老乞外補
特授湖南糧儲道善化令樊貽德收糧厲民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
揭兩臺請參格不行詣撫軍許容面陳狀詞過激許撫恚甚列款糾參
鍛鍊成獄民情鼎沸御史胡定采民謠以聞
上命侍郎阿公里袞馳讞湖南士民數千人載香迎馬首跪稱冤至則
盡得挾私誣罔周內狀力爲平反坐許容以下藩臬守判及樊貽德罪
而公得雪改授鹽驛道以老病休致家居十有二年卒年六十八公居
諫院有直聲名動海內每疏奏
上多嘉納然終以強項不爲時容仕故不顯云公在塞外九年得究心
聖籍著有匲匯十經及以學居業集史評纂言內外篇離騷解西北域
記一時紙貴洛陽遭母喪見世俗居喪尚浮誕不師古著喪禮甯儉錄

以風焉

予既為此傳有未悉當日情事者欲剟削大半因摘錄一二軼事附左以見梗概云公在軍臺讀書不輟平郡王及公大臣博爾屯伯大臣欽拜皆遇以殊禮欽伯則北面稱弟子夸藍大以下受業者無僕數其居室飲食皆王公大人為之營辦尤精易理所著易在會進
御覽有軍中學易圖當代名臣碩士各有題詞乙卯冬召還入都每出行兒童婦女塡溢街巷爭欲識面士大夫造門請謁無虛日平郡王命嗣王從受業適得二獵犬進奉語次及之公曰進犬非王事若能進一二賢臣豈非千秋佳話王顧嗣王曰侍御良言眞古人箴規之義不可忽也愼郡王聞公名思一見平郡王為諭意公曰曳裾王門恐於義未可卒不往値　朝會廷臣咸集平郡王指目曰此謝侍御也王乃前握手如平生歡比公外任二王親書詩聯以贈行云

范廷楷傳 諸城縣志

范廷楷字端植乾隆元年進士授戶部福建司主事陞江南司員外郎進郎中九年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上疏通籌國用謂糧稅徵收有定額

而動用之項惟兵餉居三分之二合籌出入僅僅相敷宜令天下綠旗營許在京旗兵充補移旗兵一萬歲可省銀三十餘萬又請會計錢糧以節冗費蓋廷楷在戶部時已熟諳財賦故入臺即以爲言勘獄多不肯附會有救父而誤殺叔父者已擬極刑以廷楷力爭得減連丁內外艱十五年服除補廣東道監察御史時有常甯者因他獄被拘忽代二格訴甯殺已狀蓋甯殺二格已八年至是甯自吐之刑部擬寘甯大辟廷楷上疏言此案到部之時人言藉藉或咤爲神奇或黜爲怪誕要皆疑信參半此殆常甯五更夢囈偶不自檢正申繹所謂其氣燄以取之而非實有二格憑之使言也部臣謂供出常甯之口不准自首不知供出何人之口始准自首抑豈冥漠之中果有借其口而言者乎臣謂此獄准自首而黜鬼供則疑者尚可信錄鬼供而黜自首則信者皆可疑此刑罰之防亦正經之事也廷楷前後疏奏明辯皆此類十六年巡視北城十七年擢戶科掌印給事中巡漕通州力剔積弊於江西浙江諸省運船檢得陋規計簿計其自南而北漕員需索至四五百金奏請交各督撫河漕密勘漕員得罪者百八十八人是冬

命同巡撫鄂永安郎中阿桂往江西勘僞稾獄因署撫州府知府俄陞

江西按察使贛州會翊唐妻邱氏率幼婢與姒鄧氏索債於李姓邱以宿病猝發死其弟邱習敎及翊唐誣李與鄧有私殺邱以滅口知府葉使僕謝陞訪其事陞受習敎銀三百兩覆如所控狀鍛鍊成獄連六十餘人廷楷鞫幼婢得實知府始猶力爭繋陞發其贓乃懾服廷楷稟臬年餘平反七十餘案咸頌爲神明二十年緣千總李芳春自殺事吏議革職奉

旨引見仍以戶部主事用補雲南司二十二年

詔交直隸總督委用補東路同知時有邪敎獄連逮甚衆廷楷力辨女巫以鍼綫惑鄉愚非邪敎盡釋其無辜者二十三年授遵化知州州民多以車馬謀生而轉運陵糈日需車數十兩民苦之廷楷請於上官造車十四兩買馬六十匹備運米豆草束乃不復擾民廷楷性峻直諳吏治所至皆能自見年五十八卒於官

中憲大夫浙江海防兵備道莊君柱墓誌銘　彭啟豐

乾隆二十四年夏六月丁巳武進莊君卒于家予往哭之過時而悲及冬會葬望其廬欷歔流涕彷彿其生平昔東坡于少游之死歎世無復有如此人今莊君殁予亦云然始予與君爲同年友偕謁座主沈端恪

公端恪當代名儒以正學導後進見君恨相得晚君平日以躬行實踐爲本愛人利物爲施爲庶吉士同館推博雅顧獨不自喜方是時世宗憲皇帝嚮用儒術稔知君有才出君爲大興知縣先是君以雍正三年考取內閣中書引見

命以知縣用君自謂不可以民人社稷爲學歸而讀書于天甯寺中三年至是以詞臣尹首善地人于是覘君之設施而仰

憲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也君爲縣一本樸誠甫下車卽約束吏胥毋擾民有所廉察單騎至左右莫能偵或訴道旁卽剖决遣之不使涉公庭每論地方利弊興革所宜洞悉周至無不見諸實事縣舊供羊草歲數十萬積數任皆以虧帑獲譴君請于戶部歸奉宸苑辦理旋奉

旨給銀一萬兩貯縣以備公用人謂君遭遇獨幸不知其誠有以致之也雍正十二年九月授溫州知府初涖任問民疾苦卽言于總督曰州民土田外唯恃魚鹽自鹽法壞而民困倍輸雖不能驟議變通宜以正課外滷耗留備荒歉玉環有魚稅有梁稅宜免征塗稅以省重科溫與括蒼相接三百餘里中征稅三雙谿離溫遠非名鎮市集有貨物可征宜概予裁革樂清自清丈後增額十萬畝磽塗之田照上則科徵宜酌

蠲以抒民困時雖未盡施行而免稅減糧數大事至今賴之乾隆二年
秋風潮害稼君議陳四事一暫通海運一借鹽項餘銀買米以賑一停
買穀還倉一以鄰近倉穀通融轉輸大吏以爲迂既知不獲已悉如君
所請行濱海土田以塘埭陡門爲捍衛時大半毀壞因寓賑于工全活
無算于斷獄多所平反永嘉縣民傭于人代主家認辜抵死君廉其枉
再三諭曉其母始泣下以情告乃坐其主而出之樂清縣役誣武生某
行竊斃其命以拒捕自死報君證驗反覆遂得實其矜疑察冤多此類
乾隆四年七月
上以公治最有聞授浙江海防兵備道時撫臣奏築尖塔二山海口君
親詣相度謂沙勢坍漲不常速則易塞緩則難成在多鑿石多集船功
可立俟于五年二月興工日夜勞來役人感其誠咸盡力洪濤際天斧
鑿聲相應不三月工竣用帑二萬餘兩魚鱗石塘尖山壩工與凡隄防
之以時修理者區畫至悉迄三載鬚髮盡白疾作請解任大吏勉留之
不可君之待下也正己以率積誠以孚其事上官也從則歸美如不及
不從則默自咎當孫文定公爲順天府尹以屬吏白事侃侃直陳相得
無間越數載文定特舉以應詔謂實能以愛養百姓爲念者此可謂知

君矣家居十數載敦本睦族為鄉人矜式令子伯仲相繼及第同時出
典試同乞假歸省海內榮之君處之泊然惟勉以竭誠報
國而已君最善書詩文亦有家法稿成輒散去素以炫名為戒遊藝之
工非所尚也予以姻戚通訊問閒一往來談論輒移日于當世吏治之
得失尤惓惓致意焉卒之前一月予往視病猶握手慰勞如平生不一
月而赴至矣予能無慟乎哉君諱柱字書石雍正五年進士生于康熙
二十九年年七十先世自金壇遷武進曾祖諱廷臣明萬歷中進士官
至湖廣左布政使祖諱鼎鉉父諱繹皆以積學敦行聞于世乾隆元年
贈如君官祖母毛氏前母陸氏母董氏並贈恭人妻錢氏封恭人子二
存與官禮部右侍郎培因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後君一月卒孫四人孫
女九人今以十二月初二日葬于德澤鄉林莊之新阡銘曰
惟古于仕以行其學措正施行猷為卓犖君在玉堂羽儀鸞皇牛刀一
試聲譽騰驤考最分猷載瞻熊軾不染脂膏好是正直
御屏首列宣力有為眾人之母慈惠之師剡章具在式茲寮宷好爵莫
靡急流勇退君于友朋款款心傾士譽其德眾孚其誠曰仁曰恭唯德
宜壽何數之慳而施不究幽宮阜閟馬鬣加崇鄉名德澤廣畝慶鍾丸

丸松栢堂封孔固佑啟後人來章有譽

碑傳集卷八十三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八十四目錄

乾隆朝監司上之下

故中大夫光祿寺卿前直隸布政使沈公起元事狀 彭紹升

廣東知韶州府事前分巡廣韶連道監察御史薛先生韞墓誌銘 陳兆崙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曹公繩柱墓誌銘 沈廷芳

宮方伯爾勸暨元配李夫人合葬墓誌銘 錢陳羣

劉先生士銘行狀 朱筠

太僕寺少卿介先生錫周墓誌銘 陳宏謀

永北劉方伯公慥傳 檀萃節錄

中憲大夫何公達善墓誌銘 法坤宏

浙江按察使李公治運墓表 袁枚

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恩加一級沈公廷芳行狀 汪中

雲南迤東道錢君受穀墓誌銘 王昶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監司上之下

故中大夫光祿寺卿前直隸布政使沈公起元事狀 彭紹升

公諱起元字子大世居江南太倉州高祖諱文明封儒林郎曾祖諱衍應父諱受宏鄉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歿祀鄉賢祠兩世皆贈奉政大夫公童時能文章年十八慨然有自立之志為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母吳孺人喪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其後父喪亦如之康熙五十九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補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歿服除入京雍正四年改授驗封司員外郎尋兼考功司明年

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委署福州府移興化時

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調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被劾者十居五餘悉解任聽勘受事者較計升合爭為煩苛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僊游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邪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鋐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甯興化為光天化日矣建甯守姜君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得全者也莆田有黃

陳兩家連歲訟不決乃結黨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其釀亂將恐
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釁由主者懲之畢矣餘不足問也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詰屈讀書了不可
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爲之師集諸生以四聲教正經書
俾轉相教授上官采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官饋獻府倉壞出私錢
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常安委攝海關司關向無養廉責諸關口差役
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於巡撫革之並革洋船規例數千金巡撫有家
奴守關欲浮收糖稅不得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
行而白其事於巡撫巡撫召家奴切數之由是人莫敢不奉法及常去
代者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彊之曰起元但知常公任內
革除浮稅四千金它非所知也初高文良奏開南洋
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留外國文良下令出洋者必戚里具結狀立往
還期限逾者連坐公進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文良問故曰出洋者
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
具狀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無算忽以結狀
撓之是明利之而陰奪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

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令商具狀如式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昔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啟督撫議增水手公方奉檄放船商環集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復轉展駁詰商船且不得行南風將起彼情急必生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則眾已洶洶集同知門矣初兩院得同知啟方愕眙不能為計及聞船已放則大喜守興化三載史文靖公奉使至閩以牧守優等第一薦擢臺灣知府臺田一甲準十一畝有奇賦有上中下則上則一甲收穀八石中則六石下則四石視內地加數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公將赴臺文良語之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柰何公曰此事籌之素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更減舊額重者均於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為然及至臺大風壞海船廬舍人民率漂溺公單騎案視賑給流民多所全活時有山豬毛社生番之擾議設寨山口斷其出入南路遂甯新守至還興化先是同安縣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

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坐是銜之中以他事部議降四級用遂
如京師尋告歸高文良總督兩江聘主鍾山書院
今上即位召入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贐
卻之乾隆二年授河南按察使夏大雨災被四十六縣饑民四走布政
使欲閉之公曰民饑且死柰何禁其它徙昔田文鏡以此獲咎可鑒也
今邊境州縣有未被水者宜安插流民給口糧俾毋出境其可從之屬
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已而獲者過半法皆當斬訊之自四五人
外皆饑民請於巡撫雅爾圖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
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先輩陳確菴敬怠日
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覈其程而加差等焉巡
撫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登其名公采訪事實著
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身七
年遷直隸布政使明年大旱七月總督高斌自江南視河工還公迎謁
固城議賑事高欲遲至仲冬公曰饑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
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愠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
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在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

言於總督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移檄州縣有犯此者辠之戶部尚書海望奏

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飭責高恐命公劾數州縣以應命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尋奉

命稽察宗學居閒讀易折中古訓著周易孔義十三年移疾歸歷主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晚而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其友曰平生學力無住手處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卒年七十九所著書自易義外有敬亭詩文集十餘卷刻行於世

謹案原編有去劉河七浦新閘議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廣東知韶州府事前分巡廣韶連道監察御史薛先生韞墓誌銘　陳兆崙

先生姓薛氏諱韞字叔芳號尺菴晚自號小輪老人陝西渭南縣人年八十有一病卒徙所曾大父國用明時兵部侍郎遼東經畧大父教倫拔貢生父繼祖廩生生三子先生其季也博極羣書不泥章句年二十

有五舉於鄉又十有九年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又六年以編修改御史在臺二年多所建白凛凛著風采

上心識之特授粵東廣韶連道行且大用顧先生每爲上官及僚屬所詿誤迭遭顚跌竟以罪廢士論惜之分巡事頗簡易理會部檄於所屬曲江英德開採銅山而瀕海之番禺東莞等縣積有沙田訟牒未結者三百餘案先生適丁其時爲總理較各路爲劇又事關金穀情僞萬端一之不愼隱患最鉅然皆以次就緒國課裕而商民悅服葢心力並瘁之效見於始事者如此粵江堤工緜亙廣肇二府前議改築石工以鹽羨抵費既報可而估直不敷採辦守令顧畏不敢言工亦不就先生相其水性非淮浙比請改用零雜塊石以代尋建長堤七八千丈護民田億萬畝大吏察知費省工堅力爲聲明報銷遂得免議無事自乾隆二年抵任至乙丑歲中閒一署督糧一兼權關所條具恤商事例至今遵用而各關之弛放麥稅實自韶始其年七月因公落職未行以督臣薦起知韶州府再兼權關前數月再署糧篆人方謂上游於先生信重之深又如此先是道倉收米幾倍正賦高郵王文介公來撫始釐剔其弊至先生始退私斛用部頒概量平恕亦無缺額惟是銀米兼收既成陋

例而先生署篆纔三月未及申禁因爲後任乾沒劾案所牽無以自明時先生已移疾自韶歸里六年頗不省記前事但憑倉吏列狀上以其砥節有素一旦與衆同牒蒙議卽宜有罪罪且宜加等遂準部擬論遣於山東樂陵安置先生狀貌甚偉目炯炯有光擇言而發舉止嚴重余由詞科改官選館在後雍正乙卯始得修謁邸寓心異之疑向者榜下未嘗見此人同里孫公虛船以紀事一篇見示其畧曰壬子除夕詣薛君問何以卒歲曰有門徒以白金十兩爲壽用其六而四存爲爾語次及年友李某囊無一錢臨窗嚮榻則呼童奴曰來取吾金分半與某去又語及某近狀畧與李等則又呼曰來取吾金分半與某去孫公駭歎故爲存記焉謫居樂陵十五六年遠近來學者衆束脯外一無所受所從學爲文取科第及以著述名者往往而有齊魯間多以師禮事之嘗謂子宁廷曰頗聞汝曹謀斂他人財爲我納贖審爾當以不孝論朝廷處分臣子分當順受吾身後但當枕東北以望西南可矣嗟乎其意若以悔責謝吾君以瞻望慕戀慰其先世是可哀也乾隆元年及五年兩遇覃恩晉贈

祖父朝議大夫如其官祖妣暨母劉皆贈恭人元配張無出例贈恭人
繼配劉恭人生子二長宁廷丁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次介廷廪貢生候
銓教諭女適某孫某著有某某等集其在朝疏奏見邸抄在外與當事
往還箋札具詳家傳文繁不載宁廷奉遺命卜兆於樂陵城北二十里
將於明年二月下窆而遺介廷冒風雪走千餘里來乞銘銘曰
昆弟老壽歲皆近百篤敬其兄恩撫其息崇飭宗祠諦審兆域內行若
斯忍辜
天澤載觀游處言必久要家無儋石急人啼號不待叩門邉計來朝素
行若斯肯潤脂膏人生如寄四海一身埋骨奚擇慕天席壓其先自晉
亦徙於秦又況鄒魯弦誦猶古小輪是宅別為支祖鬱鬱佳城柏香心
苦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曹公繩柱墓誌銘　沈廷芳

乾隆二十有八年冬十月己丑福建布政使曹公卒於位時大府以及
士民胥泣下其孤穎先等奉其柩歸將葬其鄉某原來請銘余不敢辭
公諱繩柱字匯石更字介巖晚號壽安曹氏世為新建望族曾祖以炳
高才名於時祖某考家甲康熙丁丑進士龍溪知縣有治行二代以公

貴贈通議大夫龍溪子七人公行六妣黃氏生妣沈氏贈太淑人公幼
讀書日數千言九歲沈太淑人歿黃太淑人撫教之及長孝養無間康
熙庚子舉於鄉尋丁外艱盡哀禮筮仕中書舍人雍正庚戌成進士卽
授刑部江南司主事異數也詢獄情可矜者請末減升本部湖廣司員
外郎偵知遺犯倔替親捕眞犯寘諸法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諸建
白悉焚其稿嘗齎疏至通政司
皇案前堂官不起立公譙之且劾奏後乃敬受如禮乾隆元年改杭嘉
湖道值湖郡水災請賑卹全活無算閩饑公運浙米十萬石航海速抵
閩閩人歡呼浙西三郡漕繁而弊甚公廉得某邑尤不飭微行厫間按
實牒報某以失察家人事誣公賴尚衣伊公雪其誣得白丁內艱歸尋
補湖北鹽道爲設票鹽以官鹽價遂平武昌金沙洲堤久弗治公築堤
捍水水患絕田俱成腴且無病涉者兩江歲儉楚民出積粟往糴牟利
適監武昌關稅度足濟民食卽截留之三省均無匱乏巡檢某運米舟
沈米淹大半懼將投江公爲代償時已舉卓異因以廉俸補倉穀罷職
例往軍臺蒙
特宥歸里辛未歲迎

鑾淮浦命還原銜其冬赴闕恭祝
皇太后萬壽加一級
召見授南汝光道豫省積歉公悉心安集方閱賑時見汝甯郡城沿河
河入汝水逕甚窄凡三折始匯於汝公以河淤曲易漫城必受汨議於
折處開引河以注汝水遂平尋奉福建按察使之
命閩素德公且龍溪名父舊治也爭先迎謁公慰勞焉顧俗獷健訟凶
徒殺人率賄人詐認或毆傷輕者認重乃奏請嚴其科條分別械鬪處
分及臺灣重案由道訊解均蒙
俞允不輕用刑治歸清肅攝藩篆凡清吏治惠民生出納財賦鉅細必
親今年夏擢布政使階通奉大夫公尤奮勵宣幽理滯愛育士民同官
總和以成康濟鋭意焦勞得肝疾遂以不起
聖天子方當嚮用未竟厥施惜哉公平生仁孝友愛交友必竭衷曲爲
人所難能工文章筆不加點書法遒勁直公餘事耳生於康熙四十一
年六月三日春秋六十有二夫人裘氏封淑人先卒子四穎先貢生肇
玉附貢生寅生國學生可先尚幼孫七恩孫國學生悳孫億孫意孫志
孫愈孫恭孫孫女四余來閩特見親厚實稱知己銘公墓庶無媿詞銘

曰

維曹之先實相漢初彬瑋佐宋積慶有餘公承奕葉克著令譽紹治行譜高龍溪閭偉績昭焯中外建旟皇帝曰俞汝欽往諸公拜稽首敷奏玉除敢弗勉旃終始勿渝獻華垂實覃及海隅德載於民仁流若酺垂裕後昆材集瑾瑜將益光顯用報碩膚

宮方伯爾勸暨元配李夫人合葬墓誌銘

錢陳羣

歲丙子余訪雅雨盧使君於邗江始識滇南方伯宮君怡雲方伯雅雨鄉人也時方伯次子去官我浙迎二親就養後去客以卓薦遷漢嘉太守方伯老蜀道遠且險不能赴子任僑居檇李時與余往還余聽事前植海棠一株春暮花盛放君過而愛之自後歲逢花時風日恬暖君輒命子去矜侍杖屨過余席花下命觴賦詩談讌極歡而罷葢余與君相識晚而十年來寓公地主互酧倡過從情味甚厚乙酉仲冬君病卒於僑居正寢余年長於君衰亦甚力疾赴哭且唁二子他日二子及余門稽顙請銘君墓不敢辭按狀君諱爾勸字九敘晚自號怡雲先世自鳳陽徙居萊州之高密縣高曾以上代有隱德闇人祖廩膳生諱某父

諱某順治戊戌兵部進士歷官南昌銅鼓兩衛守府祖父以君貴皆贈如其官君少而奇穎二十補博士弟子二十四舉於鄉以縣令起家歷郡守擢監司晉方伯始終服官滇南所至著有聲績君下車恩樂時縣舊隸土司君爲第一流官興利剔弊綱舉目張善政不能悉舉其最大釐定錢糧較初辦善後章程者減十之五六力請於上官得行去之日邑人爲立生祠以祝繼同知開化日烏蠻梗化王師討賊君獨力辦軍糈事叢集如蝟毛敏手擘畫了了無滯扉屨糗糒芻茭百所需咄嗟立應文武大吏交相倚重事竣議敘一等軍功旋知開化府事晉思元新諸大案君悉心鞫問開釋矣刁兩家無辜被誣陷者百餘口又營弁緝賊不獲俘良民八九十人以獻將定爰書君廉得其情申雪誣枉逮繫之衆賴以全活在監司任十四年請奏免無着之墾本水冲沙壓苦累之錢糧賑荒以銀易米俾白爲通融災民便之後遇賑舉以爲例丁卯入覲畀任屏藩又兼攝臬司出納會計刃虛絲理苞苴不入吏治澄清而於徐卿一案慎恤加嚴肉之白骨又神明長孫常平之法調劑損益至今迤東西猶頌德勿衰于定國決獄多陰功杜元凱度支稱武庫足以方之君生平遇事不矯厲以爲能不選輭以至僨句稽賦稅平反獄

訟精敏廉幹物無有遁情者而於端風俗正人心崇學校講農桑尤汲汲爲先務仕宦三十餘年家無長物喜讀書無他嗜好著有南溟集行世每風雨過從惟見端坐手一編訓子孫以忠孝敦厚易簀前數日予視疾於牀第問君自知不起猶執予手論詩澹定自若其古成德君子乎夫人李氏奉姑相夫訓子不愧名家女先君五月卒子二去矜去吝俱賢而有文曉習吏事能繼君志孫四人曾孫一人將於某年某月某日扶柩歸里合葬於某原銘曰

猗猗孤桐產彼嶧陽材中琴瑟貢於明堂器成才贍遠牧蠻方作屏萬里流澤孔長晚歲解組教忠子舍不倦於勤分陰是藉與古爲徒執德愈下七十八年修己隨化寓公生平心迹瀟灑雲馬風旗歸依東海用妥雙棺亙千百載子孫繩繩松柏鬖鬖

劉先生士銘行狀 朱筠

同府劉君光份述其尊甫鼎彝先生之行而乞余爲之狀且言曰光份生晚先君子歷官所至之跡在人而卒未嘗一爲其子弟言光份蓋竊得之六親之長者不能詳其所以然也而又不敢誣之以所不能詳子善立言者其爲光份實以文之余不文不獲辭狀曰先生諱士銘字鼎

彝順天宛平人曾祖諱馨遠祖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朔平府知府諱世
隆父誥封中憲大夫山西朔平知府晉贈中憲大夫湖北驛傳鹽法道
諱繼芳先生之父贈公初自保定之雄遷於順天之西路長新店偕妻
朱宜人躬耕西山之麓而以讀書督其諸子有子三人長若愚次以成
先生其季也早慧強記誦聞郡有藏書家輒往假手錄其本閒走書肆
索觀故書立盡其卷不錯一字而歸以校讎錄本之善否里中耆舊咸
嗟異之蓋自是終身得暇未嘗手釋書也長新店距京師之廣甯門三
十餘里先生年十七行遊京師慨然曰盛哉乎人文乃移家入都門到
白紙坊東購屋數楹於初張之衖以為讀書之所而請業於常州謝先
生某出遺賢通長者與之遊自是學日以肆當是時康熙五十年閒文
治修明物力豐美京師始稱極盛諸名流置酒召客排日為文社而先
生年最少與諸老宿相往復至輒傾其座人歲丁酉先生年二十矣以
國子監生應試舉於鄉卷出同考編修閩陳公治滋房而座主則為倉
場侍郎儀封張公伯行編修滿洲鄂爾奇公一時榜下相傳得士曰米
君米君者即先生也後始復其本姓先生既鄉舉負盛名未嘗有喜色
既而再試禮部再不第其色如初謂所知曰吾將益讀書求所以至乎

古人者伯兄聞之謂先生曰弟讀書不自苦甚善然父母老矣日夜望弟一官博一笑弟亦讀漢毛義傳邪先生瞿然爲之改容於時歲壬寅始入貲謁選司明年癸卯始檢發山西省試爲令其年知聞喜縣聞喜故劇邑會政弛吏偷逋賦累歲而催科急民益大困先生至則召縣之父老謂曰令拙於催科而民賦不輸是欲見令拙也願與父老約行滾單法何如滾單法者縣出單書賦戶名先甲次乙甲受單輸賦畢而單至乙乙受輸之如甲以次及於一縣賦戶畢然後上單於令者也父老則頓首曰如約於是先生爲畫催租役於單首行之如法國賦歲入民無謗者又縣故有市集所在迴遠盜賊竊發爲貿遷患先生下令改市適中之所民大便利盜賊亦罷去民爲立祠祀之至今歷攝臨汾蒲州解州戊申擢太原府同知兼攝知平定州尋授朔平府知府朔平地連北邊蒙古部人與民相雜處而郡又新設民屬府而蒙古人隷都統戲下訟輒牽掣號難治先生則以禮往謁都統與之談讌極歡曰某奉
命來從公偕治
天子人自今誓不得晝彼此界都統卽前執其手曰惟公治之自是蒙古人或暴恣先生立杖決之久之帖然而民賴以安庚戌七月以母憂

當罷有
旨在任守制先生力請反葬而後赴職
許之戊午十一月父歿去官兩喪並哀毀如禮辛酉服闋補湖北安陸
府知府楚俗悍詐獄成則抵罪而情或不寔先生苦心讞鞫多所平反
漢江在府城西上去襄陽七百里下去沔陽七百里水自北來逕石城
西南與大江合自石城下抵蔡家橋板橋灣由馬公洲小河口以達於
南河迴折三百餘里土人謂之紅廟堤最要害在昔石城遠近湖港支
分用洩水勢其後日以堙塞而捍水者獨恃隄隄不固則風旦霖夕一
蟻所盜千里爲壑先生躬親相視滲漉與役夫同勞苦其課工視引錐
穿土毫髮不損乃已郡人喜曰我公不寐我民安睡矣會興縣孫文定
公以總督兩湖疏請調公知荊州公曰某得荊州人以美官賀某豈此
問有所利耶問府四關有東中西北徵稅處即令曰商賈自入庭中投
所稅錢於櫃役是土者不得與又問駐防兵丁糧餉故事自府支給所
在州縣歲當輸南米二十餘萬石上府即令諸邑曰至期悉以米來不
得他有所代令兵丁曰月至府支餉二日支糧三日至期一如所支各
罷去諸邑或請曰公若少通自便亦以便人先生曰人之不便某任其

咎通則何敢乎以故先生在郡久人服其清閒摒理事同知時有姦其姊之女而殺其夫者事已私解先生訪按確實立置之法有兵丁在校場用火鎗誤殺伍人律不抵罪先生驗得鉛子於屍中訊得故殺狀抵之先生於所事雖非其專任未嘗苟也己巳春奉

特命赴四川辦理臺站及金川平而還庚午八月授本省驛傳鹽法道鹽法他省價並畫一獨湖廣未有定式先生始令商價不得二且時取市中權秤親爲較其觔兩輕重毋多取民利民方謳之明年辛未三月而先生以所轄驛站遲誤公事劾去矣初先生之被劾也同官有軋大吏以去者繼至者疑先生主使之輒摭細故以劾先生且欲窮治其他事以聞卒無所得既而以先生在荆州十年於是更使蹤跡之亦無狀所使者走謁先生曰公誠賢者然上官使某蹤跡公無所得某無以報請公自書一二事告我先生曰某不肖不敢不自愛惟憶爲鹺使令節受商人花燈數物此破吾檢耳即青款付之所使以反命上官默然及按驛站所遲誤者在江南與先生無與人曰何不自之先生曰某服官三十年今以此釋負戴可矣復何求即日束裝北歸過其城喜百泉之勝爲留半年其冬

聖母萬壽先生入都在都人祝釐之次有
旨給五品銜自是林居者且十年己卯仲子光汾官長興先生就養於
浙買舟命杖往來西湖中久之不能去平生著述輒散佚惟西湖詩一
卷獨存壬午遇覃恩以子現官例贈一代先生得晉封中憲大夫如其
原官癸未六月元配蔣宜人卒明年甲申先生偕子光汾扶柩北還僑
寓潞河之濱疾作明年乙酉正旦卒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三
月十三日辰時卒於乾隆三十年乙酉正月初一日子時年六十有八
先生束髮好讀書長明吏治所在有績而友於兄弟篤信於友生其大
較也先生事兩兄最謹旣仕曰某已得祿矣卽舉郭西田盡歸伯兄而
與仲兄俱之官所兄歿哭之累日不食子弟無敢勸者久始復初家故
豐有鹺業三萬金在津門屬一友爲理之凡十年而先生罷歸問其業
則空薄存先生笑曰某貲盡而子適成名足矣揖而去不再問也有山
西范君與先生善輒通財先後貸其金殆八千他人未嘗知先生官楚
中聞范疾卽悉索所有得八千金命奴馳數千里抵范氏范已死獨其
弟在辭不受曰兄臨訣未嘗言此且家無券也奴以先生命固請卒致
而去嗚呼先生取與之際又較然如是是可以風已男子子六人光涑

國子監生雲南東川府經歷娶胡氏光汾乾隆壬申順天鄉試副榜舉
人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娶楊氏學海爲先生仲兄某後娶王氏光
潞娶張氏並元配蔣宜人生光漢娶裘氏側室張生光口側室沈生女
子子五人一適順天府學生大興徐密次適新安縣學生管煥章三適
國子監生候選州判永年冀方烜並蔣宜人生四五並沈生謹狀

太僕寺少卿介先生錫冏墓誌銘 陳宏謀

太僕寺少卿鼎卜介君既沒之五月其孤玉潮走京師謀所以傳少卿
者余官吏部玉潮爲驗封司郎中屬
朝廷發帑金二十萬築室宣武門外隙地以爲士大夫邸寓
命余董其役余素知郎中質直可信以其名上聞俾任監督初不知其
爲冏卿公子郎中聞公疾篤乞假歸省而訃音已在途矣奔喪成服後
以工當報竣復來京請余銘冏卿之墓余素不善文今衰耄更不能文
玉潮曰知公之文不輕爲人作也顧先人自邑令至司臬皆在黔中公
爲滇藩滇黔接壤軍務方興先人撫苗運糧有實蹟公知之悉爲先人
志墓必不同泛泛子因此乃知玉潮爲冏卿子而冏卿官黔政績實有
歷歷可紀而不能已於言者公初令畢節烏蒙土酋梗化會兵進勦督

運軍糧攀崖破箐遇逆苗千餘衆方洶洶夫役棄糧欲走公厲聲曰失
糧法當死犯苗亦死死於法毋甯死於賊願與爾等同死佩縣印整衣
冠策馬徑前糧夫擁馬而進逆苗相顧駭愕各鳥獸散人莫知其所以
然旣而烏蒙猓夷復叛川苗應之滇南猓亦反由水城趨平遠以攻安
順公時爲平遠牧往撫大定苗而平遠得以無患雍正十三年古州苗
亂陷黃平淸平驛路俱梗公方赴大定守任羽書交集咸云土酋安國
賢與古州苗通克期犯貴陽大府卽日遣川兵來安酋所轄地九百里
衆且駭莫知所出公立召安酋至宣布
聖主恩威厲聲曰汝果通古州賊耶我今來汝果反川兵踵至我能殺
汝安酋叩首伏地泣陳無交通古州苗狀公亦偵知爲塘兵妄言所惑
諭安酋曰汝能率衆苗就撫我以百口保汝不死並止川兵無來時丹
江亦正危急公乃請川兵往援丹江丹江之圍藉川兵以解大定知川
兵不來安堵如故大府今爲大學士尹公稱其有膽有識極加器賞焉
南籠有無籍民王祖先者以書符惑人播爲逆詞又有粤西獞民王阿
耳爲寨長王文甲所執竄入苗寨卽誣文甲將糾合冊亨諸寨以叛二
獄同時具滇黔粤三省騷然囚繫南籠獄中幾不能容株連累千餘人

時舍上納陽諸寨多逃苗公奉委馳往南籠會鞫得其情科罪魁立釋文甲及繫累諸人文甲歸而逃亡者亦歸惶惑者安矣一時文武官僚咸服公為人所不能為不肯為不敢為不惟省卻濫刑無辜生靈免遭誅戮兩省良善不致波累皆藉公詳慎鎮定之力也黔省新開鉛廠五方雜處廠民以口角忤委員因即以聚眾罷市具報公直抵廠所審察情形以廠民故眾眾不待聚廠非市市無可罷二語覆稟上游見信獄立解黔中是歲軍餉計金二百四十餘萬楚粵來米八十餘萬石公以知府攝貴東道總理諸路糧運其時鄰省解糧馬以三千計僱調民夫以五千計屯集鎮遠漫無章程夫則坐糜廩糧馬則滋累里戶且多斃者上游南籠諸府復役民夫加運九站兵糈又於下游銅仁諸府調運夫二千餘公力陳三策以餘馬三千安臺分運凱里丹江諸路糧以現夫五千按期包運台拱諸路糧楚粵兩省兵米則皆以水運有運至清江者有運至吉州都江者輓輸迅速糧乃大集於是止上游之糧運停下游之調夫此舉也不下數十萬金所省民亦復無算故制軍有韓范流亞之稱公之於黔所以籌畫軍需撫安苗眾大率類此其令畢節時值歲大旱民嗷嗷待斃以小民輓輸之苦不及請示開倉借給七千餘

石乃具詳聲明身任賠補民得無饑次秋民亦爭償無爽而鄰邑之轉徙者不少矣畢邑幅員遼闊延袤幾千里爲雲貴孔道向無站馬馬出里中民有破産應役者公捐俸每站設馬四匹民得免役後官以爲例至今賴之任平遠牧時前牧以重案繫獄頗眾公一一剖晰雪冤者百餘人前有冷牧者政平訟理後爲少司寇州民謠曰前有冷公今有介公以前牧姓冷而心則善慈公姓介而治則和平故以並稱也牧黔西守大定其革除弊政勤理訟事一如畢節平遠時總理錢鉛火藥諸局清理鹽政剔釐陋規通商裕課民亦獲利由貴西轉糧道於歲需兵米折色出入公平不圖餘羨兵民感頌有以歷來相沿規例爲言者公云吾非敢以此立名惟歸潔吾身耳亦不以吹求前任也此公之清而惠公而恕豈俗吏所能希其萬一哉

特擢貴州按察使公在黔中久其吏治風土民苗疾苦素所熟悉設誠推行惟以矜慎刑獄廣敷化誨爲事而性情耿介短於周旋因以老請休

聖主鑒公志節不苟勞績懋著奉恩旨令其入覲隨補太僕寺少卿實異數也閱三年告歸時荷

温旨存問辛巳入京恭慶
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覃恩加一級留都下七日還又四年而卒公諱
錫周字鼎卜由進士起家其先世德深厚七代科名世係官階已詳載
志傳中公孝友著於家庭爲善稱於鄉里甯人負已毋已負人義方之
訓惟以立身節義講求經術爲諄諄其醞釀之厚貽謨之遠求之古人
無多見焉故余樂爲之述其梗槪以志於墓乃爲銘曰
赫赫廉吏以公以嚴撫綏維德惠政在黔訛言不驚我酋以生誣獄不
興我苗以甯壁立淸標如砥如矢盍歸乎來老不任使
帝曰毋然休勞逸賢於以錫之冏命之篇維爵維齒達尊備矣施於子
孫永無旣矣佳城安安松柏丸丸同穴之固於斯萬年

永北劉方伯公慥傳 檀萃節錄

公諱慥字君顧號介亭以拔萃科貢國子乾隆丙辰舉順天鄉試時年
三十歲旋成進士入翰林授編修與修一統志出守順慶移重慶艱歸
起復補曹州調蘇州歷淮揚常通道福建按察使河南山西布政使屢
行巡撫事以勤官得疾歸七年而卒年六十一始公居永北三西皆金
沙江江民累淘金課其來久矣公爲諸生時傷其累思有以蘇之及爲

庶常因進書次白於
上卽爲減課之半夫雲南金課之病民勝國爲甚當其時大吏爭之羣
公爲論說暘之卒不能得公以草茅新進之臣忼慨直陳於殿陛數百
年之累遂輕想見我
朝之勤恤民隱無微不周而公之以忠誠自結於
上者先自於此其守曹州也會
上南巡召問郡事公以開濬河道四十八條繪圖呈進
上大悅謂公忠心誠爲今之賢守曹州簡小不足盡所長乃移知蘇州
自是歷監司分藩行巡撫事皆自於此此尤政治之大者昔漢史之傳
王景於循吏也詳著其爲府掾時修浚儀渠修汴渠之法以爲後世式
景後官日尊敘他美政俱從所畧葢史家輕重之體也當轉寄樹檢出
原奏以補之一子名喬彥舉順天鄉試卽樹之父也

論曰雲南通志所載漢三國人物數人混蜀黔而紀之未遂見爲雲南
人也五代唐宋元不見有人自明而來人物頗盛如方伯公同時諸公
皆錚錚然其沒也或有狀或未著於狀卽狀中而畧於牽制不詳書者
多在以意會焉

中憲大夫何公達善墓誌銘　法坤宏

公諱達善字子兼號澹菴河南濟源縣人曾大父鳳陽公心存利濟製藥廣施活人於道路父孝義公性純孝嘗萬里尋親歷風霜十有九年卒遇父風穴寺自在菴事載中州卓行錄子三人長卽公次復善丙辰舉人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次樂善丙辰舉人今任膠州知州孝義而上世有潛德不仕至公兄弟而大顯公膺雍正丙午鄉薦癸丑會試中式

乾隆改元殿試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

皇帝淸問下民特降中旨選用考館高等堪民社之任者十八以縣令

引見公軀幹魁梧奏對明剴中誠達於言貌

上顧而偉之初授廣東恩平縣三年報最乞近地以便迎養改陝西澄城縣推陞四川劒州知州丁父憂服闋補山東莒州陞江南徽州府知府轉江安糧儲道未赴督撫交章薦調淮徐海巡道公以文學起家遭逢

聖明由詞臣簡拔歷試民社累轉至監司中閒三膺卓薦五近天顏屢

蒙

温語褒嘉有金貂蟒服之錫思惟夙夜冰兢益厲淸勤以仰答主知

天子亦鑒公誠一時恩遇罕與爲比爲初公嘗言親民之官莫切於州縣苟能實心任事於窮簷休戚痌瘝一體纖悉可以畢達不比府司去民遠又事多掣肘故其勤求民瘼於州縣尤爲勞瘁在郡則精察下吏總大綱不拘成格惟務安靜民共享無事之福最公前後政績具載表狀行世不縷陳爲撮舉立心大要嘗去莒州日莒民聞代官至遠近不期而會者萬人塞署門號泣官再三慰諭許爲申憲請留久之乃得代即治效一端亦可以觀矣其降調也事緣海屬捕蝗不力降調例應赴部制府惜公賢奏留江南協辦差務

聖駕南巡於金陵行在召見

上前記公名顧兩江總制今相國尹公繼善曰此是好知府復還公知府官補鳳陽同知梅修河工報完大憲以侵冒題參得

嚴旨公奉檄查勘梅同知工有疎缺實無侵冒上憲怒將並揭徇庇公曰直道自在人心焉可誣危人以自安吾所不爲會覆勘卒如公言公仁心爲質和易近人至見義勇爲臨大事定大難風骨挺然不可犯類如是以瘓病告歸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終於家春秋六十有六大父諱騰龍父諱福全皆以公貴贈如其官配李氏誥封恭人於某年

月日葬某處季弟賢倸同人公來請銘按狀公家世孝友宦途三十餘年兄弟同居守先人舊田廬不改其素其居官也視民如子視國事如家事窮達一致古所稱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與銘曰

大吉之姓歸胡有何何於四宗世德洪姱在昔三高曰點求允迢迢千載家聲繼引濟源分派未詳厥始敦本基仁慶由躬啟鳳陽孝義隱德陰功不下闕

浙江按察使李公治運墓表 袁枚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苗疆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
世宗遺詔輔政
天子怒下崔於理刑部九卿議崔罪斬立決右審司主事李公治運年二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啟大臣擅威福之漸崔因是得末減而小李主事之名震天下其年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稱玉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小豎眉秀眸微鬚爲人端靜詳審無多言終日坐騾車赴部決事他人休公不休以雍正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送琉球國使還主廣西鄉

試督山東學政俱有聲

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吳江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請之嫌戚朋無矯情之怨人以爲難嘉湖二府連淞泖震澤漁匪竄焉公頒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爲清紹興甯波兩府近海出洋者多爲姦公命州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鉤考姦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於正律心能小自能活人每勘獄窮日孜孜爲求其可生之路巡撫某不悅劾公迂緩沽名

天子休公於家時太夫人年八十餘公得歸養頗以爲懽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去三十六年七月枚過吳江公病已篤聞枚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侃侃然蓋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薨年六十二子會辰葬公畢來乞表墓且云公在浙平某獄甚善歸當取原牘相付已而書來檢寄無從以爲大慼予謂會辰無傷也漢于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興卒其所活何人史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爲陰德歟公字甯人一字漪亭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某

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恩加一級沈公廷芳行狀

汪中

公諱廷芳字椒園本徐姓世爲仁和人自公考出嗣於舅氏沈遂承沈姓沈故吳興望族明歲貢生首暘始遷仁和於公爲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於海甯之園華里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坐曰守道守身爲忠爲孝又嘗讀明楊忠愍公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爲人外祖查少詹事昇歎曰是奇童也即異日立朝其風節自此見矣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羣典學以大殖弱冠游京師聲譽籍甚鉅人耆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李侍郎淸植長洲惠學士士奇太倉張詹事鵬翀桐城方侍郎苞於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憂歸明年故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名馳書幣致諸幕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好賓接士大夫於公尤有加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於是不圖今世乃見古人旣服闋再至京師補一統志館校錄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旣晚蟄居卻軌未嘗詣人求舉乾隆元年故左都御史楊恪勤公汝穀時以兵部右侍郎祭告南岳還朝

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對十月

御試保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入直武英殿同

修起居注總理宗人府各學三年充一統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年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嘗集前世君臣善敗之蹟爲類各十有六名曰鑒古錄以備法戒是年冬表進

賜段四匹書交懋勤殿六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絕人諳悉舊典朝章國故官方民隱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於當世之事而務出於

忠厚

上承

世宗勵精之後益思勤恤民生周知疾苦采納直言慨然思古陽城馬周之選於時西林鄂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海甯陳文勤公興縣孫文定公江陰楊文定公後先繼長朝列用忠清公正弼成至治而公以卑官後進與相應和凡所陳奏尤在於奉宣德意成樂物生七年以淮安鳳陽徐泗諸府州連遭水祲請於常振之外盡發常平諸倉存穀徧爲振卹並加振直隸山東浙江甘肅之被災者又以國家設關徵稅蓋以抑逐末之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給於農畝而已然米豆者百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場之日既徵其地丁漕糧以充正供則關稅宜在可免奉

旨允行戸部議以米豆旣免正稅請將載米豆之船加稅船料公復奏
言米豆之稅免而載米豆之船料增是猶二五之與一十也
朝廷如天之仁所爭豈在此請並米豆之船料除之奉
旨交九卿議行焉其後公外轉有司遂復請稅米豆如故時蓋自滸墅
關監督始其年秋
上幸奉天公奏言邊地風氣早寒七八月閒已如冬令且山川紆阻跋
涉疲勞
乘輿遠駐塞垣蒐簡軍實惟冀於閱武之餘勿事馳騁田獵敬愼起居
以迓釐福又因直省米價加昂有
旨停鄰省采買公奏采買以充積貯旣楚弓楚得且有成數可稽惟海
洋物產富饒珠犀羽象之美掌握兼金而洲嶼沙石盤互斥鹵磽确穀
生不蕃不得不資之內地商人沒於重利往往冒禁興販近口之地民
閒倉廩爲之空珍異日至民倉日少是棄有用以博無用也且使無賴
之藏海島者得食以植其黨爲患方大事下部議申禁又言自古建立
都邑旣設支輔又必廣樹藩籬漢唐都關中而朔方河西常列重兵其
已事也茲閒三廳獨石諸邊盜風少熾

特遣大臣督緝分察疆理伏考老哈河喀喇河屯興州河及鄂爾多斯諸處爲大甯開平興和東勝舊地今則八旗察哈爾禮部太僕寺考牧之區外接諸藩內偪獨石口此皆膏衍上地水土甘美請就其中置屯牧務一一所遣大臣爲總理擇司員分領其事度今在京滿洲閒散之丁不下數萬誠徙以屯田塞下予之籽種耕畜分地種牧暇則練習擊刺騎射之法繕完城堡修飭軍器數載之後屹然成重鎮據長城外險爲

京師後蔽兼可西護山西東援遼薊所謂有備無患者也有

旨交議政王大臣議奏卒格不行時東南連歲米貴公以采買既停倉儲尚寡請將乾隆九年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漕米截留數萬石視州縣大小倉庾多寡虛實以次抵補爲平糶振濟之用戶部議駁旋奉

特旨施行

上將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氾溢公言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取人木檸治道乞以調

陵禮成加賚所過地被

旨申飭部議革職

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
旨仍以御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
命巡視山東漕糧十一年請建祠祀宋臣謝枋得於憫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泥濘行旅苦之請飭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
報允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
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山東比歲告饑雖屢截漕加振恐民氣未舒奏於南漕抵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奉
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查辦山東振務公分理兗沂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莫不親履條理精密吏不能欺五月閱青苗七月勘水災故事山東巡漕御史率於六月回道至是於九月始復
命云公爲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屬草輒閉閤齋戒如對明神憂勤忠愛之心發於顏色溢於毫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意公貌清古秀削身裁及中人與人言煦然若不能盡及當事執持廉直自將雖賁育無以過故尚書彭維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劾罷之尤爲人所稱道所上四十餘摺舉其要者著於篇其未發科鈔者世固莫得而知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使司參議舊時爲吏者飲食百貨之用取諸市予

賈恆十之五謂之官賈賓客僕役或因爲奸利公至勒石爲約悉革其弊管內當積荒之後人士流離公率其屬醵養廉數千兩招集逃亡給本錢使復其業數年戶口充實所墾田皆大熟置漏澤園募人收掩四境遺骸小清河自新城孝婦河以東經高苑入青州境屈曲三百餘里至壽光入海河道淤狹夏秋山水暴發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田廬累經漂沒公相水勢濬馬車瀆口以上某千某百丈相地勢增築堤堰水屬理孫民以無恐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並晦名樂道不涉世流公徑造其廬待以賓師之禮相與蒐訪舊聞考訂學業由是人知所矜式暇日以一騎入村落巡行稼穡問民所苦卽田閒集父老子弟而教語之或以村酒果餌進欣然食之至盡既久公所乘白馬人皆識之見策白馬度陌者則喜相告曰使君至矣故老言先時陳恪勤公鵬年在江甯陸清獻公隴其在嘉定固皆如是

國朝百餘年來得公凡三人而已遷河南按察使祥符民有淫人之婦而殺其夫者既乃以語婦婦告其夫之妹使訟之官有司引律因奸致死本夫婦雖不知情亦絞公曰本不與謀又獄由婦首是無死法巡撫及幕客皆執不可公披舊牘歷三夜得成案援以定讞婦竟減等鹿邑

民甲殺人而賄乙誣服公察而直其罪其他平反閱實類此十九年十
二月入覲
上以耆太淑人年九十特賜御書曰壼範遐齡明年春乞終養歸其秋
太淑人卒公素不喜佛老說至是居喪遂屏浮屠法不用並廢七七之
奠服闋補山東按察使公謂愚民畏法其犯罪或出於不知乃舉律文
之日習而易犯者陳列罪名以爲條教它所奏變通法令數事俱見施
行時巡撫方操勤吏職公雍容儒者見爲迂緩又嘗發民治道公故寢
其事由是滋不說適公奏請祀故尙書湯文正公斌於孔子廟廡又論
孟子廟配饗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至山東以公年老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諫行言聽
膏澤下於民於公不可爲不遇然緣公體國之忠與其憂民立事之心
葢嘗抱無窮之蘊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生儒耆老數千人南送四
十里至崮山驛不去皆曰使君前者去率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
耶使君壽考無極它時幸得相見公下輿慰之曰荷父老意甚厚其歸
善教訓子弟力田孝弟爲良民奉上法度何必使者常在此耶使者亦
願父老自今歲有康年無生災害與使者共食此福皆列拜流涕日暮

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以養者數十家既歸貧不能自贍
復以課讀爲業累爲鰲峯端溪樂儀敬敷四書院山長嘗謂其門人汪
中曰吾通籍三十年有宅一廛菜田二頃故既老而終歲教學於外汝
以吾爲得已耶中對曰古者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教
於其鄉葢與司徒樂正之官相爲用血氣不足以任職事而道德則可
以爲師然則師者所以息老也是故君子生而有益於人者不使其身
一日無用於天下公領之公爲教善因人之材使人各盡其長然後授
之以其事故多所成就篤念故交於通門子弟及名臣節士後尤加重
自初官迄於老率如是三十年
上南巡賜公紵絲表裏三十五年與祝
皇上壽賜段四疋公子世煒自雲南主試歸
上召見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於是知
上之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
皇太后壽恩加一級明年二月甲申考終於京師之椿樹三條衚衕公
子禮部主事世煒之邸公兩兄俱有學行與公少共艱苦後並偃蹇不
遇公奉事之無不至從子世燕官武陟典史公生死顧恤之如子有孤

蚤殤為立嗣守純伯兄無子先以仲子世炯為之後世炯死無子復以孫守誠嗣之治辦方定而公遂沒公學詩於海甯查編修慎行及編修弟侍讀嗣瑮學文於方侍郎並沖融醇懿稱其德量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文章指南四卷隱拙齋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雜著四卷其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則嘉善浦鏜同校公由庶吉士授編修兩官監察御史出為山東登萊青道參議河南山東按察使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加一級娶汪氏誥封淑人令德莊儉白首無違子世煒庶吉士改禮部主客司主事明達負氣得公之節世炯世炆並先卒孫守正守誠守純守端公官在三品不得請謚於考功謹具歷官事蹟上翰林院

國史館論撰伏惟鑒察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門人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狀

雲南迤東道錢君受穀墓誌銘　王昶

君名受穀字黃輿一字沖齋浙江秀水人曾祖治祖棨皆不仕棨生棡嘉興縣監生以才名中年應順天鄉試授經於今大學士誠謀英勇阿公後病歿於京師以君貴三代皆封贈如君官君孤貧無以為家隨母

嚴太恭人依世父母以居錢文端公陳羣君宗老也勸之學君遂刻苦自勵補秀水縣學生沈編修昌宇督學廣東君往依之編修卒於任復從甘肅謝太守某於安徽轉至肅州逾二十年始歸里乾隆二十二年
南巡君以賦上行在
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時英勇公以參贊大臣入爲工部尚書而錢文端公子汝誠以戶部侍郎兼順天府尹方貴盛交口推君常熟蔣文恪公溥遂延之賓館俾典書記後二年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授戶部主事兼管錢法堂事務君通籍後廉介食貧茹素不異諸生居宣武門外距文恪公第十餘里徒步往來未嘗僦簿笨車也所居矮屋五六椽蘆簾土銼與圖書閒雜坐客無氈不惜也既爲曹郎精心吏治尚書兆公惠侍郎安公泰咸稱其勤能二十八年擢員外郎是時天津淀河水積日久淹及田廬兆公奉
命治河以君從疏瀹半年積水遂涸二十九年京察一等入直軍機處三十年擢郎中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三十二年擢陝西興漢道是時雲南徼外緬甸跳梁總督楊應琚弗能制
上命承恩毅勇公明瑞爲將軍兼總督討之陛辭奏請從事

詔以戶部郎中馮光熊吏部員外郎傅顯河南開封道諾穆親及君參
其軍君被
命由漢中馳入雲南抵永昌授迤東道旋調糧儲道九月明公督師自
永昌發君從之出宛頂撫木邦大蘇蠻結破柵十六踰天生橋入象孔
迷失道趍大山猛籠就糧賊躡之三十三年正月鏖於蠻化賊來益衆
事亟明公屬君護案牘先行遂歿於陣君同潰軍入關調迤西道明年
七月定邊右副將軍偕經略傅公恆復進兵奏君駐蠻達接應糧運暨
警報往來連月大雨君日夕在泥淖中凡五月而竣事師旋又留君於
虎踞關監守官兵且收糧儲之在各站者又明年二月復署迤東道是
時各關尙戒嚴而總督常駐永昌君亦綜理軍需局事年餘以積勞卒
於官君生康熙五十四年某月日卒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年五
十有八娶某氏子二昌祺昌壽君卒日篋無餘財總督率其屬賻之乃
得貲棺以斂而歸其喪於秀水君長身戍削疎髯而壯於頎望之蒼然
若河朔人奔走四方習於勞勩故其居官也爬梳繁劇必盡其宜聲色
嗜欲之誘一無可動而山川之險阻風雨之跋涉兵戈之閒關轉輾怡
然處之每日五更輒蹋壁背誦少時所習古文詩賦長篇不遺一字迄

曉而止葢君之不自暇逸如此君與余同
召試同直軍機房又先後從軍於滇故得君之詳無如余者余以四十
一年四月自蜀還朝而君之卒踰三年矣昌祺等將以某月日葬君於
秀水縣某原狀來乞銘乃銘曰
少貧而孤厥苦荼也長而經營四方厥頳魴也晚而從戎以大終也其
廉吏其志士也矜此勞人信煩冤也

碑傳集

三十二

DS
734
.C56
V.32

碑傳集卷八十五目錄

乾隆朝監司下之上

四川布政使吳公士端墓誌銘 陸燿
甯夏分巡水利兵備道于公從濂墓誌銘 林有席
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溫處道芮君復傳墓碣銘 朱筠
浙江督糧道僉公溶家傳 盧文弨
中憲大夫河南南汝光兵備道張君沖之墓誌銘 竇光鼐
嵋峨周公於智墓誌銘 高鳳翰 節錄
四川布政使查公禮傳 四川通志
江甯布政使孔君傳炣墓誌銘 彭啟豐
中憲大夫杭嘉湖海防兵備道長沙周君克開墓誌銘 姚鼐
又故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周君别傳 趙懷玉
湖南布政使葉君佩蓀墓誌銘 朱珪
浙江督糧道陳君夢說墓誌銘 朱珪

碑傳集卷八十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監司下之上

四川布政使吳公士端墓誌銘　陸燿

國家優禮文學之臣奕世弗替而身膺異數所至宣上德意益光前美者余於渠亭吳公見之公諱士端字季方渠亭其號也先世本休甯和郵人曾祖諱道任始遷吳中祖諱璉卜居於長洲之閶邱坊考諱廷楨字山掄學者稱為南郵先生登丙子賢書以辭賦受知

仁廟癸未成進士入詞館歷官左春坊左諭德公少穎異淹雅博通未弱冠補蘇州府學博士弟子文望蔚然屢試未售時南郵方領書局公省侍入都康熙五十四年南郵卒於官內府總管奉

命來視喪并錄現在京邸之子遂以公名聞

特命服闋入武英殿行走預修韻府拾遺子史精華書成授順天玉田縣知縣定例生員議敘授縣尉得縣令蓋出

特恩實雍正二年也四年擢授永平府知府并割順天之豐潤玉田屬焉十一年陞霸昌道旋調浙江溫處道乾隆十三年補授陝西按察使

十六年遷甘肅布政使調貴州二十二年降補四川按察使逾年復遷
本省布政使前後四十餘年仰受
三朝知遇之恩自諸生位至方伯人咸謂由南邨學行上結
九重所致而公歷官政績撫循百姓下不能欺又豈不以才德趾美用
克輝暎後先哉初任玉田頻被水患公疏濬有法賑恤多方怡賢親王
承
命履勘民遮道焚香謂活我者尖侯又時有無賴子僞稱怡邸所遣騷
擾鄉傳公詢知其詐以計拘留密陳怡邸大爲王所稱賞觀察温處值
温郡歲歉石米四兩公請暫開海禁船至價平百姓歌之其在陜西有
赴川京兵中夜爲人所傷公廉得綠營兵丁某開誠諭之一訊而服甘
肅庫吏盤踞作奸下車之始立置於法闔署肅然四川嘓嚕之患相習
恬然公掩捕鞫治不遺餘力設立科條著爲永例蓋
上之委任久益堅而公之圖報晚彌篤生平廉介自守不名一錢旣罣
誤左遷假歸里第又以賠項鬻產徙居經史巷在林下十年享壽八十
有三而卒嗚呼公於出處之際大節較然庶幾能世其家者矣公四歲
失恃稍長爲館甥於姑之夫封奉直大夫雲南白鹽井提舉濱臣江公

賴以學成名立及侍南邨京邸遭際
累朝厚恩官漸通顯夙昔一飡之惠報之惟恐不至於長養成就者尤加意焉自公之祖考皆贈如公官祖妣鄭氏妣周氏沈氏皆贈夫人公配江夫人性行淑慎亦享壽至八十有四累受封誥如例側室周碩人公以康熙三十年又七月二十八日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江夫人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生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卒越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合葬於吳縣十九都十三圖嚴器字圩官山塢銅井山之新阡禮也子男四長秉衡先卒次秉珩皆江夫人出次秉英次秉清殤側室周碩人出女五一適陳樹華一適唐文椿一適唐文杞一許字蔣元爾未行卒一適方求泰孫男七秉衡出者鏊鋐鑑秉珩出者雲錦秉英出者文鏡文銑文鈺孫女九俱適士族秉衡第四女余子婦也故得其家世事實尤詳至公之嘉言懿行治績政聲其行狀中不殫述詮次其大者誌之并係以銘銘曰

昔公報政入覲於京我維後進拜公於庭神采昱如言論肅如勖以名義其風穆如迨公歸田我亦外遷尺書往復法戒昭然公沒六載我組我解庶幾息壞不辱不殆名德之後實生偉人公繼宮諭鬱爲經綸公

之政洽萬民有口世載寵光
主德之厚銅井之麓有歸者墳琢詞幽石以詒後昆

甯夏分巡水利兵備道于公從濂墓誌銘　林有席

公諱從濂字靜專别號希周江西星子縣人曾祖某號存菴祖建邦俱崇祀鄉賢父運昌雍正元年癸卯舉人子四公其長也余交公在壬戌同學豫章時久之漸密各質證所學然否無少假丁卯公年方壯意氣甚盛余握手笑此舉當魁我西江公笑曰君亦無多讓已而果同舉先後成進士公初令尤溪銳於求治治行冠閩中商賈藉藉爭傳其捕虎事及連調大邑擢海疆錯節盤根旋至而立有效若革延平府屬船埠之差徭弛晉江難民偷渡之禁例辦臺灣熟番劃界之不可行各指陳利弊灑灑數千言上之督撫胥稱善倚爲指臂公勤吏事歷繁劇每五官並用至四十餘日不假寐凡所部興學立教除奸奬善變通常平社倉之法借糶兼行以便災黎皆其端緒可見之大者以賢能邀
聖天子知遇知鞏昌府不逾歲晉甯夏道上司交相引重所屬有甯夏甯朔平羅中衛靈州五州邑農田開渠引河水資灌溉歲久淤塞公建議歲修月以爲期官督疏濬公親宿河干周行巡歷經畫工竣稱便歲

穫有秋他所興革類如此聲望益隆遽以內艱歸未竟所設施公方令閩時予郵書上述孔聖諸賢治蹟下及宋儒躬行之政非迂疎寡效及余令東湖公過涇陽聞余在官一二事亦馳函相慶幸謂坐而言者起而行固當如是葢余兩人出處本末跡不同而心則一而公尤有猷有爲有守用克宏此遠謨惜乎其僅以監司終也公生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閏八月初九日終於乾隆四十年乙未十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八銘曰

心如水面如鐵氣誼如雲肝腸如雪政寬政猛矩可絜秦關閩海留餘烈湖白嶽青祥光不滅於此藏其穴

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温處道芮君復傳墓碣銘　朱筠

嗚呼吾同府芮君以耆年舊德望在畿輔歷官所至愛思無忝古循吏遺父母服終引疾里居行稱人瑞庶幾有始有卒之君子其葬也承重孫其章屬君之從子贊善永肩乞筠爲銘其幽宮之石而筠於君有妻黨葭莩之親君之從弟復健又與筠鄉試同舉知君平生差詳不敢以不文固辭按狀君諱復傳字依亭又字宗一遠系出溧陽前馬里明永樂初遷行在之寶坻時則有巡撫甘肅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釗顯

名宏治閒釗弟鍾舉鄉飲賓六傳至君而大君曾祖諱昌齡授奉政大夫江南廬州府江防同知祖諱國鼎縣學生例贈中憲大夫父諱淮縣學廩生封文林郎例贈中憲大夫君兄弟四人行二康熙丁丑年十六知寶坻縣遂安毛士儀奇其文試第一其年應學使者爲安溪李文貞公試亦第一尋舉壬午順天鄉試有名已丑春侍母疾既瘳不願赴禮部試母促之行成進士益讀書出游湖北南所至觀其有司之良否嘆曰吾心知吏意其以淸白自勵矣戊戌謁選司製籤得錢塘縣時例繕履歷三百字於暢春園

聖祖命南書房記君名行之官召縣吏恐除諸無名錢曰官足給饔飱辦已吏竊笑之縣有金三者故交通上官署爲姦利棊省中縣故莫能制制君立逮之至曰某有罪無案公奈我何君曰若罪信也若不克自贖吾爲若贖之杖且械斃焉一府大快縣士有僕婦無故雉經于門戶家居以爲奇貨君立至門驗無他令領尸士感激無以報則爲詩具述君德政數十章寫之通衢自杭暨京師會庚子秋浙江省試檄君分校君以民事辭上官曰君廉正吏許以迴避牌理事毋嫌是科得士烏程嚴遂成等六人已丑杭旱君履畝勘實上其狀上官以錢塘首縣疇躪

欲寢不報君固爭曰律有揑災匿災並當劾某今日請受揑災劾矣時
同城仁和災報先寢民千人跣走圍署呼曰錢塘父母我仁和獨不父
母我邪須臾自縣呼達院上官感動是年杭竟以災聞開永濟倉行賑
君復力請于縣之上四鄉下八鄉設粥廠二十有七水陸轉米屬之廠
令曰食米者應轉米役則更擇其鄉之端謹有行者廠坐四人董賑事
君聞微行覘曰善則手書詩以勞勉之而撻其胥役之行擾者上官聞
之喜曰帑不費而賑溥其令他縣以爲法省有駐防營卒往往出城馳
躪民田君申文上總督署願以便宜治營卒縛躪者來立鞭之民相語
曰卒不踏吾田畏公黑頭鞭君聽訟既無留獄他縣訟者咸籲上官甘
就君鞫有疑獄上官亦輒以委君居五年民謠之曰芮青天邊淸廉時
總兵官邊某鎭杭與君名相嬻也雍正初以卓異薦未上
世宗特詔來京師諭曰錢塘地大若在官有聲其命爾知溫州府往益
勵初節也君頓首謝溫故例民應輸織造府相貢歲期至則檄封園樹
禁民毋走其納也擇色擇枚中斤中兩累民百端君飭所在相取足貢
數織造不得言其他民勒石府門以頌之府境商辦官鹽不行而私鹽
集君爲設三團集竈戶定直竈戶直益足則私鹽息官賣直益廉則鹽

不督自行人以是服君之平也天台山東南有山曰玉環廣袤八百里隔海洋數百里而遠明方國珍所保也或曰山中有田可墾十萬畝時李敏達公總督浙江聞之以入告卽檄君往勘君乘舟抵山從鳥道登峰頂還言玉環山雖四面中可墾田無多況海盜所出沒良民孰肯往墾以糧齎盜脫肯往者亦盜醜也卽墾不過數萬畝計費無底傷財增盜無益不若罷之便李公怒更檄他屬吏往授意指必墾之大索山中田僅二萬畝不足則取山麓潮退之地充之又取近天台縣田丈量畝有所餘並以屬之又不足更取樂清縣民田歲輸糧者距城四十里外盡隸玉環玉環經費不敢輒支帑金則令捐浙江省官俸半及關津一切雜稅增稅其半用給經費興利之臣坐市販物而其實無所利所從來遠也時又檄弛温之禁山令漁者往來並稅之曰塗稅既而民之漁者不走山中度關納稅如故吏乃重征漁者塗稅漁者來控君君具文上辯曰入山漁者有塗稅出關漁者有漁稅今關稅漁又稅塗是重稅也凡七上上官怒以爲阻撓玉環墾田有蜚語頗聞時諸城劉文正公奉使視海塘過温謂公曰聞君與李宮保兩雄不相下不移不屈君之謂乎戊申擢分巡温處道用檢訓俗民益翕然安之會商人辦銅積弊

露君爲定期給直持以法商人窘時君方劾揭溫州府知府尹士份不
職狀士份反誣君以阻商誤銅上官固疾君因病而摭之并劾君有
旨解任赴江南總督趙宏恩質問于是兩府士民聞公將去則書旛于
山上揭之曰昔唐太學生魯郊季償二百餘人能詣闕留陽司業我輩
今日不能止芮公之行何面目立于清世旦夕集旛下者益衆則擁君
館中積石塞其門夜則爇火以守途巷君諭之僉曰吾儕安敢違公欲
籲上官請于朝留公治我耳君召父老曲諭若不得爾則巷哭失聲爇
香奉酒走送君自府沿江干數十里睎舟之行人人伏地不能起久之
竟坐君以失察關吏舞弊革
今上御極免勿治仍留浙江辦銅數歲壬戌銅事竣例當請復官君聞
父及母卒奔喪服除遂不出家居三十餘年尤篤於兄弟之愛歲時華
發皓髮酡顏歌韡韡之詩呼諸子及孫前曰汝曹視我輩式相好矣世
世勿忘也鄉里重其德望轂下後生皆以爲洵水之陽猶有耆英也行
年九十有四以乙未十月之朔行哦曰百年寄一旦歸吾何悲百年勞
一日逸樂何訖越三日卒君生于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二日寅時卒于
乾隆四十年十月三日丑時元配王恭人同縣宏道女繼室王恭人同

縣歲貢生封奉政大夫江南常州府江防清軍同知𡨥女嗣子一承觀
縣學貢生先公卒女四一適靜海丙辰
恩科舉人牛元靖一適同縣縣學歲貢生王思鏄一適歷城楊嘉采一
適同縣候選布政使司理問王堯年孫七人其章其音其儀其恕並縣
學生其桐其英其玠並幼銘曰
溧陽而北洵陽東御史有名宏治中四百年後出我公錢唐之蹟甘肅
蹤疆禦予舛惸獨逢青天青天呼何恫嗟古循吏愛樹同歸來鄉先生
可宗篤老不遺藏幽宮松柏茂茂城隅風東海海濱表碣豐我言不刊
有德功過讀者式垂無窮

浙江督糧道金公溶家傳　盧文弨

公諱溶姓金氏字廣蘊順天大興人父懷瑋武進士雲南援剿左協副
將公少師事秀水諸草廬先生錦雍正八年成進士試刑部授江蘇司
主事歷員外郎中乾隆元年主試貴州四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繼協
理江南道巡濟甯漕八年九月以言事罷九年二月復職旋
命往福建以道府用十年知漳州府十四年授臺灣道十七年回內地
攝知汀州府丁母憂二十一年赴陝西辦理軍需補驛鹽道署按察司

使者三署布政司使者一署潼商道延綏道各一丁父憂二十九年補浙江督糧道又一署甯紹台道事三十二年原品休致兩遇國家大慶恩晉二品階通奉大夫四十二年十二月甲午終于家年七十有三公清正自矢識治體居臺中有諤諤聲補外所至皆有利民事而漳州以難治故其績爲尤著其傳奏傳於世者有培養元氣疏其略曰臣聞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爲最急家苟甯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繁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詘養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反殷實不及于前時規模大減于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

陛下臨御以來綸綍之宣非無國計綱紀之布俱關民生以箴諫爲國華以謙沖爲治本當此時而富壽不登治化未洽追懷前修實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願直陳於

聖主之前也比者天災流行亦甚頻矣乾隆三年陝西地震爲害甚鉅

四年河南山東咸被水災今茲浙江福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惡聞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九重之上者慮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蠲賑之下逮者慮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于已然之後不若保護于未然之前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已亂已危則無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不能周知治體竊以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雖所以厚國脈而裕民生者不盡乎此然千慮之愚冀或一得惟

陛下裁察一曰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盈餘五曰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誠以感召和氣娓娓凡千餘言辭多不載末復言昔我

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無窮人到於今咨嗟歎息者必以體仁長人爲稱首散小儲以成天下之大儲捐小寶以固聖人之大寶則所以養民生之元氣而縣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也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

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則所以爲國計久長者其意可深長思矣臣身值太平之盛幸際無事之時非不知緘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責但思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國家之大政未有重於民生民情之厚望要惟在於寬大仰見我

皇上有惠下之念而衆情未洽有圖治之懷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甄陶之量而未溥被于無方故臣每中夜靜思展轉而不能自已也伏願體天地之大德法

祖宗之寬政事事以厚生爲基時時以固本爲念毋務于速成毋急于持久將見資富能訓化美俗醇唐虞三代之風不難再見于今日固臣之願也社稷之福也萬世人民之慶也時翰林科道輪日奏陳經史公於經首以易益象傳損上益下之說進謂務鳩斂以裕籯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以成盈寧之象者天子之富也損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損則知下損上亦損矣損上益下上固損矣卦不名損

而名益則知下益上亦益矣又以繫辭傳釋大有上九之辭進謂人君慶賞刑威一一合諸天道則君也而天矣出身加民一一孚於民隱則元后也而父母矣天人昭融則天佑之也固宜且信曰履明當踐其實也順曰思明當反其衷也又以尚賢所以質之簡在之臣而爲信順之助也當大有之世治進升平宜若可以少慰而猶必兢兢若是可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獲福者必有所自又以繫辭傳釋否九五之辭進謂當天下未安而求其安其精神之奮發也恆易天下既安而思其長安其志氣之操持也恆難故聖人於此諄諄以不忘致戒也夫不忘豈但虛縈諸念慮而已哉必也有其實焉敬以作所則其神常清謙以受益則其氣常斂無衆寡而皆可以勝予則無可忽之人矣無小大而皆凛於冰淵則無可忽之事矣又以謙彖傳之辭進謂先儒之訓謙者曰有而不居夫有而不居亦且並不敢自信爲有而謙乃至義理之精微能疑似之必辨乎功業之廣大能措置之咸宜乎始終之異致能日愼一日而無須臾之閒乎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履霜不戒馴致堅冰如此而復何所居乎又何敢自信其有乎又以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三言進謂天生民使司牧之位緣人而有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財因人而生

也緣人而有者非愛人何以守其位因人而生者非散財無以得民民也者君之體也財也者民之命也君者爲民理財者也非以財自封也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又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此王居之所以貴於渙也此損上之所以爲益也有所渙斯有所聚而渙者亦聚有所損斯有所益而損者亦益計不出此而孜孜焉惟賄之是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以書大禹謨益之戒舜之言進謂君道莫先於敬莫要於誠倘謂無虞不足畏也紀綱目弛而晏安是耽則敬者怠矣且有賢不能用抑或陽用而陰棄之有邪不能去抑或暫去而仍繫之則誠者僞矣怠僞相乘而欲致治光美也不亦難哉以舜大聖而益猶咨嗟告誡若是則可知無虞之時最易萌可虞之機而克艱之懷無荒之戒其難之吁誡無時不當廩廩矣又以說命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言進謂聽言固難而無若行之尤難人主最親信者莫過於近習左右之人近習左右之人未必人人皆知大體也更其甚者善政則故過之使不能舉弊政則故延之使不能廢人之賢也或多方以阻之其不肖也或設計以彌縫之其中情僞曲直千變萬化欲灼然辨之眞信之篤獨斷以行之而無一毫牽制之私豈誠難乎

哉善乎朱子之言曰知其爲是則行之惟恐其不力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則去之去之惟恐其不果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則用之惟恐其信任之不專汲引之不廣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則退之惟恐其屏斥之不速蟠結之不盡不當憂其有偏也此深得王忱不艱之旨矣又以臯陶謨同寅協恭和衷之言進謂衷也者中也皇之所降也本愚夫婦同具之理而極之爲大聖人所不能敬則無喜事亦無畏事能和則不徇己亦不徇人而後中乃可得也舜博採衆論以成一是求中之道至矣然聽言宜廣用人則宜愼其人君子也雖氣稟學問之不同如醯醢鹽梅皆可以相濟而得其中其人小人也不失之愎必失之懦使之雜厠於君子之閒必如薰蕕冰炭之不可以相入欲其和豈可得哉故人君欲臣之敬且和則尤以知人爲最急抑有謂下比周則上危者此衰世之言也君子同道爲朋師師贊贊以成國是盜必告訐成風然後爲賢哉又以伊尹告太甲聽言之道進謂伊古以來求言之主未嘗無也而能收聽言之效者卒鮮良以正言易逆不期離而自離邪言易入不期合而自合喜怒所發猝不及持以致觀望揣摩者不從其令從其意大臣持祿而不肯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比

比然矣夫公耳忘私國耳忘家無所畏避不爲迎合者能有幾人妻子之累深富貴之念重則不敢言無剛直之操無慮遠之識則不能言且言之切者或類于沽名言之激者或指爲立異防患于未然者近于迂圖慮事於幾微者涉於瑣細則言亦何在而可乎若唐之李絳謂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莫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益見進言之不易而聽言之不可不審也惟以道立聽言之的言之逆于耳者不必盡於道有當也必求諸道乃出矣其非道者亦以道繩之而自見矣言之遜於志者不必盡于道無當也必求諸非道而非道乃顯矣其道者亦先以非道繩之而道始不爽矣抑又有進者容直非難用直爲難如懋置之耳而姑以不罪者博寬大之名更失進言者之所望矣又以詩大雅思齊之三章進謂天下之大本在一人一人之身本在方寸表端則其影必正源潔則其流必清朱子云天下之事無一不本于人主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蓋有不待於勸威者黃榦云虛靈知覺我所有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誠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觀文王之德之純則知文王

之敬止矣常敬則常明常明則常定焉有時地之或閒哉此其所以下
士式化而爲六州之歸也又以表記君子莊敬日強二言進謂敬者德
之聚也中非敬不能涵誠非敬不能立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
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君子上達達以此日進無疆
進以此不然怠氣乘而不能自振欲念熾而不能自遏宴安娛樂之事
多則整齊嚴肅之意益少不日強則日偷其勢不甚可危哉又進史論
三章一唐高祖武功元年論止盜不在重法事一唐太宗貞觀十年黜
權萬紀言采銀事一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言待下未盡誠信事不具
錄其擬議而未入告者亦不著也值湖廣總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事
被議奉
旨派令修順義城工公上疏言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賞得其當則
人人知勸罰得其當則人人知懲向來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閒罰
令出貲効力者緣其在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褫其職猶不足以蔽辜是
以罰令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之計明
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之意法誠善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
其能否優絀臣亦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之不苟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知今亦令其出貲効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將于國體不無少損且令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嘉淦之操守可信倘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當而已即踵其後將必墮其廉隅以豫爲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即天下風聲之樹誠不可不慎也臣係雍正八年嘉淦爲會試副考官所取士誼屬師生臣不敢避師生晉接之微嫌忘國家賞罰之大計用是據理直陳伏乞

聖明採擇疏上部議革職其復起爲漳州也州俗強悍好訟胥役多至千餘人其黨類盤據各上司衙門勢力出長官上藏納姦人多耳目偵伺捕之卒不可得公至汰去其有違犯者數百人有尖成者設局誘少年子弟入其中喫鴉片煙縱博宣淫無所不爲而十數年無一犯公具得其蹤跡乘夜昏黑率家童開門出召徼循三四輩執鋃鐺躡其後步行至其家姦狀乃畢露按法重懲之其黨不及措手繼又搜捕得數人風始戢一監生犯事請褫革上司不許公知吏人實爲之奧援不具官文書而自爲稟以申上乃始得請龍溪縣之鄉有名華封者居民四五百家商賈輻湊去縣二百餘里納租赴愬皆不便自康熙四十四年即請縣丞移駐其地至公爲守時已四十年矣更二十餘政請者不已卒

為吏所格公詢其故則以縣吏之司征者分之則利薄也公取塵積之案卷手自料檢得其肯綮以言于大府大府許諾事旦夕行矣適司藩者代去藩吏復乘閒議駁不敢由府轉徑下縣公聞之大怒句縣吏欲加嚴刑乃具服交通阻撓狀於是復重以請大吏始具奏分駐如公言公親往其地營度建置遂無敢梗者民至今享其利皆曰非金公之威斷莫能為也府城內有河以通舟且地氣疏泄可以免白蟻之害歲久皆為民屋所占公察其阻水道者徹去之稍侵岸旁地而猶不礙者令出貲輸官以為疏濬費不年餘已復舊觀於是修文廟之樂器選民之俊秀教以樂舞之儀新芝山丹霞兩書院籌其脩脯膏火師徒皆有資學業大起釐名宦鄉賢之合祀典者約其行誼功績各書于神位親率其後人而致祭教之以無忝乃祖行鄉飲酒禮擇鄉先生致仕工部主事王材以為大賓跪荷械者於門外禮畢諭罪人使知愧悔而量減其罰賓興之禮廢久矣公始復之是日來觀盛禮者咸詫以為曠見云明燕王之變漳州教授陳思賢與諸生六人在明倫堂盡節而死舊有專祠廢為民居公令民納地價因其貲改建于芝山書院之旁并以明末黃石齋先生合祀焉十三年春旱米貴上司檄開倉平糶公計府縣所

儲僅十五六萬石去新穀登場時尙遠糴盡而無以繼民益失其所恃乃先勸有穀之家出三萬石以糶又給印紙令商人赴糴于足穀之處又請寛臺灣帶米入內地之數日草履步禱于十數里之外時催糴之檄屢下而公不動四月向末方始開糶至六月新穀出雨亦降米價頓減民情帖然上司初怪其所爲至是始備陳委曲獲嘉獎焉不輕准詞狀以息牽連之累當准者卽不使告者遠颺速爲審斷慮其言語不通而譯者移易其輕重也書牘以示其人懸牌以諭於衆皆可爲來者法娶龔氏贈夫人繼娶馬氏子四人克誠瑞金縣知縣克讓國子監生前卒克俊舉人克傑國子監生孫五人紹章紹簪紹綸紹祺紹聞曾孫一人軒

舊史氏曰余主公家最久公謹愼周密所爲章奏未嘗示人惟議耗歸公

上令九卿翰林科道人人各言其意余乃得見公奏草有云取之於正賦之外而質言之曰耗羨足以杜爲吏者之增額而重科須之于常祿之外而明示之曰養廉足以動在官者之顧名而思義余讀而亟善之今來京師公已下世從公子索章奏觀之歎公之于經術深矣所謂既

歿其言立殆是謂平輒少加約省以著于篇若其治績宜不獨漳蓋由後政張君鎭請之而具告之亦予文之忠乎公督糧于浙其淸名與江蘇胡公文伯相埒吳越之人蒙其福咸相忘也今去之久更有餘思云當時去公者公之同年生也欲邀不黨之名使得優遊于家十年以壽令終非正所以成就公乎公予不以傳屬余而余自欲爲之余亦合河孫文定公所取士也老而無所成就若公者殆可謂無愧師門矣

中憲大夫河南南汝光兵備道張君沖之墓誌銘 蕢光熙

張君諱沖之字道淵一字退圃其先世由唐相曲江公弟嶺南節度使九皐至宋南軒公栻多有聞後遷宜興明洪武中又自遼東入京師遂爲宛平人高祖諱邦經用兄禮部侍郎贈尙書文懿公諱邦紀廕仕至太僕寺少卿以救楊左諸公罷職曾祖諱永禎明天啟丁卯舉人贈東兗道參政祖諱宏儼順治辛卯舉人以君貴貤贈奉政大夫父諱鈖博羅縣知縣累贈中憲大夫妣王氏累贈恭人君才敏立事而棘棘不苟隨雍正六年

特詔舉賢良方正君由諸生中舉者得分工部學習逾年授虞衡司主事後四年以議事被劾謫潞河

今上御極之二年蒙恩以原官補用十三年補刑部督捕司主事又二
年遷江西司員外郎兼辦奉天司事又四年遷戶部河南司郎中初君
在工部遇事奮厲鋭意爬剔於總理果親王前持議無避忌人多憚之
然君嘗言各省奏追虧空官帑積數千萬牘宂無實爲王具奏稿請核
別豁免人不知也及再歷郎署皆稱平恕其在刑部遇
恩詔議奉天遣人悔過分別放歸阿文勤公用君議得歸者數百戶秋
讞滿洲鬥毆殺皆情實案犯在奉旨前者十餘人君白文勤公入奏仍
緩決其在戶部河南奏追虧空以人亡產絕爲無力產絕人存爲有力
君以有力無力惟視產之有無議駮遂爲例二十六年
特授河南南汝光道是年秋河決楊橋
上命劉文正公兆文襄公往塞之君以舊屬襄事時徵稾秸價騰至一
莖兩錢既大集河員猶以多備請地方吏在事者附響和聲多口一詞
君慨然曰計工需料若干萬今已贏矣災民搜脂髓來供用忍復乘以
爲利耶亟白二公請及時楗塞期以某日合龍仍當餘料若干萬二公
與巡撫胡恪靖公聚議君復力持之卒絀衆議聽君減徵秫稭六千萬
麻六百萬卽以君董其事果如期合龍仍餘料若干萬君復請彈數給

還以紓民力胡恪靖公喜曰吾為國家得一良總河矣劉文正公還向南書房同直諸公亟稱之逾年胡公卒又二年竟以所屬商城縣獄坐徇庇奪職効力軍臺逾年始克歸君之在南汝光也治所屬羅山縣獄活誣服者四人紳士捐修城工核減務實有司不得緣為蠹人至今德之君娶柴氏誥封恭人先君一歲卒子三模乾隆壬申進士今候補郎中桓四川重慶府通判先君四月卒棨尚幼模桓皆柴恭人出女二其一早卒孫七光熙庚寅舉人光烈拔貢生中正光然中達皆諸生光熊光煦女孫八四已適士八曾孫一喬齡曾孫女三予初為翰林時君方待缺居閒予同年朱東江授兩郎君舉子業常邀予與君賦詩為歡及君起再躓長君由翰林歷郎官督學廣東以事降調次君亦由川假歸而東江已棄世惟予以衰病時相過從然亦不復論詩次君之卒君亦病謂予曰我死幸為銘未幾君卒實乾隆丁酉十月壬寅年七十有七十二月庚申長君模以君合葬於蕭家村之新阡來告予哭而銘焉銘曰

遄車駟驪稅於方轡既牽以馳夷行復蹶馳或推之蹶或擢之所值則然誰使為之有蔚於繼善既貽之筮宅兆吉我銘徯之

嶍峨周公於智墓誌銘 高鳳翥 節錄

乾隆四十四年夏五月前開歸陳許道愚溪周公自滇召赴河工以疾卒於大梁邸舍河使者以聞上動容悼惜特降諭旨謂公馳驅王事疾亟致沒爲勞臣最加賜按察使銜復命司事經紀其喪驛送還里比葬鄉人士及公子弟以公誌見委爰爲標舉體要以慰後輩之慕公者公諱於智字明遠號愚溪雲南嶍峨人乾隆七年進士初任爲博平令稍遷膠州牧繼典宣化守艱歸起復補朔平守卓異奏最晉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坐累左遷懷慶再調開封復任兵備尋奏署臬司自初任至掌臬所至聲績卓卓而天子重公器識尤在河南兵備時蓋公久歷外任悉於人情順逆得事機要領凡所擘畫洞中肯綮制撫大吏倚重若手足有大事皆咨公而後行

天子亦以公之習於豫事也乾隆四十三年河決考城時公以疾在告家居

特授原官馳召赴工公深感

上知意氣激昂猶欲一試盤錯酬其所未足力疾上路蒙犯暑濕抵大

梁重感疾甫旬日疾亟未履任而沒嗚呼使公不遽沒
上方嚮用得任事無掣肘河必平河平論功受賞或賜節鉞專制一方
其恩施於人當益溥乃天不永齡使勛勤萬里卒然賫恨此內外有識
者所以爲國家惜而歎公之忠悃未得竭底蘊未得攄也于是河南人
氏之稱勞臣循吏者無不曰周公周公云方公少時以匡濟爲志疾酷
虐庸吏若仇讐既服官肫肫愛人尤愼刑獄博平有女弑妾母獄新野
有夫殺妻獄黠胥挾仇鉤鎖羅織前後吏弗能明逮繫什百冤呼塞路
公詳詗徐偵得其要害片言栅折立出抵死數十家天明日豁奸猾伏
誅聞者稱快曁掌臬辦大案鉤棘蔓延頭緒紛如尤宿胥老吏弗能措
手者公排擊剸劃一訊得情卽爲除去株連科斷輕重不越旬日巨案
奏當昭豁明白羣吏歎服而公欿然若不足每事雖洞見利害必前後
顧慮度必成然後爲始雖落落及成功捷速出人意外方令博平學宮
卑隘有以修學請者笑弗應曁期年忽召生徒分以執事俾營建比鳩
工則輸金雲集材木麕至葢政洽人和令行事戒故也他所創置皆類
此平居與物樸誠平易匹夫下吏皆得極口指畫至其所執持雖權勢
不與易顧委折善斡旋亦不以崖岸自高惟公不以所知先物故人竭

其知不以所能格物故人悉其能卽有褊躁剛戾怙權自用者久與之處無不氷融澌釋傾心相奉而負材謹愿之士尤得所憑恃以自奮於功名器度若斯足以受方面而不媿矣生於康熙辛卯十二月初九日子時卒於乾隆己亥五月十八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九配趙恭人生子二澄淑劉孺人生子一大治俱鹽場大使孫三孫女五銘曰

吏而循國之良學而行身之光積厚不發發乃長子孫祜之篤不忘嵋山之陽此其藏

四川布政使查公禮傳 四川通志

查禮字恂叔號儉堂順天宛平人少舉博學鴻詞科報罷以貲授戶部主事未一年保舉補廣西慶遠府同知旋補四川甯遠府擢川北道調松茂道乾隆三十八年將軍溫福勦大金川駐軍木果木賊勢猖獗時禮經理糧運駐美諾請兵往援兵遠不卽至禮亟募丁壯三百餘人偕遊擊穆克登阿馳行至猛固橋聞喇嘛寺糧站失守士卒狼顧會松茂總兵福昌亦至遂進次破碉遇伏禮率丁壯擊之擒酋首及喇嘛各一人餘賊驚遁而木果木已失美諾勢不能保乃退守達圍大軍再進復經理卧龍關內外糧餉三十九年將軍阿桂進兵谷噶山籌改運道議

不決禮請開岜利溝之日爾拉山山故無行徑積雪終歲不消衆以爲難禮相度形勢火其凍鑿石爲磴不匝月通路二百餘里由是挽運捷而費省撫馭綽斯甲三雜谷土兵有恩番酋多畏愛之四十一年大軍凱旋而果羅克有劫殺蒙古公里塔爾之事理藩院郎中阿林偕知府倭什布參將李天貴出黃勝關緝賊不獲一人皆坐削職

上以禮熟悉夷情專令往緝時總督文綬已撥兵五百出紅橋關禮曰果羅克生番獷悍土地遼廓無城郭室廬之聚倏去倏來人如鳥獸今我兵出關賊已潛遁以數百之兵投浩茫無際之窮邊何益乃請檄兵入關揚言寨外苦寒俟來春再舉而密調三雜谷土練四千令各裹糧銜枚疾進會於松圖禮至境始宣布

上意其酋麻克蘇爾袞布來見問賊所在輒對不知居數日酋以禮爲易與也不設備禮一日怒曰爾爲土司縱賊行劫使者奉

天子命來爾不縛賊以獻賊卽爾矣命檻車解成都酋乃惶怖具言賊主名匿處悉擒之由是西北諸夷皆震悚四十四年擢按察使贍對番民攻刼裏塘熱㞯之麻塘寺禮往按之皆伏法禮善撫馭得夷人心故所至輒有功明年轉布政使旋授湖南巡撫入覲卒於京邸著有銅鼓

江甯布政使孔君傳炯墓志銘　彭啟豐

君姓孔氏諱傳炯字振斗山東曲阜人至聖六十八代孫曾祖衍鈺世襲太常寺博士祖興滋河南衡州府知府父毓瑋候選縣丞俱以君貴移贈通議大夫君兄弟三人君其仲也生時母宋太夫人遽卽世祖母黃太夫人撫之比長事祖母至孝痛不及見太夫人遇生辰輒悲不自勝有稱祝者俱謝遣之父通議續娶甘氏仲氏成氏君事之一如所生乾隆元年舉于鄉四年成進士授直隸懷安知縣遷大興縣再遷江甯管糧同知擢揚州知府調任淮安又調蘇州以承審段成功案詿誤去任事白復授淮安知府特調蘇州乾隆四十年秋除蘇松督糧巡道明年春督運北行會
上東巡召見行在不數日卽擢江蘇按察司使甫二年遷授江甯布政司使積勞成疾以病乞休不踰月卒于里第君歷任江南在蘇州爲最久其治行不事赫赫名一以省事甯人爲務意所不可雖臨以勢要不爲動然自一二十年閒屢治煩劇膺重任僚屬吏民尤推君清節爲第一唯其始終一轍不因時勢爲推移此固足以挽薄俗而之醇矣方君

舉于鄉予適主試山東故生平以師禮事予周旋篤謹然其在蘇或事涉予家未嘗少瞻徇予兒子紹謙嘗買崑山徐氏屋既成買矣徐氏族人願出財以贖訟于縣不決乃訟于府君向予言徐氏故世家當以情讓未可以理折也盡以屋歸之予許諾卒以屋歸徐氏君折獄之平多此類也君嘗以素冊索予書予勖以孔門敬簡之旨跡其爲治果能不愧斯言是誠足以銘矣君生于康熙五十二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年六十有七配李夫人有孝行後一年卒子三人長繼戊世襲四品官次繼申候選州同知次繼元女二人孫八人今將以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葬君于曲阜至聖陵旁而以李夫人祔先期繼申來乞銘銘曰

先聖之裔慈惠之師扇我仁風于江之湄誰能飲冰誰能茹蘗瘠民肥身有同辛盤唯君靜鎮率屬以廉孚于上下體用攸兼勞勞簿書皤皤黃髮遽以病休永懷林樾闕里之側松檜之陰長懷遺澤庶以德歆

中憲大夫杭嘉湖海防兵備道長沙周君克開墓誌銘 姚鼐

君諱克開字乾三先世自豐城徙長沙明末張獻忠破長沙脅降諸生周繼聖至斷腕不屈者君五世祖也其四世孫宣智中乾隆甲子科舉人爲漵浦教諭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爲贈中憲之長子少有盛才後

父一科而爲舉人乾隆十九年以明通榜引見發甘肅以知縣用授隴西知縣調甯朔甯夏之田竝河爲渠歲得河新水則腴得湖山宿水則鹻且瘠故渠有引河之閘又有洩宿水入河石竇民謂之暗洞君在甯朔值唐鐸渠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從他吏建議塡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便甯夏之引河君念暗洞廢則甯朔水無所洩夏秋水盛民且溺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爲之乃取故渠廢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立又嘗爲甯夏治唐延漢來及大清三渠皆前吏治之無功者君受檄相度或濬或徙至今民賴其利君再以卓異薦擢知固原州父喪去官服終爲姚州知州擢都勻府知府調貴陽府在都勻時嘗從巡撫與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爲逆獲其首從鞫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不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慽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見復授蒲州府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案修復風峪口隄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甯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至太原民亦德之於隄上作周公祠云擢吉南贛甯道署布政使事以王錫侯書案被罪然

高宗素知君賢吏也乃發江南以同知用値駕南巡君以署江甯府見
上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又調杭嘉湖海防道値改建海岸石塘
君莅其工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徙而讓
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得止君督視勞甚致疾然猶不懈在任年餘以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一君生平所莅官皆有績善治
獄多所平反禮儒生以私錢興書院而性尤廉其授糧道盡革舊徵之
濫而身與上官約不取一錢之賄上官故移之海防也沒後家無餘貲
娶張恭人先卒生子有聲乾隆六十年進士貴州大定府知府次有庚
早殤女三側室童氏生子有蕃國學生女一有蕃年未三十而卒君與
張恭人合葬本邑河西鄉蘊玉山嘉慶十年有聲將復治其墓桐城姚
鼐銘之銘曰
矯立其義惟堅以毅惡恤子忌奮襄民事辨害興利河濡海溢方略載
備眾曰君恃生爲良吏沒而民祀貽厥裔銘告千禩

又 故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周君別傳 趙懷玉

君姓周氏諱克開字乾三一字退谷先世自豐城徙居長沙遂爲長沙
人考宜智官漵浦教諭君少聰穎年十三補縣生員爲文章有老成風

格中乾隆丁卯舉人甲戌明通榜
特旨發往甘肅以知縣用攝張掖古浪事補隴西攝西甯甯朔擢固原
知州以父憂去服除補雲南姚州遷貴州都勻知府失察江西客民劉
秀星欠官錢罷職事白發山西以知府用補蒲州擢江西吉南贛甯巡
道署布政使事以新昌舉人王錫侯逆書被逮當軍臺効力有
旨平日居官尚好准贖罪發江南以同知委用攝江甯知府旋眞授江
西九江擢浙江糧儲道調杭嘉湖道卒於官時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也
春秋六十有一君之攝古浪也方下車未受代値侍郎吳達善公至前
令不時給馬侍郎誤責君至欲律以軍法君神色自若後察其故乃深
器之古州苗香要叛
上命刑部侍郎錢公維城等平之君當鞫其獄錢公意尙嚴議不合反
復庭辨議雖未行錢公亦因是重君其不爲威惕有如此在甯朔兩遇
計典皆上考會巡撫保舉堪陞知府君名未列或有爲君謀者曰以黃
金二鎰畀子太守可得也君笑謝之未幾巡撫來稔君名取前所列者
盡易之遂爲舉首固原夙稱肥饒至者率侈靡相矜尙君一鎮以廉靜
民誦其清浙江之漕爲天下弊藪民間每倍蓰以納羣情洶洶往往致

變上官利其入置弗問吏益肆君誓於神不名一錢請大吏剗革諸陋規殆盡大吏心弗善卒莫能奪也其不爲利動有如此甯夏濱大河舊有漢唐二渠引水溉田

國朝又疏大清渠爲全郡利宣洩失當輒橫決君在甯朔久悉力治之渠遂無患所建橋閘邑人皆以周公名焉太原縣風峪口隄向禦山水衝激歲久而廢水漲則悉注於田姦民多占荒自列君勘下流得汾河知水無所歸隄雖復不可久引而注於汾則其上又民田難逕達乃與民議曰吾將以若田濬河令縣民倍償若價可乎民皆踴躍七日而工竣浙之海塘弊與澧等君按籍稽工料吏毋敢欺時石塘工猶未竣夏秋間猝遇風潮舊柴塘多損嚙總督某欲徙之於數百丈外君固爭相持者二十餘日巡撫以兩議詢在工諸人無敢決君奮然曰數百丈地縱橫計之幾十數里居民廬墓參錯其間毋論格於事勢且柴塘距海遠近已繪圖進御一旦

翠華臨視按圖詢之何辭以對必欲移建請入告或以公牒飭某則可總督始語塞其督石塘工晨起卽露坐工次夜分乃就館舍雖寒暑疾病不稍輟其勤心民瘼有如此永甯梁甲婦自謂毒其夫死將成讞按

察下君復訊則甲與鄰張乙有隙乙之兄爲州胥與乙毒狗藥置甲飯中啗甲甲死胥誘婦使自誣婦竟自伏至是始雪大庾陳氏婦與姑前夫之子同居前夫子謀陷婦逐其夫爲吞產計乘翁死以毒誣之君覺其冤視所餘藥則雄黃也又取相驗白金簪拭之垢隨手去因窮治得實其詳慎折獄有如此甯朔歲祲羣不逞者晝掠人物市中大駭肆盡閉將軍且令副都統帥兵來城下君急擒不逞者榜之衢止兵毋入城曰匈耳不足煩兵願速歸告將軍也靈州災將議賑上官遣試用令核戶口州民譁曰吾儕朝夕轉溝壑倘何待令來當沈諸河令歸白知府知府使君代往至則召其民曰上官聞前令言欲盡付汝曹法吾來爲汝曹救死意若何皆應曰烏敢請惟命訖事無譁者其倉卒定變有如此君敭歷三十年所至多惠政暇則興舉廢墜以斯文爲已任故去之日士民皆見思及再蹶再起自以爲身受

重恩益矢報稱卒以過勞致疾可謂克勤厥職者矣故事

國史非大臣及言官不得立傳然如君者於古循吏寧有媿哉子中書舍人有聲與懷玉爲同官手狀以示謹條繫其事俾列家乘庶後之傳循吏者有所考云

論曰處脂膏之地則易至傾跌況攖鋒於方銳之日乎浙中十餘年來屢有大獄官府更易如傳舍君位爲監司與節使地相偪獨皭然不與其難世皆以是爲君奇吾以爲非奇也惟不思倖免於前則其所以能免於後者固早決之矣

湖南布政使葉君佩蓀墓誌銘　朱珪

乾隆甲辰秋珪既哭吾友辛麓葉君於喪次明年春其子紹楏來謁泣曰先君素心之交無踰先生今將返葬于湖敢乞銘珪不得辭案行述君諱佩蓀字丹穎號辛麓浙之歸安人先世自宋石林公由栝蒼遷湖祖金聲考鳳池俱以君貴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河東兵備道妣巫與陸俱贈恭人兄弟三人鍾英鍾麟君其季也贈公治刑名館于某縣有盜株逮十餘人獄成矣爲抉其疑白令再讞之果誣也十餘人者皆釋是年陸太夫人實生君六歲而母喪就學于他姓塾貧不能買書得架上舊書易本義請師授讀求其解不得曰吾他日必自得之十六從邑諸生吳三錫學制義三錫奇之而贈公以病失館貧甚不能具束脯欲君改業泣不肎吳曰此子何可不讀書吾將挈而就館且飮食之何患焉及君旣貴曰吾非吳先生不及此苟一日溫飽必與吳氏共湖之人兩

賢之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庚午舉于鄉時贈公七十有三矣甲戌成莊培因楊二甲五名進士分部試主事而贈公卒奔喪歸服除試兵部車駕司庚辰授武庫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擢職方司員外郎武選司郎中乙酉京察一等丙戌授河南衞輝知府君能于曹務綜核詳縝及爲郡治大小獄懇惻明恕必得其情署開封調南陽益以廉潔惠民爲治辛卯卓異引見擢河東道其去豫之晉也南陽士民走送者萬人初君與予兄竹君同舉進士最相得君時寓居城西南距予家稍遠竹君與予同車出雖往城極東北必紆途訪君予方苦舌衄每難之而不能挽也故早熟君歲丁亥予司臬湖北見君於衞輝及君來河東而予司藩于晉爲同僚又與君同年生察君之治河東則眞能爲民者乃相得益歡君方講求水利疏涑水達五姓湖脩蒲之虞舜廟建書院教所屬鹍行保甲而不擾旌闡節孝不遺幽咨久而益勤暇則治易盡取漢唐宋以來諸家傳注及河洛先天月卦卦氣變卦反對諸說必索其所以然然後舉而空之曰易不在是也乾坎艮震以主陰乎內巽離坤兌以從陽乎外天之本然也易以乾坤爲體而二氣以乾爲元聖道之異乎老釋者乾德也三聖人所言者不可增損一字三聖人所未言者吾

不敢加著易守四十卷乙未戊戌再署按察使兩舉卓異入覲己亥授山東按察使時東撫與君異趣君確然自守惟盡心于刑之中曰吾所得爲者不可撓也辛丑授湖南布政使咸以碩果得與爲君慶壬寅護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發吏議當革職奉
旨降補知府君入都請校書萬冊自效癸卯歲除予自閩還見君語予曰某于易究心十五六年若可自信矣他著錄尚書詩禮經義及詩古文又數十卷其沈思勤學而心力亦瘁于是明年得嗽上氣疾予屢就問勸之省心養氣君頷之竟以九月八日卒嗚呼若君之廉而惠在所則民受其益而嗇于年不溥其施豈獨爲君惜且悲也君生于雍正辛亥四月二十九日亥時年五十有四元配周夫人繼室李夫人晉甯鶴峯先生諱因培之女有子四紹楏乾隆已亥舉人議敘內閣中書紹棻紹楏同榜舉人出後于世父鍾麟紹桀紹本皆監生孫二來章合章女三長適太學生錢愼次適太學生沈昌培三適編修邱庭漋女孫一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銘曰

陰德在民陽德律身歸復其眞以蔭而子孫

浙江督糧道陳君夢說墓誌銘 朱珪

公陳姓諱夢說字象臣又字曉巖絳縣之陳邨人先世自洪洞來遷祖諱元善增生貤贈奉直大夫刑部安徽司主事加一級祖妣李貤贈宜人父諱瑞誥贈中憲大夫禮部精膳司郎中加二級母孫誥贈恭人奉直公中憲公皆授經于垣曲之劉張邨遂家焉生君于劉張邨其夕母夢明月墮窗前光照一室故名君曰夢月其後據名不以日月之傳易今名蚤穎耆學十歲還家于絳十五同縣李恭人來歸中憲公卒君躬耕田間且耕且讀書食則觀書于側母呵之曰久不將斜汝目耶夜望見室中鐙火苦禁之君竊以布帷掩其光遂通諸經年十八喪祖妣李盡哀歲乙卯年二十二入學為諸生丙辰舉于鄉庚申父母相繼卒君哭之毀戊辰中會試式出華陽顧庶子汝修房與珪同年同門其擬入本經房師則長洲沈編修慰祖也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以主事用試刑部河南司君性介不妄與人交暱初或疑其隘久而彌摯尤勤于守官在部時讞決必比律協情不阿上官意嘗與諸城劉文正公諍五日而卒不易所擬文正公心韙之歲癸酉補安徽司兼提牢事早晚親行獄役不能為姦而囚無苦虐少司寇無錫秦公察而嘉之歲甲戌擢浙江司員外郎乙亥李恭人卒丙子京察一等十月陞禮部精膳司郎中明

年四月護送暹羅國使臣抵粤有入粤紀事戊寅兼儀制司繼娶朱恭
人記名御史辛巳以繁缺道府記名六月
簡授甯紹台道未抵任巡撫莊公檄閱紹興宋家漊海塘君議當修復
從之癸未台屬甯海上下梅邨有拒捕案提督將以兵往海旁邨民皆
驚竄君謝之輕騎行縣令已縲繫竄者數十人下之獄君曰此非犯者
我來捕梅姓數人而已駐停旁盡獲之釋其少子一人台人謠其事曰
存孤記遂改停旁爲海防同知治所勸修鄞之錢湖牐乙酉
上南巡召見曰夢說爲刑曹素知其能賜綺貂是年八月天台水勘賑
之明年以所屬諸暨令不職罣吏議送部引見仍以道員用撫臣奏請
督修浙城工丁亥
特旨授浙江督糧道卻餽金漕政肅然戊子有譌言翦髮事蕭山捕得
僧了凡等四人誣服君平反之明年或言事起于浙以犯解京訊無他
而抵捕者罪君以輕比議降一級修餘杭南湖隄塡其潭署嘉興府嘉
興訟緐君釐之無留牘壬辰署嚴衢處湖各府事甲午復元官君在浙
十二年歸田志遂自號西崦劚夫請假歸明年卜居山泉之旁號枕泉
居士戴笠芒履與鄉里道舊故優游林居者十年甲辰示疾考終生于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月十二日子時卒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晦日午時年七十有一元配李恭人勤儉仁恕中外稱賢子四鍾雲國子監生鍾霞貢生皆恭人出先卒鍾雨側室唐出鍾雯側室戴出女子三孫二鍾霞生毓盛爲鍾雲後鍾雨生毓揚爲鍾霞後曾孫一道瞻君仕優好學所著各集槀藏于家葬于某原其孤寄書于珪曰先公同年之在朝者惟公巋然獨存敢乞銘銘曰

君面冷而中慇交久孚而憯怛周紀于浙聲濯濯十年枕流釋居樂我文非樊璞可琢

碑傳集卷八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八十六目錄

乾隆朝監司下之下

國子監司業前雲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狀 王昶
誥授中憲大夫甘肅涼莊道署四川按察司使顧君光旭墓誌銘 王昶
誥授中憲大夫江蘇常鎮通道梁公聲英行實 梁德重節錄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侍陛神道碑銘 阮元
翰林院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業富墓誌銘 阮元
貴西兵備道趙先生翼家傳 姚鼐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監司下之下

國子監司業前雲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狀　王昶

公諱太岳字芥子以乾隆六年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十年授翰林院檢討十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九年授侍講充會試同考官二十年七月補甘肅平慶道二十三年調西安督糧道三十三年擢湖南按察使三十六年調雲南按察使三十七年擢布政使是年以審擬逃兵寬縱落職四十二年
命在四庫全書館爲總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檢討四十七年擢國子監司業後三年而終年六十有四子一芾公以弱冠入詞林海內交推其文學而公獨志於經世之務所至必爬梳剔抉據今考古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咨民之疾苦而討論之在平慶及西安皆有惠政及民尤留心於水利著涇渠志三卷其論云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諸水經富平蒲城以

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已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所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閒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亦廢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跡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水入渠今乃卽山淪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不爲害制置既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傅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若夫穿渠之勞可數而知矣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渠之工詎下於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閒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

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屢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工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壅塞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召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椿笆棧麻鐵苫索一切出之于民民益蕭然煩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歲出于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工畢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囤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作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益寡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勞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飆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縆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

此乎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于是抉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瀜浩衍合能効技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和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料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豈非萬祀之永賴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並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盤固於胷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嚮使早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閘以拒涇而不暇尚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或足以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敝政而常能因敗以爲功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在項襄毅時寬七尺崇二尺而已然更百數十年而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揖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隄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

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涇昔人比之布軏於地水至則湧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其顛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阸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囓決掀陁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閒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蓋猶覬欲引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眾泉資灌溉于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僥倖于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

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於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尙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尙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爲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及在雲南憫銅政之弊病民而兼以病官於是上下數十年旁搜博訊窮源竟委指利害之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因奏記於總督巡撫其略曰竊見滇南地處荒裔言政者必以銅政爲先然自官置廠以來未六十年而官民交病進退兩窮或比之救荒無奇策何也蓋今日銅政之難其在採辦者四而在輸運者一一曰官給之價難以再議加也乾隆十九年前巡撫愛必達以湯丹銅價實少八錢有奇奏蒙

恩許半給則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二年前巡撫郭一裕請以東川鑄息充補銅本則又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六年前總督吳達善通籌各局加鑄再請增給銅價則又奏

特旨加銀四錢又越六年前巡撫鄂甯遵
旨陳請則又暫加六錢越三年始停暫加之價於是湯丹大水碌碌茂
麓等廠遂以六兩四錢爲定價而靑龍山等二十餘小廠舊時定價三
兩八九錢四兩一二錢者亦於乾隆二十四年前巡撫劉藻奏奉
俞旨旣照湯丹舊例每銅百斤定以五兩一錢五分有奇收買即金釵
最劣之銅亦以四兩之舊價加銀六錢朝廷之德意至爲厚矣然行之
數年輒以困敝告豈誠人情之無厭哉限於舊定之價過少雖累加而
莫能償也夫粤蜀於滇比鄰而四川之銅以九兩十兩買百斤廣西以
十三兩買百斤何以雲南獨有節縮乎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撫滇奏陳
銅廠利弊疏云各廠工本多寡不一牽配合計每百斤價銀九兩二錢
其後凡有計息議賠莫不以此爲常率至買銅則定以四兩以至六兩
然且課銀出其中養廉公費出其中轉運耗損出其中捐輸金江修費
出其中即其所謂六兩者實得五兩一錢有奇非惟較蜀粤之價幾減
其半即按之雲南本價亦特十六七耳故曰舊定之價過少也然在當
時莫有異辭而今乃病其少者何也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
四年始請官爲經理歲有常課旣而官給工本逋欠稍多則又收銅歸

本官自售至雍正之初始議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其實歲收之銅不過八九十萬又後數年亦不過二三百萬比於今日十纔二三是名爲歸官而廠民之私以爲利者猶且八九官價之多寡固不較也自後講求益詳綜核益密向之隱盜者至是而釐剔畢盡於是廠民無復纖毫之贏溢而官價之不足始無所取償是其所以病也茲硐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一皆數倍於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掊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於是向之所謂本息課運役食雜用以及廠欠路耗並計其中而後又有九兩二錢之實値者今則專計工本而已幾於此廠民受價六兩四錢之外尚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問所從出不過移後補前支左而右絀他日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銅價之不足廠民之困憊至於如此然而未有以加價請者何也誠知度支之籍制有經非可以發棠之請數相嘗試也且雖加以四錢六錢之價而積困猶未遽蘇也故曰官給之價難議加也採辦之難此其一也一曰取給之數不能議減也蓋滇銅之供運京外者亦嘗一二議減矣乾隆三十二年雲南巡撫鄂甯以各廠採銅纔得五百餘萬不能復供諸路之買咨請自爲區畫准戶部議留是年加運之京銅及明年頭綱銅

以及諸路買鑄於是雲南減運二百六十餘萬斤後三年雲貴總督明
德又以去年獲銅雖幾千萬然自運供京局及留滇鼓鑄外僅餘銅一
百三十萬斤以償連年積逋九百二十餘萬猶且不足難復遍應八路
之求因請槩停各路採買准戶部議奏許緩補解京銅酌停江南江西
兩道採買於是雲南減買五十餘萬斤後半年前撫院明德又以各路
委官在滇候領銅四百一十餘萬以去年滇銅所餘一百餘萬計之四
年乃可足給此四年之中非特截留及缺交京銅不能補運而各省歲
買滇銅二百餘萬積之數載將有八九百萬愈難為計因請裁減雲南
鑄錢及各路買銅之數准戶部議奏許停雲南之臨安大理順寧廣西
府并東川新設各局鑄錢又暫減陝西廣西貴州湖北買銅六十萬斤
於是雲南得減辦二百餘萬斤通計前後減緩五百餘萬廠民之氣力
乃稍舒矣夫滇銅之始歸官買也歲供本路鑄錢九萬餘千及運湖廣
江西錢四萬串計纔需用一百一萬斤耳至雍正五年滇廠獲銅三百
數十萬斤始議發運滇江漢口各一百餘萬聽江南湖北湖南受買至
雍正十年發運廣西錢六萬二千餘串亦僅需銅四十餘萬其明年欽
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議於廣西府設局開鑄歲運京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餘串計亦止需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餘斤乾隆二年前總督尹文端公繼善又以浙江承辦洋銅逋欠滋積京局歲需洋銅滇銅率四百萬斤請勅江浙赴滇買銅二百萬斤雲南依淮部文解運京錢之外仍解京銅三十餘萬以足二百萬之數而直隸總督李衞又以他處遠買滇銅轉解孰與雲南徑運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銅及加耗悉歸雲南辦解然尚止於四百四十萬也未幾而議以停運京錢之正耗銅改爲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斤矣又未幾而福建採買二十餘萬斤矣湖北採買五十餘萬斤矣浙江採買二十餘萬斤矣貴州採買四十八萬餘斤矣既而廣西以鹽易銅十六萬餘斤矣既而陝西罷買川銅改買滇銅三十五萬尋又增爲四十萬斤矣於是雲南歲需備銅九百餘萬而後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鑄尚不與焉夫天地之產常須留有餘以待滋息獨滇銅率以一年之入給一年之用比於竭流而漁鮮能繼矣又況一年之用幾溢于一年之入此凶年取盈之術也故曰取給之數過多也嘗稽滇銅之產其初之一二百萬斤者不論矣自乾隆四五年以來大抵歲產六七百萬耳多者八九百萬耳其最多者千有

餘萬至於一千二三百萬止矣今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皆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未嘗減於他日耳然而不能給者惟取之者多也嚮時江安閩浙買滇銅以代洋銅議者獨以滇銅素盛產常當多為之備仍責江浙官收商買洋銅以冀充裕及請滇銅徑運京師以其餘溢留湖廣開鑄而商辦洋銅則聽江浙收買鑄錢議者又以滇銅雖有餘尚須籌備以供京局若遽留楚供鑄設令將來京銅有缺所關不細又議浙江收買洋銅亦須存貯滇銅或缺仍可運京接濟即近歲截留京銅部議亦以滇銅實有缺乏之情形當即通籌酌議是皆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為天下計非獨為滇計也至於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既無可缺而自江南江西以外尚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紛紜並舉一則曰此民用也饟錢也不可少也再則曰鑪且停矣待鑄極矣不可遲也而滇之銅政騷然矣夫以雲南之產不能留供雲南之用而裁鑄錢以畀諸路諸路之用銅者均被其利而產銅之雲南獨受其害其產愈多則求之益衆而責之益急然則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故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供辦之難此其二也一曰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也謹按楊文定公奏陳銅政利弊疏云運戶多出夷倮或山行野宿中

道被竊或馬牛病斃棄銅而走或奸民盜賣無可追償又硐民皆五方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無力開採亦有開硐無成虛費工本更或採銅既有而偷買私銷貧乏逃亡懸項累累名曰廠欠由此觀之自有官廠卽有廠欠非一日矣然其時凡有無追之廠欠並得乞

恩貸免故歲歲採銅數倍於前而廠民之逋欠亦復數倍司廠之員懼遭呵譴少其數以報上官而每至數年輒有巨萬之積欠則有不可以豁除請者矣上官以其實欠而莫能豁也於是委曲遷就以姑補其闕乾隆二十三年奏請預備湯丹等廠工本銀十二萬五千兩所以償廠欠也三十三年逮治綜理銅政及司廠之員著賠銀七萬五千餘兩所以釐廠欠也三十七年除豁免之令而於發價時每以百兩收銀一兩大約歲發七十萬兩可收七百餘兩籍而貯之以備逃亡亦所以減廠欠也至於開採之遠工費之多官本之不足則莫有爲之計者故不數年而廠欠又復如舊三十七年冬均考廠庫以稽廠欠前後廠官賠補數萬勈外仍有民欠十三萬餘兩重蒙

皇恩特下指揮俾籌利便然後廠銅得以十一通商而以鑄息代之償欠今之東川局加鑄是也然加鑄之息悉以償廠欠通商之銅又以輸

局供鑄至於未足之工本依然無措也是以舊逋方去新欠已來兩年間又不可訾算矣自頃定議每以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由所隸上司加之保結由是連歲無廠欠之名然工本之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採也則爲之量借油米鑪炭以資工作而責其輸銅於官以此羈縻廠民曰爾第力採我能爾濟廠民亦以此餌其口曰官孚活我我且力採以贖前負上下相蒙不過覬倖於萬有一遇之堂礦是雖諱避廠欠而積其欠借不歸之油米鑪炭亦復不下巨萬之值要之皆出公帑也蚩蚩之氓何知大義彼其所以俯首受役弊形體而不辭者孳孳爲利耳至於利之莫圖而官帑之逋負且日迫其後而廠民始無望矣夫廠以出銅民以廠爲業民無所望廠何有焉區區三五官吏之講求其於銅政庸有濟乎故曰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也採辦之難此其三也一曰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雲南礦廠其舊且大者湯丹碌碌大水茂麓爲最而甯臺金釵義都次之新廠之大者獅子山大功爲最而發古山九度萬象諸廠次之至如青龍山日見汛鳳凰坡紅日巖大風嶺諸廠並處僻遠礦硐深窅常在叢山亂箐之閒而如大屯白凹八老箭竹金沙小巖又皆界連黔蜀徑路雜出奸頑無藉貪利細民往往有潛伏

其間盜採盜鑄選踞高岡深林預爲走路一遇地方兵役蹤跡句捕則紛然解散莫可尋追其在廠地採礦又皆游惰窮民苟圖謀食既無貲力深開遠入僅就山膚尋苗而取礦經採之處比之雞窩採獲之礦謂之草皮荼礦是雖名爲採銅實皆僥倖嘗試一引既斷又覓他引一處不獲又易他處往來紛藉莫知定方是故一廠之所而採者動有數十區地之相去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或數十里雖官吏之善察者固有不能周盡矣加以此曹不領官本無所統一其自爲計也本出無聊既非恆業何所顧惜有則取之無則去之便於就則取之不便於就則去之如是而繩以官法課以常科則有散而走耳何能縻乎官廠者見其然也故常莫可誰何故惟一二客長錫頭是倚廠民得礦皆由客長平多寡而輸之錫頭鑪房因其礦質幾鍛幾揭而成銅焉每以一鑪之銅納官二三十斤酬客長錫頭幾斤餘則聽其懷攜遠賣他方核其實曾不及湯丹廠之百一夫以滇南礦廠之多諸路求取之廣而惟二三大廠是資其餘小廠環布森列以幾十數而合計幾十廠之銅比之二三大廠不能半焉則大廠安得不困故曰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採辦之難此其四也若夫轉運之難又可畧言矣夫滇僻壤也著籍之戶

纔四十萬其畜馬牛者十一二耳此四十萬戶分隸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而爲轉運所必由者十二三耳由此言之滇之牛馬不過六七萬而運銅之牛馬不過二三萬葢其大較矣滇既有歲運京銅六百三十萬又益諸路之採買與滇之鼓鑄歲運銅千二百萬計牛馬之所任牛可載八十斤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葢非十萬匹頭不辦矣然民間牛馬止供田作不能多畜以待應官歲一受僱可運銅三四百萬其餘八九百萬斤者尙須牛馬七八萬而滇固已窮矣乾隆三年廷議廣西府局發運京錢陸用牛一萬四千頭馬九千匹水用船三千隻僉其僱集不易恐更擾民輒許停鑄是年雲南奏言滇銅運京事在經始江安閩浙之二百萬未能一時發運准戶部議運京許寬至明年而江浙諸路之銅且需後命凡以規時審勢不欲強以所必不能也又前件議云戶部有現銅三百萬工部稍不足可且借撥又乾隆三十五年議云戶工兩局庫有現銅四百五十萬雲南尙有兩年運銅計可銜接抵局者仍八百餘萬自後滇之發運源源無絕以供京局鑄錢有盈無絀其截發掛欠銅三百五十餘萬均可著緩補解此其爲滇之官民計者持論何恕而其爲國用計者論事又何詳也今則不然戶局有銅二百五十

萬合工部之銅三四百萬滇銅之發運在道歲內均可繼至者千有餘
萬其視往時畧無所減而議者且切切焉有不繼之憂於是雲南歲又
加運舊欠銅八十萬斤通前為七百一十餘萬而滇益困矣且夫轉運
之法著令亦甚詳矣初時京銅改由滇運起運之日必咨經過地方並
令防衛催稽守風守水守凍又令所在官司核實轉報咨部其後以運
官或有買貨重載淹留遲運兼責沿途官弁驅促遄行徇隱有罰其後
又以納銅不如本數議請申雍正二年採辦洋銅之例運不依限者褫
職戴罪管運委解之上官並奪三官領職如故其有盜賣諸弊本官按
治如律並責上官分賠又改定運限自永甯至通州限以九月其在漢
口儀徵換簍換船限以六十日自守凍而外守風阻水之限不復計除
運銅入境並由在所官弁依期申報奏聞而滇蜀亦復會商以永甯瀘
州撥銅打包限五十五日其由永甯抵合江由重慶府抵江津並聽所
在鎮道稽查委員催督或有無故逗留地方官弁匿不實報者並予糾
劾其後以銅船停泊阻塞輓漕又議緣江道路委遊擊都司押運自儀
徵以下並聽巡漕御史催趕運官雖欲飾詐遷延固不得矣又積疲之
後戶部方日月考課於是巡撫與布政使躬歷諸廠以求採運之宜而

責巡道周環按視以課轉運之勤怠而察其停寄盜匿其自守丞以下州縣之長與簿尉巡檢之官往來相屬符檄交馳弁役四出所在官吏日惴惴焉捄過之不暇而廚傳騷然矣嘗考乾隆二年滇有餘銅三百七十四萬故能籌洋銅之停買十七年有滇銅一千八九百餘萬故能給諸路之取求二十四年以後有大與大銅二廠驟增銅四百餘萬故能貼運京銅歲無缺滯此如水利其積不厚而日疏抉之則涸可立待勢固然也今司運之官懼罹罪責既皆增價雇募然猶不免以人易畜官司責之吏役吏役責之鄉保里民每籲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中間科索抑派重爲民擾害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打瘁民生而虧政體非小故也有此五難是以滇之銅政有捄荒無奇策之喻雖然荒固不可不捄而銅固不可不辦不可不運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暦注得失之所由其有已效於昔而可試行於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雇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饟餉其爲用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

水等廠開採之初辦銅無多逮後歲辦銅六七百萬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斤鑪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採辦滇銅倘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丹大碌不敷工本兩經奏允加價廠民感奮大銅廠本年辦銅六十萬大興廠夏秋雨集停止尚有銅三百七八十萬各廠總計共銅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於此實蒙

特允初未見有不許也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礷硐日遠改採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

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千備給銅鉛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閒遂有積息四十餘萬自是以後雲南始有公貯之錢而銅本不足亦稍稍知所取給矣二十三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於會城臨安兩局

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於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採獲加多東川鑄息尚少則又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並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八千餘兩以資大興大銅義都三廠之戽水採銅先後十二年間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爲表裏葢已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卽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煖卽其懽呼踴躍之氣銅卽不增亦斷無減於以維持銅政綿衍泉流所謂多鑄息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緩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沓至迭來滇是以日不暇給夫

聖朝天下一家其在諸路者與在滇之備貯固無異也竊見陝西奏開甯羌礦硐越兩月餘巳獲現銅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斤由此縋鑿深入眞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咸豐宣恩兩縣礦廠先後煉銅已得一萬五千餘斤將來獲利必倍葢見之邸報者如此今秦楚開採皆年餘矣其獲銅也少亦當數萬而採買之滇銅如故

必核其自有之數則此二邦者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鑪繼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頃歲又減五鑪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斤歲爲常率而滇銅仍實買三十九萬六百六十斤至於黔銅則減七萬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以勞且費者予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斤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又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六千二百斤且當繼至以此計之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採買非惟可減抑且可停矣又閩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斤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較少六兩五錢其改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斤例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其視洋銅之價未見大有多寡加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並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其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身

有廠欠受現價採現銅而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嘗少而逋欠嘗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征鹽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墮征之法止於奪俸廠官尚得藉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於採固無害也其後以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督理之官自監司以下並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採買遂以借撥運京之額銅二百六十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以實罰於諸廠之官罰金至十有四萬尋以需銅日急嚴責廠官限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者既予削奪或乃懼罹糾劾多報銅斤則又以虛出通關按治如律罪至於死斯誠銅廠之厄會矣夫大小諸廠鑪戶砂丁之屬多至千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莫所適從至於如此銅政尚可望乎故曰歲供之銅猶累累千百萬者幸耳今計之將欲愼嚴名實規圖久遠蘄以興銅政裨國計則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歲之法既以歲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之上司又復月計而季彙之廠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之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採是誠可以杜廠欠矣然而採銅之費每百斤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顧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不支將散而罷採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必不見許於上

官是又一厄也然今之歲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與所謂
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匱乏而通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
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
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年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
民氣力寬舒從容攻採故能多得銅以償夙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
特奉
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轉多且分限三年
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後借口遷延更所不免仰見
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猶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為慮不敢寬期
多發僅假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而以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得
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猶倚以支延且三四載此預借底
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奏預備油米炭薪以資廠
民廠民乃能盡以月受銅價雇募砂丁而以官貸之油米資其日用故
無惰採斯又所謂接濟者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消除且盡獨油米之
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猶且仍歲加積繼此不已萬一上官
不諒而責以逋慢坐以虧那則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他日無窮之禍而

爲今日之隱憂者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曰鑪戶砂丁類皆貧民不能自措工本頼有預領官銀資其攻採硐礦盈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槩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留餘地憚於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他日虧缺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恇畏阻之心而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以畢力於礦廠而銅政不振起採辦不加多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矣求所以統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碌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盛衰靡常自須開採新礶預爲之計庶幾此縮彼盈源源不匱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爲羣通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爲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可圖且不免於耗本斷難竭蹷從事又奏云靑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共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
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亦閏十有三月共獲銅一百餘萬所獲

餘息加給銅價之外實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四年多息銀一
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戴
聖恩洵爲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言雲南山高脈厚到
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
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
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採伐既便炭亦
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當有事半而功倍者尤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
既皆徒手掠取而一出於僥倖嘗試之爲而爲廠官者徒於坐守抽分
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諸小廠非無礦也貨棄於地而莫爲惜也又
況盜賣盜鑄其爲漏卮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銅歲不及湯丹大水諸
大廠之十一者實由於此誠於廠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
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於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
渙散之衆皆有所繫屬久且倚爲恆業雖驅之猶不去也然後示以約
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
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
息錢加銅價則宣威霑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山之

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爲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誠少矣滇之儲備又虛矣而部局又以待鑄爲言移牒趣運急於星火殆未權於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先後踵接依次抵瀘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者亦略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貯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啟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督催之令運何爲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固非可以滇少牛馬者自謝也則嘗竊取往籍而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蚌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遞邐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間經由十三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雇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以先期給價雇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匹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供傳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停買歸滇運京於是滇之正耗四百

四十餘萬悉由東川徑運永甯其後以尋甸威甯亦可達永甯也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昭通鎮雄以達永甯者尚二百二十萬其後又以廣西停鑄之錢合其正耗餘銅通計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四十斤並令依數解京是爲加運之銅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而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以抵瀘州半由陸路以抵永甯十年威甯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永甯又可舟運以抵瀘州矣十四年金沙江以迄工告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水亦堪通運於是東川達於昭通之銅皆分出於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銅並得徑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亦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近郡縣之牛蓋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四頭車一輛借以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往來周旋如環無端故其受雇皆有熟戶領運旣有恆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旣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雇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旣踵此而試行矣使尋甸及在威甯之司運者皆行此法以歲領之運價申明上官預借運戶多買馬牛常使供運滇產

難乏庶有濟乎然猶有難言者諸路之採買雇運常遲也頃歲定議須銅每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日見白羊諸遠廠之銅皆自本廠運至門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遠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雇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阴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慮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諸路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之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以雲南缺銅不能以時給買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採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責之巡檢如是則諸路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依仿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官本多買馬牛按站接運比於置郵夏秋盡撤馬牛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瘴癘之憂委官有安閒之樂於其暇時又分尋甸運銅之半由廣西廣南達於百色並如運錢之舊即運京之銅亦且加

速一舉而三善備焉矣惟擇其可而採納焉書上不果行其後錮政日衰弊始取其說稍稍用之然亦不能盡也是以滇之官吏至今莫不誦習其書公二十六歲喪父事母色養四十年如一日宦轍所至必與板輿俱比居太夫人喪年已六十矣哀毀一如少壯者性好朋友與同年邵君齊燾鄭君虎文輩尤善寓書往復率以文章道義相劘切每別必涕泣不自已蓋篤於行誼如此公言經兼訓詁論道學兼取陸王詩文自魏晉迄於唐之杜韓柳皆能擬其形容而契其意旨有芥子先生集凡二十四卷昶以癸酉鄉試獲出公門下蓋三十餘年知公之行事爲詳又恨其言而未行行而未盡效因倣史傳之例掇其要者著之雖繁而不殺俾後之惇史有徵於此其亦公之志也

謹案原編有涇渠志論涇渠志後序二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誥授中憲大夫甘肅涼莊道署四川按察司使顧君光旭墓誌銘　王昶

君名光旭華陽其字一字晴沙其先本于吳丞相雍至通判淵之始遷無錫及明廣東按察使可久洞陽公始大曾祖敦進士祖愷父建元三代皆以君貴封贈如君官君少穎悟喜獨居靜坐時有所得乾隆十七年年二十一爲邑諸生明年二月壬申恩科鄉試中式八月會試成進

士以戶部額外主事用三年實授山東司司主鹽筴兩淮解引課銀庫
輒謂不足庫平每百兩挂欠短平銀十五兩歷十餘年欠益多君謂天
下所領之平皆由戶部較準而發若兩淮任意短少何以歷任皆然若
由銀庫指爲挂欠卽屬多索白諸堂官衆不能決獨富察文忠公韙之
遂銷其欠尋擢員外郎二十四年保御史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是年直
隸山東大水明年正月君上奏曰上年兩省被災荷
恩截漕發帑已賑加賑如天之仁無微弗至近見流民扶老挈幼什百
入京春來尤甚故五城米廠飯廠人數倍增詢之是近京數百里內被
災之民相率逃荒先之毀屋伐樹繼以賣男鬻女饑羸老弱踣頓不可
勝記耳目所及如此其外所失可知伏思救荒無奇策惟督撫及有司
親民之官實心實力方克有濟乃各州縣未嘗不設廠未嘗不施賑而
或委任於佐貳假手於吏胥所設廠或遠離村鎮窮民奔走待食或得
或不得凍餒顚躓皆所不免國家良法美意一入俗吏之手民沾實惠
者十不及五卽有一二賢能有司撫循周至而他境流民聞風畢集日
聚日多轉難措手此督撫不能眞實愛民下亦以應付塞責一切皆屬
具文臣請

勅下督撫分飭有司隨地撫綏無致流移失所去年被淹之地積水未
消設法疏導並可以工代賑然後借給牛具籽種以資耕作倘仍因循
侵蝕有流民有曠地即重治督撫州縣之罪至京城外來飢民已獲赴
廠領賑但一年之計全在東作其無力自回者給貲遣送其本籍全無
倚賴不能回籍即歸大興宛平作何安輯不致栖流無著并請
勅順天府尹會同五城御史查明人數請
旨遵行抑臣更有請者外省遇有水旱司道府親臨查勘州縣先以伺
候供應爲能所委佐貳亦以公館酒食更滋擾累請嗣後大員親臨灾
地州縣毋許供應亦不得帶同佐貳多攜人役致累灾區倘有違者嚴
參重處似於荒政亦有裨益奏入
上善之二月命赴京畿查勘君至文安大城疏積水撫飢民入樂亭境
民數萬擁縣門欲毆知縣及悍役王姓者時已昏黑公令老者數人前
宣示
上恩特遣御史四路勘灾以活爾等性命言至痛切衆哭君亦哭乃令
姑退以俟軫恤而乘夜秉燭起草馳章入告乙加賑次至寶坻灤州盧
龍皆如之四月勘畢復

命召見嘉許良久旋命赴通州坐糧廳任三十二年擢工科給事中三十三年二月授甯夏府知府明年調平涼三十五年甘肅大旱君請賑布政使謂有名無實不許君獨親查戶先發銀米開賑適布政使以憂去署任爲今直隸總督胡君季堂君抵省胡君迎謂曰輪蹄鳥道羊腸路溝壑鳩形鵠面人賢二千石涕泣多矣盍君口占詩句爲人傳誦而布政使聞之也按察使畢君沅見君靑嵐山詩產破妻孥賤腸枯草木甘嘆曰一字一涙十字千古矣是時隴坂災黎鬻妻子裝木籠子驢背每籠兩人君命城門記其數五閱月共出六萬七千餘人則他郡可見也皐蘭各縣聞平涼設粥廠相率就食日以萬計自上年五月雨至三十六年三月始雨總督明山巡邊至隆德告君路有餓死者君率縣令請罪總督曰百姓道斃於太守何與君曰知府任地方責烏得辭謝且總督見者一知府見者十知縣見者百鄉長保正見者以千數矣蟲知府於路見羣鴉飛鳴樹枝牽挂纏絡則人腐敗之腸也跡而求之澗谷中骴骸堆積綿延不絕是皆地方之責烏得無罪總督悚然蹙然問如何而可君曰平涼隆德固原靜甯各有二粥廠飢民日增每廠多至四五萬人天漸熱疫將起知府已造人民住址大小口細冊此時不令

歸農秋成何望願給兩月口糧為歸農資俾得及時布種總督首肯乃具薄笨車數百輛陸續送歸其地時已陞涼莊兵備道而總督以罪免富察君文綬代之未至先用六百里書約籌災務既見富察君曰河東一路請君任之君曰河東道里遼闊倉庫空虛官吏非本屬恐呼應不靈未敢任也富察君曰一切錢糧惟君支取自府以下惟君調遣某帥以聽誰敢犯之君為治素有聲既奉檄罔不響應遂分八路比戶清查用連三票塡注極貧次貧大小口數一付領賑者持票領賑一貼災戶門首一存本官核對未領之戶晝夜抽查發奸擿伏官吏惕息豎於乾事無敢絲毫中飽蓋數十年所未有者及秋大熟甘肅民遂以生全時大兵方討金川土司三十七年富察君調任四川總督將借君行先奏請加按察使銜君聞不可曰是奏毋乃要君國家有事臣子宜効力何以加銜為總督歎息乃削其稾七月抵成都時前總督方以誤餉罷官力謀餽饟三路軍營賴以無乏十二月署按察使先是四川有失業無賴之民好拳勇嗜飲博掠惡少年為從四出劫殺眾莫能制名為嘓[illegible]子至是益甚君督役搜捕獲之則貫以大枚荷以重校反覆喻之以[illegible]咸股慄誓改悔乃令率其侶為運丁無不踴躍爭先者軍米因以益裕

君常謂天下無飢民無游民則揭竿篝火之盜斷無從生識者以為名言時雲南布政使李君湖來蜀協辦軍需稱之曰江以南有數人物也四十年以秋審失出五案革職留川總理糧餉四十一年正月兩金川平大軍奏凱總督令馳駐西路臥龍關料理回兵兵十餘萬抵關震君威名無有吽呶需索者時二月風雪如嚴冬君積勞冒寒忽四體痳木醫治月餘弗效遂告病奉
旨准其回籍乃以七月放舟過嘉陵宿坡仙樓上大夫為君立生祠於樓上君有詩云密雲不雨下西川身上東吳萬里船多謝漢嘉諸父老不能載酒侍坡仙蓋其標韻如此既歸年方四十六封君及太夫人同年六十八而諸子皆得孫君夫婦率子孫稀韝鞠膝上大父母壽進膳承歡晨夕弗懈與與緝緝如也四十二年冬丁外艱又十六年而太夫人歿喪祭盡哀及葬號泣奔走且廬於墓不以五十而不致毀稍自寬假又建洞陽公祠並於祠旁起屋祀始祖及始遷祖與後之以文章名位著者示敬宗收族之誼又取洞陽公廢園所存丈人峰葦寘于祠作拜石山房謂先澤所存弗敢遺也又好葺前賢名蹟在四川重建漢文翁講堂石室草堂為杜少陵故址錦江書院在其右君改為少陵書院

并奉其像居家修邵文莊公祠築君子堂又求其墓而識之以歲時祭
埽焉生平讓夷急病見義必爲五十年無錫旱君徒跣詣惠山眞武廟
禱雨其冬捐已田租并捐書院束修助煑賑又經理崇安寺粥廠躬親
巡視明年又捐束修以助展賑書院諸生貧者月給銀米爲助能會每
冬月製寒衣以施爲禦寒會其焦勞經畫與甘肅辦災不殊無錫自楊
文靖公得理學之宗顧端文公依白鹿洞規條建東林書院高忠憲公
攀龍偕吏部華允誠等爲之左右天下歸依嚮往如五緯麗天芒寒色
正明季節義之士咸出其中而年遠教衰君以清裁令望爲世所推請
主書院前後數十餘年日與生徒講論道義以踐顧高之緒院中依庸
堂下產靈芝五色嘉善曹徵君庭棟繪爲圖以紀瑞君爲人祥和惇厚
澹於榮利其色莊其言厲雖以吏治見稱而志在扶植忠義主持風雅
金川木果木之變文臣殉難者二十六人
卹典下君度地於成都建慰忠祠作主以祀屬余撰碑記而自書之以
鐫于石治事暇偕今左都御史學政吳君省欽前湖北巡撫兵備道查
君禮及潼川知府沈君清任邛州知州楊君潮觀曹君焜輒從容讌集
賦詩飲酒以爲樂著有響泉□□等集共若干卷又以無錫東南文苑

而賢人淑士湮沒未盡彰網羅詩什人各系以傳成梁溪詩鈔四十八卷書法出入蘭亭聖教尤爲人所寶貴君卒年六十有七配華氏封恭人子三長即釆之乾隆四十二年舉人今官河南陽武縣知縣次即滋之監生次葆之貢生女三長適同縣監生王相英次適平湖舉人張誠次適太倉舉人畢憲曾孫八籌策庠生錡節箴篪簡爕尙幼曾孫一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黿頭渚蠡君自築之生壙也君歸里後十餘年余亦蒙

恩致仕其間屢過惠山相見君所以致勉期望者益重葢始以文字交而終以道義也昔蘇文忠公撰富鄭公神道碑曾文定撰趙清獻越州捄菑記庸以示天下傳後世其敘荒政率辭繁而不殺今余亦猶是志也故詳載其大而餘姑從略焉併繫以銘曰

執徐之秋君來東握手相視和而充面晬背盎道積躬謂宜上壽期頤同何哉惡耗遽告終生平之志孝與忠一夫不獲心憂忡直臣循吏兼儒宗謚爲著作光熊熊端文忠憲其遺蹤一堂五世福亦崇允矣端坐還璇穹黿頭吉兆君親封山環水複神靈鍾斑然貍首綏幽宮我斲斯銘颺仁風示萬子孫無終窮

誥授中憲大夫江蘇常鎮通道梁公羣英行實 梁德重節錄

公諱羣英字瀛賓偃坡其別號也曾祖暹庠生祖汝梅附監生父廷和俱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祖母崔張母劉俱贈恭人公生而敏慧讀書日千言年十三通五經諸子爲文不屑於詹詹十五應童子試輒冠軍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師同里劉先生澤萬牛先生平陽講濂洛關閩之學與楊公朔元夏邑李公奕疇相砥礪稱莫逆交自公父家中落公年二十四丁母劉太恭人憂家貧幾無以殯而哀戚逾甚公教讀餬口性戇直稍不加禮輒棄去家無儋石晏如也乾隆己卯捷秋闈屢赴公車不售壬辰會試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廣西初權柳州府通判攝雒容縣甲午授藤縣知縣藤固荒僻稱難治邑有婦自母家歸弟送之距舍里許而弟先返婦獨行山中開墓道者將挾婦以亂之不從殺之瘞諸壙下及富室來葬遂置棺其上而封樹焉後母家與其夫互相控訐獄久不決前官數勘無成讞公至訊其弟與婦分途處因往相其地勢見巋然一冢心疑之問爲誰氏墓民以富室姓名對又問葬幾歲矣民具以告核其時正其婦歸日也公曰獄在是矣遂託以堪輿詒富室而教以改葬從之方啟竁出棺而壙下之屍見焉訊當時開壙者爲誰何執

而鞫之咸服眾驚爲神俄以父憂去官民感思焉丁酉服闋謁選揀發奉天委用權鐵嶺縣丙戌補海城縣海城民歐陽潤婦與比鄰王麗順通一日順飲潤醉而歸之渴甚呼水婦以滷汁進潤飲而死順負屍於山僻僞爲投繯狀潤母浼順尋得之爲治棺具瘞焉久之潤姑病癇輒呼冤其聲容若潤憑附者母疑而訟於公詰無證據置之公乃潛詣潤縊所訪耕者言曾見負人挂於樹旋聞潤縊死恍惚聞已數年矣公曰潤之不死於縊明矣顧安得主者初潤之死也順母過潤家滌血迹鄰媼突入順母叱之出時潤母不知也公盡廉得之幷悉順往來治棺狀順固業巫家事神公責以左道惑人執訊之詞及其母乃啟棺勘驗果非死縊公曰殺潤者其婦與順也一鞫盡服俱置之法聞者稱快越明年城海城乃設窯廠平其直故役成而民不擾辛丑擢山西岢嵐州知州去之日士民攀轅臥轍泣送者相屬於道甫抵岢嵐卽有松江府知府之

命甲辰五月抵松江豁所屬陋規常鎮向困於漕公飭屬毋浮收民賴以稍紓公爲政一以興學校育人材爲務故所在人文蔚起修書院課士其中時詣講論勉諸生以修已治人之學浙江蔡公之定家素貧公

羅致幕下俾肄業旋捷南宮入詞垣一時掇巍科蜚英聲者多出其門
舉南匯令張大器黜青浦令楊卓人迄無後言乙巳
皇上南巡公護蹕執事
召見二次以應對明敏記名嗣公以養痾回籍己酉病痊引見
請問下逮詢及閭閻公應對稱旨仍發江蘇攝鎮江府知府以繼母傅
氏憂旋里服闋仍發江蘇攝常州府知府兩閱月結積案三十餘經年
累牘一旦釋然人服其敏旋奉
旨以道員補用攝糧道兼護藩司江省征收銀米向有羨餘公剴切曉
諭之毋濫增屬邑皆平兌平收卸事後赴徐州查賑廉得睢甯等縣侵
蝕狀公愀然曰朝廷哀災黎而發倉廩州縣乃剝民自利是誠何心哉
乃清查戶冊按口給放民皆感德官吏凜然次年授常鎮通道管揚由
稅務公謹職守節用度厮役卒不能著絲縷前官每與鹺商往來宴會
公在任二載鹺商來謁卻弗見獨與知揚州府馬公慧裕相友善一時
並稱爲循吏鎮江有都天廟每年會期男女雜沓舉國若狂江南淫祀
此爲之極公出示嚴禁並爲辨都天非張中丞且正千聖郎君與通眞
三太子名色之誣而一時都天會遂與五通並絕壬子十月攝藩司先

是高郵州巡檢陳倚道以書吏私刻印揭部科府州俱褫革奉
溫旨陳倚道著以知縣用大吏忌之需次久未得除公履任即授丹陽
縣其風厲羣僚又如此江甯商人陶姓有店役負咎逃其父具控江甯
令陳璜與陶有隙勘陶誣服將寘之法陶控於公公使蹤跡得之因黜
陳而出陶罪癸丑奉檄查黑水洋盜案黑水洋在大海中係山東日照
界與江南贛榆毘連互相諉案久不結奉
旨著兩省督撫會勘的實東撫委登萊青道曹公芝田江督委公往會
勘公至洋勘驗的係東省界東撫以爲不實公復同曹下洋復勘與初
勘無異公乃括古今史冊及水道提綱等書著黑水洋考上之東撫其
詞曰上古之世航海者少故書傳鮮及爾雅釋名曰海者晦也主引穢
濁其水黑而晦是海本以黑名也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海之別又有溟
海註曰蓬萊山周圍五千里圓海繞之水色正黑謂之溟海今蓬萊在
山東登州境其周亦未大蓋漢人立言奇異多荒誕非傳信之書也然
黑水之見於記載者始此自元克宋始由海運宋圖籍抵燕京以爲便
後乃大開海運至元二十九年朱清開新道而黑水洋之名著焉按水
位北方於色屬黑北方之神曰元帝月令亦云其神元冥元者幽深之

意冥者昏闇之形是皆象水以爲言故水積而愈深則形載神出一望而幽深昏闇斯爲黑水今航海者云海之中泓極深處爲黑水洋殆其理之固然者歟航海者又云朝鮮之南皆黑水蜿蜒而南莫知所至其近內洋而可見者山東登州北數十里有廟島島之北百餘里有鐵山洋面一帶皆黑攷鐵山在盛京甯海縣西南旅順城對西其朝鮮前之黑水波溢而及者歟又東至山東榮城縣境之成山黑水從東北來由成山前斜漫於蘇門島之西南漸小漸沒爲商船收山東膠州即墨等口岸者所必經最西者南北僅數十里極東者南北蓋四五百里焉又按水道提綱等書成山東西寬四五十里由陸地突峙海中舟由西南來陡折而西風勢稍急時有損失乃海道最險處然無別徑可繞故元史特書曰又經黑水洋至成山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蓋以是爲海道之關鍵矣又攷續宏簡錄海運圖所載榮成文登之南膠州諸城之東注有黑水大洋又南注有綠水又南注有黃混水黃混水實當江東兩省交界鶯遊山之東北其綠水之南又注有望白水洋黑水洋之下又注有南望大洋白水者淸水也今自五條沙迤東一望皆淸水蓋即大洋也元史所稱過長灘放大洋入靑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靑水即綠

水長灘卽俗所稱大沙是已其一曰由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向東云云頗滋疑竇按元時兩運道原備春秋兩運航海者必於上風江南洋面西則亂沙叢出東則開洋無際春夏東南風多行近西則恐爲風威所逼致有膠淺之虞秋冬西北風多行近東亦恐爲風威所逼無可收泊處故春運則自三沙而西歷諸沙而入黑水因有沙名可記皆歷歷指實而後曰經曰至秋運則自三沙向東折而北入黑水因無他地名可稱故文從簡略而直曰入曰取總以成山斷之無兩成山卽無兩黑水也此黑水洋之實在坐落歷歷可攷者也山東欲避黑水洋處分舉而推之於江南始稱在五條沙迤北而不知其沙多水淺也一經請勘則已自知其非矣繼又以爲在崇明之東而不知其與文登卽墨相懸也崇明東本無黑水況被盜者果在崇明以東斷不能一日兩日赴文登卽墨具報此又不待辨而始明耳蓋成山西南亂山叢島賊匪藉爲憑依乘閒時出劫奪而黑水洋實當其前若黑水洋推之於鄰省則處分歸鄰省矣必不得已黑水洋歸於烏有則處分亦歸於烏有矣不知事之虛僞終無不明之理設事有大於此者亦若斯以諉之耶是不得以不辨東撫以事無可諉恐獲咎乃以公遝延畏

避不肯下洋具奏部議革職安置臺站曹亦以此獲咎革職甲寅三月赴軍臺有留別潤州諸同志之作並擬杜少陵七哀之歌蓋紀實也而公之過可概見矣赴臺不能具行李賴士民助金以行公去後洋面數勘驗迄無定議後蘇撫奇公據公所著黑水洋攷具奏案乃定公之居臺也或以詈誤爲公冤公曰吾雖被黜而所坐非貪酷揆之夙昔本心豈有負哉丁巳臺滿放歸寓居宣化府養疴尋以疾卒年六十有五配劉氏側室朱王子一鑑女五女孫二公生平喜爲詩服膺少陵五言師右丞在塞外艱苦備嘗公處之宴然也終日吟咏其境愈坎其詩愈工著有杜詩詳解及卒前數日力疾自訂其塞外諸稿今所存者是也他如瀋陽潤州諸行草則皆宦游時所作汝南鳴鹿宛邱譙郡諸行草則未仕時作也諸稿皆無存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侍陛神道碑銘 阮元

公諱侍陛字贊宸又號悔庵幼讀書補恩廕生隨總督公任習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十六年廕生引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盱通判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裏河同知復調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仍以銅沛管外河

事四十年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異四十二年陞湖北鄖陽府知府四
十五年丁本生母劉恭人憂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屢
築屢圮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强幹熟悉河務請
旨發河工途次得
旨逕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道四十九年丁母
孔恭人憂五十一年奉
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憂五十七年補山東運河道秋
調兗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前曹縣民毆斃饑民案降級調用遂
以病歸不復出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名
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爲多洪澤湖五壩龍門水
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尺寸爲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盱通
判湖暴漲而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公勘
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淮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并之水已多正
陽長落固可爲誌但正陽以下潁淝洱洛天芡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
縣又下則有渦淝澥東西南濠月明湖諸水注之乃至臨淮縣又下則
有沱澮潼漴四水注之迄于盱眙縣所并諸水潁渦尤大若正陽以上

水未長而潁渦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潁渦諸水不長淮至正陽下且將倒盈諸水之科而後進迨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懷遠臨淮兩誌椿與正陽相證乃不僨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今懷臨兩誌椿之設自公始公赴豫工時阿文成公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于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製以逸代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蘭陽引河至商邱歸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

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新引河隄初成溜逼甚險乃復請于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邨歸舊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為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儀封舊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請增築月隄千餘丈睢汛七堡建挑水壩溜勢乃暢下無潰決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溜決幾者二十餘處皆急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瀾公測河勢知將有變乃請于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撐隄二百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錫以為歲修有定款搶險在臨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銅瓦工內埽決不移踵調任河督李公奉

翰初視河曰奈何公曰若待其埸透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當于隄之下口新築撐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溜而入入必淤淤則大隄撐隄合爲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決下游使水迴溜停淤兩隄合一是公善用放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運交偪公親捍其險裏河水淺將漫隄公住舟中效黃河清水龍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嘴增爛石工城乃無患衞河水弱漕艘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沁挾濟以助衞河其他畫策弭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廢工而不可偪無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率官弁案鄉搜撲蝻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鄖懲鈔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空船皆不征人載但稽其人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爲限商旅便而稅亦無缺觀察河北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貲輯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書其治淮河事之大者公元配吳氏封恭人子二長瑩戊午科舉人側室劉氏出次鋆側室

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葬於城西卜家墩新塋元與公弟仁埴爲
同年舉人又與公子塋爲同學生塋請爲碑銘旣葬而塋卒十二年秋
乃踐諾爲銘其辭曰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灑之釃之曲彼直此民田民
居河淮之東決則爲害治則爲功受其益者孰知唐公公若不歸將總
河政惜未竟展居里而病淸白之家終焉無競鬱鬱新阡公所自卜若
斧若房拱茲宰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讀

翰林院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業富墓誌銘 阮元

公姓沈氏諱業富字旣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
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彌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
文對遷江甯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
公幼穎異好學雷學使鋐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
吉士習
國書有謂公早達爲倖者里巷擊柝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
書樓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制誥文辦院事
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

正法衡文得士爲盛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掌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留公京秩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眚尤盡職己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浴盆經行邨落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可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邨肆奪火光銃聲不絕公自爲密札十下各官圩勸富家糶濟曰本邨人面相識鄰邨即路人矣今當各保各邨毋轉掠轉掠是圩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密札不顯諭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家家不糶者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糶濟大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釐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旱禱雨無應爲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藥局瘞局絕葷祈禳民乃甯前後課各邑種柳數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幄督埋暴露十餘萬棺有一邨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尚在者民始而譁及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教督不至此戊子割辮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奸曷捕焉蕪湖有兄弟訟

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遽火之曰爾等詞必有稾可上控曰郡守焚案不汝靳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塵案山積公夜覩舊牘得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妄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閏四月文遂据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採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

純皇帝所特簡也河東鹽池受淡水歉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據肥一也費浮地遠伙攬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鬮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燭者公所莅皆興學變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隙地仿鄉塲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

義事母以孝聞在晉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勒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即勒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溼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壬支葬公于某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爲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二勤增太學生員次勤埴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殤勤埴亦未冠卒公與先大夫友善且爲姻家故公子屬元爲銘銘曰

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官勤于從政飽民之饑療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苦鹽既調漕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温清既享其壽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諡僉許曰正

貴西兵備道趙先生翼家傳　姚鼐

先生姓趙氏諱翼字耘松號甌北常州府陽湖人也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十二歲學爲文一日成七藝人皆奇之乾隆庚午舉順天鄉試已

而選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大學士傅文忠公汪文端公咸倚重焉辛
巳成進士殿試進呈一甲第一而陝西王文端公杰居第三
純皇帝謂自國朝以來陝西未有以第一人舉者遂易文端爲第一而
先生之才則固已心識之矣丙戌由翰林編修授廣西鎭安知府鎭居
廣西極邊民淯訟簡而倉穀出入吏緣爲奸先生痛革其弊鎭民悅服
每巡行邨民輒舁入其邨謂我公至矣奉酒食爲恭敬所治皆如之先
是鎭民與安南民入雲南土富州爲奸事發捕獲百餘人而其魁農付
奉顧逸去前守以是罷官已而付奉死於安南獲其子并獲其尸驗之
良是總督李公侍堯疑其爲前守道地不之信先生申辨李怒劾之適
朝廷用兵緬甸
命先生赴滇贊畫乃追劾疏還明年返鎭李公乃示意監司欲先生稍
折節而移之守廣州自助先生不肯遂以他屬而適奉
特旨調先生廣州監司乃服先生之有守也在廣州決獄平獲海盜一
百八人按律皆當死先生詳讞分別殺三十八人餘遣戍辛卯擢貴西
兵備道而以廣州他讞事降級調用先生遂乞養親而歸丁未臺灣民
林爽文作亂李公赴閩辦軍事道過常邀先生偕往時兵將雲集咸謂

不日蕩平先生詗察情形亟請李公密調粵兵為備既而總兵瓣壯猷
暨逅遊擊鄭嵩敬殺賊勢大振而粵兵適至人心始安已乃籌海運搭
雇佃給衣裝奏楓
報可李公夙以綜核為政先生每事濟以寬大迄事平先生之力居多
始先生贊畫滇軍傅文忠公為經略進征緬甸議大兵由戛鳩江進而
命提督五福出普洱進先生曰戛鳩普洱按圖相距不過三寸而實是
四千里而遙兩軍既進聲息不相聞進退維谷此危道也大兵欲渡戛
鳩則偏師宜由蠻暮老官屯進夾江而下庶兩軍可互為聲援文忠從
之先生之善籌軍事多類此臺灣既定李公欲奏起先生固辭之因遊
武夷徧歷浙東山水之勝一致之於詩先生固善詩自少遊京邸歷館
閣與諸賢士大夫相酬唱歸田後朋遊故舊杯酒相過從日賦詩為笑
樂其詩與同時袁簡齋蔣心餘齊名世所傳甌北集也其他著述凡十
餘種而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尤為人所稱道云先生與鼐俱以乾隆
庚午得舉越六十年而為嘉慶庚午先生八十有四而鼐亦年八十循
例重赴鹿鳴
賜三品銜而鼐亦得四品銜乃相與會於鍾山屆指知交零落殆盡先

生喟然曰某少孤貧不自振謬以非才入侍館閣分校多士中年游登
繁劇奔走軍旅未垂白而養拙邱園上獲終養慈母下獲撫字孫曾今
又叨蒙
上賜爵秩逾等生人之遇可謂榮幸皆
兩朝聖人高厚之恩也相與泫然者久之今歲四月先生卒于家其子
以狀訃乃按其事而傳之子廷英廷偉廷俊廷彥孫十人曾孫四人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八十七目錄

嘉慶朝監司

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方公昂墓誌銘 紀昀
贈太常寺卿四川布政使楊公揆墓誌銘 趙懷玉
又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誌銘 秦瀛
廣西按察使朱公爾漢神道碑 惲敬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翩墓表 惲敬
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鼐傳 魏源
四川布政使方公積傳 四川通志
通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史公積容墓誌銘 謝階樹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賡芸傳 阮元
山東糧道孫君星衍傳 阮元
浙江溫處道陳公昌齊傳 廣東通志
又溫處兵備道陳公傳 吳應逵

嘉興錢儀吉纂錄

嘉慶朝監司

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方公昂墓誌銘　紀昀

劉文正公有言曰士大夫必有毅然任事之心而後可集事必無所牽就附合而後能毅然任事又必一塵不染一念不私而後能無所牽就附合至於仕宦升沈則有數焉君子弗論也余承師訓恆抱愧心乾隆庚辰分校會試得諸子桐嶼其性剛勁無所阿雖登鼎甲入翰林卒外調一郡坎壈以沒巧宦者恆指為前車然桐嶼乾隆壬午典試山東得方子坳堂剛勁過於其師固未嘗不以功名終蓋坳堂自辛卯成進士分刑部學習得貴州司主事癸卯遷浙江司員外郎丙午遷雲南司郎中己酉出為江西饒州府知府庚戌遷江蘇蘇松道有尼之者遂以病乞歸壬子病痊仍往蘇松候補甲寅署理松太道旋補江甯鹽巡道嘉慶戊午遷貴州按察使己未遷江蘇布政使庚申閏四月以積勞成疾奏請解職遂以是月卒其在刑曹也值新更秋讞之例凡金刃殺人之案概定為情實坳堂分別其輕重固爭不得後果蒙

高宗純皇帝指示改正緣是爲同事所服亦緣是爲同事所忌淹滯殆
十年又嘗兩上書與司寇爭司寇雖微愠而心重其人故卒排羣議而
特薦之其在饒州也值阮光平入覲沿途守令多醵金飾供帳坳堂曰
聖天子以威德服四夷非誇以靡麗也戒所屬皆勿與頗忤上官既而
密偵其居官實一介不取乃轉以此知坳堂諸事倚重焉其初擢蘇松
道也饒州新守已任事坳堂具船將行矣適營弁緝鹽波及良善衆洶
洶不平營弁遽以民變告且請徵兵坳堂曰新守與民未相習民弗信
也乃自出曉諭捕首倡者二十五分別置法而申請上官襃營弁不動
聲色大難立平其署松太道也閩廣洋盜竄入吳淞總督巡撫提督會
師於寶山坳堂獨建議曰衢山與大小羊山江浙之分界也港汊叢雜
盜船隨處可寄碇一得風潮之便倏忽出沒猝不及防當其乘風而來
迎擊之則彼順而我逆及其趁潮而退追擊之則我後而彼先是使盜
常憑勝勢也請於要隘多設伏俟其至則縱使過而躡其後遏其退則
扼不使前以待後隊之追勦盜雖黠無能爲也衆從其議盜果大摧時
督師皆大吏坳堂一監司耳即坐受指揮未爲緘默而籌畫方略慷慨
陳詞以一身任勝敗之責此其用心豈苟且自全者所知乎其爲江甯

鹽巡道也缺至清苦而煩劇特甚坳堂緝訟師剔衙蠹戢強暴弭盜賊事事注以全力而尤以砥礪風俗爲先遇事則我用我法若不知有宦途酬應事同官習聞其丰采亦不以爲訝也其爲貴州按察使僅八閱月爲江甯布政使僅三閱月沈幾默察倘未肯輕有作爲然其以病乞歸也

硃批奏摺有此人可惜之旨然則坳堂之生平

天鑒之矣使其沈痾早瘥開府建牙固掌握中事卽天不假年未竟其用而以孤寒下士中朝無葭莩之親又負其磊落之氣動與物忤而敭歷中外亦不爲不通顯然則剛柔者性也人所自爲者也窮通者命也天所預定而人無預焉者也觀於坳堂可知桐嶼之顛躓乃命之所爲卽使曲意脂韋不過自喪其所守安見策高足趨捷徑必一一紆青拖紫歟吾於是益信劉文正公之言不必以桐嶼之事遂猶豫不果矣坳堂諱昂字叔駒一字訒庵坳堂則其別號也先世歙人至贈通奉大夫持千公始占籍山東歷城卽坳堂之考也娶楊太夫人又娶朱太夫人是爲坳堂之生母坳堂生於乾隆庚申五月十四日卒於嘉慶庚申閏四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一元配楊夫人繼配趙夫人並早卒又繼配

吳夫人子四世平世興世德世紱女三一適金鄉張鎮峯一適吳江周
霞一未受聘孫一某世平等將以某年某月卜葬乞銘於余余素重坳
堂之氣節乃不辭而為之銘曰
佳城一閉泉路寂寥吾不知千百年後或鬱松柏或翳蓬蒿然銅棺可
朽鐵骨則不銷

贈太常寺卿四川布政使楊公揆墓誌銘　趙懷玉

公諱揆字同叔一字荔裳楊氏之先自華陰遷常州再遷無錫祖孝元
考鴻觀世為名諸生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母顧氏封太夫人公生而聰
穎八九歲時即好涉獵史事塾師嘗以蘭是衆香祖屬對即應聲曰黎
為百果宗問何出曰南史張敷傳也長老異之年十四贈公去世從其
兄今戶部郎芳燦學時戶部已名噪里中所交悉知名士公亦頡頏其
間有二難之目南昌彭文勤公視學江左聞其才以兄子妻之入都為
國子監生兩試京兆不售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五幸江浙召試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五十五年充文淵閣
檢閱入軍機處行走明年廓爾喀酋長侵犯藏界誘執西藏丹津班珠
爾等稱兵肆掠富察嘉勇公福康安為大將軍奏公從行五十七年

恩賜花翎以內閣侍讀升用五十八年補侍讀甫逾月授四川川北道
六十年加按察使銜旋授四川按察使以勦襲苗匪未赴任嘉慶二年
正月加布政使銜二月補甘肅布政使總統宜緜公奏留四川辦理軍
務四年二月之官是歲十一月調四川在甘肅四川皆代理總督事爲
鄉試監臨官再典武闈鄉試此歷官大略也其從征廓爾喀越日月山
並星宿海後隊遇大雪行李盡失糧糗不繼拾牛馬矢蘊火煮冰調麥
屑療饑夜則蒙裘露宿及抵濟嚨山險不能容馬官兵皆舍騎而徒每
經絕陡則手足並用嘗夜雨前塗賊至進退無所遂與同行者淋雨中
擁背持踵以達旦王師抵帕朗古廓爾喀惶懼乞降公以一書生履其
閒略無失策超勇海蘭察公爲參贊最知兵聞公言輒云與我意合爲
宿將所重如此其任川北當黔楚逆苗煽動總督和琳檄理軍務旋與
嘉勇軍合攻下苗寨殲擒賊目嘉勇公封貝子總督封伯爵公亦進秩
時湖南北習教匪徒潛結醜類剽掠邨堡攻擾州郡勢甚熾官兵頻有
斬獲俄貝子卒於軍中總督亦相繼歿眾心洶洶有
旨以額勒登保德楞泰二公接統大軍公設方略蒐軍實以左右之由
是壁壘一新其任甘肅爲公舊遊地凡城垣戶口版籍財賦胸有成竹

僚屬賢否亦瞭然於中故不煩而理其任四川值賊竄擾道路梗塞總督魁倫調度失宜賊踊渡潼河焚掠三臺中江縣境成都戒嚴總督遽問公撫輯難民訶察姦宄旬日閒流亡安集人心以甯於龍安松潘安設臺站就無事州邑採買米穀以資飛輓既而各帥率兵接仗餉不繼總督勒保公則遠在軍營公乃直陳情形請發餉銀二百萬幕客斂手愳拂

上意疏入竟邀

俞允在蜀五年經畫雷波馬邊夷務及時蕆功然頻歲軍興庫帑略盡而糧員支餉則絡繹而至公衡量緩急權爲假貸僅乃得濟而心神因之告瘁矣始公以儤直受暑誤服涼劑致痰飲疾後忽復發遂至不起事聞得

旨照軍營病故例議卹特贈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以知縣銓選公與戶部皆以文名又皆以武功著自傷少孤事太夫人色養備至友于兄弟與人交不設城府爲文沈博絕麗下筆千言飛章走檄洞中窾要廓爾喀平定當立碑紀功向多記室爲主帥代作大將軍令即署公銜名勒石番藏蓋文人奇遇也詩初學長慶出塞後境日險句亦

日奇騷駿乎入杜韓之室所著有詩文集如干卷奏牘如干卷衛藏紀聞如干卷生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四日卒嘉慶九年五月十六日春秋四十有五配彭氏封夫人子三曰承懋三品廕生候選知州曰承慧國子監生曰承慜候選通判女一未字以嘉慶十一年某月日葬於某鄉之某阡其孤來謁余文余以奏賦與公同舉庚子公少余十有三歲方同官京師公處境尤困貧病至無以自給一旦遭際游歷崇階而戎馬驅馳精力亦頗能搘柱以爲朝暮當致節鉞而壽亦未可量也乃財逾彊仕勞勩身殲如余之濩落無成者反操筆而誌其墓悲巳銘曰

桓桓方伯智才絕倫詞賦通籍韜鈐致身敭歷行閒投繻克濟疇謂文事而疎武備寄隆藩翰勳耀竹帛下士眅心元戎側席胡天不弔鳳靡鸞吪星隕井絡愛遺岷峩

帝軫賢勞淸卿進秩生榮死哀父作子述蜿蟺者山濴洄者谿我銘幽宮岸谷弗移

又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志銘 秦瀛

嘉慶九年五月十六日四川布政使楊君荔裳以勤於其職積勞致疾卒事聞

天子憫其勞贈太常寺卿予祭葬廕一子爲知縣舊例惟在軍營病沒
者得議卹君沒於位亦得仰荷國家逈格之榮卹贈有加由是飾終之
典於君爲特厚按狀君諱揆字同叔號荔裳其先自武進遷無錫曾祖
宗濂祖孝先卽吾邑所稱介公先生者也父鴻觀與其世父邛州知州
潮觀並工詩文不遇早卒三世皆以君貴贈如君官妣顧氏封太夫人
君家先世既以文學著稱而其外氏自修遠先生諱宸者著名聽社百
年來其學更遠有端緒君之兄蓉裳承兩家之學擅才藻君稍後出亦
髫齔卽能文辭尤長於詩蓉裳既由拔貢生出爲知縣而君以國子生
於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召試江甯行在賜舉人授內閣中書閱數年入直軍機處會廓
爾喀酋長侵犯西藏誘執班珠爾等稱兵肆掠富察嘉勇公福康安爲
大將軍奏君從行廓爾喀遠距硐門萬八千里君以書生從事自星宿
海而外所歷懸厓絕壑險阻非人境層冰山積人馬驚墮而君枕戈淅
劍磨盾草檄著紙若飛及既成事撰文紀功勒石而還方君之在廓爾
喀也蒙
賜花翎以內閣侍讀擢用既還除侍讀旋授四川川北道乾隆六十年

擢四川按察使嘉慶二年遷甘肅布政使時四川方有軍事總統宜綿
公奏留君逾二年始蒞甘肅旋復調爲四川布政使越六年而沒計君
由侍讀出外歷監司藩臬諸所經營擘畫其事實與軍旅相終始故其
爲川北道也黔楚逆苗煽動君隨嘉勇公往討之公薨於軍閱三年苗
始平迨任甘肅教匪方跳梁鞏秦階所在騷動總督松筠公統兵於外
以省垣之事屬君君至築城垣稽戶口問邊氓疾苦噢咻煦嫗民以不
擾無何移四川屬賊竄擾渡潼河焚掠三臺中江縣境成都戒嚴總督
魁倫遠問君設施犒具慮師行餽饟不繼檄乞州縣預籌糗糧以資飛
輓而諸道兵餉仍匱乏總督勒保公遠在軍營君亟疏請發餉銀二百
萬兩幕客斂手懼失
上意奏入
報可君遇事果決持大體無所迴顧多此類顧以軍興久資帑略盡而
請者絡繹輒無以應君權衡緩急僅乃得濟教匪以次殲滅而君疾作
不可治矣卒之日年四十有五烏虖始余爲諸生訪蓉裳于邑之城北
始識君君年纔十三耳與譚南北史事甚熟及余官中書君亦隨以獻
賦得是官窮甚沈抑不得志者數年阿文成公方在內閣少司寇王蘭

泉先生爲公道君之才公於君姓名不甚記憶詢諸余時余已遷侍讀詳以告公君始以撰文知名同在軍機者一年而君有廓爾喀之行君歸替余爲侍讀兩人相繼出外尺書通問無閒余衰老意君志事當不止是而竟止於是悲巳君娶南昌彭氏贈檢討元璨女封夫人子承懋三品蔭生捐知州承慧國學生以卹蔭例選知縣承懿候選知縣女一未字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衞藏紀聞若干卷其孤旣由成都歸君之喪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先期蓉裳乞余文誌君墓辭曰遄車駟驪稅于方轎旣韋以馳孰爲摧之繄匪自人天實隕而俟折其軥捐于中逵蜀江演迤劍門陿㢉魂兮來歸生斯葬斯潭潭幽宮陰風晝吹名其不劇徵余銘辭

廣西按察使朱公爾漢神道碑　惲敬

公諱爾漢字麗江姓朱氏先世自鄞遷餘姚曾祖名進祖大彬不仕父健遷大興官絳州吏目大彬健皆贈朝議大夫前母林氏母熊氏皆贈淑人公神明挺動有識斷能得人死力奴客悉以兵法部之自初入仕即在行間後遂與教匪相終始少時吏于戶部以吏目分發甘肅署甯夏典史再署岷州吏目被議輸貲復官借補靖遠典史赴衞藏迎班禪

額爾德尼八朝道聞熊太淑人之喪去官服闋赴甘肅候補時平涼鹽茶廳回豪田五作亂公與通判吳君廷芳知縣黃君家駒守靖遠城賊仰攻一日引去靖遠回豪哈得成等一百三十有八人期夜半為內應公鉤得賊情令守者悉登無驗不得上下漏初下乘馬至哈得成之門陽科其穀餉軍因拘為所分遣捕賊人亦誘捦城下餘賊而賊雜守者在城上且數十人縣胥鐵光保最為劇賊公登城給使獻刀卽反接以布袜其口直掖下城遂令鳴角城上捕賊人聞角聲皆拍賊肩曰視地賊視地則扼而反接之于是無脫者夜將半城外賊復引向城公呼語之復引去於是公以知兵聞升署隆德縣事諭底店據砦降回徙之補隆德縣知縣升直隸涇州知州預捦敎匪頭目劉松并其孥升鞏昌府知府嘉慶元年敎匪起陝西白河湖北當陽亦起二年賊大入四川總統宜綿公駐達州檄公參軍事是時賊渠王三槐拒總統于方山坪白岩山者極險固賊渠林亮工樊人傑屯山上與方山坪為聲援將軍舒亮公提督穆克登布公屯山前之韓彭坳公將成都兵三百募兵三千屯山後之排亞口排亞口之上曰金鳳觀曰草店曰鴨坪公一日盡攻克之復進有木柵當隘不見賊唯一犬號號然我兵有躍而攀柵者賊

乃自厓旁引刀斷其指我兵擲火焚柵賊鳴鑼掣所樹旗左右招賊賊大至公慮斷後路退師時九月九日也先是與韓彭坳爲師期而韓彭坳之師中道而緩賊得專力山後我兵不能克十月奉節賊千餘人援白岩公敗之捦賊渠邱廣福十一月白岩賊久困欲走傾巢來犯戰一晝夜不得路仍退至屯公以親博戰創甚回鞏昌道遇河州總兵保興公曰君文官乃能爾吾輩當何如後保興公與王三槐戰于三匯遂死事三年公運甘肅麥十萬石餉軍行至成縣賊渠高均德將衆七千竊麥公與涇州知州沈君清都司馬君良棟敗賊于格樓霸生捦賊軍師李得勝四年賊渠張漢潮犯秦州公赴成縣會勦而鞏昌警至馳還賊已據城東鴛鴦河公夜掠賊卡至城守始固賊不敢攻以功升鞏秦階道生番鐵布者世居西傾山中凡十餘萬人乘教匪猖獗時出盜內地主兵內怖四川教匪謀留軍勦鐵布公以鐵布未叛亂且地險一搆兵非數年不平鐵布奉回教公召其阿渾諭曰鐵布非反者然爲惡不已且移軍至奈何其不爲惡知盜蹤者速來首於是來首者踵至公一日出姓名紙一曰此鐵布盜也復出圖紙一曰盜巢及出沒要隘盡于此分遣一百數十八捕之其來首者助之縛悉就捦鐵布乃定六年陝西

湖北四川教匪捕斬略盡餘賊多竄甘肅公將千六百人遮尾之前後數十戰而西河砦東溝嶺南家渠卷洞溝硝厓廠睡佛洞諸戰皆大勝生擒其渠八年甘肅教匪平上功狀第一

賜花翎公用兵常分數隊迭前迭後賊不知衆寡隊各就地勢結嗽槍箭不妄發賊近在三十步始發之賊陣動則追殺不動結嗽而待賊攻則彼此互援常以此獲勝其助戰者鄉勇侯達海侍衛李榮華武舉劉養鵬千總銜鄉坤桂攀桂皆操刺健兒也旋調肇羅道升廣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卒于按察使任年六十有三配江淑人子長浩江西候補知府次沅浙江候補運判女長適天津知縣黃德棻次適陝西候補縣丞陸湝公葬通州里橋之祖塋銘曰

教匪之至以萬衆先公所部兵極于三千摧犀蹈弱遂無重堅大將倚之如臂在肩斬蜀之芟決秦之阻嗽如撒星戰如集雨手撫瘡痍目馴貔虎帳合千旌城堅萬杵

皇帝眷功以擢以褒貂蟬之錫出于兜鍪善哉始終無有瑕尤子子孫

孫蒙

國之庥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翽墓表　惲敬

國家倚東南財賦而浙江居十之三大府總督浙江福建者行部過浙江所取州縣公使銀且二十萬州縣力匱則盜正帑應徵索而歲稽其上供之數以後歲所供撥之自前協辦大學士覺羅吉慶公巡撫浙江躬廉潔率屬歲裒所餘益帑總督徵索悉不應其爪牙支格者悉以禮遣之行之數年而浙江之財賦大贏其時左右吉慶公提綱舉凡使衆畫一者曰分巡杭嘉湖道李公翽警敏強毅君子也公山東金鄉人字逸翰曾祖怦祖爾傑皆縣學生父來鵬副榜貢生妣周氏公以乾隆三十八年進士補祠祭司主事升儀制司員外郎郎中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升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杭嘉湖道署布政使一署按察使再以周太恭人年老乞養歸後服闋赴部奉

旨發陝西以道員用旋以疾歸卒年六十有六公在禮部以清謹聞充雲南副考試官以能得士聞爲御史給事中以敢言聞有列卿之子冒得官公發其罪同官有庇囚者公亦發之

高宗純皇帝常下特旨奬其伉直巡視中城北城明科教肅姦宄平道塗飭市城衆不敢犯赴官陝西抵留霸廳敎匪大至公募鄉勇拒守七

晝夜賊始退留勦獲全移駐興安奏記領兵大臣請鄉勇各守堅無調發有警則互援自是鄉勇心始固敎匪不能侵多解散者在行間與衆共甘苦上下山谷皆單騎歷險阻忍飢渴以致得疾不竟其用論者尤惜焉始公之在浙江也吉慶公知公賢事皆取決而總督以前事銜公會公復署按察使義烏民何世來等倡邪教相署置造違禁物有以急變告者公曰此愚民耳白吉慶公毋以兵過江自馳至義烏檄府縣官次第縛之以邪教奏而總督得守備報具反狀奏之且擁重兵自福建向浙江揚言浙江縱反者當窮治吉慶公大撓公曰福建摺過浙江屬耳今浙江急驛以邪教所署置及違禁物續奏可先達

至尊至尊知福建邀功不錄也後得

旨令總督還福建毋妄動終公去職總督未嘗能以聲色加公後一年總督之事遂敗敬初仕浙江公已交替嘗謁公公貌循循然如無所能者而浙中大小吏言及公之抗總督皆動色以爲不可及嗚呼屬官不敢犯大府虞其以法相中耳一嚬笑一指揮不敢逆而公乃驟褫其公使銀至二十萬其毒公當何如然大府之技充之至以黨逆中人止矣而公脫然始終名高身泰雖公之智計足以投抵閒隙摧落機牙然非

宸扆之抑邪昊穹之右善何以至此其至此則人理天道之的然可見者也世之俯首終身如檻羊紲犬者亦奚爲哉亦奚爲哉㠯敬嘗計之一行省可减二十萬十行省卽可减二百萬歲歲儲峙不外縻不私没朝廷內撫諸夏外御屬國用何患不充事何患不理用充事理則有司取之于民何患不平況乎不徇大府之欲僚屬必不敢汙不屈大府之威政事必不敢暇一事就軌萬理咸備敬均可爲天下決之公之行甚修事甚辦而此一事所係極重又敬仕浙江時所習知者故推論以表公之阡使後世有所興起焉公配周恭人繼配周恭人側室朱宜人子四庭芬國子監生候選州同知庭禧拔貢生南城兵馬司指揮庭業優貢生正白旗官學教習庭英幼女三長適候選縣丞周嘉謨次適周之勉次適候選知縣楊大勳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庭芬等葬公于金鄉小樓莊之兆陽湖惲敬謹表

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鼐傳　魏源

傅鼐字重庵浙江山陰人祖體仁江西萬安縣知縣父兆東四川南部縣典史始鼐以府經歷仕雲南也猓夷擾邊威遠廳屢戕同知大吏以鼐往圖之乾隆五十九年以馘猓二百餘功擢知甯洱縣明年從雲貴

總督大學士嘉勇貝子福康安討貴州湖南紅苗復以計擒酋吳半生
功
賜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旋丁毋憂以金革奪情嘉慶元年冬授鳳凰廳同知廳治鎮筸當苗衝戶竄亡而明年春大兵已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而氛愈惡藉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司事者至倡以苗爲民之議議盡應其求鼐知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碉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亙山衕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凡制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數犄角故勢强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鼐開邊釁罪又兵備道某者阿意各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筸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嘗底定之

詔責巡撫姜晟嚴首賊鼐爲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成明年
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
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筸左右營
黑苗最患邊適諜晒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即夜三路擣焚其巢復回
要伏苟𡗦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
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尚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
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
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
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會剿
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鼐使貴州兵攻其
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嶻天降火寨起貴州兵
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
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晡嶻破之追逼
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即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
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傚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
伊桑阿冒功誑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劾伏法鼐遂叅

旨總理邊務始鎭議遷永綏城於花園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亦藉永綏聲援重其移鎭屢陳督撫益力至是

詔瑱玕查奏鎭再赴銅仁而陳永綏孤懸苗巢形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難二可慮并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瑱玕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既而其城羣苗爭占彌月槍礮聞黔境鎭以鄉勇數百深入忽遇近苗大集急上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相繼鎭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偪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勦矣初永綏以廳城孥尉從未深入其巢果抗繳槍械而積惡石宗四等并阻丈田土復糾數千苗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敗之夯都河使永綏鎭營兵扼後路而自分兵進攻連燒六寨乘勝窮追至陽孟岡嚴寒山路凌兢方少息忽五鼓萬苗突至跳起揮兵禦之時火藥餘數十觔而後路既絕苗四面急攻銃發如雷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硝濕槍凍比曉我兵乃刀槊並前人自爲戰鏖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勦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焚巢破卵是役也

賊起事即戕艮苗故覊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此後惟高都兩頭羊役遂不復用兵二寨皆鳳凰深巢天險各寨繳兵後猶負固至是皆乘雨夜晦濛襲之懸□出奇而後破其貴州苗未繳槍械者亦發印諭五十道遍檄黔寨咸□□無敢抗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軍至則偵諜闃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將□絀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鵰勦法竊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道出艮民五千口艮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惟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疆用兵異他地重山深壑奧複巘峭而苗猱騰獸鶩如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眾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防及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此三長也窮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則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我火器甫發來戕因

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彼橫蠻則趫捷勝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淵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貲貨載道無反顧者其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人是以致死如一十年蕆永綏苗事聞

詔各省督撫提鎮以公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塹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俾司苗疆者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蕆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余獨載鄉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衞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維曏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竭蹶心籌之無出碉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即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爐熖熄堤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

已耗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慮則自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衞所以一勞永逸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為田畝多少鳳凰廳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輸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以成圍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偪處非碉堡無以固碉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即後路同資屏蔽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土丁匪其子弟則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為盜賊為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太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

以備補助濟折耗以廩屯官授屯長以給老幼丁賞練勇暨歲修城堡
暨神祠學校養濟院育嬰堂費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
以兵勒出屯效力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
苗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
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碉躬耕者
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
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
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眦釀釁則永永不窮
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尚書廣泗改黔
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葢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雍
區區守土臣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吏不掣其肘即已幸徒自奮
於巉巖拮据中葢獨爲其難即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
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
知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
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鼐專司苗疆十有
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

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懇化
導設書院六義學百邇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
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尚未特沛
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
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
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
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匭訴者投滿其中夜歸倒出閱
之黎明升堂剖決盡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
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復
入覲
天子方將擢鼐巡撫以大福湖南民而六月卒於官事聞
震悼贈巡撫賜祭葬敕祀名宦祠並許苗疆專祠嗚呼捍大災禦大患
有功德於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狀嗣兵備道
者桐城姚興潔禮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志例當有傳乃傳
論曰方鼐之惎於大吏以掎齕也則鎭筸鎭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
又舉歲給降苗十餘萬金以委之故鼐得以豢苗者賊苗富志那從征

大小金川習知山碉設險之利鼐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二妾寡居飦粥不給而議鼐者訖今閭閻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爲太息者也

四川布政使方公積傳 四川通志

方積號有堂安徽定遠縣拔貢生乾隆五十七年以州判發四川累勞補閬中縣知縣時達州賊王三槐徐添德等肆亂梁山當其衝積奉檄權梁山縣事賊犯境賽白兎山守兵潰積以百人據小山爲疑兵賊不敢近築七斗諸砦二百餘所令人自爲守他邑流民依集者三十餘萬人賊至無所掠食積復出奇大挫之悉遁走當是時賊蹂躪連數郡縣積在梁山首行堅壁淸野法城賴以完其後遠近效倣卒以殄賊初萬縣寶靈寺賊起積由梁山越境平之以功加知府銜繼佐諸將殲伍文相於石壩山卻林亮功於望牛埡殺其弟廷相
賞戴花翎旋擢甯遠府知府仍留駐梁山前後凡四年嘉慶六年調夔州府賊亦以次平八年遷建昌道歷川北道鹽茶道十二年授按察使十四年陞布政使積在川二十餘年驅馳殆遍凡民俗之湻澆山川之夷險瞭然於胸以故措注有方而策慮愊億用兵輒獨當一面在建昌

時嘗奉
命討涼山生番山多妖沴白晝陰霾作雷雨連數日不得進積爲文以檄之一夕霽師進斬獲甚眾番夷懼乞降未幾裏塘正土司索諾木根登殺副土司奪其印阜和協副將德甯以兵入爲所困積單騎往密授意土司之舊頭目希拉工布以其眾破之任按察使時馬邊前後營熟夷赤夷與峩眉嶺夷結梁山生番盜邊積偕提督豐紳由馬邊三河口鑿山深入克六拔夷巢遂由赤夷開道進攻嶺夷十二地浹旬之間每戰皆捷曲曲鳥助逆殊死拒乃潛師出其後殄滅之任布政使時僚屬多故交積清節自勵定立程格無纖毫瞻徇尤爲人所難云十六年總督常明以四川通志閱八十年未修奏請設局重修積公暇周諮博訪商榷是非書垂成而卒年五十有一著有敬恕堂詩稾六卷

通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史公積容墓誌銘　謝階樹

史氏族大於漢宣帝封悼皇考舅子高爲樂陵侯高子丹武陽侯丹孫均均子崇又封爲溧陽侯遂居溧陽於是稱溧陽史氏其後族姓益繁或稍稍乞徙至三十世曰惟則宋高宗時徙慈谿再徙四明又九世曰昌孫元某年進士仕至中奉大夫某官復徙餘姚又九世曰孝洪明世

宗時為京縣縣丞遂占籍宛平史氏之遷而北蓋自此始自高以下史氏或在江南或在浙代有達人而北平之史無顯者既崇既殖以大於公公諱積谷字文量曾祖諱某蓋即縣丞君之曾孫也歷官山東章邱縣知縣濬洛坡河民便之廟食其地祖諱玉圖歷官四川威州知州考諱全義自祖以下皆贈如公官公幼而敏悟然以貧故幾廢學者數矣會公之祖與大興朱筠有連遂受學焉乾隆三十三年中順天鄉試舉人又三年進士以主事分禮部儀制司尋遷祠祭司員外郎五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遷郎中是冬記名以御史用明年復記名以知府用初公之在部也遇公事持正不苟阿韓城王文端公器之曰史君若驥伏閑中殆難為羣矣是歲選授雲南楚雄府知府既至捐廉俸以課書院決龍江以溉山田又教之樹桑飼蠶之法三年以治行卓異聞當遷以事留任嘉慶元年威遠猓匪滋事大吏以公堵禦後路明年復與迤西道李亨特鹽法道顏檢攻破土地塘賊巢

賜戴花翎旋署開化府事儂人謀變鄉民奔走入城總兵某遽令閉門公爭曰吾聞設城以衛民未聞閉城以拒民也曰賊闌入奈何公曰以我察之則不足使民自祭則有餘今若輩已至城門內之則助我拒之

則從賊耳即有變吾獨任之不累公也叱兵吏曰開之民乃得入公即其中選練鄉勇一鼓滅賊然亦未嘗自言於大吏也已而以任滿入覲當是時
今上始親政而問公所以典外及殺賊得功狀公對稱
旨有詔軍機處記名五月遷湖南衡永郴桂道楚人尚氣好勝其俗於端陽競渡分黑白二旗角勝先期聚眾要誓於楊靈廟溺死者相踵不鳴於官官亦弗能禁也公偵知之乃毀其廟而編次江舟為甲乙號至期令保長巡徼約束乃已衡郡饒米粟然常患姦商屯積販運米輒騰貴公以法平其直後當去而父老攀轅泣曰史公去吾屬無賤米食矣公所屬永州府地毗連廣西民多食私鹽江華縣有私販數十人懼官役邏獲或相保聚巡檢某遽以畔聞公以所報無左驗欲陰以宅故至永州案其事未至而官吏已擒黨與而脫盜首護巡撫飛章以聞詣結盟飲酒已有反狀而劾公緩事以致盜魁得逸
上習知外吏多張皇要功亦會兩廣總督吳熊光以反狀未實入奏
上因降旨切責撫而擢公湖南按察使此十年五月事也然卒以失察私販獲咎吏議當免官

上寛公以白衣領職明年署布政使條奏重銓衡勤操練恤犯婦保城垣四事其二事爲律令卽擢爲湖南布政使又明年湖南各官吏以積案過多降調有差而

上復寛公以白衣領職如故又明年以補縣缺失次爲巡撫景安所劾事尋得白是年公至京請內用授光祿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十四年復出爲江甯布政使在任三歲調廣西布政使巡撫欲奏案各州縣虧空公以爲此私罪今藉藉如是若輩甯不能設法彌縫乎不如陰察之得實以聞事乃無變不聽遽奏之而公弗能止也

上命尙書初彭齡案驗不實遂連公劾之於是大吏皆以罪去而公亦奪職歸歸未滿一歲而卒公生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四日卒於嘉慶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年六十有八配陳氏沈氏先公卒子二麟善彌善其兄愼初無子以彌善嗣女一嫁仕族孫女一公旣卒之明年其嗣子麟善將葬公於紹興府某縣某山之先塋來請銘於予銘曰

史之受氏實始史佚西漢四族史居其一史氏之興南國是崇四遷而北六世至公公之篤生實稟剛氣非身是圖惟民是利賞不冒功罰不辭咎雨露風霆至則順受古之遺直今之藎臣反葬會稽首邱之仁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賡芸傳　阮元

李賡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璁乾隆壬戌進士江西甯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

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賡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

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

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陞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蔬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會官

嘉定而已以嘉定入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埽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治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轆轤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廠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眾及莅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眾持兵械相攻撞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鬭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糗糧之費獨責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鬭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鬭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眞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

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旣訖事與朱分任
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朱爲教職朱
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讜昔
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
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
式被駮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
摭前二事指爲贓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憕不知總督桐城
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
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
者福州知府索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殁寮
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
上使吏部侍郞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
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使者云故藩李公學殫經術才裕藩
宣簡在
天心惠孚民望歷宦卅載居閩五年先綰郡符洊躋方伯持躬謹飭莅
事精勤抱慤依忠安良戢暴其平反疑獄囹圄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

活莅漳時首械書役蠹風斂迹闔郡稱神其止息鬬爭則如龍溪縣屬
之歸德堡鄉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祠墓起釁親詣秉公
勘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
立堆房兵役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公移
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
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
殫述詎意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郡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人童子
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況淒涼不可言狀質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
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
漳憲轄人民感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共抒哀思猶恨無以爲報伏念
生而澤被閭閻歿而貧逾韋布義有必勸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旻
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
朝廷議禮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非同違禁之生祠
現今闔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
旨允行之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爾準
素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柩之歸也士民僚友頗多

賻贈君之子卣尙幼幸以餬饘粥居於嘉興

評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槀俄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既論定

上硃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山東糧道孫君星衍傳　阮元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謚忠愍禮部尙書愼行謚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太夫人夢星隆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淸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

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駒駒如畏相國和珅疑爲別字置二等引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甯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卽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
上改肩輿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
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

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流君以為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因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因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赦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為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為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鬭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為人所誣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為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為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榮
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
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
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為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
省曹縣令卒為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
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
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禦之溜歸中泓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
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即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
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玉德公調任浙江
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
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
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為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
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
知鞫獄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鬭形擬鬭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
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
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

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鞫婦以某日歸甯僕婦後二日以
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因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
本縴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
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爲縣役
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
鬬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因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
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君以
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
臬七甚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
縣官責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
伏生承秦蔑學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
康成箋註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
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駮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
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囚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鞫之械和門
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俞之君回兗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感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費贈君

君不納五月起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塡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
旨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其半屬後任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

浙建詁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
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
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
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
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
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許
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
閘口夏秋水漲高于閘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
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鉤盤鬲津故
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
兵五百口一口為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
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
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
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
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

寇與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愼守牒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覲請訓

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于江南

上允行秋至江甯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臏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郯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羵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曾點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兖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者爲後世之誤會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潛

經術博極羣書勸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
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
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閒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
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即撰集古文尙書馬鄭
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若干卷蓋積二
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
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
天官書攷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
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稾五卷岱
南閣文稾五卷五松園文稾一卷平津館文稾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
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
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義
三十卷其餘篇帙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
於江甯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
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鏊爲子
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廞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

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諤諤者不獲乎大府千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浙江溫處道陳公昌齊傳 廣東通志

陳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海康人父河書恩貢生敦內行昌齊賦姿穎絕至性過人年十一居母喪哀毀如禮弱冠膺乾隆乙酉拔貢庚寅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充三通

四庫館纂修官甲午典試湖北乙未校禮闈所拔多知名士詩擢贊善晉中允乙巳以廷試三等左遷編修庚戌轉河南道御史補兵科給事中巡視中西二城風規肅然姦宄屏跡旋丁外艱服闋改刑科昌齊生長海邦洞悉邊要上疏切言洋匪會匪情形請設法勦捕明年復條陳防海勦盜事宜疏入

召對稱旨甲子

上幸翰林院昌齊以舊詞臣與宴蒙賜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註杜詩

筆硯緞絹各種是年外補浙江温處道時海寇蔡牽騷擾閩浙閒抵任修戰艦簡軍伍細繪諸洋全圖昕夕披覽瞭如指掌每接見武弁必加意禮待而關報稍有不實輒指斥之雖百里外事如親覩在浙五年以審案遲延部議鐫級歸昌齊歷官中外數十年不媚上官不罔私利遇民生國計事必侃侃而談初在翰林時大學士和珅欲羅致之昌齊以爲非掌院無晉謁禮卒不往及莅温一等侯德楞泰奉

特旨按閱閩浙風聲威厲人皆震悚昌齊怡然進謁侯諭以嚴設海禁盜可自斃昌齊曰閩浙民多以漁爲業海禁出則漁戶百萬無聊生患且不測非策也侯改容稱善當解組時大吏欲爲奏留昌齊謝之蕭然歸里歷主雷陽粵秀講席論文課士娓娓不倦尤諄諄誨人立品敦行爲先學者宗之稱觀樓先生生平精考据之學參訂經籍多所辨正輯有經典釋文附錄歷代音韻流變攷楚辭音辨及大戴記二十子淮南子荀子管子呂氏春秋諸書正誤又長于天文算法著天學脞說測天約術二書其詩文則有賜書堂集若干卷嘗修雷州府志海康縣志今所修通志昌齊亦秉筆稾粗就而卒年七十有八

又温處兵備道陳公傳　吳應逵

公姓陳氏諱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雷州海康人先世由莆田徙瓊州二世祖孚中宋進士瓊州科目自孚始入祀郡鄉賢祠曾祖英相卜宅於雷凡數遷乃定居海康之南田村祖全夫諸生父龍溪恩貢生皆贈中憲大夫如先生官先生少有神童之目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十六歲補邑弟子員以選拔貢成均庚寅辛卯聯捷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甲午典試湖北乙未充會試同考官旋轉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嘉慶丙辰升兵科給事中辛酉補刑科給事中巡視東城甲子出爲浙江溫處道己巳因事罣誤部議降調遂解組歸先生遇事敢言其初轉御史也奏各省首府宜請

旨簡放以杜貪緣直省督撫政治宜令學政隨時稽察以防弛縱京師各門宜嚴章程以杜勒索均下部議覆廣東海防舊分三路以廣州爲中路惠潮爲東路高雷廉爲西路前明倭寇來自閩海東路實爲咽喉今則中東二路爲總督提督駐劄之區獨西路僻在一隅而廉州一郡又與安南接壤海賊恃爲接應銷贓之地久之遂與陸匪相連結接濟糧食器械又導之掠人口劫財物懸所得男婦姓名於通衢限日取贖近海居民稍有力者遷居避之輒訪其父祖墳墓插標勒金否則發掘

無餘人人震恐先生丁巳奉諱家居備悉情狀辛酉服闋後即據實陳
奏明年又奏緝捕洋賊事宜其略云今春以來凡離海五十里內外處
所掠財帛焚廬舍劫人口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在高州有青平墟橫山
墟數百人焚劫殆盡在雷州則有海康縣牛路村陳家被劫男女七名
口遂溪縣那郁村梁家被劫男女十八名口陳村陳家被劫男女八名
口俱勒銀數千或至一萬兩查屢次由海上岸之洋匪率不過一二百
人至行劫時輒有陸居會匪多人持械助兇每行劫後又在海濱招夥
給丁壯等安家銀每人數十兩誘令下海沿海居民類皆自少採捕爲
生習拳勇熟水勢向爲匪等所畏懼自經匪等招誘從匪者往往而有
因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爲盜即可用以捕盜似宜令地方官明
張告示有能相率出洋勦捕或乘匪等上岸併力殲擒送官驗實者除
將所得軍械交官外其財物船隻併陸路上或有匪黨産業一概給予
獲匪之人充賞即已經聽誘下海之丁壯若能設法殲擒多匪連船械
等物運米投首亦准免罪爲民一體給賞其擒獲勾引助兇之會匪確
有證據者亦照此辦理則當該匪行劫在塘汎切近之地官兵自可聞
信趨勦或官兵未到之時丁壯亦必圖賞力捕仍須令地方各官詳稽

戶口㕘編保甲以清續行入匪之源於各埠頭訪拏濟匪糧物於各市鎮嚴緝代匪銷贓以絕水陸勾連之路庶幾洋面肅清而地方可臻寧謐矣奏入

上召見詢問再三迨之温處新任即飭令各營武弁協同畫工出海繪浙閩海洋全圖纖悉備具每汛口弁兵稟報殺賊情形及道里遠近稍有虛妄必加申飭與提督李公長庚深相結納凡接見武員必加禮曰海氛未靖正武夫效命之日也向例擒獲盜夥多或百餘名少或三四十名除各船盜首外其餘大概審問某年下海有無與官兵打仗有無過船接贓問者輒以為煩先生按名嚬訊無論老少不遺一人語屬吏曰問官高坐堂上不過盡一日之勞猶以為苦武員冒險捉賊其苦更何如耶巴圖魯一等侯德楞泰奉

命按閱閩浙營伍議於各海岸添設兵弁晝夜巡邏不許一人下海令水米器具無所接濟不數月可盡斃侯侯風采嚴厲屬吏莫敢置對先生進曰侯未身履其地也閩浙兩省皆環海居民耕田而食者十之五捕魚為業者亦十之五若禁其下海則數萬漁戶無以為生激變之咎誰當任之侯默然久之曰公言是也永嘉有胞弟誤用屠刀格兄致斃聽

訟師指引認木柴毆傷刑訊十年獄未具先生曉之曰汝明驗刀傷早以誤殺擬赦木柴斃命則故也訟師利汝財以延歲月耳犯大驚叩首於階曰公活我指使者實某也先生按律定擬並置訟師於法一時稱爲神明其遇事平反多此類當降調時制軍阿林保調兩江總督欲奏調江蘇辦理河務新制軍方公維甸又欲以諳練海疆奏留原省補用先生並辭遂歸生平博極羣書嘗取漢書史記十三經註疏凡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未備者錄之爲經典釋文附錄又著歷代音韻流變考鄭舍不戒於火並所藏書俱燼後欲重輯之而未就也戴東原先生應詔至京一見輒心折所校水經注先生指其訛舛處東原以限於官書未能更正常以爲恨邵二雲編修著爾雅正義成質之先生爲駁正三十餘條歸里後修雷州府志海康縣志制軍阮雲臺先生修廣東通志聘先生出總纂志事兼掌粵秀書院庚辰十月通志草稾略定歸歸二十五日而卒年七十八歲著書已刻者呂氏春秋正誤二卷淮南子考證六卷楚詞韻辨一卷測天約術一卷臨池瑣談一卷賜書堂集六卷未刻者大戴禮記正誤老子正誤荀子天覺脞說一卷營兆約旨一卷囊玉秘旨刖傳一卷子三人箸先卒簡優貢生虒邑庠生

[illegible]

碑傳集卷八十七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三十三

DS
734
.B56
V.33

碑傳集卷八十八目錄

國初守令上

邊公大綬生祠記 范正脈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振先祠堂碑 趙宸玉
江西撫州府推官唐先生巍然墓表 田蘭芳 節錄
贈奉政大夫田公緒宗傳 施閏章
耿推官應張傳 劉宗泗
龍陽令孟君明台墓誌銘 王紫綬
韓先生國璽志實 王日高 節錄
藍田知縣楊君行健墓誌銘 孫奇逢
湘鄉知縣汪君觀墓誌銘 汪琬
松陽令田公起龍傳 李來章
又田松陽傳 劉宗泗

碑傳集卷八十八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守令上

邊公大綬生祠記 范正脈

明甲申
今上之元年也公來知修武事時
新天子除闖亂與海內更始公筮仕得修武慨然以父母為心初修陷
僞順六越月農廢土荒士賦捲堂商賈棄貨不居聞公來始各反業會
上議釐定徭賦公作法從儉修武民如出湯火歲大儉軍需倍常鄰治多行搜括政公竊鄙之約父老誓神祇以檄書不可遺民窮不可取至於泣下父老固心公心者各傾貲佐用無所擾而大慊將士心諸如馬政鹽法所以利修武民者靡不竭心力以籌其全當塗君子廉得其狀交章入告歲半
命下遷青州二守修武民遮道挽留不得因謀肖像頂禮以伸其私先是公以夏不雨入太行步禱龍潭為民請命既獲天心而慰農望返步覆海蟾宮則見泉聲咽石竹色浮青徘徊流連不忍去修武民知公之

意在山水間也卽相與建祠於此而西山寇盜時發竟不底厥成越丁亥龍公來謁公祠得所以未底厥成之故爰捐清俸爲公高大其垣丹雘其戶修武民亦子來趨事不旬日煥然新焉因屬厤言以紀公德遂傳之貞珉公諱大綬號長白北直任邱縣人已卯拔貢生時順治六年正月吉旦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振先祠堂碑 趙懷玉

勝國之末我
朝之初吾郡司土之吏耿人心目者厥唯二公爲最著一曰江陰典史閻公應元是能與大兵相抗率一城之民殉於忠義者也一曰武進知縣孫公是能保餘黎不反援一城之民免於刈戮者也二公者或死人或活人道雖迥殊而功實相埒閻公明史有傳又易名異代邀
國家褒忠曠典已可無憾孫公則雖列名宦而專祀久虛未足以申酬報無論賢愚貴賤每及此未嘗不疚於中焉當公之攝武進也署知府宗灝貪很險鷙被其禍者踵接人情洶洶灝亦自危會豫王攻江陰暫駐常州因乘閒請曰常民亂萌已形不速屠且立叛王勒兵欲出公聞急入叩頭流血願以一家明全城無貳志灝怒揮刃脅之左右鞭笞雨

下公無異辭賴舊守郭嘉穎都督馮可宗僉謂公言是力請於王始得免而公已肢體傷殘血般裾褏矣烏虖向使公言不力吾之先人且不可問何論今日詩云民之父母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生我之德旣竝二人廟食之隆不宜百世哉康熙中先侍讀爲諸生與學校之士具呈當事請入名宦其入祠之文實出先尚書手嘉慶丁卯戊辰閒懷玉與蔣通判麒昌洪編修亮吉輩屢倡建祠之議欲以西廟隙地徐君祠址及城北廢庵爲之通判病中猶以爲言惜無後人繼志而議者旋散費亦不集說遂久寢年來余以病廢不能兼及戸以外事邑人仍於忠佑廟西偏葺屋三楹奉公神位於其中爲春秋祭饗之地雖規模麤備俎豆聿新邑之人尚欿然抱慙將俟羣力稍充擇地別舉亦足徵盛德難忘秉彝未泯故事雖緩而願卒償也昔大學士劉公綸奉諱里居余每往謁輒譚桑梓軼事一日言里有楊某嘗赴邗上爲狹邪之遊妓知楊籍常州喟然曰吾先人亦曾官是土者駴而問之以宗姓對於是知爲瀕後嗟乎瀕之餘殃若此公之食報寧有窮乎衆以懷玉先世有勞於公屬文以紀之方瀕守吾郡郡人嘗爲立石曰常郡守廣陵宗公保全百萬生靈闔郡頌禱之碑蓋脅瀕之威迫而貢諛非由衷之論也乾隆

中石已磨去不能遺臭今懷玉乃得表公於百七十五年之後事久論定是非益彰此所以力疾振槧欣然任之而不敢以不文辭也公諱振先字光裕泗州人

江西撫州府推官唐先生巍然墓表 節錄 田蘭芳

先生姓唐氏諱巍然字二有宋御史子方之後也今爲睢州人世累貴盛先生不逐羣從好尙蕭然誦讀一室爲寒士之所爲析義制文多行己意卽偶所偏主人終不能屈其意而使之回奪順治戊子以諸生第一人貢於廷當

國初用人之際最重是選廷試文俾諸翰林分第其高下先生遂得推官秩任之撫州始至見太守某盡民之產而仍畀其命者三月中凡七十一人先生髮爲之豎立白之上官抵其罪卽上官有所行下一蔽以法毫不曲阿以殺人媚人於是百姓欣欣歸心而上官且以倨侮見疑羣僚亦側目人思齮齕之矣時巡按御史米公獨重先生故衆皆忍而未發會臨川有徐熊之獄先生直徐冤當熊罪先是鞫獄者皆從坐於是忌者益衆迨米公還朝而先生遂不可復留也葢徐佳熊經者俱臨川進士有時隙爭相伺欲甘心焉頃之佳死經家偶被盜輒指爲佳子

奎祥所爲案經府別鞫及縣令時經方受新命總督兩廣治獄者遂承風捕奎祥掠服之獄上御史疑其贓據不明移先生覆之先生察奎貌似重有冤者且親進士非迫於飢寒疑不至是辭贓復參差乃反覆窮推會暮而罷曰詰朝更鞫之是夜奎祥遂死獄中明旦以聞先生愈疑遂攝經面質之經至欲從中門入先生卻之既已氣沮及見先生厲聲曰誣人盜而不得私斃之以滅口何也經色動不知所對先生回顧兩獄卒曰汝聽人殺人云何具以情對不然立死兩卒視經且股栗復懾先生威遂不敢隱備言經子懋文以金屬斃奎祥狀先生立具獄上之經父子皆抵罪於是邑人讙呼德公不止吾邑之害除嶺表并脫搏噬之禍矣蓋謂經罷督廣之任也當斷是獄時空中無雲而雷江西至今相傳爲雷鳴案云先生罷官後貧不能治行撫人樹表於道曰願爲唐公辦裝會此乃置一虛器其下未月中投錢於中且十萬進之先生先生辭不受乘夜解纜歸家敝廬不蔽風雨仍開門授徒學者較昔更盛資束脯以爲衣食每徒步獨出過之者視若常人不知其曾爲法官也先生雖屢空而樂不改誦讀著述孳孳靡倦蓋桂愈老彌辣州中事有不得其平者必侃侃然言之不懲羹而吹齏也先生之同年生嘗以郡

倅來攝州事頗嚴酷屢以催科笞諸生先生心惡之及置酒修舊好既見方叩其家所有無欲有所進辭未畢先生忽正色曰君終日而撻七士忍令故人戴面相視乎遂拂衣而起郡倅追謝之卒不顧其剛鯁葢天性也系之以銘曰

石可仆松可摧蹄爪交劖耜迴誒重閉固不開際天地神往來

贈奉政大夫田公緒宗傳 施閏章

公田姓諱緒宗字彷文一字文起山東德州人曾祖三戒明嘉靖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栗並諸生公爲仲子少倜儻自負不屑伍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聚薪擁足讀書常達旦爲舉子業務偉特成一家言試場屋久不中人或規以諧時嘆曰虎豹之斑鳳凰翡翠之羽貴其文異也使吾文而猶夫人也烏用吾文爲卒持之不變教授諸弟子有繩尺同里蕭侍讀惟豫初自童子受業輒以翰苑許之至今服其知人順治辛卯舉於鄉明年壬辰登進士除知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迹先是民苦催科猾蠹公內外各置一簿覈註盈欠吏不得上下手爲奸其力役則按籍均徭困困貧寡故邑處衝律而趨事無後期賦役一清麗水故仕國學校巋然冠櫸山之陽昉自唐李鄴侯而韓退之爲石記亂

後荒圮公至則新之會諸生其中講業課藝名曰麗澤大社由是人士益興於學邑有通濟堰蕭梁時所築障松遂兩溪水爲四十八派灌田萬餘畝後大水決堰泉散土龜公單騎往視之曰創於昔而隳於今如吾民何躬畚鍤復堰民用利賴田穀以登初公將之官作筮仕自記一編歷援古循吏以自勵曰使吾行有弗協於是弗敢爲也至是出爲政無一不如其言麗民歌之曰邑侯清雞犬寧邑侯賢婦子安亡何以疾卒於官年四十六邑人爲之哭罷市公在縣甫五月其得民如此子雯需並進士雯以工部尙書郎陞按察司僉事督學江南需翰林院庶吉士並以文名世其家

施子曰史氏傳循吏衆矣大抵奉法循職恂恂無奇行以麗水治行方之甯出古人後哉語曰見指知臂夫朱邑之愛利文翁之儒雅王景之治河渠彼有其一而傳之至今今不待朞月能兼之使天假之年豈獨以循績見哉

耿推官應張傳 劉宗泗

推官名應張字觀宸少喜讀書不事家人生產每於名山古剎鍵戶下帷首山之乾明寺登封之少林寺皆吟誦處也自經史而外左國秦漢

以及唐宋大家諸書莫不淹貫而於賈長沙陸宣公奏策尤篤好之至於時文聞一寓目卒棄去為文海涵地負包羅萬有拘繩尺者或舌撟不能下然周鼎商彝斑爛奪目卒莫敢以耳目近玩褻之也少補諸生每試輒冠其曹以歲貢中順治辛卯鄉試王辰成進士其闈牘至今為海內所傳誦焉筮仕荊州府推官執法如山人不敢干以私然推情度勢期於平允雅不欲以苛察見長也荊巨豪李君權罪當死託勢官齎金幣求免力斥絕之卒正典刑時有鐵面之謠至於新舊獄牘賴以平反者甚眾而陶欽明萬人敵曹大魁諸案皆訟繫累年沈冤莫雪賴應張而釋者也順治十年荊州大水城不沒者數版公捐俸市布更出圄中罪人令其以布贖罪作土囊數千禦之又申飭號令示以軍法貫兩人耳杖一悍兵而諸到立塞城以無虞當是時巴東歸州興山一帶久為姚黃所據而王二王三復相與為聲援彝陵既陷其勢張甚手畫四策為制府陳之其畧曰荊州宜都一帶舊設水塘如張惠伯李騰芳楊近羅劉義甫薛應之彭疏清者皆熟水戰後因時平歸農今宜召惠伯等各給以劄令其沿江偵探防禦與新收各土司相為犄角也荊州下湖舊有陽湖划船運轉如飛礮矢莫及善能以小制大其水手俱散居

湖下其首領見有能職水營千總楊拱爲水師第一今復楊拱職給划船二百隻令其調取原在湖中經戰堪用之人示以鼓舞再加之以水營大小相閒奇正各出孫逆素聞陽湖划船之名自不敢來來且扁舟不得返矣其次無如調安陸德黃各路兵將屯荆門以作犄角大抵荆州東南一帶可以用步用舟枝宜以上可以馬步相閒自荆州北以至荆門則連岡亙嶺眞用武之地也如此處空虛賊乘水漲水師南下以出我之前大兵爲水隔絕勢既不得北渡而賊復收合郝李黨眾由西北陸路以抄我後則荆州危甚若於荆門屯一旅之師賊恐荆州乘其前荆門襲其後必不敢由陸路而窺荆矣荆門有閒道可以直抵襄陽此處設兵不惟作荆州之後門且可以作襄陽之聲援此兩利之道也其次又無如鼓舞土司令其多方以擾之賊之情形路徑惟土司兵丁知之最悉倘懸以重賞或使出其不意夜斫其營或密用細作火焚其舟或俟其下荆直搗其後或用閒密入賊中散布流言以離其黨張已密諭各司令其相機爲之俟有功績當卽報聞張嘗竊窺賊勢陸路不敢離險水路不敢離舟其遲回彝陵不進不退者將欲收合黨眾俟江水之漲乘我之瑕耳方今水勢方平眾尙未合破賊正在此時彝陵黃

陵廟以上新灘等處水從上傾勢如建瓴由新灘一日可達彝陵自下而上由彝陵七日方可到新灘船不能遽上若我兵綴其水師攻其陸師要其歸路更用土司唐繼勳之計潛兵密入直擣其巢可以滅此朝食不惟姚黃撲滅興歸可復而孫逆膽銷再不敢輕出夔門一步矣當事既雅重應張及得所陳策一一皆施行且以兵事委之公亦以征勦為己任相機宜據形勢招降設閒算無遺策以故容美椒山水津五峯石梁巴東等處相繼而降皆應張力也督撫上其最十一年以科道員
缺
詔取入京
上賜衣一襲未及補授而公不祿矣所著文集二卷雪堂看語十二卷藏於家

龍陽令孟君明台墓誌銘　王紫綬

順治十二年八月一日湖廣常德府龍陽縣尹孟君卒於官是歲君父元以江寧守請告如里門適有素車白馬輿櫬自北來者則君季尚書之喪也明年丙申君父命以輿歸君之櫬于湖南之龍陽而以狀授史官王紫綬曰吾且老吾兩兒南北皆沒于官一孫幼無所識憶吾今一

一爲兩兒治葬事漆漆然若不克終日予與兩兒游且久予之立言直
而不華其銘諸余受而按其世系孟氏爲亞聖後其先蓋山東人自山
東始徙于汴者曰賞又二世而分著于杞者曰貴其後遂蕃在汴有都
御史在杞有宗伯尚書纍纍然自金紫以至黃綬以十計碩碩而郁郁
然甲乙者以二十計經明行修而出黌宮入黌宮者以百十計君諱明
台字澹園歲貢士諱兆先之曾孫工部侍郎諱琦之孫今江寧太守諱
元之子兵部尚書明輔之兄也年十三爲文詞朗可觀然性沈默鄉于
徑介與季前後齒諸生丁改革避居河北時有便宜置官者延君皋比
滏陽士皆北面事之滏淤堰埮久不屬君濬焉壐壐浴浴田以大饒滏
人榜其門相與碑碣之識者于是知君卽不進士科亦必大有爲君益
自損下退而學以思卒以明經拔于鄉而貢于成均又二年選治龍陽
龍陽狎於寇久不治或曰治亂用重典君止之曰是羸非亂重烏乎可
屬軍饟急民不能堪君捐橐金九百七十兩以代民賴以活爲十可誦
以歌蓋所聞於太守公之言如此其大如此其細可略也楚刺史衛君
異己數轥轢君君憒恚成疾以卒君之卒也太守公守官江寧母太夫
人劉氏就養于京師時季以先君卒十閱月矣龍邑孤遠妻子皆未之

官一僕一僮賣衣以殮年四十四又二年某月葬于某原君以遲鈍自喜自視如不及即甚不懌未嘗輙言人過聞訾讆者若未瘖然終其身無趨走疾呼之事當季在要津十餘年君未嘗倚之自為計每對客茹淡無恧容衣至紉而再澣三十年如一日即君之篋得龍陽也季方執銓衡龍邑險且惡人所百計避之者君又得自為去取而季甘以授君甘以受且君昆季彼在朝此在野彼在內此在外而祥杞之閒未嘗益地一弓屋一椽此則予眞知灼見者嗚呼可銘也已雖然予之於君蓋屢擬而屢失之前此私臆以為君之於已也粥粥然已耳其於人也一言一事持久而不即決即不謂之吝不可得今以前所言治堰輸餉二者觀之何相左耶因慨于今之官人也勿論賢知愚不肖而一齊之於一成不變之法如鄉飲酒歲貢士然即殊尤自命之才備位守官無以自異於中人有如教士之外復旁見于水利者乎若夫清議無庸廉隅道喪苟吏於民者不擾民之賕仕已善矣豈有裒已以益人者其於仕又何謂焉君固淵乎不可測竊幸予幾失而復得之惜乎不可測者未盡得而僅見于此二事也君娶楊氏士人楊朝柱女子一女四發祥以季父明輔廕上其名於太學一適孝廉常偉子一適貢士曹克家子一

幼楊氏出一適進士萬泰子妾張氏出壻皆少年佳士而勇於進者銘

曰

枝之菀集於枯本之碩截爲鑪啼呱呱公之揄其後也都

韓先生國璽志實 王曰高節錄

先生諱國璽字曾蘭茌陽人也別號晴嵐先生先生生而孝友好學篤行父養吾公以積德重於鄉會明萬歷四十八年山左大飢公竭貲治饘粥贍窮民一日忽有憂色先生進請故公曰家中穀少饑人甚多麥秋尚遠奈何先生即出所儲廩餘及束脩近百金以進所全活者多大父公兄弟二人長乏嗣既歿養吾公欲葬之正塋堪輿家言不利于長男公召先生謂之曰不葬爾伯祖于正塋則予心弗安葬之又或妨于爾爾其謂之何先生曰但聞仁者必有後不聞有陰陽家之忌諱也遂定葬焉戊辰養吾公歿庚午母尹孺人繼歿先生有二弟及析釁凡祖父所遺業一無所取太孺人之命也壬子中省試副車甲子舉於鄉時年三十八家居以教授生徒爲業庚辰辛巳歲復大祲并日而食未嘗廢業里中盜起因僦居于邑之王氏開館舍授經術從游者衆嘗著敬業三則書于座右以自厲兼以示及門其一曰正心術云心一而心之

巧妙運用處謂之術心靈有幾小有才人每誤用之聰慧之過流爲險詖使其握管爲文罕有及之者學成何用奔趨聲色貨利而已天生我才忍褻越至此乎幸而不售必曰惜也抱材弗錄不幸而售必爲生民之殃社稷之蠹有才如此不如無也吾輩讀書須端慮潔志砥行飭躬務成天地間一個人勿論異日勳業何如必以道義相切磋少有邪曲必匡糾之根器練就然後博物窮理徐以發揮文章焉庶不負膠庠作養之意云爾其二曰積陰德昔袁了凡嘗言之矣德爲令名修德而人譽之業報以令名矣惟有德而人不及知不及傳斯謂之陰陰者衆目不見而鬼神瞰之之地一念一事偶合不謂之積念念在茲事事在茲得方便爲方便當忍受即忍受善積成名道積厥躬所以奪鬼神之權而自關一上達之路也驗之科名十得八九或曰是有心爲善也不愈于有心爲惡乎然有憸邪而掇巍科方正而辱泥塗者則又何也沈思得之試觀其究竟何如爾其三曰務謙虛學人目空天下胸藏今古獨傲爲不可長道理無窮無極所得幾何而滿足也必招損矣非毀先達以予雄詆訾同輩以自高無論見笑大方而終身結局率成輕薄子而已昌黎云師不必勝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況朋友乎學然後知不足

數然後知困習氣難降各自祓濯雖高拱深揖外貌耳必實見得有不及處意念深矣有以自下其進未可量也先生所學率若此丁丑癸未兩副會榜乙酉筮仕潛江令丙戌春攜一書一僕之任至潛邑邑人士久竄江介閒城中舉火者不數十家所挈掌記者一見卽苦辭歸獨與一僕子處累月已而延父老慰諭殷殷潛人依爲慈姥也漸次就業及二載地闢商聚郊廛無隙地焉邑之士樸而好學者敬且愛之其俶達趨奉者遠且鄙之遇試絕一切代薦乞錄等事不以假人亦不以干人也曾有學使者固請則取素所心許者一人薦之成名其人莫之知也于薦紳則接之以禮槩絕請謁初覺不甚合久而安焉自居官布衣一襲及歸之日仍著之於任內食物止齏羹豆粥數盂而已輒能飽且甚甘也蓋其天性若此公餘卽講書課子孫時誦周易一卷嘗誡諸子書云曩者徧求諸親而不得今者金玉盈前而不取吾無以遺汝汝無我望也嘗云不與子孫積金子孫賢自不用積子孫不賢積金積過耳一時上官多愛重之先生亦信以爲直道猶在人也前直指兩列薦剡有才猷敏練操守端方一垢不留百務詳慎等云云至於折獄尤爲服民上官屢以疑案相委鄰境之民有事輒越其長吏而來愬先生先生嘗

曰訊事不難惟公則生明貪則智昏耳戊子冬王師南下羽檄交馳造輸車督舟運使者旁午苛索先生乃喟然歎曰民力已竭吾不忍爲此也遂決意致仕取古高蹈士數十輩彙爲一編名高士傳時以自遣乃其時繡衣某勒弗與告其內豎來密語索百金許以上考先生曰有命自幼考試不知行賄今乃賄耶絕之居無何被劾己丑夏日也于時潛之百姓老幼男婦皆驚駭奔訴于神已而各作歌謠書于旗及黃紙懸之縣門又各出百錢或數十錢爲先生還里費先生笑而受之戲以劉寵自況也離任之日香花滿道哭聲震野數十里不絕此時雖不合于先生者亦歎曰至誠之動物也如此而苛求者且曰韓公無甚異政直是與民相安於無事耳及承訊上官亦知其以清介被累也但曰按君案其可更張耶又曰先生原不必出仕也卒以清白聲得免于論留潛二年壬辰歸里家貧甚復設館于東郡河干手不釋卷乙未九月以疾終于故里郡之諸弟子聞先生疾篤趨往候之先生卽預知謂家人曰某等至矣已而果然此非至誠冥悟也耶遺囑署于門曰處士晴嵐老人韓某以某年某月卒春秋六十有九嗚呼先生可謂全受全歸者矣平生不喜著書卽有作者輒焚棄去故後學罕聞焉丈夫子三人長曰

曰叔曰昶季曰昇孫五人某某皆能世其家學

贊曰嘗讀伯夷傳所云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又曰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噫異哉子長葢有激于中而爲斯言也伯夷高節大名永于來禩赫赫與日月齊光顧可僅云報施耶且太善人之設心立行初不及是嘗叩先生以報應之說先生怡然不屑曰是非君子所宜言也於虖斯可以知先生之志矣而鄙人私心猶竊以爲先生之立心制行也如此登第而服官也如此所如不偶而終脫于患也如此有子而才也如此未可曰天之報施果未可盡信也先生之深仁厚澤潛之人士類能尸而祝之其清風醇節里巷之人率能言之予小子何知唯幸得一日親炙之雅以竊附于私淑之末也云爾惜予未及長侍几杖而遽抱遺恨于九原也是不能已于忘言者歟是不能已于忘言者歟

藍田知縣楊君行健墓誌銘　孫奇逢

乾行之卒也爲順治己亥八月得年四十有五予聞而悲之葢傷其志之不遇也夫乾行負雋才登進士令巖邑惠政在地方奚以言不遇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渠固不得告諸人人亦孰從而知之人不知其志之所存遂謂登進士足矣令巖邑足矣而乾行之所缺焉不足

而奮厲策勉於後者志方銳氣方猛而天忽奪之使不得竟其成此予所以傷之也君名行健字乾行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登崇禎乙卯鄉試才智精鮮有心計當國事多艱常思與海內雄駿君子搯擢胃腎以自効于國家甲申大難隱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金陵念二親衰病無依不果時予亦避地渥城朝夕過從君師我我友君凡米鹽瑣碎靡不相同家人婦子之詬誶靡不可相告語也予聯十老會令諸家子弟行酒存養老之誼君父懷秋公與焉懷秋公多病君侍杖色養無惰容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污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己丑懷秋公謂予曰吾兒兩不終場其意可知然如二人老病何借先生一言相勉予因謂乾行曰尹彥明以偽學之禁不對策而出正叔云彥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心而談高蹈恐己心亦不慊也君遂於是年登進士授陝西藍田令藍田當秦險要大盜盤據四十餘年五經殘破君爲恤其徭賦居民漸集然後料理城守風聲遠播賊相戒不敢犯境有於賊中獲綾一幅內書居民姓名若干上官數令究其事君再三力請曰此輩驅而入盜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跡則彼自化爲

良民矣衆感而痛哭曰公實生我治藍田多善政濬水灌田民獲其利清冊丈地吏絕其奸旱不爲災虎不爲害旌節婦禮隱逸循良之績難以枚舉獨坦衷孤意不能媚事上官無何被劾解任羈滯三載囊空如洗薪水之需皆友人與士民供給焉事白秦臬張公留爲昭雪再圖補官君歸養志切兼程抵舍懷秋公遂臥病未幾不起君奔走營葬事甫匐過蘇門乞志墓之文比歸里未幾母氏亦告逝憂瘁百罹遂嬰瘵疾諸醫不效君泫然流涕曰大事未舉何死焉因卜日襄葬事跪伏小車上以送之哀毀之極瘵證大作竟致隕命噫君之情亦苦矣憶昔年君過蘇門愀然相告曰年逾不惑而迷鶩益甚志未得遂未免降志身不能守未免辱身不知此後尚可伸已降之志而浣既辱之身乎予曰君志何降而身何辱也自以爲降且辱正蘧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毛義於親在捧檄而喜親沒遂不復出吳草廬非宋孝廉乎今之仕者孰爲草廬而不仕者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違道以干進志何降而身何辱焉乾行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矣因相約結茅蘇門攜其二子爲投老之計不意歸而病病而死子固傷其志之未遂也君先世新安之淶城村六世祖立陝西參政再傳循

禮爲單縣臨潁兩邑令以清廉著再傳世爵爲長清尉有廉能聲俱載邑乘子桂生員早逝配劉矢志栢舟撫三歲孤洪譽邑諸生即君父懷秋公也子二爾嘉爾淑俱食廩饒孫二滔漢著石蓮居詩一卷君生平磊砢未得致之于君未得效之於親以爲可得之於師友而今已矣幸爾嘉兄弟能克家也銘曰

質英英文郁郁世迍坎意樸肅不違親作明牧罷民蘇大盜服拯良民綾一幅名已飛身則伏學正勤志未副涞水阡元氣馥於萬年誌陵谷

湘鄉知縣汪君觀墓誌銘 汪琬

君與予同出新安越國公華之裔又與予同年進士順治十有五年冬予待罪戶曹而君亦來謁選吏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後有小閣俛魚藻池而面郊壇閣外灌木幽深水鳧沙雁游泳上下爲都人士游觀之所君暇即登予閣裴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爲常其明年君得湘鄉令湘鄉涉江踰湖去京師數千里予祖君於郊臨別無惆悵繾綣之色所以然者蓋以

天子方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予同年諸兄弟涖郡縣者遠或及朞近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爲京朝官者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宜在侍從

清要之列子以為非久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別為重且難也而孰知其遽歿也哉君之歿也以丁母夫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固留君候代代者不卽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謁選時僅二歲其距予祖君之日僅四十餘旬耳其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吶吶不出口而及其為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為上官所重湘鄉羅兵亂里井蕭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曰刑者所以警衆非用以騁吾虐也有訟於庭者立諭遣之會

國家有事雲南而湘鄉當用兵孔道所需役夫船馬無算君慨然曰征徭稾集民死役矣因奏記上官請免船解且請復故時廢站民困始蘇武岡邵陽大旱飢民散走至君縣或虞其生變也議逐之君不可為設策予之食蓋賴而活者數千家其以吏治稱者如此惜乎中道以歿而不得竟其所設施也豈非其命也哉君諱觀字顒若舉順治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太學生某其自新安遷宣武者十四世祖宋中散大夫慥也娶某氏男女各一人男名紹洪初君與弟燦發若同舉鄉試君既歿發若以其柩歸將卜某年某月日葬君某里某原而因試事至京師乞予銘其兒之壙予不得辭君有弟三人發若其叔也

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名於時銘曰

魯公之後其氏汪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緜聯散四方於今纓芾遥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究滋可傷我欲叫天天茫茫茲邱之穴魄所藏賦命雖短名則長

松陽令田公起龍傳 李來章

公諱起龍字雲從處士諱有年季子也公爲人端方孤介嚴取與周旋進退皆有程度雖倉卒不少變然性長厚能容人過不爲刻覈之行尤樂與人講說經學貧居時課授生徒每至理欲天人之界反覆開導如數廚中醯醬令聽者悚然門弟子以舉子業來問者公必曰理至文自精妙聖賢心傳隨在可見賢輩勿徒視爲敲門磚瓦也以此邑中名士多從公學彬彬濟濟一時有河汾遺風焉乙酉舉孝廉壬辰成進士筮仕松陽令松陽故山邑又值兵革多積弊夙逋公至則剔刷整頓庶務釐然一新有巨盜小魏者招納亡命爲數百里害公廉之以計擒之小魏以金三千賂公求免公固卻之曰吾安需此不義物使遠邇赤子世世受荼毒哉卒正其罪先是松陽無城郭多山寇不得不置防兵以是民苦寇又苦防兵騷擾蹂躪無寧日公下車捐俸金募丁壯揆度地勢

築城且躬負畚暴風日中爲倡率不旬月迄功城成因選敢死士日訓練合兵勦寇寇息公請於督撫遂撤兵去民安堵焉政事之暇公親進諸生耳提面命倡明伊洛正學一如里中課授日丁酉分校浙闈鄉試典試者率以庸淺之文人彀私意謂可得年少士以故公所薦者多不合公獨歎曰文不論佳否而第揣摩年齒是豈童子科哉大負朝廷遴才意力爭之及拆糊名公所得六人鄭濂范樫徐孺芳朱斐滕達陳震先悉一時知名士也其卓識如此公莅任三年文教政治嘖嘖兩浙稱最朝廷將因督撫之薦乃召公會公卒時年六十士論惜之處士公早卒公事母高氏以孝聞母病左右湯藥無倦容夜則立寢門外陰探安否行不聞履聲至愈乃已仲兄貧公讓產與同爨伯兄遇公至無狀嘗於市井稠衆中毀衣辱公人不能堪公默受之色愈恭人以是多爲公難之土寇王廷溫明季據汝陽寨寨中人有負公舊逋者公遭亂貧甚往以遜言求之廷溫在旁苦挫辱公且欲置公於死其人不忍婉轉開釋之公得遁去及公舉進士適邑令緝明末土寇之爲害於里閈者皆棒殺之而廷溫大懼託公親友踵公門叩首百餘乞殘生公笑而不問至今父老尚傳之謂公眞宰相度量云

李來章曰余家與公世爲婚姻故述公行事者多且詳嘗聞族之長老者言當崇禎末歲屢凶盜賊蜂起士皆改業爲生計方得延殘喘公喪家貧至無以炊又不能他有爲一時乘機得志者多公平日把臂友然於公落寞不省顧反加譏誚者屢屢矣及公貴遇之益厚無芥蒂於中有事不難以身任之力爲昭雪如公其人者無論今人卽求之古人中葢亦鮮矣公同年友學士余公恂嘗誌公墓得其梗概而已於公厚德事多未詳予爲摭其隱行以遺後世俾輶軒之使有所採擇云

又田松陽傳　劉宗泗

松陽名起龍字雲從少孤介周旋皆有程度造次不苟一日行道中遇雨步趨翔整不旁視亦無遽容先大夫見之使力張蓋送將抵家方覺曰劉公愛我哉爲文必己出不盜襲前人中順治乙酉舉人壬辰成進士任松陽縣知縣松陽固山邑無城郭多寇患後置將防守民又苦兵起龍下車卽謀築城且躬負畚鍤以倡不旬月訖工因選壯士訓練以守寇不敢觸邇復請上憲撤防兵民安堵焉地僻人鮮知學進諸生教之定月試法第其甲乙士爭自奮厲後中式葉生卽其所造士也丁酉分校浙闈得士六又皆一時知名者當明崇禎閒闖逆破襄歲又屢凶

士皆從業爲生計公獨讀書不輟閒授徒蕭寺中家貧無以炊至將午矣猶枵腹先兄孝翁偶過之起龍拾落葉燃火先兄覩其掌握手歎曰形如噴珠相家所貴君豈久貧賤者哉起龍慨然太息曰天道如可知子言或不誣當闖逆未破城時吾夢至城北韓家莊有冥官坐堂上俄闖將軍持三簿入一善人一節孝一惡人善人首即若翁節孝吾毋列首惡人首王登及城破一賊提刀突入王登家屠其十八口無遺種惡者昭昭他盬冥冥哉韓家莊即汪忠烈討賊殉節地也及起龍貴遂令其子種德與先仲恩廣爲兒女婚葢感昔夢欲世好勿替云

碑傳集卷八十八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八十九目錄

國初守令中

麟遊知縣吳君汝爲小傳 張爾岐

福建將樂縣知縣李公爝傳 熊賜履

張別駕俊哲傳 潘挹奎

書崔太守宗泰事 邵長蘅

辰清司馬公林小傳 李煥章

山東登州府推官彭公舜齡墓表 計東

山西和順縣知縣蘇宏祖家傳 陳浩

又蘇宏祖傳 趙光貴

董襄傳 趙光貴

樂安令黃公甲雲傳 劉青霞

吳郡太守吳公道煌傳 丁澎節錄

方于光家傳 梁份

張先生沐傳 尹會一

書太守米公璁育賢館志後 杜宗甫

姚先生士升行狀 儲方慶
廣東惠州府推官沈公逵墓誌銘 程正揆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守令中

麟遊知縣吳君汝爲小傳 張爾岐

吳君諱汝爲字伯寅又字康功號欒陸其先平度人五世祖詮始遷濟南雲化室於李遂嗣李宗君既貴請之朝乃復吳姓父育初先生以文學知名於時善開導後進多所成就崇禎辛巳歲貢君有蚤慧承家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即爲達者所器重踰冠舉於鄉後十七年爲順治己丑登進士試職知陝西麟遊縣麟遊固疲邑又新脫盜罟堞摧隍堙榛莽翳如戶口存者十一田墾者亦十一而額賦如故民以是愈困君至請諸臺監司守願履熟定賦蠲其不墾者鹽課則通全郡諸邑丁口而均之莫敢應牒二十餘上御史王公某（儀吉案巡按陝西御史翼城王佐順治八年任王繼文十一年任未詳此王公爲佐爲繼文也）感其誠切爲疏奏其事報可又出私金四百餘代償積逋民始蘇乃招流移勸種植諸少年染於盜而革面者遊博攫攘爲父老憂授以閒田勸之耕俗不知紡織君命工製器具募能者教諸媼孺不數月人習其事麟遊於此始知杼軸

之利貧民或資陶以食以亂故失業局廠久廢假之貲復之踰年亡者漸復田亦日墾乃以時繕治城郭又相形便立堡十二控引警察以故終任無盜患邑自羅喪亂人不知學廟廡堂舍多圮者至是營建一新時進諸生課業講誦其中又舉節孝崇鄉賢修邑乘多方風勸喬僿舊習爲之一變蓋自初至日夕拮据者凡三年（儀吉案據此三年之文邑前之御史當是王佐也）以大治自此惟從容坐嘯無復餘事矣地多虎君爲文詛之神一日樵者見有物如馬嚙虎殺之舁以獻繼又有得殘皮爪及虎首者皆噬餘也人以爲德政所致云嘗攝治鳳翔地當甘涼蜀漢交道乘傳者多橫索君能以法裁之或摵以勢不爲動審編衞丁御其例餽鳳翔人德之在鱗遊八年中丞上其治行第一當內擢以母憂歸服除補廣東陽春土風孱弱給事官府者悉旁邑黠猾藩鎭食客旅遊者與商販者並豪奪無所憚君惟以制强梗扶弱植爲急客有奪民而不厭者遂誣之盜君親按其地詰之客慚謝去時全粵治兵海上道出陽春民大震君調度供億悉有方卒恃以安夫役不足給制府至爲減裝而去傳遽苦設法不均不幸或至破產爲更定其濫役自一人以上悉衆力人稱便甫一年適移牒有誤脫嗛君者文致爲罪坐是罷事旋得白補江南廬江

之任道卒麟遊士民自數千里外投文酹哭請於學使者置主名宦祠祀焉鑑吉案康熙卅年入名宦祠若自筮仕凡三授邑廬江未及涖事陽春政未成而罷麟遊爲最久德君亦最深故繫稱麟遊云

張爾岐曰愚少時過育初先生於歷下數以所業進質先生頗見許可因得與君兄弟遊過從談詠甚驩及君宦遊四方愚輟業自廢已久遂不復相見談者時及麟遊治行聞之未嘗不愾然嚮往也讀其子琮所爲狀與曩聞不異采其大者爲之傳嗚呼令實難令而賢更不易世之專城而制命者孰非父毋斯民者乎

福建將樂縣知縣李公嶠傳

熊賜履

公姓李諱嶠字泊若別號瀔瀾孝感人幼治尚書有聲諸生間爲人敦重和易終日于于無疾遽之色與僮僕語亦惟恐少傷其意而意所不可則毅然不可奪鄉里無賢愚咸稱之曰李先生長者也予家去公家僅里許公一日見予於童子塾即大器之曰此富鄭公一流人物老夫僭爲晏元獻可矣遂以女妻之公七入棘闈不第略無愠色順治壬辰以明經貢入京師尋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將樂故山邑也號稱難治公至則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梓其遺集新其祠宇遴後人之賢者主祠事

儆儒學師長日集諸生肄業其中每朔望躬率僚佐詣觀化亭爲邑人講約仍下其法於鄉里春秋行鄉飲酒禮以勸之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吾忝爲百里長非吾之事而誰事哉若簿書期會一俗吏優爲之非吾所重也於是懃懃懇懇以敎化爲先務時從一騎親至村落坐隴畝井巷閒問民所疾苦勉以孝弟忠信牧兒田婦皆得環集膝前如嬰孩之依慈母甚至互相爾汝不知其爲官長也以故期月之閒邑人悉化於善境內無盜賊堂上不聞鞭扑聲而邑以大治公性狷介不減古人初至官卽與家人約曰做官除俸薪外皆贓也厲民以自奉如天理國法何而謂吾爲之家人悉凜遵公約布衣蔬食如寒素時衙舍內有桂二株公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取者必治之自是舉家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農事僕人摘取道旁一橘公回頭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錢而後已益其廉潔有如此公雅不樂仕進在邑三年意嘗忽忽有賁穎之志會上官有索公饋遺者公無以應而且懼得罪因歎曰此尚可以仕耶遂解綬而去去之日行李蕭然僅圖書襆被而已邑中老幼數萬人焚香遮道馬爲不前相率送之境上號泣而返哭聲振野家爲繪像以祀之公歸家年六十有三矣舉止大似少壯

時家有一驢猶諸生時物也公曰以此代籃輿可矣輿至則騎驢從一僮過親友所款語道故徵釀嬉笑而返方公至家適予亦自京師予告旋里公顧謂予曰吾與若雖宦局不同而囊橐則一誠無愧翁壻兩人矣言已相視而笑時甲辰仲春也越數月無疾而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錢以斂子孫嘗累日不舉火至採藜藿以爲食人以公爲眞廉吏云公享年六十有六予與公同里又忝爲公壻故知公生平甚悉謹撮其梗槩以備史氏採擇焉

清涼子曰予再遊京師時將樂人士以公車謁選至者率至予邸問公起居語及公舊時治邑狀皆太息泣下聞公歿則痛哭失聲固知公德之入人甚深也夫令者民之命也使人盡如公何憂吏治之不古若哉噫聞公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

張別駕俊哲傳　潘挹奎

別駕張姓名俊哲字穎我武威人先解於城東鄉樂安堡別駕始爲諸生設教城之龍門街以養母母氏王嘗謂別駕吾世居樂安堡吾魂魄猶應戀此別駕愀然受命歲儲館穀復先人之產在樂安堡者並遷其父葬自天梯山以來而母氏祔焉爰自號曰樂安

國初由貢生徵爲旗學教習時從學者率皆勳戚家子見先生不拜別駕言於總裁官師之尊與君親同若不拜君親則已如君親而必拜也師烏可不拜乎且朝廷偃武修文所以示教師且不拜教將安施衆於是折服拜如儀無何除河南開封通判故事通判專督漕運所轄州縣供張甚盛而皆取辦於民民苦之又每冬詣直隸小灘監兌運糧小灘向無糧廳行署凡以督運至者館舍賃往往二三百金胥役復藉以求索耗民財無算別駕請貲糧道廢衙爲久遠計而革從來陋規當是時四方多警王師每往來於豫牧令苟不善部署比戶騷然賈撫軍漢復以別駕賢可任艱鉅遂令攝延津縣篆延津地方六百里兵燹之餘重以水旱彫敝逋于他縣別駕涖任裁驛站私派及養馬草料幫銀定輔槓夫役工食莊頭柴車禁衙蠹市集抽豐銷河工堤夫每月換單諸凡有病於民振刷不遺餘力期月而復業者千有餘家縣以大治久之祥符王令暴殂其民聞別駕之治延津也請于撫軍願借張別駕一年撫軍不能沮遂令攝篆祥符王令逋有帑項眷屬羈不能去別駕代償官虧且助資送其孥南歸爲政一如治延津時而精勤倍之祥符又治先是開封遭崇禎壬午之灾衆生昏墊原野流離民間無復絃誦別駕所

歷進秀民而誘掖之若父兄之訓子弟者於是修復祥符孔廟於泥淖中又纂輯縣志與中州文物不至湮沒別駕之力實多然不樂久仕遽解組歸方別駕之未歸也撫軍將令攝許州牧別駕聞之莞爾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生遭滄桑意不復見太平今天下大定歸爲太平民足矣何低眉降心拘促若轅下駒供人鞭策爲耶比歸卜築南山之麓謝客課子孫園中植名花百本徜徉其閒如是者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郡守黃肇熙閩中名士高其義欲見之別駕終不願見黃投以書有云絕口不談朝市藏宰相於山中坦腹只話桑麻行神仙於地上爲所傾慕如此少時慷慨有大志喜言兵當崇禎癸未冬流寇犯河西別駕號召鄉鄰市馬治器械躬先團練禦賊於縣之頭壩堡適守土者迎降衆遂解而去旋聞甲申之變白衣冠北嚮哀號幾以身殉於是退就田閒與耕夫牧豎雜作名其廬曰南陽耆以諸葛自況也順治戊子丁國棟米喇印作亂河西震動武威尤遭屠戮別駕乃復議團練誓衆於關壯繆之廟樹神袍爲幟以拒賊賊爲之卻而孟忠毅公喬芳兵至討平之忠毅欲上其功於朝別駕謝不見歲丁酉始就徵凡官河南八年而歸年七十九卒於家私謚文惠長子我道諸生以孝稱

潘抱奎曰向予鄉居所居與樂安堡近父老皆稱張氏秉禮又嘗過別駕墓慨想其人復以不睹其言論行事爲憾及嘉慶壬戌肄業天梯書院始得交於張孝廉儲文諸文別駕六世孫也好學深思予深喜焉今年乙酉儲文計偕入都予適有耆舊傳之作儲文以別駕宦蹟見示予讀之終卷而歎別駕之賢不可及儲文之孝尤有足多者十室必有忠信矧武威爲河西大都會乎惟後人不克表章前哲往往子孫無復稱述其先世嗚呼廢高曾之矩矱當亦風俗之憂也儲文抱殘守闕俾別駕立身治民之道爛然復著人耳目閉吳門金房有言別駕仕非爲名隱非行遁可以風矣

書崔太守宗泰事 邵長蘅

崔名宗泰遼東人以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四旬人情恇擾宗泰先期調集供張儲偫一切立辦嘗令獄囚丸泥爲彈丸數斛左右莫解一日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急宗泰命取以應其纖悉豫備皆此類也有遊騎十餘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宗泰偵知夜叩營門白將軍請兵部官及章京牛彔十七人偕騎而馳遇遊騎叱下馬收縛將軍爲戮一人貫七人耳鞭

隊伍長以上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時單騎按行城內外遇小有剽敚遣一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錯愕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崔太守久之兵與民習市易如故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衞弁橫甚卒素驕邀索亡厭宗泰稍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常鎮兵備道缺臺檄宗泰攝兵備宗泰又自請於漕使者以令箭檄之監兌明日盛騶騎吏卒帶刀鞬羅從臨倉呼衞弁語曰若縱卒捍太守若且得罪弁惶恐頓首謝久之曰若亟兌漕無病民吾貰若於是晝夜兌竟漕無一卒譁者未幾以絓誤當左遷民號哭奔走罷市願詣闕請留者萬人然竟左遷興化丞後再過毗陵野老爭餽斗米把蔬隻雞宗泰親引見慰藉之爲受一二皆涕泣叩頭去順治閒毗陵巨二千石首稱祖崔祖廉靜不苟持大體崔善鉤距吏民驚神明論者以祖治行類黃霸而崔比之趙廣漢張儆云祖名重光亦遼東人卒官天津巡撫

辰隋司馬公林小傳 李煥章

不用伏波樓船令諸蠻老夫長內屬守外臣今有其人曩年客京師有自衡湘來者言辰徐司馬撫永順土官事永順土官遠祖隸安濟火爲裨將遂世據其地嘉靖時胡尚書宗憲討海上寇徵其兵戰勝陶宅禦

兒滄尙書欲以名姝王翹兒賜之奢寅叛重慶督臣檄渠健兵五百黔江塞奢東出路張獻忠數犯數敗去以故永順益桀驁遂黃屋左纛雄長南渭施溶上溪三土司間矣

皇淸初王師屯長沙永順以五酋長屯保靖保靖渠要害也已而弗自安願助兵一隊自大中丞下皆許之司馬徐獨抗聲曰南服弗靖旦夕定爾奈何藉幺麼爲聲援令夜郎有輕漢心永順懼斬山谷自絕郡徐司馬遣漢把往宣慰曰日者大中丞以爾頗獷悍觀望欲移衡永辰常之在行者深入爾菁谷擣爾牙犂爾庭爾今日無永順矣司馬憐爾力白止之欲命南渭施溶上溪分爾地七八百里遍給告身擇爾國中之有才力者代宣撫魋結司馬憐爾又力白止之令司馬且單騎酉陽聽爾就約束於是宣撫大驚擾面縛詣轅門請納地歸縣官自贖司馬大叱曰

聖天子撫八荒愛爾彈丸區耶永順事大定客又言司馬前襄陽理時累出奇勦寇鄖西請大帥爭褰旗旂去丈夫哉語未竟景芳泣血趨拜曰辰司馬非徐姓吾父也諱林字某侍御公長子余倉皇謝曰誤誤

外史氏曰衡湘人呼徐爲隋莫辨也音聲之譌豈不微哉作辰隋司馬

小傳

山東登州府推官彭公舜齡墓表　許東

彭公容園既歿之明年其仲子淀季子淥來京師持其父友同邑魏子敏祺所爲行狀泣而請予表其墓予向既以文章受知於公不敢辭又讀魏子之狀質而詳乃爲墓表曰嗟乎以公之才而久宦不達止於李官中道而歿不竟其施豈不以黨禍哉前明萬歷初商邱有相國沈公鯉者持正不阿爲東林黨人魁與鄞縣沈相國一貫不合一貫黨世所稱浙黨是也及天啟朝東林黨人楊左高諸公爲魏忠賢殺戮幾盡而浙黨人與東林齟齬互起仆至明亡其禍比唐牛李宋洛蜀尤烈公夏邑人與商邱皆歸德府屬若邇公之祖諱端吾萬歷初以名御史累官右通政與沈相國善其同邑後輩有御史侯恂以忤魏忠賢及弟司業恪皆削籍既忠賢敗恂特疏乞定逆案以六等分別治罪於是忠賢黨無不側目歸德人者而恂之子方域字朝宗尤才顧與公善自公爲諸生時卽侃侃好談門戶別邪正淸濁且善爲文章美姿容工調笑士論隱然重公既公已卯舉河南副榜乙酉舉鄉試己丑成進士筮仕得浙江嘉興府推官而方域雖諸生不得志然爲古文詞日益有名今世所

傳壯悔堂集指斥魏忠賢黨人不遺力公與之交益懽公司李五年奏
最旦暮且入為言官矣而忠賢之黨在
本朝初年尙有為京朝官者夙與公祖通政公不合而其子復為言官
遂誣公以倪氏科場事奪公官既事累訊得白補登州府推官然公自
一跌後雖復精勤稱職而意常鬱鬱不自得竟沒於登州嗚呼自明萬
歷初至明亡入
本朝將百年矣而黨人子孫修怨隙無已其餘毒尙如此其烈豈不可
畏哉公官嘉興時執法詳明辛卯為同考官稱得人多磊落偉異之士
至登州適當賊于七之變勵軍實嚴戰守具弭大亂其功尤鉅故事昭
雪者例得合算前俸卽量移而忌者復尼之使公官嘉興時不一跌公
卽不壽亦早為言官多建白一吐其氣豈遂鬱鬱以歿故深知公者未
嘗不感慨歎息於黨禍也敏祺狀引龔尙書孝升贈公詩曰法曹檇李
知名早誰上東都黨禁書可謂知公矣端吾生中書舍人堯泰公泰之
第三子也諱舜齡娶倪氏子四人浣淀溶宸潒俱為邑諸生或補國學
生淀潒知名於時其他詳狀中

山西和順縣知縣蘇宏祖家傳 陳浩

君諱宏祖字恪甫姓蘇氏河南湯陰人也其先世顯明成化初以明經任高平縣教諭曾祖民愛明壽官邑庠生祖萬姓萬歷壬寅貢士任靈臺縣教諭父元敕贈文林郎君生而英敏嗜學二十而成文章卽究心於吏治且習兵法順治三年成進士授山西遼州和順縣知縣會大同總兵官姜瓖叛連陷汾潞沁澤蒲絳數十城復陷遼州繫知州張道南巡檢陳文炳於獄兵逼和順矣民心不固將欲降之君自念身非武臣未有訓練之兵以禦敵所可聽驅令者胥役而已而民心皇皇非口舌之所能爭可以曲止也乃召父老拔所佩刀自決曰某卽死城不可失也僕楊明救之傷不及死衆心感焉皆願以死守君乃訓勵鄉勇使典史余本忠出賊不意破賊營獲其首王歌等賊逃歸遼州而官兵始至破賊於東郊獲賊首孫運隆等十餘人卽乘勝迫賊城下克之誅其偽官李長青擒偽將李貴而賊黨平出張道南陳文炳於獄方事之殷也君七月不解衣及官兵至以所訓練之兵運輸期會出入於險難之中此由震以

天威遣重臣而鈇鉞之賊固無所逃其誅殛然向使和順而無君則既與汾潞沁澤蒲絳遼州同陷矣當是時和順之民先困於逆瓖繼困於

五臺賊劉永忠君之禦永忠亦知所以禦壞者賊以數千之衆創敗引去不敢過和順城其功績著於山西載在河南人物志者世多知之而民之數困於兵得以撫綏休息雖迫遽倉皇而不失其所則非和順之民不能得其詳也其後竟以勞瘁卒於官所著有尚書講義易臺風雅敦樸堂詩集行世

贊曰余遊汴梁湯陰蘇生於豐兄弟從學於余於豐君元孫也承其父命請余以守和順逸事爲君作家傳今知杞縣劉君慕唐和順人也爲余道君在和順時惠政賊平後嘗資給難民三千餘石皆復業父老至今傳之方官兵至當事貴人嘉君勞績有褒語以勵其鄰封而君卒之日貧不能歸葬民衆哀思之乃賻而歸之湯陰也

又蘇宏祖傳 趙光貴

蘇宏祖字恪甫號黍庵英敏嗜學弱冠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授山西遼州和順知縣地瘠民貧撫循備至遇蝗雹災力請捐租民困以紓已丑值姜瓖叛山右諸城望風輒潰宏祖獨仗義烈枕戈嚴防七閱月晝夜不懈繼遼失守知州張道南被執和順人心不固僉謀降賊宏祖引佩刀自刎爲僕楊明救甦士民咸泣同心固守遺典史余本忠攻賊不備

擒獲王哥子餘賊潛逃遼州卽秣勵鄉勇協助復遼與賊大戰于東郊生得賊孫運隆等百餘人賊退入城已而復戰旣克賊棄城走掩殺殆盡斬遼州僞知州李長清擒僞將李質解省治正法救張道南暨巡檢陳文炳出獄遼城諸寇以是不敢度遼和而東巡撫奉端重親王令賜花紅獎嘉其謀優守禦功著鄰封越明年復有賊劉長髮率數千騎突攻和宏祖督丁壯礮石齊發賊死甚眾遂遁時居民連歲遭賊亂多相率逃乃加意招撫散給籽種俾乘時耕作民無失業事聞當優擢因歲賦不及額格於功令不果行治和七載以勞瘁卒於官民悲之如喪慈母所著有尙書講義易臺風雅及敦樸堂詩集行世

董襄傳　趙光貴

董襄字倩思號澹圃拔貢三槐子也幼聰穎端凝以古人自負與同邑王陶庵輩劘切道義明崇禎癸未補行鄉試舉第一甲申王師南下孟張二都督委署安陽縣見驛遞累民力改官當永著爲例民至今德之時闖寇餘孽呂某潛據林邑謀不軌遣僞牌至襄知其詐亦密遣一牌自北來云大兵且至又密製滿兵服飾以待賊至見逆敵者皆紅纓駭遁己丑成進士授江西定南知縣未任丁外艱服闋補彭澤荒殘之區

水陸交困襄加意撫恤設法變通公私稱便士有董夫子之稱民有董青天之頌獄囚員某爲賊誣襄疑之新緝賊至亦扳員乃陽命提員而陰提他犯使質之賊以爲員員遂得釋時撫院耶公廷佐首薦有誠能動物民戴德而輸將恐後智足察奸吏畏威而狐鼠難憑等語丁酉分校易經房所得八人咸知名士因公誤降歸行囊蕭然守關諸吏見者無不掩笑滇南之變

上諭京堂保舉人材時閣學楊公正中力薦與鄭司直張沖酉分撥軍前補西安之雒南軍興旁午輸輓維艱民皆逃匿襄至多方招撫開誠勸喻軍需不誤暇即與士子談文課藝如家居時雒南文風從此丕變吳逆平後解組歸里杜門讀易與弟袞友愛倍至當事重之屢賓于鄉卒年七十有七有澹園草彭澤歸來集湯陰文獻錄行世

樂安令黃公甲雲傳　劉青霞

公諱甲雲字唱韓別號蘆船襄城人也世居邑之班城鄉父三應通岐黃術施德於人不責報人稱黃公長者嘗夢有達官名甲雲者主其家已而生公因以名焉公生有異才尤喜讀異書作異解髫年力學下帷攻苦足不履城市人無有知之者久之邑先達諸公稍稍聞之因造訪

探其所學大奇之諸公以名宿負一時重望更推遜自以爲不及也名遂大譟年二十許補諸生時有諸生鄔甲爲胥隸所搆以死公義憤糾衆爭之縣庭語侵令令大怒更執四公欲置之死會城破以免亂後家鮮藏書公多方購求深加探討爲文日數十藝才氣橫軼好爲異格別調不蹈尋常蹊徑然每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公旣以文名於時試輒高等乃三試鎖院皆以病不終事順治戊子學使某奇其文復嘉其書法精嚴拔置第一遂舉明經高第吏部選格需次司理改縣令當是時

朝廷留心吏治至親民長吏皆加意遴簡詔銓部差次天下繁劇僻易略爲三等倣唐制以身言書判四銓而程材第其最者得

陛見給筆札海內謁選者咸集闕下與是選僅十人而公特膺上等遂除山東樂安縣知縣時當改革地畝不副舊額廷議遣官清查公因創爲邱田法手繪其圖上之當宁名曰邱法圖

天子嘉之詔曰可圖留覽特設屯田使遣一御史往卽依邱法圖查勘

御史至山左延公至日與公悉心經畫次第具有成規會

世祖升遐事遂寢撤屯田御史而公亦爲權貴所忌嗾巡按御史劾公

以其才長性刻具獄竟以是報罷人以爲未竟所蘊咸爲公惜云公歸年方壯絕意仕進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及書畫音韻皆加意討究同里有無賴子興大獄公爲所搆勢張甚公至會城求昭雪而大司寇瀛洲劉公汴人也公持詩畫往謁之司寇驚喜因爲具召公留主其家司寇客以百數顧獨推重公相得歡甚爲直其獄其誣遂以解公於書不事浮涉每讀一書手自校讐必朱黃鉤貫參酌評往絲分縷晰而後止其爲詩專師少陵文則不事窮神搆思而灑灑千言頃刻立就不起草尤精於字學著有字母圖解四書文字義二書其眞草書法獨創一體大或徑丈小若蠅頭皆造極精妙一時學其書者謂之習黃體有求其畫者率不甚應故其平生潑墨揮灑者人得之皆藏弆以爲重公生平篤於友愛撫兩弟養且教者數十年無閒言先是公自樂安歸囊底蕭然屏居班城舊廬引流種蔬布衲草履出則乘蹇驢或徒步泊如也晚年搆高岡亭數楹列圖書寢處其中口吟手披至夜分以爲常蓋公性舒緩而又甘澹泊節嗜欲安居養生故學問之事老而彌壯也公無子年七十餘卒所著椒馨堂詩集班亭文集諸書共若干卷所畫豳風無逸成都草堂工部復愁秋興八首共若干冊付其姪華藏於家

劉青霞曰公與先大人同學以詩文相唱和遭喪亂依倚爲命厥後締婚姻公從子爲予姊夫子數往來公家公不以予年少輒握手道故以文章相推許以故知公最稔嗟乎公以曠世奇才假令得盡所長其所樹立應不在舒王下而乃止於斯豈擅絕異之才者天必有以摧抑之歟悲夫

吳郡太守吳公道煌傳 丁彭節錄

吳道煌字瑤如杭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宰武康閬中以卓異薦擢禮部郎出守蘇州盡除煩苛督責之術與民約好訐訟者吾必痛笞之瑤如好飲閒出有陳訴者馮軾佯醉若勿聞久而民安之有兄富弟貧爭財者兄介權貴投金五百瑤如頷之明日呼對簿兩人各予之酒先言事者罰無赦兩人者醉兄起指摘弟瑤如怒令伍伯以酒噀其面而出金謂之曰汝訟爲爭財耳賕金獨非汝橐邪子我則污我子弟則天倫不傷誡其弟曰若兄畀汝厚貲矣毋信人言更獲罪汝兄兩人各泣謝去民謠曰吳使君醉客勝決杖五百一妾男子指通洋起大獄首于臺使者株連無算瑤如勘覆得冤狀欲出之無由適王都諫玹琉球使還語瑤如曰凡海舶底有巨木長數尋直貫首尾曰龍骨浮海非此不可瑤

如頓悟驗所獲賈船無之遂以平反時賦稅分解部寺科條繁密瑤如創議宜統歸戶部乃便吳給事國龍聞之采以入告遂爲永制居五年以逋逃失察改調歸

論曰漢初反秦敝以寬厚清靜爲百姓先吏治蒸蒸哉公自言生平慕直不疑張叔之爲人號稱長者抑何洽也公性簡易嗜飲酒即以此治郡民用休息豈非和于中者感人易入乎海內初定二千石多尙嚴峻飭厲以速遷除公獨否居則民富去而見思雖未竟其志而澤被者遠矣

方于光家傳 梁份

于光姓方字垂裕號澄嵐先世德清人永樂間徙居大興歷五世諱天敘者始補順天郡庠生天敘生從哲希哲神宗朝從哲晉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端贈三代如其官希哲爲諸生績學有名生士淯歷官饒州知府有善政生子三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弱冠貢成均當世代變遷學不輟登順治乙酉賢書己丑成進士除知蘄州蘄爲楚門戶先是流賊充斥已而左良玉兵變焚殺無虛歲田野荒戶口籍燬棄有司徵調無度豪右侵軼民失業散逃其不逃者相聚依寨居頑梗不率於是徵

輸調發無所出負固而難化官其地者號稱難治君至誨諭周詳誠於撫綏百姓翻然革故習君更訪求民間得天啟中舊冊始正疆界均徭役殘黎得安其生業皆曰吾刺史公之賜也方七閱月境內大治乃以父憂去服闋補知商州州在秦萬山中故流寇盤踞地城市無炊煙百里內外不聞雞犬其彫殘較斷爲尤甚君招徠有術流民稍稍安集政治清簡與民相休息居無何以舊令事落職崎嶇歸里門六載泊如也按驗得澄雪起知陳州君至是凡三爲刺史矣然得之不色喜瞿然曰昔汲長孺治此吾寧負古人爲治行尋最中州八年如一日報政著勞績陞台州府同知受事甫月餘寢疾終官舍時年蓋五十有三也君家學有本原性孝友於親族師友間特厚周衣食之不足者資遠宦流寓之不能還鄉者贖陷于罪者扶植孤寡之遇欺侮者自起家科甲日不暇給尤寬宏不計人過凡急難顛沛中雖夙怨且振之才尤堪大用任巖疆安集流亡疆域以正井稅以均催科撫字益於上無損於下其理煩劇綱目畢張治楚治秦治陳如一轍也惜委頓於州郡不克大展其才可慨也君沒後三十有七年子仲揚述其生平是可傳也乃爲詳次其事歸之

論曰余讀光宗實錄反覆於所謂紅丸者而致歎盈廷之論之失平也夫帝方彌留憑几命召李可灼此時文端安能止而不召乎高孫諸君子號稱正人其持議也遽以趙盾之罪罪文端豈不過與文端和厚有餘所不足者明決耳今觀于光歷試州郡皆有成績以觀厥祖可謂克家者已

張先生沭傳　尹會一

先生諱沭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令爲治重農桑務敎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警註六諭敷言皆戶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之者又起爲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載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闢白鹿圃以敎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略圖書秘典學道术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書太守米公璁育賢館志後　杜宗甫

米使君璁字三岳順天人原籍隸陝西之安化順治十六年既平滇簡

守順甯蓋當干戈甫定
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爲天下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歷二十
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二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奈節遭
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涖此邦
安望男耕女織户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
年士民知戴其德而不能紀其事前太守范公舊志亦不爲立傳然殘
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耆儒宿學家藏片紙皆歷歷可誦也郡
之育賢館創自公傳有館志兵燹後故帙無存乾隆己卯夏太守劉公
自大梁來甫下車卽於行篋內出育賢館志以示諸生併索此地之收
存者皆茫無以應宗甫歸而搜諸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
細讀之始知公當建館之初經營完善細大畢舉延西蜀陳瑕無爲館
師所爲興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卽瑕
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
故老傳聞約略指陳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茲乃見其實績可
爲百年來一大快事按瑕無爲蜀中名孝廉官部郎勝國末放浪遠游
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榻以屈其

就又肯以閒雲野鶴之身爲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此邦者固可於瑕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瑕無之必無溢美於公者卽可以瑕無之品望而昭其信爰以館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蒲門人士取而讀之亦可感公遺愛於世遠年湮之後矣

姚先生士升行狀　儲方慶

先生諱士升字子上一字繼園湖廣江陵人父五徵公績學不仕先生生而穎異于書無所不讀少時卽以忠孝自許鄉里號神童年十二補博士弟子由郡縣至學使者三試皆冠軍年十三舉于鄉以文過奇置乙榜壬午中鄉試第八會闖賊倡亂荆襄之民靡然從之先生以道梗不得赴公車退而隱居于海子莊是時闖賊已蟠據秦隴跨有洛陽北窺井陘南吞江漢矣所至輒搜羅人望以資其羽翼而士之頑鈍無恥銳意功名者亦往往樂爲之用先生慮不獲免厚自晦匿而賊臣張某強迫致之先生延頸就戮義不少屈賊固欲以威脅先生冀一旦改節乃不卽害而羈縻之而先生得以乘閒竊出避地于沔陽蓋其出入白刃中流離道路無時不左右五徵公以卒免于大難也

本朝定鼎井里粗安先生色養怡怡有若將終焉之志甲午繼丁內外

艱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服闋有司敦迫無已勉赴公車戊戌試春官以
周易魁進士殿試第二甲子例應得部曹會科臣有外補之請竟得
俞旨改授廣東瓊州府推官甫涖任適遇瓊郡大饑刺史以憂去無主
之者瓊民皇皇其勢不可以終日先生曰是獨非吾職也夫凡署中雜
器物悉鬻米以賑饑民又詳請上官蠲俸資供饘粥費壯羸婦穉皆有
辨別俾無擾亂顛仆之苦凡三閱月而瓊民始得就麥蓋全活者以數
萬計其後瓊兵缺餉不逞之徒乘之作亂糾合所屬三州之兵同日告
叛先生密計擒獲叛首張騰鳳等數十人悉斬之諭令各兵歸伍瓊賴
以復定先生以文臣立軍功當受上賞而一人之功不能掩眾罪終格
于
上聞會科臣王公命岳齋詔在廣復命日抗疏言之
世祖皇帝大悅將以不次擢用且命按覆實蹟事未竟而行取之例適
停不獲內召特加一級癸卯五月瓊山土寇聚眾數千四出剽掠勢張
甚先生挺身招諭深入賊巢賊入素服先生剛正名卽相聚聽命旬日
皆解散上官嘉先生屢建奇功考滿一等未及咨部已挨俸例陞江南
江甯府管糧同知丙午秋涖任會南省賓興先生分校毛詩得人爲最

江甯地處衝煩一切詔使往來大兵大役苟有差遣惟管糧最閒且冗無所解諉先生不避勞劇戴星出入公事畢辦上官交口稱之丁未夏推官奉裁漕糧歸管糧而管糧始有職掌臬司承審欽部案散寄各廳而管糧始有案牘先生既任事督運最勤軍民之間調劑各當至于獄訟惟以絕私謁得人情爲務江甯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惟願一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自丁未至戊申朞年閒不獨江甯也舉江南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亦願一見江甯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嗚呼詎知尸而祝之者竟不保其生耶戊申秋微患脹疾會淮揚賑濟撫軍檄取効用先生力疾而往撫軍諭之歸至季冬各屬漕事急緩又力疾而起將以次按行屬邑而力不逮遂至于大故嗚呼先生力持風節居官廉介不以家累自隨屬纊之夕二子皆不在側胠其橐不滿十金署舍蕭然見者皆爲流涕至其經濟大略具有文武才行于廣南者略見一二及在江甯聲望益起旦夕任天下事而天不假以年未究厥用悲夫先生生于明萬歷戊午年四月十九日卒于

皇清己酉年正月初五日享年五十有二配曹宜人明都憲公忭孫女子二人江松滋縣學生漢江陵縣學生女一人字丁亥進士吏部文選

郎中宋公學洙姪天龍孫一入賜履方慶先生門下士也自丙午受知距今財閱二載生平懿行未能纏悉而忠孝大節昭揭耳目者敢撰次梗概以俟史氏之採擇焉謹狀

廣東惠州府推官沈公逵墓誌銘

程正揆

沈氏爲吾瀔巨室自少宰炎洲先生以忠直顯海內君子咸宗爲人望若星之有斗也又有屺庵者成名進士卓然自立品著於鄉兩任司李多善蹟大吏俱以廉能列薦剡人方稱爲祥麟威鳳而遽爾蘭摧玉折也惜哉長子岐山爲予妹婿屬予誌之公諱逵字漸于因早失母號屺庵父文波先生孝友聞於族里篤學好修家教最嚴公亦勵志舞象時即見賞督學王公已具大器故擬戊子乙未兩巍科如拾芥也初理溫州時以瀕海戒嚴援師雲集百姓供億繁苦死亡相繼如修造戰艦或數十百工師胥吏織于道採取移運之令若牛毛皆公經營任事兩月告竣及水師進勦檄取縴夫盈千萬時當盛暑饑渴成疫斃者相枕而一息奄奄者咸稽首伏地哭泣相呼曰沈公生我不敢負也蓋公之撫勞所致云署事永嘉政益善民既樂利又每進諸弟子員講學修德士風煥然甌之人至今歌之旋以丁艱服闋補惠州司理下車卻餽遺革

陋規杜奸弊饔冰茹蘗持公秉廉聲達四境諸上臺皆卓異之凡興革利害言惟公是聽故條陳詳諳切中時宜事不勝書其最大者豫謀桑土賊不敢窺境一步安輯流移遷海居民如歸樂土攤派潮米無輕重多寡之累清查營弊無侵漁破冒之奸良法永利皆公成之獨惜甲辰考滿總督盧公巡撫王公考公居上等以例止未達于部丁未復舉大計已定卓異旋奉裁議是以先後歷俸八年覃恩甫下而申請失時爲公缺事爾嗚呼以公之年正艾也負才卓越兩佐郡爲名司理方擬爲司馬歐陽一流人乃遽以微疾告逝夫天畀公之才而不竟才之用何也豈生才止此數與抑世不需才與銘曰

瀼山蒼蒼瀼水洋洋陽昌陰毓虎伏龍驤吉人天宅百世永藏

碑傳集卷九十目錄

國初守令下

賀侯杜先生俊彥墓表 李來章
萍鄉令臺公瞻斗傳 李澄中
教授文林郎閬縣知縣劉君惠恆墓誌銘 汪琬
常州太守駱侯鍾麟傳 李中孚
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邵長蘅
汾州府推官竇府君可權行狀 蕭家芝
又汾州府推官竇公墓誌銘 陳廷敬
潮州知府吳君穎墓誌銘 施閏章
奉訓大夫雲南楚雄府通判袁公賦誠墓誌銘 田蘭芳 節錄
白登明傳 八旗通志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世楷墓誌銘 朱彝尊
江西瑞州府同知焦公貢亨墓誌銘 耿介 節錄
彭瓏記 江藩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守令下

賀侯杜先生俊彥墓表　李來章

賀侯杜先生杜氏諱俊彥號鈞圃爲開封之扶溝人世以其宰賀而民德之且竟終于賀也因隱其姓諱里居而耑稱賀侯云侯以康熙四年乙巳卒于賀去今二十有二年矣賀人之事侯食飲必祭死生必告疾疫水旱必禱儼然銅章墨綬日臨涖其上不知其沒而久已歸骨於故土也又聞其一時所經畫至今賀人遵爲令式間有欲從而紛更之者則賀人羣然譁且曰侯政善吾儕便之傖奈何亂舊典爲蓋直道之難泯也久而益信如賀侯者固將歷百千年更至萬年而猶爲未死則一時之齮齕而力敗之者亦徒勞苦何足爲侯病焉按賀卽古臨賀爲五嶺之一在周爲百粵地裴氏記云自九疑之南崇山峻嶺高排霄漢綿亙數百里皆賀之境也其風俗淫頑而尚鬼不帖服於聲教又時值王師搗富川獞猺以餘孽自嫌多疑畏蠕蠕然觀望於叢木幽篁之間益難治侯以癸卯來賀輕賦均徭清獄賑窮力爲安輯又以土語譯解

聖諭躬至其處反覆開導之荒溪巖峒椎髻徒跣之民環聽多泣下者曰微聆侯之訓誨幾不可以為人有羅某者先是以偽鎮納款居賀東之信都鄉部曲舊人錯處左右多挾厚資適富川告捷當事欲移軍臨賀坐以謀叛連類剿滅之侯力白于軍門以身家保無虞乃止賀人得以免劫掠侯之治賀其大者多此類噫可謂强教悅安愷悌之君子也已公居恆甘淡薄其在賀尤以廉潔自矢有塵甑魚釜之風以[illegible]郡者欲匿賀之民租自利寓書屢為言侯固不從因被誣去職未幾卒囊篋蕭然貧無以殮諸大吏憐之多厚賻明年其嗣君孝廉之昂始克扶櫬北歸從葬於先塋之次初侯病賀之人老少流涕祈禱日以千數甑山有老僧不知其俗臘土人言自其閉關坐盤石上已六七十年矣日覛侯于署中曰侯之治遠過李明府郃今聞侯病且劇既不可以身代獲親為侯進藥一匙老僧願足矣及侯櫬將北又命其徒一人攜瓶鉢間關相從踰五嶺涉瀟湘洞庭洋子歷烏道蛟宮之險幾萬里以勞至絕瀕絕猶笑曰我為師送侯得達鄉井雖死無憾也其為賀人感而不能忘有如此侯以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生其貢于鄉在順治二年乙酉其葬在

今上五年丙午御史西華王公鼎鎮爲誌已納于壙中二十六年丁卯鄉後進李來章本嗣君所爲行述而兼質以已之所聞於賢士大夫者爲之表其墓于世系素履不復贅列獨紀其始終於賀者以見直道之在人心且使世之宰百里者胥得奉賀侯以爲楷模云

萍鄉令臺公瞻斗傳 李澄中

臺公諱瞻斗字曰靈青州諸城人也始祖福果明洪武中自斟來創居岳溝村曾祖郡司馬韋韋生存義存義生士藻公其長子也性謹厚嗜讀書臺氏家素饒自士藻漸中落公又疎脫貧乃益甚壬午歲

大清兵東下居八匱土窖中公獨昇樹巔覘之鐵騎至不及下遂爲所得攜之歸瀋陽編隸日負水久之作苦與其徒誦李華弔古戰場文相對欷歔泣下主帥聞之驚爾何人口喃喃何語詢知爲儒乃大喜善遇之我

朝定鼎公至京爲鍾吏部所知鍾父欲妻以女公曰某妻王氏且有子雖契闊不忍負後聞王歿乃娶佟侍御耳其名延入家塾令子弟師事之順治癸巳入學爲諸生科試輒儁明年入棘闈已中式三場卷偶遺失遂落需次成鄉貢士貢士例得官鍾勸之仕公曰吾家世以科第顯

明經在下中亟謀仕進不媿耶遂與馬玉庵輩結詩酒社日高歌慈仁寺古松下康熙癸卯始授萍鄉知縣萍鄉袁巖邑戶口舊九萬自左良玉蹂躪後亂久弗靖里巷少人聲城中蓬蒿深三尺虎白晝攫人食縣署血淋漓地上公至急招徠緩征勸墾月朔課士給筆札捐金贍貧者邑歡然稱新令賢隣境聞之來歸者常數十百家有醴陵令者屢移文責逋民公不應後會茶嶺關力求遣逋者公曰率土皆赤子豈以疆界限哉余不德久當自去驅之將鳥獸散奈何令語塞乃止三年邑大治中丞董公疏薦之丙午安福麻棚山盜起公飭樓櫓張兵城西門結陣習射自冠兜鍪立將臺下賊望風遯去未幾自袁陽歸夜宿宣風市感痰疾卒公宰萍鄉僅五歲常語人曰作官每欲多得錢吾喪亂來飯粗糲猶惴恐敢墨敗乎勿忘吾負水時也歿之日惟遺書數篋不能具棺斂庚戌櫬歸葬樓村西原

論曰明壬午歲吾邑士大夫被兵者以數百計惟公與李延平俱以功名著可謂有天幸當其負水作苦時死且不可知處困而亨非賢者烏能致此哉

敕授文林郎閩縣知縣劉君惠恆墓誌銘 汪琬

君諱惠恆字子迪別自號養孺姓劉氏漢中山靖王之裔在唐有禹錫者顯名於時其後再遷始定居無錫至君之大王父封郎中諱陞以舉人兩署教諭偕其子光祿少卿後先咸著聲望同縣高忠憲公少師事郎中而與少卿同朝相友善故郎中父子之歿也悉忠憲公誌其墓少卿諱元珍由萬歷中進士累官南職方郎嘗劾首輔沈一貫朋邪蒙蔽狀以故削籍既起少卿又劾故贊畫劉國縉與楊鎬李如柏扶同賣國直聲震天下推爲東林黨魁少卿之子封知縣諱明翹生四子君其長也舉順治丁亥進士授福建閩縣知縣巡按御史疏薦治行第一內擢有日矣會以抗直中忌者罷歸年甫二十有五遂杜門謝客益自力於學不復言仕宦者凡三十有三年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宋儒語錄而平居所私淑者則專在忠憲公每恨不及公從游也故其學本諸靜坐而用致知格物爲工夫躬行心得爲歸宿每欲由忠憲以溯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其原委統緒井井如也蓋晚而益邃於易絕不喜佛老兩家嘗歎曰佛氏不知性老子氏不知心本原既誤必無與吾儒可合者又曰天下聰明才智之士多流入佛老亦未取五經四子及大儒諸講義熟習而深思之耳不然吾道廣大精微方孜孜汲汲日夜從事於此其

於彼佛老之學非惟不敢實有不暇也病肺將革爲手囑數百言凡棺中幅巾絞衾次及殮葬之制悉具且言治喪禁用浮屠其說曰吾閱釋氏懺文皆悔過遷善之言非謂拜誦便有益也佛非愚人人奈何自愚耶君之議論類如此嗟乎晚近士大夫少而耽章句之習一旦登朝則溺於功名富貴聲色賄財之好未嘗有得於學也至其暮年則氣薾而志昏而又有所謂死生禍福者搖兀其中於是乎惟釋氏之歸高者或竊其緒言以自文而下者遂趨於佞佛欲藉是以得福而逭禍延生而賒死不亦大惑矣哉予老病作治命以教誡二子其說與君畧同然聞者不以爲疑即以爲妄度二子之心亦未必其能遽遵也幸而有如君者行之於前予庶幾得援君以自信而強吾子以必從也夫然則君洵可謂賢矣享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樹檮園詩集五卷贅語遺稾各若干卷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孺人秦氏二男子長曰學洙蘇州府學生次曰學柔殤三女子長適秦宏鑽次適吳茂鉷次許諸生秦汝瀚孫男女各一初君之在閩也公廉有惠愛於民及去官無錢以治裝上官知君者予道里費始得歸其鄉瀕行哭送者數千人然君爲吏甫三載凡有設施未足以竟君所學故予不復詳次云銘曰

維忠憲公明鉅儒德言煌煌日星如維君與公同里閈一試而蹶潛其軀私淑先正儀步趨力研奥旨探遺書忠憲之學斯不孤憤世陷溺惑且愚欲扶儒術揮浮屠辭而闢之扶根株忍使辜心逐淪胥賢哉若人今則亡銘以示褒非曰諛

常州太守駱侯鍾麟傳　李中孚

常州太守駱侯前余邑賢令君也諱鍾麟字挺生別號遵浦浙江臨安人儀吉案杭州府志鍾麟順治丙戌舉人丁亥會試副榜知盩厔縣才雄識卓德器絕倫弱冠舉於鄉初任安吉州學正力振學政集諸生講授先行後文義裁禮導曲成周至諸生翕然丕化咸慶得師尋移令余邑下車徧詢民瘼凡利可因弊可革者次第舉行不數月百廢俱興儀吉案陝西通志鍾麟順治十六年知盩厔縣性和易喜與士大夫相接時李中孚講學里中鍾麟尊以師禮往復不倦邑城北去渭不十里鍾麟循行河畔水勢將南侵議自覽家寨迤東開復古道眾難之不果康熙元年夏大雨渭溢將及城鍾麟跣水中請命願以身逐遊水雨漸止水亦頓減又徙而北流者數里人以為精誠所感臨事裁決如流肆應不滯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覿人畏之如神增減藍田呂氏士約刊布通庠每季大會明倫堂以軌士訓釋六言刊布里社朔望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擇民閒子弟授以孝經小學以端蒙養飭保伍以清奸宄修社倉以備凶荒省耕省斂勞之以錢民高年有德及

孝弟著聞者時給粟肉講約之日召至約所躬與均禮令其坐聽以示優異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斂葬率僚屬爲文以祭恤煢獨撫流離遇水旱輒齋沐步禱每禱輒應凡所施爲莫非民之所欲而良法美政往往出人意表賢聲藉甚三輔興平缺令俗刁多黨署篆者視爲畏途咸規避莫敢往當事檄侯兼攝侯感之以誠惠威丕著豪右不得逞吏懾民懷耳目爲之一洗而興平非復前日之興平矣鄠亦缺令鄠民相與控臺丐侯往攝侯視鄠若家撫字多端代歸之日老幼泣送侯宰疲邑連攝兩篆政治所在膾炙人口邑長老歎爲百年以來僅見九載奏最擢京城北門指揮至則詰奸緝盜所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人士喜侯復至迎者踵接臺司道府夙習侯賢事多咨詢侯因調劑其間造福於秦民者無算秦民懷若更生未幾遷守常州常爲三吳孔道賦重役繁吏蠹百出侯隨宜釐正吏胥奉法唯謹禁營弁肆擾革漕兌積弊約束僚屬悉心民隱儀吉案常州府志鍾麟康熙八年遷常州府爲政簡易近民民有訟者輒懇惻誨諭十年大旱葛衣草履步禱數日不應乃躬詣郡獄日食糲飯引咎自責言與淚俱聞者感動捐俸倡建延陵書院以理學淑人甫期月深仁厚澤遍及窮鄉庶民歌頌戴若慈母逢掖之士彬彬向風奉爲師帥會丁內艱解任郡人皇皇號慟爲之罷市歸家事太公色

養備至居鄉出入以度克己樂善濟危扶困惟力是視既而太公棄養侯哀慕毀甚營葬勞瘁卒年五十三卒之日巷多隕涕平生宦遊之地士民咸爲位尸祝亦足以見侯德澤入人者深矣

李生曰近世守若令中間固不乏循良然求其英毅有爲政崇風教自作縣以至守郡始終以化育爲功課則所聞所見實未有若侯者而侯自視欿然向學問道之誠如恐弗及余至不肖侯不不肖余辱承殊遇不啻曹參之於蓋公政暇必枉顧荒廬盤桓竟日余自知甚亢侯嚴重彌篤情誼禮文日隆一日無少懈今九原不可作矣追惟既往不覺泫然故次其履歷之概以識余感

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邵長蘅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漣浦姓駱氏世爲浙之臨安人中順治丙戌浙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例授安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大夫歷官盩厔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又三常爲東南大郡繇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爲姦故皆窟穴蠶食其中前守屢以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櫛蠹決癰立法鉤校夙弊一除屬

邑漕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甘漕弁餌而令卒益魚肉吾民也矢於城隍神峻卻之弁亦斂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老聚子弟申講鄉約爲陳孝友婣睦之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或以睚眦相告訐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亢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勸輸巨室富人籍民之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斂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旱公葛衣草履步禱二十日不雨則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盂菜一匕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菑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號哭請留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使某爲不孝子卽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撫亦以格於例不果留公性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慊民情有所案治持重不輕發發卽勢豪居閒爲請終不能奪然廉平不苛所至有惠愛聲其令盩厔俗多錮婢女至老無適對匹公下令禁止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常攝興平令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

鬭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姦黨散落北城兵馬司於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麻僧與其徒爲姦利公捕治之無所回避西安俗慓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令歸曉其黨具陳禍福餘悉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歷官二十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盩厔時故師事李徵君顒顒字中孚卽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顒作興延陵書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太守云歐陽名東鳳明萬歷間守常州闢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親爲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蓋吏不倘教化久矣國家自蜀闖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時有大繇役州縣吏競毛舉束濕尚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號爲能吏其不肖者則旁緣侵漁征一取十蓋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間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於是時者溺其職矣卽常之父老亦以爲本朝三十餘年郡吏十餘守求治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獲竟其施有識之士所爲慨慕而歎息也曾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宣府把總考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子嘉泰嘉豫嘉觀皆諸生公卒後

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蘅之族兄贇來請表其墓蘅少賤不敢當固辭贇曰泰之請也誠蘄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名位將乞銘於甯都魏禧禧亦布衣士子幸許之蘅曰諾乃表其大者俾揭於墓之原

汾州府推官賓府君可權行狀　蕭家芝

河內東北偏古丹林之曲保聚鼎峙相距一牛鳴地賓府君雲明婁子健合暨余與家弟樹百在焉四人者童年交好聯翩登第自謂一時盛事婁子探竹符桐城令未綰墨綬輒厭棄人間墓有宿草余以西曹被謫家弟亦自農部歸來賓府君方授汾州司理未幾亦投劾解組然自顧身名瞬然無憾且朝夕過從以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傲睨當世貴顯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今府君復溘然長逝矣嗟乎人生盛衰存亡如迴飇轉燭詎堪追憶徐陳應劉之痛不自知其涕泗交流也府君兩郎君屬余為狀余追維交誼惟府君知余亦惟余知府君其何忍以不文辭府君之先為山西澤州贇莊人其遠祖名宗者始遷於懷歷十世而生春榮春榮生待贈公三經府君其家子也府君兒時遇羣兒嬉戲輒竦肩袖手作壁上觀其王父器異之曰是兒非鄉校俚儒可教以免園冊者成童後以屬先大人使問業焉府君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

後趨余初疑爲僞作久之乃知磊砢自異蓋性生也府君自槧鉛外家人生産一無所治辦又數奇屢阨於童子試會丁外艱日撫幼弟戀戀苦次間百務廢弛家日益貧欲落業而謀賈其母夫人疑之以問於先大人先大人曰賓子天下才奈何欲效賈豎子所爲乎趣使就試果拔童子第一人旋食餼先大人乃命余兄弟與府君及婁子健合剏日論文名曰嶽社其意欲四子者交相劘切今日服奇嗜古異日服官視事嶽嶽不羣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値滄桑之變韋鞲匝野牧馬羣嘶婦女竄伏林莽閒多遭詬辱府君呼閤族婦女羣聚一室乃躬與族子數輩仗劍杜門厲聲謂邏卒曰疇好頭頸嘗試此利匕首卒亦無敢犯者閤族婦女賴以保全府君膽決不撓皆此類也乙酉秋闈余兄弟先府君著鞭府君益自刻勵杜門卻跡雖余兄弟屛棄家僮徒步造訪未嘗不戒門以絶也家人或相勸勞曰徐之何迺自苦如是府君笑不應攻苦如故丙戌與婁子同薦於鄉又與婁子同成己丑進士丙申筮仕汾州司理汾故膏腴府君顧獨以淡泊自矢其監司利富翁懷璧屬府君以事中傷之府君力請無罪監司初不懌其後符牒往返十七次棘棘不阿監司亦爲色喜曰眞理官也行部沁州州牧佯爲視寢懷金十鎰

祕置床褥閒府君檢還牧牧大慚謝然亦不以此販鬻清操敗人名檢
丁酉秋闈校士府君與焉時典試濫觴鎖闈之後外論讙譁或謂某某
旦晚將爲新貴人闈中不知也適有屬員爲某居閒密請於府君府君
厲色叱止之事遂寢府君所得士六人皆單寒名宿今學士陳公子端
其一也彼中直指使者性嚴刻藩臬而下動遭嫚罵獨屏左右與府君
移時密語歡若平生直指事竣寓書於余曰實司理所謂鐵中錚錚惜
無逢世之術恐終罹雉羅耳已而永甯州牧陟西安太守大吏利其美
遷欲挾其陰事大嚼之嗾府君爲介紹府君曰我豈爲人作牙儈乎卒
不應遂以此去官比歸里築室於清溪綠竹之閒一盂一盤率諸孫舞
綵於母夫人膝下承顏無閒先人遺業屋數閒田數十畝盡以畀阿弟
母夫人益歡族人易其老有狎侮之者置若罔聞及其人家難突起府
君盡力爲之祝網卒免於難人皆稱長者府君過余手蒔園蔬余過府
君樵蘇不爨非棗栗弄孫即劇談說鬼囊槖蕭然相顧而笑曰聖賢不
以是罪余朋友不以是棄予其於獄社之義何如哉同郡有位九列者
其驕盈色態稍稍侵人即相戒僕子永不登門投刺故汾守郎公與府
君素友善及晉秩中州方伯視事半載未嘗遣一介候起居郎公向守

令數數問府君田園幾許舉止康强何似府君乃一班荆道故爲府君恬靜不競又有如此者府君諱可權雲明其字生於某年月日終於某年月日其同年友顏子某爲紀其世次爵里生平梗概以俟燕許手筆爲發其潛德而銘諸幽室焉謹狀

又汾州府推官竇公墓誌銘 陳廷敬

順治中

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翕然從欲於是始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別黑白矣顧外則督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廁於其閒貪惏之風猶未衰止也嗚乎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詘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退而泯爲以終老者可勝道哉況又有耆儒長德奮立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者也公釋褐爲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搜窮大奸劈解重獄侃侃自持有不可犯之色雖賁育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樂易推赤心待吏民所至廚傳蕭然不知有官汾州人稱曰竇佛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夜覗寢潛置牀下公察知夜深召守來檢還守守大慙謝公亦不使人知

曰畏人知我淸也汾寖以大治而上官愈益不悅汾有富賈人監司某陰以事欲致其賂否則坐以法公曰此人無罪符牒往復至十六七卒格不行巡按御史某性素剛好嫚罵人藩臬以下動遭詬斥獨知重公最後公屬官有升秩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挾其陰事諷以貨賄公執不可遂以此投劾去脂車之日攤擋篋笥無長物典敝衣裹糗糧以歸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慰而卻之自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華夾道兩旁呼號之聲殷地公去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時墮淚云當

世廟時主威不測贓吏觸法縲絏繫闕下

天子親臨問伏辜立置重典不少貸亦稍稍知屏斂矣壬人猶罔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困蹇不獲自盡其才如此余是以覩公之軼事流連感歎而不能已也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閒飲水食蔬率諸子稚戲娛母太夫人側先人敝廬薄田盡以畀其弟母太夫人益歡蓋自公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爲難者或身爲僇人爲世所指目或聲塵絕滅而無聞焉果孰爲得失哉公爲諸生時與同郡兩蕭君某某婁君某講學論文結獄社丹林之曲至是婁君已歿兩蕭君

亦宦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晨夕相過從酒酣道故公曰世與我違吾甯樂而忘憂焉嵩居天下之中於五嶽爲尊士生其閒多忠信魁奇之人取義於嶽殆謂是與或曰今日服奇嗜古異時當官臨事嶽嶽懷方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然則公所自命蓋可知已公先世爲沁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懷歷十世生春榮春榮生三經公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遇羣兒戲則竦肩袖手危坐旁觀稍長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磊砢自異蓋性生也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己丑登進士第公樂道好修務爲經術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利卒擯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尙孺人繼賀孺人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旭晼焜女子子二人將葬晼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乃受狀而詮次公生平節槪如此

銘曰

世祖英明剛斷知人善任使尤加意節鉞大僚而公詘於上官如此此豈非其命哉然假令公不詘或旣詘復用將盡瘁王事以終其身欲優游講誦丹林嶽社閒得乎此亦可謂公之幸也嗚呼遇

聖主而不見用沈於下吏詘於上官擯公之軼事可爲太息矣

潮州知府吳君穎墓誌銘 施閏章

故潮州知府溧陽吳君卒數年將葬於某山之阡使來徵銘余嘗官比部爲同舍郎初見不煦煦久而逾篤知其君子人也君諱穎字見末別號繭雪順治壬辰擢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歷遷郎中會
帝求直言詔許七品以上官得無隱君疏言刑獄至重律無正條者毋得刻深以意傳法其初詞既具毋復株引滋它蔓
帝頗采用其言命恤刑福建凡五月不刑一人曰吾以恤來也爰書末減者千餘人御史李某以多失出疏論覆視無它得不坐出知潮州潮西山曰五指石者故藪賊置兵三千更戍民苦爲兵役且奪廬舍君請減其半又畫策別建營房民始有甯宇潮屬邑皆駐兵而兵餉輸府以給府益利其羨也君請令餉就縣支不復輸府兵皆稱便閒以農隙修學宮及饒平壩韓文公祠月朔課諸生拔其高等士多藉成就君秉性和平而勇於爲善嘗視推官獄案固爭出死罪三人會歲凶請免大城所屯糧宿逋數百石持之力失司計者懽是年癸卯從內大臣及督撫中丞巡視海上中寒疾投劾自免適舉計吏典遂註病歸逾十六年卒於康熙戊午二月六日年七十九矣君初爲諸生治經藝好奇見黜於

學使葉氏葉閩人也君使閩葉氏子有懽心顧遇之加厚人以爲長者少與同邑陳公名夏友善及通籍陳已當國君視之如布衣時所與論詩推高涫邢昉孟貞江甯顧夢游與治最舊皆窮交及在比部號多詩人君最爲老宿當其援翰命篇清眞瀟逸視它人所爲工者不顧也然亦絕口譏訶晚築西疇草堂日有詠課一時碑版撰記多出其手有尊羹堂集溧詩選等書百餘卷行世未刻者尚十餘種其先家吳中由楓村徙溧陽爲處士治之三傳爲奉政大夫士衡又五傳爲君考贈朝議大夫心齋君配曰虞恭人先七年卒有子四人嘉稷邑庠生嘉穗恩貢生並考職將授官嘉稔例監生大臨己酉武舉人女二一適史棟次適狄翼經並文學孫曾男女三十餘人可謂蕃已銘曰

宦亡巧名亡競才冠諸曹仕終一郡拂衣蕭然貧矣非病何以報之壽考終令其文既豐不戚其窮瀨水之裔白雲溶溶曳杖相羊或在其中

奉訓大夫雲南楚雄府通判袁公賦誠墓誌銘 田蘭芳 節錄

公姓袁氏諱賦誠字與參世睢陽衛百戶祖可立前萬歷己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父樞以戶部正郎榷滸關僉謂才可禦亂特授本省布政司參政分守大梁道母任淑人公生有異徵十三爲烏程潘昭度校士歸

德愛公亥拔置膠庠十四賓興于鄉十八餽于三十八壬午州陷于寇時公年二十六隨父于蘇踰明年爲甲申貢于廷乙酉考授融縣知縣未任豫王下金陵改任吳縣教諭丁外艱扶櫬還里戊子服闋已丑補確山教諭亂後邑無絃誦聲公至出己貲葺學舍日夕與諸生講貫其中文學由是興起甲午升山西沁源縣知縣縣在萬山中田瘠不可耕濱于沁者尤善潰戶多流亡於是積逋莫辦公爲招輯流移使復其所更請丈踏久荒田地除其虛額歲減無慮二千金窮民爲之少蘇縣境北際界平兩山對峙疊嶂複崖莽爲盜藪土人李虎等潛踞其中時出侵掠公密請巡撫奏發太原滿兵公爲之導入東山鵰窩溝追勦四十餘日數十年地方隱憂一朝蕩定公之力也己亥奉命變賣王產初兩山流移與土著爭田不勝遂獻之晉王而歲輸其租名雖王產實與各藩自置有殊公歷陳開荒投獻之由且言兩山用兵之後村落成墟雖西山有數家存皆朝不保夕無力承買急之恐生他變屢請必報罷而後已沁民尤以爲德公在沁七年一切服食器用供應大兵代完逋賦皆取給於家先業幾爲之盡庚子陞廣西新甯州知州當孫李焚掠之餘城中止存衙舍終日行不見一人虎豹蟲蛇雜居之公嘗有詩曰牆

頭虎過風腥入屋裹蛇行穴亂穿蓋可想其荒寂之槩矣未幾以給由單過限降一級去辛亥補雲南楚雄府通判雲南距家萬里然郡士平曠士人多知讀書公顧而樂之久之署定邊事縣賦不滿千訟者稀少猓猓則冬夏披羊皮耕田語言雖不相通而畏官懼刑有太古風公尤謂與已相宜甫代還承檄入覲至都而吳逆之變作吏部請雲貴覲員改補奉

旨在京支俸俟蕩平復任四月雲貴總督請滇黔朝覲官俱赴荊州軍前所開地方擇便隨宜委用乙卯赴荊是歲以隨荊員多題請别補于是又自荊赴部投牒歸而待次于家久之卒康熙庚申六月十九日戊時也初娶李氏貴州都勻府知府夢星公女次安次劉側室康與盧劉出子二女三康氏盧氏子各一龍山遠定女長適州庠生楊端次適太學生袁賢三適壬戌進士兵科掌印給事王紳皆先公卒公卒時止一孫未久亦殤今乃以其弟賦諶孫景朱爲山後嗚呼亦可悲也公早失恃事繼母劉淑人如已母家居之日每晨盥漱畢必登堂揖問夜安否立而待命命之坐則坐與之言愉色承之語竟揖而退夕亦如之終身如一日視其弟尤友愛公善弈未嘗一當弟或問之曰弈有爭道焉性

惡淩雜晚年多病出入愈簡數月座無一客以己巳十一月葬祖塋右方其弟賦諶來請銘故敘而銘之銘曰

腆于家瘠于官人以爲難公則安篤于親閑于禮公視若常人則侂有善宜樂無兒何悲人亦有後家聲用隳嚋昔公降夢來告淑儋耳海康坡遊未足

白登明傳 八旗通志

白登明字林九漢軍鑲白旗人世居遼東蓋平順治二年方弱冠以廷試拔貢生授河南柘城令時鼎革之初疆圉甫定盜賊尙多登明偵禽其魁悉按以法羣盜屏息設條教勸耕讀考最陞江南太倉州知州才益練達剔弊懲奸清欃除耗問疾苦察冤抑尊賢禮士敦孝重節杜淫侈訓儉朴嚴逐優娼禁止師巫善政無不舉海壖民居因亂蕩析登明召沙民開墾遂成村落十年九月海寇犯劉河堡闌入內地居民驚沸登明備禦有方寇宵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鎭江勢猖獗太倉爲海隅要衝征勦之師四集雲擾登明鎭靜應之民恃以無虞追寇由江甯敗回急攻崇明火礮聲連三晝夜城垂破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無可使渡海先達信者登明乃自駕一艘夜半飛渡叩城攀絙以入眾始知援兵

將至守益堅寇力窮遂遁州水之下流曰劉河歲久湮塞上江低窪者困於潦本州高亢者復困于旱蓄洩無所資登明相視劉河北支有朱范仲淹新塘遺跡名曰朱涇請於院司開墾五十里於是蓄洩有濟巡按李森先知其能檄開大劉河六十里復故跡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爲一郡利所屬崇明縣民田舊額正課外有蘆課銀一萬三千餘兩一田兩賦力請於院司題請免之州有大蠹吏設法禽而斃之蠹習遂息明於聽斷隣邑有疑獄院司恆委令審讞遠邇稱神明爲性骨鯁不媚人有大帥求婚請再三登明薄其人終弗許未幾大帥果以事敗又有大吏按州恣索私賄弗從拂其意欲甘心焉先是寇棘時巡撫檄索餉許別項抵補因以雲南協餉應之大吏即以擅那協餉糾參遂至落職未幾大吏以事敗州人以登明在任正薦五紀錄五卓異一保舉要郡太守一又有疏河定亂諸功皆未題敘列治狀籲請院司湔洗詿誤復任終弗能得坐廢二十餘年會福建有事例許入貲贖詿誤登明貧不能贖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素知登明以良吏負屈代爲捐贖依例開復補任高郵州甫抵任值諸湖水漲決清水潭堤役繁苦登明設法授食禁吏胥侵尅役夫踴躍堤成名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

富民分食全活萬眾明年再荒四野大潦再請蠲賑艤舟救溺饑者予粥病者予藥憂勞盡瘁竟卒於官官橐蕭然高郵人助貲以殮哀聲震野如喪怙恃太倉士民聞訃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咸謂宜祀於名宦因列名公請於學臣以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奉主入祠州人顧士璉嘗佐登明開二河又爲著開江書以垂法貽後云登明去太倉任三十餘年民思念不已茜涇鎮民肖其像於三官廟又州城西郊及壽庵沙溪諸處民並建祠祀之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世楷墓誌銘　朱彝尊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邱隆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歷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啟鏻國子監生以孫棻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官始封內宏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蒞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

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近蠭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晝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爲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掠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爲盜所殺鄰里訐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踔不休晨徧呼死者戚懿嫠婦有姊子爲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葢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里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籖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人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圖而淫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詗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梏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

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棖闔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瞋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為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鏐王澐等講學買田以饍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其莅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緜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劃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為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為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為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為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為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

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於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爐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壥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木丸丸罔有後艱

江西瑞州府同知焦公賁亨墓誌銘 耿介節錄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焦公邱園先生寢疾召余至榻前從容詢及嵩陽書院因贈書二種命置之藏書樓為諸生誦習目視余若有欲言者而未言余拜受歸而公逝矣余哭之慟視其室圖書簡編杖屨簞瓢而已歎息者久之越明年月日嗣子欽嘉等狀其行授介使為銘以表於墓道余雖生也晚然與公始則同流離瑣尾於河陽既而同攻苦為舉子業同仕閩海江右終則同返初服切琢為聖賢之學知公最深公彌留之際目視余而不言者意或在斯乎其何忍辭謹按狀公始祖全明永樂間居登封二世祖毅為邑諸生六傳而至王父諱子春登嘉靖乙丑進士歷官甯夏兵糧道行太僕寺少卿中年挂冠里居三十年德惠及於鄉人父老特建祠以祀考諱一霑補博士弟子員早卒誥贈文林郎

元配周氏贈太孺人以貞慈聞於朝
特旨旌表其閨生四子公居三公生而岐嶷未弱冠遊黌序遭時喪亂
事太孺人備極色養及丁艱戎馬倥偬時祭葬皆盡禮辛巳寇陷登城
遂渡河抵河陽得館迎兩兄以居脩脯所入悉以供兩兄饔飧資已而
館於西濟執經問業者屨滿戶外嘗與友人朱某避賊白澗砦賊縛其
友人父索贖友人展轉措金不足公有館穀十金傾囊予之而友人父
子得全葢平生慷慨好義類如此乙酉科試優等食餼
皇清定鼎以戊子舉於鄉己丑壬辰連上春官不第乙未闈中義已爲
本房首薦主司竟以數字黜落是年揀選丁酉除福建興化府推官閩
故邊海多事之區又歲輪直入省會案牘塡委公性明敏豈弟不喜深
刻每值讞決或獄有毫髮疑燒燭午夜咨嗟太息必求其生乃已用是
先後多所平反攝泉州司李七閱月綰莆田仙遊兩縣篆各月餘漳郡
驛丞崔某遭搆陷至鬻子女不能償公廉得其情爲雪之福清令梅某
受羅織案驗數年公力白其冤得釋泉州都司顧某以株累羈留公爲
請寬宥并贈路費使歸大兵在興養馬派取米草輒億萬小民破產難
供公力請當事得減派奉委督造戰艦集八郡水手於漳郡飢困載道

公請令按籍給米人得沾惠死亡者更助其掩瘞時瀕海三十里皆令內徙老幼顛踣載道公奉委查海皆寬其期會從容安輯使得所由是古田將樂四縣之民歡聲雷動曰焦公生我也仙邑去郡百餘里往時解米悉派夫役至郡吏苦需索公攝篆改令舟運歲省夫役千餘因定爲例其他善政固更僕不能數暇則獎借文士四庠以文藝就質者數十人公皆折節下之貧者更待以舉火庚子公校闈墨得士唐譽等五人冬復校武闈得林邦憲等十人壬寅擢江西瑞州司馬去百姓兩爲刻石紀其德士大夫川布歌詩誦之門下士父老追送數百里至南臺人進一觴涕泣攀臥不忍去既抵瑞州明年計典以前任贖鍰未清詿誤雖部議赦前獲免而公拂衣之志堅已飄然去矣甲辰歸里於祖塋旁闢五一園建乃止軒日遊息其間與邑令葉井叔商推成嵩山志參之山海經水經注於諸形勝皆作一小引位置聯絡爽然快目可謂有功山川矣余修復嵩陽書院遠近來學者日眾推公主壇坫公引繩持衡文風丕變公體貌修偉氣度沖和雖獨居危坐終日無惰慢之容與人交洞達坦白終始如一雅好讀書寢食未嘗去手學深博無涯涘而涵泳義理言行悉準諸道仕宦七年家無長物惟守太僕公破屋數椽

廑蔽風雨布衣蔬食恬淡自如一切世味紛華不以嬰情曰吾庶幾不愧先人淸白家聲也足跡不出里門幾二十年於後進有才氣者汲汲推挽成就之晚與余爲性命之學先儒語錄格言手抄成帙日用省覽詩古文詞皆卓爾不羣所著嵩山志外有詩文二卷藏於家

彭瓏記 江藩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衞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愼交社始則宋穎實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八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甯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迄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飮冰茹蘗偕百姓以長甯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朴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瓏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粱谿高顧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甯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于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何何敢曠逸之眈馳騖之役乎于是

悉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瓏學嘗稱之

聖祖前文正卒瓏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有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碑傳集卷九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三十四

DS
734
C56
v.34

碑傳集卷九十一目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上

曲邑侯峻度劉公名鈇實政紀略 郝浴
岑谿知縣劉公昌言墓表 汪琬
靈璧縣知縣馬公驌墓誌銘 施閏章
英德令賈君光烈傳 李楷
張公士駰惠政碑記 靳標嵩
巡憲楊公應魁保全台城碑記 洪若皋
許公宏勳越城固圉殲寇記 余縉
劉崑傳 張庚
登州太守譚君吉璁傳 邵長蘅
李先生遙傳 張庚
又李當陽傳 劉榛
記歙縣孫公名鈇活民事略 施閏章
甯都縣知縣宋君必達墓誌銘 韓菼
又甯都尹宋公家傳 顧景星

永豐縣知縣吳公國用墓表 苗于京

韓公藎光德政去思石記 冉覲祖

又南梁重濬河渠碑記 前人

又重濬張村寺正禮陂碑記 前人

又葢寨濬河碑 前人

又楊橋折地碑記 前人

又畠澤里折地碑記 前人

又申詳墾荒石記 前人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上

曲邑侯峻度劉公實政紀略　郝浴

自幽州傍燕山迤南五百里介趙交抱山麓一區稱上曲陽恒嶽蟠焉昔舜帝朔巡止其下進岳牧咨之迄漢唐以下部使者銜命出此必祀嶽書名于石而後課長吏殿最邑名遂著于天下凡宰是邑者爵雖不過六百石實與岳牧同職故諸所興革恆爲天下吏治先也邑侯峻度劉公名聲嶽嶽著江左天下爭以廚俊歸之及剖符茲土露誠誓廟爬梳批導不三月而政成合肥龔芝麓宗伯華亭沈繹堂太史叙其政采其風中外譁然也以余遊嘉木浮休閒得盡悉其治狀邑苦沙瘠頻困于歲民半流離去國自公爲政芟闢招集羨征苛斂一切報罷正供之辨每錢爲銀甚至薪米麻縷弗售于市者皆得入官抵賦所酬之直恆昂于市也方春郊行布牛種存恤獨計口授糧冬則贖解庫之布袷裝木棉而衣之民有疾疹皆投狀問藥公審形察證無虛日至蓡苓之費又皆夫人出奩之資以佐之不二年元氣日復歸業者至二千七百

餘戶金大中丞廉其狀以聞
帝心嘉悅有殫心料理克盡職掌之褒又以宮牆瓦落堂閣久塵隨制粲錢增崇使諸生季有課月有程擇其行之美者得二十五人以分爲塾師用誘斯人于斯道學使者王昊盧特迂道驅車以旌之近見城垣橋梁皆守土所不問而曲城之雉堞埤堄莫不截然有制至于嚴保甲練丁壯謹守望儲器械民自爲禦于四鄰中獨無探丸胠篋之患其嶽廟崇祀累朝自展禮渾源風雨侵蝕廊垣漫漶漢唐來松楸碑版殘毀過半侯解囊董事不數月爲之一新偶逢旱厲躬率父老露香夜禱不崇朝而響應霑化李吉津宮詹千里謁嶽低徊祠下不能去嘗采風謠爲田家竹枝詞如纔到城中分布粟歸將殘飯養雞豚及莫怪行人負早發提生縛虎送官衙之句皆善爲言情寫狀非溢美也其他如修養老之典復鄉約之法糧課自納訟理自拘清鄭政省稅款諸不能盡述而已有一莖五穗一牛兩犢之奇徵于野嗚呼今之尹民者類皆闒戶擇肥以飽上大夫之橐即有儒素書生皭然自好計不得不俯首而爲墨以怒喝者之餘其後也使不爲墨而爲廉更爲仁誰汝容哉兼以飾智崇僞之君子病民而喜事竟躐清華以去又何曾與于上官之追脅

而後出此乎獨吾公以美才善政仰質于嶽實造曲民之福豈非太邱萊蕪復出而金中丞之愛公以愛吾民更不在古名臣下矣請大書而壽于石以進詔後之父母斯土者一以師公之賢一以師中丞公之大也

謹案劉公之名原編失記待考補

岑谿知縣劉公昌言墓表　汪琬

山陽劉公禹度之歿于蒼梧也分守道秦君仁管出涕曰古遺愛亡矣爲輟鼓樂者三日凡蒼梧及岑谿父老皆哭失聲且曰天奪我公誰繼公撫我者既而喪歸傾兩縣人追送踰三百里道中縞衣素車與耄稚扶攜者相望哭聲大震其孤屢謝遣之率依依不忍舍去說者以爲自岑谿設縣以來縣官從未有及公者予聞而太息世傳岑谿在荒崖叢箐之閒獞獠出沒其俗好人而怒獸不可以文法告諭公直一儒者顧能得民如此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僅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潤色吏事然則公之所本可知已公諱昌言禹度字也其先自濠泗來徙有諱世光者由鄉進士官沈邱知縣廉直多異政山陽之劉至是始大沈邱公生禮部主事諱一臨主事公生贈文林郎知縣諱

自靖公則贈公仲子也年未弱冠即爲名諸生文才雄博每試輒第一家世故習禮經公尤號大師所譔經義爲士子傳誦率後先取科第去而公顧浮沈諸生中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屑爲時文蹊徑語最後北游太學試又第一遂舉順天鄉試

孝陵覆試諸舉子于廷公文又稱

旨特拔置前列踰一年遂舉進士方除岑谿或戒公勿往公笑曰吾爲其易孰當爲其難者促命家人治裝岑谿自兵燹後凋敝日甚公捐煩滌苛一切餽遺請託俱屏不行然後嚴保甲以防民姦均傜役緩催科減獄訟以蘇民困修葺學舍課選生徒俾肄文學禮遜其中以勸民讓不期月而政成縣故產毒草民有小忿輒嚙草致斃者下令禁之自是草不復生廣人咸以爲異縣中火災延燒若干家公憫民露處席藁中俸金三百兩命民搆屋次第以居鄰縣賊彭奇聲言將壓境城中兵士僅三十人眾詗知不敵悉洶洶思潰公拒不可日夜率吏民登陴又團結鄉勇數千列營城下以示有備賊竟不敢犯公閒出方略誘賊其黨李勝高者遂縛奇來降且獻歃血民名冊公曰此皆良百姓受賊脅耳若株連者眾何以令反側子自安乎取冊焚之所全活數千家縣益無

事公乃築兼山堂蒔花植竹吟嘯其中書清心省事四字于坐隅嘗告寮吏謂居官之道不在立異惟在與民不擾而已會蒼梧闕令上官檄公兼攝其治一如岑于是蒼梧人喜曰眞吾公也岑谿復爭之曰固吾公也于汝何有及公既歿甫殮而擢授宛平之命始至由是兩縣人益痛惜之蓋公之吏治其所本于經術深矣享年五十有六配王孺人生男子三長曰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次曰始恢九年進士今官吏部又次曰始偉天孫男女各四公性稽直無城府爲人輕財樂義尤以孝行著稱既舉進士念贈公春秋高數年不赴選迨服闋始出居平好行其德于鄉距公歿久矣山陽人猶能縷述曰某橋公所建也某道公所甃也某子某女被掠公所贈贖也某里病疫得公藥餌以起者也某甲某乙道殣幾暴骨得公棺櫝以殯者也然則公匪直良吏也誠有古長者風焉其歿以康熙十一年某月日葬于十三年某月日墓在山陽城東之三里塘云

儀吉案它書言岑谿人祀前令山陽劉信嘉金壇于烜於傳忠烈祠乾隆三十一年海甯周春知縣事有惠政及去民合祀之曰岑谿三賢祠周爲甲戌進士

靈壁縣知縣馬公驌墓誌銘　施閏章

濟南之鄒平有以好古力學聞者曰馬君宛斯諱驌宛斯其字一字驄御舉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居京邸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推官淮安尋奉裁改知靈壁縣四年卒官靈士民皆哭且號于上曰願世世奉祀于是得部檄祠名宦將葬于某所其弟諸生駉抱兒所著之書造門請曰公昔視二東學先伯氏嘗獲交于夫子既習其學行其不可無以顯諸幽君少孤穎敏強記涉目經史輒仿古為圖畫考制度殫精研摧上下羣籍于左氏春秋為尤癖爰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已又取太古以來下及亡秦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繹史凡數十萬言為書百六十卷需次家居又集十三代瑋書篇帙倍富今繹史刻行于世前給事興化李公清為之敘稱其邈思閎覽蒐舉眾家使秦火焚闕之餘茫茫墜緒燦然復著與未焚無異繹史一編當與七略四部杜典鄭志諸書爭勝而有加殆前此所未有也君既以此自娛不問家橐出而為吏所至號廉能治淮甫三月數有平反為靈壁蠲荒災除陋弊刻石縣門歲省民力亡算流亡復業者數千家故靈人至今痛之君生明天

啟辛酉正月十一日卒年五十四卒于今康熙癸丑七月辛未疾將革惟語子弟以事縴瑋書二編未鏤版爲遺憾言訖而逝其先世自棗強徙鄒平父獻明公績學補諸生早世大父肖南公推財讓善里中稱德門焉初娶成孺人儉勤恪順婦職具宜先廿五年卒君悼之曰是于我有助它日必無異穴今以之祔葬繼室瞿孺人其副李氏成生子二瓌邑庠生次璲女子一人適長山進士李予之李生子三瓚邑庠生次瑜玥孫男廷鑣廷鐸廷鉽廷鑑凡四人君始終嗜書遠近赴弔皆謂先生勤學好問著書滿家再仕五年訖無長物援古人私謚之例以謚之曰文介先生銘曰

有茶弗吐君所自處氓集于枯煦以甘雨仕矣彌學手亡廢書三皇百氏以佃以漁於乎其所志者不存而所齒者萬古之須臾

英德令賈君光烈傳 李楷

君諱光烈字冊馨世居郡城西偏號西賈氏君童年背父依伯兄成立視伯兄如父自爲諸生至仕宦歸來凡事諮而後行事邱嫂不冠不入也攻制舉業爲博士弟子試輒冠其曹丁酉舉于鄉己亥成進士釋褐英德縣新聖廟設義學以興起教化爲亟先是英邑有驛曰湞陽又有

清溪驛民甚病之公謂地非極衝大僚行李之往來者供其乏困足矣何乃多立郵傳俾公私費耗乎力請裁去清溪驛英民大悅英民王宣聘劉文女既問名而宣家中落無以備六禮文欲毀其盟訟于公公瞑目謂文曰男女大倫生死不可背負渠欲使女以貧富爲去就乎趣吏昇我肩輿來至則使宣迎婦歸仍出俸金使治妝具頃刻而辦英人爲之歌曰掾史娶女從事具車錦襜褕繡襠襦鼓聲殷殷迎者姝闐城溢郭歌且歙陳某者大猾也以氣力漁食閭里通輕俠所爲多不法公下車叩門上謁公戒門者勿與通其餽遺又無所受陳素驕業已慚于閭里比課農至其鄉陳大恐以爲且按己也聚衆爲抗拒狀公笑曰鼠子敢爾以我爲孫子嚴不能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乎竟擒治之及歸署邑人持香華迎道左者數十里不絕有龐眉皓髮年九十餘願一識面曰往日邑宰爲豪强鞭朴小民今爲小民鞭朴豪强不知何等公遂令豺狠不復橫道也乃其黨以蜚語中公竟由此解組去其始至英也城內居人數十家闤外茅葦彌望比去官邑屋櫛比四郭堡聚以十數家本素封宦歸後田園減于昔時有啗公者公笑曰我道當如此也日韜光沈飲不問戶外理亂人以關白事相託醉以醕酒昆弟當析居推上

腴予伯兄兄辭宜均之公泣曰吾輩少失怙兄辛苦持門戶烈與季弟從容事估畢誰之力也兄春秋高矣不堪食淡攻苦甯能效闟闟兒握籌持算乎一門羣從三十餘人循循然誼若同胞雅有汜毓家範子亮選溫雅有父風

張公士駰惠政碑記 靳標崙

張公宰尉氏之三年政和民蘇四郊吐氣闔邑而頌無閒貴賤將勒公惠政于石一以昭德一以示遠爲尉氏萬姓百世瞻仰悅諸心播諸口紀諸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偶然之故哉羣聚鳩工選石筮日鐫豎復託不佞一言不佞稔悉公政久今日乃有循良如公者比之漢擢外牧爲三公例當竢茲目何敢以不文辭嘗聞古今治法大要利弊二者而已二者並論則除弊爲先利之不興由於弊之久錮如蠹蛀然其樹植也噬披根也而溉其枝葉直立槁耳況從而斧斤之乎此吏治之難非有明燭剛斷之才出以慈惠細緼之養未易起彫殘而衣被飲食如酒甘露而滌烟颯也如公者豈非救時之賢令乎三年來興學禮紳息訟省費羔羊棫樸之風葦杖懸魚之操不能殫述特拈其除弊救時之急者其一曰革漕米之貼解也貼解沿爲陋規不苦於解

者必貼而苦於解者未必盡解苟不支節民即幸趨輸矣公曰飽宿蠹
長此安窮我即不能三代民其蠹之耶於是毅然革之是役也不止省
民之費十之五一曰革收糧之解戶也解戶例用簽報不難於解者必
戶而難於戶者不止身解規避巧脫不則爲壟斷耳猾於解民不堪愚
於解民愈不堪公曰官任之不傷財不害民古誌之矣於是毅然革之
是役也又省民之費不止十之五不侵於是覘公之才之養爲
聖天子分揆席宰天下可矣何也此二事也仍陋規者希充橐不肯革
懼累上者肅累下不敢革以胥猾爲耳目者勢倒柄于鼠雀雖知當革
而亦不能革公非明燭剛斷慈惠絪縕烏能剔其弊而定其心毅然爲
百姓去割肉剜瘡之隱痛而予以安堵雞犬之怡怡哉高忠憲曰君子
不隨時不足以有爲所謂隨時者懲往事之過不及時時爲之以利益
斯民耳矯其時而隨之非公之善於隨時以不隨爲隨者耶革二弊而
百弊息百弊息而千利興矣豈不可爲
聖天子大臣乎試看今尉氏之歌樂只者何如也而能已於勒碑紀政
之盛舉哉故曰非偶然也謹記公諱士騆號均公辛丑進士江西南昌
人

巡憲楊公應魁保全台城碑記 洪若臯

今夫懷不忍之心者德也敷宏濟之略者才也固守城池恢復封疆者功也三者具而國家始賴有全人焉惟我台巡憲楊公有足紀者歲甲寅閩逆竊發變起倉猝沿海諸鎮聞風奔潰五月破平陽居瑞安遂至溫州逆鎮祖宏勳內叛樂清大荆太平相繼附賊八月陷黃巖賊帥曾養性朱飛熊輩水陸兵號十數萬肆滔天之膽幾成破竹之形時
朝廷亟議守台滿漢大臣驟集郡城街塡巷溢居民驚竄守者嚴城門以禁之逃者日益衆四方土賊蠭起嵊之長樂開原甯之大嵐山賊徒各擁衆數萬攻城破邑甯紹之路不通糧餉斷絕百姓顛沛流離竄伏窮嚴之中鄉城爲墟烟火無聞岌岌危城人無固志于是有議棄台州者台爲甯紹門戶台州失則浙東非復
朝廷有矣適公奉
命分臯我台莅省會兼程就道至日卽聚滿漢羣帥而言曰
朝廷養軍數十年一旦視封疆如草芥可乎衆咸以餉乏民逃爲辭公曰君等誠能聽若言從予所約束十日之內民不歸餉不足者責在予否則予有謝官而去耳公從龍舊臣久歷樞部威名才略素爲滿漢所

推服故眾唯唯咸惟公是命公卽下令凡軍中有強買者有搶奪者有拉取民夫者悉惟本道是訴弛城門之禁聽居民出入不旬日閒逃散之民男婦老幼攜襁入城連路不絕具如公所計公招徠商賈公平市易一應糧料悉照市價給買小民咸德急公不憚深山窮谷雖斗米束草莫不挑負入城以需供應一時阽危之城百姓歡聲如雷三軍咸有起色而台城始可議守矣既而寇薄城下阻江水而陣築城延四五十里烽火礮聲晝夜不絕我師東自瞭倭山西自八疊滿漢營盤數十座設木栅浚深濠築土圍以至鋪橋造船修城運礮無一不用民之力公念民枵腹從役捐貲買米日給三餐其被賊礮死者傷者公爲厚給棺葬醫藥之資公愛民不得不用民民愛公不忍不爲公用驅百千皮骨僅存之眾就役于鋒鏑死亡之下晝夜竭作而不致逃竄皆忠誠爲之感激恩惠爲之固結也賊所至類割民髮辮民既割辮勢難來歸公言于各帥自今滿漢士卒凡割辮之民皆毋得問由是民陷賊者相率投歸不絕于道至仙居乃郡之右臂也仙居不守則賊得跨天台而斷我糧道滿漢羣帥以鞭長不及撤仙居之防而守郡城公爭之不能得時大將軍康親王甯海將軍固山貝子莅省公卽繕啟備言仙居不可棄

肰親王貝子覽之深器公才識焉繼貝子統師莅台一見公喜甚公具
陳地方利弊民生休戚軍中機宜事事當貝子意貝子亦事事諮詢于
公一日不得公如亡左右手公因首陳復仙居之策仙居既復軍令久
不降以城中子女給兵公聞之爲極言其不可至痛哭失聲貝子由是
益善公遂令聽民取贖貝子莅台凡一載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一笠之
取必誅寸草之遺莫拾公啟迪之功居多也繼而賊恃長江之阻圍困
經年我師數戰不利公知必有懸不畏死之徒潛爲賊耳目者如王從
龍邱文挺輩皆盤結軍中左右公摘發如神接執僞札私書啟貝子而
立磔之于市三軍竦栗賊寇聞之膽碎心寒而株連之輩概予以
朝廷寬大之恩使愚民咸畏威懷德皈心
本朝而不復爲賊用已而奸宄屏戢我兵陽渡浮橋以攻其前別擊茅
坪以分其眾陰取梁蓬以斷其後賊寇鳥驚獸駭鼠竄狼奔連壘夜遁
自相蹂殺經年數百里之寇氛一旦肅清而公先事之籌帷幄之贊實
優焉公生平喜讀書明大義知當世務其議論丰采有古大臣風識見
高遠每有所疑議當眾人辨難之秋公一言立決心存平恕無事不以
生民爲念每推心置人腹中當土寇徧四鄉有執洋梵村居民八十七

人以眞賊欲誅之滿漢羣帥會公訊公以身無器械法無死理衆皆彊
執之公正色曰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今法不宜死而置之死冥冥之中
誰司其咎八十餘人之命竟以獲全或又以郡東溪口大芬十數都爲
賊接濟糧餉啟貝子請屠之貝子怒然意不欲槪戮亟命公廉訪分其
首從而加誅焉公故遲之又久報曰沿海之民地近賊巢官兵遠不能
援各爲保身家妻子之計無所分別其首從也貝子曰然則必盡誅之
公曰賊寇在境未誅先殺居民可乎貝子心然之以片語而全活數萬
生靈之命者如此先是公兼程莅任至嵊縣爲長樂諸賊所圍公以防
守卒數百人開城破賊數萬解圍而出其文武兼備又如此甫莅台月
餘內部陞公分守江右士民攀轅號泣賴貝子題請加銜留任此天之
憫我台特借公一人而俾大有造也昔辛公堅守二圍流馨滕子還轅
百祀斯饗以公之德之才之功在我台人浹肌膚而昭耳目安可不刻
石用志千秋哉公諱應魁號斗菴遼東籍四川人

許公宏勳越城固圍殲寇記　鈄縉

今上御極之十有三載海宇淸晏萬國咸寧
當宁爲曲徙計改建藩封甚盛典也滇黔告變閩粵效尤浙之三衢首

當猘突既而甌括叛亂流氛日熾遂蔓于越屬暨嵊新三邑奸民互相煽訌七月初旬連陷諸邑賊即窺伺郡城十二日賊至古博嶺官軍以眾寡不敵引次班竹菴十三日辰時戰于菴側官軍復小卻賊乘勢攻常禧門蟻集如蝟郡守許公宏勳慷慨登陴引民兵擊卻之日晡賊復從城南渡河攻稽山門呼聲動地時東南隅守具甚薄乘城者咸股栗公介馬疾馳至則援巨礮擊之中賊皆靡碎賊魚貫攀堞以登公命善射者于陴隙伺之多應弦而斃由是賊勢漸沮自晨迄暮自昏達曙雖百道進攻隨機策應殺傷數百計其肉薄先登爲巨石摧壓者不與焉黎明賊飢就食村落食已復環城譟呼鋒刃耀日其生力者益至公令兵民休番蓐食以待之賊終日喧擾不息薄暮自遶門山渡河攻吳市門公謂賊驕且憊可以出戰于是部署士馬潛啟瓮鑰約以礮聲爲號突出擊殺賊方輕官軍嬰城自守多拋戈甲裸而揮羽者有踞門嘲笑者門啟眾馳出疾擊斬獲數百級溺河死者不可勝數賊奔還稽山時觀者踴躍勇氣百倍是夕賊尚作飛橋運攻具而氣已盡奪矣比明甯郡援師始至入自西門飯于演武場賊尚未知也飯畢公令啟常禧門出師襲殺賊敗奔牛角灣再奔鵝涇殺溺死者亡算生擒數十人又追

至何山橋賊欲扼橋以拒我師乘勝蹂之又追至亭山賊又據高圖鬭已而會城兵大至賊遂驚潰蓋公已先期請濟師夾擊也是役也斬獲以千百計賊膽已墜然詢諸所獲賊諜則云所咋者尤在稽山之巨礮與市之襲擊云先是郡兵六百餘人奉臺檄調援三衢營伍遂虛比賊附城城中兵不滿百樓櫓粗具士無固心公單騎呼于市人持錐梃從之者頃刻萬計咸曰我公呼我可不殫力殺賊以報乃德乎由是垣堞無隙地葢前此臺符屢下趣郡集民城守公曰小民各有生計無事而錮之城守是坐困也第令有急呼之可耳民懷公德故一呼罔不應者公知城內賊閒甚繁附城之夕必舉火爲內應下令凡衢巷俱家懸火炬固守柵欄賊知有備終不敢發葢內應絕而外寇之勢自孤矣稽山一門素稱僻陋稍不戒全城糜沸矣公納紳士議秉燭塞之并撤春波橋以遏其衝已而賊果犯門熾薪爇火終不能剋葢先事綢繆之力也至於擐甲登呼身當矢石目不交睫者三晝夜奪門出戰殲縛渠魁公之膽智絕人令聞風者罔不歎服也嗣此嘗深入大嵐巨寇驚遁入海勦撫剡寇援將憤其負固欲盡誅之公力主招徠保全者億萬戶迄今言及咸感泣而公歷時十餘載未嘗自述其功故日月姓名多不可詳

考誠度量深遠矣僕從圍城中目擊公之宣力固圉決機應變歷歷如此遂忘不敏約書之爲記

劉崑傳 張庚

劉崑字西來南昌人少孤任氣好鬬及博母屢責之卒不改母愀然曰我將逝人我不忍見是子破我家禍及我且我死何以見亡者于地下崑聞之跪抱母膝而哭曰兒從此改行矣因重自誓母曰果爾是我志也自是折節讀書崑偉軀幹豐頤而髯洪聲重氣節順治十六年成進士授東鹿縣有能聲遷雲南府同知莅任例謁平西王吳三桂三桂器之數日有三桂客來言及雲南寒苦客曰盍貲于王崑曰無以償也客曰何償爲隨出示數紙皆大僚賣身劵崑笑曰甚善但此身賣久矣客驚問崑曰已亥傳臚已賣於

章皇帝也客愕謝去及三桂將叛崑見一吏屢變色疑其弄法給曰汝作如許大事謂我不知耶吏恐叩頭乞屏左右白事曰某有弟業鑄入平西府鑄印聞最大者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崑卽召其弟俱錮之室卽馳白臬司李旋隨李白撫軍撫軍大驚曰柰何崑曰事急矣公速上聞請大兵駐常德賊不能出黔一步無能爲矣若少遲賊至湖南長江之

險與
國家共之恐難撲滅也撫軍曰已聞而彼止柰何崑曰崑當其罪撫軍曰我與若恐頭不在頸矣崑曰今日頭猶思在頸乎卽代草疏書訖促卽發撫軍猶豫稽數日及發未越境爲賊邏所得而平西以反聞矣殺撫軍等官械李與崑赴勘當崑之將就勘也顧賊眾曰取肩輿來賊驚叱揮之走崑曰彼以劉同知爲奇男子我頭觸階死彼不得一活同知爾等安所逃罪眾懼以肩輿舁往僞官坐堂上問汝二人何言李反覆數千言不屈崑以不作賊三字對僞官復曰若非明人乎明且中興矣崑曰爾譫語耶乞師我
朝者誰殺永歷於緬甸者誰今猶言明中興乎僞官曰如汝言回旨恐處分重柰何二人同聲應曰誰欲輕者遂羈二人于獄李泣曰君官小名未顯且有老母而不偷活眞奇男子也我籍旗下百口在京不復顧矣泣不已崑曰事至此泣何益劉崑死當爲厲鬼殺賊三桂惜崑才乃杖李及崑各四十充軍戍騰越衛無何三桂死崑謂李曰三桂猾賊恐成我二人名故不殺今豈復能容盍避諸李不肯尋爲賊所刺崑避寶台山去及大兵破雲南綏遠將軍蔡毓榮以二人孤忠抗節聞李贈卹

崑以原品加三級補登州府同知遷常德府致仕

張庚曰公避地寶台山時聞寺僧云寺後三十餘里有曠土可耕叢箐塞道久矣公覓玀玀伐竹通道如僧言田之歲餘玀玀以獸左肩餉玀玀俗獵得獸以此致禮主人公隨至其地玀玀指草屋大囷粟稻曰皆公惠也嗚呼此可識公平日之爲政矣

登州太守譚君吉璁傳　邵長蘅

君姓譚名吉璁字舟石浙之嘉興人以國學生試補內閣中書遷榆林同知會滇蜀用兵上官以君爲能檄轉餉十萬入蜀至甯羌州遇亂總督莫公死之饑吉案莫公洛爲王輔臣所害撫軍杭公移駐漢中遣騎追餽還久之漢中食盡大軍退保西安棧道阻絕君開道從黑水峪出峪路峆岈峭險上梯懸崖下臨深谿俯視窅黑數百丈不見底窮冬冰雪滑不可駐足是一失則顚墜糜碎君募土人善緣山者爲導其上則土人先登垂綆下緣之登其下則繫綆於腰人持其綆末自投而下晝斧冰作糜夜取松柏枝藉冰雪上擁衾臥七晝夜乃達盩厔病甚臥數日榆人迎之舁以歸是歲康熙十三年冬也明年二月定邊副將朱龍舉兵反當是時滇蜀用兵踰年閩粵東粵相繼告變秦隴復叛三陲騷然朱龍乘亂擁

兵出不備所過如破竹直逼波羅堡堡距榆不百里屋邑洶洶榆林道高公召君問計安出君具畫利害狀高公是之明日入關帝廟士民聚者數千人君灑泣誓神諭以死守意誓詞有曰某忠臣之子義不與賊俱生辭氣慷慨激昂聞者感動已高公出數千金屬君募壯士得四百人立忠義大會爲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晝陣而守閒出其家私財享士而身自宿城上晝夜調晝兵食眾倚以安四月又有周繼明之變周繼明者綏德州之西川人西川地阻陿闖賊李自成故產其地俗剽悍易爲亂繼明聚眾數千入神木與叛將孫崇雅合攻陷延安綏德勢益張榆兵迎戰不利而榆林故斥鹵四望黃沙平時恃餽運以給至是運道梗城中食盡居人采野蒿刮木皮以爲食偶語籍籍多有出降者高公夜呼君語曰事急矣鎮兵疲不足仗人心將變柰何君奮髯大呼曰死譚某分也先君爲明末忠臣某爲此官非先君意今得效嵇紹之死庶幾可見先君地下先是君父名貞艮明末以五經第進士官禮部主事遭亂棄官挈家航海入閩卒不屈至漳州之佛潭起兵病甚歿于軍故君語云然高公愯然曰君儒生乃能爾吾聽君山諭士民曰忠臣我與高公爲之豈責若輩死我所以死守正爲若輩計賊一入城則玉帛

子女皆賊有也且若輩今日降明日大軍至無噍類矣眾泣且拜曰公言是明日高公出千金公益以數百金開道渡河買粟于保德河曲以兵突圍衞之入人心益堅閏五月王師及蒙古救至圍始解西邊自朱龍構亂延安一郡十九城三十六營堡相繼淪陷官吏開門納降或棄城走者相望也而榆林以彈丸之城當萬餘方張之寇提餓羸之餘卒堅守五閱月卒以城完蓋君與高公功爲多高公名光祖甯津人後年餘以內陞去榆林既解嚴響水清平鎮羅諸堡猶爲賊保聚君單騎諭降之諸堡悉平馳至神木爲檄檄孫崇雅周繼明曉以禍福崇雅繼明以眾降事平幕府當上功簿而君以不肯殺降忤大帥意詘其勞僅加一級久之遷知登州君遷登州蓋歷俸久當得量移又不以軍功也自滇閩變起

朝廷一切務寬大以安反側郡縣不幸中寇吏走且降者後自拔抱印來歸皆貰其罪復官之中材以下大抵皆苟免媮生自營矣而激於忠義者乃出身犯難奮萬死不顧一生而文法吏反得操短長而訾其後此所以沮忠臣之氣而有志之士所爲發憤太息者也君至登黃縣有女子父爲盜所殺令誣以姦獄且具君廉得其冤力白之坐是與上官

忤數搆大獄計所以中君者君僅一子會以疾夭死既內痛之而所搆獄辭連君吏議奪二官尋邑邑遘疾卒君故以文士知名於時爲人坦厚氣温而語和與入交洞見胸臆及臨事乃更嶄嶄不可以死生利害怵也好學工文章自少至老未嘗手釋卷爲吏尚教化好緣飾以儒術官榆林時憫榆士僻陋建尊經閣買十三經貯其中令學者知漢唐以來諸儒傳註榆故無志書創修延綏鎮志手自削稾發凡起例論者謂可方武功志蓋武功志成於康修撰海最稱善云其詩初爲中唐清麗自喜入蜀後乃更沈鬱學少陵爲記序及它文實勝詩出入廬陵南豐閒所著嘉樹堂集爾雅綱目守榆紀略肅松錄凡若干卷君廉儉無它嗜好獨嗜書所至輒傾貲購之方開道出蜀時猶自盩厔買書千餘卷以橐駝載之歸其沒也無十金之橐宗伯沙公贈以棺乃能殮其同官交遊皆厚賻之乃能以喪歸弟瑄孝廉亦文章士有氣節觸熱走三千里赴其兄喪又經紀其後事如身事有足多者

邵長蘅曰始予客京師識君其爲登州予客其署者半閱歲故予知君特詳瑄又泣語予曰兄昔從吾父入閩遇盜斧傷父兄以身蔽之盜拔刃睨兄兄擁持益力盜以刃 捶兄數十不爲動曰孝子也捨之去先

母之沒兄客汝南聞疾晝夜馳三百里抵家則蓋棺矣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顱血濡縷暈絕久之乃甦言已則益泣嗚呼不愧忠孝矣

李先生遙傳 張庚

李襄水先生諱遙字遹齋襄水其號也睢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爲彭澤令吳三桂之姊之子陳隨母入黔自揚州挾鹽私沽于道至彭澤襄水禁焉陳怒直入官寺厲聲叱襄水曰爾官粟米大敢抗王親襄水曰抗云乎哉吾且緝汝顧左右立縛之卽具報各上官三桂聞移咨撫軍撫軍飭縣釋陳于是道路嘖嘖稱李彭澤剛直有幹略治彭四載多惠政以詿誤去官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上命順承王統兵鎮荊州以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討之復諭大臣保舉賢能贊軍大司空冀如錫薦襄水襄水至荊謁將軍問曰爾進士也烏乎長對曰西南小醜不靖

朝廷破格掄才唐裴中立宋張乖崖亦進士也一收復淮蔡一蕩平吳蜀儒士軍功指不勝屈顧用之何如耳蔡聳然異之遇以殊禮久之蔡曰當陽爲荊襄要道軍事旁午非遙莫辦遂補當陽令縣產煤爲軍中治鑄所需兩章京坐督煤戶採送每虧其直少不遂輒肆鞭笞眾苦之

聞新令至羣泣訴襄水惻然即據實申總督報王兩章京誣以庇煤戶誤軍需將置之理王命吏刑兩部大人讞之讞之日大人出傳鼓盛陳兵衛皆露刃夾階侍立部大人主兩章京言盛怒俟兩章京憤憤冀詞詘且先毆之有頃鼓止礮發軍門啟急呼襄水入旋呵令趨進襄水徐及階下大言曰諸大人不欲滅尖逆乎煤戶逃則無煤冶鑄必廢軍仗且不具將何以殺賊釋

朝廷南顧憂遙爲

朝廷非爲煤戶也問官語塞令自陳王前翌晨謁王條悉如昨且請於王曰遙不合時宜願以病去王霽顏曰汝好官我班師日定奏汝當襄水初就讞也民隨往者千餘人及讞畢出民歡呼曰非王孰能生全我賢令者適有都統過當陽襄水迎之揖都統曰爾何官不拜對曰縣令昔汲黯以不拜大將軍重衞青縣令今以汲黯自待耳都統愕然銜之會邑有楊州彥者襄水同年友也以前任直隸任邱縣事罣當流襄水集士庶問曰楊君於汝輩爲戚黨忍坐視乎僉曰楊君君子也願爲之募未幾襄水竟以楊事鐫二級去咸謂都統媒孽云襄水見楊事急走荊州語水師總鎮張忠忠故能詩見襄水入楚諸詩訂交者聞語慨然

起曰君以楊失官我獨不能爲君募以成此義舉乎俄而新令至錄楊家口將遣矣襄水急倒篋質貲以拯之楊卒得免襄水在任僅九月當民哭泣而送者不絕于道子二初州庠員中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出知敘州卒于官中子叢庠生工繆篆與余善

張庚曰余聞冀公之薦先生非有舊也偶見先生學庸說註駁峯草便民實政錄傾心焉冀公可謂知人矣乃蔡督知之用不能盡其才順承知之卒不能言於
上嗚呼豈非所謂命耶

文李當陽傳　劉榛

李當陽名遙字邇齋號襄水睢州人也官終于當陽令人稱爲李當陽家故貧刻厲讀書嘗于積雪明月下走讀徹旦忘其寒鄰嫗憐而分膏弗受蔣氏徵諸名士修文社公由遠村蹭蹬至攝敝衣霑塗滿足登其堂主人怪問曰若奚爲公揖有半膝席者有回頭竊笑者公徐出筆曰願試文坐日巳午主人餉餅棗公受而啖之且盡衆皆指顧耳語久之公濡毫拂素疾書王子嘉生起從背後竊窺失聲曰異才也文出果冠一社由是睢之士爭識公順治甲午舉于鄉己亥成進士公性剛方負

氣自用有事敢擔荷百折而不回細目傾軀嶽嶽然稜厲不可犯授彭
澤令彭澤十八都都十甲甲有長長以次直其年地衝而徭繁又大猾
黠蠹牟漁其間直年者嘗至鬻兒典妻正賦外歲科民金六七鉅萬以
爲常公至改行均役法上下沮抑百至或造蜚語中傷之公不顧卒行
其法民困以舒嘗有大舸七載甲士五六百人泊邑之馬當鎭而其長
陳思官稱爲吳三桂姊子來謁公公方坐堂皇治邑政思官擁呼而入
公問何爲曰有鹽欲于貴邑鬻之公曰爾不知
國禁乎思官曰固然有吾舅氏在公曰令知
朝廷不知誰舅氏思官怒曰若官粟粒大而敢抗王親公頤指左右曰
且械王親于獄從卒拔刀而前公叱之不敢動思官遣卒走告三桂三
桂移檄撫軍董公曰思官犯鹽禁例發本旗鞭責思官去諸大吏皆爲
公口噤心悸公坦如也未幾卒罷去三桂叛工部尚書龔公如錫疏薦
其才
命從楚軍久之不見用公辭總制蔡公曰須之行以一縣授若公曰今
所少獨百里才乎公授遙騎卒五千曰攻某路不勝遙甘死授遙步卒
三千曰守某隘不守遙甘死今兩壘久相持

上日夕憂捷書不聞而顧能臥一城自逸哉蔡公壯之符下卒委以當陽縣縣產煤順承王命兩章京來採煤民患苦之公造章京言章京怒去報王曰令抗王王召公質至官屬畢會甲而露刃侍者數百人公從容入王蓄怒以待其兩章京礪掌瞋目欲甘心焉公慷慨陳當陽民死于飛芻輓粟之餘臥者呻吟行者徙僂而復迫以採煤之役枵腹入山必將盡爲溝中之斷且數百里致之幕府又能神輸鬼轉乎令卽日脫銅墨便于當陽爲路人而王視之則固家之臧獲亞旅也令不爲國家愛百姓王猶當罪之而王顧可重擾此邑乎侃侃鑿鑿反復數百言左右皆撟舌王色平且聽且頷之曰令言是旣出諸官屬相顧曰異哉有此强項令頃之亦竟勒致政矣公治當陽凡八月而歸築今是園種芙蕖樹綠楊翠篠徜徉其中嗜飲酒卽無客亦數具壺觴自酌志氣高亢獨行而自得夷然視古今人無可者爲文與詩別出機柚不屑循繩尺曰格當自我立法當自我設烏能局局摸人牆壁哉先是彭澤署有所謂五顯神者走士女如狂公曰淫鬼也敢與令共處乎提而去之當陽之衙神尤誕常白晝見形襜帷而遊於衙之中儀仗與令等至堂乃不見每夜有聲嗚嗚然自仲宣樓來徹曉弗絕前令王嘗爲縛之幾

死公至寂然取其像投之河後俞令來言又輒見鬼物云

論曰人患氣不振則靡然百事不能爲孟子養之有以也公掉臂直往了無强禦之可畏夫豈輕蹈險難而不知自愛者哉志有所不可抑義有所不可回榮辱得喪禍福之機有所不足計耳同邑大司空湯公斌撫吳時盡毀淫祠投其神于江濤中適出一轍而落落孤行卒不能有以竟其志湯公大臣且復不能竟其志而公初膺一命輒欲爲所欲爲不亦難哉夫天下事二公不能爲而又復誰能爲之嗟夫

記歙縣孫公活民事略 施閏章

徽之蹂於賊也官皆越境郡人流散其不能去者賊脅降之遠近震悼謂天不愍徽陷爲大戮我軍至必無幸矣已而賊平徽人竟無事問之父老泣曰此

天子不殺之恩督撫兩將軍監軍節使之力也其全活根柢則知歙縣孫公德尤多徽故擁萬山阻重嶺兵騎不得猝至數百年不血刃郡之賈于外者聞滇閩亂爭槖其貲歸爲安宅上下相狃以無備康熙甲寅九月一日賊自饒婺突犯休甯叛弁以城降是日武臣守郡者束手款賊郡中無一弦一矢權府事鄒公知歙縣孫公從數騎出趨江甯請援

抵蕪湖會巴顏二將軍鐵騎至孫公叩頭請伏斧鑕具言城陷本末徼人無叛志二將軍咄曰是何言孫又叩頭曰兵興數年閩左給芻餉無敢須臾後城未陷二月前猶供賦如常輒探懷中出催科紅簿爲左驗將軍意稍解九月十四日師次績溪之鎭頭殺賊數千乘勝復郡城於是郡人鳥駭獸竄子女筐篋緣山塡谷攫收爲鯨鯢相聚野哭公復同監軍副使王公固爭益力且言賊衆未滅師必以餉戮民則餉不辦某請以身任餉出所懷紅簿如初又多方匄軍中用事者由是得免事定之後不殺掠一人公雖藉用民力而卒全民于難其出境時預恐民坐不赦故生死呼吸之時百不暇顧獨懷紅簿以爲民自也故曰其德爲多也十四年春巡撫大中丞靳公檄赴皖勘失城狀郡人焚香泣送者萬計號于路曰公寔生我我輩忍令公死先是所斂軍儲資盜糧者咸願補帑以紓官累又爲之訟冤得湔洗仍治縣事於乎公以身活其民而卒賴民蓋其失以全其官余觀封疆吏有不虞必移罪于其下以自解順治己亥海寇犯江南傳僞檄甯國而知府焦某棄城夜遁賊退乃還齮齕郡中士大夫搆以大獄卒上下相攻發皆論死是歲賊入太平府其叛首非知府也及後論罪知府李公芝蘭慨然曰我卽引它人終

不我活遂獨伏法不辨至今郡人哀之君子曰士服官有幸有不幸然義不以數萬人死易吾一人生故具記之爲守土蒙難者鑒

謹案孫公之名原編失記待考補

甯都縣知縣宋君必達墓誌銘 韓菼

康熙十有二年冬賊三桂反雲南明年繼茂子精忠從逆自福關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孽盜蜂結蟻聚相應和州縣大率破守令或逃或死獨甯都賊攻不能下時稱賢令宋君能完城云先是甯都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君始至曰不可一旦不虞分守與合禦俱不便古有團練保甲弓弩社民皆可兵也且吾聞昔新建伯之討宸濠也守令皆領兵邢珣出贛州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皆保甲義勇遂目其法訓練其民及亂作縣城義勇已集二千咸踴躍願用命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趣君議事南城民遮行曰恐不測君不顧遂往劉曰衆寡食乏柰何君曰有死無二人臣之義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賊少卻君以義勇橫擊賊大奔尋復以全軍壓城下巨礮墮雉堞輒壘其處所隨方備禦益堅賊愕失氣會援軍至遂解去或言于巡撫縣堡皆多從賊請發兵援勦巡撫然之君奮力爭然度兵已發

不肯卻刺血上書巡撫乃感悟撤軍還縣遂以無事方賊之起也其死黨本不多而在所皆賊此無異故長吏與民平日判然不相屬甚者仇視其民一旦有急民安得不仇吏加官軍所過侵掠賊至則避賊退則至所誰何者不于賊而于民則敺而之賊爾若使吏舉如甯都能教民于未事之先以自戰守其地又能戢于已事之後以安定其民則賊誰與爲徒豈能延旦夕誅哉君尋以詿誤去官民歲時祠祀之間道出豫章爲賊得脅之降君瞋目大罵誓必死繫旬餘夜半忽數十人持兵踰垣入擁以去則皆甯都民也遂免嗟乎民之愛令乃如此所謂行仁政而親其上死其長者豈虛語哉蘄州顧先生景星譔君之績爲之作傳余讀而太息會君之子庶吉士君來請銘君隧道之石噫是實應銘法其曷可以不書君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有明經諱某者自江右來遷爲黃州人父諱偕母孟孺人生君九歲而歿君喪之異常兒奉父尤以孝稱避亂居武昌張獻忠陷城驅民老幼數十萬入江君扶父潛自城闉水竇出身自度不免投磯下有片板承之流自陽邏爲人救得不死時浮屍蔽江無得免者人嗟其孝感舉順治辛丑進士知甯都民貧土瘠煥休之如子有清泰懷德二鄉久罹寇民多徙地不治君請盡蠲逋賦

以來之而貸以牛種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至城幾沒君禱于神水輒落乃按故道疏濬之自是無水患君之悉心民事多此類非獨一時能用其民也既破賊解圍得賊鞫之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諸生常與縣胥訟語侵君賊引以自脫君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卒舍榮寘犯者于法官軍有自汀州還者民婦女在軍中悲號聲相屬君聞傾貲計日贖之詢其姓氏里居護之歸皆感激泣下縣初食淮鹽自新建伯治贛改食粵後苦銷引之累君請以粵額增淮額商民皆便而君之罷官也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被論時咸惜之君既歸黃而江督董公時已移帥楚見而歎曰是死守孤城之宋某耶吾爲若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君辭謝再三無行意或問之曰故吏如棄婦忍自衒乎所居茅屋一區确田一頃褐衣蔬食與農夫野老游如是者累年年六十三而終某年某月日也娶程氏父諱某子一人敏求康熙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績學完行將大顯於時舉君之喪以某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余既爲序之而繫之以銘銘曰

身金革兮活民于賊兮完旄倪兮活民于師兮景風格賞姤吏肆嘖孤臣幾死民亦活令盡歸去來臨皋之滸未訖厥施後穀是補墓于高崗

祠視桐鄉于彼于斯永永奉嘗

又甯都尹宋公家傳　顧景星

故江西甯都尹宋公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經文衡公下皆爲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易皆上口九歲居母孟太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子員十八受室于程氏事父席上公偕有孝名避亂寓武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數十萬入于江公扶父挈程先從城闕水竇出無所往亦自投磯下有片板承載流至陽邏岸上人從洄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屍蔽江鮮有活者人以爲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生教村童小學奉席上公甘旨席上公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士知甯都以循良治瘠邑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死徙荒蕪公請盡蠲逋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甯治瀕河夏雨浹旬水瀑逾三版灌城中跳詣神廟爲文禳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壅淤且多隱占據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工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舟檝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鍤下白骨籍籍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碑之使後人毋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甯都有南北二城南

民北兵公曰古者藏兵於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柰何餉甲士而惰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昔新建之剿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强半保甲義勇于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閩亂作而甯都已有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者乎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眾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斃十數人賊少卻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鄰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集城下號六萬巨徼墮雉堞隨墮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管中軍者言于巡撫中丞曰甯都各堡砦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援撲以威眾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之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對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動檄軍還事小定鞫逆案首犯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之諸生曾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

疑令衙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不問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犒聞婦女悲歎聲隨傾橐解衣裘計口贖之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甯人建祠祀甯碑紀其事始公治甯邑鹽政甯人便之明初贛食淮鹽新建改食粵其後苦銷引之累公請以粵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三上中丞書獲允盩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歸咎免官甯人哭而送之餞貽皆不受路鯁閒道出豫章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瞋目大罵我

天朝清白吏從汝鼠子叛逆耶賊分梏僕從而縶公于空屋斷飲食恐喝不降當燒死公齧指書壁人生向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其洪爐滅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縶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闥持兵仗者數十人曰宋爺安在我等皆甯民竝僕從擁而去濟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于坎窞豈易易哉具舟送歸黃時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必達是死守孤城之甯都令耶不軍功顯而鹺政罷吾過矣握手淚下曰吾茲以君咨內部先還故職徐俟優敘可乎公辭謝再三既受咨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衒乎卒不行所居臨皋江滸茅屋一區硗田

一頃褐衣補紩與農牧遊顧喜著述有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庶常敏求裒經及草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墓之文將在地而傳則在于家行于國爲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請幸先生其勿辭歟獻景星之友于公三十年餘矣忍不敘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受其狀爲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永豐縣知縣吳公國用墓表　苗于京

公諱國用字公輔姓吳氏世居于温性躭書史當明末值流寇衝突奔竄東西家貧落魄口誦手披焚膏繼晷不倦名譽日噪弱冠領順治乙酉鄉薦時

鼎命聿新需才孔急或有勸公乘時利見者公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吾乏之子奇之精敏美錦學製傷茲多矣乃鍵戶不出聚甲乙部而繙閱之興會所至欣然忘食或不覺墮坑塹中如此者十餘年戊戌成進士謁選授衛輝府學教授勸課多士循循有方三年遷永豐令郎今廣信之廣豐也先是永豐黃冊外錯田土多爲勢豪侵蔽賦役偏重羸弱不能自存公下車廉得其狀躬冒星露履畝清覈均租稅平徭役數十年之積困以甦民甚德之邑與閩鄰界閩大凶侵老幼扶持攜妻子流入

境內者寶繁有徒公曰是敷敷者孰非赤子耶調粟拯救勞來安集俾之各有寧居故流民爲謠曰瑣尾士女不適居菜色奄奄盈道衢賴譆河潤無摧枯是用作歌布廣都南鄙嘗不戒于火風伯煽虐里民驚駭失措公徒跣拜祝反風滅火旋命書焚室而寬征與材嗟夫士君子衡茅跧伏哆口高談經濟一行作吏不恤草菅民命而肥其囊橐其煦煦爲仁者小惠未徧而神亦弗福若公之下蘇鴻雁而上假蒼穹不綦毖哉在職五年吏安民懷及解組歸篤矢友愛裒多益寡教訓式穀蜚聲黌序常棣之雅今猶嘖嘖人口年五十六而卒

韓公盡光德政去思石記　冉覲祖

公諱盡光字篤臣直隸高陽人辛丑進士庚戌來臨丙辰內擢六年美政萬口懽傳貸種給牛招來逃戶折糧減役優恤薄田溝渠悉通野無旱潦之患岡壠任墾人鮮告訐之風除漕米私幇官爲採買革驛站宿弊里免支應脩學宮建書院文教蔚起引隍水治門垣城守森然廣亭臺曰蒲蘆追踪循令恢堂皇曰景魯媲美前賢桃李徧栽士皆進業水鏡時朗吏無舞文禁賭爲弭盜之源平刑乃息訟之本潔己而苞苴不入節用而行戶無虧是誠截鐙留鞭有類元崇之送能不勒石頌德永

存仁傑之思旹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仲夏穀旦闔縣士民同立

又南梁重濬河渠碑記 前人

年壤北界大河河伯一怒鼓狂瀾而南下勢若據高屋建瓴水而下流壅閼將不橫決不止毋豬窩口河流之要害也永安南梁滀澤數里適當其衝一經氾濫則平田盡爲巨壑民惴惴有其魚之恐故自吳家堂及七吉寺有河渠故道歸諸淸河上有所受下有所洩旋注旋竭而水患無虞此明循良喬陳二公之所以惠我牟民也數十年來口口壅塞口口口口口論無以備大河之患卽霪雨所聚口口口口口口害口口口口南梁滀澤之民口口口口韓公口來吾邑知喬陳二公之歌思在民每事取以爲法而濬河渠其大者凡縣南舊河數十一一仍其故道復念縣西北吳家堂之河迆邐數十里所關非細因起夫疏濬典史陸公督率唯勤工竣不日永安數里之食其利者議於南梁里劉家集後孔道之旁豎石以紀歲月使奕禩知此河之濬爲不容已非徒作獻諛之舉也後人視公猶今人視喬陳則重濬之功與肇造者同此河不沒矣而且由此河以知其濬縣南諸河併由濬河以知其折地墾荒薄賦輕徭種種善政百世之下歌思公如歌思喬陳是邇永安數里之人報

稱之至願也故爲之記

又重濬張村寺正禮陂碑記　前人

聞之善作不如善因言其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故爲政者踵前賢之後因其成蹟而規恢之利興害去民不告瘁而登諸衽席之安其究也譽隆當時澤流奕世民之頌德懷報無窮已令以循良著者代有其人而近則無錫陳公幼學稱最令地多磽南境尤甚沙阜綿亙望若重巒疊障不可以田其卑者又苦水潦歲傷禾稼陳公爲開渠百九十有六正禮陂其一也上受官北白家諸陂之水下歸安家潭以入清河鼎新以來田多荒蕪沙平渠湮不特正禮陂之橫潰卽官北白家諸陂之水皆無所洩而張村寺地方民率逋賦而逃韓公首招逃亡使復其業躬履南畝遍閱岡陵陂澤洞然於目因念民之逃也以歲不登歲不登以旱澇不時旱澇不時以蓄洩失宜爰稽陳公舊渠百九十有六日漸疏濬今歲夏秋霪雨積水盈溝澮渠通水利卒以有秋環張村寺之民向被害獨劇故今蒙利亦覺獨深畊者歌野績者慶室猶慮久而忘也欲舉而壽諸石以傳之子孫父老進而問記於余余聞公於茲時方將力爲陳請起夫大濬之較舊渠加廣焉不令後此復至湮沒則公之功且

軼陳公而上之所謂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也此石當託陳韓二公之名以不朽

又蓋寨濬河碑　前人

民之情僞難知而其欲利遠害之心爲甚摯牧民者利罔小尟不興害罔大尟不去民得遂所欲絕所遠則其戴德無已之心亦爲甚誠也戴之不已則傳之傳之不已則誌之夫至傳且誌之又匪僅感戴而已將以令利之興不復湮害之去不復萌著爲成式垂法無窮也然利與害相倚去害卽以爲利故今日牧民者亦惟去害是急急耳牟承凋瘵之餘民害未易悉數支應煩則驛站之爲害也幫貼多則漕米之爲害也累及戶口則長夫之爲害也一概起科則差糧之爲害也至若瀦洩失宜水潦洊至則溝渠壅淤之爲害也韓公治牟數載延紳士詢父老周閭閻察疾苦革驛站之弊則錮馬自供定漕米之規則官吏收解工倉足以顧夫則里下不擾下地爲之折糧則貧民得甦度高下計丈尺深廣倍舊凡古所謂一百九十六道莫不開通而水旱無災數者之害皆去而民利日興蓋闔邑爲然也縣東蓋寨里有渠上自牛截溝下至劉家潭向已湮塞今則引水歸河歲獲大有民受其福戴德難忘不惟傳

之猶欲誌之羣處而謀以板橋通衢行人接踵將刊石示久使後世有爲民興利去害者得以取法也用述居民之意以登諸石

又楊橋折地碑記 前人

余讀周禮及食貨志而知折地之有由來也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畊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畊之自爰其處夫上田止百畮而中下迺至二百畮三百畮休息更畊其實止當百畮之數是不亦折地之繇然與平土多瘠少沃要皆中下地耳然於勝國時原分三等行折及

皇清定鼎兵燹之餘舊籍無存遂不問肥磽一概按畝起科廿年相承民茲以困楊橋迤北河流浸漬一望舄鹵幾於不毛以及堤堰所壓無地而糧堪爲浩歎自韓公下車履畝檢踏洞知其苦如抱隱憂不去於懷後有新墾地一百三十餘頃例應報上行糧公念平地議折之無策今復以墾地上聞使增者日增而減無可減是驅民於飢寒轉徙也於是會同僉議存此一百三十頃之新墾折與縣南之沙薄逃亡者若干

而楊橋罅地每頃獲折十有五畝隄所覆沒則計畝除之其恩施公溥富不加偏貧不見遺而且以牟之新地代牟之舊糧既無溢額亦無怨民法良意美可以垂來茲也楊橋士民欲鐫石以志而匄言於余余知是舉也公蓋幾焦勞於茲矣貧苦之民累年控告若不曲爲調停勢將哀鳴不止而新舉之一百三十頃又悉闢於上臺其閒力挽得回者非有堅定之識慈愛之衷者不能也況今吏治重開墾以此一百三十頃不折舊糧而報新墾可以爲優擢地而公不計一身之功名祇計小民之室家不翅父母之爲赤子謀殷殷惟恐不得飽煖也是誠所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因喜而爲之志

又畠澤里折地碑記　前人

古之地以井授今之地以里分牟里廿有六肥磽高下壤地各殊大率縣南多沙薄不可耕沙擁成岡每風起沙飛其如粟如半菽者刺面不能正視輪跡所過十步之外踪莫可復辨以之侵移田疇閒無不壓沒又或野無堅土風吹根見橐不以枯其卑溼之地潦則水注成河罅則地白如霜民貧多逃村落爲墟此南境之常也而畠澤里爲尤甚韓公來蒞吾牟按版圖稽戶口知畠澤之民散處鄰邑者實衆加意撫字廣

爲招徠減差徭給牛種勸開墾濬溝渠猶念地不議折則民困未已邊有新報地一百三十頃公不以上聞爲己功而議折以紓民困鼎澤里獲折六十餘頃居者稍有起色逃者日漸復業今者國課無逋得與他里相後先公於鼎里有再造之功也里人因謂有明循令喬陳並稱喬公折地分上中下之等陳公濬渠一百九十六道若公則兼喬陳之美可以鼎峙而三遂將喬陳祠之在報恩店者垣宇聿新而立石祠內紀公折地之由異日當爲喬陳韓三賢祠也余族世居鼎澤今奉新令均里甲移之高黃高黃里實皆鼎澤人也留鼎澤及入新興亦有舊鼎澤之半稱鼎澤示不忘舊云

又申詳墾荒石記　前人

張家莊古市也環張莊皆薄田舊屬高黃里今移辛興其居民雖藉貿易以生而按畝起科每苦不支韓公廣招徠貸牛種出示勸墾以多種代折糧民之疑信者半其信者曰公惠我哉墾一畝受一畝之賜勿使地有餘力也其疑者曰公誣我哉公在年而開墾之利小公去年而續報之害大甚且以欺隱具控者盈庭累牘也是歲春佟大中丞自維還汴道縣南張莊黃店凡沙阜綿亙及波池沮洳之地目擊心惻形之太

息者數數適李寨大秦土山㠥澤高黃大莊辛興白沙八保之民扶老攜幼羣以墾荒折地白之大中丞馬前蒙批司府行縣確查公念此機不可失爲之痛切指陳纖豪無遺議前後申詳多不能載大指謂牟地原分上中下逃四則縣南地薄俱係下逃一槩起科遂致積欠不如通融令其開墾以無用之荒沙拯流離之民生事屬無礙卽將來墾完足額徹底清查此地僅供此糧不至地浮於糧也蒙大中丞批縣南荒沙岡阜不在額荒之內准其開種以蘇地薄糧重之困行下民皆懽呼傳頌信而無疑奮力開墾榛蕪化爲平疇安享收穫永絕後患辛興里民謀勒石以志公德予曰是舉也公於撫字中有催科蓋仁者之心智者之方也何也地不折則糧重糧重則民窮墾荒則地不俟折而糧輕糧輕則民裕非撫字之仁乎民窮則財不給財不給則賦逋民裕則財不匱財不匱則賦足非催科之智乎後之知催科而不先撫字者可以此爲炯鑒矣況尤有省耕開渠輕徭緩征驛站漕米革除私幫循政多端里人志之宜也其市井之非土著亦羣然曰吾儕居此雞犬晏然行戶無虧荷公惠至厚也亦請登石志不忘焉今公有中行之擢攀留無計用勒石通衢以表德政去思之實云

碑傳集卷九十一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九十二目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中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元棐墓誌銘 王源
周君宷傳 夏駰
張君瑾治昆明記 焦循
楊朝正傳 八旗通志
天柱令王公復宗傳 陳鵬年
中書舍人任先生楓墓誌銘 仝軌
宣平縣知縣劉君濟寬墓誌銘 韓菼
崑山縣知縣仇君士俊德政碑 韓菼
儲君方慶墓誌銘 魏象樞
故文林郎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作霖墓誌銘 張貞
任公辰旦傳 齊召南
又任君集課記 毛奇齡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中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元棐墓誌銘 王源

君姓侯氏杞人諱元棐字友召人稱之曰兔園先生以辛丑進士知湖州德清縣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外艱卒于家卒十有三年其子方曾請某爲其墓之銘以藏於廟謹按狀君高祖諱于趙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曾祖諱應瑜以鄉薦知泰安州歷鄖陽知府而諱邦甯者其祖諱體巽者其父俱邑庠生父封文林郎德清縣知縣君性至孝當明末造寇亂舉家竄徙時年十五常懷乾餱供親祖母卒客邸父母同患癘疫君雪涕經營調護流離險艱備至久之復歸里郭外皆土寇城中斗米錢二千君日率兩弟採柳絮挑菜甲雜糠爲食而父母甘旨未嘗缺未幾

大清兵渡河中原悉歸附杞始安堵然家中落於是教授鄰邑爲養而以不能時奉大父父母色笑輒爪其胸胸痕血縷縷不絶見者悲之君生於天啟丁卯稍長日誦千言時生計窘封君嗜飲每夜篝燈一君撥

火執罍侍封君且飲且授君書曰吾與若祖晚年惟視若若不力學更誰望乎於是君益刻厲十一歲應童子試不售文爲里中傳誦後輒轉他鄉戎馬未嘗廢學年十七補弟子員鼎革後舉辛卯鄉薦辛丑成進士己酉除知德清縣於是始得祿以養乃居官八年善政不可勝紀而家無餘資庚戌秋霪雨害稼君籲上官請命中丞范公承謨按覈之君力陳請淚應聲落災民數萬號泣動地范公歎曰侯君眞民父母也即令陳救荒策乃條三事以上一曰借庫金通糴平穀價二曰折錮糧稅免流亡三曰輸穀納監以富民養貧民范公一一奏請乃復請發米千石勸民輸米二千石煮粥食饑者又發平價米八千一百石分極貧次貧給符驗糴范公亦發賑米九百二十石凡活九萬二千三十五人於是民困大蘇次年又苦旱君爲文以禱旬日甘露降於禾如漿大雨霑足而壬子蝗災復以全荒請錮折如庚戌兩年共免四萬餘金糧六千餘石邑人至今頌之范公之撫浙也馭下嚴明不稍貸初覈災傷時守令無敢發一語癸丑君以歲饑復請發米千八百石錢四百萬賑之分守嘉湖道參議某以范公檄稽覈屬吏微服入德清見其給賑寂然無譁饑民悉得實惠去歸白范公公曰吾固廉其賢也檄他邑爲法而手

書勞之其見重如此初德清居霅水上當天目下流設斗門版牐隄塘備瀦洩久不治易浸涸而人丁詭寄俗健訟多盜漕胥汛兵勢族恣奸害君修水道請編審講鄉約嚴保甲革漕弊抑豪强風俗丕變又念賦重民貧課民蠶桑屆期市杭扇數千手書勸農字從一二輿隸徧往驗之所至婦子爭出筐以視勞以扇惰者薄治之蠶利遂倍于昔當是時君再迎封君及曹孺人就養署中而王父以年高不得往封君孺人至即旋返君每以不獲事奉拊膺飲泣欲乞休范公督閩去志益決屢請會滇閩叛兩浙所在竊發君募鄉勇修弓矢械礮晝夜訓練太湖寒山賊蜂起剽劫獨不敢入德清界久之以計間其黨降之餘散去而禁旅南下供億繁君如期立辦里閈晏然無擾制府武定李公之芳嘗謂諸將軍曰侯德清眞奇才也甲寅夏君大父卒訃聞慟幾絕欲歸不得丙辰告休文一月三上遂移中書科中書舍人以歸未抵舍封君訃音又至君搶地泣血袖淚朱殷勺水不入口披髮跣行數十里號哭入郭門觀者莫不隕涕君數年來積勞成疾至是哀毀逾禮遂不起君得年五十二元配李氏封孺人子二長方曾甲子舉人次京曾庠生女三適某某孫四某某君爲人平易不立崖岸而正直不可干以私初涖德清徵

漕糧吏以例金進杖之立散還民間刻石永禁壬子分校浙闈檄未下有以賄請者叱之去及居家厚于宗族故舊造福鄉里善難枚舉卒之日無親疏莫不同聲痛悼公之賢葢可知矣銘曰

吁嗟侯君孝稱純幼遭閔凶勤且辛雲溪之水流清淪移孝作忠何振振殫心乃職瘝乃身毀以滅性成其仁彼蒼不憖遺哲人我銘斯石志不泯

周君宗傳 夏駰

濂溪先生之後有賢裔焉諱宗字展臣號蝶菴桐鄉人父曰拱辰明經博洽工古文辭君少負雋才年十七作游硤石山記陸徵君仲昭亟稱之為諸生學使者李唐生具知人鑒尤以吏才許之顧數奇不售丙戌以拔貢受富春學職歷八載直指杜杲薦於朝遷廣東澄邁令再任山東諸城俱有異績中蜚語歸里康熙十九年卒君行誼修整所歷仕途務盡其職睦州處錢塘上游山川險阻遭兵革之後士氣不振公獨勤於課試薦拔孤寒所期許無不先後成名去文風丕變自郡伯以下咸接以賓師之禮甲午入廣餘孽猶未殄道塗充塞巡撫李棲署陽山公單騎至邑廣布恩信盜賊解散三月邑大治比涖澄邁訪民疾苦盡革

夙弊嘗視事有躍馬入而索芻茭者笑指庭草謂曰是可飼也盍刈諸盜魁林貴者據險出沒爲患君廉得其戚王仕俾偵貴自効有陳弁與貴通貴夜就陳營縱飲君率勇健掩獲之諸城前令彤於盜負帑金羈其子追比尉徐靚至任甫兩月革職妻子不能謀食咸力救資給遣歸君尤善於荒政丙申在澄邁乙巳在諸城歲大饑施賑有方全活甚眾嗚呼君之吏才善矣吏才果足以盡君否也

夏駰曰君在諸城童子試得陳子獻眞力薦補弟子員復命從李太史澄中受業具書幣躬造廬載拜盡賓主之禮而去治西北有故蘇子瞻超然臺葺而修之暇則嘯咏其上或偕諸名士登瑯琊觀日出飲酒倡和其風流遺韻近今簿書吏可多得耶

張君瑾治昆明記 焦循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賦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土軍屯既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滌園既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畫其疆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

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逋逃既均矣又使里蠹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爲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滌園曰令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釜甑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瞯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滯獄則以數日理訖皆當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閘河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乃溢浸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口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箐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滌園按其形勢召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閘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沙石晉口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确犖之勢十倍而疏濬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滌園發圖而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廬井得不徙昆明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

苦旱滌園廉知白沙馬襄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乃親操板臿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墟於兵為盜賊穴滌園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實其中遂成貨廛牧圉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囿也土曠而不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為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鞭扑而催科為十八府最臺司以為能一省之疑獄經滌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闖帥之僕李殺人帥戚畹勢甚赫請寬於臬司司飲滌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滌園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捶之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綱之子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卺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壻乘我馬爾役送之歸有劫之者以盜論同里梁五棨嘉禝在姜青藜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瀟陵山人萬里遊草滌園每行縣見儒之

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昏姻往往富人得佳壻貧儒得富妻昆明學生郝維時曰夫子涖仕甫閱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饑者食勞者息死者殯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滌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滌園曰臣不以艱難遺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絶之如是而已矣滌園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積勞忍饑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轄於二太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滌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猺猓蠢蠢所謂耀武觀兵震慴之也曰聞六千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屋

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滁園終不與時雖重近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不以强項惡之有市井豪侮鄉縉紳陳縣懲之滁園適道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婦病乃止而縶之明日縉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豪貧而畏且家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縉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豪我縶之而使縉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後叫留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未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誥戒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蹻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勳哭而奠之曰去冬余赴京展覲

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敬以滁園對

璽書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令余太息不置及歸抵鎭遠見滇人

士感其德請從事名宦而道路聞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推薦之不誣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交昔權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脫犴狴之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唁問資其困乏又以虧空罅大點石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捐俠氣所感上下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苴粗完觝生之命得以苟全者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人空城泣送吏有童子數十人擁轊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呼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也哉

焦子曰余家藏張畏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異日倘作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載行狀家傳墓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考證既而閱邑志寥寥不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問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略無論賢否眞僞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既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既盡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氏家乘藏於吾家百餘年來水淹鼠蝕之餘未嘗消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不畏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者或亦可爲後

之師範也歟滁園名璀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敘賓
部下憐之使伴其子鐵兒讀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
軍中嘖嘖奇之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
王參將之後已微求得鐵兒厚報之周彝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
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夢寐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
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楊朝正傳 八旗通志

楊朝正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爲東昌府知府到任後每月朔望親
率僚屬宣講
聖諭傳集士民環聽仰體
朝廷養老至意歲暮擇年高者卹賞之行文各學教官課試生童解卷
親閱獎勵備至每年春秋遍巡四野勸課農桑見田苗茂盛者賞荒蕪
者罰於是家無惰民野無曠土訪知臨清有臨米臨銀二項奸弊叢集
卽詳文巡撫題請歸併正賦項下民蒙其利二十四年三春無雨民不
得耕種乃齋戒沐浴同妻親自揀麥磨麪作供具焚香告於天曰若知
府有罪願干天譴乞無降災百姓自亥時跪禱至子時沛然下雨是年

大有時盜賊未靖民不安居因親查里甲按戶編牌令地方人等嚴驅奸宄盜遂屏跡東昌府向有挑淺水夫名色甚累民即行文聊城令其申請布政司均役至今士民稱便凡理詞訟槩不批委屬員大事執法小事准息數十年間訟獄衰少東阿縣教諭王璜事繼母盡孝值歲荒救飢民數百人朝正詳請布政司旌其署監生崔允璧於通濟閘設大橋一座橋之南北各施義渡一艘亦旌其門王士傑捐資補東關石街親置酒勞之由是郡人爭先向善郡城西南低窪每逢大雨泛濫五六十里民遭淹溺者甚多朝正捐俸銀三百兩屬武進士何泌等監工創建大石橋三座砌路六十丈又慮水大衝堤復捐俸銀五百兩修築堅固府城始無水患二十五年春夏不雨二麥無成朝正自捐俸煮粥且勸紳衿協助於是教諭王璜監生崔允璧展一鵬等各捐米數百石又開倉發粟減價出賣民賴以活者甚衆臨清鈔關巡攔不時擅到東昌擾害地方商人執從前碑文合詞公籲朝正詳明督撫題請遵照舊例勒碑以垂不朽行旅永賴焉今祀本府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仕至河南巡撫宗仁見世職名宦傳

天柱令王公復宗傳　陳鵬年

公諱復宗字元一別號捫霞前少宰夐明公之嫡孫而洱海道尹誥公之次子也繼爲允茲公嗣（儀吉案允茲益祚遺字）生而穎異年十四即補弟子員是歲食餼文名籍甚然屢困于省試會督學公仍齋較士楚中楚與黔相近而公故黔籍也寄籍句容才兩世耳又念本生父尹誥公沒滇任未就窆孱弱弟隨任殢他鄉因謀之黔試且扶櫬歸里焉督學仍裝遣之既至則攜弟應普安試輒入泮負骨歸葬于祖塋之側既而登黔省已酉賢書（儀吉案黔志王復宗普安人已酉舉人祚遠子王祚遠萬歷癸丑進士官吏部尚書）謁選得靖州天柱令是時吳逆甫平王師凱旋舳艫千里蔽江而下悉索無時而天柱當逆氛蹂躪之餘民不堪命公痛哭陳情乞紓其困書凡十上而乃得請民賴以甦又徵解楠木挽運浩費不貲悉取之閭閻公復力懇減免致觸大吏之怒亦弗顧也爲政務與民休息煦濡噢咻唯恐弗至故還定安集民氣漸復邑無學宮（儀吉案湖南志雍正四年天柱改屬貴州貴州通志云天柱縣學在縣城北原屬湖南靖州明萬歷時建於城東後移城南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知縣王復宗捐資改建今地雍正五年割縣歸黔初隸黎平府二十二年改隸鎮遠府學仍其舊）公捐俸營建既成時召多士課誦其中舊例入學額止八名公力爲詳請增廣二名今著爲令是以邑當兵燹之餘學校廢弛教化不行自公爲之而士子勃然奮興文風亦丕變矣在任八載善政甚夥上臺

欲力薦之以有齮齕之者遂寢不行公處之淡如也積勞遘疾卒于任未盡其設施人咸惜之有子曰鵬字培青今爲福州守能以治術世其家

贊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王公之爲令可不謂父母乎余讀太史公酷吏傳鮮克令終而循吏傳之世濟其美者不乏也公未究厥用而公之子培青爲守方推用公之所以治民者以拊循其下猶公志也余數與培青游知其才具不凡決不以守相終仁人昌後史臣將著此以爲循良勸焉

中書舍人任先生楓墓誌銘 仝士軌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朔木菴任先生卒其子暟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城東十里之新塋肰來請銘嗚呼木菴今之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又與余相知最深其可以不文辭木菴諱楓字夢道汝州人曾大父時隆大父立紀父三奇發丁卯河南副榜貢入國學以推官待選卒後贈文林郎靈石縣知縣妣韓氏贈孺人木菴爲諸生卽以文章有聲黌序閒順治十一年舉於鄉五上公車不第康熙六年始成進士授山西靈石縣知縣靈石當秦蜀之衝方西南用兵大軍數過騷擾十倍於他

鄉爲吏者又往往追呼敲扑竭百姓之脂膏以媚上官爲遷擢計民不堪命木菴獨惻然悲之謂人曰吾少時見府縣官不念天子生民之寄而殘虐無告甚恨今一旦備官卽忘之獨不愧乎顧余何能爲夫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以身試不測而無益於民斯亦難矣堯夫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吾將疏闊禁網與之休息而已居六年拊循保護甚有惠愛政聲流播千里外張仲誠客禹州聞而亟稱之一日偶外出見石上大繩繫一人問知其負官租者大怒立命釋其人而笞督租者數十有訟者兩家並巨富各行賂至千金求直木菴揮之去曰無所用此若金多何不投之汾水中耶卒勸諭之使歸於好而後已時太原傅青主抗志巖穴最少許可木菴獨與書問不絕人以是高之木菴淡於榮進自念五六十歲人不宜與後輩馳騁顧求去不可得遂用新例得待次中書舍人以歸去之日老幼哭送百餘里不絕有送至平陽府者其仁心厚德可謂民之父母而其志意亦可悲矣既歸里謝絕世事方相從故人野老日徜徉山水間以自娛而不幸一年遽以死壽僅六十汝墳人無大小皆爲垂涕有兩弟一姪引與同房終身無閒言性嗜書自六經四子以及司馬遷班固宋諸儒之所論述靡不究其指

歸與人交絕去城府望之夷然即之温然而篤於故舊至於其人已死而恤其妻子愈久而不倦其論詩深以世之規模王李者爲非而有取於性情之言滔滔自運者顧其體氣頗疑於俊自甲寅入都門與白仲調相倡和始一變而爲雄渾寓慈仁寺每仲調夜歸即三鼓必過其廬候之以爲常余讀其所贈詩有惜哉天下士等於衆人行之句仲調之於木菴可謂傾倒矣卒之歲始爲詞間得數闋皆可喜者善行草書然篤好王文安他不甚學也娶王氏贈孺人李自成之亂孺人年十七罵賊以死葬城西今改附木菴墓繼娶李氏陶氏最後娶蘭氏封孺人子男三暟弟榎子暐弟椓子木菴以無嗣育爲己子竝爲州學生曬尚幼孫男二龍珠二美汝墳自唐以詩名世者劉希夷一人耳絕響千餘年至木菴而繼之而木菴學行大節孔子所謂古之遺愛者希夷不及也昔蔡中郎爲郭有道碑自以生平所作惟此無愧辭余於木菴眞無愧者矣銘曰

巍巍大雄汝水淙淙木菴子墳在其中

宣平縣知縣劉君濟寬墓誌銘 韓菼

君諱濟寬字公定其先永城人明初有諱奉先者以靖難功授武略將

軍河南衛副千戶宣德中調潁川鎭撫遂家于潁君祖諱九光萬歷中舉進士累官雲南左布政使考諱廷石流賊掠潁以諸生抗節死子三人君其季也自爲諸生名籍甚方家多難君與兩兄以孤子枝柱門戶捍外侮入奉母尙太孺人得其歡心退篝燈績學不休順治甲午舉于鄉累試禮部不利謁選知宣平縣康熙乙卯也宣邑故瘠時方用兵鋒刃縱橫廬舍邱墟田疇蕪萊民率逃山中單騎之任未涖事卽與主兵者約勿擾民親詣深山巖穴閒招流亡布恩信爲請于上官給牛種時宿吏皆難之謂于例未有上官以君請之誠而堅卒貸以司庫銀二千君相其緩急分給之旬日閒民歸相踵田野盡闢及秋有年民忘其亡賦皆完而所貸亦無少負也當三藩搆逆征討者八年

天子宵旰憂勞以兵之激民而釀亂而視民之官莫縣令若見大帥輒蓄縮容頭浹汗不敢仰視而四境之民目擊其死亡或亦黯然出涕無以救也以故民日離散鋌而走大山長谷之中窮困無聊皆與賊應和誠得令盡如宣平者民方如赤子之歸父母豈肯自匿爲賊誘以至于蔓延不可誅哉君視事不設飾箔民亦不忍欺雖當倥偬興舉學校屬人材時曉以大義以風民堅其心邑方賴以治而君病矣遂力乞歸得

請杜門不出日以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諷咏體認畢其大趣暇時
眺覽頴諸名勝地時兩兄亦皆致仕歸奉事尤謹歲時伏臘三老皤然
坐堂上羣從子弟伏謁勸以行誼及詩歌古文咸有指授見者謂洛社
耆英在于一門尤以爲難云所著有易經訓解頴志括蒼游記殘疆請
命編越游詩湖上草如干卷君自少時勇于爲義急人利物頴當
國初承亂後豪猾吏爲民害勢張甚御史按部君請而置之法頴地廣
而入薄舊比宿蒙例得併畝起科順治初均畝君力請于官得從四倍
爲畝至今利之尤好施與輸粟賑荒活人于飢寒常無算蓋其澤于鄉
者又如此君卒于康熙乙丑九月距其生年六十有八娶王氏子一人
肇沛康熙乙卯舉人女八人適諸生張元振郭嶠甯榆郝毓珣蘇勤周
公佐李元生梁史肇沛將以某年某月卜葬君于某原以孺人袝而謁
余銘嗚呼君之事皆可書也如宜平事尤不可以無傳銘其可辭銘曰
有明降割寇張之弧烈烈士捐生邉惜我孤我孤撖揭卒完其家牽絲宣
平時亦鼓桴丁男走藏田爲大塗勞來安定有政有居牿牛積豕銷落
孽牙見可退勇節完不渝所不卒施及于里閭懿惟内事不愧君俱式
穀爾後門高其車我銘其藏以賛史書

崑山縣知縣仇君士俊德政碑　韓菼

定興仇侯治我蘇之崑山期月而縣大治縣令于古視諸侯其實不然一切不得專無所措手而江南州縣尤繁劇崑山於府爲緊縣敝叢而巧法風俗日媮薄官其土者嘿縮不敢有所施設獨侯治之寬然有餘蓋侯慈惠之性嚴明之才而一以直道行不自愛其官以是故能有愛於民云令甲課吏錢穀期會是亟侯催科有方不一擾民吏不得囊橐其中俾民無絲毫無名之費以專給公家而民于是乎生恭俗善訟民有死者輒謫讕誣償幸得直產大率破黠者多家于兩辭侯讞決以情斷獄數十一無枉濫且痛懲其無良者奸風散落而民於是乎知信春秋巡行阡陌勞我農人有力田者輒賜之酒用以教誨愧耻其惰窳者而民於是乎務本縣倚山爲治民作山王會坎擊鼓缶醵錢取贏又多淫祠好巫覡女子多舍業會道路侯悉禁止弗納于邪而民于是乎知義奉宣德意朔望講

上諭十六條勸勉惻怛非飾文具貞孝必旌或拳勇鬬狠以危其親者必寘之法而民於是乎敦行卻金以治學舍論文校藝使士子彬彬焉又多爲里塾以誘進其子弟而民於是乎興學迹侯之治行不勝書其

大者卓卓如此蓋侯惟知爲其所當爲必不爲其所不爲直焉而已直故視一縣甚重儼然若古諸侯之自治其國而不屈於上官其視一官甚輕坐堂皇若坐傳舍而不私于一已天下之大使如侯者相望則縣令猶可爲而斯民其有幸乎奈何不能盡得侯而僅有一侯又未能使之必不去也德善在人歌舞載塗相率伐石謁辭憲於後禩於戲斯民猶三代之民其直也夫余既略侯之事如右復寫民聞思慕之情而詩之或採風者有取焉侯名士俊由進士授今官籍定興實聞喜人詩曰

於皇聖世函蓋九州不我遐遺惠我賢侯我侯戾止雲之油油民今有家我春我秋訟堂肅穆彈琴而理流水縈環青山尺咫庭無鼠雀俗息金矢民幸不冤侯矜勿喜游於市鄽其樂愉愉街彈是警桓東是除昔我尚鬼婆娑在塗今我姬姜不踰戶樞適彼郊坓田疇用闢履畝南東美侯之跡誰圃者廡誰桑者宅婦子饁餉得嘗官驛興于庠序若時而雨教于游宗若哺而乳歌絃相聞造我髦譽其風肆好匪直襦袴侯其借我惠我無疆侯倘去我福此萬方我民禱祠世世烝嘗天高聽卑以達穹蒼

儲君方慶墓誌銘 魏象樞

康熙丙午丁未閒人文焜燿宜興三儲配三蘇讀其文一蒼蒼堅緻類有節一英華美秀而有度一倜儻幻化義不與古今人苟合有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其驗也壬子歲余奉
召入朝詢其官一選木天其二則皆百里還也乙卯余兒學誠舉于鄉出孫太原儲清源兩公門儲公者正余曩讀其文謂義不與古今人苟合當世所稱廣期先生者也歲時廉其治狀有聲戊午
上詔舉天下博學鴻詞之士薑學士訥疏清源知縣儲方慶人文稱
報可將入都清民攀轅環泣不忍慈母去都下待試十閱月蕭然著書足不過公卿門試罷清源復以竹馬來時抱病絕意仕進竟歸里自號遯菴為兒時家門鼎盛其祖太學公承御史公後頗豪華蓄女樂二部堂中匏竹絲管歌舞之聲不絕母家潘氏饒甲興邑父文林公奇愛遯菴外內戚屬爭致縏鹽娛悅耳目遯菴概棄不覩獨愛書七歲五經成誦八歲抱致督學前與試號奇童十六試棘闈不中屢試屢躓中更父若母大喪家乃中落遯菴益肆其志于文章三十四舉江南榜第一其難兄井陘公善慶堂姪庶子公振俱大魁名益震動一時遯菴殿試直言時政比諸封事得二甲不與館選遂家居奉祖如父七年令清源西

南方用兵淸爲孔道小邑牛馬芻秣供億日增數從上官爲小民請命力言費煩重作法派民軍行不數年而民盡矣上官意不許遯菴憤激舉債補濟歲終銷算亦不許乃力任不派里甲絲毫政平役均士民咸德之獨不獲意于上官不坐能去又不許是時善慶令井陘與淸源遙望五百里軍興震蕩旁午飛馳之聲相應日或踣數馬所過誅責不如意杖馬箠指長吏雜以怒詈井陘君不勝憤自經署中風聞遯菴哭累日夜不能止引疾乞休曰職與亡兄生同胞幼同學稍長同失父母起居飲食倚祖爲命及成名卜仕無不同者兄困于王事死非命不才骨與俱碎有祖九十有五不能當悲哀乞題放還保祖命左右聞者皆泣當事不爲動踰年其祖太學公果告終遯菴求去益力上官留益堅病甚會徵車就道事畢余始相識知其義命自安不復作金門想遯豈待卜哉既歸葬祖成禮撫荒田敝廬甚適掃榻讀古人書課子姪爲文章門無雜賓慶弔宴會不相聞非骨肉親屬與素所交游雖至不見後亦罕至遯菴不能與今人遊又嘗自愧不及古人獨一見與余合遯菴才名初盛余在家及余在國遯菴復去官余爲詩送之有人從玉署瞻

龍袞君合銅章讓布衣之句遯意存焉爾遯菴爲人天性耿介扶弱抑

強不慕勢利才幹骨力養晦數年可任天下事乃五十而夢登天悲哉遯菴家世起唐御史儲光羲公以事長卜江南后裔止宜興爲臧林儲氏累世簪纓不少入明宗祀益繁衍曾祖御史公昌祚起萬歷名進士傷于讒終蜀兵備晉階中憲大夫祖懋端太學生父福疇中壬午副榜貢太學有文名贈文林郎清源縣知縣母潘氏萬歷己丑進士戶部郎中守正公孫女州二尹紹謨公女贈太孺人生四子公其三也公諱方慶字廣期號遯菴康熙丙午解元丁未進士授山西清源縣知縣封文林郎生于癸酉三月初五日辰時卒于康熙癸亥三月二十九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二月初九日卜葬于其邑下山之麓元配徐氏天啟壬戌進士四川成都知府申懋公孫女太學生封文林郎爆先公女封孺人子五人長右文中康熙丁巳科順天舉人次大文縣學生次在文郡學生次郁文次雄文女四人遯菴門下士牛兆捷善師遯菴聞變有望祭文詞甚哀亦傷遯菴長子特立阻于孤行也余兒學誠哭以詩有空將詞賦傳華國不使才猷說濟川之句其實錄哉所著文集二百篇詩各體共千首爰系以銘銘曰

景星慶雲天之瑞也文則有慈母神君人之善也官則守玉輝子山珠

媚于淵而弗耀于市物何咎乎未義興號才藪朝華夕謝難爲久鬱彼
佳城深且厚登高望遠期不朽

謹案原編有殿試策銓政清丈論河淮議荒田議饑民墾荒議田
役兵餉策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故文林郎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作霖墓誌銘 張貞

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哭其母楊太孺人以毀卒卒時距聞訃僅六日也其卒之又明年十一月朔日葬于歆馬鎭之原孚子璣持公兄主政君之狀越境來請所以誌其壙者余與主政以文字相知情好甚篤且其人純誠質厚言足信重所述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用是不敢辭惟公諱作霖字肖形別字濰濱世居文登始祖諱皋者徙昌邑遂稱其邑人厥後數傳詳見世譜至文學公諱淇處士公諱丕順贈文林郎安遠縣知縣公諱英則公之三代也楊太孺人孕公時夢月墜于庭寤生公公生而警邁甫弱冠已與兄沛霖著聲膠序閒矣甲午科試沛霖名列前茅應進食學官廩爲有力者所奪沛霖負屈自理而聲强當事者恚甚加榜焉公仡然而入爲兄稱寃并得大杖其兄弟急難不避嶮巇如此公兄弟抱憤歸閉室不出出

其揣摩之業伏而讀之是秋兄弟遂同舉于鄉當時以爲榮丁酉其父贈公病徹夜侍湯藥不懈既沒執喪能無違禮庚戌公兄成進士去公猶困鎖院念母春秋高思得一官以養乃棄去公車業隨例試吏部得縣令庚申謁選除知安遠縣公逡巡不欲行曰一去四千里不遑將母奚官爲楊太孺人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報
上恩無日矣公不獲已乃行安遠古濂江地鄰粵阶閩其俗剛悍號難治公至爲之剗剔蠹弊根原窟穴豪髮必盡邑賦舊無定籍皆計禾論田胥史數上下其手人以益困公句稽會較書之版冊凡輕重多寡首尾鱗次不復任胥史其弊遂蘇時吳逆未平王師入粵道出安遠舟車需人甚眾公力請當事其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至里社踐更務使疏數得均故輓運紛紜民不告病鄉飲酒禮最古季世有司率用市利居奇貲所推擇賓介至有懸槊仰藥或脫身棄妻子逃遁以求免者昏姻人倫之始或流爲戲婦惡俗楚撻倒懸抱朴所言于今猶烈公皆厲禁之著爲令其它健鬭終訟溺女掠婦諸弊公隨事誠諭有不從者治以桂後惠文民相謂曰公欲以齊魯禮義之俗化我也翕然從之署傍舊有廢圃公誅茅成挹青之館雖僅庇風雨而種植名花異卉多至數百本

每當退食鉤簾據几隗俄其閒讀書賦詩或延賢士大夫觴詠留連竟
日以邑事叢劇他人蚤夜不得息公處之超然閒暇若區區一邑不足
供其施設者然則公之才又詎可量哉居安遠六年善政爲一路最贛
南監司丁君煒鍾君有德先後尉薦當遷官矣公念太孺人甚謀歸省
不果會覃恩父得贈如公官母封太孺人公曰榮及所生讀書之事畢
矣遂決計匄歸當事者惜公才勉留之固請乃許方俶裝而太孺人訃
音至矣公哀號自擲殞絶者數四退處苫次旦暮哭不輟聲家人譬曉
百端終不聽曰乞休爲我母也母已亡將安歸詰朝以書遺主政君曰
戀戀一官留滯贛南不得在母側侍疾嘗藥聆永訣之言親含斂之事
眞天地一罪人也恐不能生還鄉里矣竟以不勝喪卒於官寢公生故
明崇禎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距其卒得年五十五娶杜氏封孺人三男
子璣候選州同知珊瑗皆邑庠生一女子適國子生姜燦孫女三皆幼
所著安遠縣志十卷入闈記事自記政略各一卷詩古文詞若干首藏
於家公爲人長髯豐下倜儻不羣與之語溫然可親好以詼諧翫世或
旁託廣譬以發其論議至利害是非之際則侃侃言之未嘗輒語徇合
其居官也屏去繁文力崇實政康熙辛酉分校江西鄉試其閱闈牘辨

異同論純駁移日分夜矻矻不休所得八人皆名宿壬戌江右第春官者僅劉驪一人郎公所首薦士也部民魏甲有妾逋逃公追攝至庭察其色辭有異問之果為盜所掠賣者公遣人齎資斧走千里覓其夫鄭於程鄉還之公初至舊令郭君士乾陸君麓已卒猶欠官錢各數百緡公皆慨然代償其子弟得無遺累公之可記者如此此其所為應銘法也銘曰

以仕代耕三釜匪盈及親則榮靡朝靡夕以志以物甯忍遠親而為人役生不適意簪紱可棄毋之云亡厥心孔傷不如相將游白雲鄉嗚呼為吏而俗以醇為子而孝獲信亦足以式後之人

任公辰旦傳 齊召南

任公名辰旦字千之待菴其號也世蕭山人幼奇慧與同邑毛奇齡王先吉韓日昌學同師稱四傑俱以文名而公才行高出諸人右順治丁酉舉於鄉從外氏籍曰韓燦丁未成進士復今姓名丙辰除江南上海縣知縣縣故稱難治當吳淞之委負海多豪猾戶十餘萬歲租不下四十萬漕復半之前令九人皆累繫獄公至勤聽斷自奉儉約如諸生覩百姓如家人子弟催科以時不大用鞭扑百姓感其仁輸將恐後新令

撤海濱防軍公慮其乘閒至剽民財出密請將軍行期故邀軍主歡飲
宣言期須稍緩次日將軍忽下令促卽行公厚具牛酒道上勞軍軍毋
敢遷延他顧居民帖然黃龍浦爲吳淞巨口嘗建閘屢圮兩岸築塘費
不貲工訖不就公倣浙之爲梁者命匠先範石於陸連比若長堤第其
次入水募善泅者暗記累水中悉合矩度如陸廣左右護堤束水就閘
水不橫溢閘始固公性稍迂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獄嘗占夢
剖決發姦摘伏民驚爲神公政聲日著當遷督撫以公擅文名舉應博
學鴻儒報罷歸故職乃破例不論逋賦以劇縣良吏特薦
聖祖可之行取入都癸亥補工科給事中公感知遇連上五疏請酌蘇
松賦額以遂民生預籌經費以貽良法愼用人以肅紀綱核廉貪以飭
吏治酌藩司護印以重憲職言皆切直遷兵科掌印甲子典湖廣鄉試
時稱得人丙寅內轉改大理寺丞丁內艱歸遂不出年七十卒于家有
介和堂集行世又所著言近錄一卷門人湘潭陳鵬年爲公典試時所
得士傳其學初公與毛奇齡齊名奇齡文學冠海內於士友少與可獨
敬公作上海縣集課記自翰林歸蕭山又爲公作行狀謂公生平才行
不愧古人云子孫皆能世其家孫元文以進士教授嘉興與余善

又任君集課記　毛奇齡

予與任君待菴名辰旦讀書城東草堂期爲管樂不期爲董鼂也旣而
遭鼎革予避物去而待菴以第四人舉於鄉丁未成進士與禮部廷問
第一人俱出頻陽門下各虛館職待待菴而待菴拂衣歸就子舍者凡
八年例初改官者始縣令于是選君令上海按令有治課凡導揚撫字
顯善刺惡敦業崇利折獄平賦以遴時候畜積倉庫傳驛隄防栽植雖
往有分佐而耑責之令一人故一人所掌不啻古所授一十二事而君
悉有以治之操割其地若有餘刃會臺使君下皆當世賢大夫相能遂
寬其鬱繇勿令有所拘閡而第患催科之有未副也予嘗過海濱觀其
治歎曰君哉君哉夫人幼而學壯而欲行乃一出而悖之生平所學者
何事而出處兩截是毋論三古也卽兩漢以後所稱中牟浚儀河陽廣
昌諸事皆不可求之於士大夫之閒而君以管樂自期略見鋒角雖催
科獨苦辛無廢事不可云拙且夫上海固繁邑也戶甲數萬計歲入畝
丁租賦合不下四十餘萬然且漕租半之每歲正供外冬漕將及艫高
于城者二百餘遮浦而下各呼譟斂漕去民田產木棉貿禾塡漕比漕
發民兩目爛然送之行君無如何也然而君設法以征以緩民不至蹶

且日與轉運官旗爭較毫絲口舌爲橋至若俗告諭貧而輕生或豪猾慓俠擾則妨于獄市稍緩之則囊橐相聚而君以長者馭之無所于縱又其地瀕海烽火四接多防軍而君能調之軍民之閒軍相戒毋撓君精民訟非大獄多以情遣有請謁者初不謝去暨臨斷毅然持不阿以故干請者各自遜父老賓客無有以吸餌而薄肉者若夫門堰修築城垣廬舍其不費民力不費民錢比比也此可謂非古之廉辦者與非風抗其高雲垂其澤者與非不負所學者與昔漢令秋冬集縣課計上於其所屬國今雖無其事而治績不可泯也予縱不文敢略記其實以告世之學仕者世每稱君節儉有幹用予嘗入其署見君衣木棉疏履廄馬無棧豆日買水二百錢親朋飲宴輒假標榼于薦紳之知者屋腐不葺天雨則持蓋行屋下薦紳之賢者請其教卻其所餽餉其介如此又有迂闊者月朔必質前一月所爲于城隍之神多應之頗有所告旱潦祈禱多驗且有雹于其界而不入者君以爲偶然故不及乃僅摭其所聞者數事于左

君下車三日而民居災是日海風發焚輪轉旋將至延燎君就火所稽首泥淖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耶請止災不然吾有謝去已耳少頃風

轉盛然而火熄見張宏軒（名錫懌爲泰安守上海人）神告記

朱司理（名鎬爲廣信推官上海人）云縣漕自首冬始課至次年春止凡四閱月日詣倉比簿不給民有鬻子追逮者君憐之不令蒯隸得執帖到鄉削木爲牘遇民有應逮書其姓名使都亭保給寄召之如期而至于是爭相輸納不事鞭扑君嘗詣倉蒯隸負籥者知不復常用中途舍去及呼之則寄籥于中途之壚下其簡率如此

予至上海值王師南征造烏船渡湖鋭彝艂舳障水犀其旁而中藏礮石若陸之臨衝然者檄諸縣督造迫促君入鄉度木子婦求觀縣令者遮道出且有餉茶及鮮棗熟芳者既得木給值民各辭金揖讓林木閒不得已命不取值者則散還其木于是領去後度商人木給商值亦有辭至再者予親見之內宅門閉

邑金氏娜者會許字王戊之子而未成禮也歲時致粔籹無常媒死遂有強委禽者娜截髮謝之既而有周姓者艷以財父母力强娜心動因諱王氏子而字周氏王速之訟且告娜截髮狀娜父母三人皆堅言暴者誣妄無其事而是時媒死失左證遂不得明君次日坐內堂驟命舁娜入慰諭之冀感娜意又解視其髮思以爲據而娜堅言截髮者以他

端詬誶而非是也君遽出廳事呼其父母叱之曰娜謂有微禮而汝誶之何也且娜性頗貞解其髮種種示予徒詘予父命而難明耳有女如此忍奪其志哉父母各相視叩頭曰是也遂斷還焉

孫祥父辛康熙九年閒爲徐捨等所殺捨故令犯中一人竄去而賂諸證左盡委罪是人使不得結牘徼赦獨陳其屍桓東場如是有年祥知事無如何陽爲求解類力絀而輸誠焉者久之爲捨廢舉權子母而已亦鬻產褓母錢其中令捨不疑既復以愛女字捨孫捨信之遂大愛祥與祥親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捨夜飲歸獨祥與僕俱捨醉腋祥而行至中途祥藏刃革囊至是取出剚其喉應手而倒僕救之呼曰吾以復父讎也撝令去遂截喉并勢而投首于縣君驗之得實將具牘而捨家蠡起羅祥之兄若弟謀并抵且近無復讎誅旌之例惟殺人者死具律令于是不得已獨坐祥斬律具牘曰挾六年不共之讎坐一日束身之罪爲父羅辟死不愧于九原持刃殺人生敢逃乎三尺牘上諸上臺憐之屢駁議竟得免其事詳孫孝子復讎錄中

神告記云丁巳三月關西估魏丙者寓俞甲家盜金三百兩去不得其人君禱之城隍祠其夜捕蒯夢神遺婦人襪一女呼曰神授汝衣及視

之則裙也以告君君曰授衣非衣豈昔人所稱非衣爲褻者耶若其襁小女則易有云兌爲少女記有云愛女息女或其人名兌與愛與息未可知耳及詢之則果有褻愛其人者無藉住寓側然蹤跡無驗又禱之則又夢婦予以禪君曰果非衣也收拷得實華亭許觀察銘纘長洲繆太史名彤皆有序述

申浦上海地名記聞載浦東漁有屠蚌得大珠者鄰首之官稱珠美色如含桃君判紙尾曰民自得珠與官何涉首者慚去

上海舊設防軍于吳淞口後撤之去民慮軍乘發當剽鹵君謀之軍主軍主曰吾自當禁之但禁恐不盡如何君曰請勿示行期可乎曰可君還縣故移尺記請召軍主作河朔飲乞訂日軍主故不辭諾赴且緩訂其日示無行意及期忽傳令當行立刻就道後者誅君復備酒豕過勞坐促之軍乃捃拾鐎釜臥具醫馬匹械杖不給無有敢轉顧爲奸者

君未任時有新涇婦丁者夫與兒入郡死于怨家丁告變得一十餘人皆掩之獄而首讎以隔屬後至及至故參伍其詞令諸從楷梧溷禾莠冀以變眩既而首讎者痍死則迄無成讞矣君庭聽後察其中有四人者情可矜第諸從扶伏者各隱其實而婦丁又執故詞不可君他日復

讞進婦丁勞之曰躑躅良苦丁泣曰飢咽不熟者三年矣君顧諸囚指而曰以視彼纍纍者何如也曰彼更甚曰夫彼之所以貫索纍纍口刺肌劉肉凍飢拳拳十倍于汝苦極三年而不辭者何則爲殺汝夫與子也脫或不然而以無何有之人徒區區小嫌細故偶不解而遂令至是安乎不安乎丁愕然不應君視其慄類尼服問曰何爲服此曰吾悔吾生之不辰以罹此禍也吾服此將以懺也曰吾以汝爲猶未能悔禍也若果悔之則前此夫之與兒其爲受禍者亦既深矣今復不戒而欲殺平人以再種其禍其爲報豈有既耶丁初聆君語輒點首至是則曰吾知之矣遂引簿乞供供其平日與四人嫌怨狀釋四人去而四人者與其鄉人灼臂詣謝此婦丁諸族爲予語

縣有吳淞江卽禹貢所稱三江旣入之一也其江上承震澤之委暨蘇松常杭嘉湖六郡諸水咸匯之入海自前代堙塞遂多水患先是開府慕公爲方伯時嘗與中丞馬公暨節使方公留心民依請重濬故道奏可之已發帑濬治乃復建閘于黃龍浦口之三里伺潮汐上下以啟閉之過濁流使勿入而閘成旋圮至是君令茲邑開府以下皆以其事委之君檄建頗急議者云修閘者必築壩如治河法先用柳籍若干裹木

石沈閘水中然後戽水令竭次第築址計工值每籍值四十餘金合計若干籍得若干金至戽水時則當得牛車若干桔槔若干夫領夫役若干伍伯相視差押監課若干旣廪若干然且沍寒無幾春水將至度臘不就前功盡𤅢君大憂之乃倣浙地之爲梁者命匠者先範石於陸識其甲乙而次第下於水中使善泅者從而理之一如陸地所範者短長合度顧未嘗竭水也時馬公與慕公皆素重君聞君議大悅遂命方公親就君計事遍募浙匠之能者勞之使壘石作埂橫撲閘址如階級然覆橫石其上使水無留行而易下復樿木末端以防傾洩廣左右護塘約水就道令不得泛濫始乙卯臘月而告成於丙辰之十月民不病役國不糜帑六郡無水澇之憂一邑八萬戶無徵輸期會之苦邑人將立祠祠兩開府下及君而文學瞿生（名烱上海人）乃爲之記名修閘記其記有曰侯甘以官殉而不忍以百姓殉故毅然任之而不疑又曰是年春適霪雨累月大浸稽天必若截流擠壩則不特工費百萬迄無所成卽民命之滅沒于流漫者可勝道哉又嘉定許進士（名自俊）過海上亦爲文曰吳淞一閘爲嘉上崑青四邑所轄歲苦潦費今閘治而四邑安四邑安而江東十餘郡皆安侯之明德遠矣

縣轉餉在司者例用木鍎箱如干實餉其中而緘縢以鐵忽其中有缺不得其所自盜也訊之監押關舉者悉白晝遞卸無停隙且爲數多未辨其關此舉者君令召諸夫會君以他事車適出門召至然僅得夫二君停車故認之曰此非當日關舉者耶夫未應閒忽傍一人應之曰是也君急顧之見其色頗異且頰有墨圈若散黥之以管者遽曰吾得盜矣收之卽回訊果然葢其人本點解胥役以將解時稍貯鍎廨傍遂陰胠緘縢而出之或曰君善色聽或曰是若有神物導之者君之斷事明決每如此

碑傳集卷九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九十三目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下

南和令繆公以貞墓表王思訓
文林郎知楚雄縣事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李公夢蘭墓表陳兆崙節錄
井太守睦傳陳儀
南宮知縣劉公偉傳韓夢周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振墓誌銘朱彝尊
張登封君壎傳彭鵬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巘墓誌銘王士禎
奉直大夫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房師卽墨黃公貞麟墓誌銘張英
肇慶府別駕署雷州府事李公淑靖遺愛碑記陳璸
郗允颺傳王昶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下

南和令繆公以貞墓表　王思訓

繆公以貞字凝元家世居秣陵明初祖吉甫用武功佐沐昭靖鎭滇占籍曲靖之南甯子姓科第相望號世閥公副榜思誾之孫太學生昌運之子生三歲而太學公歿母譚太孺人礪志撫育會明季流寇亂滇屠曲靖公爲賊虜擲城下伏溝中太孺人斷一手母子崎嶇血刃中僅獲免公幼有至性見母呻吟則哀泣不已母至忍痛不出聲以慰之九歲就傳聰穎踰人又念母氏支拄之艱益感憤力學不少怠以是文名日噪未冠試童子及偕諸生朋試咸先其曹丙午舉於鄉尋值逆藩之變避不仕逆平以不污僞命見錄

詔授直隸南和令會南和罹旱災民半流亡公求賑恤復大水以水災報大吏以甫經報旱格其議催科愈迫且諭以後收作前解公勉從之旋奉

恩綸免民欠於是藉解者無償公坐虧掛吏議迄事白准補官然公自

是決歸計不復出矣公事譚太孺人最孝每出入必拜榻前飲食不先進不敢嘗公得薦太孺人已前沒公具節行狀呈有司入郡志而未邀題旌終身以爲憾語及輒嗚咽其令南和方期年疊遭水旱流亡滿野公竭力撫循不以一身之利害畏怯觀望至棄其官賴屬民貲道路費始得歸歸後蓬戶蕭條不異書生時處之怡然公旣不以是自悔其妻子亦安公之貧無戚戚怨尤意如公者所謂今世之古人非耶長子士明從予學公游會城予與盤桓久見其貌樸言訥對人有煦煦不忍之色宜乎無賢愚皆仰爲厚德君子公三子咸勤學知自立士明才尤俊氣局亦軒朗公歿數年舉癸巳

恩科其進未可量所以成公未竟之志者有在矣士明以庚寅年冬月初六日葬公於觀音硐大坡山之原而碑志未立懼公之德無以示後謁於京邸求所以永公之傳者予未及爲今年從予江西學署請益勤嗟乎公之行自可傳不必予文之傳之也然其意懇懇有足以感予者故略具公行己歷官之概俾士明揭於阡

文林郎知楚雄縣事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李公夢蘭墓表　陳兆崙 節錄

李鄭公夢蘭江西建昌縣人順治庚子舉人康熙十七年耿精忠叛偪

師犯豫章所在殘破鄭公時猶未仕召所親及大姓鄒氏吳氏與計曰保鄉閭義也死王事忠也諸君得無意乎僉曰諾於時刻期而集者萬餘人上其籍簡親王府請當一隊遂嬰城固守邑賴以全二十七年出宰滇之楚雄時吏牽於考課亟徵斂民不能堪會
朝廷遣使巡邊取道楚雄鄭公徒跣草服遮使者告曰下吏奉職無狀以催科之不善俾邑父老鬻妻子且盡雖然願以數萬口累公使者曰曷言之制府公泣曰所以告公者以制府疏格于部議也公
天子近臣倘以所見疾苦言之
上上至仁聖特未悉其狀耳語畢刺血作書淋漓數千言使者感動爲齋以去未幾有
詔蠲免雲南省逋賦八十萬有奇民困大蘇及卒官民繪像祀焉

井太守睦傳　陳儀

井太守者內閣中書舍人出爲衢州司馬擢河南太守受命未赴而卒於杭衢人所尸而祝之者也公苦節自礪歿之日臥無完褥囊無一文衢人巷哭者相聞遂列其政迹上之學使者請以名宦祀春秋世世無替公之佐衢也衢當兵燹之後人物凋弊又制府移鎮於茲供應復繁

公至之日蔬茹布衣不受民一詞不擅差一役自以職司捕務淸嚴保甲禁絕匪人而諭民以孝弟力田數年之閒民安盜息非格於公之法格於公之誠也公天性孝友十齡即失其父號踊如成人及奉母以居能喻顏色學成即聚徒教授得館穀以供菽水而公妻贈恭人宮氏以辟纑佐之故母夫人甘脆無缺及歿克成禮以葬喪三年無愉容又篤愛兄姊赴衢之日盡以田廬給諸兄子以爲寡嫂之奉而族子甥姪輩之困乏者皆以自隨至署共食粗糲久而不厭故衢人心悅其行而化之其爲士者相與願學而請業焉公亦樂於作人講學寒暑不少閒一時士風振厲才俊騰達旁及金華嘉興二郡季試所拔皆素稱名宿其遠者聞風感慨以不得出公門下爲恨當是時公名震兩浙諸上官各加敬禮而撫軍趙公士麟尤愛重之儀吉案趙公康熙二十二年浙撫故多所委任兩攝金華嘉興太守篆及繪畫河山催運皇木分校文武闈淸丈西安田諸欽部大案咸以委公公匪躬竭節勤敏淸純不易佐衢之守而勞苦過之金嘉之俗素健訟公化之如化衢人而嚴飭屬員禁革火耗肅淸漕白兩郡稱治去之日襆被蕭然身無長物惟送者哭聲數十里而已繪圖運木供給皆稱貸以行不動父老一塵所過不知有官民皆攜婦

子夾路縱觀以爲歡笑而西安糧地至今平均兩關所得文武士莫非兩浙之雋撫軍趙公益重之故調撫三吳入朝陛見

上問循良吏以四人對而公其首也

詔以爲河南郡守公得命即去署僦居杭州薪米之費朝不保暮時河南屬吏遣役投批遠迎所賫長夫公費約千金公堅拒弗受併其批還之而自以典質度日是時也公已積勞而病作矣無以爲藥餌資遂不使醫診視年五十三歲以卒挐與櫬不能歸上官聞而哀之各有所貽而中丞馬公如龍時守杭尤慷慨憤激爲引以告同官及三屬之紳士讀者莫不流涕遂援以北還衢人悲思不已既以其主從祀復刊其惠政流布兩浙爲名宦第一蓋公之所爲皆人情之所至難而坦然履之未嘗自矜異其見之決而養之有素也公雖累世華胄而家素淡泊其在中書時賃居道觀瘦童羸馬寅而出申而入盛寒酷暑以爲常十餘年不覯妻子之面所謂甘荼如薺已定於平日故出試郡佐榮擢五馬自視如諸生時乃能有所樹立如此公諱睦字方思世爲順天文安人壬子舉人癸丑進士

贊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此兩言者人皆聞而誦之至

若達不變塞始終一節允蹈此言者惟公庶幾焉予與公爲同年公貌恂恂不異中人而所守不殊海剛峯之清介嗚呼其過人遠矣

南宮知縣劉公偉傳　韓夢周

公名偉字萬年姓劉氏濰人順治甲午舉人歷任萊陽東昌學官遷南宮縣知縣南宮多浮稅公悉爲釐革勒石示永久邑鹽賈皆四方大猾持官引重價罔利前官與之比民閒自錙銖以上目爲私巡邏所獲鞭扑慘毒畏公廉正因門吏僞爲送鹽豉藏金罌中公大怒投大門外杖門吏於是商人斂迹鹽價平邑數月大治時方重逃人之令漢人隸旗籍逃去者凡寄宿食名爲窩留逮捕者持符嚇詐百端有司以部檄不敢詰而督捕猾吏與奸民結詭名隸旗投富室捕者踵至當之者家立破南宮爲京南孔道其害尤深公力持之以是忤上官罷職去南宮人列治行叩闕請留閱四月不得達既
聖祖廉知逃人害爲裁督捕官公前事可白乃不復出方公之歸也百姓斂錢數車爲公贐公曰使我爲利南宮利藪也子爲富人久矣且我又豈以去後重累父老乎力卻之家居數年卒南宮人聞之罷市哭赴葬者五百餘人於其邑建專祠祀公又約每歲祭公墓乾隆三十年距

公卒七十餘年矣南宮人相與謀曰我之祭我公閼子逮孫矣從此而往恐益遠不復悉公德乃糾眾伐石立碑墓道老幼哭皆失聲

論曰公令南宮甫七月事之可記者止此然其爲德於民者深矣世之循良吏爲人思者有矣如南宮人之思公何其甚哉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振墓誌銘 朱彝尊

里有同進士出身知廬州舒城縣事朱君諱振字嗣宣一字千仞所居州東灣在清香樓左嘉府治即秀州治故名君孝父母友愛諸弟睦族人以兄事子其論學以主敬爲本文尚體要去枝葉歲乙卯受知崑山徐公秉義舉鄉試第三人己未試禮部釋褐于太學丁卯籤除今官戊辰冬十月覃恩授文林郎壬申六月卒于官舒城自崇禎壬午遭寇亂井邑邱墟入

皇朝雖加意安集然居民多鴈戶遇歲凶輟耕而走催科不前又路處劇驂送迎官長鮮暇日俗好鬭士多廢學君至首葺明倫堂月課士子以經書義均賦稅清保甲勸農桑息爭訟凡害于民者次第去之莅官之明年武昌兵變王師有征由舒入楚民大恐市肆皆閉君曰師行糧食絕其食是導之掠也令大開縣門悉民開市肆所有物徙置兩廡君

立廊下俾胥吏輿隸操斤權具斗斛束芻芟洗盆甕君平物價而讐之兵兵獲醉飽歌舞而去先是上官欲調江甯兵戍英霍府檄下俾封桃溪運米船以載典史請任其役君曰無庸舒非必由之道也既而府檄復下令釋所封船人乃服君善料事縣多橋壞水利久廢不治舊有七門三堰十塘漢頡羹侯信始造至魏揚州刺史劉馥修復之溉田二萬畝迄于明知縣事范得民劉顯更事修築民共其利後爲勢家曲防遏之使不下君循覽故蹟毅然以疏濬爲己任諏日鳩工畚鍤聿興克復其舊舒民布穀既穫赤白相雜計部以所輸米色不純行令赤白分貯山農苦于分揀君力請漕督援河南事例免分貯其言曰身爲親民之吏而民隱不知罪已不勝誅矣若知而隱忍是視一己之功名爲重而萬民之怨讟爲輕義之所不敢出也漕督嘉其強項允咨計部焉君治舒五年盡心民事不遑暇日以勞遘疾終于官舍囊無長物舒人祀之名宦祠且率私錢設祭道左執紼泣下者千人既歸喪以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葬于嘉興縣北辰字圩祖塋之左於是鄉之父老子弟謂君循吏宜配食鄉賢之列衆皆曰可有司得請乃造栗主送黌宮君之曾祖某祖某俱不仕父某敕封文林郎舉鄉飲大賓年九十而卒母張氏贈

孺人繼母殳氏封孺人妻淩氏亦封孺人子三德溥嘉興縣學生修永益求俱國子監生女二一嫁王上舍藩一嫁吳上舍瓚孫男二人尙本向東女二人嗚呼今之号稱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拔擢入臺省部曹比比也若君之宰邑目不知有上官第以勤民爲先務或惜君脆促未盡其才然使再假之年彊直自遂難乎免于上官所劾是則君年之不永獲全其名未可謂君之不幸也已曩者君謁選人于京師就予舍館相與論古今得失聞予一善言嘉喜動于色有過未嘗不相規也葢知君之詳者莫予若德溥兄弟請誌君墓遂不復辭銘曰

悅以使民民功曰庸胡不報最而遽凶終邑有俎豆里配瞽宗君可勿憾反葬家江

張登封君壎傳 彭鵬

張君壎字牖如江南長洲人出宰中州登封五年登封人家家祀其位飲食必先祝去之日登封人留其衣冠藏於中嶽歲歲逢春舁出遊尊若神明卒之日登封人請其衣冠葬於嶽旁歲歲春秋以時享親若祖考又先於四鄉各建祠堂東在潁陽潁考叔書院之左西在唐徵君盧鴻乙故里北在唐莊中在嶽廟之左立像惟肖以故中州在在稱登封

張公云初君宰登登封鄉衮耿太史逸菴介睢陽湯太史潛菴斌上蔡進士張仲誠沐柘城太史竇靜菴克勤方爲孝廉皆以講明孔孟正學程朱正宗相切摩君筮仕甫五月即修登封學宮與多士討論經義有發明孔孟言仁之旨者君進多士而敎之曰天地生物之心曰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曰仁天以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無不發生長育吾人惻隱之心擴而充之而萬物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取諸懷而予之矣君宰登封本此登封古嵩陽地嵩陽舊有書院宋時天下四大書院之一歲久廢圮搆堂講學自耿太史始君實竟之上蔡張仲誠謂使君歸美于太史太史讓賢于使君交相讓也說在張上蔡嵩陽書院講學紀事中君起家由博士弟子員少時彬社劍鋒集名最噪屢試南北闈不售以明經應八旗官學敎習分敎鑲藍旗從學者多成材官學程滿銓試上卷得邑銜戊午除登封己未三月之官騎驢過宿邯鄲與登封吏同肆吏旅客視之至登三日拜嶽誓諸嶽嶽誓誓不取一錢不枉一人之謂也中州重私派火耗夙矣君衙前豎巨石鐫奉
旨永除私派天監在茲又設櫃城隍廟民自封投絲毫不許羨折封印
神西向坐折畢封櫃三揖出著勸民俗語導民以孝弟敎以忠信勸以

勤儉自窮谷深山婦人童子無不知有張公其治尚德緩刑杖以八為十記其數月晦告諸天民有祖父列宮牆與焭獨無告者非大過不加刑訟者折以片言不罰贖輕生圖賴者取供立案不坐君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邑民申爾瑞王進寶魏光大綦瓚皆能還金君暇則單車巡行隴畝閒課農桑詣鄉塾視子弟正其句讀耿太史嘗謂此道自程張二子晉城雲巖後數百年絕響民有門有仁有義有禮兄弟搆訟累年君至又訟君問之故曰父母愛偏問以引罪否皆稱無罪君呼其名顧名使自艾既而悔之曰張公初政而吾儕兄弟鬩牆不已吾儕無知張公教我矣兄弟大號泣相率詣庭自謝曰民等知罪矣有嫠婦不知為張公也問弗應固問婦告以凶歲姑舅迫嫁欲訴張公又不敢以媳訐姑舅有死而已君曰我即張公也至邑免其地戶差徭歲時遺周恤婦得完節有晉民四人客登市綿雇登人田大年張魁升驢之楚年與升道鬭升立斃年遁楚隨州牧收晉客關回登封鳩鵠無人形君閱關訊供憮然曰大年殺人在逃此四客何辜立釋遣歸四客臨去望登邑城門回頭百叩號民有郭九合將赴邑完糧夢其父言晨有虎勿赴九合以君麥秋遇荒緩征令義不可後徑行抵金星廟果有虎九合叱之曰噓

我我何惜所恨違張公限耳虎垂首出山南自此境內無虎患傳者比諸虎渡河云有妖僧藥迷洛陽董生子或告董生曰中嶽廟會五方輻輳登封張公神明也盍往求之董生如言往君佯為不聞密傳道士過遊僧留即報俄而道士報一僧領童子僦舍賣藥君命掩捕傳董生果其子也童子不認君察童子目瞠舌撟必中魅佯叱去童子隨僧走喚童子反取井水噀面拍額張目熟視生曰父在此此何地徐泣述迷藥狀君命左右杖僧若擊木石裸而視之肌肉似鐵君遙謂觀者此採生折割術殺人心肝腦髓腰腎合藥鍊成罪當死否觀者萬口呼當死杖折其足曳出境未幾報斃己未三月至六月不雨君囚服鎖項自暴呼天時馮家溝民范奇秀景店民宗澤廣等咸見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跳過山境內雨澍鄰境旱如故按南方神異經云旱魃長二三尺似人目在頂而身袒行如風所見赤地卽此是歲有蟲如蠶色青首赤食禾稼輒盡君曰蝗可捕蟲獨不可乎為文祭田祖驅之又懸捕蟲賞格數日盡滅年飢設廠食餓者移粟分賑購麥數百斛給窮民不責償邑南白家村有居民王心江家聞壁中多人語稱子十歲以下見有女羣行長尺餘高髻靚妝衣淡墨色拋石擲瓦移牀發篋壞器無虛夕惟

封題完糧銀不敢動民曰此可詣我張公驅之民進狀君遣吏馳檄空中荅語吾褚氏移家佷主人無禮破其家即行原不敢犯張公吏歸報據狀敘空中語詣中嶽伏奏書朱檄付江甫至道家人聞空中泣語我固知張公難犯今奏嶽神誅我無噍類速去或免見巨鼠數十銜尾穿墉走君宰登祝上官壽搨嵩碑陳摶所書福壽並登志獻啟云邑志全編聊效華封之頌壽圖二字竊擬嵩高之呼千古佳話舊例有以鷹準鵰膀虎豹皮鹿麛鹿茸蜂蜜木炭茜草何首烏獻當道者悉取諸民君曰朘下媚上吾弗爲也嵩產蘭邑宰多採蘭贈人民亦勞止君絕不採贈其他攝篆偃師勘災汝陽孤燈草榻裹糧卻金所至冰蘖凜然癸亥六月大中丞舉卓異升粵西南甯通守君行詣嶽辭曰知登封縣事江南長洲張壎受事日信誓旦旦今去或可告無罪耳登封人列君治行興除之大者凡四十條興者曰勸農曰墾荒曰招民復業曰修學宮曰明倫堂講學曰書院課士置膳田曰立義學凡二十一處日月朔望講鄉約置善惡簿示勸懲曰實行保甲法曰復中嶽廟會逢春自二月朔至十八晝坐廟夜登陴命鄉壯同少林寺僧鎮壓不以兵盜賊屏息商旅如歸罷一切地鋪牙帖無名稅曰修前明忠烈邑閩鄭公墓曰建古

賢令祠自唐貞定應公靖而下明姑蘇山公錫之嘉定侯公泰邢臺傅公梅襄陽劉公安行永福鄢公廷誨中部劉公禋本朝鄉甯成公躍龍凡八人曰歲科童試三首拔寒素府試道試連冠軍景日昣今成進士除者曰首革私派火耗尙矣次革官署行戶次革邑南產鐵鑄犂私稅次革盧店機戶織帕按機徵銀次革大冶里產土陶冶窯稅錢次革山中煤井歲輸官煤次革里長支月次革排門大夫次革里役坐催次革歇家擾害建東西關公所里長入城有所棲次革鹽賈牟利賂官增價歲省登民錢百二十萬次革流差馬騾草料次革學使者供應派民逐條勒石謂吾登民世世食張公德且使後之君子教養有所攷焉復輯軼事三十六書諸冊鏤板以行揭其大者如上所傳問有仁等事是也雎州聞君判南甯貽書耿太史曰卓異之典原以備臺諫銓衡張父母治行超絕循例僅晉一官何以待平等者惜之也先是雎州嘗云得如明府十數人參錯天下爲撫軍方岳各出所學衣被海內萬物吐氣耿太史嘗云內則蔚州外則北溟明府積累功名豈在蔚州北溟下竇太史謂君富教并舉識力過人宜上蔡張仲誠以仁知勇稱語載懷嵩堂尺牘中君入粵望親舍積憂成疾乞歸南甯守趙

公連城愛君賢固留弗從抵舍耿太史致書曰比聞孝思縈懷辭職養
親登封人無不懸切書院藏書樓成絃誦徹山谷掃榻設函席共定千
秋大業趣命駕乙丑十月君得書赴嵩是冬登封人遮道昇輿爭舁歸
以先得供養旦夕爲幸君感其誼歸築懷嵩草堂於虎丘之麓家居孺
慕承歡凡六年庚午太孺人卒登封人赴弔跣錯足重繭既除服太翁
引大義趣之仕壬申耿太史遣公子子京奉書及邑賢焦錫三欽寵等
公牘迎君適太史賓靜菴過吳門邀君同子京行臘月至登登封人爭
先扳迎如曩時君始幡然辛酉由登入都補官甲戌之秋中州有治中
缺出輿情引領君以病逝矣中州士大夫在京師者咸至君所寓蕭寺
設位以祭道及遺愛無不泣下沾襟檢君圖書有手卷寫重遊嵩少圖
耿逸菴賓靜菴焦錫三與新太史冉永光覲祖皆在尺幅傘陽冉太史
跋云予應逸菴先生命主嵩陽書院知書院襄事張公力爲多又聆父
老話去思張公循良三先生賢者圖中人固予所樂爲把臂也君爲賢
士大夫所推重是時蕭寺主旅祭者賓靜菴見聞人古愚子彭鵬祭詞
數千言至夫撫弦重整抱器再彈幸霧豹之藏身同神龍之見首感慨
係之矣乃作書示古愚曰君之出也太翁欲其子以登封之治治天下

興趣相引覺天下無地非登封無人非登封也勃勃不能以已克勤祭章力闡此意舍吾古愚未盡知槖籥印正聞君易簀時語其友長洲宋聲求駿業云壎不違親命而出今南北各天末由面訣知我者謂我為捧檄之少節不知我者謂我為絕裾之太眞悠悠蒼天此恨曷極言訖而終訃至中州登封人比戶罷舂持香楮走哭于張公四祠匍匐弔唁如張太孺人會葬時君昔重遊嵩少記略謂風俗惇龎湻厚果然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巘墓誌銘　王士禎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麴信陵二人丹以杜牧易于以孫樵之文為史家採掇鏗耀千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幸若此文章之所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遇其人或遇矣而其文章未必傳信後世或事跡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尚足徵信而不必以史之有無為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巘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為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諱光啟皆以中丞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丞諱闢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為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

丙戌再行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會試入翰
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
明年成進士康熙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甯國府推官矜
愼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鋗劉光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
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
進士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廣宗縣知縣未
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
選入補望江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魏公靈施祠下誓以古人爲師淸
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君之淸淸莫比但飮雷池一杯
水二十七年武昌叛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
相錯譌言繁興君集父老諭曰賊蟻附豕突旦夕必潰望江城小而堅
賊即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
暇豈能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其遇變鎭定
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自居易之稱信陵也祗撫孤煢一語
而震澤編載信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他政事無傳焉君之施于望
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既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

聞縣人罷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閭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旣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如冉易于之例略據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敕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庥孫若干人銘曰

麴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奉直大夫戶部山西淸吏司主事加一級房師卽墨黃公貞麟墓誌銘

張英

嗚呼維天生才實難生才而使之得盡其才爲尤難固有抱英偉磊落之姿高明幹濟之識足以謨弼朝宁綏理生民少展焉而卽效乃造物者始或揚之中或盤錯顚蹶之究竟摧阻而阨塞之俾斯世斯民不獲需若人之澤此吾所以流涕太息於吾師卽墨黃公也公諱貞麟字方

振家世居卽墨爲望族代有聞人曾祖諱兼善祖諱宗曉皆好學有隱德父諱擇以子貴贈奉直大夫伉直重氣節公生而穎異讀書一過輒成誦爲文早有奇慧天性孝愛純篤九齡時遇曾王母之喪哭踊甚哀人咸異之年十九祖與父相繼逝悲號不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幾至滅性母太宜人撫之曰吾所以爲未亡人者惟爾在耳爾兩世一身而獨不愛身乎乃勉食粥甫闋又遇王母喪益自幼齡多遭亂離旋罹凶憫復被侵侮公所以處之者誠孝以盡哀經紀以成禮巽順以避禍茶苦以自勵思所以承先人之志而大其家惟日孜孜於學年二十五舉孝廉冠其經次年成進士越六年授鳳陽司理司理綜一府大刑獄有平反之責讞決每連及他郡且一省有大案撫按每令司理中賢明者鞫之職任至重公奉母太宜人之官跪而請曰何以教兒太宜人曰汝知人言刑官不可爲此何謂也對曰兒知之矣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彼繫而前者孰非人之子若弟少有不得其實能無隱痛耶古云得其情尚哀矜勿喜況未必得其情耶太宜人曰兒能常守此言吾無慮矣公決獄至愼持法至平卒多所矜宥歲大旱闔郡守令虔禱弗應公曰得無有沈冤未雪株累未寬陰陽之氣鬱而不舒乎立剖諸大

案三日而雨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衿逋賦者各百餘人令咸速之獄獄隘諸生無置足地公聞之謂令曰彼逋賦者皆未驗其實忍令僵死於獄乎悉還其家及訊則或舞文吏妄為注名或誤報或續完悉得原而釋之河南優人朱虎山遊食太和縣髮長數寸土人范之諫與沓姓為仇誣以藏故明宗室謀不軌株連多人形於章奏公核其蓄髮情狀察兩姓相仇備得其實以聞卒釋無辜而罪告者天長有盜劫鎮鞘獲其渠扳直隸江浙河南山左山右諸省之人甚眾公即日審鞫盡屬仇誣皆請豁釋壽春營弁請於公曰某受累有年逋盜止欠一人坐一人則某無累矣公曰人命至重功名至微吾不能從爾以此易彼也潁州民吳月邪教惑眾仇首之公勘皆愚民無知止坐吳月及為首數人餘皆省釋有水姓者捕人索之不遂坐以吳月黨逐至新蔡而殺之新蔡鄉人不知其為捕卒率眾救護捕飾殺人罪並誣其村為吳月之黨聞於撫鎮發兵圍之盡繫其眾至鳳陽公廉得其實坐捕罪而盡釋新蔡人此數者皆上聞於朝而公毅然行之其理枉而活人之多類如此及其令鹽山也公曰令者邑之父母古人慈愛鞠育若其子然吾悉用古人法治之嘗無有不感而化者地愈瘠民愈苦益宜盡乃心立保

甲守望之法以弭盜清里役之包丁以除民害行勸賞之條逋逃之累勸民埋葬以移風易俗爲已任鹽之民蒸然丕變戴公如神明愛公如父母去鹽數十年尚有言之而垂涕者公之言驗矣入爲戶部管倉務釐奸剔弊爲同事所累而罷歸奉母太宜人備極孝養雖高年猶孺子慕生平自歎鮮兄弟同氣之親惟一女弟耳所以撫之者甚厚以恩誼恤鄉里以公直持議論以詩書道德敎子孫以端嚴方正立坊表英自癸卯秋爲公門下士奉色笑聆訓誨者三十餘年睹公丰采英毅談國家事洞若觀火待朋友以肝膈相示絕無城府性樂獎勵人材訓子若孫最嚴肅以故皆克有成太宜人歿時年八十有一公亦六十有一泣血不自勝寢苫塊不避寒濕因成疾嘗贈大夫太宜人合葬拮据勞苦踰年遂不起嗚呼公一代偉人而功名事業不克副其才其學豈非天哉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矣而未發則所蘊崇者益厚是在後嗣矣公生于庚午年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甲戌年十二月四日元配孫宜人子七人大中美中鴻中理中位中敬中䫌中大中敬中舉孝廉美中舉明經餘皆博士弟子皆以文學有稱于時諸孫及女姻族詳于家譜以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月十二日葬于臨清之陽銘曰

淮水之濱嶽嶽正人東海之涘恂恂君子宅彼崇岡世德其昌千古是

視門人之誄

肇慶府別駕署雷州府事李公淑靖遺愛碑記 陳璸

大凡居官行政不本於一念愛民之誠而發縱極力修飾能悅人之耳目必不能入人之心思抑或動人心於生前必不能感人心於身後葢人心原有一至公至平之理不容強而致之往往然也守雷郡者自潤州蔣洞思公後仁心仁聞民被其澤久成廣陵散矣歲丁丑一陽之月遼陽李公判端州來署郡符時郡値洋田荒歉穀貴民饑而捍海長堤一役正在議築而工未就民之望公如望歲焉公單騎入境風概稜稜見者喜爲趙閱道張維喬復出未下車所有迎接夫馬家私供應諸陋費一切革除民之受賜固已賒矣視事而卽以修築東洋堤岸爲郡政之最要最急減去儀從躬親歷勘某處卑宜築某處薄宜補某處窪下宜移分段分官分役爲督又以遂界之岸有麻婁灘北那灘久陷成港工煩費鉅獨肩而營之凡諏日告神興工一一不苟計用石條若干用木樁若干用灰用沙若干陸用車水用舟砌用匠日役用若干人備書諸籍悉捐已俸採買雇辦不下數百金民閒初因閏知再閏月而兩灘

遂成百年之廢興於一旦千萬家之命立於一人嗚呼公可謂有愛民之心尤有能爲之才者矣且於聽政之暇訪知雷民近多虎患選材技之夫出入山谷與爲驅除潮有鱷而韓徙之雷有虎而公擒之此爲民除害之異世同心者乎至於務輕刑一劉寬之蒲鞭以示也務息訟一韓延壽之閉閤以思也貸牛種以勸耕其渤海買犢之化與沿街設排欄其李崇樓鼓之遺與修復南關第二橋民不病涉其公孫溱洧之濟與若其待士以禮雖一見不輕視平津侯之開東閣無如其珍重者嗚呼非有愛民好士之誠心其孰能之而公之心猶未已也念雷民之最苦者如東洋之田已荒而徵稅未豁榔稅陸百兩歲派社民代賠現徵錢糧例用滾單而私議貼收里長徒加糧戶之累以此亟欲白知各上臺爲民請命遂於八月中起程赴省民方瞻星望月以待公歸也居無何而訃音忽至天之弗祚雷人一至此哉往歲潤州公涖雷三載恩深比戶不幸旅櫬還鄉至今父老言之泣下而公又遘奇疾不起夫仁人君子之善政每不易得得一二人而又皆速化以盡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宜太史公之歎息而深感者矣訃到日郡城內外無老少同失聲哀號因爲位於城西之天甯古剎作佛事頂禮罷市以往弔鬻衣以致奠

者日近千數盍公不負雷人於昭昭雷人忍負公於冥冥哉嗚呼郎雷
人不忘公其造福生民者至矣郎其所以報
國者公亦可無復憾矣畢祭之明日郡父老謂公之功德不可泯沒請
勒諸石進士陳瓆為之記公諱淑靖號衞輔奉天人

鄒允颺傳 王昶

鄒允颺字彥康以歲貢選寶應縣教諭在職九年康熙二十五年擢湖
北當陽縣知縣當陽山谿深險前遭流寇殘殺
國初餘孽尚踞竹房諸處軍興旁午咸取給於民名曰差費外此公務
派民協助者較諸正供至踰數十倍縣令因以居奇費一征十其間士
大夫濫免刁民抗徵以至胥役土豪蠹竊其中窮簷困於供億積四十
餘年力益憊允颺至痛革其弊縣屬稅銀三千二百兩有奇漕米八百
餘石聽民以時投納額內無加耗額外無私征相沿陋例次第釐剔其
奏銷公費及奉派雜項皆官自為償初到任有紅船之役求免不得具
陳所費上官謂可倚於民令集縉紳議之衆欲循例派民允颺曰他縣
水次造船取辦猶易為力今邑處萬山中甯能陸地造乎吾邑向不派
修此例一開是貽民無窮之累也乃使人於漢口修造自出銀五百兩

不取於民後亦不復派也邑自兵燹之後戶口逃散田委榛莽允颺勸民耕墾聞風歸者如市乃出示新闢地畝果成熟者報官准照下等田六年後起科其舊墾未報者亦依自首律呈報不窮已往有賠荒爲累者亦許開報核實緩其征田苦難熟半仰給於蠶麥允颺春日開徵不差催不勾攝出片紙令牌甲按戶分給無驚擾也鄰邑潛江饑上官委以履勘自持糗糧躬親履畝鄰邑令具盤飧供帳悉卻之瀕行者老醵金以獻允颺曰若等方呼庚癸顧斂財爲壽乎鄰民猶吾民也吾甯有歧視也以十分災報潛江人德之愼於刑獄未嘗妄杖雖盛怒應盡法者必末減之尤善察隸卒用刑之弊曰隸得人賄用輕刑猶可若挾夙怨及受仇家錢毒刑害人上不爲之察受冤者何所伸乎已受刑者不加以他刑重罪荷枷與入獄者以時體察審其疾痛無冤死者嘗曰服官者初刑人必有傷懼之色久之而如擊土石如艾草芥矣人已一體其可以

國法適喜怒耶惟窮惡大逆擒治如律不少貸以爲蟊賊不去嘉禾不長也犯竊者痛治之人病其過曰大盜起於小竊今小懲而大戒所謂以囹圄爲福堂也賭博奸淫犯不輕貸以爲風化所關不特近盜近殺

而已康熙二十八年夏夏保子以裁兵倡亂竊據武漢黃德四府勢猖獗距當陽城二百里邑多深谷叢薄而舊裁之兵間處其中人懷觀望眾議繕樓櫓治鄉兵禁民出城及他徙甚有勸修山砦以為縣官避兵地者允颺曰何事張皇以驚吾民也視事如常而密約邑中士大夫之曉事者曰邑破汝家亦不可保若不為國計甯不為家計乎陰令合家僮及村邑中勇悍少年遷入城內四門近處檢役隸中之幹而强者習武備授以庫械復召遠近裁兵諭之曰吾觀若等力未衰今能為我守護吾給若等貲糧且為言于上皆踴躍聽命人有固志會賊旋平乃撤備方賊之未平也或勸先遣家屬從間道歸江南允颺曰家屬苟一出城人必以為賊至遠近震恐人情瓦解非計也且賊苟得志則所在荊棘江南其可得至乎不如堅守或有完理設賊果來攻一旦力不能支則一門忠孝不猶愈死於道路乎聞者感動上元夕吏請循例諭里民張燈為樂允颺曰張燈之弊遊蕩一也爭鬥二也火災三也充其類而盜賊奸邪每乘閒而起司土者在所宜禁可更張之耶自奉甚儉一袍常歷十數年食無兼味居官七載家益落不知者多笑為拙而允颺方以自快也三十二年以卓異薦

命以主事同知升用既去任民各繪像奉祀焉三十七年聞姊喪悲悼
而卒

碑傳集卷九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三十五

DS
734
C56
v35

碑傳集卷九十四目錄

康熙朝守令中之上

陶先生元淳墓表 儲大文

又 昌化令陶子師傳 馮景

偃師知縣盧君道悅傳 劉大櫆

故奉政大夫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蘇山衛君立鼎墓誌銘 陳廷敬

兵馬司指揮使贈翰林院檢討朱公彰裔墓表 儲大文

郡守衛公台揆德政碑記 陳璸

王鉞傳 諸城縣志

貴陽府同知祝公復奇傳 劉青霞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中之上

陶先生元淳墓表　儲大文

康熙壬子後文治顯融公卿大臣多喜賓禮士望實雅稱輒俾得所宜得以去而議擇置尤者於甲科侍從之班繇是京輦號多士丙辰常熟子師陶先生秉提舉試慨然北遊一日而名動省院邑司寇翁公崑山司寇徐公殿學徐公尤重之都人士爭屬目先生而先生雅剛挺多所齟齬

詔舉博學鴻儒或列其名以上固稱疾不就甲子吾郡侍讀秦公主順天試中式第七戊辰會試主者定第一策疏會推之弊語侵執政用此名少後然海內士胥曰陶君臚句甲選也而貴要亦有欲為先生地者遣人鉤致之先生不應是時殿學監修明史靳留佐編纂勸少貶往復三日夜卒不應殿學太息而止及殿試奮筆條畫中及蘇松田賦曰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讀卷臣僚胥壯其志而以言之少戇也置二甲既而隸吏部銓海內惜之先生雅不屑意策騎歸越二年兩徐公亦

先後出國門禮士者寢息而司衡大率鹵莽矣嗚呼先生名元淯其先
繇崑山徙常熟祖士奇父世澤贈文林郎母葉氏封太孺人先生少儁
敏工制義而嗜古志斬經世洞見史傳理亂機要其議論雄闢而歸於
崇本覈實其就銓也掣廣東瓊州之昌化甲戌夏六月涖任首得浮糧
六百兩有奇嘗以水患詔臨高代撥而籍亡於符南蛇陳武之亂者牘
上請豁輒格乃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征自坊里供
帳始予壄荆榛者牛種不責其租或課藝藍蔗闢市通商椰榔諸稅胥
蠲之而遇黎尤有恩揭牓山峒俾得自詣邑訴理土舍弊始絕同權量
度市始莫之欺繇是蚳黎寖蘇流亡歸者趾相錯而先生牘論浮糧不
巳句稽蝕簿搜缺碑譔昌化浮糧考上之又嘗議徙治小冡嶺藝勒竹
爲城返英德成置營小神山嶺又密上儋州白沙營之變既而計降其
渠請釋之以招支黨又請州縣兼轄操軍雖不盡用而巡撫高公才之
他郡疑獄多下昌化又令署崖州篆再署感恩嘗語僚屬曰此日市東
非縣令也愼無索餉遺高公故與崑山隙嘗厲色竢先生者也按察劉
公僉雷瓊事成公亦亟稱之先生理崖感恩胥視昌化而崖州欒驕弁
尤力嘗牘列游擊不法游擊啟總督下瓊總兵平之先生申牘曰私揭

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卒不往按守備支解入獄甲士百餘佩刀突入左右皆驚走先生叱令無動直視曰守備反邪奈何用甲士劫持訊鞫自若守備遽麾去獄卒決先生至瓊總兵輒牓牙門曰無生事盍先生之壯瓊南也煦嫗瘠弱暇與諸生講說環坐嘗滿而挫弁卒之悍贛暨胥役之操上官符檄而縱者不少縮懾制府以下多不悅卒用名高雖亟乞身得無去及代撫蕭公褒慰甚厚最後布政魯公許釐正浮糧且與蕭公議列薦奏行上矣而先生嘗禱雨峻靈山雨立降遂得寒泄疾勞勩寖劇戊寅秋九月十三日卒於瓊之僧州巷年五十三先生制義與長洲宗伯韓公翁公胥為學者宗古文詞英剴不規標節奏而自合集二卷又南崖集一卷嘗與殿學徐公揚推明史斷單行一書而不克蕆議列傳三十餘篇司寇徐公總裁一統志分志廣東六卷嗚呼以先生之才諸公之雅鑒而當朝議士望若應桴鼓之時其於要職華資暨世所詫甲科及第疑可按劵而得而卒莫之得也昔宋乾道八年策進士奏陳君舉第一不果用及紹熙中擢陳同甫第一遂甲古今諸及第者而光宗亦大喜曰朕果不謬覽先生雅志經世類君舉同甫顧殿試不類同甫類君舉而又不如君舉之卒踏館閣雅不厭海內望既無

以厲士之自重且重啟異時公卿衡士累白錯置之弊俾駁稚荒傖胥駕才之秀偉絕出者而闗其口而其餘之雅宜得而不得者且日以滋甚此可爲之深惜而累唏也及其從常調轉吏職復得偕崖萬里獸駭鯨阨之地而忌嫉者且滋眾及政行海外中朝閣部省大吏旣雅知之矣蕭公今又在日月之際而先生不幸復罹癘瘴以卒訖不克展其志故辛巳之列葬文林塋也秦公旣讓誌銘予今復删次其略參考家狀暨先生文而表諸大河之阡先生娶鮑氏封孺人子二貞一翰林院編修貞靖國子生葢葬之十有三年而覃恩贈先生翰林院庶吉士且以例加一級緜文林郞晉階承德云

文昌化令陶子師傳 馮鼎

君諱元淳姓陶氏字子師蘇州常熟人也父彥節精醫鄉稱長者君性剛臨事敢言其遇人必以古道相處生平不能容人過亦不肯以非義干人康熙戊辰成進士殿試對策頗及蘇松田賦略言西北賦輕而役重故民輕去其鄉而不得耕東南役均而賦重故民輕棄其產而不願耕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冀定粱公以爲

皇恩新沛不宜復論及此抑置二甲八皆以爲屈君顧自喜或問之君

日吾不欲苟進於其始也甲戌謁選得瓊州昌化昌化原額田四百餘頃後頻遭水患悉成滄海浮糧荒糧十居六七賠累百年官民交困君首具文陳始末請免當事難之君慼然念所以蘇民困者革正供外雜項又相擇土宜創立墟市大招流亡願開墾者予牛種不責其租初昌化近黎之地設立土舍壓制黎人官吏借其力以規物產相倚爲姦君至革土舍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初昌口率之科不及千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村烟少月屠一猪至是市有醉人民始知有伏臘宴會之樂於是聞風歸附踵相錯城內外屋宇皆新君或步行周諮利弊老幼環向勞苦如家人然昌化浮糧荒糧之害君任五年再三請免聽者藐藐莫能爲力最後魯方伯闕君所撰昌化浮糧考亦心動許爲請命而君已病且死矣悲夫君莅昌之明年委署崖州州將遊擊余虎以下橫行無忌守備黃鎮中以非刑殺人余虎知而不問君至事始發覺其虐黎尤酷所管之村令每歲獻納不慊則嚴刑以逞一日得黎民訴詞滿百君遂列六款以上方君錄訴時余虎聞而笑曰嚇我邪欲多得錢耳謾投百金爲壽君峻卻之余虎恐亦具私揭爲流言以激怒軍門於是總督檄令瓊鎮會審君不往而具文列牘末云竊謂是非本一定耳目

難盡塗若其公論猶存卑職不應有罪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若徇姦弁之謀挫執法之氣灰任事之心某寧棄此一官以全政體不能蒲伏武臣以貽州縣羞總督怒於特參武弁疏中傷君云昌化檢驗失實援赦事寢既余虎及鎮中流言競煽其起排擊會督攝撫印遂置察典疏未上蕭撫軍至問雷瓊道成某曰令有廉名何以致此成某具言本末蕭撫軍曰吾初下車便去一廉吏何以率屬爾爲我問軍門昌化何罪也成如命往總督默然良久曰昌化亦有何罪但召之輒倔彊不來此難堪耳既蕭公有言姑留之於是君爲書謝撫軍略曰元湋奮迹孤根出身萬里欲執法而先陷於法思救時而已遲於時加以瘴霧凋年炎風鑠骨市無蔬腐地鮮醫藥屈指幾時殤於官者七子傷心久病瀕於死者三年再被論而不敢求申兩請歸而必欲一去蓋將上見老母下保孤踪班生得遂生還蘇子無虞死別何圖此志又復終乖郎今山海互煽黎庶交驚豺狼接迹於當途鴻雁羣飛而在野元湋質雖駑下願效涓埃雖蟲鳥之自鳴無關得失然蝦蟆之動聽兼爲公私時督方伯與蕭公共議薦君而君已病不起君素彊無疾到官則節衣縮食署中嘗至絕糧日韭菜一束每至郡唐總兵必先戒其屬曰陶昌化

至矣毋生事詈崖日奉檄往理鎭中命案鎭中陰命甲士百人帶刀突入欲因勢恐嚇士民觀者千餘皆驚駭狂走塵埃漲天左右執役亦欲奔君叱之曰若不得動乃目鎭中曰守備反邪吾奉命治事而令甲士劫持非反而何鎭中氣縮揮使去君錄問自若自是瓊州水陸將吏亦稍戢矣崖州人爲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戊寅秋九月君就醫至瓊既而病增劇卒年五十三昌士民聞君亡相向而哭如其親之喪君性方嚴不能與人款曲獨喜接諸生講論漏下三鼓猶娓娓亹亹不倦坐是精力消亡其後二子扶柩渡海塗遇粵士科舉赴廣城者百餘人知爲君柩皆隨行莫敢先路過陽春有悍卒爭渡洶洶索鬬諸生怒大譁曰此吾師也誰敢無禮者卒懼而竄其得士心如此二子貞一貞靖皆能讀書立品君固宜有後者

馮景曰予初見君京師在己未春矯矯自好言克顧行以是心重之交遂篤癸酉秋予試京師重九日訪君於天寧寺入門及堂寂無聲披帷見君方伏几鈔明史遽起揖坐歡甚已言士品卑民財殫輒恨恨如有恨蓋予見君已此耳君雖宦不達年不永其行事卓卓尸祝昌化之區可謂死而不亡矣名傳後世豈必位高長年哉

謹案原編有上成僉事論昌化海防籌昌化營汛兵制議上蕭巡撫請抵糧支穀議議昌化縣徙居所城狀請禁崖州營將肆虐狀議設土舍之患狀捜捕盜賊責成文武議條陳四政議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偃師知縣盧君道悅傳 劉大櫆

盧君者德州人也其大父世㴶世㴶弟世㴶以博學工詩名於當世君名道悅字喜臣嘗知河南偃師縣既老而休矣而偃師之民思其德偃師有潯溪君爲治時嘗遊息其地民於是創爲生祠歲時率子弟羅拜其下稱觥爲君壽其鄉先生有道過偃師者父老知爲君之里人皆更來問我公康强無疾病否告以無恙皆相與額手稱慶以君之旣去而民思之如此則知君之德常在民也君之未治偃師初出爲陝之隴西縣寇賊環境民困於悉索而君拊循之如恐不至然亦用是得過於上官上官誣以罪而君乃罷去盧君年三十成進士當康熙之九年又七年知隴西未及一年罷罷八年復起爲偃師偃師是時旱三年矣而同郡登封縣方興徭役米價騰踊有婦人餓死於室而夫猶忍饑就役君爲請於大府發帑以賑民皆戴大府而不知君之爲陰德也然君終不

自言君既歿其門人從敝簏中得其上書遺稿乃知之然則君之德在偃師者何如也君爲偃師凡十年於是年六十五矣遂告歸歸二十年而君之長子見曾以進士知四川之洪雅亦以廉能稱

贊曰余與君之子見曾交而後得聞君之賢見曾字抱孫澄然豁達有度讀其詩閎俊可喜以是知盧氏世有聞人矣古有克家不隕其先緒其抱孫謂耶

故奉政大夫戶部浙江淸吏司郎中蘇山衞君立鼎墓誌銘 陳廷敬

君故爲盧龍吏吾昔之盧龍見其俗滿漢雜處多逋逃盜賊難治自君爲令以廉能聞於四方境內大治會

詔下郡國察吏之賢當行取爲給事中御史者君在選中既上竟除曹屬官及余承乏戶部郎署中老吏每稱君猶憚懾其無私不爲利誘威怵吾又以是益知君賢當君之爲曹屬官數年曹上下胥賴之君每謂其同儕吾殆將老矣不樂與少年治吏事會遷秩福建福州府知府引見

朝廷憫其年至以原官致仕君喜曰吾初志也茲獲遂焉君故爲宿儒績學學使者每臨試則取以冠諸生錄其文以示學者使爲楷模君故

爲邑中師至是歸益以倡道論學爲事邑中學者尊禮之居數年卒卒
時屬其子咸萃曰吾生平慕陳先生爲人先生之文能傳道當世名跡
以永於後汝曹必往求銘吾君既歿咸奉命徒跣走京師蒲伏堦下泣
以請時余出入
禁中戒作文字固辭咸請益亟越明年乃克爲之公之在盧龍也當兩
京孔道驛使者冠蓋相望不絕差役旁午送往迎來晝夜不遑息諸所
供張糗糒什器之需丐貸於人錙黍不以累民稍以其閒履田畝勸農
桑勞來董誡之盧龍額徵米二千八百石草萬六千束先是勺杪以下
無器可指率用升合量至相倍蓰草徵銀而仍易草於民官輒減其直
民用重困君令戶合納其米統歸之斛斗吏以是不得輕重上下其手
草徵本色輸而無所困民皆大喜悅盧龍士不務學君興行教化獎拔
文士丕變其俗士由是取科名者甚眾君廉清無欲故精彊敏幹事無
巨細迎刃擘解裕如也于清端公撫畿輔謂之曰廉吏固多能也後
駕幸霸州于公來謁白循良吏數人君與陸君隴其並舉焉
上遣刑部尚書魏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巡察畿內至盧龍治
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

悉以咨公公為引經準律魏公益大稱善君因言民無知宜哀矜勿喜
魏公嘉納之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迂道至其縣中迎謂君曰令
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居無
何格公疏薦盧龍令第一聶壽陸君次之疏上而格公歿人有言格公
于公天下所稱清忠鯁亮眞能薦引人才者非如託名忠直而陰以排
擯善類者比也向使格公不死于公不遷公所被薦達而獲知遇者當
不僅於此然人患不自立耳誠能自立居官之大小何論焉不然則世
之猥巧工媚邀譽於時以欺買而得大官者何限是亦足重耶假令君
肯如世人之所為而得大官今日浼予文以為銘予能靦顏執筆而為
之以自欺其心而媿於其辭耶此可以知其輕重長短之所在已按狀
君生三年而孤鞠育於王父王父爲學官於晉陽夜則令抱其足以臥
口授經纔一過能背誦王父大奇之咸之言曰自咸記事以來見先府
君每歲時家祭未嘗不涕泣也君諱立鼎字慎之蘇山其別字也澤州
陽城人其先遷自平陽始祖仲賢仲賢生元凱元至正辛酉科進士元
亡不仕元凱生敏中敏中生旭皆讀書有名節旭生戊以明經試第一
戊生弼弼生然然生永安永安生堯孔皆世世有隱德或爲鄉飲賓堯

孔生吾艮君王父也十應鄉舉弟子執經侍者嘗數十餘輩以歲貢生爲太原府訓導稍遷通渭王府教授學者稱完眞先生吾艮生明弼君父也爲諸生以君官贈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王氏娶田氏三繼皆田氏又繼吳氏男四泰咸萃履女二君歿以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六日距生前明天啟三年十一月三日年七十有六所著有約齋詩文集葦下偶吟漫堂和詩如干卷始余知君以盧龍故敘盧龍之事爲特詳蓋爲吏於外專制百里之命操舍由已故得以自表見於時及入而爲曹郎官則否人衆而事權不一也故其表見爲難夫人能自潔其身不隳其素守則亦可謂賢矣嗟乎人衆而事權不一難以自表見於時者豈獨曹郎官爲然哉使君得一郡臥而理之其治蹟當不減於盧龍時也而君顧老矣君之老也雖於君爲得乎而豈非福州一郡之不幸也哉君雖不大用於時而生平學行政事可以坊表士林箴砭俗吏有裨於世道人心非眇眇也其所行皆應銘法余是以不辭而銘銘曰我昔奉使之關東長亭短堠經盧龍江湖遠涉無我蹤海日照眼波蕩胷蕭蕭迴馬嘶春風灤河三日留征篷寒流斷岸夷齊宮李廣射石埋荒叢棠花舊雨村樹濃豈知宰木栽新封公具衆美書不窮我獨記此

情所鍾廉吏身往風益崇公平精爽憑此中銘以歌詩情未終魂兮歸
來悲哉公

兵馬司指揮使贈翰林院檢討朱公軫齋墓表 [illegible]大文

晉太沖左氏蜀都賦曰江漢炳靈世載其英槩古瑰瑋卓犖之士多產
於坤維
國家聲教遐宣才彥淬發時則有若遂寧張文端公以訏謨亮節翊贊
雍熙爰暨大司空李公之質貌偉量少司馬李公之華貫膚使胥號兩
川四路望迺若用循良懋績克配鄉宰而可以編列華陽之志成都之
正續丙丁古今載記者爲嘉定南城兵馬司指揮使待贈太常寺少卿
洛山朱公公以康熙己卯卒於邯鄲之旅舍窆嘉定巳山之阡又十有
五年癸巳而喆嗣知彭澤縣映蓀今太常寺少卿曙蓀胥舉於鄉曙蓀
雋第一遂成進士入翰林又十有八年而曙蓀以侍讀遷奉常督山西
學政塋域神道彝典聿宜爰考次公行狀暨予鄉漢瞻張君譔傳謹表
於墓以竢當世宗工傑士之碑神道者曰公諱軫齋字三瞻洛山其自
號四川嘉定州人也先世居楚麻城按明升菴楊先生祖繇麻城徙蜀
今張文端公祖亦由麻城徙猶之漢揚子雲祖揚侯偪於晉六卿而南

從巫山江陽暨郫也高祖九華宦子鄉華亭縣曾祖夢麒宦雲南蒙自縣偕兄宦醴泉縣夢祥同時致政歸祖寵州學生養繼母孝事兄華陰尹官恪甚號漢嘉宿儒父祚遠明崇禎壬午舉於鄉

國朝以公貴贈文林郎景寧知縣母徐氏贈太孺人文林公性至孝父茂才公病嘗糞而味甜背人悲泣至地是時公生甫數歲謹識之比茂才公卒文林公哀毀病且棘闔室惶駭公時年九歲泣撫徐太孺人手曰大人疾當無恙兒嘗糞殊不甜也家人胥奇其早慧而又嘉其至行夙成此傳所謂齊庾黔婁嘗泄利之孝也先是華陰公子祚增崇禎庚辰雋進士司理襄陽府比文林服闋而病愈壬午試復雋將以計偕道省之而是歲十二月賊張獻忠陷襄陽司理公自刎死妻宋孺人暨二子綉絃蹈井死文林北行蘄請卹猝被賊執脅授僞官復大罵不屈死此則唐顏氏從昆弟常山平原之忠也公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十三籲於庠而是歲文林訃至明年獻忠自襄陽陷湖南遂入蜀按籍來徵兄綸蘄代公死公固不肯以頭觸地曰請先死綸佯許之而紿公往迎外祖樞比歸綸業行三日矣此則漢孔氏褒融兄弟爭死之義也公追綸不克逮蘄自引決以謝兄家人胥督過曰是無益且若獨不聞伍子

胥事乎公業無可奈何迺易姓名走匿父友所潛棲東坡書院且讀書
且哭父友亦相對哭而稚弟復失走山箐虎豹窟九月始遇之遂偕遁
於大邑之霧中山
國家平巴蜀獻忠伏誅鹽亭公乃出試復補博士弟子康熙己酉舉於
鄉甲寅滇逆警按搢紳籍授僞官公復遁霧中窮崖間無可蹤跡乃獲
免因著采苓詩謠以見志此又蜀先正漢費貽譙元之節也公性慈恕
而才殊敏練甲子銓注浙江處州府之景寧縣景寧僻左由閩耿逆蹂
躪後蒿萊盈城戶不越五百逋賦例令族鄰代輸公收爲官圖復業者
受田應餉餘胥召墾俾輸租於官而官自輸正賦景寧民始蘇公涖事
恆經月不笞一人會屆行取期制撫首議及公而縣有大辟案二置諸
法始克符例公疑而不忍遽報曰吾終不草菅民命以速陞遷也歲祲
請出常平粟上官允出三存七公盡散以貸民比後謝縣事代更者用
此難之民聞爭出粟還倉而贏二百七十石有奇以繕學宮公嘗同考
甲子浙江試號得人尤加意景寧士敬聖祠明倫堂文昌閣捐修閎壯
景寧士民胥懷之歲癸酉大稔嘉禾同穗者連畝上官趣上其事公聽
民刈之而牘報曰治民在德不在異上官有不悅公者猝至縣勘倉庫

虛實耗羨多寡既知其額不缺而廉有餘乃大愧服去公涖景寧嘗喟
然歎曰治民如良醫之治病去客邪易而復元氣難比十有五年墾荒
塍數百頃郊埜來歸者數千戶城中戶且盈千而景寧之元氣始復戊
寅南城
命下民遮道攀車不克前久之乃獲發此則史乘諸賢所為傳循吏而
錄名臣者而公以治縣譜克綜之以焜耀於先正王溫縣嚴長安之後
故曰循良懋績也公在南城涖民如在景寧時甫三月輒引年御史臺
固留之訖不克奪先是公走邯鄲道當題呂公祠曰合與仙翁緣不受
世網縛比歸至邯鄲無疾輒召二子屬曰必葬我嘉定且曰棺勿求美
衣勿求備所以誌吾痛也遂卒年七十說者謂符詩讖叶道機云公以
康熙二十七年覃恩膺封贈如彝典以六十一年
今上御極覃恩晉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雍正元年復以
聖祖仁皇帝升祔覃恩晉贈大夫今待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配余
氏贈孺人晉太孺人又晉恭人繼周氏封孺人晉贈太孺人又晉恭人
胥有婦德子二映藻曙藻也
郡守衛公台揆德政碑記 陳寶

春秋時多賢大夫魯論獨記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而悉數之曰恭
曰敬曰惠曰義甚哉治之貴合於道也不合於道智術焉已耳功利誇
詐焉已耳然持此求之三代下雖如兩漢循良亦鮮完傳何歟若前太
守衛公儀吉案一統志衛台揆曲沃人康熙四十年知台灣府則本道以爲治君子人也公爲本
朝相國文清公之猶子少司馬公之賢嗣少司馬名周允雅稱貴介而公抑遜
自持不異寒素謹小愼微庶務亦必躬親炳燭治官書嘗至漏下不輟
兢兢乎有進思退補之慮焉且也愛民如子下車之初首革水丁以安
流移嚴禁一切雜派時節三邑常餽隻鷄尊酒亦不輕受從無票取一
夫一役三邑民番因得息肩數載遂休養生息之樂者皆公賜也然有
豪强梗法細民弗化于訓者懲之亦不少假是恭也敬也惠與義也公
殆兼而有之故曰本道以爲治也公以壬午年十月蒞臺至某年某月
以秩滿奉
特旨陞廣東都轉運使去公去而臺之父老子弟戀公弗舍相率建祠
一區附郡城隍之左意欲以神道事公也祠規制甚狹稱公儉德昌黎
詩云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公祠是謂矣小子瓆舊爲臺
令公屬也知公甚悉茲復謬持使節東來拜公祠下不可謂非夙緣顧

瞻壁間未有紀公德政者敢以不文辭因本諸父老意述公政之犖犖大者有此四德備他日風謠之採知其足以軼而追子產且以係臺人甘棠之思於永永也是為記

王鉞傳 諸城縣志

王鉞字仲威初號左菴後取無心任運意更號任菴少與兄鈇同學質鈍於鈇而好為湛深之思順治十五年舉禮部明年成進士以母老不仕母憂服除康熙八年授西寧知縣為政不事威刑日進諸生於庭與論文藝十三年吳三桂反廣西總兵孫延齡應之乃用其偽將緱姓者率兵萬餘犯梧州梧州距西寧僅八十里鄰縣紛從賊鉞聞警立召諸猺長示以威信團練土兵五千自冠兜鍪枕戈城頭以待賊將陳四者來攻屯城外三十里月峒知有備乃遁去先是吳逆踞江上流全粵震動總兵班際盛與鉞素相善遣介告鉞謂我寡彼眾有退汛不守意鉞馳書曰梧州為東粵咽喉無梧州是無東粵也將軍受
朝廷恩宜効死力萬萬不可退水口一步且制府援師旦夕至可乘勢恢復樹功名於不朽班感動不數日援師至賊乃退總督金聞之大喜曰王君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矣與巡撫劉交章薦之部檄行取已就

道平南王尙可喜忽上疏請留是時劉進忠叛潮州孫延齡跳梧州祖澤清方驕蹇如牽乳虎而可喜耄而好利無深慮又其子俺答公之信陰與諸逆通一日延齡遣使遺之信鷹劍鉞偵知曰鷹者勸其擊劍者勸其斷之信叛必矣吾豈以淸白之身陷濁淖中乎乃引病求免歸十四年四月也閱三月高州難作至明年正月全粵遂陷鉞既歸以著述爲事十八年

召試博學鴻儒不第家居二十餘年過鄉人多厚德卒年八十一子沛思沛憔沛憻沛恂

貴陽府同知祝公復奇傳　劉青霞

公諱復奇號大崖其先江西淸江人後徙河南之南陽父興祖由鄉薦任湖廣嘉魚令生二子次即公年十四父母相繼卒孤子無依又值鼎革流落楚郢者數年年二十餘負才幹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嘗鞅鞅太息曰世不我知也會

本朝續順公統大軍南下開疆公仗劍往謁和門居戲下數以策干續順公公壯其貌奇其言大悅之曰若立功授若職及平定湖南遂以籌策功授安化縣知縣安化僻壤兵火之後人多流離公多方安撫招流

亡勸農桑民賴以安後以事罷去適友人有官宛南者招與俱乃至南陽未幾友卒不能歸遂入籍南陽復應童子試不遇入貲爲國子生考授州牧康熙元年除貴州麻哈州知州州漢苗雜處號難治且不事詩書公恩威並濟修學宮延師儒期月閒遂變其俗癸卯鄉試爲分校官榜發稱得人麻哈旁縣曰清平奉

詔裁其地歸併麻哈公一身兩地撫治綏戢游刃有餘報最陞戶部清吏司員外郎未去因野苗肆逆壘誤羈延困守者十餘年會吳逆兵變盤據黔中公竄逃山箐搜得之授以官辭不就辛酉黔地恢復公率三土官投誠又招安永寧州南安衛二處總統貝子綏遠將軍嘉功題敘授永寧州知州調改貴陽府同知已而以年老遂罷政歸先是公之守麻哈也有惠政去後麻人思之數以書相候公答以詩有敢云事業傳碑口剩有餘思在故人之句麻人至今稱道之公生平卓識俠氣植於天性能於風塵中物色人物又好汲引後進俾有成立至於周急恤危不惜傾貲營解而無幾微德色人亦以此服之所著有黔南詩集一卷藏於家年七十有四卒子三萬章諸生次萬石萬嵩

劉青霞曰丁丑冬。公過襄以世誼枉顧予公偉軀幹善談論時公年已

七十杯酒盤桓徹丙夜不倦越四年而公卒予同里雪生者公門下士
也屬予爲傳以傳其生平行實予聞之雪生云

碑傳集卷九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九十五目錄

康熙朝守令中之中

沈光榮傳 八旗通志節錄
台州府同知成公康保墓表 沈廷芳
葉先生燮傳 沈德潛
廣西藤縣知縣王公斗機墓誌銘 劉藍樞
朱侯霖去思碑 藍千秋
慈利知縣劉公繼聖傳 閻循觀
馮君璽傳 李塨
臨海縣知縣王君郊墓誌銘 沈廷芳
故處州同知杜公登春墓誌銘 顧陳垿
王先生隆熙合葬誌銘 呂履恆
朝議大夫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吉士墓誌銘 朱彝尊
毛先生際可誌銘 呂履恆

碑傳集卷九十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中之中

沈光榮傳 八旗通志節錄

沈光榮漢軍正白旗人由歲貢考授七品筆帖式康熙四十年任河南河內知縣萬北里多逋賦詢知其地名李家窪所墾皆鹵地籽粒不足餬口賦無所出光榮單騎勘實審地勢引溝渠捐給牛種開種稻田逃亡皆復業李家窪因易名藏富村又減火耗革雜派比較已完者賜之卮酒即令未完者跪而酌獻之終不施鞭箠後崇祀名宦

儀吉案河內縣又有三公祠祀縣令王世遴孫鋌胡睿榕世遴會稽人康熙四十三年任鋌華人康熙五十年任睿榕遵化人乾隆二年任俱有惠政又積善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四十三年任濬廣濟渠增書院膏火民懷其德建祠在城東又案府志光榮捐俸設立義學十餘處

台州府同知成公康保墓表 沈廷芳

余少日側聞鄉老論吾浙治行于

國朝必及台州同知成公及官中朝與天台齊侍郎召南相友善益悉公負行文學而治台之績實卓犖可稱台瀕海要區也南控閩粵北直津遼

國家既弛海禁姦民出沒其閒草竊時發公下車特設巡船選廉吏稽察海口榷稅巡役困商重徵之奸杜而百貨集民賴以殷台屯田在黃巖太平二邑磽瘠莫治屯戶咸以衞將貪利多逃亡莫敢任公招徠之繩衞將以法荒蕪盡闢民有訟公將理胥以丞職不受辭告公曰民瘼罔聞何以官爲是鰥職也凡求直者悉爲之理多所平反大府同寮均韙焉其攝它郡邑事皆理所至民戴之而于維風厲節爲尤勤郡之龍顧山有八忠祠祀明靖難死事諸臣歲久蕪沒公重建且稽圖經益以林葉二公顏曰十忠緱城爲方文正公故里公酹酒祠下訪其裔孫諸生潛加禮焉樂安南有雙忠祠祀鄭公恕盧公迥請于學使俾其子姓奉祠祀台人感焉公復敎誨罔倦士風由是日振葢公本宿學中歲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分校京闈主試山西所拔盡知名士身居禁掖清慎自持敝衣羸馬無異寒畯退食之暇唯閉戶視書所著周易闡微春秋要旨左傳解讀史辨誤諸書皆確有根據其所專力者遠且大故出爲

外吏能設施章章若是跡其列官則內行醇備無事殫述矣公諱康保字安若其先吳人始祖某遷實應祖士魁父于欒世嬗厚德皆受封如令典妻周氏封宜人文學士伯女明名儒安元孫女也淑行懿範克爲之相公卒于康熙四十一年某月某日年六十宜人卒于康熙四十八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八子準副榜貢生申舉人珥縣學生孫原大以進士宰魚臺原清原一某某皆士人曾孫某某旣合葬于縣之某鄉某原越四十餘年台士民祀于學原大以狀暨齊侍郎所爲名宦錄序求表墓余聞上古愛民爲官求人今也人自求官而官多曠厥守若郡丞尤事權不屬莫肯奮發民亦以此藐之粵稽在昔惟黃霸孔奮能佐守議法平定寇亂外此無聞焉獨公崇吏治興文教俾地治肅清而人文蔚起政存吾浙實邁前賢宜台之人久而益思而俎豆弗替也嗚呼其可表也已

葉先生燮傳　沈德潛

先生姓葉諱燮字星期號巳畦寓居橫山學者稱橫山先生葉氏代居分湖七葉成進士考虞部公諱紹袁革命後隱於浮屠先生四歲虞部公授以楚辭卽成誦稍長通楞嚴楞伽老尊宿莫能難貫澈之嘉善籍

補弟子員亂後不與試去籍復補嘉興府學弟子員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乙卯謁選得揚州之寶應寶應當南北往來之衝又時值天災流行軍行紛沓左右枝梧難於補苴而先生性伉直不能詔屈事大官大官又吹毛求瘢務去其守已守官者不二歲落職先生欣然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先生隴其同被參罷故云既罷歸遊歷四方久之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顏其居曰二棄取鮑明遠君平獨寂莫身世兩相棄意遠近從學者眾先生談討不倦論文謂議論不襲蹈前人卓然自我立方爲立言論詩以少陵昌黎眉山爲宗成原詩內外篇掃除陳見俗諦嘗爲弟子言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弔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眾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肯多讓其矜重如此然於他人片言單辭每津津賞之時汪編修鈍翁琬居堯峰教授學者門徒數百人比於鄭眾摯恂汪說經硜硜素不下人與先生持論鑿枘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亦各持師說不相下後鈍翁沒先生謂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疵列其失俾平心靜氣以歸於中正之道非爲汪氏學竟謬盭聖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失

一諍友矣因取向時所摘汪文短處悉焚之晚歲時寓蕭寺中藜羹不糝不識者幾月爲老僧有治具蔬食招往論文者輒往而富家豪族欲邀一至不可得曰吾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暇日嘗持一笻行荒墟廢冢間顧冢中人語曰此吾老友所謂無四時之事徒然以天地爲春秋者也子樂矣少待吾將同子樂歲壬午年七十有六慕會稽五洩之勝欲往遊焉先是遊泰山嵩山黃山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而五洩近在六百里內遊屐未到裹三月糧窮山之勝乃歸歸巳得疾矣越一年卒未卒前數日命以所居獨立蒼茫處奉虞部公主而以己配食曰吾魂魄應戀此也所著巳畦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修吳江寶應陳留儀封等縣志先生既卒新城王尚書阮亭寓書謂先生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每怪近人稗販他人語言以傭賃作活計者譬之水母以蝦爲目蹷不能行得駏驉負之乃行夫人而無足無目則巳矣而必藉他人之目爲目假他人之足爲足安用此碌碌者爲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爲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云云斯能定先生詩文者方先生之宰寶應也適三逆倡亂軍興旁午驛馬驛夫增加過倍而部議於原額應玷銀兩裁四留六計歲所

入不足當所出之半邑境運河東西百二十里黃淮交漲隄岸衝決千金揣料時付濁流先生毀家紓難一身捍禦卒之軍需無缺民不爲魚戡厥職矣他如免稅之無名者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附逆而欲沒其田廬者皆畫民命守國法不顧嫌怨而毅然行之以是知功名不終繇直道而行不見容於大官而非有體無用之咎也柄國是者疑經術不足潤飾吏治而欲寄民社於刀筆筐篋之徒豈通論哉先生卒兄子舒崇先卒葉氏至今無成進士者孫啟祥吳縣學生以能古文名

廣西藤縣知縣王公斗機墓誌銘　劉蔭樞

王公諱斗機字仲璇號雲巖華陰人其始遷祖諱端居華山之麓西王莊八傳而至公之祖諱善士以明經爲河南許州同知生子三人長五章先生諱袞公之考也以明經授鎮夸所司訓辭不就畊讀教子孫敦詩書崇禮讓立名族黨閒識者謂王氏之門其將興乎公妣吳太孺人生二子長斗樞字紫垣歷任江南當塗四川筠連知縣次卽公也公秉性介直好古樸不事浮華讀書雲臺觀探討程朱微言勵志苦索不屑屑于章句舉止方嚴不諧時俗寡交遊言笑不苟學魯公書法筆力蒼勁有神己酉領鄉薦丙辰成進士丁卯授廣西柳州府懷遠縣知縣抵

任一年丁父憂歸里除服補廣西梧州府藤縣粵西荒遠苗夸雜居公教以詩書示以禮讓延師儒課農桑比三年藤民服公之教盡革舊俗而公以母憂去位士民悲泣不忍使去立石記之抵家營葬事畢于屋側搆書屋二間牀一張書數架古文法帖數榻遨遊于山崖水湄之間勸課後學睦輯鄉里助貧乏解忿爭敦古力行儀型一方人或有勸其補官者笑而不應凡十八年洎如也嗚呼人生天地間寄焉耳惟克自樹立有所表見不與草木同朽余與公己酉聯鄉薦丙丁復同榜二十年時獲把臂自後各出仕一方未獲晤面癸未
天子西巡余迎
駕關門抵其家流連復二十餘日公事親孝與伯兄友愛異常訓其子與伯兄子守禮好學伯兄子文綱癸巳領鄉薦皆公教也敦崇古道動止有法閫以內稱詩書禮讓之門如公者可謂慊然無憾者矣至余之齒長公一歲匏繫一官羈身萬里之外遠近交遊皆一一先我而去又安得交余之久知余之深如公者而爲余之誌銘哉嗚呼痛哉孺人郭氏安定縣教諭禮卿郭公之紀女少端莊明敏嫻習內則于歸王公勤苦家務早夜經營不事華飾事舅姑孝能得其歡心相夫子勵志讀書

家緣諸務皆料理有法不令分其心妯娌和睦教諸男女動循禮法兩隨公任衣食猶如寒素勞苦之役皆身親焉勖公作良吏以遠大自期余屢至其家飲饌皆自理僮婢出入趨走皆有法度語言不達戶外此孺人實跡也先公二年卒子三長文絅早逝次綬廩生次紱庠生公卒年七十四歲今卜葬于村南祖塋之左子綬持狀求余誌其行而爲之銘銘曰

太華之足河渭之濱浩氣磅礴代生偉人品介玉立學深經要砥勵末俗儀型儇佻兩仕退荒食貧飲水樂道悠悠誨化鄉里好述作配內助惟賢嘉言懿績壽此壤泉

朱侯霖去思碑 藍千秋

宜黃邑臨崇之閒山阻石盤鬱峭崿水淸以駛田不滿十萬有竹木麻葛之饒其俗丁男耕牧女績麻枲商通楮布于四方民以給足無他望其士多幽奇特立好讀書吟歗泉石不崇虛譽不樂仕宦干進大都民俗儉樸有唐之風于撫屬最爲湻古自閩氛滅熄來四五十年不見兵革民益殷阜吏其土者思割腴以自封殖乃腹黠胥誘三老爲猾藪爲囮以釣豪暴用恐喝其鄉之愿民上下相與爲奸利俗乃寖偷澆湻雜

出貲饒於初而風益降爲無良牧整齊之故至此邇遂以剽儇健訟著聞而實非其故然也

今上四十有一年朱侯自檇李來撫宜不匝月洞厥弊根乃鑿蠹薰猾劉厥三老姦藪一空豪右斂手有仍故習而哮于鄉者遼谷老稚咸得履尹庭以自直一切苛陋不便於民者芟刈剗削不留毫毛山氓得復暇以耕女婦得復安以績士得復尚古處以自貴愛騃騃乎將返其朔焉居亡何侯以母老乞終養去而後編氓弔於野諸胥豪猾賀於室羣士顧愕攀轅留之不可而後婦稚震駭老人兒啼既已無可奈何宜士相與言曰盍鐫諸樂石以垂侯休其有識者曰不然良吏爲上牧百里民釐弊返澹以宣德意其分守固宜爾侯豈爲一朝之譽出此且而不見世之朘民者豪胥分竊脂澤因以肥腯其來也頌聲洋溢去則愁心哀思大書深刻以詩茂隆者比比獨奈何疑侯於是又類希德色以貽不便侯者口實弗靳茲以表侯之異且以吾屬虛無人事遂寢侯既去十有三年曩弊日以復宜民思侯之德勿置宜之士又相與言曰侯之去宜久民之思侯益新奈何古之爲政者設置方略以垂無窮其人去其政猶然存耳侯矯革衰弊奪民于豺狼狐貍之窟而姁育之甫離尋

丈即唾黜汨亂無遺賢者惓惓吾民既去猶不能恝置者獨此心耳惟吾民感念切切至于俎豆尸祝不忘者亦唯此心耳還視舊政無有矣必寄諸其人傳之子若孫將與其人俱逝且泯泯與貪冒庸吏共歸磨滅誰復紀之循吏中以昭示來者關邑民思慕廢賢侯休烈弗載吾屬詎徇無人乎且事往時移復何嫌於德色僉曰乃今可立石紀矣維時邑縉紳諸君子授言千秋乃謹書其事于石俾後之有知者知侯之治非猶乎俗吏違道以干譽爲晚近世不易有而宜士之紀載非世俗道諛者同也侯浙之嘉興人諱霖字咸若立石之日爲侯去宜後十有三年今康熙五十六年之某月某日也

慈利知縣劉公繼聖傳　閻循觀

公名繼聖字行泗姓劉氏濰縣人父某公出嗣諸父兩父母養老送死皆倚公由歲貢生授廣宗訓導立教以躬行爲本士習一變遷蠡縣教諭廣宗學者多負笈以從旋升慈利知縣初滇逆之亂慈利被兵尤劇賊既平人民凋敝公至壹與之休息與民語常謂爲兒不輕用刑有一罪人被杖而呼公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傳爲口實然自是益相戒毋犯法以戚我公云病癰將告上官求去民聞之擁使者數輩皆

不得往公使子荀明僞他適乃得告慈人數萬詣上官乞留公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公流涕爲吮癰曰信也當是時流亡新集當事編審戶口多苛擾民請於公勉畢是役而去及歸資斧不給慈人口出一錢以餽之凡數萬康熙甲申十月十八日卒年七十有三

論曰明杜述知慈利澤被一方嘗至山中野人競出迎勞若劉公之得民殆又過之然公拊循疲病刑罰罕用而民亦不至于姦然則謂末世之治不可專用德化豈至論之極哉

馮君蘷傳 李[illegible]

馮君諱蘷字敬南代州人也（儀吉案題名馮蘷山西太原府振武衛人）大父廣東左布政使如京以春秋名家世稱曰秋水先生父雲驌仕翰林院講官至禮科給事中君生而穎異好經濟嘗謁魏敏果公象樞奇之戊辰聯捷成進士初補中書已陞梧州府同知衙無事每爲上官剖疏別案事特薦調補南甯同知南甯逼左江與諸土司壤相錯自吳逆後伏莽多有守土置莫誰何君至陰詗其一縛致之訊其黨皆獲置魁於法餘釋署爲鄉役率土兵伺盜自是盜未發而捕已至矣一巨偷李亞四聚數百人伏城鎮北橋期舉火諸官出救踣之大掠君知偵衆盜盡出而亞四在急擒

之羣盜驌散南甯故以竹結屋覆之茅比簷相亞每災輒延燒千百家盜因乘之刧略君命民門戹甕一貯水驗無水者罰立保甲令遇災人捷水一石運至給籤習口按籤有無施刑賞又使役巡爄所非運水及捕火人即執懲由是比年無災而盜亦熄歲戊寅湖廣茶陵州有謦嶺西南羣醜伏蔓南甯營署聞謀旦暮起應當事者震讋計之君君曰吾行辦之密廉得其主名夜呼前釋盜諭以效力皆屑涕誓死報迺令各招其徒入即土兵也質明戈兵蟻聚屯城中當事益大駭曰何爲者君曰無他也行釋去矣諸奸見兵集慴伏莫敢動因按名捕寘之法而犒土兵以牛酒去庚辰攝府印剔甯關稅弊巡撫彭鵬疏薦適君丁外艱士民攀留不得至感歎泣下辛巳李塨入都君浮家都門萬子斯同亟稱君學者因相會抵冬君延萬子孔氏子尙任王子源及塨論學塨愧以大學辨業萬子夙有講會壬午卒君乃邀同人十日一會其廬癸未春塨又入都君廣集四方士列講筵推塨講塨謝不敏座或問理氣五行及經義略陳說日晡散去君留塨喟然問曰聖門所重者六藝今置不問學術烏乎振塨曰君知其由耶三代以上以仁義禮智之德出而爲子臣弟友之行緯以禮樂兵農之事而其事則必習之學中一源共

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徒所以教萬民也無何遭秦坑口傳身授之學遂湮惟古聖載德行與藝諸典籍幸有存者於是搜購爬羅誦說多而習行少謂傳經爲儒者至宋明諸儒又以漢唐僅訓詁未窺本源乃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天立主靜觀中致良知等名以補苴之上之虛摸太極下之日役章句至於禮樂則以爲緩圖射御書數則以爲鄙事將子路之兵冉有之農公西華之相禮俱置學外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創定宇宙者率用黥盜屠販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高閣束之待異日天下無事命以珥筆講書而已不知伊呂周孔當此時亦祗如此否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亡矣此學術所以日壞天下所以日靡而不可措也君立起曰然乃遍究禮樂經濟諸端夜深秉燭偕其四弟壓及子考辨娓娓不休塨復言修身齊家務君欣然期立見於行初君童歲詩文即噪人口顧唾棄弗屑嘗學射應弦中相馬駑駿百不失一尤精算術測高量遠求深推計今古伸手布籌咄嗟立辨世傳九章書與西洋算法人或輾轉莫解君一覽立剖輒指畫令人人可曉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鈴錘之類行則攜之時考次纏度定刻漏早晚地勢向背皆出意解手成小儀

器精巧靈通世業家自謂弗及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旅甲胄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見成者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小帙製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渾儀皮水礮乃甲申正月甫三十八歲遂卒矣

李塨曰聖道豈其莫振也哉何馮君之早折也予初交君時竊其貌癯然目清露詢之則世家貴族疑貌何以不類乃卒短折悲夫卒後聞有訾謷詎才尤見嫉耶抑所見者遠而左右周旋乃未至耶使君不得盡其學將誰尤哉

臨海縣知縣王君郊墓誌銘 沈廷芳

河南衞輝府輝縣山川秀潤爲河北諸郡之冠其人亦多磊砢不羣而最著者莫如西門王氏王氏先世自淇洞遷汴七傳至某爲明諸生尙氣節崇禎壬午爲流賊所執不屈死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子參政某遭李自成決河之難抱一木浮出遂流寓于輝以順治丙戌進士歷左春坊左中允至浙江參政道卽君之考也君諱郊當參政分

巡贛南時使從甯都魏先生禧學及吳三桂叛贛州戒嚴公誓以死守而寄君於魏氏翠微峯事定後始出故字君曰魏存少有聲黌序初除修武縣學訓導康熙癸未

聖祖幸河南命巡撫徐公潮試豫省文士君用首薦擢浙江臨海知縣涖任十五年坐臺灣軍興不事苛斂忤大吏意劾去總督李公衞察其誣為請於朝得復職而君竟決意歸君之治臨海也地賦役不均貧民無立錐者輸二丁三丁之算而富室多賕吏得免君始建議以丁歸田計畝承丁民困始甦嘗偕太平張令詣郡會鞫疑獄守意右張俾囚曝烈日中君蹷然起曰此酷刑也某不能為徑趨出守怒白于上官臬司楊公宗仁稱為强項吏薦諸巡撫朱公軾大奇之有營兵酗酒殺人副將蔡某諷君寢其事不聽又兵佔嫠婦田君奪而還之某恚甚一日遇於守署某曰令尹每事右婦人剔富妓耶君厲聲曰吾聞淫者之言多於色貪者之言多於財將軍以已度人可謂恕矣某為之氣沮其嚴正仁厚多類此雅好經史尤講求聖賢實學事兩兄如嚴師撫幼弟備至嘗誡子孫居家守官法以孝友儉勤清廉正直為本實能以身先之非空言者卒於某年月日年若干配李孺人事舅姑以孝敬聞君罷任時

庫有闕帑孺人悉出嫁時物累千金以償無恡色家人或諷爲子孫計孺人曰人顧自立何如耳梁子未必不餓莩也聞者韙之先君若干年卒子屋霖太學生屋霨直隸河間知縣孫椿乾隆壬戌進士山東壽光知縣梁乾隆丁卯舉人早歿楷乾隆乙丑進士以編修改授知府遷通永副使檝縣學生楠乾隆壬申舉人杞縣學生松太學生曾孫某某君臨海治績余夙聞之天台齊侍郎召南每嚮往之及官登萊椿適宰屬邑能不媿清白吏子孫益以歎君之有後葢自君卒後十餘年子孫取科第通仕籍者相踵文學政理俱克世其家因椿之請乃爲銘曰

高門華纓起自顛沛一綫之延旅滋以大峩峩參政位不配功府君繼之弗墜父風懿訓在庭孅政在邑載筆摛辭百不及十蘇門之陽宰木千章垂芘後嗣永安厥藏

故處州同知杜公登春墓誌銘 顧陳垿

乾隆二年正月七日福建永春直隸州知州杜昌丁葬其親於太倉五都某圩之新阡謁在籍行人顧陳垿誌其墓而銘之公名登春字九高別號讓水松江華亭人明方伯喬林之孫職方麟徵之子

本朝康熙閒由選拔貢生仕至浙江處州府同知贈奉政大夫配張氏

給諫王治之女贈宜人孺嘗見公之自述矣曰杜薑翁傳傳中言乃祖謝世後證仙班已則曾遇異人授以相術能一見知其人吉凶邪正而篇中三致意者在薑之為性到老愈辣蓋自道其所得力云及觀永春君所述乃得其生平之詳大抵中年以前讓水之目象其清標中年以後薑翁之稱符其勁節嗚呼是足以志也已弱冠為名諸生貢入成均廷試異等當得縣令旋以奏銷詿誤除名乃盡讓分產於昆弟出為漫遊北燕齊南入閩粵如是廿年絕意進取乙卯循例開復授翰林院孔目繕寫

太宗實錄者七年一切進呈文字多出其手屢蒙

嘉歎敘勞授山西廣昌知縣年五十五矣興學校課農桑修城垣集流散邑有銀礦及捕鷹使者交為民害請於大吏題封其礦而逆捕鷹使者於境外厚其禮勞不令入境舊例五年一審丁官視為利藪吏胥更陰為姦利公聚眾誓之洗手從事民大悅服公艱得子至是年五十九始舉一子澤州相國陳公貽之書曰為廣昌除千丁乃為杜氏添一丁以昌丁命名可也在廣昌十有二年每值計典卓異推公而上臺輒索千金公曰吾甯淹滯不願以賄進也會大兵征噶爾丹公以運米勞得

遷去士民送者遮道號泣投閼數年補浙江處州府同知時年已七十有五引見時

上顧宰臣曰此人尙清健抵任益以峻潔自持時上臺賢不以爲迂顧重之使攝宣平篆山僻頑獷之俗爲之一變乙酉夏

上南巡公奉調至江干中丞謂之曰非敢以供億事煩廉吏須老成人備顧問耳是秋卒於任歸船所載書籍外無長物所著有尺五樓文集二十卷子昌丁側室陳氏出雍正丙午京兆試副榜現任福建永春直隸州知州孫三協文天錫心芬曾孫四永昭永豐永健永盛銘曰

雲間杜郎仙官孫誰其妻之張黃門晩遷於婁齒德尊六十生男裕後昆非食伊收安爾魂葬以大夫祭亦云海潮卻讓薑翁墳

王先生隆熙合葬誌銘　呂履恆

廉吏不可爲其或然耶昔者黃霸卓茂皆由治郡入爲三公臻老壽子孫襲門祚不衰今先生官止於汾守於歸養後二年康熙乙酉卒里第其生也以順治乙酉壽僅六十有一越二年葬有日矣將以元配孫恭人祔其孤以狀來謁銘曰此先大夫志也先大夫雅知公公知先大夫其毋辭予旣受知於先生且恥世俗諛墓失實爰據所見聞抆淚而誌

之先生姓王氏諱隆熙字勗承山東齊河人父國楨順治壬辰進士母焦太恭人先生生而岐嶷孫祚庭司馬見而奇之遂許字以女先生既孤事母至孝司馬尤重之比遊庠序不得志於有司乃由拔貢知湖廣興山縣遷淮安府同知駐徐州領河務以異等

賜蟒衣遂知山西汾州府迎養太恭人於汾居無何太恭人先歸先生遂有去志汾多豪姓侵凌孤弱逴逴交通守令門下比周爲援先生悉絕之一郡帖然有訟獄刻期赴訊不爽晷嘗曰官司事但裹蒸餅供一飽足矣安用錢爲待屬邑以誠信而絕其私謁時履知甯鄉甯孱邑也先生既晰其疾苦履每有所請輒報可嘗留語至夜分顧履曰外論謂某如何履曰百廢具興但無赫赫名耳先生笑曰固也吏以德爲本才次之若以察察爲明矯矯爲廉瑣瑣爲恪勤及臨事若毛髮比則葸葸焉避禍之或及而委罪於其下行既虧矣何才之有古劉方何武輩必不忍爲此態也當吾在興山時吳逆未盡殲轉餉孔棘羽檄日夕來督芻茭皆計日辦未嘗後時及夏逆爲亂人心大震予謂當不日撲滅人稍定已而果然楚地山林險阻土苗錯居不凌厲漢人則自相吞噬予捧檄單騎往諭以大義其豪悉就撫以天使禮賓我餽遺珍異盡卻之

豪益懾服其後領河務庤木石無敢不堅所修築至今無恙當是時甫離金革日與洪流爭尺寸土惟恐貽太恭人憂今幸際治平仕至二千石得旦夕歸侍晨昏於願足矣何暇與時輩爭名乎先生之言若是初先生之令興山也振文教於軍旅搶攘時士皆彬彬如齊魯文學矣其在淮徐絕苞苴吏不敢饕緣爲奸料量用平又民田數百頃沒於河先生力請除其賦其人至今猶尸祝云其守汾郡也絕供億一切例先是晉頻饑民女多陷樂籍中先生多方貲讐者悉贖歸往例迎春用伎樂千人糜費無算先生曰此非所以厚風俗也悉禁之其他善政多此類在治三年教化大行

上幸五臺進之前勞問良久賜御書示寵異尋

命督撫舉端方廉惠者守牧各一人大中丞以先生名上行將膺不次擢先生顧念太恭人春秋高力請終養大中丞數留之不能奪也後二年太恭人卒先生哀毀踰節隨以疾捐館幼子保亦殤於是孫恭人旣卒十有八年矣狀謂恭人生順治甲申幼嫻內則女誡孝經論語諸書工書法相夫子事姑以孝聞善操家不以閫內事累先生以故得肆力於學先生嘗謂諸子曰此吾家柱石也其勿忘又云先生寬裕仁厚成

人之美周人之急性儉素不好音樂予侍敎四載艮然嗚呼先生位不酬庸年不稱德天實爲之向使先生竟其志不難立致三公與黃卓爭烈然與一日之養孰急或謂黃霸旣相功名衰於治郡時脫蚤歲厭世當不至以鶡雀貽譏然則天之報施善人不徒以年矣然乎否乎先生旣無子以弟之子元慧元學爲後始克葬太恭人暨先生女二孫一俱詳狀中銘曰

公爲子孝視無形而聽無聲公爲吏廉有源源之澤而不爲赫赫名濟水之濱溥彼佳城爰及同穴魄寢神興以利其孫子振振繩繩我爲此銘用告後人師吾師之典型

朝議大夫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吉士墓誌銘　朱彝尊

君諱吉士字天羽一字恆夫姓趙氏世居徽州之休甯仕爲光祿寺丞諱廷賢者君曾祖考也贈昭武將軍諱完璧者祖考也封文林郎進階奉直大夫贈朝議大夫諱時腆者考也妣汪氏累封恭人贈淑人君入籍杭州補府學生順治八年舉浙江鄉貢進士康熙七年謁選知太原交城縣事縣居萬山中巖磴參錯孔河出塔莎谷東南流會于汾故水曰交水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地近屈產蓄馬絕有力又饒灌木歲取其

材以爲利君至曰民閒牧馬有禁上官廢南堡村木廠許沿河市賣由是利爲文水商人所奪交人重困往往去爲盜依山負固散則民聚則寇勢方張旁掠清源汾陽邢臺三縣君思翦除之首閱武於郭南令下士卒進退有序捐萬錢犒焉還語賓從曰民可用也會年飢君錄餓者七十人完廨舍垣墻使家與處詢羣盜出沒所在多得其實爰申明乘墉保甲團練之法君乃言曰凶歲艮民易迫爲盜吾當撫之遂詣河北都行荒政諭山農毋爲盜所脅日暮留宿陶穴詰朝相度蹊徑通塞村砦近遠知最險者三坐崖東西兩葫蘆川繞其下塞葫蘆口則官軍不得進保三坐崖則官軍不克登君默識之而還十年十月朔總督檄縣進剿君行令山麓葺靜安堡期以月幾望官兵進屯先七日置酒城隅卻月湖張樂于舫許老稺夾岸縱觀越宿復要崑山顧炎武華亭陸慶臻上海蔡湘翦燭賦詩密誡司夜者促更籌於子刻打五鼓君起送客出郭則守備姚順等已先守約統步騎兵四百集南關外夜疾行四十里饗士卒於水泉灘別爲三隊並進入兩葫蘆川據三坐崖賊鳥獸散復合且戰且奔官軍分搜巢窟先後獲魁渠二十二人餘或降或自剄君別淑慝召山農終始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其素不當夫徭

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邑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君治交五載餘修圖經新橫舍立倉廒定軍營折疑獄罰贖鍰使種柳鑿山通龍門渠溉田十萬四千頃又力請上官復南堡村木廠秣善馬于驛士飽馬肥用降賊攻賊故能成功巡撫上其狀徵入爲戶部山西司主事居母憂還籍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載丁父憂起復補戶部四川司主事十四年覃恩由文林郎進奉直大夫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君寬以惠商負販乘艀艋出入者暨免譏察輸稅者俾自封投櫃中胥吏苛斂之弊盡革復

命監督通州中南倉旋入會典館奉

敕排纂鹽漕二書二十三年誥授朝議大夫明年戶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

天子允其請開局山西司君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特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壞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糧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難請先米止升合勺銀止分釐毫自秒撮絲微以下悉刪除之而

升秒爲合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計部在官人胥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刪去者朝士多惑其說於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

天子下公卿議君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于官司簿書永絕姦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梨棗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二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盈庭莫能難也又明年

天子需爭臣試三十三人于保和殿擢君戶科給事中君上言會典與紅本相表裏故事內外章奏付內閣典籍廳儲藏歲久無隙地因貯科房往往散佚又各部司簿錄有第載國書未譯漢文者除二十五年前已經纂輯外宜滿漢對譯彙送內閣以爲異日續修地

天子允行既而銜

命勘河還臺班有與君忤者劾君父子各占籍以仕吏議落職久之補國子監學正君好學善與人交夙有知人之鑒分校山西鄉闈拔馮給事雲驌又賞識錢府尹晉錫汪編修灝于未遇時每當賦詩酬和衰衰

不休疊一韻至萬首所居寄園考定爲月張園故址濬池累石分布亭館種花木海内名士入都恆留連不忍去君脫略禮數過者不知何者是客也所著書有續表忠紀寄廁寄所寄錄音韻正譌徽州府交城縣志詩稿尤多俱鏤版行世若交山平寇本末則其友吳興夏駰紀其事爲一書君年七十有九終于京師卒之歲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朏也娶汪氏誥封恭人子三人道敳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景從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守濟甯道景行康熙丁卯舉人内閣辦事中書舍人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戴嘉猷孫男一十二人繼掄歲貢生繼抃康熙己卯舉人畢元附學生抗繼撰國子監生餘幼未注士籍女九人曾孫四人君之歸喪也景從先卒景行卜地于某原葬有期矣來請銘嗚呼君才傑也宰百里之邑積年未靖之寇犯虎狼之穴剗除之其智勇有不可及者而又詳于政典使久居諫垣言天下事閶闔惻惻何必不如古人乃以微罪去位一官左謫徒令仰屋梁著書以老不亦可惜也夫且徽州士族多流寓四方寄籍取科第即如先儒朱子本婺源人而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注籍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彼夫城陽炅橫四子炅守墳墓昚居徐州桂居幽州炔居華陽前史不以爲非由是推之君之父子似

可逭吏議也巳銘曰
宰山城枹鼓鳴探赤丸吏不驚去劇賊枹鼓息陟考堂譽超特入諫垣進讜言嗟青蠅止于樊官雖左賓滿坐人裸裎焉浼我酒百船詩萬篇留述作通都傳伊人逝孰譚藝音徽亡哀輓繼筮兆基作銘詩訂君實無謏辭

毛先生際可誌銘　呂履恆

文學之與政事殊科久矣然吾考古之稱循良者非經術之士莫與焉毛鶴舫先生予父執也文名在天下而張石虹先生序其集獨表其政事謂蕭子顯撰成齊書世不傳其史才獨尚其筆札今先生以官不達世祇知其文學而政事闕焉此古今恨事也非表微而闡幽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越今十年始克葬長君士儀以誌銘屬予予乃據狀徵實使後之傳循良者有所折衷云先生諱際可字會侯號鶴舫浙江遂安人明初希成公以下六世同居旌義門曾祖一瓚萬歷壬辰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祖國章有孝行父之履性倜儻不羣以數奇困於有司封文林郎先生生有夙慧九歲能屬文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初授彰德府推官後改知城固縣又知祥符縣所至

皆有異政其爲理官也有盜犯房有才等十三人獄既成矣先生察其冤力請平反巡撫難之先生謂以一官易十三人命即干吏議不辭巡撫心折因具疏釋之又連奇才者毆斃曲姓讞者曲庇之先生庭訊時風雨大作因祝曰脫有冤當折吾庭樹語未竟槐應聲而仆奇才遂伏辜其誠感如此癸卯充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其在城固清欺隱絕箕斂驅虎患禱雨立應邑有湑水河立五門堰溉田五萬餘畝自明萬歷後湮塞六十九年矣先生設方計均力役四閱月而功成至今賴之祥符尤稱劇邑先生至則理甚無事其大政在禁兵之暴力言於將軍賓之法兵乃戢又力止朱仙鎮總行龍斷不行其他善政悉此類舉博學鴻辭不果用尋膺卓異行取

賜袍服後以他事去官士論惜之嗚呼士窮乃見風尚古有才堪王佐而屈於右文之世勇冠三軍而困於用武之時彼其人固不肯委蛇當世以干進取而當世亦竟置之乃若程明道大儒者也其文章可繼六經而政事所傳亦止於扶溝上元二縣天若靳其設施者而又何疑於先生耶先生卒年七十六所著安序堂文集等書行世配姜氏子二士儀南安府同知士儲冀州知州女一適方引禩禩卒女墜樓呑金不死

守節十年後卒絕粒十九日以殉事詳節烈錄孫四覽輝咏吳士儀出向士儲出銘曰

其通也不竟其用其窮也益增其重山則靜水則動先生之德也與流峙者共後有文學而兼政事者亦知其書可讀而詩可誦乎

碑傳集卷九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九十六目錄

康熙朝守令中之下

鄭先生善述傳　劉紹攽
趙之鶴傳　王元啟
遲惟坤傳　八旗通志
張先生召華傳　劉大櫆
劉先生以貴傳　閻循觀
平涼縣知縣陶公湆傳　陶元藻
遊顧侯嗣協祠記　吳應逵
呂文櫻傳　汾陽縣志
段先生巘生小傳　鄭方坤
鉛山縣知縣施侯德涵德政碑　藍千秋
楚雄郡伯盧公詢去思碑　陳士鑛

康熙朝守令中之下　　嘉興錢儀吉纂錄

鄭先生善述傳　劉紹攽

蕉溪鄭先生名善述字孚世蕉溪其別號也世居閩占籍福清徙建安祖父皆以學行顯先生幼有神解九歲通尚書毛詩戴記左史唐宋八家戲爲文偶效左氏音節畢肖伯叔見之私喜出示人皆奇之弱冠馳聲藝苑黃處安先生一見加敬愛贈詩有云珍重鳳鏘龍躍句他年留著序昌黎遂以女妻之鄉先達倡文社非名雋不與先生尚困童子試輒執牛耳屈其前輩年踰二十補弟子員康熙庚午舉於鄉辛未下第歸授徒與論經義闡儒先奧旨必就身心切近指示明白人人可喻時居溪上對岸放生池有高僧曉霖開講必扶杖過溪來聽數月語先生曰居士自談性理老衲已透禪宗矣其善感發人多此類丁亥授固安令在京南百二十里濱河鑲藍旗圈地防禦滿洲兩河分司廳員筆帖式並域而居旗丁河兵錯雜陵其民擾無已令是者率依違遷就幸無事偷安莫敢持公道民亦習之呑聲而已先生至厲風操嚴法紀有與

民諱于庭不問誰何据理鞭之受楚者無慮數十歸愬其主發怒形于色辭同官側目丁役沸怨欲以扇惑及再犯執之如初不少動或賂權貴訟於部事下檄他邑廉理不能移先生判怨者乃巧伺陰圖中傷久之不得無如何始讋服誡其下勿犯自是民氣稍伸得安堵矣歲修永定河椿葦工料取給宛平良鄉永清東安霸州及固安六處而五邑稍遠河員平日既不儲材一遇急工輒責之固秫稭蔴柳歲供至數十萬固民不堪多逃散而責者如故先生陳其狀一白總河再白撫軍求卽能除而追呼稍緩矣丙申以失出放歸將去道旁泣下千人車不得行慰遣之不去乃停車卽有授館者夜半復百餘人款門請入入則牽衣泣先生令止泣夜話達旦而持隻雞孟麥束薪來者已塡門累日旣歸築木石居廣不過一畝往往藝草盈欄圖書滿架時復援琴舒嘯族雖富于文采未嘗爲風雲月露之詞本根所關則研墨濡毫纚纚萬言論古今忠孝事輒精神煥發聞人節義便欣然神往敎諸子弟般般以敦倫爲先方十歲屋燬于火王太夫人老不能疾走先生與老嫗踉蹌翼之出前太夫人詹氏歿藁葬東郊會耿逆分藩圈東郊而有之平原廣衍咸爲牧地或行其處重箠楚相戒裹足雖祖宗墳墓不得上遂迷墓

所先生慽焉與伯兄昌世公日往來榛莽中求得之王太夫人殯柩停西郭別室颶風作狂飆幾挾人去雨點如箭先生慮壞屋及柩冒雨趨視撫棺悲號守之終夜初以家儆與伯兄分散餬口四方數月一歸各不相值唯省試得借相依數日別必酸楚浹旬後官固安迎養聚首性命一之陳門姊早寡葉門妹貧不聊生皆置之安全卒之日伯兄誄之曰其于吾子也撫育之教誨之爲之授室爲之資生復捐貲入太學吾自爲謀亦復何如又曰更慮吾生無僮僕死難槀葬解衣推食讓產分財數十年如一日尺布斗粟又其餘事又曰弟質直好義孝友根心待姊若妹如吾撫陳葉諸甥猶子論者稱爲實錄蓋其至性有大過人者令固安時飼一鶴甚馴比歸蓄之木石居先生徜徉嘯歌鶴亦起舞清唳數聲如相酬答忽一日死先生心動越數日卒年六十七子三次早世長石幢先生方城季荔鄉先生方坤皆爲名進士石幢令令新繁荔鄉守沂州武定

九畹子曰余與石幢交七年見其踐履篤實言行無違既聳然異之竊念其世德必有可考者因得觀先生行述令時多善政而閭之人第稱其至性過人嗚呼眞知先生矣昔明道程子嘗爲令伊川作行狀詳其

道略其事得非彈丸百里道大而事小與余故於先生僅取數事焉

趙之鶴傳 王元啟

趙之鶴字松年奉天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六年由四川納溪知縣擢知濟寧州州有稅課局稅額不及千兩吏數倍征之之鶴痛裁抑凡小商賈不滿稅則者悉予免四十八年秋大雨水城中挐舟往來西城南北兩隅潴爲巨浸之鶴爲開水道發土得故溝命工增甃之爲橫溝一縱溝南北各一凡三溝通長三百三十五尺達諸西門之外溝成立約每歲先夏啟治以防壅塞至今濟寧無壅水之患蓋自之鶴興修溝道始也有阮世英者其家世爲武弁世英獨爲賊既被獲其母親詣州庭求撲死以絕禍之鶴以阮氏衣冠之族又察世英色貌甚恐誨之曰人雖至惡臨死未有不自悔者今汝去死頃刻耳吾哀汝今雖欲改悔而無由特欲匄汝餘生使强爲良善汝能聽我否如不聽再至立死矣世英痛哭叩頭負其母以歸卒改行爲良民回民文朗者號虎頭魚恃其强力奪攘奸淫靡惡不作一時告訐紛然訊之皆有據驗之鶴素以德化民獨於是不少恕卒令荷校以死州人快之兗郡產山繭所行甚遠濟寧當南北之衝民多賴此爲業有權貴人出巨貲欲獨網其利民皇然

無以爲生之鶴百方爲求免事獲已州人爲塑像建生祠於南門之外之鶴毀其像改爲濟陽會館衆潛立木主復刻像於石祀之在州十九年雖婦孺無不愛仰雍正二年升濟寧爲直隸州時上官不悅於之鶴以爲不勝直隸州之任明年降知堂邑縣去之日百姓提筐挈榼跪拜獻觴者以萬數自朝至暮始抵康莊驛達晚始至汶上初之鶴既出城萬人號泣之鶴爲墮淚至汶上送者數千人爲鬱結不能食遂感疾行至阿城竟卒於旅次之鶴至汶上遣去州人將發汶上人送者復數千之鶴怪之皆叩頭言吾邑有閻明府者虐使吾民聞吾侯諸善政甚愧稍始效而爲之後卒爲循吏吾邑人蓋無一不戴侯之餘澤也

王元啟曰西城水溝世莫知其自始余考李謙爲龔德方去思頌知此溝元代所甃然云德方跡訪故渠則始濬者又在前此矣末世紀事之文專事夸誕不覈其實故雖有利民事古稱爲法可傳者卒皆湮沒而莫考昔仇覽不罪陳元卒成孝子如之鶴之化阮世英及感汶上令爲循吏雖漢代所稱長者何加焉余以是著之列傳云

遲維坤傳 八旗通志

遲維坤漢軍正白旗人任聊城縣知縣每月三八日約諸生課文擇文

行兼優者敬禮之賞賚有差士爭濯磨科名日盛每歲三七月親詣田
閒遍閱隴畝見田禾茂盛者給酒食示勸荒蕪者薄懲之民爭力田野
無游惰查閱糧冊積年逋欠各八百兩詢其由來知爲蠹書飛灑虛糧
並無田戶承納每年累及無辜代賠遂親赴省會白督撫以出首荒地
補其虧空悉爲改正民不受累往時聊城有書手滾排之害臨清有挑
夫滾排之害維坤具文申請每畝出錢二文僱夫應差上司是之飭各
州縣俱奉爲準則逃人禁嚴居停者多傾家兩鄰及地方人等亦受害
株連維坤張示諭民凡逃人到日窩主出首者免罪自捐俸上解若係
假逃立斃杖下於是逃人不敢入境聊城四方人民雜處多盜賊維坤
凡有所獲按以定法知捕役招賊害民杖殺其尤者一人由是盜賊斂
跡徵收錢糧令民自封投櫃不設銀匠不拏短欠有蠹書盜封者重責
枷示人心快服凡有呈告不受請託賄賂片言折獄民自不冤其勢豪
土棍把持縣事及胥吏唆官罔上行私者維坤悉繩以法無少貸聊邑
舊例凡衙門興作各行夫役不領工錢維坤革其弊一切匠役書則給
飯晚發現錢又官府所用器物向皆取之行戶予值僅十之三四衙蠹
復中飽蠹者所得無幾維坤悉照市價須發工商俱感其德康熙四十

七年崇祀名宦祠

張先生召華傳　劉大櫆

復齋先生姓張氏華容人也其先世自江南之和州遷居縣之游橋凡九世而生先生先生幼卽善屬文入學後値吳逆之亂崎嶇兵革與弟召修負母循環往來巖谷間喘不得息康熙乙丑成進士知福建之晉江多善政上官將疏薦之而先生以母老乞終養百姓攀留不得相率供其食用泣送至洛陽橋者數萬人侍養既二十年乃起爲江西之金谿値歲歉先生請穀得七千餘石多方賑貸全活甚衆會有上官倚朝貴爲勢其所屬郡縣皆脅使出門下而責以厚贄先生不忍從遂解組歸金谿之百姓攀留泣送如晉江也當在晉江時有賈人怨其繼母之誅求而不養其父其父詣縣訴賈人行賄於先生乞以貧爲解衆皆爭往視之天方寒賈人衣其父以新衣而自著敝衣爲凍餓可憐之狀且曰有衣皆以奉父矣先生故怒視其父曰子寒如此而不恤之邪呼吏持大杖來先生睨視賈人顏色如平常猝指叱之曰若見若父之將受大杖也而安忍視之不孝何辭卽以大杖扑賈人而其父乃從旁泣先生出賄付其父曰以養爾餘年衆皆快之民逋賦久不能輸及輸逋則

賦甚多先生詰知其竇子也乃捐俸入贖而歸之有守瓜圃而斃者暮夜莫知其爲誰先生集鄉民於社廟閉門使袒裼觀之一人膚體傷敗先生叱之曰若往而盜若瓜値若之警相毆相持以至於此其人卽屈服先生之聽訟仁明多此類晉江人文比他邑爲盛先生至則益勸勉其父兄使訓誨其子弟其稍屬俊秀者親加賓禮焉由此晉江之童子試至萬人先生之免金谿而歸足不履戸外而華容在洞庭旁土卑而賦重當明之季世百姓多流亡

國初定賦準原額每十畝損爲六畝餘其後稍稍增墾而清丈令下縣官指爲欺隱將以全額上先生曰我無中人之產顧里人不勝病矣因詣縣官白其事謂此皆湖岸荒餘十常八九浸於水百姓愚昧不知援例請平誤陷於罪若增比舊額其數幾倍能不流亡乎夫百姓流亡他日獨不爲官累邪雖畝數不可隱而賦數固可減宜準湖鄉下地例一畝糧止一升縣官信先生素長者察知愚民情實無他卒如先生言華容人蒙其利至今先生名召華字君實

贊曰先生在官前後僅四年故設施未竟然其爲利於民者多矣其議減湖田之賦華容人將築祠以報而先生固止之此所謂陰德也雖使

其子孫世爲三公豈爲過乎

劉先生以貴傳 閻循觀

先生姓劉氏諱以貴字滄嵐濰人五世祖應節明刑部尚書祖鳳毛桂林府通判父炲邑諸生先生甫能言母氏口授以四子書卽能熟十歲徧誦經史爲文奧博驚其前輩康熙丁卯舉於鄉海內名流爭嚮之何屺瞻孫子未汪武曹尤傾服以爲絕倫時徐司寇健菴方主文盟以號召後進及其門者多得推引惟四明萬季野宣城梅定九及先生爲司寇所欲識而皆不至司寇因武曹通意先生先生卒謝焉及戊辰中會試出司寇之門然後一投刺而退謁選得蒼梧令調武緣署思恩府事皆以廉著聲而在蒼梧革耗羨在武緣平八寨盜尤至今載人口焉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易有析疑二十卷古本周易十六卷尚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自古說經之言未有富於先生者也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乘初編二編滄嵐辨眞文其若干卷其論鄭康成宜復從祀發於雍正間禮臣未議之前爲識者所韙云年六十有五卒子體仁縣學生復仁甲辰恩科舉人今酉陽州同

論曰先生讀經嘗盛夏過夜分蚊集面頰殆徧不知也侍者爲撲殲之亦不知其用力專壹如此先生經說皆未行若得刊布之洋洋乎可以備儒林之盛矣

平涼縣知縣陶公湇傳 陶元藻

故平涼令有以廉介剛直著聞當時者名湇字樸存別字二青乃臨朐令松田公孫雄縣令澹溪公子年六十卒無嗣可悲也已公身長七尺方頤廣顙爲人重然諾急人患難無聲色貨利之好論時政得失侃侃無所避不肯諛上官儕伍有貪黷卑鄙者輒箕踞嫚罵雖語侵上官勿顧也人以此憚公仰望氣節而囊菲貝錦亦或隨之公筮仕由滇南經歷始旋補濟寧州司馬有政聲巡撫以公賢幹登薦牘陞四川崇慶州知州未行會濟牧史君璟入覲留公攝其篆黃河水陡漲搶修工亟搴茭植樁夫役相望不絕河臣某以公直傲素銜公遂誣劾公得富民錢悉縱去而更增役其貧無力者飛章馳奏

上震怒命撫臣嚴鞫逮京師邑父老子弟咸歎息流涕相送於郊者數十里及西曹反覆推勘實無是事

天子知其冤釋之初璟東歸秦知公介介遂直公且力爭不已而河臣

謂其衜庇并劾之同繫白雲亭下至是人爲公喜尤嘖嘖稱史君義高不置云明年公起授甘肅兩當令而璟以落職怏怏竟恚死兩當瘠苦居甘肅下下公恬然處之會平涼令暴卒亟需員調補自制府以下皆曰非陶兩當不可檄公之蘭州公曰吾在東省時與法紀秋毫無犯猶蹈不測之禍幸蒙

恩昭雪得再備下僚今稔知平涼當孔道差徭如織一不慎卽傾庫藏不能支是出阱而入阱也請辭制府勿許不得已莅平涼越三載政聲大振忽一夕謂家人曰我將爲本邑城隍神行有日矣爲我謝親朋不復在人間世也翌日果病逾旬而逝昔柳子厚爲羅池廟神昌黎作碑紀之人譏其誕公之爲神固未可信第吾聞公被議時大宗祠鐘鼓常響人偵之闃然無聲祠前往來舟每夜望見祠中人影雜沓駢闐鐙火如晝若聚議者而又無所有如是者數旬乃止然則公之患難死生有關祖宗休戚固非族之碌碌者等矣爰爲之傳

遊顧侯嗣協祠記 吳應逵

嘉慶庚午三月廿二日與何紅藥張厓山等十二人同謁顧侯祠三拜而退飲於祠後滄浪亭月上乃返侯名嗣協字迓客江南人康熙間令

新會誓神而後入革除陋規因俗成化慕白沙先生遺風作仰止堂於東門外公餘集邑人士爲文酒之燕既去官邑人即仰止堂肖像事之他日侯重過此自題楹帖曰做一個不要錢的新會縣留一個不昧心的蘇州人滄浪亭亦侯所建長松蔭其上流泉繞其下如畫舸之繫于水際玉臺積翠在窗戶間於是十二人者列坐其次飲酒樂甚酒半因言令縣令沈公寶善潔己愛民爲顧侯以後所僅見先是有無賴投藥於井飲水者腹暴脹死不數日而各堡皆遍公禱於城隍神亦投藥於井以解之而新會無蠱患往年海寇大至公躡草屩衣短後衣東西奔走捐俸錢督民築水柵建炮臺至厓門遇賊幾爲所獲其後賊復至江門公身先士卒賞不惜費賊無所得乃罷去民間有武官守城文官打賊之謠自是賊無復至新會者余曰孰謂古今人竟不相及哉紅藥曰不然沈公之先有徐令者以翰林出爲縣令貪暴無狀其尤甚者有貞婦既請旌矣兩姪爭繼訟於庭其一以金餌令誣貞婦與姪私令乃刑貞婦拶其十指見血貞婦無可告愬則哭於城隍廟三日令發狂暴卒遍邑中無市以棺者十日乃得斂體故肥臭穢不可近諸受害之家市酒肉相慶醵錢演劇以答神且糾數百人雜牛羊豕雞狗諸糞堆如岡

阜侯其柩出而塗之參將懼生變曲諭乃止此令死而有知倘與顧侯之神遇其竟作何狀耶於是厓山左顧而吁既而瞿然曰我知之矣顧侯惟不昧其心此顧侯之所以為顧侯也有其心而自昧之此徐令之所以為徐令也若夫慎終如始不忘其初吾得以觀沈公於異日矣余曰旨哉雖然天下之為徐令者多矣抑何城隍神之靈也或曰城隍神蓋卽顧侯云

呂文櫻傳 汾陽縣志

呂文櫻字果初汾陽縣人康熙丙戌進士知弋陽縣又權知金谿行取監督大西倉以高安朱相國薦授戶部浙江司員外郎轉禮部儀制司郎中服闋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擢通政司右參議改授奉天府丞以老告歸方任弋陽時甲與乙爭婚甲貧旣聘婦而乙實先貧後富婦家再受聘妄稱乙先出其聘物為證察之辨屬新造詰乙曰若故貧安得有此詭稱三年前某鋪造也呼造者對簿纔及一月耳女遂歸甲有以田質於人代書質契者已死受田之家毀質契更為賣契賂代書者之子證之聽治時謂曰若父書生亦為人作此邪曰有之如某氏某田某氏某屋皆出父手因曰爾宜和其事次日具覆不能和狀而其父所書

二契已取至眞僞判然乃子杖而許質者贖還旣署金谿有鄔某死於途身負梃痕莫可跡見鄔妻呈詞有讐殺字密訊之則云夫出不攜一物非盜殺故疑爲讐問其讐不敢言因屏左右導之言始述族有名歌雲者嘗以訟銜報疑其所爲而無據察情詞非妄逮歌雲至堅不吐旣而授意一隸俾至其家伏聽而遣卒佯報歌雲已成招今解府速辦行費母與妻俱哭卒卽去姑怨婦不阻其所爲婦以所持械在姑室中不知何時竊去伏者呼曰姑媳已承矣拘至案歌雲服罪其判事務研審類如此時縣於上官有積習未除文櫻羞逢迎矜名節適巡撫廉知文櫻爲吏良首列薦章格於俸淺未合例及入爲大司馬復以才守力薦故文櫻得列行取子審韶字學三乾隆甲戌進士亦有學行鄉里咸重之

段先生巘生小傳 鄭方坤

先師段杜湖先生諱巘生字相山湖廣衡州府常寗縣人康熙乙酉丙戌聯捷進士初筮仕得福建汀州府上杭縣知縣丁酉鄉試充禮記房同考官方坤以稺齡觀場不自意膺薦拔受業稱弟子先生負天人姿過目成誦于當世知名士罕所許可顧方坤獨蒙殊獎時縱觀前史好

議論古人成敗得失又於詩古文前後作者妄有題品先生顧慭寘之於耳曾不聽瑩且時發起予之歎其或體物緣情偶然有作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當是時雖童昏無知亦深感知己之難逢而得出大賢之門爲可樂也先生嶽嶽懷方又嫉惡過嚴坐是不能久於其位涖上杭未十月而逼受交代之難作解任質審時逼交者爲汀州吳守故以婪賄聞又廣交游盛黨援吠影吠聲流言四布大中丞聞之意不能無少動先生卽作書上撫軍直陳其事中云就使卑職不敢言而敢怒大人得無內愧於心而況卑職倔强成性固非不敢言者也等語同舍生咸爲股栗先生毅然竟以書投時大中丞爲粤海淸端陳公固大賢壯其言亟予昭雪起復原官補廣東新安令不數月丁內艱服闋再補縣坐條陳言事削籍歸里十餘年卒先生負經濟略雅欲以經術經世務如天文星歷之書地理堪輿之術與夫本草醫藥句股算法靡不原原本本坐而言起而可行古稱通儒惟其有之顧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秋戒白露冬申嚴霜坎壈纏身終憂讒畏譏以死將所謂鸞翮可鎩龍性難馴者非耶先生之宰上杭也陳滄州先生送之以詩有曰事當盤錯難何避功在澄淸志弗違又曰車經九折途原險口記三緘道

自眞識炳幾先符徵事後讀者歎爲如神之照不知兩先生情意既孚志趣亦合坐陳已事慮遠思深乃遂若燭照而數計耳何詩讖之足云

鉛山縣知縣施侯德涵德政碑　藍千秋

鉛山邑閩越之衝道四通其南爲車盤驛距武夷百二十里自分水關出江右抵兩浙咸取徑於是去驛二里許有橋曰視公其來最久讀故記明嘉靖間邑人張氏嘗一再修之壘石爲墩架巨木其上又覆以屋橋乃固溪之源出桐木關山益高水益駛方春夏暴雨時作絕壑崇崖百竅爭噴木杪懸泉龍攫虺走崩奔排奡勢若驚雷故津梁之設視平流爲倍難而近年砂磧爲悍流匯聚水道大半淤爲洲渚未至橋百餘步遂旁決一小澗壞民田廬直走數里而後乃與溪會居民臥木板爲小橋行者始得通然小橋之溺人尤甚蓋澗小益難受水而易溢溪暴漲水去板不能一指行子以小故易之試騾越焉步稍欹即與橋偕墜澗底白石齒齒若狠牙迅流貫其中入即顱碎脛折雖親戚立岸上莫能引手救其險也如此自張氏繕橋後幾二百年矣至是復圮圮即江右浙閩之旅莫通車盤之驛道絕間以扁舟渡又苦覆溺即渡矣而小橋之險彌甚先是嘗有持募疏爲利濟計者然以其費太大輒止癸巳

歲侯奉命來莅茲土甫下車問民所疾苦有以祝公橋之利害進者侯憖然傷之卽持募疏捐貲以倡且曰是橋費大非廣募勿濟乃勅鉛民暨四方旅寓肯出力爲倡首者得十數人令遍募郡邑橋之貲獲什二三不足則又移牒鄰封崇安令梅公請勅商賈之出途者各隨其貲之豐儉捐毫毛以助給梅公協志響應如初越三載材集貲充橋乃落成規制一如張氏之舊而屋加廣焉既成侯履橋周覽上下指小澗語民曰此流不塞民之害祗去其半耳雖然吾民疲矣不可以重勞吾其減饍節用以成之乃授直傭役濬太溪之淤以堤小澗凡費工三千餘捐金二百有奇而堰復成然後由關達驛以通四方商旅安行民無墊溺之患鉛民及往來之民相與太息咨嗟戴侯之賜又以爲不垂諸記載百世後孰知其爲侯之賜者於是倡始諸人又相與鳩工醵費買張氏基構講堂于橋南立石紀侯績因同里鄭維英來請文且曰侯之治鉛多善政橋與堰其一耳若崇孝獎節剔弊清奸祈雨雨應禳虎虎遁又重興鵞湖建四賢祠其費倍橋堰迨橋成祠亦成是得與橋連類書者余謂成梁除道舉墜修廢此王政也然俗吏未有能爲之者其巧宦見以爲不急之務而莫之肯爲而短於才者又鞅掌於簿書錢穀之間而

不暇以爲或偶爲之而不出於誠亦終沮喪于勢力之艱而中更者比
比也以人所不欲爲不暇爲者侯獨奮然爲之而又出于其心之誠然
故令下輒效其行之有次第條理民故不苦於謀始之難而卒獲享其
成功侯之德與才其過于人遠矣至若鵞湖爲先儒講道之區廢於榛
莽者已百餘歲侯汲汲修之不憚煩上以對揚
聖主崇儒之休命而下以啟牖來茲蓋民之溺于俗學與溺于惡溪險
流等侯既治其外復理其內其用意深遠而惠澤之溥且長又非晚近
世號爲循吏者之所能彷彿也其效至于格甘霖制戾獸亦豈誣也哉
顧偉績若茲宜得宇內巨公紀之窮僻經生之言曷足以爲賢侯重請
者曰不然此非侯意也侯之政非以干百姓之譽而吾民之私實有所
不能已本吾民不能已之情紀侯之實政用以垂世行後卽巖處之言
爲尤信且古之立言者豈必以名位重哉余謝曰立言之任夫何敢然
論撰當世賢士大夫之蹟爲實錄以傳諸無窮固生平之願也遂不辭
而謹述之且以誌向往之私云侯諱德涵字渟如浙之桐鄉人康熙丙
戌進士代有名德以通顯世其家鵞湖書院相國安溪李公別有記故
不詳以紀侯之政牽連及之請文鄭維英撫州宜黃人旅寓車盤驛始

終勳橋事侯所命爲倡首數十八之一也

儀吉案本集十四卷榕村重建鷲湖書院記云余惟爲政者首訪邦之明祀勝跡繼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

楚雄郡伯盧公詢去思碑 陳士鼎

古今之天下所恃以相維於不敝者惟此忠孝之氣而文章事業則其表見者歷考前史如渤海潁川循良卓越矣而著作不彰嘉州蘇州輩風雅絕倫矣而治績不稱於後世則兼之者難矣我郡伯盧公儀吉案盧繫職官列於馮魁之後當是康熙戊子也世以忠孝傳家太先生亨一公樹幟詞林嘉謨讜論顯爍人耳目及巡撫湖南清德著於當時豐功垂於奕世迄今讀長沙諸奏疏與悅安堂詩草忠孝至情溢於言外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爲人公爲亭一先生冢嗣幼承家訓不以門第驕人雖世襲軒冕而布衣韋帶處之泰然故筮仕畿輔若交河若清苑若畿西捕盜司馬以迄新安刺史所至興利除害卓卓著功業而確乎不拔之操初終一致歲丙戌來守威楚郡當西迤衝要地瘠民貧日奔走於車塵馬迹閒且兵燹地震之餘瘡痍未息所期望於賢守者以其能欽恤我殘黎無胥戕胥虐務德化而刑不黷也以其能念田家作苦輕賦斂禁科派俾相安於耕

鑿而婦子寧也以其能輕車減從卽往來差役不徇情勢濫給夫馬柴草鄉總無由借事生風以蠶食我下戶也以其能除計口授鹽之害捐月規減鹽價而窮鄉僻壤陰受其賜也以其能矜商恤賈稅課從輕往來之行李不解塗不嗟而市不擾也以其能取才生童而教誨之作育之建義學修書院置義田俾爲肄業之需月課有資而蒙養攸賴也以其能維持風氣不借科歲兩試爲射利之媒情分不干而眞才務拔也以其能重賓興大典捐清俸慨給各屬科舉并遺才亦沾其惠心公而澤溥也以其能念切痌瘝置義田於六屬以振困乏而孤寒不致歎於仳離也以其能協和同城將佐上不諂下不瀆兵民相安於無事而枹鼓不驚也以其能表正僚屬剛不吐柔不茹官箴肅而庶事康也以其能闡幽發微敦節孝崇正學黜異端明倫講讓躬行之化潛孚於鄉國也以其能聽訟明允寬不失於縱嚴不近於苛事至立判吏胥奉法惟謹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也乃以我公拊循之一一皆有以愜其願用能使荒殘之黎庶喁喁向化而治積迄於有成蔬食菜羹泰然自適雖古人懸魚壓鹿之節何多讓焉此尤德之基而敷政寧人之本也公餘則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諷詠清俊雄健至操觚運腕鐵畫銀鉤風姿搖

曳惟公忠孝根於至性隱微獨知之地第恐一念稍疏一事偶忽無以
報
聖朝簡畀之重隳家聲而遺先大中丞羞其植根者厚故發於文章聲
大而遠見於事業澤溥而悠要皆忠孝之誠所畜而彰焉者宜其名譽
播於當路而閭閻佩德不忘也戊子夏督撫知公賢交章特薦移守廣
西以廣邊關重地鎖鑰非公不可報甫至閩郡倉皇莫措士罷業賈罷
市工罷肆農輟耕於野各屬不期而集者數千人環府衙而泣持士輒
闔其門復將各城門掩閉羣聚相守時聞嗟痛聲若嬰兒離慈母狀即
三營武士不遑寧處恐莫我肯留既而督撫檄方伯劉公別駕楊君縣
令徐君星夜赴楚士民懼奪我公諠聲徹通衢兩君再三安慰及得藩
司檄述督撫念民情有留公意不禁幡然喜曰公留矣公留矣越三日
聞赴省士民擁公車前抵會城擁街塞巷匍匐督撫轅門道旁觀者多
歎息泣下兩臺洞悉輿情以薦章去遠借寇一年復温語遣歸是舉也
於以見直道在人心無殊三代居數月廣西
命下諸父老仰天浩歎聚而言曰公飲冰三載心勞撫字惠我羣黎而
輿人之頌僅託空言是誘嘉德於草莽也是佩德不忘而有違心也公

嘗與賢士大夫登高覽勝問民閒疾苦晴嵐翠壁之下乃公所憩因謀諸紳士勒峨峯之陽以媲甘棠遺愛屬予紀其事予謂公之奇才偉績已見知於
聖天子行將膺不次之遷維屏維翰著績旂常垂休光而照後世片石之勒寧足爲公重矧公視天下民猶楚民譬諸膏雨潤物隨地而施不自以爲功民雖頌禱公何慰焉迺楚民之愛之深而慕之切惓惓不能已者葢將謂炎荒萬里至於後人耳目所不及一睹茲石莫不低佪俯仰想流風餘烈頌美不衰俾聞風興起者紹芳規宏駿業續遺愛於無窮庶幾楚民厚幸哉庶幾楚民厚幸哉

碑傳集 三十六

DS
734
C56
v.36

碑傳集卷九十七目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上
文林郎知莆田縣事曹君泰曾墓誌銘 張雲章
又先考鄉進士知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事茹菴曹公行狀 曹一士
附錄
文林郎知定陶縣事趙先生俞行狀 張雲章
又趙俞傳 王昶
奉直大夫陝西興安州知州賈君國楹傳 趙執信
夏先生熙澤家傳 陳道
尹氏三傳 潘挹奎
尹詰
尹思任
尹綰
高氏三傳 潘挹奎
高岐鳳
高上達

高崇徽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上

文林郎知莆田縣事曹君泰會墓誌銘 張雲章

上海之族曹爲盛予與之游者知莆田縣事茹菴及其子一士今年一士衰絰踵門哭泣再拜而言曰某不天先府君背棄行及期矣今卜地得吉將以某月某日襄事於幽堂大懼先府君之行治沈泯不敢以哀迷不次無所陳述謹具狀以請唯先生哀而錫之銘余謝不敏請益力且先是君之兄子培廉述君之子欲得余爲之銘專且切其敢辭乃序而銘之按曹氏之先以醫世其業太醫院吏目諱國裕者君之曾祖也贈文林郎諱六龍者君之祖縣學生諱垂雲君之父也曹氏業儒自文林君始以名諸生給廩膳子垂燦始登順治丁亥科進士而今習爲儒學文章者彬彬焉仕於世者有政績可紀君諱泰會字彙初茹菴其別號也幼讀書多解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又十一年中康熙戊午科舉人累上公車不第君性伉直與世落落寡所合垂三十年以選得興化之莆田縣初至吏以例餽金不納疑少之倍其數君笑曰汝曹相率

為靈藪乃以是唉縣官耶麾出之羣吏震慴莆之俗最號難治自宋時已然胥吏舞文猾法欺罔賦役不均民好鬬訟君以清賦簡訟爲爲政之本馭吏一以嚴察條六事請之上官盡邑之利弊銳意興除之莆言轇轕吏傳語緣爲姦邁大獄令民能書者自書其詞君亦手寫以詰之往往親錄其供以付吏又訟多渝平禃牌庭中大書戒之令願息者兩造翼以前一二語立縱後遂無渝平者大姓陳生因燈會擊曾氏子致斃欲諉之他人君廉得其實按之陳重賂以入君怒按益急他日知府從容語曰陳廩生可惜君正色曰生小有才殺人之獨子而貰其罪某亦有子不敢私徇學使持之君請之巡撫褫其名遂論如法一把總索逋于人相詬其父以年老死焉子訴之官欲抵其罪而號泣不聽檢久不決上官以武弁橫疑實死其手君曰弁以財斂散非法顧不檢而定其案可乎卒檢之其骨瑩然白乃免縣當孔道計里出夫乏則以錢代號夫母錢君初赴省謁上官吏以夫母錢進君立自出錢雇夫歸而以其錢還之民例有循簿以旬考其夫之數前攝令者甫六月置兩循簿君多格省在任十七月纔半之養濟院糧發時遞侵之入孤惸之腹者無幾君期民來自取按簿給散歡聲滿衢巷縣有有徵無解之租令舊

得私之君白以贍義學又有溢額銀多徵而少報官吏相匿爲囊槖君核得其實封而貯之庫者千金代攝者竊以去君白之後令而追之君向所條六事其最病民者如鹽田民田輸糧有輕重其轉輾相售業失而鹽田所重之額仍在彼戶其初或限年代之輸後告訐不止君立法禁止一經買賣不許移額又有勻攤之糧其田或久淪沙水或久廢爲石田人戶亦故絕而糧不得除仍分灑之圖甲者則將現在報墾之田以次抵豁至向來蠹猾之吏官爲吏用而吏不畏官者革去之日不許投充憲役此皆得請而行之者也其他如丁虧而加之米以足額匠亡而責之民以爲累界外之田地山丁

國初所豁者吏以界內額當之吞其賦而滅其籍君一一爬梳剔抉將除莆民久遠之害而君旋有鄭元振命案落職矣元振者以犁擊人八日而死獄三四勘君亦與焉前後檢與遂以失察被劾君之治莆也今

江南巡撫張公方撫福建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監試檄君赴省闈命以籤掣內外簾君得籤當入內校文有汀州府同知者或以爲在外非制公亦疑焉無可代更者君直前曰某請讓之公家事內外等耳何所擇公甚賢之時初莅莆後知其廉以自守而吏不行其詐公加喜顧

公之于死刑也尤慎矜疑而親鞫者再卒從其輕而公以爲失察之例不過降級又事在
恩赦前承審官當免其處分不謂其竟落職也君亦不肯走一使詣部求之歸江南遇督撫交劾部議方上或以告君君默然既而語所親曰彼將以吾爲小丈夫也如某公者可謂之賢于巡撫耶君初之官戒家中第如吾未嘗爲官者既歸產益落室中唯置建州蘭及古鼎彝焚香靜對而已越二年而卒年六十有三君爲人介特在京師不肯一詣貴人門既選莆里人有某者數爲君言馬相公待我厚請介于君遜辭之君子一士故受知於韓城張公以所業文上之君反由他友以致曰公賢者吾所以不往恐人謂我緣兒子以納交於公也獨於前蘇州知府長沙陳公相友善時往造焉君既罷歸陳公甚惜之君於人少所許可與余不三四遇後向人輒稱之不翅其何所得當于君也其他面折人過至跼蹐無所容不顧也曰面可而背否吾庸能耶意有不可終始不變雖挫折不悔是以不得志于世爲一官不究其施君病揮藥弗進曰人如樹然根枯斯拔君不甚吟詩然得句輒超妙不肯留稿其子收拾之僅數十首而已病亟戒其家勿以浮屠事混我卒之日康熙五十二

年五月庚寅也妣周孺人生君十一歲而亡繼妣金孺人妻趙孺人辛
丑進士諱子聹之女生子三人一士其季也以能文名述君之行甚備
其上兩兄聶宏斐縣學生早卒培選縣學生與一士俱食餼亦能文君
之未盡者其有待于二子乎銘曰
君面稜稜骨嶷嶷聲發丹田義振色筋起若箸項強直吏畏而驚股慄
慄按姦發伏去蠹食民曰吾侯仁爲質我昔識君未相習君子狀君猶
可憶琢石銘詩藏墓域報君知我稱亟亟

父先考鄉進士知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事茹菴曹公行狀 曹一士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南昌鄉二十五保能字圩

曾祖國裕明故太醫院吏目崇祀鄉賢妣管氏

祖六龍故廩膳生封文林郎遂安縣知縣妣何氏贈太孺人何氏封

太孺人

父垂雲故增廣生妣朱氏周氏金氏

公諱泰曾字彙初姓曹氏別號茹菴上世以岐黃術濟人代有隱德見

省府邑誌四傳至文林公始以儒學知名江南有五丈夫子長曰垂璨

始登

國初丁亥進士中子爲增廣公中歲棄諸生籍脩長者之行鄉人稱之
詳郡孝廉焦君袁熹所撰墓誌順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公生於文林
府君之里第十一歲遭周孺人喪出就外傅讀書多解悟年十七補邑
弟子員越十年以詩經中江南戊午科鄉試第三十五名出故司空江
右熊公一瀟之門四上公車迄戊辰下第歸歎曰我其已夫自顧落落
然非能爲捷足者也嗣後每計偕輒辭疾不赴奉增廣公以居者垂十
八年丙子
詔天下舉人願就內閣中書舍人者聽公以名聞是年丁增廣公憂明
年丁金孺人憂既畢葬服除不欲仕京師期一試外吏以自効會選法
壅
詔許舉人之就內閣中書舍人而願改知縣者聽遂乞改焉越八年丁
亥冬授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令戊子四月二十二日之官公年五十有
八矣初至鄉冊書以金百二十餽曰往例則然弗納疑少之倍其數進
公笑曰若曹相率爲姦藪乃以是啗縣官俾遂其壽麾出之羣吏震懾
八月檄赴省闈巡撫儀封張公燃燭試制藝籤掣復得公名呼以入時
汀州府同知江邑不與或白其非制巡撫未決公直上言曰等辦

朝廷事耳內外簾何所擇某請讓江同知以入巡撫賢之莆俗好鬬訟胥吏舞文捐法賦役不均自朱時已號難治公馭吏嚴不假言笑尤以簡訟清賦爲政本條六事上之諸臺一曰蠹役之錮弊宜剔也莆役遇本官到任先能察其性情務名高者則曲意逢迎圖厚實者則巧爲聚歛一墮術中不惟役不畏官而官反爲役用業將一二姦惡痛懲外倘有革後易名投充憲役者並許申詳斥逐庶下吏得以展布矣一曰衙司之受詞宜飭也屬員畏法小心者固有而生事擾民者亦多且或豪强壓制甯免顚倒是非請特頒禁約一切民情不得紛紛擅受一曰民鹽之授受宜平也莆邑田糧民鹽各別民田賦輕鹽田課重今民買鹽田亦止照民辦納而鹽田所重仍令賣主貼賠卽遇編審苟民戶强於鹽丁者到底止完民額不肯收除過戶展轉相售以致此推彼卸告訐紛然嗣後民鹽價值各視糧額低昂交易旣成卽令現業全輸糧課所有限年貼賠之處請亟爲禁止一曰故絕之包賠宜豁也莆邑原額田地山九千五十九頃二十五畝二分八釐八毫自順治十八年遷移豁免後復陸續增墾現在科徵田地山八千八百六頃八十九畝九分尚未墾熟田地山二百五十二頃三十五畝三分八釐八毫內有水湮沙

塞無可墾耕者有原可墾耕無人領業者有現在開墾陸續報陞者有已經墾熟占隱未報者容職多方鼓勸設法淸查而現在科徵案下亦有田久拋荒人經故絕糧額空存無從催比者非坐圖甲包賠卽著親族代納名曰勻攤株累可憫職查江蘇失報坍江賠糧田地里民沈聞等叩

閽案內准將查出復熟丈增田地抵豁則前項荒缺事同一例合將嗣後報墾數內抵豁包賠餘俟逐漸復額似可無庸題請一轉移間旣於

國課無虧而民免向隅之泣矣一曰優免宜立嫡名也縣額開載優免銀共一千二百七十九兩七錢八分五釐零緣紳衿監吏戶名朝改暮遷卒難區別請將優免田糧概立嫡名毋許更移以杜重複影射之弊又曰外有編審人丁一項前任或請就田編丁永除民困或請就丁編丁因仍舊貫均奉允批未經淸理迨後造報總冊之日因丁額反缺仍行就米加丁以足其額其法尙無畫一皆由豪宗大戶避重就輕蠹冊姦胥差貧賣富所致但此項興除可以樂成難於慮始目下旣非輪居編審之年職雖欲爲民請命其道無由合併聲明以俟裁奪第中丁田分稅尤多不均公欲倣他省例均之田賦以甦民困故篇末特言之明

季有匠班銀

本朝額存人亡不足則取諸現匠衣染木篾錫石皆遍公力請於上臺日此額即有子孫族姓已屬是民非匠勒令駄賠匠爲民累久矣今若又責之匠勢必令匠頭按名查報由是經承差役彼此交通今日甲除明日乙補弊更有不可言者乞照閩侯兩縣近例就田勻徵畝不過二三毫無害於民有利於匠事行人以爲便游洋周公田租暨城廂官地歲取房課可百金有徵無解令皆得私之公白以贍義學著爲令莆言轇轕難辨質訟時吏傳言上下緣爲姦利公遇大獄令民能書者自寫供上復手寫詰之語苟辨隨自錄供不以付吏大姓陳先聲者豪於鄉元夕召族人爲香爐燈會約他氏燈越某橋者共擊之里中曾氏以燈渡其子宇若斃焉先聲故忌才也公廉知之且得所爲約狀先聲計誘之老人以脫罪不聽則重賂以求免公愈怒他日知府從容謂公陳廩生可惜公正色曰殺人之獨子而貰其罪職亦有子遂論如法先聲蓋有能文名督學持之公請於巡撫然後得褫其服把總某索逋於人其父老矣相詬死焉上官以其武人且饒於財疑之若子號泣不聽檢獄不決公至白曰武弁役財非法然徒以人子故不檢而輒定其案可乎

上官悟卒檢之骨瑩然白乃免訟多渝平植牌庭中大書曰和息兩造
翼以前一二語立縱去後無渝平者前既條上六事益博訪輿論諸弊
盡出
國初豁界外田地山丁口吏詭以界內額應吞其賦滅故籍迄康熙二
十年展界清丈額缺遂創冊頭加九法分加以補原額眞界外者訴之
吏又移之莆山飛灑各戶山峻不可丈聽吏口出入無忽有少忽多莫
能誰何今界內外耕墾巳多前任積有呈狀請按呈簿日期視戶雜房
某吏所主置內署勘對無假冊書手上下庶得以溢補亡萬世之福也
莆人鄭夢榕應募言至是公設局縣賓館內令先造總細相符冊然後
入內對簿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初二日事甫行而遽以鄭元振案內落
職矣當局之未設也訪知大有平海莆禧諸倉科則輕重不均率皆就
倉起賦輕者賣入重額從而重重者賣入輕額從而輕增減惟冊書命
公爲書聞之上臺復榜於衢謂田地即有收除科則斷無更易今豪强
巧避良懦受虧例始何年情堪切齒爾士民可明白敷陳以憑一併立
法歸正皆不得竟其志而去鄭元振者合浦里人其族兄楚管葬妻而
壓元振之居元振起擊之因鄉老立約而遷之八日而死子埸控焉前

令翟懷甯驗之右頰傷以掌左肘若肋傷以木色青紅獄未具罷攝令
程景弼鞫之得元振以犁正擊肋肘狀犁正者犁中直木農具也論絞
上之攝府事通判田浥府上臬司宋公某臬上之巡撫巡撫張公治獄
慎四呼冤者多再鞫振遂稱楚管病死宋公曰不更檢無以服兩造心
事下知府汪天柄親往視屍潰左肋下第七骨有血陰赤色寸長七分
闊三分知府提骨詰元振曰傷在此謂何時距楚管死八月事下公鞫
詰所以改供云武生李洲教我爲此即得生遽呼李至肯不刑而服遂
具以件作語聞曰傷輕見膚傷重見骨故前後檢異謹如程令所擬上
巡撫終疑之拘四至省親決夾訊四日寫供吏言得鄭場銀貳兩件作
亦言得場銀伍錢而場遂稱楚管由疫死翼日公白曰幸提棺到省別
擇賢吏悉集老檢屍人惟所使且屈威重臨視之不許遂劾公失察衙
役犯贓不能審出眞情八月奉部議與知府同革職公初欲以李生名
上府抑之事故不得白方公被劾時或曰是獄也前令驗之攝令聽之
攝府又聽之臬司決之府又檢之奈何受其成而獨任其咎乎辨於巡
撫必得白或又曰失察例止降級且事在三月
恩赦前往制罪人遇赦者承審官免其處分盡走一介詣部曹無坐而

待黜公弗應既而愀然曰我獨不得邀一命贈增廣公以爲憾耳他何所戀遂歸計公在任十有七月自受代謁諸臺停訟入闈省中公幹外甫一年被劾又五月出署其閒梢梢行其志者纔六月嗚呼公厲伐檀之節又值艮大吏在上銳意釐剔期爲甫人建不世之利始嘗被知終以囚口見疑俾不獲卒施以去而公年六十有一矣既歸閉戶焚香自娛不問世事壬辰夏有自京師貽書一士令赴北闈試者公曰鄉里汨沒人京師亦汨沒人然汝姑行矣一士以公年高難之公曰往也庶有以慰我一士既至京師以書勉之且曰汝行後食少加越癸巳春食減逮清明而病聞一士報罷歎曰吾固度兒不能得也仲子培選請寄家書曰緩之四月十一日命信言病狀囑曰勿驚吾兒越五月十一日信達都一士出都以十三日而公旋捐館舍於十有四日矣嗚呼痛哉公享年六十有三娶趙氏辛丑進士半峒公諱子瞻第三女男子三長聶宏婁縣增廣生先公十五年卒娶朱氏次培選縣廩膳生娶閔氏繼秦氏次一士青浦縣廩膳生娶張氏繼陸氏孫女三未字未卒前　日命培選曰我生平未嘗累人前之莆田貸汝從叔金百不果償可　青田券與之翼日氣漸微神明湛然語培選曰我求死生之故未得汝盡誦所

聞培選舉繫辭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吳季札言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與魂升天魄降地之說以對公頷之曰人所以生者氣耳今我氣自口漸出清者上升濁者下降則盡矣又曰我死勿爲浮屠功德事買一畝田速葬其可培選涕泣受命公性耿介抗直無一切媕婀骫骳態意有不可終始不變雖遇折挫不悔料事論物務極底裏與人交不爲翕翕熱嘗面折人至跼蹐無所容旣而悔之然偶一觸發終不肯稍忍曰面可而背否吾庸能邪前莆令與吏相首尾公至盡反之曰官者一人爲之耳顧吏得進言是滿堂者皆官邪與泉道童公諭公少假顏色不可大猾吏皆恐卒煽流言以中致反負失察名然公不一悔也莆當孔道貢獻及使客接踵計里出夫母錢至省者爲一夫至泉半之公初抵省吏白適乏夫辦夫母錢若干以進公立自出錢募夫到任以錢還民取循簿勾考全半次以相及可省卽省有所使長班回會城乞夫票塡往回字樣公又去回字呼吏杖之程令攝事六月計用兩循簿有半公任莆十有七月纔半其數少贏耳然終以未革夫母爲恨養濟院糧庫房承吏遞侵之頭目又侵之無幾入窮民腹公期民來自取方六月臭達堂廡閒按名次給歡聲滿衢巷童子試者三千人半著短葛衣

不冠韈而至公厲聲曰爾儕所以試爲欲廁衣冠中卽盛暑本縣亦衣冠以臨汝今顧以不衣冠試試亦何爲衆大慙繼乃大服再試皆冠韈縣溢額銀官吏相匿爲囊橐多徵而少報視如故常公於己丑正月發其姦白於巡撫設局查核未竟去封其金庫中攝令李兆齡者狡而貪謀之吏改流水串負千金徑去公時尙羈省聞之馳語後令賈林曰我則已矣如君何不可以我去故陷君於辟賈懼使追之復負其金歸之庫先是翟令負逋三千將置獄公閔故冊翟嘗以旱災設粥曰此可貸其死已爲請得減等至蠹國病民之徒則執其口不得少縱云鄭元振案之初上府也府以再命檢故度將寬之而難其有傷因遂稱推楚管墮地傷由柴枝再下縣公曰誰與推者是無解於元振而滋巡撫疑也且傷由公檢奈何弗聽於是臬司詰囚曰今日供推昨日供病何與囚語塞再下府復供以木片擊木片之爲言近乎犂正也於是臬上撫旣盡反供再下臬臬下之攝侯官縣史某促定讞歸罪鄭埸且置公庭鞫事在知府未檢前曰獄由縣府於是悉更府縣前後所置文書別立卷公取舊牘抱之歸曰噫官可黜案不可易存此以示子孫旣卒一士啟篋見焉公之歸也值張公巡撫江蘇已而督撫交劾部議上客趨告公

公默然客出公笑謂淩子如煥曰彼將以我爲小丈夫也公凡七至京師以謁選旅食六年不肯一伺候貴人或年家姻舊一通名即終已不往既選莆里中張某客京師久言馬相公遇我厚請介子公遜辭焉一士故受知韓城張公以所業文郵上公歸語一士曰張公大賢吾所以不往恐人謂我緣兒子以獲交於公也其孤介如此然在京獨與前蘇州知府長沙陳公鵬年相友善陳公以公爲古君子也至蘇以公名薦之儀封曰曹某誠實可辦事幸格外遇之書達已被劾陳公聞以書來曰尊大人以前任事累致挂彈章聞者皆扼腕然精力强健神明未衰賜環行有日也其屬望於公甚深而公已頹然無當世之志矣公生平不貳於色亦不好積聚租稅之入緣手散之官時戒家中第如吾未嘗爲官者則官可爲矣歲終以書諭一士曰縣大難理未知稅駕何所要惟心術不肯壞比歸產益落素愛建州蘭積千餘本手灌溉培壅惟謹花時環於堂日坐臥焉又愛古彝鼎及近代爐器京師無事輒之報國寺或小市閱新舊製良者貨歸摩挲竟日夜斑斕炫目見者不知爲舉債得也得選攜以俱罷官復負之歸歸則蘭畢凋矣獨爐數十置几案閒玩之忘倦少喜爲詩出游亦閒作語多慷慨悲壯不置稿僅數十首

存從同年全椒金公學養生法一月遽驗復棄去病未幾擇藥弗進曰人如樹然根枯斯拔參苓何為嗚呼尚忍言哉一士生不侍疾沒不奉含負莫贖之罪抱終天之痛顧猶強顏視息偷活人間者以公議論行治既不克卒究於用而為蕭畫者實皆國計民瘼百年必世之慮後有君子繹公遺文一旦踵而行之則公身雖屈而志則伸事雖不出於己而功則陰被於物或可慰公未竟之心力於萬一是用受命培選搜緝故篋備書本末以俟考鏡至於去非其罪公論較然徒以孤踪下吏莫援於朝國有寬宥之文部無引免之議遂至同事異罰末由自明雖公進退明白內省不疚而大懼疑目信耳訛以相傳將公之心迹終不暴著於身後則不孝孤等安敢有所顧忌掩覆略而弗詳也謹卜於康熙五十四年春奉公之櫬葬本邑十七保三區十二圖地字圩一百二十一號內增廣府君之昭位山向同主穴敢用埋石幽宮永示來禩伏惟先生文高行古方以直道為己任既辱與公有一日之雅又嘗交好於滄洲陳公陳公之所以信公卽公之所可見信於先生者也故併附著陳公之言以明傳信有自伏祈採擇布之銘詞俾異日得藉手以見先君於地下則不孝孤等死且不朽謹狀

附錄公面稜稜見骨與人言或論事可否聲自丹田起震撼屋柱頸上筋暴起如箸聞者意其怒已而不然少喪母有弟八歲復卒得心痛疾惡聞人聲一轉側輒不可忍嘗以盛暑至京師又大雪中在道僵立徹明比宦心力俱盡瘁以故壽不得永少作秋興詩云五夜愁心悲落雁百年遺事痛丸熊病起云青鏡原無食肉相丹臺逾老看山心因循百事着逢鬢寥落三冬愧短吟乙丑下第云濃春孤館新愁思野店霜橋舊客途旅夜云已知鼓瑟違時好敢復悲歌行路難略可見公情致也

文林郎知定陶縣事趙先生俞行狀 張雲章

蒙泉先生姓趙氏諱俞字文饒別自號蒙泉曰蒙泉先生者從乎學者以爲稱也裔出宋周恭肅王子孫轉徙占籍蘇之長洲有號默菴者始遷於嘉定高大父諱中行嘉靖癸卯舉人有清節高行時相欲授以臨清州守俶裝潛去曾大父諱承易大父諱世熙父諱蕚三世皆縣學生父舉鄉飲大賓妣徐氏繼妣沈氏金氏先生之世父諱宏昌妣王氏俱早卒未有嗣既長而以父命出後之終身不敢以本生禮事鄉飲君其於繼母也事之如母先生幼而端序十餘歲即知好學里中人演劇先

生闔戶作文長老皆嗟異之成童以後賦鴈字詩二十四首落花詩三十首皆步前輩韻其才則恢乎有餘不爲韻縛也州縣試屢屈其儕偶有以他時一代宗匠目之者鄉先達交口稱譽然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七矣又十五年而以年資貢康熙戊午廷試畢歸江南即以是科舉鄉試又十年戊辰乃成進士先生之得之亦云艱矣蓋自少即爲根柢之學不獵取聲華而弸中褖外名亦日高爲諸生時同邑陸翼王先生游京師偶攜其文篋中出以示崑山相國時相國爲祭酒陶冶一世之人才見而異焉即薦之學使者學使方有遺才之試拔其文爲一省冠鄉薦後行卷傳播四方先生益深探力取於先正大家中尤擇其理純而辭達者以歸震川爲宗場屋暗投莫能辨也座主司寇徐公始以熙甫目之命其同年友范君光陽鄭君梁評定之尤精於易其易稿亦並行焉然先生方肆力于古意猶不自慊也居二年邑有大案獄詞連染司寇公子先生方出其門亦誣及之先生以其事屬含沙慷慨申辨辭氣激昂吏知其本無隱情始者莫可誰何然獄三四具琅璫繫頸侵辱百端幾不能衞其足以情實爲抵讕譾詞所上皆飾虛以成之竟褫其職聞者莫不冤之先生走京師諸同年以其義高爭爲出贖鍰翁君嵩年

首其事得復還原進士後起赴吏部投牒冢宰熊公指語其屬曰此老名士當得官久矣餘人皆屬目歎嗟先生居京師三年其所爲詩古文辭名益遠出京師之操觚秉牘者十餘家莫不角逐上下酣嬉淋漓于文酒之場一時奉使出牧者得先生篇什以爲幸康熙三十七年謁選得山東兗州之定陶縣是時

上意方澄清吏治以州縣最爲親民部既銓注特許陛引以見先生以科分當先同列仰見

天顏甚霽叮嚀而遣之實七月十有八日也縣令引見自是始先生自以小臣遭此不世之異數當糜踵頂以仰答

聖恩單車就道至則見邑之田疇瘠薄淫潦滿野歲不能登民多就食他方即集縣之父老問之咸謂邑所最苦正在此先生即于莅任之三日行度其境內橫縱爲三渠以通大川如古溝洫畛塗之制蓄洩兼資而車輿可通規畫既定鼛鼓即事人皆知趙侯之復生我也而歡趨之率用其地之民自浚其界上之渠而旁近者皆協理焉時時單騎巡視躬勸導之自初至之月至明年四月訖工又恐其塗之易於淤且傾也令以漸築之平實樹以桑棗雜以榆柳俾落實取材交有所資而堤賴

以不圮又以三渠之堤不能遍通四境平時車馬蹂躪一陷於淖則橫
騖別驅爲害黍豆農人與行者交病越明年擇其要處又規爲六路其
廣倍于三渠之堤而旁路有溝殺于渠者三之二俾之宛轉以達于渠
所以築之樹之者則一如渠之堤焉然後雨潦之集流奔箭激人咸謂
令君出之昬墊而予以衽席連歲大熟春夏之交彌望爛然周城之壕
亦令民栽蓮以得美利焉地故多竊盜有獲必置之死既以言于官亦
不死于箠楚民間多以牛拽之至斃先生曰小盜無死法吾治縣既不
能使之衣食有賴而不爲竊又可以不死之罪而必戕其生乎但如其
法以懲之情輕者或告誡而釋之邑之士紳相與造縣爭之以爲舊例
不可破且活之則盜充斥害良民滋甚先生曰令但知行法耳法所不
載令不敢知且求其生而不得者人之情也甯有有生之理而必求其
死者士紳又言此例所在皆然陶邑獨縱上官知之亦未便先生曰殺
人以悅上官吾不爲也若已貫而再犯縣吏有以處之前後所活至夥
訖無犯者盜亦衰止爭訟之至必立剖孚有經一再宿者立法輸糧不
施鞭朴吏役無事不得至堂上公庭寂然一日城守兵百人大譟縣門
先生急出則各持干矛佩刀劍至庭下先生顏色不動問尒等何以披

猖具言其將乾沒口糧不時發我等必飢而死告縣將刃之先生徐開示之曰尒等誠苦無所告訴然今告我則無憂矣且尒亦知爲尒主者之苦乎爲具言其所以亦未必彼之果有乾沒也且尒等當知畏法奈何以性命博俄頃皆叩頭呼曰如明府言出我于死矣見者初爲之縮頸已而咋舌歎息蓋近年以此生變者多矣已卯分校鄉試出其門者六人尤有得士稱先是過客以秋闈將及有稱諸生姓名爲前導者先生正色以拒又申言之則豗然起至或陰啖以厚利則誓言絕之至不成禮而退皆習俗之汙人不知先生持守之嚴如此也平時課其縣士子最勤月必二三次親爲講解指畫一如其向時爲諸生孝廉所以教授生徒不厭不倦者至或挈之以游近則觀蓮于城之隍壑遠則游行三渠密樹交陰布席而酌臨流而歌曾點之浴沂舞風不是過士莫不鼓舞其勸于學文廟傾圮漫漶首割俸以倡士子爭相助庀材鳩工規模大備從祀位次則考之闕里志自爲文以記之至於鉤稽簿書治之若無事居其上者文書往來終先生之任無一駁回者皆曰趙某向知其爲文學之選不意其政事敏幹如此也先生之自言曰我視陶爲一家陶之人爲我人陶之事爲我事薦紳我伯仲士子我弟姪民我幼稚

吏役我家眾廬井我貲產疆域我門戶百爲舉民得所我樂豫百爲廢民失所我疴癢在體也嗚呼觀此而先生之爲政甯有未盡之心乎在任五年自府以上將交相論薦而先生力求退矣時年六十有八以將老引年以辭不允又以病告大吏呼之往親以其意勸勉款曲備至如是者至再至三知其必不可奪志不得已乃聽之夫人孫氏所以佐先生者甚力始者先生弱冠即館於邑之著姓治生之事一委之夫人自後遠近爭迎爲學者師出入凡三十餘年夫人皆力操之至是不改其節儉於署後隙地課奴婢治爲蔬圃每時蔬登盤曰此吾夫婦素所甘也惜乎先生既遂歸田之請而夫人以疾沒於定陶矣定陶之民於先生之求退也相率請留于上官其將去也號叫攀戀至不忍聞既去而追送者絡繹于道至濟甯猶不肯還既歸之後其士子與縣人猶有輕千里而走問起居者其得眾也甚矣至家發舊所藏書經傳則讀之歲一過溫公通鑑及韓文杜詩歐蘇諸公全集皆手自批註藏於家所著詩文愈多有紺寒亭全集行世邑有大利弊侃侃爲令君陳之或興除不當眾心而已言之不遂者率其同列爭之或有公議於城隍廟者則抗言矢諸神以明其無欺冀有所感動焉結爲淡成社以與同志者互

相唱和深戒世交之以甘而壞者其聚也輒效溫公真率之會又不令近于酒肉徵逐晚年與余衡宇相望不越三日必策杖相過先生之以女歸于余子也先生既通籍矣必欲力引為朱陳先生益自言之而後請之媒氏焉長余十二歲若將不欲以弟畜我而必使之肩隨者得疾逾年既痊而復劇屬纊之前惟以余為念悲夫余之留滯吳門而不與先生為生死之訣也享年七十有八以崇禎八年十月初二日生以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卒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初十日與夫人孫孺人合窆於其鄉雷墩里某字圩之新阡孺人為故登萊巡撫諱元化之孫女縣學生諱某某之女翰林院侍講學士戊辰科同年進士諱致彌之同祖女兄也孺人以先生年過壯未舉子為置側室殳氏生子方舒縣學生孺人自生子方淑由府學為國子生殳氏又生子方裴國子生方舒方淑皆前卒始孺人之置妾也或言其不早計及二君相繼歿無子然後皆歎孺人之賢孺人四女長適王政成國子生次適縣學生孫嚴子次適子子掞方前歿次適貢生程倬孫男四人皆方裴出銘長洲縣學生餘皆幼孫女三人先生生前恆託余以誌墓之文余以先生官雖卑其文學政事列之儒林循吏無愧當上之史館而為之銘者當有

大人先生焉故備述之爲狀云

又趙俞傳 王昶

趙俞字文饒嘉定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崑山徐乾學座主也得其文驚歎以歸有光目之未幾邑有大獄詞連俞遂以褫職同年知其冤出鍰贖之因復進士謁選得山東定陶縣涖任見淫潦滿野集父老問之曰邑所苦在此俞度其境縱橫爲三渠以通大川加古溝洫畛塗之制蓄洩兼資而車輿可通規畫定令民自浚其界旁之渠旁近者協理焉恐塗之易圮也築令平實樹以桑棗雜以榆柳俾落實取材交有所資又以三渠不能徧通四境且車馬蹂躪或陷于淖或橫騖別驅爲害黍豆明年擇其要處又規爲六路其廣倍三渠之堤而傍路有溝殺于渠者三之二俾宛轉以達于渠其築樹之法一如渠堤然後雨潦之集悉達于河連歲大熟周城壕令民栽蓮以取利立法輸糧不施鞭扑吏役無事公庭寂然平時課士最勤親爲講解指畫餘閒或挈之以游士莫不鼓舞其勸於學脩學宮從祀位次考之闕里誌自爲文以記之任五載辭疾歸發舊所藏書讀之司馬光通鑑杜甫詩韓愈文及歐蘇諸集皆手自批注結淡成社與同志從容觴咏卒年七十有八孫丕烈亦以

文學稱

謹案原編有竊盜照律發落不盡處死說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奉直大夫陝西興安州知州賈君國楹傳 趙執信

賈國楹字石臣山西曲沃人父漢復歷河南陝西兩省巡撫副都御史頗著聲績別有傳國楹壯歲入太學以例選授山東齊東知縣國楹少從宦遊諳識政體習於功令性仁恕明敏凡所措施咸宜其民竟其任案無留牘里無逋賦民至今愛戴之境有子蝗國楹祭之皆結爲繭不害稼人稱異焉大吏以小清河決大爲瀕河州縣害擬開支河以殺其勢國楹抗言曰果興是役須動數十萬衆患有甚於決河而齊東適當其衝膏沃且立盡大不便事竟得寢泰安萊蕪諸邑荒歉齊東運穀赴之國楹懼勞民力請而止未幾復檄運穀歷城國楹乃以私錢買穀輸焉上下咸服大吏重其才恆令攝鄰境事一在武定新城再涖商河所至有譽會

天子時巡江河脩起馳道自德州達於宿遷每以委國楹無不辦在武定也

朝廷方用兵北方軍需嚴急國楹奉檄製千緉履一昔須具國楹馳呼防卒人與三百錢買其履有頃而畢又索車四十乘限三日國楹庀材聚工二日就焉大吏賞歎既列薦疏矣重惜其有用而留之但以其名密聞於
上而已用是在官十有六年僅得平進升陝西興安州知州未浹歲以病罷歸然已爲其州弭虎患民愛之如齊東歸數年卒於家有子五人士鑾士遠士延士迴士建

贊曰古之良吏居其官至長子孫豈非習其土地人民治之如家也乎後世視守令如傳舍朝上而夕望遷矣民亦往往幸其速去也若賈令之於齊東豈不休哉暫於興安如其久也才優而能於其政無不可者傳所謂慈惠之師非歟

夏先生熙澤家傳 陳道

先生諱熙澤字爲霖晚號存齋世爲新建人父菊莊公以進士任刑部主事曾講學于易堂程山之間歿時先生方七齡家貧饘粥不繼嫡母黃生母張督之學或乏膏油則危坐默誦稍長益自奮年十九奉母命遊學親師友至京師從韓慕廬孫莪山諸先生遊見聞益廣時高文良

公方爲庶常舅氏周翁託爲擇壻晤先生喜而訂交告舅氏以女字焉歸補博士弟子員己卯鄉薦庚辰成進士同考官寶公靜菴更進以身心之學兼博覽史書務求有濟實用方冀以祿養五年聞連喪母竭力治喪具不問諸昆服闋謁選得廣東增城縣時邑大水田疇成巨浸旣受事報水災開倉發粟按行村落散米數千石更勸富民捐貸民以不困秋大熟民相率輸倉至冬缺三百餘石吏胥請追比先生曰此皆極貧赤子何忍戶索庭笞哉代還之聽訟暇振興學校購書籍聘名師聚邑人子弟教之邑介山海區有靈山複嶺層嶂僻徑逶迤潛通七邑爲諸盜逋逃藪郡邑捕急咸嘯聚剽掠禽人民索金帛粟米出僞牒邀贖先生與同城武弁計曰俟報上官往返經旬日賊勢猖獗橫索糧足守險難奪且民被禽受害已深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兵法也彼恃負嵎必無備我領敢死士先入君率營卒繼之合隊夾攻賊巢可破武弁唯唯先生戎服佩刀糾眾夜發武弁邀巡山口乃分鄉兵爲二隊直入其巢賊聞鼓砲聲不辨眾寡奔散過半强梁者方對敵後隊奮呼疾赴賊潰追殺十餘賊生禽其渠魁男女被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功抑不敘而先生以清介自持凡

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監斃盜犯過多被劾罷時斃者十二人梟獄四府獄三皆歸獄于縣撫軍楊公方自閩至未察也既而延入道意甚自悔贈遺甚厚曰知令貧毋我卻而增城人民扶老攜幼咸嘆息泣下先生伯兄早世嫂孀居在增城延嫂及仲叔二兄攜眷偕往及歸家脩葺老屋居兄嫂自僦數椽淡飯黃齏讀書不輟間出遊徧歷名山大川訪異人逸士或身無僮僕蕭然獨往至老不倦年七十卒平田劉公嘗言其胸中無富貴利達之見云

論曰望溪方先生謂唐宋八家所立傳必微者以其不獲達于史也後世爲貴人傳者失之然此可爲公卿大臣言若州縣以降則不獲達于史者多矣夏先生擊賊救民當時且泯然況後世乎先生長子之翰志行卓然與予交久知其不溢美以誣親據其傳爲作家傳俾脩史者擇焉

尹氏三傳 潘挹奎

武威有君子曰尹鐵堂先生善於爲吏其嗣思任善於爲子其孫綰善於爲師挹奎目之以三善士也於是作尹氏三傳

尹誥

鐵堂先生名誥字紫來號鐵堂康熙辛卯舉人官四川渠縣知縣性介特於民無妄取而持法不苛時
朝廷方用兵烏斯藏芻粟皆藉人力擔負以往軍中令凡夫役輸糧至藏酌升斗按日給鹽菜銀差旋則不復給丁壯困於轉運夏日冬雪流離道途歸時又無所得食往往羈滯異域以死鐵堂哀之謀諸夫役於例運若干升斗外半其糧計每夫役二人可獲三人鹽菜則謹貯其贏者以爲歸來之資而又捐俸每起夫役將至藏遴胥吏之愿者持銀繼其後俾夫役有津貼遂皆生還居無何團練鄉勇之令下比戸出丁就團其强悍者輒指富民某某應出若干丁苟文弱不任坐作則索重貲代之民不勝擾鐵堂與民約殷實之族入財于社供鄉勇屝屨遂免役而又躬歷行閒課其勤惰民既無私爭拳勇亦倍於他郡縣然徵發不時重以訟獄繁多殫思竭力無須臾之暇憂勞所積遂嬰心疾卒於官

尹思任

思任拔貢生從父之官渠縣縣値多事思任實左右之及鐵堂歿無餘財喪不能舉民感鐵堂有德於渠將斂錢助之行思任泫然曰吾父官渠數載不妄取民閒一錢今受錢恐吾父魂魄不樂西歸矣卻之先是

思任妻沒於渠權厝焉至是兩喪不克並發乃葬其妻奉父柩歸武威方思任之歸也以兩贏舁鐵堂柩一贏載渠縣民爲鐵堂勒德政碑搨本而已徒跣隨之行由渠至武威凡數千里重山複水麻衣哀號若初喪見者傷之

尹綰

綰諸生少孤鞠於母氏母氏王課食十指閒劬勞倍於常婦綰既諸生爲童子師將藉館俸養母而教與學並進問字者踵相接也年三十以往就城之南街設帳焉館舍湫隘又近市綰之教也既精且密從游者無敢舍而嬉業遂有成先是吾鄉凡從學究讀歲奉錢四百圓或八百至千錢則已豐館師以生徒衆多爲冀而教每不專綰黎明則起據案核生徒所習不少懈雖疾風甚雨如期至館其於課四書制義字梳而句櫛之課每積數十卷立予點竄日苟不足燃燭定甲乙發卷未嘗越三宿乾隆丙午以後生徒輒掇高第於是里中子弟求教者益進館舍至不能容詹下溷旁皆書案也生徒苟貧乏不責脩脯人以是感之始爲人頎而黔面上痘瘢相屬晚乃肥白如瓠門下先後成進士者原武知縣郭楷禮部郎中周泰元翰林編修牛鑑其登乙科劉曖趙可後郭

樸張沆由明經官京師則家姊壻刑部主事張夢齡子三人世阿乾隆乙卯舉人官江西庫大使世衡嘉慶辛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與抱奎同曹世淸官蒲城訓導今年乙酉中式舉人

潘抱奎曰鐵堂先生可謂以死勤事者矣渠民百世祀可也思任內行純至不以困阨易其操無忝爲淸白吏子緡有得英才之樂而其始艱苦備嘗逮乎道成而上生徒賢多後嗣昌熾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觀於尹氏益信夫人亦何憚而善之不爲也哉

高氏三傳 潘抱奎

高岐鳳

高觀察名岐鳳武威人由選貢任睢甯知縣睢甯於今稱之爲慈母也後官江南糧儲道宦蹟湮沒獨其宰睢甯時事猶有能述之者睢甯當天啟二年洪水洊至重以兵燹城郭蕩爲邱墟又所轄之三山隄防屢潰人憂昏墊觀察甫下車捐俸興修睢甯自是無水患睢甯向設遞馬嘉隆間額馬四十四每匹工食銀八兩外幫十兩計馬四十四耗民財歲至銀七百二十兩民已苦之天啟初裁馬二十四縣官乃飭各社外幫銀四十兩馬額雖減而外幫迭增民困甚觀察以睢甯地非南北之

衙官無送迎之擾遞馬可無設也且曰卒馬食人人且盡外幫何自得乎請于上官盡蠲遞馬歲值大旱鄰郡縣苗已槁矣獨睢甯無缺雨比觀察去百姓伐石撮其善政有云各郡縣無雨而睢甯獨雨各郡縣禱亦無雨睢甯獨不禱而雨葢紀實也子傑士諸生孫上達

高上達

上達康熙間文學中式武舉有經世之志嘗曰生不爲萬里侯獨不得爲百里侯以蘇吾民乎適

朝廷用兵西陲靖逆侯張勇駐軍秦州上達投麾下張以其恂恂也易之及臨敵能先人冒矢石張於是奇之謂可任牧令奏攝徽縣篆徵兵籌餉徽民賴以不擾大功既蕆實授山東即墨知縣當是時天下初平海隅尙或未靖栲栳島尤爲奸宄出沒之區上達莅任親率丁壯闖其巢盜莫敢禦始上達之從靖逆也持銅椎善左右拒或擊人十步外奇中比勦栲栳島袖銅椎以往盜當之輒潰時或濤聲四合風雨溟濛盜相驚語得毋銅椎高公來乎則相率以降而即墨自明季學校久廢上達以時勸課俾民習禮學詩俗用丕變於是脩葺孔子廟堂籩豆干羽斌斌文敎之邦矣登萊恆患蝗蝻自上達宰即墨蝗蝻不復入境人謂

善政所感云卽墨既治闢小園爲休沐之所而自題其楹云閒對夕陽看寶劍喜拼薄俸買名花其蘊藉又如此有子六人第三子崇徽

高崇徽

崇徽字雲甲號退山康熙甲午舉人幼治易經往往得言外之旨師友異之爲四書制義名尤諫官江西安義知縣以慈惠稱始莅任歲歉崇徽不忍敲扑捐俸爲民完納錢糧或稱貸至典衣以滿其額安義城垣傾頹崇徽倡衆興脩一如其曾祖觀察公之宰睢甯者而又脩孔廟脩明倫堂工作頻仍不侵帑不剝民殫思擘畫功用以成政事之暇尤喜奬進士類縣中子弟有造輒招以來諄諄誨之崇徽忘爲部民人亦忘崇徽爲官也有帥念祖者負儁才崇徽羅之門下親爲指授遂鄉會試聯捷成進士後官陝西布政使無何遷浙江安吉知州父老遺之錢以助其行峻拒之瀕行老稚男女送者塡衢巷婦人或脫釵釧投諸肩輿崇徽爲吏雖久喜言文雍正癸卯充江西鄉試同考官乾隆丙辰充浙江鄉試同考官皆能得人牧安吉凡二年解組歸歸而教授里中子弟誘掖不倦然於制義鮮所許可偶加奬飾其文必已佳甚後生以是激發學業日進及崇徽歿里人思之稱退山先生

潘挹奎曰予爲武威耆舊傳或稱官或稱字其於予家有師長之誼或稱先生稱公獨退山先生父子稱名者退山父子爲觀察屈不可不稱名也尹氏傳倣此

碑傳集卷九十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九十八目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中

杜使君思賢撫夷圖記 倪蛻
王先生立憲廣甯政蹟記 倪蛻
郡別駕韓城張公其仁署嘉定縣德政碑 張雲章
潤州太守陳公士鑛墓誌銘 蔣衡
勅授文林郎石門知縣許公湄墓誌銘 陸奎勳
豐潤令王公夢麟傳 吳襄
潮州知府張君克嶷墓表 方苞
梁明府纘素傳 陳儀
奉直大夫四川會理州知州加一級沈公慶曾墓誌銘 楊汝穀
方邑侯鴻傳 耿興宗
循吏梁公澤傳 桑調元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中

杜使君思賢撫夷圖記　倪蛻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天之生民固不以中外異民之秉彞亦不以華戎別以今而見古由往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吾於烏蒙見五年三變而慨然矣烏蒙於漢屬牂牁郡自元後始置土府隸四川知是府者爲祿氏世守歷明至
本朝皆相承弗替吳逆叛獨能不受偽命抱印堅拒者九年吳逆亦無如之何既蕩平朝議嘉其節令世守如故初祿萬鍾之父鼎乾死其弟鼎坤欲蠱其嫂而奪之襲嫂不從諸夷亦不義其所爲坤乃給川帥劄授安撫司據有魯甸掠鄰境無虛日祿三官之惡聲無不懾之者川帥以祿萬鍾方守郡而使屬目披猖至此因參革其官然萬鍾猶孩提耳諸夷不平欲攻坤坤乃率其黨數百人而逃時東川府方歸轄雲南文武會勘疆界對江卽烏蒙境坤遙呼東川汛兵曰我將往梁山若雲南容我我以魯甸贄曲鎭劉帥遂遣官納之既而征烏蒙並及鎭雄此二

土司者俱削秩遷豫章地悉歸雲南當是時夷民之死者不啻數千而坤又將夙昔所嗛之人盡疏於主讞者靡得脫其族子祿永孝與焉坐以兄亡收嫂棄市乃其妻祿氏在米貼未獲副將郭正域率兵百人往捕勿戒盡殲焉乃發大兵勦之鶴鎮張帥憤甚立沈命法無少長皆死匿而獲者斵手鋸足刳腹竿屍其不敢出而自死厓箐閒者又不可勝數通記死者不下三四萬人於是以米貼爲永善縣調廣通令宰之卽杜使君是也使君本仁守信體寬務斷招徠撫綏不遺力導其蒙遏其淫不示之以聰明而民不迷不拘之以禁錮而民不困永善之遺民俱知有賢父母矣祿鼎坤留雲南意常怏怏及奉

內召不知所爲其黨欲劫之不果然禍芽已萌會劉鎮移節於烏羊粟不誓民甚苦之坤黨因而生變殺鎮帥並諸官吏而漢民之罹於禍者甚多一時東川等處相繼起而永善獨不從亂是時也杜使君因公來會城以太夫人病請假奉湯藥聞變作卽謁臺使告行臺使以事方急恐其不能無虞使君曰職不去民心不寧乃疾馳而去過烏蒙諸帥亦難之使君慷慨攬轡而行漸及永境老幼來迎者皆望而哭曰來何暮也使君抵治所各撫存之如初仍上書臺使明永民之不反乞師命弗

加而臺使亦信使君有素止諸帥勿侵氶夫氶民非向稱暴悍不法自遠於恩化之民哉今如此其守死而不與於亂者是非秉彝好德而能然乎詩曰氶言配命自求多福又一年使君秩滿遷知霑益州去之日氶民泣血相送者十餘日不絕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初大理府陸公世宣守烏蒙仁惠人也與使君實同心至陸公去而民始畔是可以察其情知其故矣杜使君近作撫夷圖若曰均是夷也撫之則我民虐之則我寇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嗚呼觀此圖者可以悲其志矣使君名思賢遵義府人

王先生立憲廣寧政蹟記　倪蛻

遼東凡十有八城而廣寧爲首屬衞二十五而廣寧爲綱廣寧古木葉山也有虞氏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地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地故廣寧遂扼遼東之要自我
太祖龍翔陞遼東爲盛京奉天府廣寧屬畿輔赤縣當衝差使駢蕃且旗民錯處姦弊滋集令斯邑者非有精明强幹之才則猾豪恣睢無以懾其心而奪之氣即才矣苟不有慈祥惻怛之心以濟之或矯飾外貌似是而非雖悅耳於人事每傷化於陰陽難以言乎月計有餘者是以

廣寧令輒多負咎去仕人往往視此爲畏途獨象山王先生任廣寧六
年大臣薦其才
皇上知其賢行取爲部郎其所以治廣寧之善政美績皆班班可記也
先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六月莅任除革從前一切錮弊而其最害民者
如總理之指一派十收發之大斗小升借三之强派耗三站之供役繁
困乃揭示邑門有積蠹借稱總里苛累農民者抵之罪其量之不合於
程者燬而焚之借三米豆不恡不抑各從民意於收也無顆粒羨概以
出亦概以入三站之應皆官爲僱募供役而附近窮困村民旣免朘剝
之憂且得優閒力穡以各安其生焉又察知差役下鄉多煩擾凡於諸
訟鞫賦役立法傳呼人皆響應是年也有水災九屬告饑時高安朱相
公方尹奉天素知先生檄赴胡家窩查荒因卽定救災策且遂條陳地
方因革事宜皆關緊要高安深許之時廣寧貯穀十五萬石俱無倉廒
地爲三十九窖以民踐更守視有損溼則責民償補蓋質劑爲抵者纍
纍也先生曰積穀爲民乃爲累若此當思有以紓而救之明年春饑益
甚於是發窖借民食且減糶時各屬俱告饑而有司恐負累不發倉獨
聞廣寧行仁政乃相率來求貸議者以爲借它屬無例且恐異時徵收

不便卽有虞比於倭冒禍且不測先生曰獨廣寗爲吾民乎自朝廷視之一也遂無論遠近皆應之來者無不歎再生而去旣而兵部借黑豆而旗人之貧乏者亦視民例而借焉廣而至於城守官兵義州駐防及莊頭蔣得貴等園頭任洪臣等閭陽驛羊場河白旗堡巨流河邊門彰武臺清沙河兵民無不俱至大抵九屬無慮數萬人皆得借口食以濟饑而廣寗之窖穀以空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先生自若也是年也三月雨粱生蟲禱而驅之立盡五月苗又生蚜蚄復禱於神逾夜皆自死溝道中已而大旱步禱二十餘日得甘霖沾足於是廣寗獨書大有蓋精誠所至天人洽應若此會署尹檄催所借穀豆悉限十日內完全以俟盤察洎聞將有

欽差戶部親臨各屬盤倉乃廣寗借項多勢必殿遠近百姓無不曰仁君活我其可負乎大者牛車小者擔負相率俱來償及奉盤時廣寗穀俱滿足甲於各屬反爲最因是具文請蓋倉以儲當事格於例不允先生曰不於此時謀而仍委之於窖民累終不紓矣乃以諸寺廟不牽動建不合典祀者盡改而爲倉得數百間穀豆胥貯卽盡銷燬歷年百姓之認欠認賠各結狀而大害遂永除焉先是有旗員白爾閭圖於廣寗

爲豪右佔奪田園把持行市商民受害莫之敢攖先生初下車卽以法制之雖居章京如故而斂跡不敢妄爲心甚銜之適有昆羅庵亦在改倉中遂率甲兵糾僧黨搆造燬龍亭大題誣訴鎭守將軍會訊京兆事以得白倉用是成而白爾闍圖之舊佔鎭廟地畝仍責令退出還僧弭首帖尾不敢復張然則先生誠所謂不畏强禦者哉蓋惟先生立心行政一主於誠是以遇事敢爲而物亦無不以誠應者它日有趙現玉殺人而逃以疑似捕山西客民馬化甲於獄先生至廉得其冤狀顧正兇未獲執憲者不肯遽出之一日趙現玉忽自到案盡自陳其殺人無隱且曰我不忍賢令君以逃犯之故受劾也馬化甲遂出於獄嗣有闞三冒認義州民劉項全家爲奴先生問而力申救之闞三亦感化自首服焉易曰信及豚魚此之謂也先生於倉儲旣蓋藏出易法遠近咸稱之

內務府欲遂以巨流河以西莊穀數十萬石請交廣寧縣管理先生曰昔以無倉故廣寧穀多窖藏土蒸雨溼累民實深今百姓甫離湯火而又委之以莊穀它日之累於民者寧有旣耶乃投具無倉可貯印結於

內務府乞其奏免初甚難之以陳請之力不得已轉奏

勅部議令巴顏蓋倉收貯而各屬所有分貯之議得俱停論者尤韙之

先生之爲治善政甚多不能俱載載此數端庶幾士人君子之秉鞭作牧者有所觀感云先生建水人

郡別駕韓城張公其仁署嘉定縣德政碑　張雲章

嘉定之民更數長上不治而滋擾其困甚矣往時當湖陸稼書先生莅縣逾年民安於力穡歲供不施鞭扑獄訟平而爭奪者幾息將與之興於孝弟禮讓而以大吏不容去嗣是四十餘年之閒如山陰閻侯黃平王侯猶稱賢者其他不疾視我民而稍施以寬恤之政者鮮矣安望其復陸公之治之舊乎韓城張公梅崖由五城兵馬司陞任蘇州府同知康熙五十一年冬其屬縣嘉定之令闕公來署其事縣有數大弊歷久而愈甚爲之長者固蔽於利欲而奸胥猾吏承望意旨各思自通於上以肥其家其爲朘民之蠹藪何所不至而前政之穢迹彰聞殘民以逞也極矣公至則隱恤之甚急脫之水火而扶登袵席一切厲民之爲悉革不行如催科之令向則旬日閒民必再至縣庭受杖又并數年而徵之則一人而杖至數十或及於百一日之杖不止於千而止於萬已不能監視則置丞尉於其旁其臨之血肉狼籍號呼徹天如是者曾不令一日之得閒其視鄉里之小民雖怨家讐人無以過吏緣爲姦或完欠

互移或暫減名於其籍抵塞一時戶必索錢數百民無所逃避則爭就之其比愈酷就之者愈多令之閭者惟其手上下察察者則官吏共之計其一限之耗其人於所應輸者或半之或三之一甚或如其數而倍之者有矣公未署其任藩司委以督征到縣備聞之曰嘻民不可以一日聊生矣及莅事進邑之父老子弟明示以煦咻之意告誡以懲勸之方每按卯不比比則摘其一二頑梗者笞之或時返郡理本職亦不以委之丞尉曰使彼得行其恣睢猶出之吾也盡公之任六閱月其比責不數次而糧亦無壓征者公之寓撫字於催科其澤大矣其獄訟之害向則無事不衡以賕之輕重至或白晝持刃殺人或逼守貞之婦以嫁而旋就死地俱釋不問一詞之入非賕則不納衙之內狺狺然父子爭利聲聞於外而不顧公之於訟則悉聽之以情而亦不聞有縱法濫刑者惟上官檄使之日多而民憾公之不得盡爲吾理也縣境邊海歲必濬水道以利蓄洩而巡撫儀封公尤講明水利命公督濬虬江虬江者吳淞江入海之要道也淤久而不疏其流如線甚者爲平陸矣向之開濬官吏必隱其上戶之半以自飽而驅貧無力之人供其役公則飭六百三十里之戶役無一人得漏籍者通力合作以萃於斯親履其地勞

來之三十餘日不至縣治聽訟則於一荒祠大樹之下由是民爭赴功頗復故道公每行縣單車即路令制民有不得其死令必親往勘之舟車驛絡儀從赫奕供張饍羞備具至則詰責鄰保牽連無辜令一出數家破矣公裁減雜役愼選仵人不責地方供億往往坐肩輿以決之居鄰有旁及者卽遣之去民幾不知長官之至也是年適當釐正民戶之田舊例往來合散登注冊籍吏責報於民令必取其贏千金可坐致也公不許營私但務公事之辦委儒學之官以董之其他無一事擾民者去縣之日蕭然垂橐縣民皆言數十年中非獨署事之官所必無卽邑侯之賢自陸當湖而下未有如公之潔己而愛民者也公昔在京居司城之職十餘年廉幹之績記注

聖心故使之佐大府及來嘉邑旣究知其利弊盡誠而力行之雖其意所欲爲而不暇爲者尚多要以民之休養於公者舉其創殘餓羸之餘而漸甦息之以待生氣之復其功豈小也哉嘉定本壯縣令缺則爭營之公實無意于得也時方督撫交劾論者謂君子必不勝而督之責財于縣者甚重或爲公危之曰無庸若督復臨之吾當力辭劇縣返我閒曹耳公之勵清節而篤志施惠於民也如此雲章辱公之親枉其廬慮

心採訪不敢負公而告以邑之宜行宜罷者公一日從虬江還雲章見之問工巳乎又問會用鞭撻乎公曰昔之濬吳淞者以國帑此皆出民力一里之長聞其耗錢至二十餘千余何忍更加責焉且今亦非得半而止也盍舒民困以竢踵事者乎余退而歎曰眞仁人之言哉公爲人敦篤愷悌而剛直內蘊遇有不平則或一激發亦不過也少以明經入仕聽其議論藹然儒者好爲詩對客口占皆惻怛於生民之疾痛民之伏於田野者皆歌思公惟常時吏胥之甚得志者一旦皆無聊賴願公速去騰謗口以亂白黑然稍久即自息則人心之公自在也嗟乎爲長上者將惟奔走使令吾左右者之是悅乎抑愚夫愚婦勤耕力織以仰給上之貢賦者爲可憐憫也二者之辨張公與前政之謂也然公亦非邀譽於縣人者縣人感公之德咸欲建碑以誌不忘而虬江之士民尤踴躍爭先相與屬其文與余余不憚重累其辭以告諸世者非以阿私於公也庶幾𤼵民者之有所警爾公名其仁字某別號梅崖陝西韓城縣人爲之文者邑人張雲章也

潤州太守陳公士鑛墓誌銘 蔣衡

公諱士鑛字山貢號宿峯別號岘庭曾祖三色公始自海陽遷於浙之

嘉興祖萬年公諱治安以理學著聞高尚不仕父鹿萍公讀書自好有消渴之疾逍遥山水間疾終于京口甘露寺時公尚在襁褓中祖撫之成立既就傅善讀書同鄉趙公雷文以先達負重望閱所為文歎曰此經濟才非僅以文章名世者因以女字之公為博士弟子員食餼出鄉貢授中翰公既痛鹿萍公之即世而不及知也又念鹿萍公之痛不能終事父母也乃以孫兼子職甚得王父母歡已謁選聞王母疾篤馳歸侍湯藥及卒極哀盡禮又念王父年老傒終養服三年喪畢然後入都尋晉部曹遇覃恩兩世皆誥封如其官公長于吏治筮仕農曹司山左鹽筴陞本部貴州司員外郎復轉工部大司空稱其能凡大興作稽功計課悉委之又署製造局鐵器精良適用董理之勤同寮推讓焉既出守萊郡十年山左有龔黃之頌尤知人適奉部行取賢能山左例薦五人東萊二人皆合例一為昌邑令張齊讓一為即墨令龔銓嘗署登萊青道力請于中丞凡長才僻處海濱者盡膺薦擢自鹿萍公歿後王父母春秋既高妣汪淑人煢煢一身上事舅姑下攜幼子辛苦備嘗公每痛心及守東萊迎養任所無何而淑人辭世號泣奉母喪歸抵里鬚髮盡白結廬墓側課子讀書自題其室曰白髮思親日青燈課子時鄉黨

咸以孝稱之服闋適有四省例之劉渝州未兩月改補潤州郡是郡爲
南北衝溢漕運咽喉隆冬躬冒霜雪督工開濬河道恤其飢寒捐俸以
濟力役不日疏通中丞儀封張公顧而喜曰服官當如是矣命各屬率
循之治潤八年兩署蘇松糧道及揚州江寧府篆公出之日居多所至
輒有聲金陵某素豪强聞公至斂跡遠遯金壇縣某姓者天暑自斃于
路其子挾仇誣及無辜久成疑案公廉得其情釋之刑郡大獄有未協
及奉部駁者咸委審理大冢宰張公同張吏掌科至鎮江清理積案其
難決者公備申委曲以候平反凡所決剖無不合每秋審在毘陵制府
常公以公能改駐鎮郡其見重于諸大人若此者不勝紀平居喜論文
呼諸兒命題試之曰吾惜少孤未能如汝曹之日事家塾耳憶曩時爾
外祖雷文公以夙學衡文重相期許豈料我今日徒爲風塵俗吏哉然
少時飛揚之氣至今猶覺意興勃勃但不能復從此間作生活矣以故
守東萊及潤州皆屢行季考月課設義學延師課諸生童給以膏火資
所治學宮必修葺蓋重文教也初公赴補入都道由京口夜夢鹿萍公
歡然執手睥睨江山依依良久若示以意者已而黯慘悲來情不自禁
遂相持痛哭失聲而寤既補潤州江山風景恍若夢中所見因念鹿萍

公養疾蕭寺時至今已數十年老成彫謝欲求昔日寄跡之所渺不可得嗚呼鮮民之生傷如之何乃顏其堂曰望雲示思親也公餘徘徊江滸憩甘露寺西偏似素所經歷觸目驚心淚如泉湧旣而歎曰嗟乎此非吾夢中與先君子執手地耶當時意若有所言殆爲是乎因遍訪山中人有老僧來指鹿萍公昔遊處悲號幾絕遂建祠于僧舍歲時祭祀爲買祭田立碑于寺中嗚呼非公孝思所感烏能如此哉公易簀之秋頻夢鹿萍公來與語殊不樂因諭諸兒往祠中戒住持僧毋使遊人雜遝致我獲罪先靈孰知鹿萍公爲公故而入夢耶曏昔之夜痛哭驚寤又安知非鹿萍公亦有先兆耶是年八月會審欽案留蘇偶嬰風露猶力疾視事數旬痰疾忽發而逝公生于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亥時卒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十五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二元配趙淑人丁未進士提督福建學政雷文公女又娶歿孺人鄭孺人子五景濂邳州州判歿宜人出次元候選主簿鄭宜人出三景滄江南無爲州州同知四景瀛江南淮安府山清外河同知五景灝江南揚州府寶應縣縣丞俱歿宜人出女三人孫十二人公之別號屺庭取陟屺之意爲思鹿萍公也嗚呼公之經濟彰彰可紀者人能知之余尤重其孝思所謂

終身孺慕不可幾及諸公子因余梓鄉至戚歲癸巳余典試浙闈又視學六載往還京口頻得與諸公把晤比奉差河工公子復得晉接熟悉公生平懿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於嘉興之某阡泣涕奉狀請誌余雖不文義何敢辭乃爲銘曰

良吏不易得孝思尤無方惟公之孝魂夢將雲冥冥兮水茫茫甘露山巔涕沾裳鴛湖京口遥相望永奠幽宮魂無傷視余斯銘千古芳

敕授文林郎石門知縣許公湄墓誌銘　陸奎勳

公諱湄字臨洲別字拙村生而岐嶷弱冠即負文名康熙丙寅歲補學官弟子員尋食餼己卯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丙戌謁選得湖廣岳州府石門縣蒞任十五年用南海清端陳公薦

天子命來京引見行抵荆州以疾卒時庚子五月廿四日也石門本漢零陽地苗蠻雜處號稱難治甫下車開誠撫諭容美永順諸土司靡不格心嚮化邑經吳逆亂後流亡未復田卒汙萊公殫心招攜編戶盈止奉檄履畝清丈豪强毋得隱匿屆編審期視田之多寡以定丁之上下闔邑誦其均平里民輸賦令自封投櫃以絕包攬之弊每歲躬自勸農攜酒肴給賞以別勤惰遇旱災詳請盡發倉穀平糶救飢多所全活凡

民間休戚視之如一體力所可行縱做精勞神弗惜也休養既久教化
遂行朔望講讀
聖諭十六條勤勤懇懇不敢視爲文具學宮湫隘從建邑之西北隅而
以舊所爲義學擇行端學醇者爲之師月課季試必親加品隲暇輒自
搆一藝以爲法程嗣是文風丕振甲於他邑辛卯充同考官得士七人
皆屬名雋前任跡涉侵欺公誼重同寮承審卒以挪移復上坐是雖膺
薦舉承追未完十餘年不得調慈利令物故虧空數百金公署事多方
爲之補苴噫世之號能吏者擇便於己忍心背義而不顧苟能於後先
交代之際不爲深刻以求是即加人一等矣孰有如公之損己益人施
恩於不報之地者與公於岳陽屬邑攝篆幾徧華容安鄉之民飲食尸
祝者與石邑民無二視郭奉世之寓佛舍兼治兩縣者有過之無不及
也公性孝友少失恃祭奠輒涔涔泣下事贈公愛敬兼至既沒力營佳
城以盦體魄與世父同居數十年事之猶父也撫從弟三人漸次成立
不啻同懷昆弟也崔山南柳河東之家法以今方古殆無愧焉讀書以
洛閩爲宗行文必以理勝嘗刊定石門志稾考獻徵文論者比於武功
康志生平怡愉悲戚一寓諸詩著有宿蘆詩若干卷教其二子俱以英

年擢桂帖次君入史館公寄書諄勉盡職蓋其心不以軒冕爲榮而期於事君立身過庭之訓漸漬有素不以垂老而一日弛也嗟夫論人於三代下德才兼者難矣以公之家修廷獻出宰親民固極一時賢良之選而又得名公卿爲之薦達

聖主記名特旨召見方謂可展平居蘊負大潤澤而慰民望乃齒未躋中壽遽委恆幹於異鄉蕭寺比臨文者所不能已於愴歎也雖然後賢鵲起繼繼繩繩則夫積善餘慶天之所以施報於公者亦云厚已公生卒年月具詳行狀元配沈氏贈孺人繼娶沈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王謨甲午舉人次王猷癸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將以某月日卜葬於某圩之新阡編修君持狀乞銘予交在紀羣誼不得辭銘曰

漢治近古吏重親民潁川四長韓鍾荀陳誰與踵武淡弘韻宇帝高陽裔著姓曰許南宮既捷出宰大門有苗故墟錯節盤根敢廢催科寓諸撫字穀我窮黎烝我髦士名在薦牘寵得書屏胡不永年而殞於行彼蒼報施惟善人厚宜爾子孫寰中領袖郄枝連折鼇禁早登未竟之緒以莫不增美哉鮮原丸丸秀水我銘不刊企茲躅軌

豐潤令王公夢麟傳　吳襄

公諱夢麟字玉山貴州平越人康熙壬戌舉於鄉補辛酉省試也甲申授豐潤邑宰丁亥以憂歸服闋遂絕意仕進族固大公又最長卒敦睦爲宗黨先嘯歌泉石杖屨所及輒竟日忘歸平時坐容纍纍顧不事家人生產雜鄉曲中未嘗以衣冠自異與人言罔涉宦途事人亦莫知其爲官也如是者十餘年卒雍正元年余視學京畿豐固甸服地甲乙之餘諸生具以狀聞臚公事請祀於學余惟名宦者名多而實少出輿論十靡二三膏粱家欲藉爲顯揚具又比附於善則歸親之義人亦樂成其美無或排而核之者則詰之曰公之子孫有不遠數千里而來襄厥事者乎僉曰無官斯土者有公之故人乎僉曰無余視其詞益壯義氣勃然爲之斂容起敬民之不能忘也如是哉此眞名宦矣謹按狀公性耿介體貌端凝甫下車齋宿誓於神祠曰某膺

天子命宰斯邑倘不潔己愛民稍存私家念骸骨不得歸故土自黔抵豐歷江亂河達者有如此水豐民聞之無不震悚既視事革除重耗雜派令民自輸胥吏無所容其奸鋤豪强懲積盜案無留牘門無私謁吏民愛之如慈父母嘗因捕蝗悉屏騎從遍步郊野身先掩撲從者無不

一當十須臾立盡其蝻子遺孽百計除之境不爲災乙酉五月亢旱躬
率士庶蓬跣行赤日中汗淋漓雜塵土村農搖首咋舌感繼以泣孤誠
上達甘雨立施歲乃有秋至今凡雩禱父老咸相顧謂安得王公喫苦
法耶在任三年嘗以口舌代斧鉞刊傳
聖諭訓迪諄諄建義塾賑孤乏課士子尊高年皆深切見諸行事聽斷
廉明雖褫服者無怨言有奸黠子被杖將提飛語越訴忽聳身奔入城
隍廟沿途大呼神宥我神宥我我從王公斷不敢有他如中惡滅鼻自
投無算市人相顧愕眙蓋公下車之日誠心實政早已感格神明矣去
官日三子一僕策蹇就道行李蕭然圖書琴鶴并且無之行至磁州檢
橐中白鏹不滿四金計道遠無以供頓宿具適公長子自家鬻產來迎
路旁觀者咸歎息誦姓名去公之行詣大略如此雍正九年秋粵藩王
君七俊晉湖北中丞入覲余承乏閤門見班次聞人人屬目既識面各
道往事余因曰君黔南人黔南人宰豐潤者君知否君泫然曰先公也
厥後日款語乃知公大父澂浦公之德源遠流長兼悉公家政甚豐民
所未知者又聞中丞爲詞臣日豐人每鳩貲以代索長安米嗟乎北方
士厚風淳戴德不忘遂至此哉抑公之入人者深也中丞即前鬻產迎

公者也余既敘次其事乃爲之贊

贊曰公在家若無官在官若無家其古素位之君子乎中丞之象賢而大之也宜哉

潮州知府張君克嶷墓表 方苞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潮州㧛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亦堪嘗至京師會余疾遂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逾時以俟余瘳既相見僦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歸生二子矣始進一冊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俟順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㧛齋行略也道與之親迎也沃絳間父老多稱㧛齋質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數事其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鉤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宜入告事雖格聞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縶其一宥其一責以偵緝終君之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眾千餘人君聞即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

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敢逼會夜半大風起飭卒二百斫其營
呼曰大軍至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三人衆
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與大獄株連多恐轉生變乃
以盜案結潮有大豪胈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迹而得
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遲緩之當以黃金四百
鎰潛致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辭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命以開
礦大府不敢詰君命縛執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獄以牌申大府情
既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曰吾性拗幸而歸畏途可復卽乎亦堪
朝夕近余凡踰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寔事不可詭託
者葢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樂爲時人之學
無明師友勤而無所年今五十有四矣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
將南浮江湘就二三同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
有所成俟先生之閒一訂先人遺書死不恨矣亦堪以仲冬歸次年四
月適江西至楊黃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累世藏書暨平生集古
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石皆燼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
存者君諱克嶷字偉公先世直隸眞定人元末徙居山西聞喜縣之夏

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良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粤東許日熾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絳州閔師門剝喪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閔君側室范氏少寡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昆弟之子亦安以嗣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次江東方苞表

梁明府纘素傳 陳儀

文安令梁君纘素治縣六年而卒于位民走哭空市里婦女皆爲流涕列其治狀上官請祠而祀之初君之至也縣方賑制府以所報饑民數倍前檄下核減君力請得無減凡萬有一千人故民深德之君汾之永寧人也兄弟四人君第三伯兄紹素孝友嫂賢克順厥志出己貲佐家家以益饒嫂于氏清端公成龍孫而中丞準之姊也君雅志恬泊洎父與伯兄相繼沒偕仲季奉老母同居而嫂以冢婦操內政君益力治田園無仕進意嫂及兄弟強起之曰不憶伯之歿以宦未遂志不獲伸而屬而繼其所未足乎且吾家既不待官而食可以行其意脫有緩急固不惜破產相助爲理也君謝曰昔張釋之以貲爲郎恐久宦滅仲之產欲自免歸吾顧反求出耶兄弟自此當苦貧矣初授山東齊河令再補

則文安二縣皆瘠且劇天下之窮處也齊河道綰九省徭役繁重歲災
民流賦逋而文安稱澤國九河之所委注隄隤水輒至城下數載不涸
其高壤則皆旗人圈地民無尺寸業俗皆雕悍少慮好訟而輕生君所
至務俾民休息其在齊河以救荒爲名經畫部署大倣富青州法日賑
萬口人人屬厭而去大府嗟異之及賑文安亦然齊河之災也長清禹
城之民實壑焉君上其狀撫軍略曰地勢南高而北下長禹水則齊民
災古令丞趙牛二公掘河爲界受其水東注徒駭仍隄北岸以防其溢
邑乘所載至明其趙家蔣家二口以南北孔道久踏漸平瘦口非水口
也今長令袒其民指爲古口可以便水出入其說甚不經夫前人既隄
以防水復留二口以自壑邪至王龍口則長民王龍以決隄被刺死其
處故以名既非道口更無水口而併指爲宣洩之處是徒欲宣長禹之
水而洩之齊耳有是理乎撫軍以爲然命塞三口而罪決者君率齊民
疏河深之以速下流仍橋趙家道口而勒石爲永禁自是水不爲災歲
以比登流亡者漸復業乃蠲徭役什六七勸民息訟禁自戕及以婦女
溷訟庭者徵逋賦准民以草豆絲棉絹布雜物照值折納民便之不勞
鞭扑而舊賦皆及額當是時治聲爲六郡最大府將疏薦之會以母憂

去職去之日送者塞路至不得行君之補令文安以丙申九月而河決於去年秋積水成淀君募工造水車置龍塘灣隄上日夜戽而注之河水痕日減數寸或曰是何異以蠡勺海徒費無益然而明年春水益淺民杭稻其中收數十萬斛歲乃弗饑君曰此非所以規久遠也旱則水涸無稻潦而水溢且無禾若築複隄起鹿疃西東至蘇橋以遏衝流則水患絕矣條上其事以費重不果行君時以為恨定旗民租地法文民既無恆產仰租圈地為命糞治如已業而旗人以田事委莊頭率無賴子闞田既治則勒民益租不聽者奪之而豪猾民乘機誘取或轉租以為利於是窮民盡失業君請之制府令租戶親與地主交關值既定不得意為增損歲災則議減無災而逋租一年以上者官追之另募租原戶抵拒者以盜種人田強者律罪其莊頭私租勒租勿聽聽者旗民各以盜典田宅之罪罪之豪民包租者罪同仍追價入官制府曰善下其法被圈州縣一體遵行自是五府窮民皆有定業矣文民忮矜負氣睚眥與訟大與齊河同俗而密邇京師多中貴訟不勝者輒走輦下譸張借力勢鳴府部動連數十人案累歲不決君既以寍息為事訟者至率諭令講息不得已乃傳訊付以紙皁自拘未嘗遣役下鄉兩造至則立

判曲直各厭其意未嘗輕加敲扑其事經部府者反覆詳釋多得解雖屢駮必據情法力爭未嘗徇上意屈抑一人以此訟益衰廳事可以羅雀閭閻不知有官唯以四時上租賦詣縣至則自投匭中以去與吏相視而不相識父老曰自記睹以來民間安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辛丑三月君病疽劇民皆禱祀呼天願假我令君數年未幾竟殂年纔五十有六耳惜哉初君賑齊河時米不足自以家貲二千餘金益之及至文又以千金為水車費病革時弟繩素至君執其手曰拙宦不持一錢歸今果然減昆弟之產繩素泣曰曩勸兄仕將以繼伯之志非為家也今部民戴兄如慈父頌義無窮光流門祚雖破產安足道哉君一子曰拱辰

贊曰君魁岸美鬚髯望之儼然而氣温辭和久益可親與人交出肝鬲始終不渝急人之難若不及終無德色犯而不校其量固已遠矣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者歟

今天子加意吏治吏爭以廉相尚然好為谿刻操切其下民以滋擾或皓皓以為白自謂足我事矣而民閒疾苦置若罔聞皆非壹意愛人為天子拊循百姓者也藉為名高以求速化此與俗吏何以異善乎太常

黃公之論君曰善無近名仁心爲質可謂知言矣

奉直大夫四川會理州知州加一級沈公慶曾墓誌銘　楊汝穀

沈公怡庭既沒之十四年而其友楊汝穀乃銘於其墓曰嗚呼君內行純備文章贍逸當世咸能推之若其居官之治效進退之際卓然無愧古人者則以位不酬德非生平之舊蓋有未必盡知也當康熙庚辰余與君同舉進士始定交於君時同年友陳君曾起胡君國期儆舍並鄰近諸君俱負高才敦氣誼文酒之讌間日必合酒酣以往交以古誼相勉勖戒他日毋爲俗吏而君尤性情坦易退然其間言動自然可法注選得山東之商河商河於九河爲馬頰斥鹵寡所植而俗特强悍爲盜藪君始至值大水奇祲流亡未集惟日夜事招徠撫卹吏胥窺君文弱喜曰書生耳無足慮不知君固事事默察半歲後盡得其要領由是批郤導窾無不如志邑賦冊舊止列甲首任盈縮苦賠累骫骳莫甚君爲按甲立花戶民始便之而卽於其閒寓保甲之法後監司某下所屬編保甲多紛紛莫指而君早行之而有效矣蓋商河接壤滄州吳橋諸處莊頭往往令旗人潛來境內謂之生蛋嚴保甲則姦無所容然邑民或有以歲歉轉徙入旗閒脫歸則概以逃旗報解君廉得其實惻然曰此

吾民耳白契例許回贖吾第爲贖之何解爲如此者歲恆有之邑於濟北最窪下水潦一降六鄉沮洳葦葭草澤魚鰕遺種其間旱即蝻動欲出發爲蝗蝻君開土河以滙衆流備蓄洩自後雖小災眚不至損稼至今賴焉治商河十年燠休若不及獨嚴於治盜先後擒斃白烟王三德等皆河朔劇盜行劫商旅結大俠爲奧援者或語君長厚者亦爲此耶君曰治萑苻不得不爾厥後乃里門夜開吠犬不驚訟簡務閒凡鄰治有大獄院司輒以委君嘗覆勘樂陵獄出淩遲斬罪各一考績當內遷爲他人齮齕獄躋去最後乃舉山東循吏第一

欽試直省卓異官又第一勅賜織金蟒服特用知四川會理州之任郎攝新津令時護軍都領温公率禁旅駐打箭鑪規西藏新津當軍道之衝里甲擬各斂千金治具如某年唐提督故事君曰此乃由成都來第一驛由此而達尚數千里此之供億彼將規爲額吾邑尚竭蹶可辦彼窮荒下邑何以堪諸但多架浮橋俾得疾渡圈曠地俾可下營若有求索吾將以身當之兵未入境君從之爲民請命詞意慷慨温亦感動嚴約束不久淹比至打箭鑪民不大擾先是君在商河撫臣率合屬捐備西師軍需君時已受代攝商事者爲蒲臺令某欲因此加派於民君毅

然曰此事我已措辦屝屨資糧不以累君君無庸慮某怍而止葢君每遇大征徭甯忤上官不肯煩閭左無已則以俸餘自任其事類如此會理相傳爲南詔會通府地荒江礫确於蜀爲羈縻州領州者寄空名於土舍上遥資彈壓而已時則制府實與君有同榜誼儀吉案年羹堯庚辰進士四十八年四川巡撫五十七年擢督六十年入覲授四川陝西總督沈公告歸二十月而卒在辛丑之冬則此制府必爲年也謂曰會理荒僻豈足展子驥足變重兩府任擇一焉我當削牘君緩謝曰某十年外吏精已銷亡家有老母行且乞公陳情不足辱厚意且此又上所特命敢有他冀所親或迂之君曰令吾冒進當早致顯美今老矣忍自敗耶且制府非能保功名者汝曹識之吾或不及見耳乃決計請歸養閱數年而制府敗諸嘗爲所薦達者或謫或死而君則已前沒矣方君以上計來京師極爲余言作令之難意若有倦而思去者年未五十頭鬚斑然余固已怪之豈其屈首外吏誠有不自得者雖政成報最而所懷不得施者尚多耶入蜀三年竟告歸歸僅二十月而卒然則命之短長天固定之至於今當日同志之友墳草半宿而惟守道貞而見幾決者爲能超然遠引以自全其出處本末之素而世之乾沒不已苟一日之得貽沒世之恥以至於身敗名裂者豈不悲哉君諱慶曾字振

始號怡庭歷官四川會理州知州授階文林郎例得授奉直大夫卒於康熙辛丑十二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四曾祖諱徽烇明華亭學博鼎革棄官不仕耆年碩德遠近稱節烜先生君之生也適遇先生八十錫嘉名所以志也祖諱燕卿以君貴貤贈如其階父諱鉞以君仲兄愷曾貴封御史母閔氏繼母丁氏贈封宜人配施氏封孺人例得進宜人有賢行實能佐助君言內治者必推焉後君十二年而卒始君之葬也墓石不具至是嗣子世杓世樟正元等將奉其母從祔而徵銘於余以俟啟封而納焉乃爲論譔而志之而世之所咸知者則不復詳列云銘曰

嗚呼沈君惟時之碩既質而文亦柔而直作宰巖疆民肥身瘠亦越十年循良奏績
帝曰都哉臨軒親策
天語煌煌好官是目用錫服章用作邊牧邊牧伊何猓獀之國羈宦幾時倏焉遽息匪卑其官毋緇吾白彼因勢者乃昏罔識避村之陽青芝之谷鬱鬱蔥蔥幽宮此宅刻石紀辭高風永式

方邑侯鴻傳 耿興宗

方公諱鴻字踐愚儀徵人由鄉試副榜除知襄城事詢知徵收漕白吏

與胥狼顧鴟視弊孔百出閻左因以大困首奏記大府再難而再爭之卒併於名糧折錢歸藩庫至今人荷其賜公善爲古文詞質雅有矩矱稱江左七子之一而習於法理通曉世務以廉明仁恕發於誠懇爲治農務殷時恆單騎歷溝塍從奴持榼酒勞其勤者陽奉而陰違者譙讓之疏溝渠數百敎以種植河之滸舍之側不使有曠土居處儉節訖代未嘗以誅求笞辱人人愛而敬之今公棄世已百餘年襄人論邑令君之賢者猶共曰方侯方侯老幼智愚同然一詞也或又言當公官襄時大府慮承平久吏失於寬縱力以嚴矯之列城奉行之過右平民抑紳弁至使牙狙市儈乘機得志如國狗之瘈無所不噬當是時林下紳弁皆密周身之防不敢出一語與人奴較是非而又或以媒蝎傳致敗以故里巷細民口語相角不得其平輒攘袂大言曰我豈鄉宦耶鼠輩敢爾公獨與黎庶約相倘以親睦塞其怨咎之萌大府更以此推之所部以域計廣袤一百八十里村千餘戶亦數十萬編氓或以事見公第一問數歲復晤舉其氏名坊巷不少舛縣試童子多倩傳之弊前政周棘扂藩檢窒內外猶不禁至公悉除之示無廉諷然有私占授者輒能辨捉刀人以故所取士多得列前茅者卒登甲乙科即老於青衿亦不失

文苑之祭酒馭吏胥不矜察察之智而蠹弊之根穴悉除視事久八閒委密消息與士庶之門戶姻婭無不徹敷政鞫獄必中其情愛好生徒於寒畯尤摯曰人有意學而困於無貲地令長責也先伯祖受知於公以縣試第一人充儒官弟子員數爲予述公所以覺牖襄人士者雖老師宿儒數十年席間函丈無以過也丈夫子一博學以才名

循吏梁公澤傳　桑調元

公姓梁名澤字恆白號采山廣東順德人父器圃先生與陳元孝王蒲衣族兄藥亭唱酬有名公生奇穎又家學工詩文分書未弱冠舉于鄉時貢士試春官未分省行卷爭投徑途公秉節嚴峻屢躓乃謁選得浙之海鹽令概然以卓魯自矢恫瘝民瘼孜孜求興利除弊功令編保甲革里胥行順莊他邑率多陽奉或治之而棼公實心釐剔妙中機宜政乃成徵糧令民自操斗概監司遣人下縣倚勢作威公笞之申報上官媿謝之海潮囓塘先事綢繆得晏然無恐聽訟明恕曲諭以禮義暇集士子衙齋飯脫粟講論不輟陶成甚眾攝秀水平湖二邑不以暫理易素志吳有倒好之諺呼爲梁天青太守與公殊意見公一處以正直恢恢無掣肘時高安相國朱文端公撫浙首稱梁令善標之爲則文端公

內陟都憲特薦之行取辭縣士民遮道攀戀數百里不絕有送至滸墅泣別者至京丁內艱尋以前令民欠波累重至舊治衆扶老攜幼擁拜如曩日會獨積逋放還惜不竟其用公怡然吟嘯歸康熙庚子秋闈公爲參詳官本房得朱嵩齡陳佑鄰房薦馬維翰杭世駿以道義文章經濟見于時調元列乙榜出公門下頃修邑志邑人懷公舊愛爭就調元屬爲之傳用質言之如此

桑調元曰天生奇才或湮沈下里不著見著見矣用之而效又得名卿薦剡類圭璋之特達復以牽累見遺
今上思楊馬之才旁求切至卒無有以之應
詔者調元感公平生氣鬱塞嗚呼若朱文端公安可復作哉

碑傳集卷九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九十九目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下

中憲大夫台州知府蔡公秉公墓誌銘 盛大謨
胡君隆傳 陳儀 互見孝友
麗水令王君汝楫墓表 蔡世遠
楊高士傳 廣東通志
中憲大夫福建臺灣府知府馮君協一墓誌銘 趙執信
黃先生師瓊傳 蔣恭棐
汾州府同知楊公飛熊墓表 韓夢周
沈元滄小傳 鄭方坤
原君承猷墓誌銘 楊鸞
杜氏三世家傳 沈大成
杜士標
杜仁傑
杜于藩
又杜君傳 陳儀

又附杜使君甲治行記　沈大成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下

中憲大夫台州知府蔡公秉公墓誌銘 盛大謨

公姓蔡諱秉公號雨田南昌人先世盱江宋元祐時衡仲講易銅川山麓屢徵不起從居南昌其後有某應詔以計破楚寇官統制有某以懷遠衛經歷剿黔寇有功曾祖某庠生祖某貢士崇正間以策上京師不用爲鉛山廣文與縣宰不合拂衣歸父某以文受知於忠襄蔡公懋德忠襄殉難號哭失聲夢寐發爲悲啼著有啟正紀略公少恢奇慨然有志於天下急其所要不區區爲耳目計又念先代救世爲心益發奮自任嘗夜然松膏區畫四方利病有所疑難則繞席徐思必得乃已每自誦曰吾人爲學不能有益於世學何爲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爲河南遂平知縣內擢吏部稽勳主事歷員外郎中轉考功文選司迺得奉
命典試黔省尋除知浙江台州府致仕以雍正癸卯十二月晦日卒於家年七十一公宰遂平有河南大盜佟二者剽掠殺人時出沒其境吏

不能捕公出白金數斤與老胥忞所爲胥宿旅舍有酒倡狎於賊者厚賂之盡得其狀以白公微服往偵而還明日徵壯卒習射內圃又召倡侑酒良久乃散已而婦人入賊巢見佟泣曰東郭有少惡以妾往來於君結黨且衆將殺妾以累君旦夕必不免佟怒欲殄之婦人留佟飲酒佟召諸亡命厲兵蓐食盡遣之夜半率勇士疾馳其壘鞭門殺門者直入臥內而婦人縛佟以待佟躶體醉鼾如蟲然遂取以去於是命人舉火火熾老胥以衆卒縶數十人至曰頃伏東郭林莽間邏賊分擊之禽其半語未竟餘賊望見火光皆反奔來救公麾衆擊益力賊駭竄不知所爲左右突不能出盡受禽而河南盜遂息台州距海六十里海上有閩寇曰蔡元亮嘯聚萬人踞洪濤中焚劫客舟無所憚會諸道合軍甯海往勦軍容甚盛登艨艟且行公止之曰吾張其師賊且深入卒難圖也請先取估客舟載力士束甲而往繼以戰艦乘其隙而擊之可盡殲焉時五月五日元亮方張水嬉從者百餘艘歌扇相屬水聲渢渢然久之入於鴟鱴別岸從者先登設供張元亮從容攜婦人飲酒帳下估舟陸續以濟酒半束甲者進奪賊舟而戰艦且至礮發賊窮蹙無所之舟中弩齊發人皆應弦死流矢中元亮背縛之悉禽餘賊以還是役也獲

大樓船五賊二百有七十八人軍械火器無算皆出公力公自少讀書壯而服官力於有爲然不阿以取容其在銓司尙書索選草則曰官可罷選草不可得也竟不與及台州益厭仕進遂乞休而林居者十餘年旣卒葬於某鄉某山父贈奉直大夫母王氏贈宜人配恭人龔氏丞甯訓導起元之女生子一正笏乾隆己未進士徵選不就女一適豐城諸生李拔孫一曰綬府學生公故有大才思有所以用旣稍稍用矣而亦遂退退之日几坐一室手漢書一編不釋龔恭人徐勸以少休公笑曰吾生平所欲爲者時時與古人中求之恨不及也銘曰

士之自命與天之命士夫非偶然而遭時或殊負才如公者小用之而益見其全苟無益於當世兮雖大位其何傳維河之南而海之東兮公雖沒而名不湮盛謨作銘匪敢誣兮凡今之人誰有焉

胡君隆傳 互見孝友 陳儀

胡君隆者山東大嵩衞人字景初號屾齋康熙中循吏也兩丞縣四署令皆以濟時利物爲己任若忘其位之卑與力之微者然卒亦能行其志苟天下士大夫皆如君則事何患不理民何患不安乎旣不能然而貌榮名取高位者未嘗絕也君乃終老一官卒未有知而舉之者其何

以風厲在位余嘗覽君誌狀未嘗不歎其賢而惜其不遇也然君之好
爲利濟亦自其天性然初不以名位爲意康熙辛未陝西告饑
上命大農福山王公某往賑之君時以布衣游京師因召與偕至則流
民就食者踵接王公謂此輩蟻附鳥散不可稽核且使指未及難以併
賑也君力爭以爲不可且言之同使某公總制某公曰此獨非朝廷赤
子乎
聖天子好生如天而公等乃計倉儲之費憚勾稽之煩視其饑而死恐
非
上所以遣大臣意諸公韙其言乃悉賑之凡數萬人君爲人方直往往
面折人過而言衷於義不爲氣矜聞者多感聽否亦無忤焉見義必爲
不顧己利害急人之難唯恐不及然恥言任俠壬申入貲戶部寶泉局
大使司鼓鑄大使庫官曹司遇等胥吏而局有鑪頭者皆市儈子積姦
猾侵牟致富私奉給監督曹郎竊威福視大使蔑如也鼓鑄所役工匠
數千百人關防特嚴不聽自出入日用百需一切取辦鑪頭頭恣侵剋
物價較市中皆倍蓰工匠無不負責者既無以償則錮身爲質至老死
不能出君廉知其弊慨然欲除之懲鑪頭以法而爲之酌平物價匠困

大甦歲終停鑄負者什償七八矣猶有錮者數百人君概釋之歸與約開鑪日畢至諸鑪頭相顧竊幸計逋者必負約因以爲君罪而及期則果至無一後者乃咸愕媿服自是鑪頭奉法唯謹而諸工匠始得安然力食矣君司鑄十三年秩滿遷江南涇縣丞君去而鑪頭復橫侵剋如故役者不勝其憤乃羣謀爲變既奪門不得出則相率乘高譁譟呼聲動天擲瓦礫投外人監督訶禁被擊傷頭面而走怡親王聞馳往親招諭之乃解於是捕鑪頭寘之法議定食物價值眾始帖然此雍正元年事也夫以鼓鑄大政屬役數千人廩食於官而數鑪頭齮齕其間遂致窮極而變至煩親王指揮而後定當時司錢法者苟有一人如胡君之用心則何以至此以此見庶官脩職之難而君爲不可及也君既至涇涇令郡丞攝也語君以縣難治狀前令丞俱以士民劫持敗覆轍歷歷尙其鑒諸君笑曰水以風波官以賄餒士吾士也民吾民也雖欲爲不利如官之不賄何郡丞以爲名言於是訟獄之疑悉以委君君明察而斷物無遁情曩之姦黠者皆慴伏丁亥攝令旌德詳革雜徵之累民者如干項頌聲翕然有僧廬被火而死其徒者富僧也或怵以禍懼而餽金君叱之曰人命至重苟有故甯可以賄解耶卽無故何用此爲及檢

訊果無他立命瘞之僧感泣去戊子涇縣大水漂沒廬舍舟人爭攫財物而不拯溺人君亟下令救一人者予一金舟子以一人上則立予一金於是爭先拯溺凡救數百人己丑攝令盱眙年荒米價翔涌君首捐多金勸輸遂集得數千金市米鄰境平糶糴循環轉運民以不饑秋熟乃以餘金易米擇耆民掌之春出秋入爲救荒備總制邵公某嘉之將疏薦君而遽卒事遂寢時有鹽徒拒捕案連多人君爲之推原上請數十人得以不死庚寅涇大饑二三亡命聚數千人將爲變君以查戶口至其地聞鼓譟聲急馳呼而喻之曰若曹皆良民爲饑所迫至此然五日內米至矣不能稍忍而以求死耶涇民既素信愛君聞諭則環跪而泣曰以粟發無期勢不能久生甯冒死救旦夕耳如我公言敢不忍死以待遂散去君歸趣令速開倉令以憲檄未下辭君曰民情變矣尚何待爲救民弭變而不獲上命者吾願傾產還倉不以累公也於是倉乃開倉開而民乃戢君後廉得倡亂者二人重懲之曰數千人幾死汝手撫軍劉公某勘賑至縣聞之曰微賢丞幾致大變賞歎久之然亦終無薦君意壬辰涇令缺以君攝其事君乃悉舉素所欲興除者一一見之施行癸巳大旱君步禱烈日中行七十里至岑樓峯之龍湫有若蜥蜴

者三游泳水面見君爲喜躍狀君以竹筒貯之歸纔及半途雷霆飆發
頽雲駃雨境內無不霑足而蝻蝪遂失所在涇人咸呼曰此胡公雨也
能文者爭記其事甲午乙未閒以母老數乞歸不獲請丙申母卒乃以
憂去去之日哭送者空邑里壬寅服除補丞浙江之奉化癸卯攝令鎮
海時境內有綿蟲之災積厚至數寸君齋宿城隍祠三日具牒以請蟲
遽滅跡如掃人咸驚以爲神是歲也鎮海夏苦蟲秋復苦雨海潮大溢
民居蕩析過於涇縣時而君拯救愈力所全活不可勝計逮賑恤之令
下籌畫區處無不曲當邑人至今稱之丙午以疾卒於官年七十三時
世宗在位之雍正四年也
聖祖時官人以序丞簿微官得進於令牧者鮮矣雖有才賢非獲大臣
論薦不能自達於
主上故以君之行治而位不過丞郎秩不至七品迨
世廟繼統破格用人拔之側陋洊躋通顯者往往有之而馮唐則已老
矣此余所爲悲君之遇而惜其所蘊之未盡施也然君子文伯以學博
入覲受
聖主特達之知越數階簡牧大州君猶及見也豈以此償君之未足歟

文伯再補欒州政清彊所部肅然大府知其才累薦列擢郡司馬而年又方壯所以殫君未盡之施者意在是矣

舊史氏曰曩在京師庶常李君桐爲余言其鄉人胡孝子廬墓事曰孝子喪其母年已六十餘矣猶孺子慕既葬不忍去結廬墓側朝夕跪叩母起居掘土身自擔築墳至肩破手瘃日采食野蔬啜糜粥憔悴骨立葢三年如一日也哭聲一發悽愴慘痛行路聞之莫不傷心隕涕遂令具慶者興愛日之悲永悼者增蓼莪之恨鄉人化焉爲之建碑表其處子聞而太息思慕如懷古人今見君誌狀載廬墓事與李君之言同乃知十餘年來所思慕如古人者卽君也孝居德行之首爲文志君事者多矣不待余言而君生平長於政事沈抑下僚不獲顯白當世故爲之論次云

麗水令王君汝楫墓表 蔡世遠

雍正五年

天子下薦舉之詔內官自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以上各舉所知一人余時備員內閣學士將以王君應詔其同縣雷貫一爲我言君年已七十衰老不能任事以是中止葢余素知君令麗水有循聲居鄉爲賢薦

紳亦得之貫一所述也越四年而君卒貫一爲狀其生平求余表其墓余固知王君者其何可辭君閩之甯化人諱汝楫字若濟號思菴六歲喪母八歲喪父依兄嫂撫育少聰穎孤苦勵學十歲應童子試有神童之目癸亥列諸生登甲子榜第二人歲庚辰謁選得浙之麗水邑經藩變凋弊特甚君煦育如慈母邑之人無不諒其愛之誠而無有利心也凡所興除悉如所欲歲旱報荒太守止之曰子不顧考成邪曰甯累考成願全民命藩差有藉催糧名頻數索夫而吞其價者一不如意即倚勢咆哮君諭曰邑遭亢旱令憂心如焚今兩月開索夫至九十餘名民何以堪公務稍暇令當自來肩輿耳差乃駭而宵遁金華兵米不敷上官檄以麗水溢米四百五十石運接永康君計程二百餘里須夫二千二百五十人囊四千五百民不能供致書幣永令佟君具道麗水貧瘠狀求以銀折米許之是役也君捐己俸以足額民莫知也邑土曠人稀十三都十四都荒殘尤甚時報新墾者歲入計七十餘兩君請以抵兩都額賦民得甦息歲免奏銷帖費四百兩編審雜費亦如之徵糧減舊耗三之一焉邑當孔道夫船常規悉屏卻廉得剋減者杖懲之立石永禁往來利之凡可以便民懲奸者勇爲之壬午春同太守入杭州太守

引入內楊出四人相見私謂曰闖中幸加賞識君峻拒之歸至署中言
其事咸曰何不陽順陰違君曰我作朝廷官非作太守官也奈何詭道
面欺然竟以此得罪用不察盜報罷邑人作攀轅圖以贈送數十里揮
淚而返君居官寬和平恕而律己方嚴事上官極恭遇公事則棘棘不
阿故上官面譽而陰沮之既罷歸老屋數閒不增一椽敦脩學古為鄉
人式未嘗以私干人至事關民生休戚侃侃直陳或陰為條具當事重
其品恆見采納雍正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子男三長道光為諸生博
學能文先君卒餘皆向學余嘗謂士生斯世小得志則為親民之官以
自行其政教力所能及者無不悉焉不得為時用則飭倫紀正學術以
倡家鄉力所能及者無不悉焉君得兼有之其可謂有立於世矣

楊高士傳 廣東通志

楊高士嘉應人康熙丁酉舉於鄉知湖北松滋縣署漢陽同知會當事
議復淤河故道檄令勘工高士歎曰數百里民居不下十萬戶田園廬
墓舉而委之何可問也乃上牘力言其弊數爭不決復持印及圖說入
見大府陳利害甚激切大府是之遂止方其爭也或危之高士曰以數
十萬生民易一官所得孰多耶楚人德之欲祠焉高士曰大府愛民故

聽吾言吾何敢貪以爲功也及卒楚人乃祠之子撰敘乾隆癸卯舉人以文行稱

中憲大夫福建臺灣府知府馮君協一墓誌銘　趙執信

益都故臺灣太守退菴馮君葬於縣城南雲門山西同郡趙執信爲之誌曰君諱協一字躬暨退菴其晚所自號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馮文毅公之第三子也其先世以文獻爲北海推重具在明史及青州府志妣曰一品夫人房太君慈母穆恭人以君得贈君幼育京邸聰敏著聞長工文筆應順天試一不售語人曰丈夫貴自表見胡爭此區區者爲因隨例謁選人初授浙江紹興府同知賊巢也其役卒卒與賊通君按其罪盡逐之更募健者充督而重爲賞罰格不旬月威令大行摘發如神有數人夜聚孤村塗面將出健卒奄至擒之論如法盜駭散境內無警攝山陰令漕糧歲逋日積邑大姓陰主之有俞某者隸撫臺伏下久共爲奸利君方據案責問催征吏某闖入爲吏解抗聲引撫臺以自雄君曰隸何敢然趣執之左右莫前君怒自起捽之堦下予大杖數十即日渡江訴撫臺則摘隸昇君君枷著街中令曰糧完免死逋者懼相牽率兩月畢輸兩臺才之舉卓異擢江西廣信知府治上

饒縣兵燹之餘版籍亡缺田賦淆亂占田多者漏其賦賦半屬無田者積負十萬有奇逃亡相繼無所責償君欲用清丈法與更始而期未屆堅請於上官許焉君命先疏見田其無賦之田聽自首首後起科不咎既往更隱漏者寘重律頃之田盡出君遍歷田所量之俾與賦協定爲新籍悉刊去有賦無田者姓名會

恩赦下逋賦盡蠲公私大快頌歸於君遷將及矣而文毅公薨於里第君聞訃亟發其民閉城門遮留之良久乃行傾城出送涕泣奔走者累日既抵家長兄病篤君獨任大事繁細始終一不他諉禮成物備聞於海岱間服闋補廣東廣州知府粵之首郡經逆亂盤踞人懷疑貳君智馭而德綏之驟得民和屬縣相沿歲派數千金納之令爲顧役直不問其出入號曰均平非功令也君嚴禁絕之巡撫蕭公永藻素清峻於屬吏中獨器重君每有委任一守藩司兩攝轉運咸著聲績連州生猺作亂至煩禁旅君獻四策於制府用之俄而大定兩臺稔其幹略合疏請用爲雷瓊道部格不行後以小誤鐫級去官士論惜焉家居篤於內行敦倫睦族戚黨歸心尋入都復所鐫級再補福建汀州知府汀士不知學君創書院資生徒講誦其中親課其文藝由是始有科第甯化縣武

生曹祖乾者聚族一村性並獷得祖乾與其四子尤凶狡倚眾橫行陰蓄異志其人四出誘結奸民乘歲旱遂大肆劫掠張旗幟焚村落勢洶洶鄰邑無賴蠭起應之甯化戒嚴君聞之詣鎮將謀發兵出不意易撲滅也將猶豫君以危語挾之乃夜出三百人君人犒一金令疾馳猝至祖乾遑急奔迸并其子及兇渠數輩匿深山中其黨散處者數百人皆銷聲滅影無敢枝梧遂不戰而平更懸重賞募生致祖乾等有樵人自言知其匿處鎮卒易服爲村甿狀隨入掩之盡擒以出會訊具伏君則遣吏往亂許宣言曰爾曹無恐罪已定矣數人而已聞者潛自安既而按誅祖乾父子及同匿者餘一無所問上官推君首功欲上聞時方清晏諱言兵革亂既消弭不復敢張皇其事君患重聽又妨奏對僅載其勳勞於海隅黎庶之口已矣君引疾請謝事兩臺不許反調之知臺灣府君航海遇風危而獲濟於是自號退菴云因俗濟和化行徼外前守創例民成丁以上者每名歲入銀於府爲船政需君曰是又均平也亟除之恆巡行屬邑宣布

朝廷威德使民諳法令習禮讓華風郁然居二載重聽愈甚聽斷多誤況未有子退志遂決申前請至於數四經歲不移乃得歸抵吳留止子

愿生焉然歲必一還青州理家政內行敦睦有加於昔族雖疏屬必時其吉凶緩急量爲拯濟不待求請弟姪中落者屢周之無倦色揚州守肅先公之冢孫浪跡江淮以歿其故同僚挾詐欲傾其貲不得則訟之撫臺望君爲區畫因并誣君達於制府紛糅不已君從容置辯事狀分明不可奪而肅長子又異及君季弟顯爭先後被誣陷益都令訊治頗急南北搆難君悉力撐住奔命往復數年始獲甯息人咸謂微君則文毅公之緒墜矣年七十盡室北返城東三里先公所授莊是宋王沂公別墅君於其中作池亭恣閒適樂而忘老於其外自營生壙成繼室吳恭人適卒則引前卒元配徐恭人之柩同窆而水見顧愿曰後當改卜未幾君無疾下世愿得今兆以禮安君遷祔二母遵治命也君生於順治辛丑八月十日卒於乾隆丁巳十月二日得年七十有七又明年己未十月三十日而葬兩恭人家世才德并子女婚嫁具愿所述中茲略焉余與君少通世講終締婚姻衰耄愈親情逾同氣君遺詩余序之墓門之文其何忍以不爲況愿勤請爰系之以銘曰

世韋平學埒龔黃績惠治威行嶺延海溢才踰於位德稱其年剛柔交克邦家無怨和鳴應卜允耀孫子保於雲門以昌厥嗣

黃先生師瓊傳　蔣恭棐

黃先生師瓊字願宏號位思先世有功明初封蘇州衞指揮千戶七世祖省曾六世祖姬水明史皆有傳王父袞冲尚栖靜里中彭侍講定求雅重之父庭康熙乙卯科舉人先生少補郡學諸生康熙壬午舉本省鄉試壬辰成進士以便養乞教授除徽州府學丁母憂歸連丁父憂服除補鎮江府學俸滿陞授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知縣先生自爲童子時侍王父疾謹疾瘳扶掖左右十年既仕迎父母致學舍供養潔白父好遊山水偏招其地耆舊相與登臨賦詩嘗命工圖畫以娛其意或有所施與齋俸不足輒典衣裘以給閒憶故里一二親知即走書邀至盤桓浹旬日厚贈遺之比哭母一昔鬚髮頓白營葬涉雨雪得寒嗽疾終其身友愛其弟甚至弟性跅弛每婉曲勸導不聽則引咎自責親沒遺產悉推與弟已盡廢去迺損衣食延師教其子女又代償所負兩爲弟卜居復不能守遂割宅處之在徽學十二年刻苦自厲徽俗富家有吉凶事幸校官至其門以爲榮其請謝頗豐先生槩拒弗往郡守郭晉熙見爨火不繼饋斛米卻不受慨學宮頹壞寓書鬻家中田以興役徽人爲之感動爭先輸助工成規制甲他郡其敎士以孝悌爲本以窮經爲要

以諸史宋儒書爲證閒五日一講課從學者恒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別築室以待之於諸生之貧廢業者廩而教之以事夏楚者反復開曉之使知悛改其非罪挂案牘者立解之休甯查澤鯤觸怒縣令誣之守守逮之株連士十四人胥羈候先生詣守白冤狀不允竟縱遣之抱印請劾守唔澤鯤及十四人皆獲免及先生歸里澤鯤來謁餉家釀數升發之白金也亟呼攜去不復與相見補任鎮江未至徽士僦屋願受業者已雲集鎮學有日晶山久爲旗軍牧馬地蹂躪講堂無敢言者先生請於將軍治馬圭罪禁勿許脫丹徒顧然於厄救丹陽湯懋出獄即領鄉薦其爲令裁革鹽規銀數千兩汰里長徭差爬搔利病晝夜不休積勞嗽疾發以卒乾隆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也年六十有四柩歸日民人緣道哭奠百餘里不絕先是去徽州鎮江兩郡士遮送多依依不忍舍者先生家雖貧其所至得士民心如此亦可以不憾矣先生三子大樁裳皆舉人大樁前卒中理府學廩膳生余按裳所撰事略爲先生傳以備

國史儒林循吏之錄庶無愧辭

老史氏曰昔安定胡文昭公教授蘇湖遠近士爭師之其後太學取以

爲法宋世人材之盛幾邁漢唐蓋經義治事之條目猶有三代德行道藝之遺焉近世士不嚴師爲之師者亦苟以備位而已吾蘇前此惟陸先生在新授松江號能造士睢州湯尙書斌撫吳薦擢知廬陵縣以卒而先生繼之何其難也惜乎兩先生者皆不得爲太學師而黃先生幷未有如湯公者舉之以厲他學官則余之論而著之獨可已夫

汾州府同知楊公飛熊墓表 韓夢周

公諱飛熊字渭夫淮之山陽人系出漢太尉震國子監典籍懷恕是爲公曾祖太學生全祉是爲公祖太學生長蒨是爲公父母張氏公博記能文章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皇帝南巡召試第一命南書房行走明年授萬善殿教習尋舉順天鄉試以教習期滿出知臨縣公振瘠捂奸寬傜賦以活民邑治一變當是時西陲方用兵臨當孔道檄索民夫二千馬牛各一千先五日待境上違者罰立至公計數備用斥其浮出境迎領隊將軍說之曰公統兵爲

天子除邊害應無困內地民取事濟足矣檄索人畜過多兵行不一次括臨民不足以給民困且逃誤大事罪必有歸將軍大感動疾馳過境

令曰秋毫犯者斬會一兵淫寺尼公執送軍營立斬其首由是後至者
相戒聽約束邑以不擾大府知公才能委辦軍需公悉心計畫罷民運
爲官運又罷人運爲駝運轉餉西藏者三無少失事用軍功加八級遷
汾州府同知累署雁平道事雍正元年清釐虧空案起山西被劾者五
十餘州縣中有以民欠作虧者公承審得實直其枉並請豁免大失藩
司意被參落職
欽命大臣出案奏公是奉
旨免民欠公亦例得開復以母老竟歸乾隆十三年五月卒於家享年
七十有七葬邑東之七里塘娶盧氏子四人翼成廉州府同知理範直
隸定州知州申咸候選縣丞炳咸署嘉興縣丞出嗣女一適候補州判
吳芳齡公善居喪父沒廬於墓者三年幾滅性公之曾孫禾親晉予以
墓道文請予謂公以文學起家其所建樹卓然可名於世如此彼以儒
者名或當盤錯攖利害次且喪罔以僨事遂爲世所詬病皆以僞亂眞
非可以緄而語矣予故表公行事之大者揭於阡俾後世得以覽其概
焉濰縣韓夢周表

沈元滄小傳 鄭方坤

沈元滄字麟洲東隅其號也仁和人生而穎異早歲屬文爲前輩毛西河萬充宗所鑒賞稍長窮極經史喜爲詩好事者競傳寫海甯宮詹查公聲山一見即妻以女名籍甚顧轗於一遇康熙乙酉試京兆中乙榜丙戌考教習時宮詹公以從臣供奉不翅內相方公纂佩文韻府門下士蒐採以進先生則薈萃而排比之進呈輒稱
旨尋詔入武英殿書局任事赴殿時總裁奏請考試
上曰沈某學問朕素知焉用考又嘗語廷臣謂沈某某書法趙董與其外舅正同
天語褒嘉不一而足辰入酉歸博學精勤爲同事冠總裁陳恪勤公鵬年深委任之韻府既成復就丁酉京兆試再置乙榜乃以脩書議敘授廣東文昌縣知縣在職四年民咸戴德而上官顧用讒言劾免尋以他案牽累急徵赴部久之事得白然吏議竟編管甯夏扶病而行不踰年卒先生於學無弗窺尋而陶冶情性尤工爲有韻之言探源騷雅出入于杜韓蘇陸諸家一時朱竹垞湯西崖陳恪勤諸公咸推重之由取法正而根柢深也嗚呼先生少負盛名且頻蒙
聖語拂拭謂當待詔承明之庭而乃兩中副車一置散吏稍設施矣復

緣讒人構禍文案牽連南北奔馳炎風朔雪重繭萬餘里終以垂白之年客死邊塞大吏贈賻始得歸櫬其遇可謂窮矣然經歷世故坎壈終身長歌當哭每觸襟懷故歷摧挫困抑而觥觥獄獄未嘗少悔者悉流注於言志永言之中是豈詩能窮人抑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

子鈔本朝詩竟以未見滋蘭堂集爲憾既從賢嗣椒園觀察公處乞得亟鈔錄之而爲論次其大概云

原君承猷墓誌銘 楊鸞

故臨漳令進士原君慕齋葬有日矣其猶子培初持狀祈銘君之成進士也余方以拔貢客京師魁卷出人爭傳誦名藉藉出同輩上然竟坐是不得與館選而授臨漳令甫數月又以不合上官意旨卒移疾去去而仍以教授生徒終然君固已得民心民至醵金舁版輿旗幟導引送之家垂涕泣再拜去嗟乎是可銘也已古之稱循良者必曰以經術飾吏治初非判而二之也後之學者往往不識經世爲何事甚或專務揣摩襲取以爲能幸而獲售所選爲淸華者猶夫人也即綰銀黃爲親民吏反與民淡漠不相關率操切從以迎合文其奸及一旦有事罷則謂

民實無良者聞原君之風其可以少自反矣君諱承猷字允升別字慕齋先世爲洪洞人元末有官千戸於蒲城者遂家焉明正統間有以施粟表義民者因稱爲官門原氏嗣是宗支繁衍登仕籍擅文辭者指不勝屈矣君之高祖諱鍾廣天啟辛酉舉人爲偃師令曾祖諱熊祖諱於辰父諱憚皆縣學知名士母曹孺人誕君及弟承獻而卒君夙負異稟年十三巳能背誦五經左氏傳洎是博通羣籍而尤邃於制舉之文登康熙庚子賢書常就館宜君營甘旨以供祖若父旣而祖若父相次棄養君喪葬盡禮每慟幾絕盎傷祿養之不逮也服闋赴部仍設帳都下及門多獲雋河南解元彭應麟者即君在臨漳所賞拔受業者也以故君罷官後臨漳人尚議留君爲子弟師而君竟歸矣方君之初莅臨漳也適運直賑米數千石至秋而領司銀買穀還倉君難之諸父老躋堂請曰我君無介懷也我君初至嚴苞苴除供應勤撫字愼刑法俗賴以醇民何幸得此也今買補公事耳我君無介懷也卒持司所發銀去不日而倉儲告足矣太守某者以君收穀之易而嫌其不潔也親詣倉詰之君計司所發銀未敷市直且有分耗而民急公如此懼累民因以二穀足一米對遂拂太守意民益以此德君後培初以事至鄴臨漳民驚

相告語且謂君復仕矣急相率入鄴詢知非是則相與環跪問君起居嗟乎此豈易得於民哉君歸里後遠近問業者日至乃應聘爲橫渠堯山兩書院山長多所成就所得脩脯卽以周戚舊之困乏常迎養異房孀嫂終其身以節著君沒後而余適主堯山講席故知君尤詳云君元配劉孺人先卒妾張氏生一女亦卒繼配李孺人生三子臨泰恆泰師泰時將六十餘矣君素友愛弟承獻一子名景泰卽培初常治家事治命以師泰爲弟子又命諸子須成立乃葬是以緩君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享壽六十有九葬於某山之原夫以君之才固宜早登上第以文章華國乃鄉舉後遲至十餘年始捷南宮以君之爲政而得民心也雖古之良吏如何易于元結之輩殆無以過所謂得結輩數人散布天下宜少安者而卒止於是是殆有不可知者與抑莊子稱薪盡火傳者宜若可信與系之銘曰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利濟爲心德脩罔覺雖未獲竟其所施而見於世者已果而確世固有聞君之風而慕之亦當有聞君之風而作山川綿邈以利其嗣人於斯萬年勒茲封石

杜氏三世家傳

沈大成

杜氏三世家傳者為致仕河間守甲而作也何言乎三世守之曾大父大父若父也曷為自曾以下舉近且徵信也

杜士標

雲逵公諱士標其曾大父也其先本明應天人所居在金川門外其遠祖有梅軒公諱昂者始遷于揚遂為江都人以耕讀世其家好施予稱善門杜氏公幼治禺筴業日起始新東關草巷之宅明末四郊多壘公先令家人至樊汊鎮避難而身居舍有客兵掠婦女數十過其門驅入鍵閉約曰若為我守歸有逸者齒我刃羣躍馬而去公念兵歸婦女非辱即死啟鑰盡縱之而火其居公生明萬歷辛巳十一月某日卒于
本朝順治辛卯十月某日壽七十有一無疾而逝人以為有陰德之報云以孫貴贈奉政大夫配陳氏太宜人子一即萬子公

杜仁傑

萬子公諱仁傑其大父也邑諸生明崇禎末四方寇訌公雖為文學掌故而材武喜擊劍論兵奮然有志于功名當偽福王時馬阮亂政公糾同學二十四人上疏劾馬士英士英怒遣官旗逮問督師史閣部以諸生言直請貰其罪留令輸家財佐軍初公將出就逮潛赴樊汊鎮泣辭

雲莛公父子相勉以忠義事解得免而家破矣後季子爲永定河同知其伯氏偶至固安城北王處士家見案頭殘稾有與杜萬子倡和詩詢知其從祖克萬作當日上疏二十四人之一也懼禍亡命至北且述劾士英事甚詳葢克萬曾與子姓言之故歷歷如繪云公生明萬歷癸丑七月某日卒于

本朝康熙乙酉十一月某日壽五十五以子貴封奉政大夫配王氏繼胡氏俱太宜人子八朶東柬秉來杲栗其末卽果齋公

杜于藩

果齋公諱于藩字碩夫一字果齋其父也性明敏習知河渠水利嘗赴京兆試過淮謁河督于公成龍指陳擘畫動中機要于公器而留之在工五年敘勞當爲縣除河間之吳橋會歲凶公履行心察密疏于籍歸而按賑吏不敢欺有面垢衣鶉而乞補者公曰若非某鄉某耶前至若家畜儲備具何敢給我笞而遣之一時以爲神境有殺夫婦于道而賊不得同時某買幼婢請立案公呼前新衣而衷舊襦長因問舊者誰之衣曰吾母也母與父今安在曰皆死矣然則鬻若者誰也曰叔也因視其襦漬血公憶曾有兒首其弟掠賣人者恍然曰被殺者必婢父母殺

人者必其弟而詭稱兄追首者至一訊而服盜發久未獲一日報得七人公鞫其六非實所由白限追公曰我豈以六命易一官立釋之公爲縣凡十三年擢永定河北岸同知又七年始遷長蘆分司前後數署它劇縣廳道暨権使印咸治以飭吳橋東光民爲立祠是時長蘆鹽政綂吏與商相市帑耗賦逋公私狃爲常公憂之屢白于上官不省已而果獲罪而公亦坐累去職初公之權靜海也故令馬僅遺一穉女公爲經紀歸其喪養其女于署長而嫁之洎罷居津門鄰有嫠舊同寮婦也死無棺天方寒公脫裘而賻焉公旣明于行水其在永定河績最著雍正四年故相國朱文端公議復直隸水利駐津諮訪材其能將薦起之而公旋卒矣其治河方略具載文安陳學士儀舊所爲傳中文多不載公生康熙甲辰二月某日卒于雍正戊申五月某日壽六十有五以本官封奉政大夫配涂氏繼蘇氏俱宜人子四長卽甲也歷官河閒府知府致仕亦以廉幹稱餘俱夭折孫六喬齡錫齡鶴齡九齡元齡旭齡錫齡見官汲縣知縣喬齡鶴齡已卒曾孫六俱幼

論曰余觀唐宰相世系表杜氏出自祁姓其望有四京兆襄陽洹水濮陽其始皆析于杜陵在唐爲宰相者淹如晦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

正倫鴻漸暹總十一人迨宋有正獻公衍者踵盛于越州其它焯見史傳每代不乏若雲逵公之子若孫行義不苟立名當世又有賢曾元能紹承之其澤蓋未艾也故為書之如右

又杜君傳 陳儀

杜君于藩字碩夫揚州江都人父仁傑明之末造以諸生率同學二十四人効馬士英誤國敗常者也君性敏悟彊記雖治舉子業而好讀史傳旁覽百家之言能挈其要領用參合時務嘗曰士師心而不師古與泥古而不知時者皆俗學也為文務達己見恥為剿說浮辭以此不合有司既累舉不遇則挾策北上將求試於京兆時年三十矣至袁浦遇河督于公成龍與語奇之因留君河上曰宜力此閒亦足以自見何至東身鋪舍聽取舍於一夫之目乎君既生長淮揚雅知河防利害而歷代治河得失及前明劉東山徐元玉潘印川諸公所以導流塞決挑濬切沙諸方略又皆所闇記與于公言歷歷如指諸掌故于公恨相見之晚惟恐失之然君亦自計百聞不如一見託諸空言孰與見之行事且地形水勢歲易而月不同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吾將就而學焉遂留工不去於是急病任勞躬親百役巨細之務靡不究殫雖老於

河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至於覘溜而知水情之順逆辨色而知土質之堅疏升高望遠關險爭捷寓於目而會於心得之心而應之手者疑別有神解他人效之終莫能及故相國朱公每與君言河務未嘗不歎息稱善獨未及薦君耳君在工五年以勞敘授縣令令河閒之吳橋至則歲饑乃出令停徵比具牒請緩賑而身自下鄉查戶口至一家但收其門牌周視屋宇而去比還署則登記疏別歷然滿紙而應賑之數具矣既以省開報之繁且使鄉保吏胥無所售其欺而措其手洎賑恤之令下則四分縣境丞尉諭訓各領其一皆以道里均至者爲賑所俾饑民無往返之勞免守候之苦君則周行詗察去來無定吏胥小不如法君輒至摘發予杖於是四境皆莫測令君所在咸廩廩無敢上下出入有藍縷蓬垢而來者曰我饑民也奚爲遺我君曰若非某鄉某耶前至若家畜產儘可自給乃貌饑紿令罪當笞則驚服稱死罪謝去又有婦女衣妝頗整飭或欲不與賑君曰此正饑民我識其家徒四壁耳且賑饑不必盡鳩鵠而後與如此則餓死者多矣僚吏咸驚以爲神君笑曰此無足異我方查戶口時陰察而闇記之耳是時鄰境皆行賑而無一人濫以遺者惟吳橋爲能君以此見知上官而邑民亦由是德君服其

敎令矣君善聽斷不假刑威往往以一言折難而得獄情嘗稱曰囚有辭有色官有耳目有口必持金木而訊囚者則捕役獄卒皆可以爲民父母耶邑有殺男婦於道而賊不得亦不知被殺者姓名君方深念適某士以所買小婢至請立案舊例也君視其婢纔七八歲新衣而裹舊襦襦頗長因問誰衣汝曰主人舊襦長者誰衣耶曰吾母之衣也母安在曰死矣父安在曰亦死矣然則誰賣汝曰叔也叔爲誰則曰不知君異之乃視其裹襦有血痕君忽憶數日前有兄首其弟掠賣人懼連坐而求立案者恍然曰賊得矣被殺者必婢之父母殺人而詭稱叔者卽前所首掠賣人者也呼至示以血衣色變一訊而服邑有劫盜久之未獲一日捕七人至君訊之止一人實盜餘六皆非也所由曰限迫矣可若何君憤然曰是何言也吾豈以六命易一官乎立釋之去而密跡其眞者不旬日盡擒之君之詰奸辨枉皆此類以此名動三輔上官益信重之差委無虛月委攝縣篆者六攝廳篆者三攝道篆關篆者各一差

供

巡幸者七供

御殿者六供

水圍者九而尤知君長於治河凡直隸有開築之役率以君董其事皆獲底績而功之最著者尤在永定一河已而南岸同知缺入大府念非杜令莫能勝斯任者遂題授之是時君治吳橋已十有三年矣去之後士民思之相與立祠肖君像于縣西門外歲時禱祀迄今勿絕永定河者卽桑乾水古所謂無定河也性湍悍善衝齧過蘆溝則盪擊益暴而隄土挾沙礫雖堅築不足禦水所恃惟埽壩鑲墊以爲外捍耳然必審溜而知險扼要而措工則料不虛糜變不猝發所謂賊犇東南我備西北一有弗察覆沒立見者也君旣至工則以所效於南河諸方略施之永定無不應手奏功三年南岸二百里無蟻穴之失而所省工料以數千計報滿當遷而難其繼者大府復奏留之時河督齊公蘇勒方分司北岸雅愛重君每諮其計畫君亦殫心傾寫凡河防一切機宜及埧式埽式斷溜合龍諸法無不貫悉後齊公卒爲治河名臣而永定埽手至今號爲能南北運河往往調取教練則君之遺敎也君在工七年始遷長蘆鹽運分司分司於鹽政無專制之權日坐榷關閱鹺艘主稱掣而已而奉入頗厚得之者以爲美官君旣自負其才所至見便宜輒爲釐正而是時鹽法叢脞官商相市爲利而弊日虧賦日逋上下莫之省憂

君患之屢以爲言皆弗聽意忽忽不樂歎曰絡首縶足坐享芻秣吾其爲駑駘乎未幾當事者果敗而君亦坐累去官乃笑曰早知有此然老馬解鞅差爲快耳是時君已六十餘矣於是置別墅於直沽之西搆屋臨流栽花種竹爲終焉之計雍正四年

上命怡賢親王相國朱公與脩直隷水利余亦備員贊畫以侍講攝同知天津素聞君名則訪之於別業一見如舊相識自此時時過予每指大河道全局經分緯合如披圖畫其略曰驅萬馬而爭五尺之道誰曰能前今以直隷數十百河之水并趨於天津三汊一河何以異此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莫若多其途以分之尾閭暢則消洩疾此先務也其次莫急於治淀夫淀澤之象也澤以止水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注匯爲巨壑容與蕩漾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弭節安流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眞順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保河間之有東西兩淀皆所以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奔騰而不可禦也治水者但言河而置淀泊於不問聽其闐淤阻塞而豪强者因以占耕爲利今淀且日狹矣夫使三吳無震澤則江南尙有平土乎其次莫要於疏枝夫防隄者非從事於隄而已隄可以捍常流而不能禦異漲異漲之

來頃刻尋丈水可以猝而增土亦能猝而長平枝流多則本流少茅兒灣之十望玉帶河之中亭會同河之三汊子牙河之焦家口皆可以分本流而減水勢疏導而深通之此亦抽薪止沸之一奇也其次莫急於建埧埧可以護岸岸存而隄可守矣埧可以挑溜溜改而險可平矣埧可以攻沙沙去而衝可禦矣以我制水即以水制水南北運永定豬龍等河水急土疏皆宜亟講也余具述於相國朱公公以為名言其後公過天津召君相見訪以水利善否君侃侃敷陳剴切條暢公不覺前席既去目送之曰水利諸公復有出杜分司右者乎實奇才也坐客默然皆有忌色自是每欲薦君於賢王君以瞶辭未幾遂卒年纔六十五耳相國聞之歎曰人才難得胡遽爾耶惜哉

舊史氏曰益矣杜君之為余友也君為人謀忠其與余言也盡予日聞所不聞自君之亡也無與規余過矣故論次其行事並其言著於篇時覽觀以自釋焉

又附杜使君甲治行記　沈大成

杜使君補堂壯歲繇眞定府通判起家洊牧遵化通二州歷守浙之甯紹杭直隸之河間四郡皆繁劇雄望所居恆見稱述乾隆庚辰致仕歸

蓋前後七政閱二十六年是年六十五矣使君爲人方雅明察而內斂
少喜讀書講求經濟洞悉古今因革利病故臨事屹然不撓庶政無不
舉而尤以風俗人心振挈名教爲先務其治行之焯著者在通州以故
相魏藻德迎降李賊不忠於明請毀其主罷瞽宗之祀州有巳豁油酒
稅在城廂及張家灣者坐糧廳猶徵之商民以爲苦使君列上倉場得
旨永免州城河岸圮漕艘挽縴下上破民屋施犁婦子驚擾使君請帑
脩復直抵張家灣居人無虞安行而至州爲廩膳所聚嘗奉臺檄采運
宣化賑米古北口兵糈密雲倉粟剋期而集市不翔踊久之九門提督
劾部主事某同州牧受賕短估木直刑部獄上屬實使君無絲豪染事
大白於是拜甯波之命通直畿東天庾儲峙旗民雜處
內府使車旁午號爲難治三年之中數易長吏而使君視事歷五稔且
以升秩行近今未有也洎移甯波半載即改紹興郡署土地祠向祀越
王使君以爲慢遷其祭於專祠圖范蠡以下九大夫祔葺劉念臺先生
蕺山書院卹其後人會山陰縣請脩三江牐畝出錢以佐費使君爲言
牐乃明湯公紹恩立經今三百年蓄泄如常其下山石難動萬一工不
及前有害農田且派擾病民大不便制府韙其議役遂罷庚午調杭郡

居二年坐前在通州造冊事鐫級蒙恩引見
天子察其廉能俾守股肱郡河閒故無書院使君始至諗於衆曰此獻
王舊封毛公董子之故鄉書院爲長育人材地太守責不敢弛因率官
屬相址興作招下縣子弟弦誦其中脯脩膏火之資皆官自出一日按
部至肅甯偶過福田寺魏奄祖墳香火院也贔屭穹然猶峙道左使君
立呼鄉民踣其碑夷平其壟而去聞者快之丁丑山左大水上蠲緩輔
景州城不沒者三版使君縛筏入城露處風雨中督率吏民晝夜陻塞
城得不壞水既退周行賑恤吏不敢欺勞徠復業是歲災被河南北
天子軫念焦勞德音累下有司奉行唯力而大農第荒政以使君爲首
使君所更州郡皆盤錯蹊盩處分左降之案無歲不有賴憲長李敏達
孫文定高文定及今宮保方公皆倚毗大臣爲
上別白言之然實使君之履正奉公持法平愼其所施設莫不合於物
宜有以結
主上之知治有理效爲時良二千石以輩古人斯亦漢世召杜之倫也
已余往遊杭嵩使君去郡後其民猶謳思時時爲余道杜使君而余老
健忘不能臚載以是知賢使君之治行所遺尚多余特書其數大端焉

他日操史筆者采焉使君名甲江都人今年七十有一

碑傳集卷九十九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三十七

DS
734
.C56
V.37

碑傳集卷一百目錄

雍正朝守令上

趙公希濂遺愛碑 孫用正
孝廉方正湖南酃縣知縣劉君朝佑墓表 劉青芝
特贈太僕卿周公中鋐墓誌銘 胡天游
朱侯宏仁傳 閻循觀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鋗墓誌銘 方苞
故甘肅會甯縣知縣楊君稷家傳 趙懷玉
藍鼎元傳 陳夢林附 陳壽祺
西安太守王公紹文傳 劉紹攽
鄭令鼎勳墓表 胡天游
于公霈治獄狀 劉紹攽
黃岡令暘君于熊墓誌銘 劉統勳
又 知黃岡縣事敬修暘君墓表 尹會一
興化太守汪君廷英墓誌銘 諸錦
廣平府知府周公夢錦墓誌銘 朱仕琇

西甯令路公縣圖傳 宣化府志

碑傳集卷一百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守令上

趙公希濂遺愛碑 孫用正

公諱希濂字敦復號晉逸山西猗氏縣人乙未科進士才優學富體用兼全於雍正二年九月履任首以孝弟節義爲治雖匹夫匹婦有一善可稱必修式廬之禮表其門民翕然化之其養民也躬履田閒相土宜課勤惰教以耕耘之法復詳示以耕耘之具俾力省功倍必期家給人足而後止其教士也聚民閒子弟之俊秀者延師教育至多士則直以師道自任爲之講究書義洞見本源又精選前輩傳文捐俸刊佈使家絃戶誦不致汨沒於惡濫時藝他如絕包苴公聽訟嚴胥吏禁賭博禁酗酒禁演戲人命絕不株連行戶從無賠累善政種種未易僕數而其最大者尤在荒田與五閒輝之境山岡沮洳居十之七昔有明盛時磽坂寸塽皆起科沙鹻汙潦恐重賦年久水衝沙壓大半不毛矣故原額不足不在山則在水公親查密訪廉得其情其實無荒田可開亦非民閒欺隱數痛切爲上憲陳之至五閒稻田賦皆上上百泉涓滴之水民

命生死攸關蒙各憲上急國計下體民瘼實賴公明指利弊反覆陳情籌畫焦思心幾碎矣莅任甫二載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小民方慶更生而公乃急流勇退請以司鐸去閭邑惶惶如嬰兒之失慈母呼籲挽留不可得乃奉生位與霍敖段三公同祀之

孝廉方正湖南酃縣知縣劉君朝佑墓表　劉青芝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詔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以備任使越明年祥符諸生咸以吾宗庠生劉朝佑膺是舉最宜稱合詞列其狀於縣庭以次達於巡撫都御史加覆察無異詞都御史田文鏡疏其名於朝云持躬謹飭克敦孝友制行端方堪樹儀型

天子曰俞賜以六品頂帶都御史給咨馳驛遞至京

召見特授湖南酃縣知縣初莅任即諮民所患苦地不堪播種而輸賦如故者凡七千餘畝惻然傷之百計導其墾闢三年地餘於賦且過半焉酃故規凡官衙食魚取給魚舟食器取辦窯戶而官長有事鄉村歸即具儀以謝名曰過山禮悉革去士人他有所愛而不理其故妻投狀於縣欲出之用肩輿舁其妻至公堂見其舉動遲重無一怨夫語偵其素以孝姑聞乃請閭邑文武官長及兩姓列庠序者以大義質責曰古

云七出汝妻有幾其人愧慚遂爲夫婦如初每聽訟日老稚咸來聚觀吏役驅逐傳諭曰賞罰所以示勸懲吾政欲衆共知耳何以驅逐爲性亢直爲政多執古法凡邑有大利弊往往面爭上官前不少屈由是多忤上官意未幾遂罷歸矣朝佑開封祥符人公晛其字也至性純篤父病癱母有沈疾每朔望齋沐哀籲減算以代自父病家政一聽叔父奉事惟謹羣從諸弟教之學每冬月設一大牀兄弟同寢處雞鳴卽覺之起更深矣猶諄諄指誨不少休晝則聚食一庭無私啖也蓋自祖父以來家庭雍睦食指衆多至百餘服屬緦麻矣猶不異爨故五葉會居聲稱嘖嘖夷門鄰有窮乏及喪禍輒周其急閻法母王氏張九鵬妻鼓氏皆喪夫貧無以自存資之卒完貞其他煮糜活餓人成梁不病涉又未易更僕數人咸以惠人目之平生甘淡薄厭華飾衣之新敝食之惡美未嘗口及少卽不好弄長益謹飭子弟輩閑有嬉戲友朋家者聞公晛來輒避匿自歸田後罕入城市布衣蔬食遨遊阡陌閒手錄古書心所契賞者貯於囊中每登高阜憩長林興會至輒出而洛誦之昔張說爲宰相見張九齡親重之與通譜系曰後出詞人之冠余與公晛通譜系蓋在四十年前矣余少遊大梁晤公晛恂恂然道其家世頗悉余固知

能守其孝謹家風者也公既因以叔父行事余余後每有事大梁必來省視至輒作數日談凡檢身涉世治家莅官論說娓娓皆有志於古故於世多齟齬而余與公旣相賞於數十年前者於今乃益歎其不誣也矣今年秋其子濬沛柟以訃來且請表其墓余何能已於言哉遂括其生平歸之使刻於其墓之阡

特贈太僕卿周公中鋐墓誌銘　胡天游

雍正六年秋

詔下尙書太常寵嘉勤官旌死事之吏特贈故江南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太僕卿惟古者有功德于民加地進律有循其職守而恪毋顧計利害毅而能奮錫爵命膺車章厥非常典公字子振其先宋知南康軍事道國公敦頤六世祖之德仕明湖廣通城尹高祖洪謨給事中曾祖懋穀舉孝廉祖琦瑩贈文林郞父賓雅恩平縣令公慷慨通豁才名早有聞習明吏條長安公卿中往往知其名者起家崇明縣丞故事縣大細惟令尉少任事假權丞中廁唯主唯諾幾如無官公振舉綱理勵爲治蹟文龐訟令時不能聽爲代決立成崇明故重鎮坐甲千人欲預取軍食于官不獲曹激譟刃縣中官吏咸駭噤匿公聞曰事若此孰卻禍耶

挺身前爲宣布凶順利敗究竟感切聳動眾投械曰諾吾屬駸嘗未曉
幸謹從公言久之華亭尹缺當復除江南開府承
聖祖仁皇帝制下所部擇賢才吏勝治劇者上公名得
召見賜對稱旨遂授華亭令至之日迨乎後遷其政簡而不弛刑恊而
不煩歸棼於秩以和得民民有自殺其伯指誣甲甲久瘐憫無能已白
公考情實置其當法者獄以平縣夙多盜爲民厲則擒誅主魁餘黠亡
屏境壤乂安甲申秋會大霪雨以風鼓海驟溢巨防盪蹴數百里魚華
亭民簿記不可勝沒敗稻穫邑用匱凋民艱輸秋租乃約吏無煩追求
弔恤死疾具舍宇衣糗存散傷又力爲請賑由是多所甦全未幾以歲
賦不中常律法當罷邑人日走聚訴大中丞以聞于朝
今皇帝許復留公以七品秩位下大夫感
恩厚殊思益自砥
上亦知公治有方繼被褒美四年丙午
命自華亭令守松江松北距海南仰太湖地庳水都吳中苦潦害大損
田率十八九自古明水利者言三江震澤所同入海然東江由東南上
貫同里犁湖至於白蜆婁自甘泉達華澤急水凡二百餘里入於澱湖

皆松江支流太湖匯湖州霅溪天目西北鄙遠受宣州山谷水廣三萬六千頃後從吳淞經華亭青龍以放乎海松既久湮自宋元嘉中已壹壅茭蘆競封盆就沃陸民遞侵而畬隃遠愈廢前時為治或不省要害規別鑿渠浦使無泛徙費留少裨誠欲袪墊釋咨俾國勿墊疇穡歲歲利若網在綱必循其端則宜專治松於是

天子憫之慨然將求三江故道命兩貴臣往大濬川兼修輿水之渠今以稱劉家河者中丞監司相與謀是資強敏吏要無出周刺史遂舉畀公公既受令計畫規度以勉厥庸冀續成底休吳民浚江自王渡至野雞墩六十里又三十里陳家渡地由近海而洪騰悍雄唯春茭是阻公以為非堰殺其怒終不可施既堰石籠土當之再竭再潰念迫夏役久且妨農田趣召眾力赴躬前指呼所乘船當險或懼危不測請還公曰其敢避王事先難退卒揮之築未合而湍大鬬遽覆舟會暮昏吏士擾亂倉卒不得救遂卒于江中年四十九事聞

天子悼公才良篤勤職司就致殞歿為之嘉傷既贈令官復廕子一人得錄於太學賜司農金與葬而命祭于官備夫哀榮公自起從仕所至皆有恩方宰華亭遭太夫人憂華人告行省願以百姓三日服代公三

年喪請毋去官其私以祠祀歌思不忘則攝六合尹家人或道過六逆旅戒不取值焉以志公惠十一年春公子道澧等既奠於封淑人師氏胡氏祔謂先大夫恪循其官以終荷

渥褒其島可無宣于辭俾後咸有述乃表吉石以振銘詩銘曰

伉伉周葉有翼其傑以紹于豐不猛而剸果毅且安宜民攸宗其勤孔武坎窞無所孰過之功

帝曰汝勤顧錫乃位胡曠以崇揭揭旗旐歸焉是保士慨展同不忽銘德利嗣垂式駿望大宮

朱侯宏仁傳 闕循觀

朱侯名宏仁清豐人某年進士雍正五年知昌樂於是大吏方務綜名實郡邑承風頗以嚴急相尚惟侯持大體多寬政未嘗輕扑一人催科吏不數數至里舍歲終民稅不滿以祿銀充之卽免其逋民恐累吾侯爭輸將不後士大夫餽遺無所取歲時父老多持蠻瓜萊菔辣菜以獻欣然受之賜食堂下解顏與談穀棉娓娓不倦常微行里閈閧或以夜出獄情黠昧者率微得治昌樂六年刑不用而奸盜息去官後以事過縣民各持錢一文飯一盂逆之境或泣或歌數十里不絕先君有詩紀

其事所云比閭兒童舞沿衢父老塡歡忻承色笑鞠跽獻獵豜皆實錄也既去民思之不已立生祠以事

閭循觀曰予讀朱侯生祠記所稱侯釐剔宿弊數十事詳矣予復採其遺事次之爲傳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無侯之仁而仿其政民未必如是之樂也人又傳其循行鄉社民生子娶婦者賜以酒食此雖於侯不足述然亦見其於吾民如家人也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錩墓誌銘　方苞

君姓張氏諱錩字子容山西蒲州人也少異敏博聞强記而不諧於俗州部皆號曰狂生既成進士師友閒亦見謂不羈及余與供事武英殿始知君樸質人也嘗舉其鄉百年中立名義者而叩以所自處君曰子他日視吾所爲

今皇帝嗣位大臣將以吏才薦訪於余余曰是足爲民依不宜使泯沈於藝文乃舍之君始聞不能無愠既而知由余言則大喜因請外補試湖廣應山縣踰月湖南北士人商旅至都下者爭傳其治教如自矜所得時鄭任鑰以布政使入覲余詰之曰有吏如應山而不特舉有說乎曰是貌不颺言拙將以計典列薦俾循階以升朱相國聞之曰此過言

也彼人遭遇與國之得賢固有天焉以人事君者惡用爲計較哉雍正
四年冬
上特召五年春引見命知廣州府抵任首自陳於大府曰郡治劇當坐
署理民事上官非傳呼不至由是監司以上皆患君骨鯁而督撫方相
構陰樹附已者君崇立其中央久之制府以民望所歸加禮貌焉父老
皆私歎曰我公自是側身無所矣君在廣州治加嚴毅諸生有患鄉里
榜其罪使曲跽於交衢而不能私出怨言忌者雖多無可瑕疵七年春
始以屬縣囚逸罷功令囚獲則復官士民爲君懸賞格以購之踰歲果
得君以書來告曰吾官可復但羞與羣子傾側勢要閒枉道行私以負
聖天子顧思與子稽諏文史浩然有以自得也時京師諸公聞君脫吏
議多躍喜將俟前事奏結特舉焉而君遘疾死矣君之官不持妻子旣
罷居廣州三年士民日致薪米果蔬用物不可抑止及卒無親屬在側
時大府皆已更易羣吏憫傷共棺斂士民驚呼羣聚而哭之君家故窮
空其子聞喪久不能奔自大府羣吏及士民咸出力以御君柩歸其鄉
而以賻之餘屬守土吏買田以給其妻子君將赴廣州走別余余謂君
法治宜條記以式爲吏者君曰其能者豈恃故方非其人雖灼知不能

用也吾已棄此如遺跡矣君治應山僅踰兩年廣州年餘美政不可勝紀其子以狀來雜舉條目而首尾不具其精神之運方略所施俱不可得而見家事亦然故概弗採列而獨著其志節之耿然者君先世平陽府小南關人元末遷蒲州世居東關爲儒家高祖諱杲明天啟中舉乙科官戶部郎中父諱含璵母王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康熙甲午舉人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六妻任氏子士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操行不迷懷文抱質而衆反以爲咍官守無虧主知民載而終爲人所摧惟直道之不亡志愈遠而彌光

故甘肅會甯縣知縣楊君稷家傳　趙懷玉

君諱稷字事可前修撰廷鑑曾孫諭德大鶴孫教諭棫長子性英敏少遭諭德君喪四方弔者輻輳君經紀中禮頗爲戚鄙所稱嘗以文受知於殷君元福殷故名翰林愼許可時方出宰武進也雍正己酉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會

詔舉賢良方正從父學士椿以君名上引

見發甘肅以知縣試用特給資斧百金蓋異數也時甘肅軍興羽書旁

午平涼知府某奉檄解送馬三千匹期當十日限四日至遲且禍不測某大恐不知所爲君笑曰何難哉馬至三千爲數多矣數多則易散難合夜宿曉行遇城市多阻是以遲也若募三千人人馳一騎從閒道行可立至也不五日果達大吏知謀出自君凡軍需及他疑讞悉諉問得君言以爲決初署河洲調會甯會甯屬鞏昌民俗樸儉之官數月俗乃丕變然地高多旱軍前資輓糧粟大吏令於豐稔處各糴萬斛赴之會甯方亢旱鞏昌知府高某以歲豐報君奮然曰歲祲地瘠振貸且不暇反誣上以虐民乎值總督查郎阿公按會甯君慷慨陳白公動色檄責高高銜之尋摭他故齮齕君君坦不置意將告歸民號泣請留大吏廉知之乃寢其事高亦旋自悔焉嘗經涇肅閒見瞽者挈少婦行瞽貌獰惡而婦容甚戚君疑而執之一訊具服葢婦家靖遠從父就食他邑與瞽偕行瞽似盲實見中途殺父古廟中偪婦爲妾耳於是瞽者伏法數郡咸以爲神事在靖遠君聽察得雪例進一官靖遠知縣方罣議竟移其獄讓之人以此益重君雍正十年同里劉文恪公於義節制陝甘稔君才將薦擢而君旋以勞卒官矣生平好交游然諾不苟性雖介弗靳施予卒之日笥无長物遺帑千金民爭代納有懟不平者至奔赴几筵

以告其感人之深如此配張氏別有傳子望秦乾隆乙酉科舉人

論曰望塵請友者衆矣五交三釁孰居首焉世之從仕羨之不已則出於忮求之不得遂變爲攘者可勝道哉昔柳子厚願以柳易播退之亟稱之方君之讓功靖遠也同列咸笑其愚而君志願益決其庶幾無媿子厚矣余童時聞君曾祖修撰嘗僦李氏宅發樹得窖金召而還之鄉里傳爲盛事讓固其世德歟

藍鼎元傳 陳夢林 陳壽祺 附見

藍鼎元字玉霖漳州漳浦人藍氏之族多將帥才鼎元少孤獨學泛濫諸子百家意氣豪岸年十七觀海廈門浮舟泝閩越島嶼過浙江之舟山乘風而南沿南澳海門浩然以歸自謂此行多所得人莫能測也逾冠補縣諸生儀封張伯行巡撫福建表洛閩之學善禮士尤重蔡世遠及鼎元致之幕下益肆力於宋明先儒之書周覽世務慷慨多大略伯行嘗曰藍生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久之比遭大父母及母喪杜門十餘載歲薦饑作餓鄉記以自廣康熙六十年夏臺灣亂總督覺羅滿保檄南澳總兵藍廷珍統師赴之廷珍鼎元從兄也要鼎元與俱風濤戎馬之閒羽檄旁午搖筆立就條畫無不中七日賊破則佐廷珍招

降殄孽綏番黎撫流民經營歲餘而舉郡平鼎元嘗論臺灣治亂之局以爲其地將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守土之官文有道府縣令大小佐貳雜職武有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守備大小弁目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顧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爲利藪沈湎摴蒱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已離雖欲不敗弗可得已曩者臺地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嶠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騖矣曩者大山之麓人以野番嗜殺莫敢近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甚者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子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至其地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屬厲禁不能止也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以四五百里山海奧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嶠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千餘里淡水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

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欲謀善後之策非增兵設官而措置之不可今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更設一縣管轄六百里其錢糧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一守備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一巡檢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故賊藪宜設一千總兵三百駐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官為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役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物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生番化為熟番熟番化為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夫土地有日闢無日蹙經營疆理則為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為盜賊倡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措置者也又言臺鎮必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更卒舵繚斗椗兵必不可易大吏採以入告尋奉

詔諸羅分置一縣曰彰化總兵官仍駐臺灣卒如鼎元議其後復爲臺
灣巡道條畫略曰信賞罰以固其本懲訟師以息其爭除草竊以消亂
源崇節儉以正等威禁惡俗以厚其生儆胥吏以杜其奸革規例以恤
其苦正婚嫁以遂家室治客民以弭禍階興學校以維風化修武備以
聯其勢嚴守禦以防不虞教樹畜以廣其利寬租賦以裕其財行墾田
以足其食復官莊以養廉潔恤澎民以壯門戶撫土番以循其法招生
番以結其心揆時度勢皆老成長計雍正元年選拔貢太學三年校書
內廷分修
大清一統志六年冬以大學士朱軾薦引見奏時務六事凡五千言
世宗憲皇帝嘉之授廣東普甯知縣普甯介潮陽揭陽之閒故多盜鼎
元嚴教約摘奸伏踰月攝潮陽縣時潮州比大饑潮陽逋賦夥鼎元揭
榜諭之減耗米解苛累民爭趨納革漁船陋規置妖女林妙貴于法籍
其居改建棉陽書院善治盜及訟師覊其魁然數忤監司惠潮巡道樓
儼與有隙誣以贓罪儼尋遷按察使周納成獄坐免潮人爭爲代輸官
逋七千金有奇總督郝玉麟知其冤尋移節福建而臺灣諸番不靖要
鼎元行會鄂彌達代總督兩廣稔鼎元才留之幕府乃止十年冬鄂彌

達疏白鼎元受誣狀徵詣闕明年春
命署廣州知府賜賚褒異抵官一月遽卒年五十有九著鹿洲初集二十卷女學六卷東征集六卷平臺紀畧一卷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卷修史試筆六卷潮州府志若干卷初鼎元與同邑陳夢林友善皆爲張伯行所禮夢林字少林幼失怙恃鞠於林故以命名長游四方習兵事滿保之征臺灣也屬夢林參軍事隨大師渡海平賊返滿保將薦授以官夢林辭諸大臣多欲推轂者卒不果以諸生老

西安太守王公紹文傳 劉紹攽

太守王公者順天衡水人名紹文爲諸生嚴重有威雍正五年以拔貢令成都當蜀省要區上官羅列候謁相望令是者卒工語言伺形勢不以民事第賢否訟到官判狀而已雖踵門候終不得登令堂一愬民亦見令出入無暇晷願解散不求理公至喟曰是何以爲政乃屏交際非公不詣大府日接里老問疾苦敎農桑或列狀來即呼直之人人各得其意以去會岳公鍾琪初受制軍例巡邊駐節成都監司以上爭奔走公一謁不再往鍾琪欲獵于水命公主辦至日戒車騎空一府且出而公未報命使使促之公自來謝曰令章句儒不諳軍事舟楫益非所習

致方公命鍾琪盛怒必欲往公曰成都近郊數十里無巨浸瀰望澄泓皆民力所豬獵則必決其防決則水涸公奈何圖一時之娛忘百姓之嗟辭旨愷切便便不已鍾琪義不能屈罷獵目曰戇夫自是同官皆側目于公矣成都別駕尤怨公塗遇爭道公素嫉別駕詉弗讓別駕怒下輿欲毆市行者不能平譁而前擁別駕仆地或罵之通衢閧然公以是落職而別駕亦黜顧民望公甚詣公所萬首拄地泣不起公慰遣之已而囊橐蕭然無以舉火眾復泣曰公實吾父母吾坐守公公不飽豈稱爲人子耶謀所以助公而弗市上來者已負米荷薪持半菽奉一觴爲公壽公曰以我故累眾腹雖果心不安且一身一僕豈能盡果此耶因固辭眾益固進公卒弗受眾乃析薪炊米爲酒食饗公公中坐眾環向隅坐醉飽歌呼公與應和極歡而去去之明日餉遺愈眾相屬于道羣情洶洶吏過之不能定也撫軍憲公奏擢公西安太守始至鍾琪握大將軍印征戎闕輔竭蹷從行公多方調劑諸不便民必庭爭自大中丞以下畏憚之咸欲擠公獨鍾琪以輿望所歸常曲意從之故公得殫力均征輸籌轉運民賴以安當是時軍務方殷大官由

特簡專督者數十而民間唯知有公每一令善必曰是太守所爭不善

則曰是爭之不得或曰公爲巡撫得專制矣或曰已授總督寺軍機矣一日之閒說凡數起唯恨公不大行也後忤當道當道深惡之與寮屬計事必小語曰戇夫知否又曰密之勿令知其見忌如此雍正十一年秦饑斗粟錢四百民艱食公乃借庫帑二萬遣官赴豫購米數萬石減直以予民民得度歲歌謳公而當道益飲恨公知不可爲遂謝病免將歸城中忽喧傳民欲臥轍留當道謂所私曰果爾我輩何堪于是或言禁戢或言斥逐當道曰不如無之公聞笑曰我正愧是耳肯復貽民憂乎遂閒道微行去民乃絕望乾隆元年復起卒不得用再以疾謝歸秦蜀聞之多爲歎息初鍾琪勞民驕武獨能善公公守西安時鍾琪僕强市民貨公縲以法盡淸諸逋僕大慽嘗遇公西街乘騎過瞠目視公公立命拉下之縛以白鍾琪鍾琪爲謝陰戒其僕曰戇夫我猶畏汝曹胡攖其鋒謹避之耳及與當道忤待公如束溼薪遇事輒冰炭必與公讐卒使移疾以故秦民至今賢鍾琪而詬當道焉

九畹子曰雍正八年公守西安余修陝西通志當道召耆民明倫堂問莅秦名官可入志者衆莫對久之一老父前曰獨王太守爲不愧耳公之得民當道其知之矣顧多方沮公卒使之不得志以去嗚呼

鄭令鼎勳墓表　胡天游

嗚呼吏政極敝久矣州縣尤甚焉其居之也若無其官于民或相仇況乎愛焉不欲其去與去而思且有不忘者哉予于今時感夫任吏者不惟其人人亦滋不知其所以爲吏慨然于表鄭君也（儀吉案湖南通志鄭鼎勳正白旗漢軍人雍正五年任安仁縣知縣六年任江華縣知縣）君四爲縣令果于爲治明幹善斷先後政如一而意主乎爲民絕異近世所稱才能書上考者初仕安仁繼調江華攝新田皆頑險邑而安仁險甚安仁遠在荊衡入尤尙欺悍樂囂訟宰每始至必爭飾詭辭以嘗辦否因從挾持之雖素習于吏或患不勝君方下車安仁人千餘各以狀進立庭下滿君顧主文書吏悉取來每視一牘呼持狀者前曰若情本如是如是乃敢焚我以次無不然持狀者驚畏發摘多陰散去視未十一而庭留者不過數人而彭道士者恃弟爲貴官尤奸橫君將嚴案之遠遁乃已自是爲政數年訟日少懦善者得樂無事而澆幻之俗亦漸幾熄安仁大飢富家不肯與貧者糴君里籍欲粟者姓名第以金來吾爲汝市而躬往諸富人所曉以理當然與事利害富人並感動立出粟遂無餓死者時江華盜方橫開府知非君莫能止即使移治焉適巡檢毛德峻來謁君一見知其能召與計事甫三

月捕盜二百餘斬其魁君不自為勞推歸德峻且薦之上官嗚呼仕于今者往往議論短長同列相擠忌或攘他人功顧君獨能若是君于人何如也以喪去楚服除起知陝西之渭源渭源盜如江華君設方密獲其首釋不誅責擒盜自贖盜奔他境而性素直嘗語觸其州守守誣君罪罷令下獄中人知君枉然無有救者君子俊德走京師頌冤始得直未幾疾作遂卒于渭源君孝友讀書給于文辭自少樸儉而尚施予官俸所入多以周所親初為諸生入太學將由科第仕雍正中有知君而薦之者遂赴官湖南既連為令政施于所至而人知德焉其去安仁也老幼號泣以送作為十三難之歌紀其惠愛刻石邑中後以事至衡衡州人闔城門不能去曰公為此郡守庶幾活我其自獄而出也渭源百姓望見君于郊亦皆大喜然君之能固不僅止此也予見天下宰牧者置民事不問惟趨走阿媚為賢往往遷擢去傝宂陋痺或多至大官以君之能於政志于民有可用于時而位不過縣令且終被誣事固有不得而知者哉君將歿為詩見志其辭發憤感激予誦之而尤歎息焉君諱某字某世居山東高密後遷襄平卒時年五十六娶劉氏生三男子乾隆丙寅俊德葬君三河之鄉其墓四尺泉流在側具事不謾書官于

石

于公霈治獄狀　劉紹攽

于公霈者蜀之閬中人令臨潼邑民張氏婦少美晳一夜夫外出有賊破門入婦從窗罅竊睨見人衆恐懼匿牀下賊入室無所取獨搜得婦以布纏其頸牽之行婦纔發聲旁又掩其口擁而出至一神祠環求淫婦披髮跳叫曰我良家婦義不受辱速釋我歸不則惟此一命賊以刃追婦復躍罵曰爾等縱欲爲惡獨不顧明神在上乎知汝首即碎恨不及厭其肉耳賊知不可屈爭前持手縛足强淫焉婦罵不絕賊大怒以手扼其喉業畢命賊怒未衰折其一足而去是歲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也鄰居聞聲莫敢赴救比賊逸偕往具其事於縣公即往視見婦死狀髮上指面熱汗下曰若之死所不忍見不爲若復讐何以宰爲因步視周垣是夜大雪被地足印以十數時尚未曙無他人行公乃隨而踪跡焉雜沓至康而迎之門而沒康而迎者邑之富人徒曰淫爲一圖籍記里中婦女甄別好醜好者必欲淫之邑中人人切齒終無可奈何是日公呼迎出迎見公則色沮倉皇失所指公命反接之歸一鞫而服先是周氏女及笄其父母亡兄服賈與其嫂居一日嫂欲歸甯女送之門而

迎過而見之心知嫂去獨女在夜與其徒入室女方就寢其徒環執之而迎蒙其口肆淫徧其徒比去釋其蒙女已死矣公求賊數月弗得至是並服獄具一邑歡呼叩門稱神君迎徒賂西安太守守欲出之公不可太守以公爲故入人罪公欲與辯太守拒不復見更使長安渭南二令覆驗二令希太守意變其事謂殺人者非迎也當迎殺婦時渭南令適往西安道經而迎之里聞其事甚悉時雖出迎罪心終不自安復勸公曰上官欲活迎公故違且壟得罪奈何以一婦之冤賈一身之禍公佯許之二令卽要與俱見太守太守出握手談謂罪疑惟輕公毅然正色曰太守制一郡將鋤殘戢暴以燭幽隱佐元元也而迎罪狀昭明邑人共恨莫不欲甘心焉公欲活之若公議何且需在迎終不可活也太守大怒叱之出顧視二令曰若猶枝拄奈何與俱來辱我一席地乎二令惶遽出讓公曰若病狂耶何乃爾公笑應曰公知有太守我知有婦冤亦各從其志也公遂返二令竟出迎罪獄上邑人盡恐環哭公門公亦知不免且遣其家屬邑眾送之牽公衣而泣道旁觀者皆伏地泣莫能起公慰諭曰毋恐我誓不與賊俱生也且去聽我所爲邑眾收淚強起稍稍散去公歸書其事揭於部科會大中丞頑公色知其事檄下漢

中鳳翔二守廉理時尙有護西安守者鳳守馮公慶長先期齋戒至會質矢曰敢有懷私心以治此獄者其子女有如張氏婦遂莫有異議邑衆亦赴愬馮公所稱迎罪迎知不可追具白所以殺婦並女死狀問何以爲驗迎出素所爲圖籍皆婦女名已淫者注其下以百數其未淫者亦注以待異日焉馮公歎曰卽此殺有餘辜矣如公請擬重辟竆治其黨一邑盡歡咸德公有肖像祀者碩公表公廉直入爲刑部主事

九畹子曰余未與公交平利令古君伯川爲余言公恂恂儒也而遇事剛果有必不可奪者可以覘所養矣使獲大行其設施甯僅如是已哉然其治是獄也亦足以不朽矣故爲之狀以俟太史氏

黃岡令暘谷于熊墓誌銘 劉統勳

君諱于熊字光羣號敬修卽明經諱中掄仲子康熙己未進士歷階工科給事中祀鄉賢諱泰兆公孫順治丙戌舉人贈主政祀鄉賢諱策公曾孫先世籍山西陽城縣明初奉詔樂遷河南衞郡之新鄉積善餘慶由來遠矣幼而岐嶷文思凊勁有孝感熊相國風稍長卽與諸名夙游讀書辨析異同帖括一秉先正而尤矩矱荊川今讀其問世諸作神骨氣味愈研愈精亦與荊川吏部中丞時文相倣也康熙壬寅補博士弟

子員越雍正甲辰聯捷成進士其年甫十九齡耳儀封宗伯張清恪公
以才品兼優保舉引見
世宗憲皇帝温語褒嘉有人去得之旨辛亥秋授黃岡令岡楚北劇邑
也君少年老成利興弊除五年內操縱指使動中機宜案牘少暇卽以
文章自娛聲色貨利槩屏絕之如徵收銀米不重分釐不盈顆粒建義
塾延名師勤月課定甲乙今編修萬君年茂進士程後濂鄉貢王如旦
輩皆其陶成賞拔者也學宮湫隘捐俸倡修邑治東北舊有問津書院
爲諸生下帷處資以膏火絃誦不輟乙卯獲雋十八丙辰鄉舉又十五
人科名鼎盛有明徵矣故多訟獄君以哀矜行平中小大之情靡不犀
照大吏廉治狀檄代郡篆陳牘次第裁決而麻城涂如松妻命案尤遠
邇口碑奕世不磨者民以幼聘之婚多爲外家嫉貧寒盟君諭以大義
與送完聚澆風咸敦古處値隴西告歉協辦米石公帑不足皆代償之
奉文攢丈洲地扁舟規畫不擾而役不煩豫省設普濟堂不遠千里
賚金以成德意制府旌其閭曰惠我嘉師其樂善不倦類如此乙卯春
纂輯邑志克成善本乃八月患疽遂不起距所生丙戌僅三十春秋彌
留際語不及家事但念年力盛壯當此

聖明之世報稱莫由忠孝兩虧飲恨泉壤也蓋君性至孝先是尊先生留滯江南跋涉者再及令黃具慶就養溫凊不懈伯兄逸羣孝廉爲豫中名下士君質疑請益儼若師弟居官則韙之偕至屏于兄所後母加意愛敬不替所生元配輝縣孟氏繼娶磁州張氏俱出望族孟孺人于歸七載賦性賢孝相夫成名惜不永年一女字士人先大夫與迺祖黃門公爲同年友余甲辰通籍又與君同出一門孔李之好相知最深爰采行狀所記并夙所切劘紀其梗槩系以銘曰

陳留世族代有偉人繩繩繼繼以及其身弱冠爲文蚤成進士年不配德竟賫其志倖取養廉蕭蕭囊橐政在甯民四野咸樂祗父恭兄廣庇夏屋仕優而學中行獨復雖憐伯道終擬于公攜爾故劍永保遺封

又知黃岡縣事敬修暘君墓表　尹會一

夫世有皓首窮經而卒無所成名者吾見其人矣亦有英年迅發不克大展其抱電擊風馳而去者吾又見其人矣新鄉光羣暘君同年友也憶雍正甲辰釋褐君榜華而齒少莫不驚其悟之神而疑其蓄之淺及叩厥底蘊萬有在胸雖老師宿儒咸謝弗若乃知人龍材梓殆由天授而復篤志好學靡閒晨昏虛懷以受師友之箴嚴毅以承父兄之訓故

聞道獨早而奕奕有聲如此丙午余校士粵西郵傳新中停車爲郗氏
嘉賓而叔度澄波得窺涯涘且耳熟其居家孝友里閈賢聲又五年余
守襄陽君宰黃岡代郡篆所治鄰接政聲之卓越釐剔之精勤以及獎
勵人材甄拔後進載在口碑者渢渢乎洋溢赤壁龍邱間嗚呼以彼才
猷展驥巖邑則三載報績而霖雨蒼生爲國楨幹詎非意中事哉及年
甫有立勞勤云殂何天之奪我良友如是其速也雖然士貴克自樹立
耳君弱冠射策受知於
世宗憲皇帝温語有加一時豔爲奇遇迨出膺民社而君更能不負所
學楚人尸祝祠禱白叟黃童親慈母而戴嚴君直顓顓於桐鄉峴首郎
喬亦不得傲之以年矣數之修短又何足爲君憾已未春君將歸佳城
迺兄逸羣孝廉匄一言以表其阡夫彰微闡幽而羣宗月旦者學士責
也激濁揚清以立儒廉頑者大吏事也矧余知之最稔甯不撮舉以誌
不朽乎至其家世淹華小德善政恐載劉少司寇譔銘茲不具舉君諱
于能字光羣號儆修河南新鄉人甲辰聯捷成進士爲工垣諱泰兆公
孫明經諱中掄公次子其辭曰
大河洋洋行山蒼蒼篤生偉士度越尋常家學淵源筆撼山岳早掇巍

科蜚皇騰踔雪堂遺韻漢水澄波民歌來暮士詠菁莪五年惠政兩袖清風一朝捐館秋雨濛濛爰擬楚些天門招魂保艾爾後駟馬輿門

興化太守汪君廷英墓誌銘 諸錦

汪君諱廷英字掖清一字抑齋仁和人給事中繼爆長子也君年十五為諸生有聲于時

先帝朝詔舉賢能尤重守令君謁選得閩之仙游下車踰月興利櫛垢若營其家越七月而內擢主事中丞題留遂攝同知邵武事稱職旋畀永春州印永春俗好械鬭君窮治風少止及授興化同知未匝月檄赴福清海口而前守沒兩臺即以府印及海關之隸于涵江者俾攝之歲祲穀騰貴君設法以平市價制憲郝公復以鹽筴倚公公往來旁午雨雪不避故事漁戶入海販鮮者每船配鹽五千觔旋以浙禁凡閩中船赴浙應配浙鹽帶閩鹽入境者治以私于是漁戶不敢領配莆場商竈引亦不銷君申請自後閩漁仍配閩鹽令就境內發賣船入浙境則配浙鹽鹽估漁人皆便之仙游少雨民苦饑君盡發廪中積平糶并溢量與之守責其專曰必待請而後賑幾何不捐為溝瘠而蕩為流傭哉既而常平穀耗五百餘石君取之其家不以病民也邵武繞城皆山谿水

曲折畢赴石筧蓄之可溉城南田數千頃邑豪貴㗵請引泉入城以利
風水農民控久不決君偕太守往度隰原曰石筧本以灌民田不可廢
也乃引支水爲淫隈以入于濠由是郭南不憂旱熯莆之東甬埕口皆
濱海美壤恃堤以固前明倭寇衝突堤遂壞沮洳相望君躬率畚鍤淺
者堰之深者坡之堤成復植樫柳其上樵牧往來皆藉美蔭而農夫相
勸課者且錯趾也興士子多秀能暇日則分題刻燭朱黃儼然日相鏃
厲若其士友以故皆好讀書而能文章邵武故有詩話樓爲嚴滄浪故
址久圮君重葺之春秋佳日筍輿野服與能士秀民高僧野老探奇陟
險鼓山九鯉湖之間皆有題名雖餘事亦皆韻寄而能成君之美政者
象宜人內行爲多宜人當君官閩時曰姑且老當子去而我留且承牖
下之祀祀日必親滌器衣必數浣濯敝則手自綻補之不食肉晚歲乃
稍稍飲酒自詭短齋實非修香光之業也其恭儉孝謹多類此銘曰
博聞善行碧巢先生給事嗣之有道能文淸德流衍以趾厥孫猗與奉
政淑哉宜人如繩斯直如風斯溫有合而祔若堂者墳我銘此詩窀穸
秋春

廣平府知府周公夢錦墓誌銘 朱仕琇

公諱夢錦字錫上先世有九郎者自撫州遷汀之甯化故今爲甯化人
公父景濂遇恩得誥贈如公官生三男子公其季也以舉人歷知岑溪
崇善二縣滿秩改府同知西安遷知安陸蘇州廣平所至治有狀
世宗知之陛見賜物甚夥
今上二年忤總督意摺老病去官居家十年而卒年七十三公之令岑
溪也盜誣其仇陳氏獄已成公辨出之因募人爲捕役設賞罰盜患遂
息崇善舊無學公詳督撫二臺建之又定歲科學生人數俱得
旨崇善人士大喜與于學縣鄰獞猺春田爭界公禁之二種不敢犯分
試貢院會臺檄盜黨崇善土官械良民以應公歸察之曰盜姓洪非馮
也亟請留任緝眞盜是時同知西安已有
命矣上官以爲賢從其請在安陸奉
命賑水荒沔陽便之至今以爲法又捐養廉八百金恤他荒縣不在賑
例者以審部件不阿得罪總督福公惜留之奏上
詔帶所降級知鳳陽引見改蘇州知蘇之七月改廣平代者未至公治
益勤留九月諸興廢略盡廣平寡婦人先後與人姦遂洩先姦者于其
子其子怒邀後姦者往殺之而自任罪公重廉得情法後姦者而釋其

子郡人稱歎凡莅官二十年知二縣三府所革私例銀數萬捐養廉數
千殁之日鐍二箱甚固家人發之皆破靴敗絮及邸報百餘紙而已公
所至以學校爲急其郡縣試及分校得士有至卿貳者妻張氏累贈恭
人先公卒無子繼娶劉恭人生男子三宗原太學生宗祐桂林府分駐
龍勝理苗通判宗疇歲貢生孫三人紹縉戊辰進士候選知縣紹紳太
學生宗祐子紹經宗原子庚午春余至甯化主紹縉家紹縉狀公之治
請銘余謂周氏世有人明文襄公撫江南民至今思之以公之治上聞
朝廷其終外而不內守府篆無尺寸進者豈非命哉通判公吏治方繼
有聲而進士君好古學思措之民其庶幾文襄公之烈于他日以大公
未竟之施以卒公志矣乎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寮
公之治狀子孫蓋未可量也公卒于某日葬于某日地曰某銘曰
廣平之績起於岑溪抉冤戢攘旅安其齋崇善蛋徽易爲聖逵作學治
南寧士來儀遷知西安
皇畀安陸洪水方割奪此墊族既骨而肌邉恤我蕃蘇州之守改自
皇衷噎痻謳撫大理不終最公五治實懋其功曷不制撫曷不卿貳維
皇知之磊落其賜謂亨而屯謂用而躓天乎人乎命莫之致維公有子

其又有孫戩名圖功大公之門鐘鼓先靈厥聲不吞我狀公治納于郭
墦張皇幽緒翼永永存

西甯令路公縣圃傳 宣化府志

公姓路氏諱縣圃字應田別號澤之蜀之溫江人曾祖象山公爲成都太守卒於官貧不能歸士民愛慕因留家焉父封君鎬宿學未仕以課子爲業疎財義俠爲鄉黨重公以名進士起家謁選部曹故事以需次副當注者同觀公爲副得
旨能當注者畀公以西甯任西甯地瘠民貧子衿以訟爲能官此者多被訐劾去公愛民如子視民窮厄如疾痛在身勤于其職事無鉅細次第修舉不矜己能人亦莫能先居官不名一錢日用如寒素常製一羊裘寄封君封君卻而馳戒之曰西甯民困官儆爾安得有此長物且國爾忘家之謂何也公益以清戒自厲同官聞之咸以懸魚之義高封君而益服公然公於公事所在雖費無少卻廉勤聞于上官方欲量擢之而公以積勞成疾形容癯瘠食不能下予與懷來吳公于公爲年友同令於宣見而憂之一日郡伯張公謂予曰路令病其瘳乎邇日應覆者無不申應勘者無不遣應輸者無不上殆脫疾而能勤也而孰知翌日

公竟以訃告矣臨歿語家人曰余淸苦爾曹不能歸吾喪葬斯地可也
觀察𥳑公郡伯張公重其人而悲之與同列賻之以歸邑士民聞之皆
哭失聲予治城樓有梓人偶問之曰西甯人因言及公歿潸然曰是吾
𥳑父母也嗚呼若公者百姓頌其仁同列高其義上官重其誠公可謂
能敬於官而無墜家聲者矣爰爲傳以俟後之求循吏者擇焉

碑傳集卷一百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一目錄

雍正朝守令中

魏君鎰傳 陳浩
前蘇州府知府童公華傳 沈大成
楊國聲傳 周天度
涿州知州盧君恆行狀 杭世駿
黃巖縣知縣魯府君淑墓誌銘 魯仕驥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改臨海縣教諭李君發枝墓誌銘 汪由敦
又深州知州李公墓誌銘 厲鶚
吳先生象寬墓誌銘 陳宏謀
臧君岐言家傳 錢載
又書臧孝子事 章有大
戶部雲南司郎中秦君休墓誌銘 蔣恭棐
滕縣知縣邱君天民墓誌銘 沈起元
王先生時翔傳 劉紹攽
又朝議大夫成都府知府鎮洋王公墓誌銘 沈起元

鮑志周傳 張庚
古州司馬蔡侯時豫墓表 馬榮祖
文林郎知天門縣事加封翰林院編修周君琪墓誌銘 陳兆崙
故永定河北岸同知馬公日炳傳 趙青藜
董懿傳 檀萃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守令中

魏君鎰傳　陳浩

魏鎰字金生號海若先世自山西洪洞遷於鄭明通政司右通政諱尙賢壬午殉難祀鄉賢者鎰高祖也尙賢生希微希微生繩祖繩祖生世盛世盛生宣化宣化生鎰鎰之生其外王父夢偉人因以孫女許之鎰十一歲卽能文年十四知表揚六世祖之忠節出其遺文鄉之宿望多器重之鎰由州學生入國子監以史館議敘授貴州威甯府通判改大定尋擢知黃平州事會雍正八年烏蒙之亂苗賊旣陷烏蒙而黃平之臺拱苗亦相繼叛鎰於任官之始瘁力於山川險阻之中出則資糗粱齎駝馬入則安輯流亡蘇其困軍務以時濟而居民無剝膚之災當賊焰方熾之時長官坐困而鎰獨用其土官何模策檄模引苗民於冷西閉道乘其不備而攻之以
聖主之威靈小蠢不旋踵撲躓而當事者以師出無主不敘模與鎰之功則鎰之居成功而不言較之其敬事守官尤可述也鎰入覲時苗民

復動署事羅某與何模死焉及鎰至黃平賊稍稍引去上官以是仗之而軍需所至極爭其病民者不應上官亦或聽讒焉然鎰居官介然無事可中司寇張公照視軍黔中制府以事齟齬劾其糜費帑金被逮授鎰指鎰曰凡所報銷皆司寇未至時費也竟以實報遂陳疾乞休不得所請上官易去乃得請鎰官黔時有同官某與撫軍善將爲先之弗答歸里後貴州藩司陳某過鄭州見州守曰魏君居官有法可往詢也守曰魏君居家余不得一見可咨以吏事耶鎰世系年譜其門生王楚士述之其墓表翰林院侍讀楊公述曾述之不備識撮其要云

贊曰余讀鎰年譜載其家居早起洒掃一室几席供用必潔曰吾以養心也心靜則事至而不淆其過煩劇俱有調理固宜至息民之困黔之人至今思之不忘益嘗其知表揚先祖之日志足見矣

前蘇州府知府童公華傳　沈大成

公諱華字心樸浙之會稽人年十六爲博士弟子數試南北闈不利雍正元年癸卯高安朱文端公爲主司公素爲文端所知亦報罷公喟然曰吾之不能以科名進命矣夫遂入貲輸囊它阿爾泰軍營以知縣用是歲公年四十九矣公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歷客諸行臺幕府名

震四方會纂修律例文端公以蕪雜不合體裁請再芟削因以公名上
原書四十冊公芟存十六文端公以爲能保任引見
世宗憲皇帝命往直隸查賑樂亭原報飢戶二萬公至加賑幾贏其半
盧龍原報飢戶四千公查未半已得二萬口是時怡賢親王偕文端公
行視水利至永平詢公灤河還鄉河形勢及查賑事公進對王以爲能
洎補平山縣公以縣當特重至卽開倉出粟七千石貸民初公查賑時
報少查多至是又不待列而發粟或以爲言公曰爲
國家活百姓吾志也它何恤焉旋擢眞定府又權臬事戶部議以私借
倉穀例免官奉
特旨仍居職丁未怡賢親王奏理京南局水利營田公求得泉十八於
府城外爲文祭山神有神物相之引水奔注捐建西南二牐以時啟閉
營成水田六百畝又以京南水田穀多而北人不食若官給直買運通
倉視南漕費省倍蓰而民得以市粱黍數多什之五六啟於王入告
制曰可蓋先後營田三百五十頃
天子以爲能移知蘇州府蘇最劇郡重以淸查積欠簿領繁縟公晝則
聽訟夜則治文書不少休一貴官欲奪諸生未昏妻走愬公立斷還之

鄰道越境有所逮公曰江南自有憲長按事也拒不與蓋其爲郡務休養生息有古循吏風而外寬內明其發奸擿伏如神吳人賴以無冤而上官之不悅也滋甚公守郡之三年奉調引見
命往陝西經略鄂公知其能檄辦九家窰屯政公善爲筞能度功用穿直渠溉屯田四千餘頃民即屯所起祠至今以爲利事具公所著九家窰屯工記中旋署肅州其治如在蘇時次年病免而甘撫某與大將軍查公不相得公爲查所任因誣劾公乾隆元年丙辰
今上皇帝御極巡撫罷公得昭雪起知福州改漳州而福撫某以公之抗直嗛之甫越載即中以事失官還家而公亦以積勞疾作是冬遂卒已未十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公卒之日其舊所臨部民皆爲位以哭而吳人最甚天下知與不知皆聞而太息惜公之旋起旋躓竟以勞死而不得大用於時也公無子以伯兄蘂之子與鵾季弟蕚之子翼駒爲之後公嘗獨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義塚二坵又起屋數所以處族人計糜白金數千皆出俸廉之餘此雖非公之大者然亦可見公之用又宜於宗鄉也公所爲書請田太湖濱議一卷槖它經一卷九家窰屯工記一卷銅政條議一卷長岐紀聞一卷忠臣傳六卷詩文樂府九卷藏於

家

論曰吾聞故明時蘇州有賢太守況公鍾者吳人稱之曰況青天後二百餘年而公來爲郡吳人稱之曰童公況公再世也相與尸祝之至於今不衰嗚呼公之用雖未究而其當官而行不欺其素至老而彌篤其志能可白於天下後世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楊國聲傳 周天度

公諱國聲字廣譽西崖其號直隸萬全人考處士成初艱於息年六十餘乃舉公及公弟英聲公生有異徵弱不好弄髫年出塾誦習恆兼人方一星終處士公遽捐館舍母劉太恭人茹蘗嚙冰母兼父道公益自刻厲年十五補衛博士弟子員康熙二十六年以高等受知於學使者福山李公應薦遂以明經入太學三十一年補正黃旗教習屢試京兆不遇乃循年例需次選曹康熙五十年除知浙江湯溪縣事縣居兩浙上流民彫俗勑公甫下車問民所疾苦務與爲休息凡利弊興除知無不爲最其大者革閏糧之無藝卻過山諸陋規之巧取其爲德於湯民者甚厚五十六年九月例轉湖廣彝陵州知州彝陵當三峽要衝爲楚蜀門戸難治什伯於湯且自滇逆煽亂人戸流亡田無定賦豪族猾胥

因緣爲奸窮民膚剝髓枯甚至鬻子女以償無產之稅呼號之聲家十
而九公涖任後悉心鉤稽履畝正額數十年積弊一剗其舊他如革行
戶免夫差凡不便於民者務絕厥根不以因仍自貸也長楊縣民不協
於令聚衆阻嵎幾成不測大府檄公往公單騎入爲開陳大義民皆涕
泣自投立時解散歲丁未江陵大饑令以賑務得辠去公往攝篆多設
粥以活饑者不侵不漏雁戶帖然前後三月所全活者數萬人無何大
堤潰決公受委分修晝夜庀度千畚萬鍤雲集霧會堤成屹然稱保障
焉雍正五年內陞京府治中八年轉刑部貴州司員外郎殿廷
召對天語褒嘉十二年陞本部湖廣司郎中公歷外任久獄情誠僞無
不周知又涖職精勤不使吏胥上下其手是以廉平之譽雖盛尉之惻
怛于公之無冤無以遠譬也方公任彝陵荆州守某素與公睦旣而請
求不遂睚眦于公風動草搖百毒齊起賴大府深知危而獲濟然猶鐫
公俸者十許年及公在西曹守以他事落職方謀湔雪故事廢員開復
必由刑部覆奏可否始聽銓除乃函書謁公陳其冤狀同列知其事者
謂公宜白之當事以釋宿憾且可因以爲名公慨然曰危人以自利吾
不爲人窮而更擠之吾不忍吾惟視事理之曲直而已已而守竟得賜

環人咸目公爲長者乾隆元年以疾引年予告歸里踰年而沒嗚呼公自通籍垂三十年由縣令州牧歷職曹郎俸入之餘脂膏不潤家本素封因官而落江陵之賑長堤之役捐墊各數千金私囊不給繼以舉息迨解組歸田舊時恆業鮮有存者無身之日家無長物室無羨資故宅一區子若孫棄以予人僅畢喪葬視世之囊帛櫝金笑語秩終者眞不可以道里㝵計也公子鉉原任廣東海豐知縣有循聲孫二文灝雍正己酉舉人文濤乙卯武舉第一人

論曰嘗讀唐孫樵書何易于益昌尋而歎世無知者以視楊公楚越之治何如哉君子遭遇明時位不究用古今人非盡不相及也若夫捐棄宿嫌不乘人以阨此賢者所難庶幾張季直不疑之風懿哉篤行自治之徽烈矣

涿州知州許君恆行狀 杭世駿

曾祖考可元歙縣歲貢生

祖考得全歙縣廩生

考琮江甯歲貢生封承德郎

今天子紀號之元載起潛震蟄收擢才儁與之更始前涿州守江甯許

君家居者蓋六年矣踊躍
聖化走京師投狀請自效執法司憲之重臣察其辭直俾得覲見
天子有日無何許君適以疾告越明年竟卒邸舍其孤天成將以喪歸
匍匐余庭口述先人遺事請爲行狀狀曰君諱恆字司貞號北山系出
唐忠臣遠後世居徽州歙縣之許村自君封公宗玉公始遷江甯遂爲
江甯人宗玉公娶佘太君生丈夫子二人繼室程太君又舉子二君其
第三子也幼而岐嶷端厚不佻及長性識練達措意經世之務入太學
循例謁選人授江西建昌府通判甫涖任値南安府砂夫梗化兇鋒方
熾往收捕者輒爲所挫撫軍廉君才俾率兵士進勦君以計擒其黨乘
其怠擊之旬日而平未幾府治城鄉同日蛟發水湧十數丈遭漂溺者
呼號徹聽君亟命人吏悉與之金不問安人翁亦徹環瑱以助招徠舟
人得船大小九十餘艘救回漂流者四百二十餘人生全者三千餘口
渡送天一山蓋茅安處炊糜給廩民得恃以全活水退更爲修葺廬舍
復獲安堵康熙五十七年調判湖南永州檄赴長沙執季執季者當時
所定之名於府佐中擇一二賢員以當司臬臂指之使者也君天性豈
弟能盡心於庶獄七府二州塡牢戶籍以開釋者不可僕數而匿名爭

水兩重獄尤倚君以全妖僧有爲悖逆帖子者揭于通衢索其人不獲撫軍怒甚飭長沙善化二令必訪致之城僧千衆皆坐幽縶敲朴無虛日君謁軍門請以身肩其獄日就僧鞫辨詞色即於衆中得造謀者干僧一時盡脫桎梏泣爲許使君立主尸祝諸寺至今不衰五十九年攝善化縣事烏塘李陳兩姓以爭水利致殺人禁囹圄者六十餘人案懸七年不結瘐死者七人矣文書盈尺君用情閱實寢不脅席者兩晝夜庭引諸囚謂之曰獄有首有從律有矜有疑若以鬭鬩細故株連蔓衍至數年不解父母妻子皆日引領生還但得一人首服其事即冰釋矧就坐尚有矜全之路耶余爲民上誠不忍效前事者濫刑懾汝伏盍自陳乎爲之歔欷掩泣淚汍瀾几案閒衆囚感動慷慨引伏盡得其狀收其兇首餘並請於軍門開圜扉而縱之兩村父老焚香踵門祝使君長壽者走數十里不絕雍正三年兼攝府事本屬江華永明道等州縣地界苗疆跳刀走戟閒有竊發君草上移鎮駐兵彈壓巡防之議不果行後卒有荊之寶之變始移兵駐守如所議六年銅斤解京例得引見
憲皇帝諭旨褒嘉晉任順天府涿州知州十二月十九日朝於乾清宮
跪請

聖訓温綸勉勵至數千言有香貂珍藥乳茶克食之賜
恩遇稠疊君益感勉奮發治涿未匝月循聲四播俄以前在湖南時屬
員有諱盜者牽連及君
上置不問以北南大道夏秋積水爲行旅者所畏發帑修墊在君境內
者部定修寬二丈君更增廣五尺皆解私橐爲之蓋藉此以仰答
知遇而督臣不察猥以違制累民挂君吏議而君遂自此解組歸矣君
服官三十年勤勞在職殫厥心膂凡四督漕運一護京餉一解銅斤一
送軍糈抵紫荊關在建昌攝縣事者三曰宜黃曰新建曰新城攝府事
者一曰吉安在永州攝縣事者二曰善化曰零陵兼攝府事及郴州皆
以興學校課農桑鋤奸振滯宣導
聖化爲要務修建橋梁民不病涉今宜黃之通濟石橋及永州西門之
浮橋皆君所創也君至性友悌初服官先人田宅即推與弱弟歸田後
空囊不名一錢假屋而居日事影貫口不言析產事晚歲築室鳳皇臺
左授書諸孫與人樂易無疾言遽色束帶終日家人儼若嚴賓爲鄉里
所取則君生於康熙八年某月日卒於乾隆二年某月日春秋六十有
八娶於翁同縣明經象賢公女覃恩封安人先君十年卒子男二天成

天一天成娶於如皋高氏天一娶於上元譚氏天一先君早卒女子子一嫁海甯陳克敏孫男一愁余之託襟契於君也從君族弟煓余重君老成貞濇敦樸之氣襲余懷而不能釋且以天成之爲能嗣君并欲傳君是不可以辭也謹狀

黃巖縣知縣魯府君淑墓志銘　魯仕驥

故黃巖知縣耘莊府君以乾隆三年二月卒於官歸櫬之十六年配楊孺人卒諸孤始克奉其柩與孺人合葬於里中之荷坪又十有六年孤仕驥謂其常所從遊之族弟仕驥曰先考妣之葬卜家以時月不利弗納銘今將賴銘於子子吾所與也於吾父母事悉子又習爲銘章弗可以辭仕驥再拜受命謹按府君諱淑字靜陶耘莊其號爲康熙乙酉舉人封文林郎黃巖縣知縣懋田公諱亭之冢子大父諱瑗康熙乙丑進士由翰林歷任通政司右通政府君之生通政官方顯而府君生十年失恃自幼已習知艱苦能力於學雖貴介子蕭然若寒素以是得父母心雍正元年以諸生拔入太學己酉中江西鄉試第五名明年成進士發浙江試用初任泰順積能調黃巖縣黃巖故劇邑財賦甲浙東八郡東南瀕海總兵鎮之軍民雜處淫縱奸宄不法之徒亦時出入其間府

君至調和文武爲政以飭風紀勵廉隅爲先邑有項貞婦徐氏貧無以活府君割俸貲之歲時存問其他問民疾病興革惟所欲斷決訟獄如神明任三年民畏其威士安其教某年歲大祲請賑於藩司不許且檄飭府君卒直請制府得許而後已邑有八閘宋朱文公所建歲湮久廢府君訪其故蹟復之邑民更號爲魯公閘嘗丈田均賦雖劇寒甚暑必親涖吏不敢欺爭端以息以積勞得疾民聞之走相禱也卒之日巷哭城內外皆縞素有善繪者各以意圖其像或以歸諸孤有像額者眉者雨顴者未幾更醵金爲祠肖像其中四時祭祀至於今不絕孺人同邑國子監典簿楊君大誥女才而知禮教事舅姑如府君之事父母和諸叔妹娣姒數十人人無閒言初府君之官懋田公以少子眾不欲以家累累府君不就養孺人亦不往及府君卒孺人痛不得一訣哭泣無時目常腫終身衣飾墨素足不踰閾雖爲子取婦未嘗就饗懋田公後府君十年卒於是孺人益鬱鬱顧諸孤常流涕不數年而遂卒府君卒時方三十八孺人得年五十有四子三人冢子卽仕驥乾隆丙戌進士次仕驊次仕騋冢孫志旦諸孫某某某府君少年有文名鄉會墨義出士慕效之在浙凡兩充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銘曰

士惟賢能亢宗本既大支宜隆吁怫鬱兮我公胡不有於其躬將爲善者食報久而益豐耶其必之於冥冥之中我鍥此辭藏於幽宮後千萬年視此以無窮兮噫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改臨海縣教諭李君發枝墓誌銘　汪由敦

康熙乙酉江南總督劾罷江甯知府陳公與上海知縣李君上海民聞君且頌繫人具一溢米或一束薪一本蔬纖肉隻雞各効所有旦日恆滿戶外比去縣民走送者自縣門屬于黃浦潮水至且沒膝垂涕跪泥淖中不忍去遠近傳爲異事陳公故負清名後總督河道以死勤事而君與同被劾一時竝稱良吏云上海號難治以拳勇橫邑中者曰打降君捕繫其豪召受害者爲雪冤乃遣去許三月一至縣庭陳自新狀至則愷切開譬之大感悔迄君去無敢逞淫祀曰五通神者湯文正公撫吳時亟斥之城南一祠獨未毀民訴其妻爲神所憑尫羸不能起君涖祠坐堂皇呼病者驗視指衣朱神與夢肖君立焚之祟遂絕有以擣衣杵傷人額致死者傷一縷細不及指囚抵傷械不相符獄不具君指案足問曰若巨細與杵類乎曰然君令蘸墨其上而以素紙冒木板擊之墨漬紙才一縷君曰額骨勝杵圓體所致傷有如是矣囚乃服

聖祖仁皇帝幸松江水次需挽舟卒所司輒先期拘繫之亡匿相踵君所部五千人計口給值聽歸治所業與期會為什伍集旁近空寺中待發郡司馬卒至勾驗無一卒大駭君曰無恐夫至矣走一隸立寺門傳呼分青紅衣兩隊魚貫以出無一夫後者青浦雉堞圮

御舟計日且至令窘不知所為上官以屬君君為鳩工授計晝浹日而竣人服其能邑人相驚以海寇至男婦奔迸城守將禁弗止君恬若弗知令隸人徐行郊郭者曰令君方視事若等何為者民恃以無恐乃悉還其善應變率如此君既罷家居垂二十年

世宗憲皇帝登極有以君名聞者

召見授深州知州時外僚多不次拔擢而君為深州一年改教職去君早為名諸生覃思強記借人書手自鈔撮若天官河渠樂律農田兵賦諸要務卬之娓娓應弗倦叢細奧僻亦靡所不記制舉藝尤精銳試輒利曲阜顏公督學政最善鑒別拔君第一丙子鄉舉魁其經丁丑聯捷成進士文皆為一時所傳誦在上海好為諸生評騭文字決利鈍如響多所成就至是得臨海教諭臨海陋邑也君不鄙棄其士課導之有方暇則為當事陳所當興革攝仙居教諭協其令徵逋賦不擾而集前訓

導高某罷職貧不能歸君佽以俸入勸諸生為治裝復歸其妻喪與人交敦古處篤故舊占答書尺款曲周至陳公既與公同患難相愛如骨肉比入直武英殿數為當道有力者言君才前尚書張清恪公今予告尚書徐公浙閩總督覺羅滿公皆嘗引以自助君居恆煦煦神內斂而精力常餘于事慨然思以吏治自見顧用不極其才云公諱發枝字鹿友浙江山陰人父鳴臯世以孝聞皆於君深州任誥贈奉直大夫君生順治丁酉終于乾隆丙辰年八十配趙宜人子男四之屏之翰皆先卒之綱仁和縣學生之紀杭州府學生女子一孫七人某年月日葬某阡余與季君同為諸生乙未丙申閒遇君于徐公所比來京師而君數致問蠅頭細書纚纚累幅至今留篋中故於銘弗忍辭銘曰

才所儲沛有餘弗昌其施誰實為之吏乎師乎而止于斯乎殆酬之以壽而蓄以貽諸其後乎

又深州知州李公墓誌銘 厲鶚

世宗皇帝朝高安朱文端公在相位所薦引者吾浙得二人一為少宰沈端恪公一為知深州事李公二公皆深於理學能以經術飾吏治顧沈公躋通顯而李公不竟其用調儒官以卒人皆惜之卒於乾隆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子之綱等將擇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某之原伐石請銘按狀公諱發枝字鹿友別字培園山陰人也曾祖允德祖尚成父鳴臯弱冠補學官弟子卽慨然有志於道謂學以躬行爲要必先之以變化氣質又謂窮理乃儒者分內事朱子門人張元德於子史百家山經地志之書無不研究歷官皆有異蹟故公於書無不讀尤精用世之學中康熙丙子鄉試丁丑成進士除知上海縣事上海於東南爲劇邑俗素黠而悍好博塞競拳捷爲諸偷窟穴公始至廉得主名置其魁於法餘悉勸諭使去期以三月一至縣呈自新狀自是民無敢犯有以衣杵擊人額致死者左證已具驗其傷痕僅一綫因將不服公曰是易辨也折几足圓者墨其上擊白版痕亦如之獄遂定巡撫睢陽湯公之斥五通淫祠也上海城南有祠未毁民訴婦爲神所憑幾殆公詣祠命負婦至則指衣紅像公立命夷祠斧像投於火祟遂絕婦因得痊武騁而譁於途曰海寇至矣民相率奔避戍將禁之不止公聞之視事如故閒遣役出城諭民民見公弗爲動遂稍稍還密覘之則訛言因估船鱗集也白榷使令事竣速去無滋擾民乃安巡撫商邱宋公聞之曰李令非獨治縣有譜其定變亦將才也將以治行第一薦會某制府好賕弗善

公摭他事劾去之士庶遮留弗絕於道閒居二十年復以薦起知深州州地稍僻公一以安靜爲治舊有公使錢千緡公爲革除曰奈何以吾民膏血飾廚傳耶先是直隸州縣賣官米買補從田分配公以其病民力言於上官上官又弗善公左遷臨海教諭三年謝病歸年八十乃卒公孝友醇謹教人率以身先讀書日有程課臨海人士至今傳李公家法云配宜人趙氏處士麒女賢明識大義事堂上兩世皆盡禮卒於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五子四之屛太學生之翰之綱仁和縣學生之紀杭州府學生女一適周天任己丑進士孫七人孫女三人

銘曰

李公之學能定性經子百世相緯經不爲空言發于政先敎後罰兼五聽焚妖毀廟邪不勝抑配病民以去諍起而復蹶悲蹭蹬始信珞琭有三命晚罷儒官樂幽屛盡其天年與德稱劖銘繭室從子姓

吳先生象寬墓誌銘 陳宏謀

公諱象寬字居之號芝園封奉政大夫雲南提學公諱永孕其祖贈通奉大夫少參公諱自肅其考少參公舉子五公行居三生而資稟穎異八歲能讀史漢一時藻譽頓起有神童之目年十三得補弟子員試輒

冠軍維時少參公致政家居專一教子研求經史外日課一藝公於經
史子集無不披覽爲文鎔經鑄史有典有則每一文出士林無不傳誦
甲午始舉於鄉癸卯成進士
御試一等奉命往湖廣以知縣用榜後卽膺民社自是科始蓋
異數也初授黃安令遷咸甯令因公掛吏議得
旨引見仍補原職又授黃梅令其令黃安也下車之始値偏災前令未
及報公單騎走亂山中勸邑之富民出米若干石設廠以賑所活無算
民賴以安黃民輸納賦糧率交吏胥不索票多爲侵蝕致重納公廉得
其弊設法清釐酌定期會令其自首完納驟難完者許殷實親友作保
完者免罪不完始懲以法數年積欠爲之一淸邑素多盜匪竊時聞公
立法偵緝訪除線窩并嚴比捕之條預立責成之法一時多所捕獲宵
小潛踪城鄉藉以安枕時有開門夜睡之謠上吏知其賢以爲可勝繁
劇遂遷令咸甯黃之父老攀轅臥轍沿數十里不絕與漢劉寵之去山
陰殆無異焉咸俗故儆有某于縣前設飯肆凡鄉民皆棲止焉并爲代
理輸糧領票之事名曰歇家卽訟棍也鼠牙雀角輒教唆興訟從中起
滅漁利公密擒數人置之法訟得少息地瀕湖多水患舊築長堤歲費

帑金民力無算吏得因緣爲奸工多不實公親爲相度給直興工皆欣欣力作帀月工竣民無水患至今稱爲公堤云邑之社倉額久不足公亟清理勸輸隨地出借清償以時穀皆實貯自此四鄉皆有社穀就近分借民乃知社倉之有益誰謂社倉不可行于今日耶通城有黠民圖署囂然不靖上吏以公素得民心委往彈壓公至傳集士民開誠布公曉以王法大義民立俯首服罪咸得安居江夏諸邑値告饑時公已薦舉離任制府傅衆宰留公監賑一切稽核周至無濫無遺蓋公之澤及楚民固已深矣其在黃梅也邑舊有渠當春雨連綿城隍頻多水患吏請役里民築堤禦之公引爲己任曰城垣頹敝邑長事也毋重累吾民爰度地捐貲增高培薄水不爲患邑俗好奉佛每遇會期建醮男婦聚集奸宄横行常至釀患滋事公預爲禁約先事嚴防一時信服惡俗爲之一變公乃心民瘼精理庶政早夜不少休以此致疾告歸調理疾得少間然時時顧名思義以民社爲重不欲以病餘之身誤公事而負民望遂以林泉老焉生平友于最篤少與兄弟互相師友仲兄早卒以二子先後出繼俱不獲長年視諸猶子如己出教訓培植各因材質有所成就尤以紹詩才識不凡心地純厚所涖任俱令相隨練習吏事適奉

恩綸縣令以上各官保一人內舉不避親公卽以紹詩名上
聞帶領引見分西曹學習自此脫穎而出連翩直上歷任府道臬司今
開藩隴右政績卓然公之成就藻品良非偶然恭遇覃恩奏請貤贈如
己官賢子弟賢父兄相得益彰誠佳話也至於居鄉課徒居官分校鑒
別人材崇奬士類旣因文以見道卽衡文而知人有偶爾之評隲而終
身不爽者噫使諸生時時講求實學不蹈風雲月露之詞合之居官坐
言起行前後若合符節故雖終於縣令未獲展其素抱而行義達道可
以無負矣余于癸卯年與公同登會榜榜下往還聚首見其德容道貌
藹然仁者偶與同人論學談文心焉契之公任民牧予留京職官轍南
北鮮通音問迨予撫楚公去任已久而遺愛在人檢閱舊牘如見設施
回憶榜下周旋杳不可卽而公之猶子方伯紹詩歸葬以其狀請銘于
余余知公久相企有素故不辭而爲之誌公卒于乾隆七年七月初九
日距生于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三雍正癸卯進士歷
官湖廣黃安咸甯黃梅知縣以姪紹詩官貤贈通奉大夫甘肅布政使
配李氏繼配董氏俱贈夫人再繼王氏封夫人子四人紹聞紹科相繼
出嗣仲兄象羲皆卒紹冶廩膳生先卒紹恩邑庠生女二長適太學生

張讀次適虞膳生張温中孫三人奎附貢生紹治出壻壁俱紹恩出曾孫女一奎出未字於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於本邑東郭之新阡系以銘曰

緊惟令德克敦孝友雅量淵宏風規篤厚一行作吏衆人之母撫字雖勞經術無負志遂初服翻然解綬清選一錢德脩五柳善有餘慶世膺啟佑魂返幽宮銘勒不朽

戚君發言家傳 錢載

君姓戚氏諱發言字魏亭一號研齋父以

賜硯界之卽自號也先世浙江東其遷德清自諱卿者始七傳至君父諱麟祥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五子君其次也生而嗜書襁褓啼笑見書輒止及就外塾不煩講釋曉徹大義翰林胡彥穎吳家騏皆其師學士所交如徐用錫陳鵬年輩多碩德鴻才君幼侍得聞言論博覽載籍康熙己亥補縣學生庚子舉於鄉主試臨川李紱浙之名榜也是歲學士以事謫戍甯古塔君乃隨侍戍所聞之甯古塔去鸎哥關一千八百里其地有一土阜初名之特後訛爲塔固無臺無塔也掘地得正隆錢或謂卽金之天會府寒暑不時與內地異君旣扶侍入學士遣之會試

雍正庚戌與仲兄振鷺同登進士是科一甲皆浙人周霌沈昌宇梁詩
正也而君以奉
旨派福建學習其時有進士學習知縣例遂知連江縣事連江叢山環
海故多虎亦多盜君嚴法捕之盡於是勸農桑興敎化編保甲務相感
以誠相悅以信賦惟正供訟無留牘又設普濟堂育嬰堂義塚濬城河
凡以贍民之生而恤民之死也乾隆丁巳山水大風雨縣治且溢八月
拔蛟颶不止南門上高丈餘君肅衣冠拜禱風止水勢定於是上請捐
銀穀賑貸並請捐田賦其水所衝陷者得永蠲除明年又饑募巨室捐
米平糶四旬餘民以活嗚呼斯亦足以徵其治行哉縣有東湖隋開皇
間義士林嶢捐田瀦水所成隄之以溉田四萬餘頃千餘年矣侵占於
塞上塍崩谿洎水災後內堤蕩然外堤復決開二十餘丈君亟上請乃
加石築土修二百四十餘丈廣四丈隄成上植桃李雜樹下種荷渠立
祠以祀林嶢民歌誦之又修學宮設義學修縣志之修於元而久不修
者連江之人方樂君之靡事不舉而相與爲連江幸也
皇上初元恩旨赦還麟祥君益感奮曰弢言其何以一心報國乎將迎
養罄槖遺弟朝桂歸畢諸婚嫁事於是築室三閒聚書其中以迎養其

父連江人曰吾俟孝子也庚申冬學士病劇不起君居喪幾毀葢自庚子以還奔馳鬱轖積患嘔逆至是扶喪歸營葬未成而疾大作以歿四十有四歲連江人聞之相與率私錢祠其俟於東湖之上嗚呼君之一生可不謂難乎其於道也蓋庶幾哉今歲辛亥其家乞按其子更生所具行述作傳以俟族譜之收采

又書戚孝子事　章有火

戚孝子名弢言字魏亭德清人父麟祥康熙己丑進士官侍講學士以納故禮部尚書蔡升元妾被劾學士故隸尚書門下部議援卑幼擅娶尊長妾為側室例發遣甯古塔時孝子已登賢書隨父往茹氈齧雪萬苦畢嘗孝子朝夕左右無倦容渠帥咸敬禮之歷五年雍正庚戌會試孝子欲勿往學士强之行道出賀蘭山下驢逸去襆被盡失孝子徒步走會日暮迷失路途有老人持燈火導之追及驢老人倏忽不見孝子嘗言宵行時北風捲沙林木怒號狐嗥虎嘯之聲不絕於耳自分幾無生理也及至京師韈穿履脫兩足僵裂沃以溫湯半日始醒赴禮部投名去試期僅二日主者憐之得入闈竟以是科成進士分發福建學習三年令連江有聲乾隆初

詔刑部行文赦諸罪人戍邊者學士格於吏議不果赦孝子聞之頓足泣血欲去官或告之曰不念得少俸爲菽水計乎且機會尚可竢也孝子不得已視事如初未幾制府郝公玉麟入覲孝子往送伏地不起叩首乞代陳郝公難之孝子膝行前持郝公裾號泣言曰茲言所以緩須臾死靦顏而食祿茲土者冀得一當明公意雪父冤耳今明公置勿理復何望哉引所佩刀欲自裁郝公眙愕亟止之孝子旋取所上書出袖中皆刺指血爲之郝公素愛孝子能吏事及是惻然動容許諾比入告天子憫之特旨放學士還學士以迎養至連江部民擔酒爲賀孝子與之飲盡歡而罷益勤厥職以博學士歡明年學士病卒孝子輿櫬歸哀毀骨立未終喪而卒時乾隆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有四無子以兄子更生爲後方孝子觀政福建時予與之共邸舍者二年親見孝子悴容寡笑食止粗糲卻梁肉弗御予怪之曰塞外高堂求此不得也言之於悒夜臥草席擁布被往往聞搥牀歎恨聲蓋雖寢未嘗寐也嗚呼可悲也已孝子治連江築堤修誌多人所不能爲者今不著

戶部雲南司郎中秦君休墓誌銘　蔣恭棐

秦君諱休字又休號岵瞻更號匪莪其先元至正間自韓城始遷郃陽

者曰淵居縣東鄉溝洫村淵五傳至和以義俠著和生繼夏繼夏生學古學古生王埶授壽官君高祖也曾祖五舉順治戊子拔貢生祖錫中順治甲午副榜考汧邑諸生君官翰林遇恩贈祖考考兩世皆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祖妣党氏贈安人妣甯氏封太安人方震君夢虎入室驚而寤生君七歲贈君授之經已曉大意贈君沒太安人食貧躬紡績縱君於學以從祖進士鎬爲師補邑博士弟子康熙戊子舉陝西鄉試壬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君在史館以能文章名闕以西太安人壽終京邸君徒步扶櫬還崎嶇山谷閒哀感行路服闋補

原官

世宗憲皇帝簡幹員核識輔倉穀君預行廉辦肅給歸報稱

旨時吏部選郎缺人特授文選司郎中君掌銓益刻苦自勵晨入省理案牘達暮吏無敢爲欺俄

命往淛江以知府用制府彭城李公一見喜曰紹興郡最劇得君治之吾無憂矣守紹未帀月

中旨補廣西潯州知府李公奏留君浙江不允潯多盜上官裔陳邦甯者頗爲盜囊橐君開誠招之邦甯誓薙盜自効君用其力悉捕獲盜迄

君去盜不復發察豪猾苦民者痛繩之建社學捐膏火資親與講師弟
子之禮潯士競奮攝鬱林州事鹽梟殺捕役尸不獲君自詣郊外跡之
天雨一老父持雨具前云吾知尸所行里許忽不見掘地果得尸案殺
者慴伏眾以爲神君初監潯稅吏執匿稅者至君令稅如額即遣之丞
讒之布政使改委丞丞後以賄敗惴惴慮報復君閱實引例議減上巡
撫乃前布政使也至是見君謝曰守眞長者先已疏還君於朝入補戶
部貴州司員外郎陞刑部浙江司郎中滿漢尚書侍郎惜君去戶部以
雲南司郎中奏留
報可會茶陵彭尚書獄起牽連逮問按驗無所得猶坐發北路臺站効
力君空手攜一子一僕詣戍所遇大旱蒙古軍士乏食君亦僵臥絕粒
積二十七日肌膚顏色如故蒙古皆驚異總管爲請借帑金一千四百
兩給軍食移原籍覈家產以償君乃強起食粥居塞外三年乾隆改元
兵部籍上君家產
詔予豁免君始還京師尋得
旨回籍又六年而病沒實乾隆七年壬戌春三月二十日距生康熙十
八年己未得年六十有四初娶李氏贈孺人繼娶任氏封孺人子二煒

商國子生考授六品職銜前卒煥祖甲辰副榜候選縣丞女一適雍正甲辰舉人候選知縣侯顒煥祖任出也孫女三煥祖卜乾隆八年冬十月某日葬君於北嶺之原以李孺人祔先事走闕持狀謁余銘余與君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十餘年知君爲深君爲守不苟媚巡撫布政司爲郎肯援上耶君故亦貧借國帑不能償顧行賄媒薦達耶

今上登極荼陵自獄中召拜左都御史適無有爲君言者竟坐廢以終可悲也巳君性質直篤行義少所師從祖卒君罷朝謁爲位哭甚哀作述恨詩十五章聞者爲之雪涕平生知交故人雖久沒語及輒嗚咽與仲弟友愛好異書金石古文精篆刻解音律先後分校禮闈所得多知名士晚年尤矻矻著述採古今詩說折以所自得爲誦詩三十卷文集十六卷詩集十二卷其在塞外集錄者雅方八卷君遭憂患余遂不復見君其忍不銘銘曰

魄歸於土面陽之阡輕淸上升周流乎天戹君一時垂者萬年

滕縣知縣邱君天民墓誌銘　沈起元

故滕縣令邱君天民字文衡襄陽宜城人高祖瑜字鞠懷明乙丑進士崇禎十七年二月以禮部侍郎入閣三月京城陷死之而公之封公民

忠夫人龔氏媳廖氏女二次子之陶在家先後死闖賊之難葢癸未甲申間湖南北稱一門忠節者推宜城邱氏曾祖之敦選拔貢生祖峒父健中皆縣學生健中五子君行一少能文補縣學生雍正八年選拔入貢故事貢入太學次補教職是時

世宗不次求才特詔天下貢士廷試後引見拔其尤以知縣用葢異數也君得與選奉

命發往山東試用初攝霑化坐事被劾後河東制府王公薦復起攝鄒平數月旋調陽信君爲政精明强力案無留牘吏不敢欺在任五年士行興民氣蘇時有老瓜賊出沒山東河南直隸閒爲行旅患積十餘年日滋蔓老瓜賊者專伺孤客一賊昵客同止宿誑客早行餘賊爲坎道旁俟客至蜂出縊客破其腹髁而埋諸坎攜贓以逸慘毒甚於他盜而地無尸迹死者家不得死所無可控賊不巢聚捕治不即得乾隆五年巡撫朱公奏

上諭嚴緝擇幹吏八人責之君與焉半載後君訪得賊首楊姓誘之至其人魁岸騈脅年五十餘能數人敵庭詰之無懼色君念事無左證不可以刑好言詰之潛令人取其家所藏贓物示之色微沮卒不吐復飲

之酒至五斗賊大呼曰今日願就死耳具吐平日殺人狀及年月日殺者姓名瘞屍所同黨某某漏盡四鼓盡得實翼日飛檄分捕同黨盡獲三省謀殺五十餘獄皆具得所埋尸二十六撫軍具以報咸置之法自此瓜賊滅迹君之功最先是沂水有曹黑三人等謀死馮石二人一事獄久定君鞫瓜賊時賊具言殺沂水二人狀悉乃知殺人者非黑而黑已斬二人在獄衆護前令不欲平反君曰黑死誤耳一誤可再誤耶力白於院讞定乃出二人於獄前令及主是獄者皆獲罪於是民胥頌君神明而忌者遂衆旋以卓薦調滕縣失知府意被揭去官後巡撫方公阿公稔其誣請開復者再格於部巡撫準公至閱故牘知山東盜風賴君得衰息兩奏力薦得

旨令送引見而君至京未及見

上竟以疾卒矣年五十子一廷錫女子二余客濟南邱令弟天運以文來謁且跪請曰亡兄勤於其職以命之屯屢起屢仆卒齎志客死今生將扶柩歸葬幸先生賜之一言則亡兄死且不朽余閱其所爲愼刑錄齊魯謳吟二冊復詢之故濟南守劉君及久宦山左者徵其言信乃爲之銘曰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宜城邱相正氣一門胡厥後嗣湮鬱不振裔孫際會釋褐製錦雅琴愔愔龍泉剡剡萑苻朝靖萬戶夜枕去不以罪豈媿家聲補牘動天遽促其齡洋洋東海流此令名孤櫬南歸甘棠在魯遙望羊碑父老淚雨我志斯銘慰君幽戶

王先生時翔傳　劉紹攽

先生姓王氏名時翔字抱翼號小山江南鎮洋人父墅水公高蹈海濱有潛德先生幼羸廢學年十四始就外傳一歲通易書詩三經爲制舉業及成童背人作詩古文樂府藏弆甚固同里徐龍驤族子策方爲高才生見而異之攫以去流聲籍籍戶外屨滿而與同學友顧陳垿爲性命交嘗約入山講經世務兩家嚴命不許乃止游吳門受經於易亭楊公歸益自奮宗老盧中公比其詩高啟選刻邦彥十人之作爲積薪集先生年十九與焉隨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婦家吳郡之赤松山往依之擯絕人事學期有用嘗著三史攈言數萬言上下千載論治亂興亡之故見者服其英辯又嘗纂錄諸經義疏擷其精要靡間寒暑無何省試屢躓北游成均徐大司成目爲國士呂少司農讀其詩曰所謂御二龍於長塗也海內名輩多傾心交之試京兆薦而弗售賃柴車出都門意

不自聊連就閩豫學幕非所好也雍正癸卯甲辰再試京兆同考皆拔薦而卒被落通江李侍講鍾峩薦修三朝國史不就慨然南返扃戶絕交惟與海甯釋至公爲方外友後以授徒往來吳郡北平黃少宰崑圃寓居寒山之左先生攜二三弟子相與吟唱於江楓漁火之間意甚樂之會

詔求方聞之士與安刺史沈公起元薦先生被徵入都授晉江令晉爲閩劇邑多訟與盜先生惟以誠感就質者必得其欲兩造俱歡或負嵎抗匿地人列卒收之不得先生命一介往呼立至數月政和邑小民貧僻居山峽間先生嘗微行詢民疾苦纖悉畢至力爲釐剔由是野無一盜獄無一囚乃葺署東偏之玉成堂日引諸生講課其中嘗得句云公餘開講席高館對秋山一時稱其雅量未幾遷甌甯地廣於晉事繁於政先生辨色而興夜分而寢日求所以牧民除鄉徵積弊人甚德之語見鄉徵記鄰縣有蜚甌獨無先是在政和西里患虎遣獵逐之一夕入古田山中二邑誦之比於虎渡河蝗不入境撫軍趙公國麟面引東漢循吏傳以稱遂遷漳州司馬先生莅三邑晉與政皆未及期月甌獨二載初去晉士民挽之不得詣縣請見牽衣哭日負束薪斗米鮭菜之

屬吅頭置門外拭淚去趾相錯也就道傾城出祖至洛陽橋三十里不
絕多泣下士大夫歌詠其事或繪洛陽泣別圖爲故實去政惜其去者
如晉政故名宦推高公于公高有祠于有碑乃爲先生設位高祠復立
碑與于並峙及去甌甌人奉以尸祝爭建去思碑地遠弗獲與者擕石
工增名碑陰之隙至無可增則旁皇歎息去先生亦重念甌人徧召諸
父老設酒果于庭與之坐言家常事諸父老泣先生亦泣比行懸絲焚
香餞於路者三十餘所觀者塡溢復輿不得前晚乃解散司馬治南勝
爲蠻硐適巨匪葉揚結黨瀨子坑暴鄉里先生督兵役乘夜入山捕之
遂平以積瘁移疾歸乾隆元年大臣薦
召見補蒲州同知時布政使某由大中丞降授恣睢暴戾性復忌刻屬
官畏之如虎晉撫亦降心從之獨與先生善人問其故先生曰程子云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
心與之共治又云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一邑之長若能以事
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
人吾之獲上以此而巳三年遷成都守成都全蜀總會專事酬酢而司
馬某工諛樹黨互相轇結招搖納賕復與守幕朋比合己者助之否則

排之或陷以事全省爲動近邑尤受毒先生獨中立幕欲借事作奸輒抑之司馬某深飲恨而官方自是一振乾隆六年議徙涼州滿兵駐成都初兵燹後土曠人少成都倉物視他省爲賤秦楚閩粤之民多往歸之月增數萬人因之諸物騰踊昂于他省增兵則民愈困且欲壞民屋築城以居人情大恐勢不可解先生力白布政使閻公并草狀陳制府事卒寢漢州某氏有外遇懼夫知密謀殺之埋其屍其弟聞之未悉控三載無驗先生一鞫而服得其屍磔於市人驚其神先生與人接藹若春風遇事精明必不可惑多此類也少好學初欲以文墨馳騁當世爲吏非所好然猶欲立功會

國家承平憲章完具無以自見故常鬱鬱年七十卒于官性狷介非義不染云漳州時行李蕭然漳民念之餽贈者蒲伏羅于門先生憫其意但取米一掬松薪二尺而已平生多著述意小不愜輒燒之有小山文集十卷小山初稿三卷續稿五卷後稿二卷小山詩餘六卷温陵小錄一卷啟事偶存一卷藏於家子景元太學生亦嫻風雅種鶯粟詩有曰歸意已如秋月滿癡心猶種隔年花識者稱之

九畹子曰先生自爲家傳有云嘗慕著作承明之廬當時大臣非無知

之者竟蹉跎以老命矣夫晚雖被薦奮志功名而僅以郡縣自效缺然
無以酬其志世有抱負非常得無望先生而慨歎不置哉

又朝議大夫成都府知府鎮洋王公墓誌銘　沈起元

世宗憲皇帝御宇厲精爲治重選守令閒從翰林改授復慮科甲不足以盡天下才於下第舉子內擇其良且許同列得互保任復念天下才俊士必有抑伏不得與計偕者乃
詔諸郡守各舉有猷有爲有守者一人無論出身以名聞于是吾友王小山以諸生被薦起家而引
見即授晉江劇縣則又自薦舉來小山一人而已君諱時翔字皋謨一字抱翼小山其號太倉州鎮洋縣人大父承爵明相國文肅公輩行也父玠字文叔號墅水以仲子時憲貴贈翰林院檢討墅水九子君行五君年十三始就傳一歲而通四書易詩書三經喜吟詩才俊逸傾里中老宿謂太白復生尋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博覽經史著書數萬言詩歌樂府流播遠邇再遊京師公卿皆折節願交然竟未得一遇君爲人修潔視流俗若浼家貧口不及鹽米在里與王蕙帶恪顧玉停陳垿及余四五人族子則秋涯遵扆交最密時爲文酒會高歌長嘯意致蕭然

出塵壒外人競以文學風雅推余顧知君胷中磊磊有經濟略也雍正
六年余守興化適奉
詔當薦士遂以君應顧玉停在署余曰小山意重詞館外吏非所好也
雖然以經術潤飾吏治惟此君優耳吾爲
國家擇才不復計小山素志矣玉停亦然之既得晉江當是時
上方振飭閩省積玩盡易守令有司急自見務彊幹而諱慈祥而晉邑
故險健好訟前令以英銳擊斷人至訟庭無不股栗郡守以爲能君至
則憮然曰此吾赤子也忍以盜賊視乎昨
聖訓命我實心愛民敢忘之乎是一以寬和爲治每聽訟既判決呼兩
造前諄諭之令各釋憾對揖堦下歡然而出訟日簡有負嵎者前令捕
之不能得君命一老卒持票往諭立至觀風整俗使寶應劉公按臬委
鞫疑獄二十餘輒報可謂人曰晉江長者治事又何精敏也題其堂勤
愼廉平以旌之鹽大使以緝私誣良移從君治君每察其冤立出之制
府高公司鹽政心器之在晉不數月民德之如戴慈母而郡守弗之能
也力持之調政和民數千詣府乞留不得爭負斗米束薪鮭菜之屬置
館門外出則牽衣號哭有流交平糶米六千石新令不受代邑中商漁

船戶數百呼其衆曰王公飲晉江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虧折耶吾屬請分買納原價十日而事畢頒行傾邑祖送渡萬安橋三十里不絕政和山僻君擒治劇盜小老凳之捕訟棍范斌宥其死令感悔縣中益無事日引諸生講學於署東之玉成堂未幾調甌甯建甯府首邑也君爲政一如晉江民大悅初政和有虎患君馳牒驅之一夕遂絕是歲鄰邑蜚災甌境獨無人謂史傳所稱王公兼之於是巡撫泰山趙公亦儒者與制府高公交薦擢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故蠻峒也山箐深奧民族居其中一搆釁數千百人爲黨訟而曲抗不就捕手兵械死鬬吏不敢詰故新議移駐同知彈壓時有賴唱者糾衆搶犯當捕治君檄示者三遂親入山漳人素聞君名謂此必能活我者夾道跪迎賴姓萬丁隨其族長房老出君爲宣德化陳利害痛切開諭之諸賴感服未幾賴唱自縛至遂繫之出往返六日行萬山中所至觀者如堵無不屏息立君於是歎民雖獷可教也察所犯可原白上官薄其罪峒民從此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請暫甯家君許之至期則皆至撫軍聞之曰此王丞儒術之效也瀨子阬民葉揚煽亂君意緩之可一紙定有急欲見功者輒張之遂奉嚴檄督兵弁夜入山捕治事旋平然非君志也乃引疾歸無仕進

志乾隆元年今上旁求廢員復有以君名聞者特旨召見除蒲州府同知治永樂或言薦君者爲浙閩制府高文良公也公不言然高公故知君者未幾奉特旨晉成都府知府府領州縣十六地邊左官吏好植黨君凝然獨立以廉率屬持大體審機要上下翕然信之錢價騰藩司榜示平價市爲之囂君方休沐亟召成都華陽二令曰爲我謝方伯市當順民情官爲之價錢益閉不出無甯時矣藩司悟趣撤榜價尋平自雍正閒民爲滿兵歲買穀萬石已重累至是綠旗兵援以請君謂滿兵不習賣買言語文字與漢人殊故爲之購漢兵本市上兒即一丁在軍無父兄子弟可代者而必煩民乎事得寢制府欲徙涼州駐兵於成都主者議拓成都滿城奪民居二千家闔之民恟恟君考故牘示藩司曰成都滿城故容駐防三千見駐兵一千五百尚虛其半無庸拓也但清駐兵所侵地出之足矣藩司如所議行乃止拓涼兵亦不果徙漢州某甲妻私鄰乙而殺甲甲弟具控乙不承賂獄中盜引甲爲同盜見殺有司遽成讞然終不得甲尸甲弟疊控無聽之者君廉得乙有弟實共埋尸乃攝乙弟別

訊之果得姦殺狀獲尸傷皆具乙與甲妻咸伏其辜新都陳現與其從
姊夫某習謔一日某從現父貸斗麥將渡河休于崖現潛往納大石橐
中已某負橐以涉橐重踣于水石鎮之不復起現懼匿後縣令究石所
自現不能辨然不得致死故乃坐現與從姊姦窮治之現不勝楚誣服
君疑之及庭訊二犯皆唯唯然察其色若冤甚恇懼不敢言者君乃屏
左右好諭之則張目相視哭失聲始以情告君惻然爲力白之出其死
一郡稱神歲壬戌江南湖廣災撫軍奏請運米四十萬石以濟吳楚
上許之及檄下楚省委吏赴川領運江南米自足用不委員至撫軍檄
州縣運送時兩省並運內河小舟不給計米集將及封峽而川中商賈
不通成都無隻船入城城中斷薪炭炊烟不繼民苦之君謂江運可緩
而徒病蜀甚無謂欲白知非撫軍意然事勢迫不忍默遂具摺極陳其
弊且言不如停止運江獨運楚而聽客商運江頁便雖業已奏可事勢
中改
聖明可以實告也撫軍竟怒甚欲劾君不爲動江運卒行吏民重困下
峽多覆溺者後紀撫軍至君屢乞休不聽年七十卒于官病臥猶治事
無閒卒之日猶召成華二令入內署訊獄口爲定讞訖遂卒蓋乾隆九

年五月十八日午時也憶向使君成進士登詞館以文章顯亦止于黼黻太平出入風議於吾儒經世化民之道何與今君雖晚遇未大其用而使世知儒術之措施若是君亦可以無憾矣所著小山詩稿八卷文稿八卷詩餘稿四卷梓行于世君娶戴氏早卒繼娶范氏子一景元亦能詩文一適朱鍾孫男三澄濂潤景元將以乾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葬君於二十九都一啚鄉莊涇圩之新阡先期以顧玉停所作行狀稽顙乞銘於余余不能辭銘曰

春華無實儒術輕學不積中顛且傾人知君詩李杜生龔黃吏治俄垂聲寬和外著內精明執持大體意氣平制科帖括紛尺程匪聖旁求曷知名銘諸幽宮告來禩科目外固多賢英

鮑志周傳 張庚

鮑志周字景濂杭州餘杭縣人性至孝幼喪父泣血苫凷後讀書鄉塾常往哭於墓一日晚歸母見目赤腫疑同塾角戲痛斥之後家人見其哭墓泣曰昨何不言曰恐傷母心也年十九補弟子員旋食餼雍正七年拔貢成均八年冬簡往陝西明年攝邠州淳化縣淳自明季殘於寇今猶未蘇志周極意撫循之宿弊悉除冬饑民謀徙志周親往稽戶口

計常社兩倉儲穀足支四月則麥期近乃屬耆老告以毋轉溝壑爲之泣民亦泣由是無出疆者肅州需軍米檄滇三千石志周發穀屬民領碾不以役督曰差役即擾民何堪米竟先期交運陝甘兩省多荒地雍正間議令三年墾復十年升科滇前令已申報可墾者千數百頃志周知地瘠現耕者尚多三年一易謂之歇地況久荒乎擇稍可墾者援折算例請於上官入告

報可時州牧難之志周堅持竟得請退語人曰我別母之官母訓我愛民如子不愛民是負母訓也治滇未二載前流徙蜀漢間者咸歸業以內艱歸乾隆四年服闋赴補時河南雨災奉

命往協賑務賑考城考城令以君故得上考明年補濬縣治濬如治滇中丞雅爾圖器之調祥符甫受事管河同知移書刻期徵民夫四百志周以非公檄不應六年江南災明年

上命移河南米麥協濟米須碾運府倉七千石縣倉九千石事孔亟會城碾戶盡役於府志周赴朱遷鎮集米商告曰舊例照折起運贏歸官今以官穀照折易爾米贏歸爾衆懽諾不日以足麥購於市他邑民皆苦之志周潛以人雜諸商賈市糴數足而民不知中丞雅爾圖榜其堂

曰循良師表旋擢本府清軍鹽捕同知未币月攝彰德府整率有方中丞益賢之復榜其堂曰治擬龔黃題請知衛輝府部以非題缺議駁中丞仍檄署之會畿南二麥歉收移文河南郡邑備貯衛郡責糴八萬志周置之屬邑數請曰無庸境內商販赴彼日數千石食自足不外需矣一經官購則當截商商截則市價必昂鄰民未濟我民先病且麥不可久貯勢必借糶易穀不滋累乎已而果不需麥九年得代返汴疾作遂卒年四十有八志周公明清敏坦懷接物出之肫肫其性也在湄化時有重囚周龍穴獄亡法曹掾報入志周亟命掩捕時例禁嚴限滿不獲落職協緝翌日邑民知之恐循吏去各自起丁男四出佐緝有三原民故健步能索叛亡一日過湄村里惟見婦女怪之詢由或告以故其人曰此非湄人所能語當密偵之婦女聞之圍繞爭脫簪珥賂之致懇未幾果獲其令祥符也有黑衣人自稱尉氏縣捕役子緣張某姦彭某妻因謀死親夫事父捕未獲勒限重比婦現居臬署旁張現充臬署庖人匃公逮之志周即帶黑衣人往獲訊不諱黑衣人曰有天矣言訖不見彭係聾者乾隆四年水災夫婦逃荒往中牟依姪不能存復轉徙道逢張姦其婦以窮殷殲聾者姪證語合獄成移尉氏事猶未發覺黑衣人

者鬼爲訴也至今汴人猶傳異云公宦十載貧如故中丞雅公去碩色代聞之太息語僚屬賻之兩河士庶爭哭賻喪得歸子二長斌次宸錦張庚曰昔孫樵書何易于事數則史官據之入循吏傳其言質爲可信也余與鮑君皆浙人里居阻迴生未之識乾隆已巳來汴士民及官茲土者籍籍稱之近有自關中來者亦述其治行名豈虛附哉餘姚周君燦如僑居大梁次其政績乞余傳書之備史家採擇焉

古州司馬蔡侯時豫墓表 馬榮祖

廣東西川湖諸邊郡多患苗而滇黔爲甚卽滇黔言之黔尤甚黎平平越都勻銅仁羣苗出沒而鎭遠當其衝爲全省保障門戶苗貪而猜忍叛服不常名爲要服實度外置之後錯處內地爰立土目蓋以苗治苗也爲大吏者鎭㠯廉靜扼險防奸猶慮闌入一或處置失宜曲反在我仇怨相尋禍結而不解然後竭吾兵力久乃克之上損國威下戕民命豈不痛哉滇黔自雍正二年改土歸流苗銜恨入骨遂起而剚刃於長吏之胷所在騷然若火燎原旋撲旋起蔡侯名時豫字粒齋成都崇甯人以雍正五年令鎭遠鎭遠附府所轄僅二里許地狹民貧撫綏備至民苗胥悅閱數年苗方煽虐他境鎭遠固無恙也巳而遠苗謀益深結

黨益固勢且壓鎭遠歲乙卯侯巳除清江別駕義不忍以憂遺後人羽
書旁午告急大吏漫不省遂陰爲部署一切勒以軍法發倉庫以安兵
民簡丁壯以伏要害威信旣著內外肅然未數月苗數萬飄忽如風雨
猝襲鎭遠先是侯下令民閒比戶張幕聯絡如雲屯廣蓄薪置兒童婦
女其內衆不喻所爲聞苗且至趣爇薪晝夜不絕苗旣憚侯威名遙望
突煙四起光亙天知有備比逼城守陴者潛匿不動益莫測虛實疑中
伏遽揮衆踉蹌跳去初郡守以下慮守禦單弱外無援胥議棄城士民
聞風奔竄侯橫身止之諭以利害且畫方略音容慷慨衆感泣僉曰誓
効死唯公指麾而進退之自是始有固志識者固早知其能辦賊矣嗟
乎苗誠猜忍猶是人也奪所業以攜其心至豨突鴟張首尾橫決又束
手而無巳制其死命誰生厲階而遺書生以必破之孤城獨攖強寇雖
勇略絕出如睢陽猶以衆寡不敵卒之聲色不動與城俱全謂盡出於
人力不敢必謂竟出於天幸滋不敢必也士君子不幸值事變之窮計
惟畢吾智力死生以之自非大義瞭然卓識早定恇怯淟涊先去以爲
民望或惶遽失措唯辦一死以自明相去雖懸而其不足以任人家國
也則一而已矣方事之殷也豫以母屬其友張州九間道走沅州命妻

劉掖姑下上自分身與城碎不自意其獲全閩既解踰年我軍各道兵進覆其老穴諸寨以次削平大吏敘功功出侯下遠甚者一歲至數遷或攘他人功以冒賞甚且俘馘良懦反若爲逆黨復讐侯絕口不及前事在衆中粥粥若無能者久之隨牒平進稍遷麻哈既行鎭遠人思之不置爲立豐碑大書曰原任鎭遠縣知縣今陞麻哈州知州蔡某既踰月矣復憤而悔曰微公鎭遠百姓不復活猥以知州辱我公耶竟剗去姓字其愛重若此涖麻哈一年治視鎭遠又以例稍遷古州司馬未及赴會

朝廷舉骨鯁理學之臣大臣中知君者舉應

明詔既入見念母老矣弟又遠宦淒然泣下遽請終養不待命而歸嗚呼由前之爲可以教忠由後觀之卽可以敎孝其卒能自拔於萬死一生之中者所從來遠矣豈不偉哉侯弟雪南在翰林時與予論文最愜酒酣耳熱輒奮臂言守鎭遠狀予義而壯之乙丑丁母憂踰年而侯卒得年五十有二雪南鄭重致書情詞哀蹙走使六千里外乞表墓以傳君於無窮庸摭實特書遺雪南勒石俾示來者

文林郎知天門縣事加封翰林院編修周君琪墓誌銘 陳兆崙

丁巳之春予忝充會試同考得蜀士曰周煌既選入翰林為予述其父天門令君鄭書訓之曰人必有可以貧賤之具而後可以富貴不則貪得冒進而不知止貪冒不知止必一旦失之而僨焉不可終日予聞悚然輒為想見其人是年其父能官闕今十有二年父訃至瀕行涕泣徒跣齎行狀踵門索為墓志且云是先人志也按狀君姓周氏諱琪字某其先為營道縣人仕元爵萬戶明初隱姓為伏遷于涪州曾大父某大父某仕明皆貴顯父儼康熙庚午舉人儀吉案四川通志選舉門康熙辛卯舉人周琪涪州人忠節志周儼字魯生譚宏之亂其兄儼負父潛逃為賊所執兩臂受創儼趨救力戰死孝友志周儼字墨潭事父以孝稱宏亂負父以逃傷兩臂血溢昏潰弟亦受傷四鄰奔救乃免父疾篤嘗糞試甘苦竟不起號泣嘔血七日鬢盡白弟婦孀居撫孤如己出人謂孝友節義萃于一門母徐君由康熙辛卯舉人籤發湖北十年不轉一階初攝漢陽縣事旋知通城改知江陵又改知巴東最後知天門天門之民思之號所築堤曰周公堤而自知通城以來又數攝旁縣事以故名聲出同輩右君之署漢陽也會沿江苦水患流民多集漢口君甫視事三日漢鎮豪煽眾譁于市聲言欲劫官倉君偵知其詐且眾不附也部吏卒將縛其豪而未發即有張其事以告大吏者大吏急召守令及至作色曰此固與新令無涉第此如何事而無一紙見及耶君對曰新令既受事無所逃罪顧

報聞不以實或轉以滋事則罪更何如太守某目之令謝不爲動大吏曰爾不我告吾則已戒將弁將渡江君曰鎭本無變若兵行乃眞變耳如職計請予二日限捕首事者治之衆當自解不須兵也大吏寤而從之事遂息民以無驚時雍正五年太歲在未之夏四月也其秋補知通城通于武昌爲僻邑其民屋角或懸大竹籠其上名曰家法族子弟行竊則納而投之江有汪氏兒十餘歲竊布袴見獲族會治甕之并及其母與同母之女弟汪氏兒詞連崇陽民王某某之兄亦殺某以謝汪氏君至則悉執其首從抵以重罪由是遂除家法君性剛介恥迎合上官上官則才之凡被災要地及邑有滯案與苗疆初內屬者輒以煩君故更調兼攝幾無甯歲荆守某以贓得罪來代者阿大吏意欲致之死以天門首邑欲引爲助而不可卒全荆守君亦尋被搆劾罷嗚呼凡人之情見異己者如見怪物焉君所由被搆者耶則立異之不可也縱不見爲異己而見爲勝己庸獨可乎葢消患于未形則事隱而不見功決策于獨謀則功成而反致忌又況好訐惡直賢者不免急用緩棄自古而然嗟乎天門直自取病耳人乎何尤君既歸臥里門家無長物日諷詠竹屋中課其諸孫豈所謂可與貧賤者歟君終于乾隆丁卯十有二月

八日距其生康熙甲子六十有四歲以覃恩敕授文林郎又以子煌貴封翰林院庶吉士原配杜氏贈孺人繼配任氏封孺人側室趙氏子三人曰銑戊午舉人曰煌現任翰林院編修曰鈢孫三人銘曰

周氏之先名伏三郎自楚徙蜀世居涪江譚宏之亂身爲父捍兄假幸全弟儒及難儼生文林克承歡心請旌先世用表幽沈起家孝義一行作吏慈惠之師不善側媚去官食貧含飴弄孫使星歸覲爲榮里門魂兮無恫穹碑深刻生貴旌麾沒榮銅琶

故永定河北岸同知馬公日炳傳 趙青藜

馬公諱日炳奉天鑲紅旗人其先本隸山東蓬萊縣明時諱英公者官遼東保義副尉爲遷遼始祖傳至鳴珮公以從龍元勳官兵部尚書總督兩江軍務三等阿達哈哈番公高祖也曾祖諱雄鎭巡撫廣西吳三桂叛闔門盡節謚文毅事詳國史不具載祖諱世濟任總漕父諱國楨任江常鎭道皆歷官有聲公生穎悟讀書數行下立身涖官卓有本末年二十三授廣東文昌令文昌孤縣海外黎人出入其閒號難治公以移易爲已任捐俸修文廟日勸課士子先是以術者言不利於令塞城東門公至亟闢之榜曰文明而是科始有登賢

書者邑人士乃欣欣向學矣土產牛心茄能殺人民有小故輒食此自
盡公愷切勸喻遂化其俗他若縣志營堡墩臺城南北敵樓俱次第修
舉無絲毫累民除雜派銀三千餘金勒石永禁焉凡在任十三年丁父
憂歸民扳留至罷市服闋起補浙江杭府同知杭多火災奸黨因爲利
肆擄奪公嚴懲之積盜方某爲行旅害公捕獲之仁錢二邑多逋賦攤
賠累現戶而竄籍有以錢江沙地訐訟者已十餘年公往勘得地十萬
餘頃移抵逋賦賠累永甦委查湖屬之程安偏災甚得災民心署臨安
除報陞溢額爲前朱令碾米減糶償霉爛俾歸署上虞甫涖任訟者百
餘人立訊咸折服驚爲神勒碑禁湖梁壩船車戶需索商賈以通多方
爲故令陳清項遣其家屬還鄉覲臨安時爲朱令者更周拜邑人陳文
煥墓贈撫其子孫以昔從文毅公難故也調海防同知尋晉金華守潔
己率屬按行存問疾苦辛亥蟲生禱於神教民以撲滅法蟲不爲災癸
丑夏疫癘大作選醫設藥局活人無算其貧不能殮者給以棺秋大旱
步禱得雨歲更大熟麗正書院院長戴錡爲詩紀之院公所建也修文
廟刻許白雲先生集表義烏顏孝子里前公署上虞虞學宮久圮躬率
邑人修葺懸

御書生民未有扁額其興利除弊務崇教化以革澆風者所在必盡心焉公治本平恕於姦民訟師無少貸曰稂莠不除嘉苗不植古志之矣丁巳春以生母何恭人憂歸浙人士涕泣遮道一如去文昌時繼丁程淑人憂庚申起官董滄州河務蒞當事者稔知公之練於水利也始公在浙時委修海甯老鹽倉草塘及調海防專司海甯石土柴各塘綿亙百餘里疏鑿堵築悉合機宜至是疏青滄兩減河防石景山伏秋二汛督浚吳甯南鹽慶五縣老黃河工竣以四品借補永定河北岸同知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南北兩堤所關至重公夾岸種桑麻民資生業堤亦以固又相形勢於胡林村等處修築閘壩備洩在任五年未嘗經管一賤卒而公事無不立辦當事尤器重之公一生清宦囊無長物性孝友廪糈所入悉以償參議公私負不以及弟更爲弟謀生計無遺力而儉約自處一饘一粥泊如也公耽圖史倥傯中不廢吟詠著有紫貝浙東北岸等草日記諸書又葺其參議公詩文政績爲恭敏二集敘次文毅公全集刻殉難節略徧徵海內名公卿士詩文手自鈔錄藏於家易簀時唯以未付棗梨爲憾囑其後人務述斯志他無所及公卒於永定任所享年五十有九時爲乾隆乙丑三月七日也累官遇覃恩誥授中

憲大夫男四基壎堯圻能讀書敦行世其家聲

贊曰余與公交嘉公孝思嘗爲其曾祖文毅公賦大節詩跋彙草辨疑并爲布所刻殉難節略徵詩文遺之其宦游政績得自余兄稱述者居多余兄公屬吏也士大夫尙虛聲而競巧進吏治人心於以日僞哉孝本務本立而道生仁民愛物胥是矣以余所見證余所聞公之本末豈不犁然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葢信乎其可則也已

董懿傳 檀萃

董懿字千美祿勸之緝麻人少有雋才尤精於術數爲人慷慨喜功名顧不遇康熙五十三年舉恩貢齒已艾矣而意氣不衰五十九年二月大兵三路進西藏懿請於當事自備鞍馬口糧從軍於時都統五哥副都統吳納哈噶錫總兵趙坤馬會伯咸器重懿有事必曰請董先生卜無不神其年八月遂破走策凌敦多布復西藏董先生功多而限於階議敘予縣丞雍正二年謁選丞浙之常山歷署常山令移署湻安而宮保李衛督閩浙尤重懿舉卓異權秀水令旋卽眞秀水劇缺頗稱難治懿處之裕如流事九年始終如一巳改平湖未三年告歸年八十六於乾隆十四年己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酉時卒懿性廉明在官多異政

網罟漸規漕糧積弊胥吏視爲利藪者革除殆盡鄰邑有疑獄數年不決懿治辦立雪其枉邑嘗旱禱之卽雨嘗火祀之卽滅其去也民建祠立像且著其治行於碑碑稱其拔幟於鹿苑雞壇草檄於柳營蓮幕伏波座上推借箸之良謀亦斧戎中著籌邊之偉伐鳳鸞棲乎枳棘膏雨注於嘉禾洗石磨之沈冤消祝融之烈燄冰心不因利染鐵面不爲勢移時人以爲實錄懿狷潔之操老而彌篤歷官十餘載家無產業餘無華服民感其德醵金資其歸且謳歌其治行不置迨今雜劇中梟鏡臺賽龍圖皆爲懿作也越人神懿之治行爭傳上淸府正一眞人符牒來越稱懿已奉天曹敕授嘉興府城隍神民禱於城隍祠輒指目曰此吾董公也今越人之吏滇者太和令周君仲英景東廳盛君世繹客滇者仁和孔君嘉善石君亦以爲然湯紹恩見神於紹興秦裕伯見神於上海然哉然哉懿所歷有政蹟嘗權嘉興判王江涇司馬俱有吏名父百揆母解氏妻馬氏俱以懿貴封贈兄憲弟慧子文瀾文瀚俱以學行稱

碑傳集卷一百一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二目錄

雍正朝守令下

達州知州陳君慶門墓誌銘　杭世駿

閒雲老人紀逵宜傳　陳儀

崇信縣知縣王府君承曾墓表　桑調元

直隸忻州知州竇公容邃墓誌銘　王紱

郈城先生徐繩甲墓誌銘　朱稻孫

朝議大夫吳先生廷華行狀　沈廷芳

嘉定府知府竇公容恂墓表　沈德潛

中憲大夫知黎平府事晉封中議大夫兩淮都轉鹽運使何先生經文墓碑　陳兆崙

誥封朝議大夫平涼府同知朱府君亨衍墓誌銘　沈德潛

吏部驗封司郎中武君紹周神道碑　朱筠

奉直大夫永康州知州王君琛墓誌銘　彭啟豐

湖北漢陽府知府署理督糧道胡公學成墓誌銘　朱仕琇

文林郎山西蒲州府永濟縣知縣王君大呂墓誌銘　竇光鼐

滄州知州徐公時作行狀　魯仕驥

又奉直大夫滄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彭啟豐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守令下

達州知州陳君慶門墓誌銘　杭世駿

居嘗謂能吏易儒吏難夫几案之才佐之以精勤措施卽善而不能不怵於勢利不怠於臣成遷轉流易而眞意不存儒者所勿道也經術之迂也俗吏姍且笑之而儒者卽奉以爲司空城旦之書施之事而治孚之民而化此其人蓋閒世而一見之而吾得之於同年達州牧盩厔陳君君壯而仕老而歸讀其書知其蘊蓄之深聽其言論風旨知其抱負之大吾愛之敬之常舉以諷世之有民社者而人莫之信也年運而往吾既老而君已嗟大耋矣今年正月十有四日棄養於仲子燮武林官舍五月某日將葬于蘇州之某原先期來乞銘公之殮也吾不及視其窆也道阻且遠不得與於紼引之役余之負公也多矣嗚呼其忍弗銘君諱慶門字容駟一字渭川系出維揚明洪武時有諱貴者以軍功世襲千戶守官西安食屯地於盩厔遂家焉八傳至君王父召里公歲歉散粟常活數千人生子三人君考洛獻公其季也教君甚嚴期爲有用

之學甫成進士從王徵君豐川遊明體達用盡傳其學以歸色養偏親不謀祿仕母夫人王督過之始謁選入得廬江令奉母之官盡紬其平日所切究者次第施行之修文廟築廢城廣漏澤設義田崇禮教以正喪祭置常平以賑寒餓其尤著者邑民止知平疇種稻高阜皆爲棄壤爲市牛具仿北地種植之法親督墾闢豐穰盈積利賴至今他若祝回風而蝗不爲災牒獄神而鬼不爲厲至誠所感君不以爲異也其攝無爲也無爲古濡須地沿江上下二百餘里大半當水之衝前人議築頭壩增至二三四壩盡沒於水居民危不可支君躬探深淺之處於鮑魚橋鱓魚嘴二處役夫千人樹柳椿編竹束葦塡土爲斜坡形又取近山亂石塡擲水中水渟沙淤久而成洲不獨民免墊溺而含和巢廬數州亦安堵無患矣其攝六安也州舊有水塘環塘之田皆資灌溉議者欲盡地力謀墾塘以爲田塘廢則田荒州人病之時君適歸廬江父老數百人涕泣奔走請命於君君焦思擘畫開陳利害力言於上官得止旋晉牧亳州俗好羣鬬倚州役爲爪牙張威扇燄鬬如虓虎禽治其魁猾役多至七百餘人悉杖而遣之而悍俗爲之一變俗好訐訟牒訴山積君行古鄉約之法使之宣導百姓排難解紛日坐聽自辰至酉處結者

無慮三數十案不數月積牘頓清澆風亦息州舊隸鳳陽幅員千里濱湖窪下久雨則湖溢遇旱則蝗蝻肆生君相度地形用秦中收淀之犂法加以挑濬地下者漸高水之渟蓄漸歸其宿一勞永逸農穫有秋既而母夫人棄養哀毀骨立戴星而奔葬母後便有終焉之志

皇上龍飛之元年以大臣薦補達州知州州環萬山歲常苦旱爲搆旱稻之種教民樹藝始無艱食之憂州鄰巴郡桑柘甚饒君買桑徧植教以分繭繅絲之法蠶利遂與巴郡略等川東流民日多官廩不能徧給腴田半爲緇流隱占君悉釐定爲義產以贍之所活無算於治西建宣漢書院禮聘名師指授文法文教漸興科第鵲起其治悉如在廬江時道大力充所在奏績然猶未竟其所施也未老懸車以病乞歸著仕學一貫錄敎二子以省刑勤政之道往來蘇杭二郡二子凜白華潔白之養所以娛適君者無不至寒疾忽嬰奄然順化春秋八十有一君力行勇而耆學勤遇家忌必素衣藉蓐悲形於色以急告不以亡爲解隆親急故葢其天性而利濟之見于當官者則湛深經術設誠致行與君進退相終始嗚呼可不謂之儒吏矣乎君娶于何繼以劉繼以龔並以子焱貴贈宜人焱江南蘇州府同知燮浙江嘉松運判女六李惺王璠王

景文靳維昌李本立楊本仁其壻也孫三人廷實廷憲廷棟銘曰不善爲吏吏而商容頭過身心甚長操刀使割毋乃傷不善爲儒儒亦俗其行姝姝欲逐逐辟以方輪轉長轂吁嗟陳公今純儒胸有太平經國書舍之則卷用則舒盤錯屢試屢效績盧江巴江共流澤治行吳公書第一生當立祠沒配社未老收身世蓋寡治譜猶爲世傳寫紹聞有後心魂恬食子收子能相兼禮不反葬夫何嫌青山迤邐元宮夷斵石考行無溢辭繩兮蟄兮孫子宜

閒雲老人紀逵宜傳 陳儀

閒雲老人者順天文安人姓紀氏名逵宜字肖爲圻南人士所稱可亭先生者也先生以靈壽教諭領康熙癸巳鄉薦成雍正癸卯進士知黃陂瑞安二縣用舉者助教國子監攝丞遷宗人府主事年已六十餘矣故自號爲閒雲老人云在易之需曰雲上於天君子以飲食宴樂說者以需爲有待以飲食宴樂爲無爲夫雲而閒信無爲矣閒而老彼且惡乎待哉先生之雲不雨不晴隨風往來自謂無補於時以是爲閒也云爾然而兩宰劇邑皆卓然有異政先生固濟世才也不二三年輒罷去所施未竟君子惜之其令黃陂也俗雕悍多姦民好剽劫而尙爭訟或

謂先生宜放趙張之治擊斷以立功名且時所尙也先生曰不然惡石攻疾豈不暫巳然元氣見伐傷人實多民各有心抑豈不可化誨强教而悅安之顧獨不足爲理乎是時甫更赦令羣盜在案者餘七十人渠魁三人主坐二人皆巳置勿問先生傳集庭下反覆開諭令改行爲良人言出至心羣盜皆感動悲泣有自愬不爲鄉里所容者無以營生故流離匪竊先生即爲傳諭保甲長聽其居住自新咸流涕而去竟先生任二年無一人爲盜者先生又曰息訟莫如審聽折獄唯在知言言各有情情得則僞見僞見則辭詘辭詘則訟息矣先生初上時受訟牒日三百紙率多翻舊爲新有累經讞斷而貿名易辭以進者先生剖析無遁情一一爲之判決立案兩造莫不驚以爲神自是譸張之幻頓息訟牒日減後有至者而稀矣會詔覈天下墾荒田額令下楚省州縣承指率以多報爲能先生獨無所上曰官以足額邀功則民以加科受害磽瘠奇零具登畝籍他日按冊徵輸民不堪命率至流亾究於國賦何裨乃白上官言今之報墾本於昔之報荒黃陂故是狹鄉昔既無地報荒今復有何田報墾上官不能奪也然亦以此奇之屬容美土司占長陽民田民訟之縣土人抗不就

理反虜掠數十人以去制府聞之遂命先生往勘議者謂宜以兵從備不虞先生曰無庸也彼雖小自偃蹇良由從前養以姑息非有桀敖之才跋扈之志也開以禍福而責以罪之可受示以局之易結彼必弭然聽服今若以衆往令其駭而生心則事未可知也乃單騎之荊州先移書諭之然後檄提案犯其酋喜且懼居亡何卽還所虜數十人諉罪土目並案犯解送聽勘先生論如律與定界而還上司由是斂跡邊境宴然先生沈敏有大略而機明內運意思安閒不見所長故人鮮能知之然氣韻高邁不肯隨人俯仰義所可否則確然不移以此多見忤流俗云在黃陂則忤糧道某在瑞安則忤太守某兩人皆凡俗吏也某道旣誣先生劾而罷之賴邁相國柱來督楚直其枉而復其官再補瑞安某守復以私憾扼先生者無不至適以令黃時疏解流人降調去然後已某守之憾先生也皆以前令故先生之前爲何詩何詩之前爲薛儁聲儁聲惡於某守而懼捐貲員外郞以避之而催科不及額以己貲墊解冀遂其行某守益怒曰是安得去卽白制府以爲錢糧不清請委員查核核之無所得反餘千八百金卽儁聲墊解項也乃又以之爲隱匿致儁聲罪囑先生鍛成之何詩貪而諂某守之私人也邑有兄弟爭產而

訟牒誤書雍王爲雍正者詩恐之爲大不敬而脅取其賄八百金已而事漸露則以金三百壽某守名曰罰鍰修郡城樓尙餘金五百既被劾則又詭稱此五百充丈田費未入已而丈田費已據報于新灘地內畝派四錢矣所謂五百金者丈田案內既無佐驗且吏胥皆見其入而未見其出也某守囑先生左右之先生曰嗟乎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紀可亭何人而同爲枉濫也於是辨僞聲之誣而證何詩之詐以此大忤某守嫉之如仇矣丈田之役所派新灘畝四錢者既苦不均而弓手算手所用皆外募人又不悉田中曲折徒供官吏乾沒而弓算手亦私有取受意爲增減輿論皆不能平先生曰瑞安之事當與瑞安人共之此圖彼社交丈互勘弓算皆用土人董率責之紳士壤址相錯則耳目難欺儕輩相監則譏評莫掩坵段可得眞形田糧可知實數隱占詭寄弊何由生丈勘一定戶給由單收執此百年之利也乃召紳士耆民告之此意莫不翕然樂從事且願畝出銀二分爲清丈費何煩復派新灘爲先生上其事制府制府以爲然而某守多方沮之卒格不行瑞人至今以爲恨先生既去官家居跌宕文史流連篇咏無復仕進之意會十年冬

詔選名行經術之士充太學官司成孫公嘉淦鄂公爾奇疏薦
召對授國子監助教初先生在靈壽以善誨人能造士名聞右輔士大夫皆稱可亭先生而不名靈壽山陬小邑諸生文業弇鄙自經指授烝烝振起受業生如傳鋆以癸卯聯捷成先生同牓進士傳琛以甲辰傳堅以壬子登賢書前此數十年所未有也孫公視學時雅知先生行治故有是舉是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一矣二公欽其名德與之均禮未嘗以屬吏目之已而邵公基吳公拜繼掌監事以先生攝丞一切題奏章疏並屬手定而支分諸肄業生廩給出納皆先生司之在太學三年以才舉晉宗人府主事府堂官皆王公貴人官屬奔走鞠⿰月登唯謹答問或至失辭先生占對詳明進退閒雅王公咸禮重焉府事既簡休沐多暇乃刪定平生著作詩曰繭甕集若干卷制義曰可亭存稿上下二編先生生而穎慧童少能詩出口便韻思理沈密為文無凡筆父都諫魯齋公器之嘗曰子才當取甲科雖晚達勿以歧途自墮又曰吾起家中舍不肯作縣令蓋灼知無可為者兩姑之下難為婦九牧之手詎有全羊乎小子志之洎先生第進士年已五十有二而兩為令兩躓皆以忤道府故果一一如都諫公言然為令非先生意也辛丑下第已四上春官

矣所親爲糧道西安莞事例請爲先生捐陞郎黃緞可立致先生恪承
父志謝勿受及癸卯登科
世廟方加意吏治親試進士簡堪爲民牧者遣發各省而先生預焉已
而罷官再起
詔見記名適浙督奏求可令端安吏郎命以先生補授是皆義所不敢
辭者是以仰承上意勉修吏職至於信孚化洽訟衰盜息祛加賦之累
而閭閻不知靖吏漢之爭而邊陲不擾直枉發奸義形於色亦可謂功
效著見不負
明詔矣獨怪爲督撫者不以愛惜人材爲心以
聖天子所簡在之人治狀又章章如是而猥徇讒忌之口任其排陷摧
抑卒使能不得展此都諫公所以灼見其無可爲而先生不得不以閒
雲老也可深惜哉
陳氏儀曰先生余表舅也而年相若少同硯席爲忘分之交余爲文觥
奇驚險人皆笑之先生獨見賞先生之文幽邃雋永人不能指其瑕而
亦不能知其味也余獨含咀之而不厭自以爲不及也厥後余益頹然
自放而先生乃醇而肆典以則超乎其不可追矣至其詩天秉旣高學

殖日富陶鑄融冶一歸大雅而言意之外神韻悠然予方爲之校理別有論次茲特著其行誼而爲之傳

崇信縣知縣王府君承曾墓表　桑調元

古期喪皆得去官持服賈逵以祖父戴封以伯父韋義楊仁以兄譙元以弟陳重以姊輕組綬而重喪服具得以伸其哀明洪武定承重祖父母丁憂之制

皇朝乾隆詔令遇本生親喪得離任持其所降服所以教天下以孝曲體人子之哀思俾風俗駸駸復古民德歸厚也十七年河南武陟令王君肯穀以本生父梅川府君憂去官服喪服稽顙乞予文以表墓予於君爲同年友君以爲人後不得持三年喪貌黝然哀毀義不可以辭案狀府君諱承曾字嗣徽梅川其號系出太原由茂陵遷醴泉副康熙甲午鄉榜雍正甲辰舉於鄉丁未以會試明通榜授岐山教諭六年考最中丞碩公薦升甘肅崇信令乾隆丙寅攝高平甲子爲皋蘭武闈參詳官戊辰以疾致仕今年七月九日終於籍享年六十有七文思夙敏贍所著有克己集蠡測集游洪堰小草三龍集芮谷集藏於家其令崇信也地故瘠民貧且愚男女不知耕織乃規度城北汭河夾岸可營水田

捐工勸墾開引水渠灌稻畦百頃餘歲收豐稔又刻紡織圖說製百紡
車散民間教之婦功民衣食以饒初居民市瓜蔬率遠走得之涇州平
涼吉貝之布值等紈帛不兩年諸物充牣他邑且駢集趁虛雜樹陰濃
蔚然映城垌廬舍嚴保甲境内尨不夜吠禮教聿興絃誦之聲戶接進
膠庠士導以修行明經口洮洮不倦如司教岐山如家居爲文社師如
爲邑書院山長時士風大振崇信歲歉代輸民賦千金衆歡呼且兩泣
聽事必攄誠感動訟以平攝高平亦如之中開中丞黃公特列薦牘格
不行總制尹公特器重調可御史未及薦移節去上官同寮交口稱碩
人長德鄰境涇州靈臺被波潤躋堂頌禱謝政後數年舊民猶自其邑
詣門羅拜對涕洟戀戀若赤子慈母之不忍捨嗚呼此豈可倖而得之
與曾祖諱九牧前明進士官曲沃令祖諱蔭啟考諱孫璋諸生妣張氏
官教諭時得貤贈娶汪氏以肯穀前令臨漳得封如本階子三長郎肯
穀出爲後癸丑進士官縣令次肯構監生早卒次肯穫監生女一孫一
孫女四肯穀所後祖考諱孫璋三娶元配張氏繼李氏繼劉氏劉太君
年十九而寡無可後待十餘年而肯穀生撫爲嗣孫得
天子旌五世祖妣閻太君祖妣張太君並守苦節得旌載省邑誌入呼

王氏三世貞節云曲沃公釋賈大司馬漢復爲諸生時冤獄官軍聞警圍醴泉公縋城見大帥辨白賈大司馬亦疏救一城民賴以全闖賊入關不污僞命被榜掠索餉尋知公清介義釋之其家世濟美有自來矣夫爲善無不報貞節之後忠孝之門率多光昌府君爲吏開衣食之源大興教化厥功懋焉肯穀仕遵治譜闢養堂迎事於鄴之治所居喪不以降服減悲哀於以見府君之光裕特隆事皆足以爲俗之勸也乃表於某原之阡使觀者興起焉

直隸忻州知州竇公容邃墓誌銘　王掞

公姓竇容邃其諱聞子其字樗村其自號也先世居泌水之竇莊宋仁宗朝贈左屯衛大將軍諱璘者公始祖也自兌川公諱聯芳者遷居栢城越世滋大至明邑廩生諱知珠倡明正學世所稱筠峯先生者公曾王父也邑庠生封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次鄉飲大賓諱大任者公王父也康熙戊辰科進士翰林院檢討諱克勤世所稱靜庵先生者公父也公中康熙壬午副車舉乙酉鄉薦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兵部職方司觀政改授四川新甯縣知縣考滿薦卓異陞山西應州知州復以大學士海甯陳公保薦陞山西直隸忻州知州此公所歷之官也其在職方

高安朱相國時爲大司馬極見推許桐城方望溪先生嘗以文章道義相交稱莫逆蜀之新甯古宕渠地處西徼裁廢既久百務凋敝且四年中七易令長莅茲土者視若傳舍莫可施爲公下車爲文誓神曰令有不明惟神殛之令有不公惟神殛之一時利興弊絕號稱極治政餘修邑乘葺學宮創建宕渠書院置經書立規條進邑中子弟而教之立品制行卓然有所興起人比之文翁之化蜀邑民周公騰女被張公拔目婚扛搶前令立斃周公騰于三木太守某陰爲護持獄幾寢公力請昭雪某令卒以濫刑敗有假制府差官者招搖耳目公立縛其人治盡法制府黃公嘗語人曰若實令者可謂不畏强禦矣距城西北三十里爲桑乾河所經流沙遷徙用阻方舟公相度形勢於白塘子建石橋綿亙三十餘丈小石口山水陡發公築壩於三里河民賴以安乙丑秋忻境及屬之定襄旱魃爲虐公經營賑恤不遑寢食丙寅夏五月不雨公爲文禱神立應郡人士豎碑於城隍廟側紀其事是冬

聖駕幸五臺忻郡當孔道大差絡繹復承辦什物局事宜公經緯井井咄嗟立辦民不知擾撫軍阿公倚以爲重方列薦剡而公遽移疾歸此公歷官之大凡也公少秉庭訓究心實學爲彭無山鄭珠江兩先生所

器重與仲兄孝廉一齋公擅元季之目方太史公講學朱陽從遊者不下數百人公與其相討論無不各有所啟發太史公家故貧生平著述等身多未授梓公午夜編校千金之工三年克竣屢奉部檄需次選人時公母王太孺人春秋高依依膝下不忍暫離當事數以人才薦卒辭不赴往省沁水祖墓倡修宗祠凡所爲閎衍先德佑啟後人者事靡不舉公侍太史公早聞大道繼主朱陽講席者幾四十年其學以誠敬爲宗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澄心危坐衣冠肅然朝夕潛玩儒先諸書體認獨眞接引後進尤娓娓不倦待親族故舊恩意肫篤爲之經營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見人家庭乖違必緩譬曲喻歸於道而後已平生淸操自厲致政後囊橐蕭索怡然自適念朱陽書院爲太史公成已成物之地築約守精舍以承先志遠近來學者日益眾而公陡中痰疾病中猶纂註四書闡義未及成書遂卒此公居家之大凡也所著有孝經管窺易卦箴二思編經學省身編敬義堂文集詩集公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紓乾隆庚午舉人候選知縣公卒之明年冬卜葬於邑東太史公塋兆之次其配陳余兩宜人祔其孤紓捧所繕狀造門泣請爲志余惟先王

父文林公與公仲兄一齋公癸巳同舉講年好紓復與紱同舉於鄉由庶常公而下講通門之好五世矣況以公之名德尤爲紱所敬事幸得受文字之役其何敢辭銘曰

有仕宦至卿相而無所成其名以終身守郡邑而名遂成吁嗟乎先生醇儒循吏惟敬與誠是續是似庶不墜其太史公之家聲

鄃城先生徐繩甲墓誌銘　朱稻孫

鄃城先生奇才也負其奇無人知其奇其奇究未得稍用於世而竟鬱鬱以死矣先生諱繩甲字烝哉鄃城其號也姓徐氏烏程人曾祖曾詒諸生贈中憲大夫祖汝嶧康熙壬戌進士按察司僉事督河南學政父遵王歲貢生候補同知妣王氏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庚子舉於鄉歷河南山東知縣後改補諸暨教諭以終先生少穎敏書無所不覽下筆千言時文規橅嘉魚詩則浸淫於浣花叟而稍稍參以王介甫古文胎息韓蘇晚年出入於宋元諸名家謂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然稿成輒爲人取去不甚愛惜亦無復記憶雖閒有存者從未嘗排纂成帙云蓋先生以詞章之學爲無用卽工固不足道也生平焚膏繼晷勤求無已者極在經濟之書凡禮樂兵農選舉學校刑書方

域一一致詳而尤縈心於水利其言曰先王之世無曠土無游民今朝野之均憂不足而小民之艱於謀食者蓋以土之曠而游民多也誠使大墾荒土開田修明水利倣古溝洫之制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則石田皆膏腴也千倉萬箱何求不獲省東南百萬之漕儲國家無窮之利而蚩蚩者氓咸盡力於南畝衣食充盈含哺鼓腹羣忘帝力於何有豈不休哉乃時復向人言之而人咸莫之省也惟座主穆堂李公奇之深以爲然然亦何益哉先生志不得施爲令時有可著者二端固始界連蘄黃萑苻充斥李貴者盜魁也集無賴惡少年以摽掠爲事大吏飭捕之先生夜二鼓一童子張燈步行入其室食客愕然起先生曰吾縣官也若李貴乎有言諭汝隨取文書示之貴叩頭求恕先生曰吾貰汝罪授汝爲捕頭汝能使邑中無盜乎貴曰能先生隨至會城陳其說大府允之曰此古人以盜治盜意也從此迄先生之去夜戶不閉道不拾遺民用安堵其令惠民也值歲旱以工代賑將事皆民夫所修武定府城費八萬四千兩有奇監督城工鹽運使李公欲使京夫攬之先生屢與之力爭相持不決李出民交口愬曰

皇帝豈亟亟修城哉良以歲大祲散賑之餘我民仍無飯吃故沛此恩

膏俾其活命耳如用京夫仍將餓死矣擁輿不得前李訴之中丞調陽信以去旋以調簡引見改補教職作教十年課士有方然詞章之學可與談者寥寥況其他乎所謂可著者僅如此先生生康熙壬申卒乾隆乙亥享年六十四妻周孺人繼錢孺人予姑之夫桐鄉又持錢公女也子四長之觀為叔兄後次之濟早卒妻沈未婚歸徐守志次斐然諸生妻朱蓋予女也次爾駿尚幼丁丑初冬斐然卜葬先生於烏程縣之盧家浜以兩孺人暨張祔焉來乞銘銘曰

維天生才桐花之鳳惠我烝民廟堂梁棟小試鳴琴簿書一鬨孤負此奇天眞夢夢

朝議大夫吳先生廷華行狀 沈廷芳

先生姓吳氏諱廷華字中林號東壁初名蘭芳鄉貢後始改焉祖居休甯明初遷錢塘湖墅里曾祖文祖谷考昌齡贈如其官妣許氏張氏俱贈恭人先生資稟過人少即嗜經術于古今注疏箋義盡讀之而喜援古以證今康熙甲午以五經中鄉試五上春官不第雍正二年試授中書舍人官三年以侍讀缺引見

世宗憲皇帝方遴選外任因出爲福建海防同知復以原銜通判興化
十年冬計典有疾
詔以原品致仕
今天子嗣位用大臣薦修三禮書成錄敘加一級例授朝議大夫乾隆
十五年舉經學以老病辭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卒年七十四先生家嬗
儒術自其先環初公發解至叔平公績學工文聲望蔚起嗣以連遭火
災考又厄于病先生篤纘前緒益自奮發爲文日數千言皆博奧可觀
在內閣時相國朱文端公敬禮如執友及爲外吏公正而不阿精覈而
有體遇事以平心處之而善以經學飾吏治暹羅國初入貢
上以遠人向化賜陪臣三品服令督撫禮而歸之督撫循故事議請
聖安先生曰督撫出守封疆佐天子安擾邦國懷柔遠人猶內臣也無
向外臣請
聖安禮事遂寢使者以晉秩倨傲接郡守以屬禮先生曰春秋之義王
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使者卽膺
特命綏屬陪臣卒與抗禮諸屬國貢道咸隸海防琉球歲進硫磺歸必
攜中原土物關使請封榷先生曰周禮環人掌送迎賓客凡門關無幾

野廬氏掌道禁亦第禁其不時不物者而已此柔遠之道權之非宜福州諸生某以母命出妻生歿妻猶不嫁乞養于夫家其姑不允訟至制府高文良公下先生議先生引漢書朱買臣養棄妻事爲斷眾論翕然檄查臺灣倉庫抵諸羅有奸民倉卒揭竿起令弁皆束手先生爲按形勢集軍旅糾義民分督防守誅其魁卒以安集或曰公奉檄而來無守土責奚爲辦此先生曰周官冢宰官聯有軍旅之聯事安論主客況予爲郡司馬哉及罷官留閩有以葉文康公禮經會元乞先生訂定者即發其沿襲注疏之誤陳京兆兆崙時在閩見之曰射人射馬批駁當舍葉而就鄭先生然之且告以欲著疑義十種十種者易詩書三禮三傳及史記也陳曰君年垂老恐不能徧所記疑義三禮爲多請自禮始閱三年歸里周禮儀禮已具槀矣葢先生幼讀注疏見冢宰九賦注口率出泉說疑而質諸師師曰鄭氏以漢法注周禮非經本義因悟注疏未盡合經遂精研其奧筆而存之其考訂已數十年多發先儒所未發時相國鄂文端爾泰朱文端軾張文和廷玉侍郎方先生苞李公紱方爲三禮總裁延訪通經士有以先生周禮疑義達書局者朱公曰吳君昔在閣中吾稔知其經學湛深欲奏請獨任之公薨方先生爲具奏

報可乃赴館諸公詢纂修事宜先生曰讀三代以上書當別眞僞讀三代以下書當別是非就三禮論周禮儀禮多後人參雜之說此眞僞之當辨者禮記本漢人作與古多不合此是非之當辨者纂修之要在先舉注疏中舛謬處合編纂諸君而論列之別其眞僞而斷其是非經有可據據以經無可據則斷以理明公集衆說而折中之大綱既舉則彼此無混淆而成不刊之典矣諸公韙之顧開館逾二載稾得什之三四先生僅司考訂而已及方先生去侍郎李公清植繼爲總裁以三禮二節四圖屬爲編纂先生欲取全書校對俾圖說與經本合乃檢秘府中諸儒禮圖得七十餘種爲增刪補輯改正敖氏儀禮居多三禮書既成郎歸當在館時張詹事鵬翀李先生重華杭堇浦兩編修齊侍郎召南家侍郎叔德潛暨余每舉文酒之會先生必預至則飲酣落筆作爲詩歌渾灝淵博有劉中山蘇玉局之風晚寓天津查氏水西莊四方詞人羣集奉先生爲指歸歸主崇文書院講席弟子從遊日衆凡經提奬輒成佳士暇復與戚好結社湖山靑鞋筇杖相羊于六橋三竺閒而所作彌高久之以目眚遂致不起惜哉所著有三禮疑義儀禮章句曲臺小錄東壁書莊集各若干卷娶沈氏州同滄浮女繼娶金氏贈朝議大夫

之琳女俱封恭人子可馴乾隆甲子科副榜貢生有才先卒壽祺壬申科舉人壽平癸酉科舉人直隸保安州學正女適國學生陳啟珠孫嘉穀崇儀縣學生嘉會嘉言崇典嘉師崇禮孫女二先生長余二紀既爲姻媾壽祺贅余京邸且學于余先生每過從則出經義詩文相質吾女亡撫崇典如孫吾子世煒復從先生遊壬戌秋余患咯血先生爲視藥餌病劇乞先生爲狀迄今已十五年方思還山與先生相周旋乃余歸而先生病余侍母不能離聞先生訃未得憑棺一哭嗚呼吾質亡矣昔之乞先生狀者今乃爲先生狀爲之長號不能禁先生詩文名海內而經術尤當列儒林傳中故因壽祺之請謹序次以備史氏之採擇

嘉定府知府竇公容恂墓表　沈德潛

士君子學爲經師仕爲循吏斯無愧聖人之徒潛座主少司農留公粹然儒者甲午京闈出葵林竇公門下每喜述竇公學術治狀潛心儀之今上龍飛二十有五年秋進士絙持少司農手著志銘來乞文墓道之石敢忘先河後海之義不以償曩昔嚮慕之私公諱容恂字介子葵林其號先世自山西沁水遷居柘城曾祖諱如珠倡明正學稱筠峯先生祖諱大任封翰林院庶吉士考諱克恭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主事

公少承鈞峯家訓尋濂洛之旨迨長識登封耿逸菴莆田彭無山兩先生教以經世大業不在語言文字閒因致力於明體達用之學壬午登賢書丙戌成進士初授內閣中書陞工部虞衡司主事遷都水司員外郎督理街道監督京倉兼管錢法屏絕苞苴不避權要同考順天所得皆知名耆宿出知山西汾州府首劾介休令某貪墨狀僚屬股栗興復卜山書院修汾陽學宮葺狄武襄祠墓平心聽獄不加鞭扑而情自得調任江南徽州府紫陽書院歲久頹廢公增築齋舍集六邑諸生講學倣白鹿洞遺規爲條約曰居朱子之地不可不究朱子之學時詣講堂闡明格致誠正精義士風丕變徽俗多淫祀奸民王禹成葉村民婦方氏倡邪說科斂公寘之法淫祀衰絕邑紳湖廣監司某倚大吏勢奪江氏墳大吏直某公親勘還江用是忤大吏落職公所至先教化而後刑罰平日煦煦如恐傷人至辨曲直定是非患在前屹不爲動

今皇上御極起補嘉定府西蜀地處邊陲閩粵湖陝流民雜居喜爭好訟輒釀事端較汾州徽州爲難治公惠威並用爭訟頓絕囹圄幾空値大兵出征贍對輓運糧石軍書旁午公經畫調遣不以累民奏捷凱旋而民不知有役築石壩河渠以衛三臺射洪中江蓬溪山水陡漲詳豁

不耕民田六十八頃俾成沃壤凡所舉廢多于治汾治徽時潛嘗謂士君子貴體用兼備乃工吏治者鈎距表督操切矜能尙儒術者拘固而鮮變通因循而乏施設公以廉潔律身以正直事上以慈愛綏衆以嚴毅懾奸引民養恬衣食滋殖非素具明體達用之學而能然乎居家孝友醇篤虞衡公歿事大父庶常公如父事母梁太恭人先意承志歷官中外板輿迎養問寢視膳與弟怡齋無爾我分閨門之行又如此公元配完恭人副室臧孺人舉丈夫子五緗授職州同綱辛酉舉人絅歲貢生絟癸酉舉人來乞文者絚以丙子舉人今庚辰成進士出爲怡齋公後公先于丙寅夏引年乞休嘉定士民扶攜老幼奔走泣送者數十里不絕優游田里課曾孫十有七人咸克成立族黨化之爲鄉祭酒又十有二年距八十誕辰僅九旬而卒實乾隆丁丑三月三日也鄰巷停舂親知聚哭咨嗟悼惜于典型之失者遠邇無間嗚呼此可以強致者乎所謂聖人之徒公其庶幾潛不敏幸無慙德于有道之碑

中憲大夫知黎平府事晉封中議大夫兩淮都轉鹽運使何先生經文墓碑

陳兆崙

按狀先生姓何氏諱經文字友三號無墨浙江山陰縣人元至正間始

居縣之峽山六世祖詔明宮保工部尚書五傳至職方員外郎育仁育
仁生貢士會㮚是爲先生王父以從父文烈公騰蛟分支湖南遂占楚
籍會㮚生鼎亦以楚籍前丙午鄉貢歷官知嘉興府因葬焉遺令子孫
回籍山陰後先生葬王父於峽山承先志也先生七入棘闈不遇年四
十有五始以諸生入粟助邊儲康熙庚子得銓知普定縣普定安順附
郭邑也自履任後一切嘉惠士民行於境內者皆不書事具家傳黔中
諸苗不勝數狆苗最頑狆苗以劫奪爲生業者不勝數廣順鎮甯二州
最劇普定界接二州先生用密計禽二州劇賊賊不敢窺安順境而府
屬別邑狆苗曰老卜本與鎮甯苗阿汝等糾聚入城戕富人取其貲制
使高文良公以聞隨馳書普定討平之雍正元年擢知安順府火連蟒
者廣順長寨逆苗之尤魁桀者也以蜀人李奇爲謀主猖獗甚丙午有
詔命提戎楊某討之連克五十餘寨獨羊城囤未下撫臣何公世璂檄
安順佐其軍臨發募部下知苗中阨塞者數人與俱旣至按行則聳壁
千仞右傍徑如線雖有萬衆不得進先生顧所與俱者曰囤何以名羊
城也有盧生者對曰曰中而壁外陡不可上唯羊可上故名耳先生首
頷之卽佯言軍中吾且攀崖夜襲賊營衆以爲疑而陰市羊數百頭斷

木草二日會夜大霧昏黑乃設伏縋羊羊至山腰爭散走齧草簌簌有聲賊聞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督礮如流星密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遣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蹈藉墜崖死者相枕遂斬火連蟒獲李奇降其衆明年其黨李麻四金復連兵焚劫城邑官軍無如何先生復奉檄會剿出奇兵擊其背獲賊首歸先生故文士作吏值苗騷不靖數立辦賊功然號令嚴明得賊首即已撫納甚衆故所在悅服凡旁郡有警未嘗不在事廣西土府泗城岑映宸新襲職其屬擁兵拒命大學士文端鄂公時爲制使將討滅之映宸恐從間道走安順陳款乞降先生即與偕詣軍門納地圖封上印綬鄂公大喜於是始奇先生先是映宸父曰岑齊岱病且死謂其子曰汝性懦弱不能戢下一旦有事獲罪

朝廷則無噍類矣安順何公長者事急可投之必能活汝竟如所策鄂公遂界紅河以北屬黔其南歸粵而令先生周行相視增置改設文武員署悉如議奏行會監司某到官銜先生不時謁假虧帑揭報撫臣何公不能奪疏上令鄂公確核領職如故尋調知石阡旋調黎平滇南達

京師舊驛必經由黔中崎嶇萬狀人畜往往踣頓若別鑿山歷黔旁邑

迤東北行以合於舊路則途較近而夷而密箐荒荆迴互深阻約三百里難以計工集事自康熙中制使蔡公毓榮平吳逆即建此議中閒數更幹吏履勘垂五十餘年卒不能行鄂公奉
先帝下都勻守王某之議毅然欲行之而先生以才新調黎平遂委成焉自七年八月越明年二月披榛躡莽谷汲巖炊枕虎窟攀猿籐仆嵌頑擘梗岸壘封築甃欹危跨飛梁列解署浮單渡抗戍樓總費帑金五千七百有奇視原估萬四千兩僅五分之二大工甫竣而坐觀者議其後矣九年竟以勘實冒銷劾能責償至二千金猶牽餘累不得去嗟乎老氏之教不爲物先如先生所任事或遠控滇粵兩道近亦繞出其旁郡邑凡人之庸與黠者皆知引避而先生輒承命不亂然且歷更上官加以篤信堅委宜若可恃卒不得免焉亡何鄂公入相經行新路意頗善之會先生第五子炌伏道訟父冤聲淚俱下鄂公大感悟言之新撫某公爲請豁千餘金復故職由斯以觀彼皤皤善言論者固不足以禍忠信而其效則已能使之急切不得自明至於失位破家舉族飄零萬里之外此行道所爲傷心也先生既復職隨以積勞多病告歸乾隆八年兩被徵召相國鄂公郵書促行竟不起凡靜息林下及就祿養南河

道焆官署垂三十年戊寅八月卒於淮揚年八十有四前此十四年焆
任桃源河廳有安順明經金某單步萬里懷合屬紳士書款門告曰願
得公生年月日及前後官閥勛之碑以志思念先生愕然諭以生祠非
古且干例禁是重吾不德也卒謝去之吾既於先生治境內事皆不書
後之覽者於金生一節亦足想其概焉乾隆二年誥授中憲大夫知黎
平府事癸酉以子焆兩淮都轉運晉中議大夫如其官夫人呂自有傳
子炘爲伯兄後次即焆次燧前卒次瑛府邸主簿次即炌見任興化通
守孫裕城裕理塤培均者曾孫八人銘曰
峽山之裔名德累世迄於先生文武兼備方爲諸生人稱長者一行作
吏殺賊驟馬文章之豪氣壓韡刀大吏驚顧謙不施勞內悅部民外來
遠人爲良耡莠其歸曰仁驅馳荒徼一身兩道釋兵執鑿夷途天造專
成衆美疇其似爾實不能容奚逃鍋齒或擠之沈適翼之升或初投杼
卒乃拊膺
君相之心蒼蒼式臨功昭晷雪逸以山林山林優逸閱歲三十仁粟分
餘鄰友族戚爲善自樂剡享大耋孝子順孫永綿簪紱
誥封朝議大夫平涼府同知朱府君亨衍墓誌銘 沈德潛

府君姓朱氏諱亭衍字濬伯淸江其號世居粵之臨桂縣祖贈奉政大夫諱任腊考贈奉政大夫諱履謙贈官皆以府君貴府君資禀穎異博涉典墳爲文擷經史之華年二十赴省試歸迎娶郭恭人合巹之夕捷音適至遠近傳爲美談公車不第從師務浦翁汎濫於諸子百家學乃大成贈公家本貧乏負米近邑供母伍宜人白華養府君代贈公定省溫淸無違禮贈公與妣趙太宜人相繼歿擗踊哭泣哀感童僕附身附棺勿悔鄉閭奉爲居喪式屢與計偕不售乃就揀發補直隸靜海令受事之始邑遇水灾委查灾戶匹馬單輿周行阡陌日躑躅泥淖中弗顧饑民環叩求賑檢視荒籍無名前令遺漏府君毅然補賑吏請是明乃發府君曰昔第五訪治張掖韓韶治嬴縣皆先賑後聞若待報可民塡溝壑矣用是忤監者意以他事糾劾吏議鐫級調用適莽公鵠立巡撫甘肅請府君以隨引見

天子問獲譴狀具以對復府君官罪原劾者由府君廉直素著也初署固原州州多獷民爲盜有武職家居者悉羣盜姓名居址適其族人行劫案發府君邀之至署謂曰君食祿於朝而令子姓爲盜吾一紙聞於上官君齏粉矣其人戰慄求救府君令詳疏以告呼集州庭諭以自新

皆稽顙願爲良善爲政數月盜賊屏息軍興以來應辦騾馬駝隻所需不過什一胥吏盡將民家豢養者拘留於城賄至乃釋府君獨召衆里老示之額吏不得爲奸民自感奮急公州有沙河數道山水漲溢危及城垣府君倡議築堤十餘里遂成巨防州故用武地文教未廣府君設義學擇州之英俊延師教之命子觀察君同往受學人比之張綱之守廣陵何易于之令建昌蔡襄之知泉州時當運糧巴里坤嚴寒道人憚於行府君曰均王事也皆任其易孰任其難踴躍就道應期至軍同運者多後時大將軍怒詰其故府君曰此運値車馬健壯故得迅速餘或徑險馬疲故後時大將軍意解府君之保全同列如此通判甯夏駐花馬池司三郡鹽務清積引革陋規處膏不染以公事會議府署俄而地震同坐者皆死府君偶步中庭不罹于禍非府君盛德安能脫然劫灰之外巡撫某爲言官所劾詞連府君謂有餽遺事

命宮保尚書尹公察審公曰豈有以貨媚人之朱濬伯乎事得白補授平涼同知興利除弊善政尤多同知駐劄固原兵馬飽騰之區民間畜茭芻屢供億既繁家無蓄積間遇饑饉輒多逃亡府君請於平遠所預望城添建倉廒分貯常平米石遇饑平糶逃亡頓減固原地宇寫遠輸

將訴訟奔走維艱府君請營城郭官廨於海喇都民免跋涉海城勢高
田資灌溉山泉半爲沙石淤衍府君見有細流即根尋源穴督民疏導
開渠引入村莊田成沃壤手闢海喇都初志爲後來者法先是府君牧
固原時有州帥酷御其下軍士不堪辱會歲盡聚爲亂戈刃交於道帥
罔知所措府君挺身出告以禍福衆稍稍散捕獲其戎首收之獄倉卒
定變至是攝守篆將成讞戮首事一人從亂七人其脅從者悉解釋人
樂府君寬猛得宜在任八年慕知止之義上書乞免離秦之日數百里
老幼遮道留咨府君雖官不大顯而盡心職守聽訟明斷遇事縱紉調
齊無一不本之仁愛民蒙其利故戴若慈父至今歌思之不忘也歸而
結亭於屋後山麓署曰息肩種花蓻竹邀客賦詩人又比之司空表聖
司馬君實云歿於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距生康熙三十一年
八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有八康熙辛卯科舉人歷官平涼府同知勅授
承德郎誥封朝議大夫配郭恭人內則具備令德宜家側室李氏耿氏
子四人若東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改補御史轉給事中特授山
東濟東泰武道調任河南糧儲驛鹽道若季候選縣丞若檜國學生若
梓女六人庠生胡鉅儒象州學政蔣僑潛江縣知縣陳鍾理國學生唐

世槐黃元壐劉某其壻也孫六人依魯依炅依焜依燮依熹依然孫女五人長適丁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陳蘭森次適貢生蔣長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潁川渤海漢循吏令民休息務簡易後之從政與古異治同鷹隼擊毛摯惟君經術飾吏事破觚斵琱勤撫字晝求民瘼夜殫思牛刀惜以割雞試位不副德後昌熾門號萬石馬容四浩然元氣返幽隧有道碑文我無媿

吏部驗封司郎中武君紹周神道碑 朱筠

偃師武君億以書介宛平王範會武進陳宋賦懷甯余鵬翀三生抵筠乞爲其尊甫先生驗封君撰神道之碑曰伏惟夫子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而億又不爲世所知獨敢奔命投誠於前者自惟朴鈍幸辰辱教必不敢自誣其先而俾吾夫子陷于有愧詞之譏幸哀而賜之銘其詞文應昔請銘法而

國制自五品以上得於神道建碑刻文如式筠謹諾按狀君姓武氏諱紹周字夢卜

國初自河南之河內遷偃師諱懋德於君爲曾祖贈奉政大夫吏部驗

封司郎中諱於翰於君爲祖贈文林郎東流縣知縣晉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諱朝龍於君爲父三世以篤義尚行載在縣志君初入塾不苟與羣兒戲長益精誦弗輟通毛詩左氏春秋補縣學生父喪服除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癸卯成進士出興縣孫文定公門文定一見奇之曰若矯矯可試館職也時例進士引

見改庶吉士必用大臣面薦非是不得充館選禮部侍郎登封景日昣故知君從容寄語君請以鄉後進禮往見而後薦之君謝不可以是歸進士班隸選司久之選爲汾西知縣縣故荒僻而典史某輒侵官事橫縣中前知縣者不能制民頗患苦君聞到官典史以君書生益易之迎謁請曰長官事不決者幸以屬屬吏君曰幸甚卽手引重牘積日月糾錯者推試之兩造爭喧於前典史戟手不能何問君徐呼役曰設坐廳事西偏訟者來數語立中其肯綮兩造叩頭各解去當是時一縣譁爲神君而典史旁睨流汗頓失其橫乃行歷萬山中度地高下宜開石渠以輸甘河引水旁溉團柏諸鄉田百餘頃縣便利焉又問所疾苦凡煤稅供給一切減除之抑痛爬癢民乃大蘇初君至行祀及廄神猙獰若厲鬼君仰曰此爾雅云既伯馬祭鄭君所謂馬祖天駟者也肰胡惡吏

侍色變君怪固問吏曰神禍福如響官勿多言君叱之明日馬死者再吏曰奈何君曰神不禍福以駭人偶然耳明日馬又再死吏人固諫君厲聲曰神與知縣同司

天子驛而乃賊殺驛馬求飲食神貪且憑魅罪不赦吏立笞碎之命更像祀焉自是廢無害歲開蝗君按禮注八蜡有先嗇及昆蟲之文而詩有田祖毛傳鄭箋並云田祖者祭先嗇也乃躬率民築壇用坎以御田祖蒸燎坎中令民執蝗來內坎瘗之君肅立稱詩祝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觀者曰迂哉一夕蝗死若蟄然君治用經術設誠而行往往獲效他日比縣賊民挾左道寖欲爲變山西大吏召君密授指往擒之君念擒之而功在我知彼縣者禍不測矣則手擘書呼健役一日夜投其縣又佯疾作遲遲行比及縣而知縣者已械其魁來君與俱入見大吏謝曰微某者紹周以疾幾敗機事大吏怪之博諏得其狀則歎曰長者長者嘗攝大甯大甯有馮鐵漢者梗吏法候縣官至則狂呼請先試官重楚楚之血被地徐起揚揚行有喜色縣人顧之撟舌走君至又來呼于門如初君召入諭曰若人邪以若父若母之膚與楚校又因以爲人暴若尚人邪縣官楚以楚吾人不楚若非人者若去毋恩此鐵漢聞君言

則大慚沮出後君再過大甯鐵漢從父老來過輿前君駭問父老何與若來鐵漢伏哭曰某生幸遭公獲名人矣父老皆曰鐵漢今為善人縣之福公之恩也久之以歲計報績調知臨晉到官月餘丁母憂大吏以君循吏欲以在任守制

聞君泣請行服歸既除池州之東流君至東流故知東流某者當代去負官錢無算時知池州府李嶂強君任之不聽忤知府意輒引吏文書書小誤苛責君輒逮縣吏去府役日日來跳梁諍號於縣庭中君不勝其憤坐正衙杖其役而遣之役狂訴于府知府則大恨欲出死力以擠君不可得會吏部行取君為主事知府伺君去摘他過中君被議降級補光祿寺署正遷大理寺右寺丞奉差倉場監督再遷吏部驗封員外郎尋為掌印郎中君在京師歷官克舉其職其入吏部且老矣然治牘必手削之務覈事實雖老吏皆憚君不敢上下其例在部號為能事然非公事未嘗一謁要人積俸久當擢用為道及知府矣或曰不謁要人即例有變君笑曰吾老倦于出且歸耳竟休致歸時乾隆二十二年也既歸縣官來請君為兩程書院之長其教授諸生有法而辭去閉戶不出鄉人罕識其面久之縣募民夫種官道柳隸來叩門君出應之隸挾

君去爲夫君不能與辨隨行入城市市中識君者曰公不入城久矣何從來此君告以故於是市衆羣詬隸曰若瞽邪不識吾鄉吏部武邪隸叩謝君乃罷君在吏部時適李嶂者來補官介君鄉人以外有司儀磬折求見君則爲之執故吏禮甚恭旣罷未嘗與客言其前怨縣人至今稱君之德與度也君家居五年年七十有四卒君生于康熙戊辰年某月日卒于乾隆辛巳年五月十七日配孟氏封宜人側室郭氏子六修俊仲倬億傑女二億以乾隆庚寅本省鄉試獲舉從鈞遊以請銘者也君諸子先以甲申冬十一月葬君于北郭之原不及納石壙中茲乃重爲之銘於其神道銘曰

稽風俗通宋姓武功河南巨宗遷偃師去高曾槃槃霸主橐柏君意大夫成進士初師文定模玉堂夢隔淸吾魂魄非掃門客仕逢惡尉辭雪沃沸神君民謂甘河距川溉園柏田石煤疾蠲伯祀馮厲碎像變置害苗投熾我馬尰隤寮擒賊魁讓謙筮撝大甯鐵漢血楚里悍化君爲善泣行毋服除官池屬遇守不淑入大官廚廷平讞書吏部老除故守選謁黽鼊蹶蹶故吏不伐亦不謟官將擢老焉教授閑關隸烏識面充夫推牽君返自縣德與度美天厚君死六丈夫子億也桀桀先大君闕詞

乞銘刻邛山之遂古碑矗天吾文不愆

奉直大夫永康州知州王君琛墓志銘　彭啟豐

虞山王君匪石卒于乾隆二十七年越十有六年始克葬于北山祖墓之東孤子岱先期持狀來乞銘君諱琛字匪石祖諱振廷父諱應祚皆

贈奉直大夫永安州知州君自少勤學能文章年二十餘入京師客遊公卿間遇奉

勅編纂諸書屬君校讎未嘗不稱

旨康熙五十一年

詔令直武英殿五十九年授四川內江知縣以才能見稱雍正元年年羹堯總督川陝欲引君自助將奏移陝西君以在官日淺固辭及年敗被薦者多得辠而君脫然尋攝灌縣嘉定屬洪雅與雅州府治相近中隔崇山轉運者必紆水道數日始達舟行激湍覆沒者衆時方用師西邊上官檄君通餉君按驗地圖竝稽衆論遂起役萬人鑿山開道旬日而功成自洪雅達雅州不過百餘里居民便之五年署榮昌脫良民被誣爲盜者十四人八年遷紹興同知未行以決罰不如法被議落職歸頃之怡賢親王知君才將以御史薦屬蔣文肅公爲書召君未至而王

正九年以蔣公薦引見
命往陝西以同知督邊運居二年巡撫武格忌君才令解河南黑茶十萬斤入巴里坤是時西賊數擾關外人有戒心君毅然就道曰死事職耳何懼爲抵蘭州得
旨停解還西安而武格尋得辠去十一年引見
命往廣西以知州試用權金州州有農婦孀居田主欲迫淫之婦不從自經死前官不爲理君至聞其事出尸土中按驗得實抵田主而旌其婦州人大悅乾隆元年授永安再調永康以老病乞休家居十餘年卒年八十有二配趙宜人卒年七十七子四人長昌監生次禔長洲學生次楮次岱昭文廩生有文名女二孫三銘曰
奮鵬飛兮方萬里漫回翔兮棘與枳斂雄氣兮老山阿撫松楸兮當奈何

湖北漢陽府知府署理督糧道胡公學成墓誌銘　朱仕琇

公諱學成字行千號協矩先世自鄞遷福建之長汀父定菴以恩贈中憲大夫母王氏贈恭人生男子四其季即公也公幼有異兆父母奇愛之及長孝友慈祥念仲兄之出嗣伯父而乏產也是時公兄弟亦異產

矣公泣請于贈公求復合析其一以益仲兄贈公悅而許之贈公歿以薦知嘉定縣有惠政漕賦不假督責而畢至今嘉定民頌爲遺愛以比陸公稼書丁王恭人憂去官服闋遷黃州同知改武昌權六關稅課最遷知安陸府歲凶捐養廉率僚屬運米以濟民不病饑立沔陽田賦五則以紓沮洳之民改知漢陽其大都會曰漢口列肆連檣水陸之衝民多火災公設法防救火患以稀又治往來大道一錢費不以累民行旅歌之署理湖北分巡督糧道積勞得疾固請得歸家居二十二年而卒年七十六公居官廉幹諸大吏信之凡有疑難必以諮劇事倚辦其在同知推關及更任二府署糧道猶以委焉尤加意學校所拔士若張鵬翀等後皆爲當世名人好讀書及家居益購四方書貯樓中名之曰脈望聚子弟居之延大師指授故多秀出者公兄弟友愛七十餘年如一日其官嘉定叔兄不憚輟所事走數千里往佐之及公歸二兄客外公皆躬迎還里朝夕晤對談笑熙熙然諸子弟侍側肅如也故說者謂人皆有兄弟而能享有兄弟之樂者獨公耳公遇縣凶荒輒請有司出倉實于民而以家粟平糶佐之修先墓譜其世家立祖廟定祭器儀皆有法度既二兄先後下世公忽忽不樂遂感疾卒先夫人陳氏贈孺人繼

室彭夫人郭夫人皆先卒今夫人張氏生男子五人緒基縣學生援例歲貢生紹基以廩生中式丙子科舉人紘基縣學增廣生綏基滕基側室周夫人生一子繕基俱業儒女二一適縣學生鍾希祖一適甯化太學生陰贊育孫八人任太學生樹本縣學生援例歲貢生樹楷縣學生樹椿樹懋樹槐俱業儒奎聚肯堂俱幼曾孫二人源長慶長余與公諸子今知雅州府純基相善且有連素知公家醇謹孝友之德嘗以為漢石氏唐柳氏宋呂氏范氏世嗣孝謹後世傳其家法而莅官行身名跡亦卓然有見於時此書所謂邇可遠孟子稱國之本在家而大學先後之次所以為不可誣也若公本仁兄弟者以接僚屬則與之比者必無不得其情矣宜乎在上信之而惠澤得究於民也至其張弛得宜則書所稱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者固公所自具實與漢唐宋諸世德名卿相後先焉豈僅雍穆之風足為鄉閭欽式而已哉某年月日子緒基將以公葬于某山某原先期來請銘銘曰

古之成教不出于家一門雍雍以啟幽遐惟是孝友異物畢格矧茲同羣而費求索溫溫漢陽基跡東吳畢功楚邦民式其孚維孝維友甯有異德上用倚毘下思法則上下方頼公則既疾眷懷歸休臥不復出公

之歸居亦豈無爲世系之休廟儀是釐于邦于家厥德不殊維公之德
實維孝友兄弟怡怡相要白首德惟有常家道益昌子子孫孫不過彌
光識此幽碑以諗無疆

文林郎山西蒲州府永濟縣知縣王君大呂墓誌銘 竇光鼐

原任南汝光道張君沖之爲其同年友永濟縣知縣王君請銘且曰是
嘗辦河灘地與藩司抗議不以重租累其民者鼐聞之慨然曰州縣吏
重失上官意若邱山王君有是可銘也君諱大呂字諧六先世山東海
豐人其曾祖諱爲輔仕湖南常德指揮子孫留家於澧遂爲澧州人君
幼慧入庠有聲雍正六年
特詔地方官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君以知縣用發河南歷署考城伊陽
丁母憂服除授新蔡居七歲獄爲空者二歲蝗不入境課最矣已而以
鹽政奏君銷引不及額離任後三年復授山西之河津居三歲以能調
永濟時永濟與陝西之朝邑訟爭黃河灘地久不決君按故糧冊勘計
議與朝邑四六分隸會大學士公傅公金川凱旋
上命卽途次與大吏會勘如議訟爭遂息而藩司議依河南河灘地起
租君以灘地磽不任重租力請不允則逕詳巡撫藩司忿曰是以我爲

名將劾君君歎曰吾豈以一官遺民害耶乃復條列不便十事力請於巡撫阿公會藩司以事調改阿公卒用君議定祖永濟民自是安業君所至得民新蔡永濟皆為立生祠然卒以縣令引病歸君歸十八年以病卒實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也春秋七十有八以年月日葬涔河源所著水經注畧十二卷君以乾隆十六年授文林郎祖諱國鉉父諱世訓庠生皆以元年贈如君官祖妣陳氏妣劉氏皆贈孺人君三兄一弟長大業康熙乙卯舉人知秀水縣君初娶劉氏繼娶樊氏皆封孺人有子四長孫會選拔貢生樊孺人出也次孫鈞次孫繹次孫昶女子五皆適士族孫二瓚琨女孫一君之卒孫會應京兆試聞訃泣告於張君張君與予友善其居官孑孑不阿所許與宜不妄銘曰

德其有遇其偶諒其守施其隅叶銘我許叶信其友

滄州知州徐公時作行狀　魯仕驥

曾祖大熙曾祖妣某氏祖中安贈奉直大夫祖妣鄒氏貤贈宜人父必藻誥贈奉直大夫母余氏誥贈宜人

公諱時作字鄴侯號鈞亭其先系出漢季徐孺子後宋時由撫州臨川遷居福建建甯縣西九十里曰小嶺下後又遷縣郭之北故世為建甯

人公八歲失怙卽能自厲於學稍長毋余太宜人與伯兄時伯內外交督教之學益勤家貧無所得書則從諸戚友借書手自纂錄誦讀之一日讀范文正公文集考論其行事慨然歎曰讀書人宜如是也自是立心制行一以文正爲法雍正丙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漳浦蔡文勤公欲保舉任京秩以願歸家更讀書辭焉居四年選知直隸之成安縣又二年調邢臺又四年調清苑任清苑一年餘升開州又二年調滄州在滄州一年以太宜人年高歸養是時公年方四十九公爲政以人心風俗爲本順民之所欲而興革之所至則修學舍葺忠孝節義諸祠以風厲衆庶聽獄訟立時審決庭無留獄暇則與士子講論學業在官十二年未嘗辱一士卽有敗行者以至誠訓誨之俾自悛改而已故公所至士民咸安之去則謳思之追慕之建祠勒碑以志遺愛不能忘也初任成安前署令蕭夢簡以平糶爲制府所劾坐以侵蝕追贓賠償蕭實貧無所得贓顧已誣服矣縊於獄至是委公覆鞫公鞫得其實不得已委曲爲輕其贓而代之賠償更資送其母子還鄉同官悉感歎焉邑清河村爲漳水所侵有棄地浮糧條銀三百餘金舊業戶受賠累者四十餘年公爲清查地畝編造魚鱗清冊按畝徵收舊戶免賠累而征額亦得

不廢在邢臺民有控牧羊戶盜其羊者公憫牧羊戶之貧而老薾責之
控者不能平復愬之府已而其人以符水治病毋死送葬多人武弁謂
是邪教聚眾密報制府調兵嚴捕之公力為昭雪民以無事龍泉寺奸
僧與其徒爭產銜恨積年募得遊方僧二人戕殺之抉其目先是其徒
佔廣東流民地涉訟公既訊而杖之矣至是得其死狀僧眾又羣訟流
民公廉得其實遂捕遊方二僧決讞而置奸僧於法其矜察冤獄多如
此又嘗力請豁免水衝沙壓地畝銀之累民者凡二百二十餘兩此皆
邢臺政績之尤卓卓可紀者其調清苑也屬保定首邑甫至會大水放
賑而常平倉粟半朽腐制府欲派屬攤補公力爭以為不可制府初不
然其言卒乃賢之為別籌焉又以白事忤監司意不少屈是時制府宮
保李公衛也已而李公薨合河孫文定公代其任賢公抗直特疏薦陞
知開州二年除盜安民民以甯謐時桂林陳相國文恭任天津河道札
詢公時政緩急公陳四事曰清保甲禁游惰比經捕嚴防守文恭皆善
之滄州當水陸要衝風俗鷙悍旗兵與民錯雜處夙號難治公至去刻
覈之政清戶籍詢疾苦申鄉約禁健訟民用肅然旗兵當東作之時常
乏食倍息稱貸於富戶公請發倉粟按口給借秋收還倉不加息歲以

爲常旗人咸德之公是時政聲日起當道亦雅知公公得行其志駸駸可大用矣顧自以爲官久心力交瘁須鬢皆白且日念太宜人思得侍養于是遂告養而歸云公仁孝性成篤倫理周於三族於朋友故舊懇懇如也尤軫念寒士常思委曲以周卹之初在官之日已節縮廉俸次第置遠祖祭田數百畝近祖義田千畝而創室廬以居伯兄仲兄且置田二百畝資邑人士之赴試者及是歸家又爲叔兄構居室公兄弟四人公居其季於是三兄皆有室廬以爲居矣又各爲置田數百畝以資其生尤念幼孤賴伯氏教養誼兼父師會邑中修文廟乃以千數百金奉伯兄俾獨力捐修其後達部議敘奉

旨欽賜翰林院主簿公兄弟相顧欣然樂之也於是修祖墓創祖祠倡首建濰川書院立學約設膏火以贍生徒聘名師以教邑子弟又倡首舉興賢會爲邑人士鄉會試行李之資以前所置田二百畝爲之基更以叔伯兄弟子姓之名增捐租田人以十畝爲率俾凡樂捐者易於爲力焉自城邑鄉落有餘之家公無不禮先之勤勤懇懇勸其捐輸於中積其贏餘建興賢祠凡捐田入會者奉一主入祠春秋受享或有孝子慈孫爲祖父捐田公尤嘉獎之形諸記載見於詠歌於是人益樂於捐

輸積田至三千餘畝而建甯士之赴鄉會試者行李有資矣公亦自謂歸田來心力瘁于此舉顧其言曰非我之能乃太宜人之教也蓋太宜人本疏財好義自公居官居家凡義事無不諾自而行故雖已老而其爲言猶如此也其捐貲於濰川書院及捐膏火費者亦建育才一祠以報之其諸官社民社諸倉無不竭力成之綜公自歸養以至沒身三十餘年日孳孳爲善居家不治生產而衣服飲食儉約過於寒士稍有餘則置田田穀之所入歲豐則儲積諸倉遇饑歲則出而平糶故公家積穀嘗萬石而建甯附郭之民無憂歲饑也公享年八十有一生平所著有崇本山堂詩文集閒居偶錄蓀堂節錄嘯月亭筆記不求工於文辭然大抵有所聞見嘉言懿行必紀蓋樂道人善者也又自著年譜立興賢會義例冊其他鐫刻前賢遺書及朋友故舊遺集亦凡十餘種垂沒顧子孫不及其私惟命讀書積德無墜家聲及護惜所刻書籍而已余與公之孫家恆同受業於梅崖朱先生之門嘗以後輩禮見公而公又命其次孫家泰來從余遊公之卒也家恆既述其行系諸年譜之後復以狀屬仕驥仕驥竊謂如公之行國史循吏卓行當有采焉故不辭其請撰次其事如右謹狀

又奉直大夫滄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彭啟豐

建甯徐君筠亭與予爲鄉會同年友已而出涖州縣宦成名立年未及艾遽引告歸歸三十餘年其孫家恆以君書至蘇州謁予索予文介君八十壽予因得讀君所著書並悉君生平行事越一年而君之族人以赴至發之得家恆書具行狀乞銘君之墓予既重君之爲人又以家恆請弗克辭案狀君諱時作字鄴侯世居邵武建甯縣祖中安父必藻皆贈奉直大夫祖妣鄒氏妣余氏皆贈宜人君八歲喪父少長能自厲于學家貧從戚友借書鈔之一日讀范文正公集慨然慕之曰諒爲丈夫當如是矣雍正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居四年選知直隸成安縣又二年調邢臺四年調清苑一年餘升開州又二年調滄州以太宜人老乞養歸君爲政灼知人情因其欲惡而除布之謹持大體不撓于私不屈于勢其所至民咸安之初任成安清河邨舊爲漳水所侵多荒地浮糧折銀三百餘兩責居人歲償之四十餘年矣君造魚鱗冊履畝以量釐其隱者而豁其荒者用賦平在邢臺有韓德者以符水治病有驗居民信之母死葬西山送者衆營官以邪教聚衆白制府飭太守調兵急捕之太守以告君君曰西山民頗愿決無事請單騎驗之遂往毀其墓

臚以德歸白制府予杖責而巳未幾任縣民亦有以邪教逮者相牽入獄者二百人多自斃太守歎曰吾今知民命之縣于令也微徐君西山之民殆矣其調清苑也甫至會大水放賑常平倉穀半紅腐制府欲令屬吏餾俸補之君力言不可制府怒厲聲色呵君君不爲動徐起趨出翼日召君入謂曰子言良是行別籌之制府者李公衛也巳而李公告其屬曰是人乃敢逆我異哉清河道貴倨使氣好詈人君抗言折之亦默然而屈巳而李公卒孫文定公代聞君彊直持疏薦焉其在滄州時清戶籍申鄉約旗兵當春乏食以倍息貸民間粟君請于上官發官倉以貸免其息他所至修學宮新諸祠宇愛護諸生始終未嘗笞一人以事至者曲爲導諭而巳君旣去官而邢臺民思君尤至建生祠歲時致祭不絕葢君之施于官者如此君在家以周官六行爲鄉人倡置祭田千畝兄弟三人人授田各數百畝宅各一區又爲族人另置公田三百畝巳而卽縣中倡建濰川書院立學約資諸生膏火復以赴鄉會試者苦道里費倡興賢會設誠鼓勸風動鄉里數年間積田至三千畝他所捐以濟衆者先後約金數萬計平居節縮衣食倉中積穀率萬石穀貴則平價糶以是建甯負郭民無凶年憂君之施于家者如此古之嗇退

者動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予謂不然富如君斯可以富矣嗇于已而豐于人不距其至而不匱于施古之善取予者蓋如斯矣且以君之善于其官知其取之之有道也知其決不至瘠民以自肥也富與貴又足爲君累乎君所著崇本堂詩文集及諸紀錄共數十卷卒年八十有一爲乾隆四十二年某月日將以某年月日葬于縣東北山之阡配余宜人先君四年卒今合窆焉子八人光英太學生光義縣學生光達光顯俱早殤光美光義例貢生光善府學生光朔女子四人長殤一適太學生邱洪紀一適縣學生康誥一未字孫男五人長卲家恆廩貢生次家泰縣學生次家升家豫其一早殤曾孫三人顯璋顯琮顯璠銘曰

我所思兮濰之陽嗟三十年判行藏北山有宅君所藏銘斯墓兮永不忘

碑傳集

三十八

碑傳集卷一百三目錄

乾隆朝守令上之上

雲南大理府知府汪君上堉合葬墓誌銘 潘思榘

邱玖華傳 廣東通志

王先生化南傳 潘把奎

名宦郭公廷翥傳 伊湯安

附錄諸贊善錦詩

又附嘯莊先生郭廷翼傳 法坤宏

蘇宏遇墓誌銘 蔣恭棐

書濰縣知縣鄭燮事 法坤宏

鄭先生方城傳 劉紹攽 節錄

海州牧黃公建中墓誌 王鳴盛

定州知州楊公理範墓誌銘 韓夢周

黃先生永年行狀 陳道

奉直大夫王公夢弼合葬墓誌銘 郭善鄰

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錢公之青墓碣 陸燿 銘未錄

DS 734 .C56 v.38

潁州府通判呂君轍墓表 劉大櫆
衢州府知府林君明倫墓誌銘 朱珪
平番縣知縣牛君運震墓表 孫星衍
雲南永北府知府袁君德達傳 鄭虎文
又雲南永北府知府袁近齋先生墓表 秦瀛
又故朝議大夫永北知府袁公傳後記 羅有高
湖廣寶慶府同知文林郎李公大本行狀 閻循觀 代某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守令上之上

雲南大理府知府汪君上埛合葬墓誌銘 潘思榘

乾隆丙寅八月雲南大理府知府汪君以疾卒官其孤孟鋗自京師萬里奔赴于次年七月奉喪旋里過皖來告哀繼因吾友上海喬君廷選具狀請銘以余曩藩于浙往來禾興君元貫徽實在皖部內悉其家世行業甚詳而鋗又余故所知誼不可辭按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其遠祖遷婺源者曰道安再遷休甯者曰揆自揆以下五世曰漢者支分其長文彬即大理所宗也數傳至可鎭是爲君高祖實始遷禾之桐鄉縣可鎭生淇是爲君曾祖皆再贈至中憲大夫子四仲子文桂中書舍人君祖也叔子森戶部郎中揚扢風雅藏書最富海內諸名宿嘗主其家稱爲碧巢先生中書子亦四其次繼燝歷官御史給事巡臺灣有聲出後于碧巢君考也給事子六君行第三弱冠爲諸生以給事命遷居郡城給事既歿君奉母張太宜人于家連試不得志慨然有功名之心雍正乙卯以運糧例初拜

盛京刑部員外乾隆己未內調戶部山東司擢刑部河南司郎中乙丑
始出守逾年遂卒故生平服官止于此初君之在
盛京也分司紅旗訟牘繁積手批口斷事無停壅
今上御極初元將繕
三陵載命親王大臣監視總理將作方難其人列名請
旨而君獨以賢能兩與焉出納鉅萬一以委君纖介無所私又酌減元
估浮費若干大工迄成君勞居首山東司主天下鹽兼出關蔘引曹務
最劇君剔除奸蠹省中肅然湖北巡撫崔公兩淮鹽政三公以互論鹽
直奉
命會議朝堂君前陳利弊請酌中著令其在刑部讞獄稍疑即反覆廷
辯全活數百人令甲凡司官能駁正成案者案定議敘故君爲尙書郎
五年先後紀錄獨多滇距中州最遠君所爲郡又居滇極邊其屬四州
三縣一長官司外控蕃落提軍大帥駐焉號雄望難治君至與帥誠意
孚合庶事以飭府倉軍糈四萬餘石腐粟亦給兵君則存爲班賞而槩
與精鑿所轄稅隘八所前政慮逸匿增置游徼苛累行旅君悉罷遣君
既自曹郎出諳故事明法律他郡有疑獄諸使並以付之嘗奉檄赴臺

慮因而所部雲龍州徼外夷早可與片馬仇殺君偵知其情選委官屬馳往撫慰開以誠信俱帖然聽命嗚呼君雖履官日淺而上獲下從政化及椎結可謂才而良矣君諱上堉字綺巖號謝谷生康熙壬午九月十九日卒乾隆丙寅八月十九日春秋四十有五乾隆丙辰恭遇覃恩授奉直大夫其疾也以勞役犯暑誤餌僊桂遂篤病中泣語賓客傔從以不及還家見母爲恨歿前數夕夢迓役數百擁致輿中又屬吏有夜見列炬數十于府門者豈生能澤其民歿爲明神如古所云者耶配祝氏子銷鈖鏗其遺所生則彝銘也孫二人如藻如洋君生平篤孝友愼交與周貸濟人不少倦而奉身廉儉砥厲淸節能爲人所難能方爲郎時屢辭大臣章薦既補外以初至復辭攝事苞苴請託不及于人之門人亦不得以及其門喬君每爲余言君之居鄉當官事有子姓不及知者狀僅得什一二耳然卽其載于篇者準諸前軌葢無愧篤實之君子矣銘曰

越國之後圭組紛綸自徽僑禾令聞日新維碧巢君有斐而文給事繼之嶽嶽黃門篤生大理爲時勞臣宣力未竟而返其眞刻銘幽堂千禩永存

邱玖華傳

邱玖華字石卿嘉應人父絨博學尤邃於易受經者歲百餘人持身嚴介動循禮法以明經授樂昌教諭州志玖華天資明敏熟於掌故登雍正癸丑進士選庶常以擬進文字稱

旨賜御書宏毅堂額及中秘書十七種乾隆元年授檢討三年轉山西道御史疏言九卿議事不公大略謂奉

旨交部案件堂官委之司員司員委之書辦含糊奏覆其於此事之初終曲折漫不經心而書辦得以意爲輕重此草率之失也有事原部議而督撫科道奏請變通該部不問其言之當否第以多事不如無事外務鎮靜之名胸横紛更之意一經交議而無庸議者十常八九此偏執之失也至交九卿會議之案關係尤重而九卿逡巡囁嚅惟伺一二尊貴意指而此一二人者又復依違瞻顧久之然後微露其意輒羣起而和之此模稜之失也至京員條陳各省事宜

敕下督撫議奏該督撫亦往往瞻徇又疏請錄用賢良祠大臣子孫爲通政使雅爾哈善所劾

上命王大臣等秉公嚴察議奏尋勘實雅爾哈善誣劾得

旨革職玖華供職如故初玖華在都與保昌胡定友善以氣節相屬至是先後登臺諫並有直聲八年改刑部員外郎久之遷郎中出知四川保甯府振飭綱紀境內肅然越一年以罣議去郡民惜之

王先生化南傳

潘挹奎

先生王姓諱化南字蔭棠武威人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知縣宰直隸廣昌靜海懷來洊升山東平度州知州爲政有廉平之譽而尤嚴於治胥役每到官必裁胥役之冗者嘗曰衙門內多一人百姓多受一人之累欲爲百姓去累當先於衙門去人況朝廷設胥役有定額闕其額無傷於官而浮其額乎刺平度大興水利民賴以生輿人爲之謠曰王公來謀民食濬源泉汰蠹役民利興民害息公不來我誰翼期年政成引疾去百姓送至泣下或餞之以詩曰公爲百姓來百姓送公去渠水如許清看公走馬處盍先生去平度于今七十年矣而其州人猶思之不置也久之起爲莒州知州循聲益著始莒州每考試童生桌凳皆自備而其中輒匿詩文又或各館師闖至署爲其徒講解題義遂代起草鈔襲倩代之弊習不爲怪先生至莒則扃試場具悉供自官與童生約日入交不成許宿場官爲給酒食敢蹈前弊除其名不送府院

考試童生初聞此令甚讋及試至四五場申刻納卷者肩相摩也其列前名遂有眞材而莒州考試之弊以革先生居官既有聲望且於山東州縣中貧俸獨深嘗遷爲直隸州知州而上官有欲因之取賄者先生艴然曰吾豈以財求官者哉卽日辭歸述懷詩有云羞聞白兔營三窟每對黃金凜四知其厲志如此而是時章淮樹觀察攀桂適宰武威喜獎進士類聞先生歸延主書院講席教法旣諄且備無冬夏鍵書院外戶諸生出告反面矻矻孜孜俾不得斯須嬉士風爲之一變又諸生治經之餘日記歷代史數則時吾父實從先生學以故諸先達凡與吾父年相若者皆能說史蓋自先生倡之先生嗜學至老不厭家居歲必溫經史數過夜不讀書不寢也有客集唐人句爲楹帖以贈官職聲名俱入手風流儒雅是吾師鄉人謂先生無媿云

潘挹奎曰胥役之爲民殃甚矣叫囂隳突擾及雞犬民方怒而不敢言其尤者交通盜賊朘民以生而牧令若非此輩無以承其下風嗟乎狐假威而虎生翼不盡吾民而噉之不止可哀也夫蔭棠先生每到官必裁胥役可謂爲政得其本矣以之行於四海民受福將無窮焉惜乎所治者小也

名宦郭公廷翥傳 伊湯安

郭廷翥即墨人舉人總督郭琇子乾隆二年知嘉興府莅任日惟挈二子自隨性廉介布衣蔬食不名一錢明于斷獄多善政嘉善奸民富大等誘孩提殘損之廷翥密訪實之法人稱之曰郭青天民有黨緣呈控者邑令與上官皆准其狀廷翥獨不許忤上官檄委權他郡事去後邑令及上官皆褫職廷翥復莅郡先後凡八載勤于造士每月試諸生以詩古文各就所長甄錄之政簡刑清訟庭草長冬無裘大吏知其貧予之金堅不受府堂多植梅有盛生者僵立中道適太守至頭踏擁仆之詢其故以吟詩對有放衙靜似阿蘭若官與梅花一樣清之句至今傳誦其清德槩可想見云

〔附錄〕諸贊善錦詩三水行美太守也郭使君奪赤子於豺虎之口寒暑聽訟武林公館者二年士民戴之醜厲猖狂誰式遏取彼兕殘赤子活人孰無情忘召茇使君淡欲如水清使君截犀如水明使君持衡如水平頑鈍不才邀上計籃簋不飭希脫係撫字勞勞挂吏議清風行悒然耆老何不樂今年奪我使君郭使君袖裏只清風承家節操制府公一錢不受過劉寵宦橐蕭蕭兩肩聳津頭不聞打鼓船祇

憑鶴唳聲聞天附錄從元本

又附嘯莊先生郭廷翼傳　法坤宏

嘯莊先生諱廷翼字虞鄰姓郭氏晚慕阮嗣宗之爲人自號嘯莊世父副都御史琇世所稱華野郭公者也公中年無子愛先生聰慧立爲世嫡晚乃舉二子公連疏權貴直聲震天下朝野仰望風采先生爲公克家子聲稱藉甚縉紳間公歿二子方提抱權貴黨燄謗讟騰興先生懼謀所以自全乃痛斂圭角黜聰明一意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進仕築慕雲樓藏書閉門誦讀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引巨觥爲一隊座客以次角製酒牀出飲他家則舁牀以隨日暮大醉舁而歸以爲常

乾隆某年

天子錄用故大臣子孫先生仲弟廷翥以孝廉起家知嘉興府事幼弟廷翕舉辛酉孝廉公去世久謗燄息先生亦頹然老矣余嘗以事過飲其家得觀慕雲樓藏書飲倦後先生與客縱觀任指某書中某事娓娓道本末爲笑樂先生弟廷翕與余有年好歲辛巳遇於都門具述平生言要余作傳時先生歿已有二年餘矣先生性友愛念兩弟幼弱二門百指皆親護之仲弟遷江甯同知負官累不得償先生毀家以應卒年

六十有七

法坤宏曰先生豪邁之性鬱鬱無所試一澗于酒然非習與之遊者烏知先生沈飲之旨乎晉司馬昭歷論朝臣獨許阮嗣宗以爲至愼余於先生亦云

蘇宏遇墓誌銘　蔣恭棐

君諱宏遇字掄青號雪渠其先姓張氏居蘇之唯亭君五世祖翮贅金閶蘇氏以其子鳳鳴爲外舅後遂冒蘇氏鳳鳴生秉敏始遷郡城秉敏生掄掄生琦卽君之考也早世妣王孺人未昏守節康熙六十年奉旨旌表君本生考琬歲貢生候選訓導妣陸孺人繼妣金孺人陸孺人生君而歿王孺人抱爲後稍長從王孺人遷居吳江之蕩上故今爲吳江縣人幼有至性見王孺人常衣縞素跪問故卽涕泣不止聞者異之攻苦舉子業爲諸生有名舉雍正丙午鄉試乾隆丙辰成進士辛酉授山東兗州府泗水縣知縣君爲政不務苛細初至增建社學興起敎化勸民植農桑勤畜牧期月泗俗丕變遇事刃解觿決案無留牘侃侃陳利弊必得之上官是秋充鄉試同考官主司知君宿望他房落卷悉委君覆校榜發稱得人邑多泉源額設夫挑濬冬則調治濟甯運河官所

給直既以其半充公用而役如故夫益困君請運河工歸縣官就近雇募公私皆便山田爲豪民隱占前政莫能詰君丈勘得實寘豪於法一縣肅然尤善折獄泉林寺僧沙興殺同寺僧移其尸以遇崇告越數日於麥田中得木棍半截視之有血衆始疑其非崇然莫知誰殺者君召合寺僧問狀指興曰殺人者汝也搜其室半截木棍及血衣在焉興乃伏罪聶永福者與杜某同居各傭於外聶疑其妻與杜有私夜潛歸殺其妻佯從外入誣杜以姦致死君察聶頸有爪傷痕命驗死者指甲脗合其妻死時嘗與格鬬聶即承人驚以爲神上官方欲推薦會丁本生繼妣憂去代者素忌君藉倉穀齮齕之上官委員監盤乃得代時少陵書院落成上官固留君主講席君不得已爲留兩月辭歸歸而病病間又丁本生考憂以乾隆十二年丁卯四月十三日卒距其生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六配趙孺人子男二岡齡彭齡女一孫男一孫女五君之在泗以造就人才爲所先其主書院循胡安定孫明復遺規與諸生相切劘泗水入

本朝士未有登甲科者及君所拔士始魁其鄉蓋古循吏多儒者自明代專重進士直省望縣類由進士爲之游光揚聲不三四年輒入臺省

厥後懲其弊又以進士爲詬病噫文學政事果岐而二耶視君之所施設竟何如也銘曰

士以言升行乃踐也潤飾吏事經術展也牛刀割雞聖所莞也不大其施嬰疾蹇也歸於崇岡陟峻嵃也鑽石勒辭幽可闡也更千百年知其有惠於兗也

書濰縣知縣鄭燮事　法坤宏

濰縣知縣鄭板橋燮揚州人乾隆丙辰進士與吾膠南阜老人高鳳翰善余曾於南阜處見鄭往來筆札心慕其人辛未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飲友人家濰俗重賈二三賈客與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羣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其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值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徠遠近饑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廷見據案大罵駝錢驢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皁卒脫其帽足踏之或捽頭黥面驅之出余曰令素憐才愛士此何道曰惟不與有錢人面作計余笑而言曰賢令此過乃不惡羣賈相視愕起坐去語曰商賈之言晉

匠之心錄其事以俟採風者

鄭先生方城傳 劉紹攽節錄

先生姓鄭氏名方城字則望號石幢閩之建甯人爲蕉溪公長君世次詳蕉溪傳中先生少持重七八歲從黃太夫人歸甯諸外戚競服飾嬉游先生獨侍外祖處安公觀作字公愛之授以書法稍長從蕉溪公學嚴于課讀自蕉溪公以上不事生產粥饘常匱類人所不堪而誦習罔輟以是熟于經史百家而生平淡泊明志亦根於此先生以康熙戊午生丁丑受知學使者伯祖昌世公遭大獄奉母命能出之語在黃太夫人傳及蕉溪公令固安瀕永定河春蒐霸州水淀歲造梁以通中貴取道河工搶修旗田爭角錯互紛擾措置無失先生實左右之既不得歸試援例貢國學復入貲爲教諭故事撫臣考銓季終具報是歲甲午特命廷試擢第二之任泰甯未幾蕉溪公捐館不俟代歸雍正癸卯舉于鄉先生入闈始己卯凡八試而後遇季弟蒞鄉公先取科第比令邯鄲偕行邑中大政事必與參考盡善及出輿頌翕然癸丑成進士越歲黃太夫人歿喪葬一準禮經乾隆丁巳筮仕得新繁雖小邑地饒近省秦楚閩越滇黔之人錯處環居舊令多罣誤先生各因其性而調劑之

訟者引至前必曉以倫常禮義款款昵語冀以動其天良或竊笑之然民多因是以化羅村李長榮無嗣養子景鮮無何俱死遺二幼孫榮婦鄭氏八十餘傭者李雲利其田輕氏老耄冒族姪以異姓亂宗控逐二孫先生細鞫得情重懲雲爲鄭氏別置後雲訴郡守句通守幕約得田酬以半流言四布郡守王小山先生素廉明不能無動婉諭先生勿執成見先生持益堅旣而事敗幕逃小山謝曰微君守正幾墮術中其精明果斷不事優柔又如此邑故有牌頭執薪水糞除之役供是者卒下戶貧民日求升合不能在官展轉雇募歲以爲苦或流亡先生毅然除之會撫軍下墾田令西川地衍沃生聚繁耕居無隙奸民乘機夷古墓塞堰溝謬稱新墾先生力陳其弊阡陌得無恙六年秋七月大水以災聞藩司使某令勘實某治匿災慮鄰邑相形故作難諷以非上官意先生曰吾不能隱地以希旨卒除其賦九年夏六月再水錦水河直突城西門大雨挾流勢孔急先生立水中親荷鍤民皆感動爭負土堵門城賴以不沒鄉人避水來渡以舟楫縋而入安置寺觀蠲貲設賑顧水不減乃歷四村相地形疏鑿隨時而涸是秋大熟水不爲害先生爲治務竭心力雖小必勤嘗修署儀門曰郭林宗逆旅不廢掃除奈何以傳舍

視公邸他如文廟二忠墓城樓申明亭壇壝倉獄舟梁道路之屬靡不修舉暇則行所部讀法勞農清保甲採風謠利興弊革久之信浹于民風流令行其相休息每升堂傳唱畢一二人持牒前先生逆知之曰若來爲某事片言立決或久坐虛無人闃門而退入則垂簾吟諷意趣蕭散集諸生訂期課文授以筆札盤餐點定甲乙指陳經義士烝烝蔚起先生雅意恬退屢賦遂初方伯李公長芳太守李公斗百固挽之不得歸古道敦篤望之無崖岸以故人皆敬愛聞有目爲迂拙爲踽踽涼涼而考其本心未嘗不以爲正人君子也乾隆十一年計吏舉治行尤異部議以甲子蜀闈磨勘事鐫二秩先生怡然而上官深扼腕不令俶裝延主錦江書院蜀士聞名景附院內塡溢不可居人人慶得師踰年病氣逆卒卒之日李公十百郡司馬張公鳳林成華二令爲經紀其喪躬視含斂抗衾舉柩之役悉門弟子爲之訃至新繁無遠近皆哭走數十里數月未息先生初考省志繁署故有三賢堂祀唐宋邑令李德裕王益邑人梅摯乃於署東搆屋三楹作主以奉常與諸生會課其地及解組邑人奉先生名入祀並增初作堂之宋邑令沈卣子吏曰五賢堂著有燥吻集綠痕書屋詩稾學者轉相購致古文稾藏于家子二長天錦

學行名當世次天欽亦有聲

海州牧黃公建中墓誌　王鳴盛

公名建中字懋德號容齋咸甯人雍正乙卯選拔乾隆元年發江蘇以知縣用歷震澤嘉定無錫吳縣元和長洲陽湖七邑所至有惠政擢州牧未之任卒方其在嘉定也懲豪强以戢良善儲倉粟以備凶荒濬城內清鏡塘野奴涇呂墅溝諸水以濟行旅資蓄洩人稱其治可繼陸清獻公既調任長洲吳元和皆首郡公赴事勤敏殫心籌畫利弊城內三橫四直河歲久淤積公設法開浚太湖濱有灘漲田田去糧存久爲民累公陳請蠲免又以社倉爲積貯要務推誠勸諭積至萬餘石吳之光福鎮鳳鳴岡福慶寺旁有陸墳陸姓欲攘其地數十年結訟不休公親往勘斷歸寺塵案頓結江陰惡少某誣常熟民陳姓以姦事獄已成公廉得實釋之其聽斷明決多類此已而以公事罣吏議旋得

旨仍以知縣用時海州水災被檄往賑見民采食梠實榆皮取以告監司復蒙加賑一月賑務竣補陽湖令相繼丁父母憂扶櫬歸囊槖蕭然喪葬畢因事至江蘇適淮安被水中丞陳文肅奏留公賑清河桃源安東三縣嚴冬風雪賑所在黃河岸側僅設一席蓬公黎明輒步至以待

饑民全活甚眾丁卯秋崇明海溢漂沒田廬公復往賑方病星夜馳抵劉河口風浪洶湧土人勸止公曰數十萬生靈待命方殷遑惜此身哉毅然航海至崇力疾視事不遑寢食再補陽湖邑向有役田起明萬歷間巡撫胡公因民運爲累每圖置田若干收其租爲運費名曰役租後糧入官運役田變爲民田租額仍在乃均攤入民田公亟請於上官後奉

恩旨蠲免於時公在江蘇先後十四年矣陞知海州舊疾增劇卒於陽湖年四十八身後家無儋石儲重以核減公用逋累數千金弟文中號呼求助蘇常二郡民踴躍代輸洵乎公道在人廉吏不可爲而卒可爲也娶張氏合葬長安後坡砦之原

定州知州楊公理範墓誌銘　韓夢周

公姓楊氏諱理範字濟寬父諱飛熊汾州府同知予嘗爲表墓邑里世家詳焉母盧氏公初以嵇文敏公薦効力河南考最以知縣涖台州杜瀆場鹽課大使後歷知九縣終直隸定州知州公之涖杜瀆也吏抱牘請判切角費公曰何費曰商人供官者也日十金公曰官食祿於君不食傭於商斥去居無何眾商緝鬻私鹽者數人人鹽二十斤公故械之

而陰遣人核衆商鹽衆商在衙前方大喜遣者還報商浮引鹽五萬二千餘斤公即縱緝者而治衆商先是商人以利啗官得自置私役緝鹽自數斤以上皆指爲私然實非法官亦枉法治之於是海壖窮民殘疾無告者不得以力自活鹽錙銖皆擅於商民旁睨懼炙手目集商商日以驕至是事大平積弊胥豁大府令諸場取法焉令臨城甫三日雪十年冤獄化質妻之俗使民知禮義在遷安均田稅之不均者以紓貧民在盧龍築灤河堤疏澗泉使田之高下皆得資蓄洩倡贖民之以債沒兒女者一時得歸三百餘家皆曰使君骨肉我其遷定州也百姓遮道告飢公即發倉以賑守者曰非例也公曰瘝吏漠視民疾苦不以時告即告上官或疊勘相質信災數重輕爭分毫相視不敢決遷延時日貧民飢不得食往往多餓死非

朝廷愛養百姓意第如我指有故我自當之大府聞之特重公令攝冀州旋署永平府公爲人事親孝仁而愛人遇事有識量汾州公嘗患泄疾公親澣私衣廢眠食五六日良已乃復初汾州公轉餉西邊公護行途遇賊矢著馬腹公神色不動指揮捕逐賊驚逸在邊時鬨傳明日當地震百姓多逃避公曰地震無預知理此訛言也有司當禁止至期果

不應公生於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十四年得年五十有四娶盧氏子一人嗣秉候選縣丞孫三人長禾太學生次能之次守之公之葬也地近湖濱水大浸將卜遷葬禾以誌墓請曰吾子之言信欲吾先行畢見於吾子文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孰不以施塞不能舉也孰不以行久失其處也於惟楊公貞以煦也不叶於時上所與也有遼其原神之府也丸丸松柏所蔽風雨也

黃先生永年行狀 陳道

黃先生諱永年字靜山別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其先均祥由石城始遷傳十一世至諱麟瑞者爲先生曾祖祖蕃父紱歲貢生並用先生初試刑曹時進階得贈封奉直大夫祖妣劉母劉俱封宜人先生少穎敏善學經史子集諸書具能擷其精蘊家貧獨學白田山中躬自爨給時或坐古松下啜茗若俯仰吟哦意氣自若見者咸異之輯先儒語爲希賢錄謂此學人本源循是有得則行誼政事文章一以貫之矣爲諸生十八年困躓舉場藉授徒以奉甘旨非其所有不取也涇陽王遜功先生以名儒總藩江右聞先生學行招見不可得時吾廬陶先生主豫章講席傳語曲致之始一見雍正六年

詔舉孝廉方正執政以先生應固辭不就雍正十三年中江西鄉試乾
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額外主事越六年乃授實二年晉員外
郎又二年轉郎中皆在刑曹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徵天下博學鴻詞常中丞首薦先生
今上登極引試殿廷多拔擢改官詞垣先生旣授職則謝病不與試曰
吾業試于事豈敢復希館職清華日坐曹理案牘諸疑獄多所平反嘗
謂古人引經斷獄持其平而已今法令具著虛心求之庶無失輕重耳
長官以爲能保督京倉又令總稽秋審規畫皆中條理公卿交章薦爲
御史少司寇秦公蕙田官閣學時舉以自代先生始未嘗知及知亦弗
謝爲人端廉簡重與人言常吶吶不竟其意出入敝車蹇驢隨從一應
僕退直則掩關兀坐尋繹經訓無異居山時所嘗與遊者雷翠庭劉蘭
谷蔡葛山王穀齋陳元若傅謹齋諸君子聚或竟日移時相與責善糾
瑕不少貸乾隆十年安徽撫臣劾宣城令段雲翮溺職將去縣民戴德
呼籲攀留擁衆塞府署復劾雲翮指使罪當逮問先生奉
詔往讞廉得實情事乃雪民人並減死還奏稱旨
上温語慰勞詢在部歲年出身階級先生敬謹奏對並及歷試名次

上笑曰若是當居詞館今官刑曹得毋廢書耶對曰臣性拙惟知讀書
職事暇未敢忘舊業翌日
命知平凉府先生官京師十年頻請假省親為上官留阻使事竣方即
入告遽有平凉之命先生流涕曰平凉去家七千餘里舟楫不通老親
勢難迎養
君恩誠重然安有十餘年不見父母之子即具疏乞移鄰近地改知鎮
江歲餘復遷常州先生為政寬重有大體開誠馭僚屬虛中集益人人
得盡其長而無敢以私干屬人士亦無有狎至其庭者行部則必咨訪
人才測其土田高下溝渠堤圩所宜與令熟計之而于人心風俗尤三
致意丹陽奸胥某為令所黜乃偵他事謠詠之制府尹公將劾令先生
曰令固當去然以猾胥敗則長奸風非微官邪也尹公深領其言民有
兄弟爭訟蔓引連歲不決先生導以天良使悔悟然後平其曲直俾無
相仇害旁觀並感泣武進地高苦旱為穿渠引水並開德勝澡港諸溪
之淤塞者溉連江橋以下田二十餘萬畝歲穫遂倍他邑瀕河低窪者
趣民築堤堰咸鼓舞爭先乾隆十三年夏米麥踊貴鄰境騷然而毘陵
獨得晏然無事先生嘗言吾蹇鈍百不如人惟此拙誠爲民之心早夜

矻矻則鎮常人士皆可與知方思規書社倉興復東林書院而去職矣其官鎮江時奉大府檄審常州董守徇張紳爭田獄先生訊知張田鬻人已久贖之未當而誣買者用賄行求事左驗無實所引證行求吏人反言其意皆出自董守覆上董既罷黜制府將以先生改調常州先生既面辭復為書陳請其略曰毘陵領邑八屬較京口增倍而治辦易於京口此一轉移皆外吏求之不可得者況職在屬郡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是於人情既不必辭於分又不得辭而某顧名思義通屬知府獨某為萬不可膺此調者日前常州之案兩院會疏曰商之撫臣交與鎮江知府黃某查審是常州府之參劾事由鎮江府審訊夫糾人之奸而即代其任雖奉命自上而自顧亦何以御僚屬對百姓知愛如公惟恐某在官少有疵玷不獲成全豈令某居此嫌疑之地也語甚懇至卒不聽且令申理前案已而張紳坐籍沒先生時行部江陰聞之愕然莫識其由而董張兩家騰布蜚語歸謗先生先生亦不與辨其在官也日閉閤理民事于大吏同僚往來及搢紳就見儀文踈闊至是無為分解者雅公初撫蘇以江陰署令不謹事牽連劾議鐫二級復守常州先生固辭引退雅公遣僚屬稱引古義相責謂初有嫌隙後為莫逆如蕭曹郭李

范文正呂許公皆是也前惑已解不宜更存芥蔕陳請再三不聽去在官一月而制府黃公又奏罷矣其奏罷也以巡部冒支夫役屬縣代買食米爲言先生坦然聽鞫羈吳二載未及成讞而先生死矣先生家故貧內外官十三載無分寸積落職後薪米將不繼先生不爲念日杜門著書自得毘陵士民咸怪黃公去官而貌加豐云然體素羸事無大小必竭思慮坐是益勞瘁年未五十鬢白齒脫可痛也已先生爲學探原六經下及宋元明儒先書尤愛念菴語要意在兼集衆長歸於自得而蘊蓄淵涵不露雖素所知交及從遊之士非久與處莫能知也平生友無妄交語無妄發律己嚴而待人恕獎誘後進惟恐不及常念人才衰耗皆由師友道失英俊之士往往斲其根株苗已壞而冀其秀實難已與人言學以適用爲貴定其志恢其識鍊其才斂其英銳而固持之庶幾其有立乎又論讀書之要曰聖賢備言之矣闕疑逆志論世知人三者失一不得謂之通儒而研心經訓尤爲簡切諸子文集浩汗如取金于砂礫功多益少耳先生爲文不炫奇示博而意理妙遠古質醇龐使人味而彌旨所著有春秋四傳異同辨靜子日錄南莊類稾若干卷居吳時所自集也輯成後數月卒于邸舍時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三娶羅氏子二光理光琮女二先生少從梁質人先生遊而友高守村彭祖硯涂贊皇于岸兄弟于古今制治典法損益廢置得失之由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要在宜於今而不失古之意故覩其外退然若無所能及與之擘畫事理動中窾會乃連蹇一郡杈枒挫折不得展其猷為其所表見者特其小焉而已且橫被口語抑鬱以終豈非其命也先生既死越二月雅公奏覆徘徊嗟惜且令屬吏善歸其喪云

奉直大夫王公夢弼合葬墓誌銘 郭善鄰

公姓王氏諱夢弼字代言號惕若其先杞人明洪武中遠祖以從征功授世襲指揮使歷傳至有道為有力者奪東徙商邱遂家焉曾祖父承印祖父某妣陳氏其繼黃氏父德宏以郡庠入國學妣戚氏自公既貴祖父父並以覃恩贈文林郎浙江鎮海縣知縣祖妣妣並贈孺人公性沈敏讀書能解悟意度深遠無疾言遽色內行修飭少抱羸疾久不愈然不以廢學自經書性理旁及理學名臣諸書下逮參同陰符之學皆通梗概心思所到往往造其綮微雍正六年由選貢人成均

御試得高等應舉北闈中己酉科鄉試副榜引

見發浙省試用渡黃河誓曰驟蒙拔擢當殫心圖報若受賄賂徇請託

有如此河既旋里丁繼母閔孺人憂服闋赴浙委署金華湖州兩府通判事遂昌富陽孝豐三縣事乾隆三年題署處州府青田縣事滿考爲眞未幾以治最調補衢州府江山縣知縣任滿以治最調補甯波府鎭海縣知縣公莅職簡靜功令所在奉以周旋惟謹遇事有執持機務紛錯神恬氣定從容擘畫動中竅會其爲政愛民禮士重風教存大體嚴號令愼出納鋤奸頑撫孤弱如開青田鐵禁令民得陶冶取給設法勸諭江山紳士畜婢者各以時遣嫁俾無失人理及兩抗守憲窮治麗水儈昆巖江山大猾陸上章等事有可以宜民厚俗者爲之必盡其力諸邑口碑具存可考也浙民生事素薄歲饑流殍滿野公先任江山以旱災報得帑金七千兩以賑其民既鎭海災益劇公力請撫憲具題且懇借帑金萬六千兩量給富商周迴易米使商人私其贏而以原項還官得外境米三十餘萬石米價以平比賑恤

命下公悉心經營災民無所遺而奸民不得冒上臺頒其法爲賑式民賴以全活者無算邑境當海衝所恃惟捍海石塘歲久傾圮風激潮湧居民惴惴不自保

上既允撫臣議發帑重修公被委綜役事精思博訪懲前毖後更創新

製令鑿納相銜錮以稱灰千夫合作所以分晝約束督察激勸之法具備越四載始訖工塘成堅厚密緻爲東南巨障公久歷浙中所至以清幹稱而致力於民旣艱且勤惟賑荒修塘二事績尤著詳具浙人所撰生祠碑記中計典行制撫兩以卓異薦並蒙部覆引見未幾又以海疆俸滿例保題推陞雲南姚安府姚州知州尋復於堪任知府案內另疏保薦公奉檄北上邑人泣送者以萬計到里門親賓咸趣行謂此去且得優擢公慨然曰宦浙二十年嘗恐上負國家下負所學而競進不已乎遂引疾乞休撫軍爲具題得旨以新任職銜致仕公治家寬而不弛骨肉燕聚油油如也與人接深自斂抑有負者以情恕之未嘗校里居五年日手周易性理程朱全書及陶靖節詩恬吟朗誦綽有餘味時錄其語以資觀覽疾亟猶惓惓以延平先生行狀開示諸子嗚呼其所會心者深矣公生於康熙年月日卒於乾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配謝氏副宋氏子男五女二孫男十女八人銘曰

不攖其盬不隳其庸不湛其盈以恢厥聲可謂勿諼所學而無忝於循吏之風矣揚之水白石皜皜閟此幽宮薦古是保

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錢公之青墓碣 陸耀 銘未錄
錢於江浙間遠有代緒在震澤者尤以孝謹績學著其施於官亦切要
公勤與巧吏所爲者異余交大培及見其先人數峯先生之政事故辭
而表之先生諱之青字恭李數峯其號也宋開國公愷裔孫四世祖穎
遴曾祖夢卜祖霈皆載邑孝行文苑志中考楷早卒先生爲遺腹子生
而孤露卒能自立乾隆丙辰舉於鄉充咸安宮教習期滿得山西甯武
縣甯武介雁門大同之間明末遇闖賊李自成之亂總兵周遇吉闔門
殉難史言城破巷戰以死先生徧訪故老乃言危迫縋城詣賊獨殺遇
吉以全百姓賊脅降不從磔死百餘年來未入祀典屢言之上官請於
朝竟得如例輿情大悅調榆次修復水利增築淸晏豐樂諸堤保障田
廬有疑獄不決夜詣關帝廟虔禱縛囚於前夜半囚自吐何不實說遂
吐實人以爲神陞朔州州自併衞於州人皆土著而額賦相懸猶仍其
故方顥請立法均平會遷保德未就貽詩後任引爲缺憾保德城臨大
河怪石夾岸地有天橋尤嶮絕木商浮筏至此觸石漂解無賴乘機剽
掠往往爲患又外接蒙古人馬經行山巔雨久路絕則舍陸從舟覆溺
相隨先生擒治草竊開鑿峻坂行旅賴以安全方金川用師時或議勸

民輸餽先生持不可曰無事僉君之祿有事卽派民間耶歲餘川酋款服軍需悉發帑金人盡感服自楡次後三遇軍興資糧駝馬無關於供百姓高枕安臥不知大兵之過境其政事卓卓皆此類乾隆五十年乙巳大培將爲學博過余長沙官署去先生之葬二十餘年矣念此後無復有及見先生之人能道先生之事者爲之文使歸而鐫諸墓道之左

潁州府通判呂君轍墓表　劉大櫆

呂君名轍字天衢其先世家汾州祖廷弼始遷澤州之鳳臺廷弼子成章成章子黃鍾萬歷乙丑進士任山東兵備道後以死事事載明史次子應鍾贈儒林郎是爲君高祖君幼喪母年二十三父卒於津門君扶櫬歸哀毀盡禮奉養大父能得其歡心與諸弟友愛無閒家事一以付其弟已無所問既壯以入貲選通判江南池州州多火災君爲經理水箕水桶械器備具救火之夫竭資給僉人咸歡躍奮往爭先火止災息靑陽石埭大水漂沒民居瀰漫道路君請發粟賑給飢餓擘畫周至民氣以蘇越二年署理五河縣事縣民强暴致婦縊死獄久不決待公而平還署池州同知明年署廣德州廣德租稅佃人輸官田主不問故多逋負君曰富者坐擁其貲而貧民受笞督之苦何以吏爲爲陳利弊陋

俗用除值
皇興南幸儆治餙餉恩賜貂皮緞疋越二年遷判潁州潁州多盜黑夜刦人横行巷陌莫敢攖當君徧視履見街皆石甃下令潑水時值隆冬水凍石滑乃飭役捕椶履往偵有逐號呼盜矍以顛次第就禽窮其黨徒民得安處明年再署壽州州民吳姓被殺野田莫知敵讐株連逮繫殆數十人君召里民畢會田閒熟視一人曰彼殺人者訊之果伏又明年署滁州州有碩鼠旦夜羣行嚙傷禾稼君設機法盡捕滅之未幾大水君加賑救一如其在池州乾隆二十一年監修鳳陽城正月三十日卒年四十有九君在潁州時嘗以事抵通州又往貴州江之南北跋涉幾徧其山川都邑形勝阨塞與戸口之繁簡風俗之澆漓能一一指陳使聞之者皆如目見故所至以材能稱而尤爲方伯高公所重及其沒也高公尤痛惜之君磊落不羈而負性精勤賓友滿座飲酒終日而事皆辦治與家人書字畫皆楷正好讀書遇古人美言善行手寫成帙君之曾祖諱大武授儒林郎祖諱紹端授文林郎父諱寅歲進士贈承德郎潁州府通判母梁氏贈安人繼母袁氏封安人以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葬於鳳臺太平里之柳木溝余與君之長子仁慶交仁慶今

爲休甯巡檢爲余道其先君子之治行如此余因次第其語俾以表其墓

衢州府知府林君明倫墓誌銘　朱珪

林君穆菴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爲之狀且請銘以歸誌其墓珪惟不能爲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穆菴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穆菴其號也先世自漳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爲君祖先璋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聯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已有志于爲古文乾隆十二年君二十有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甯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劘礪以爲揚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深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曾以爲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嘿然同年安平陳慶升金匱秦朝釪兩人最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穆菴不拒也十七年冬授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

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然以教化爲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期會衢俗婚則招搖酗飫于道誇豐嗇相鬬喪事以布帛賄弔客梵唄闐鈞歲春秋奔走輳九華媚神求福禨者皆一切厲禁之修正誼書院間則至講堂進諸生而牖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誖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初眾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罷去迄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爲文禱于仙霞嶺及所爲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殛我無虐我民已而果雨郡或有雨雹災則親徧視鄉縣計畝戶上報無漏嗚呼君所爲盡心于教化誠于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吶貌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罷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京師君舊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搴其帷視之張目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顧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朝別去朝罷趨而往哭之子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夢獨騎而過君至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蹶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冀夜珪

手斂君視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敝衣數襲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盡讀之然後知君之于文幾于道不悖于古也君卒一月而仕琇以改教來京師刻其古文朝訏爲之傳君深目而削下多眉鬚廉靜狷潔勇于自任于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爲僞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焉非颯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焉非勍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于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生子洛湢湢爲君弟明同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邇言古文詩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銘曰

孰強其志而弱其躬嗇于厥年聞道則豐死而克存視此幽宮

平番縣知縣牛君運震墓表 孫星衍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鎭兗州君之家在焉予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

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

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鍾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郡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

代糧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為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即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糴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餽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雩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為民勘祟病者即愈人以為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茇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為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戟門掠居民商賈督撫

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逼屯城外爲援令城內捋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恟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摭前受萬民衣事劾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皋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灞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辦治兩爲令不假手隸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捐館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邨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配范孺人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

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日合葬于君墓子衙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乃爲銘曰

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啓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徵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雲南永北府知府袁君德達傳 鄭虎文

袁君近齋用乾隆辛酉舉人中壬戌金甡榜進士試刑部大司寇張文敏公材君子提牢提牢滿歲即眞授主事既免考察君遽得之疑爲私人時副都御史仲公永檀以言事下獄病篤君據例請文敏以仲病狀上聞俾出獄視疾仲故君座主文敏用以詒君君曰此刑部例也以例請是提牢職非私仲仲故當死死亦可於獄獨刑部不可違例死仲於獄由提牢提牢亂刑部法刑部亂天子法某何人將恐有任其咎者文敏不應亂以他語同列皆引君衣令退君端立不動爭益力文敏大發怒去而仲竟死於獄是時君直聲聞京師君方質有氣當義則奮劬躬肅物一於誠仁既爲刑官治律例如治經搜逖疑互離厖會紛雖叢劇促數横豎鈎貫吏不能欺以輕重

用是奏獄同官必推君草章草章俗謂之主稾主稾者必議稾於堂上與堂上官相可否俗謂之說堂闕捷市聲賢能者所爭也君則主稾而委說堂於同官之爭為賢能者或咎君奈何不自為計君曰死獄至刑部十不一生吾欲生之而專其功爭者必求殺之是彼之決於殺吾成之也今歸彼以功彼樂以生人為功且助我吾之自為計不亦善乎君守是道不變人敬愛之無論識與不識相語咸稱夫子無字君者他有疑獄持不相下得君言立解多所湔白余嘗為君作趙孝子歌孝子定州人名如壎幼時仇殺其父既長積十五年母死葬遂殺仇詣獄就死吏以故殺論抵事下君司君為倣駁復仇議上之孝子得減戍其出入於死類此大吏倚重之歲秋審率屬君總其事庚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今某部員外郎顧君燃德廣西左江道秦君廷基皆出門下在刑部首尾十年累官至郎中出為雲南永北府知府永北治金沙江外萬山中無屬縣民獠錯處貧瘠頑悍禮教衰廢其俗無子子婿不立宗法奴婢之異主者相匹偶各役於主如初不共居室夜則就婦宿生子從父生女從母役屬亦如之乖離忿怨毒聲流聞君至則理諭法禁俗立丕變義前之為疏渠墾荒省耕贍農興學勸士口煦手摩如母母

子削衣貶食絲粟不染居二年郡無遺便大吏某徵金無以應怒使某官假他端來陰刺君事毫毛無所得歸白君治狀大吏慚服行薦君會君丁繼母憂諗其貧資之以歸歸作東歸篇今約其述治永北時事載於篇讀者可以知君矣其略曰滿目荒荆榛山城一壺繫縣隔金沙外誰復思撫字地僻雜夷獠生獷多猛氣利乖父子恩詬誶況兄弟族亂宗法亡無子子贅婿錮婢囮眾雛生子非伉儷濟濟膠庠英耳不聞六藝吁嗟俗如此掉首不忍視疲氓似巢禽板屋架巖際二月春雨生勦耰兼姒娣樂歲一飽難身無完衣衣甫釋行李艱又對此凋敝龔黃召杜賢才薄何由繼鬱結摧心胸設施慮無自為之浚故渠宛轉引灌溉為之營始耕開倉給廩餼為之平舊征銖粒必親涖為之董塾師訓課依傳記時復慮囚餘親指六經義放衙行田閒勞勸不辭瘁譬彼蠶三眠温厚以為飼又如病起初藥石忌猛厲綢繆二載中稍稍起顛躓嗟哉風木悲北堂凶問至方寸既已摧何能復談治君初在滇病溼既歸以哀毀勤瘁時復作劇服闋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未行竟以是疾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君學有體用可用康天下而窮於郡符又無年柳州所謂萬不試而一出者也悲夫君諱德達字信吾近齋其號先世居江

西之南昌自宋南渡遂世爲浙東鄞縣人也

又雲南永北府知府袁近齋先生墓表 秦瀛

浙江袁近齋先生没三十六年余始識其子鈞應
詔首舉爲孝廉方正鈞彊志勵學困諸生久而先生則世所稱魁然儒
者且賢大夫也鈞以先生既葬而墓道無文乃謁余杭州而出秀才鄭
贊善虎文所爲傳乞余表其墓先生諱德達字性三一字信吾近齋其
號甯波鄞人袁故鄞名族其先有鞠郞先生士元累膺薦官國史院檢
閱士元孫尚寶卿忠徹益顯於時祖茂啟父鰲並贈朝議大夫刑部郎
中妣陳氏曹氏黃氏並贈恭人程氏封恭人先生以乾隆六年舉於鄉
七年成進士試刑部時華亭張文敏方爲尚書才先生授主事會副都
御史仲公永檀以言事下於理病亟先生據例請文敏以仲病狀上俾
出獄視疾先生故仲門下士文敏用以誚讓先生力爭之文敏卒不應
而仲竟死獄中由是先生直聲震朝野刑部例凡奏獄必推一人屬稾
同官以先生熟刑律輒屬先生先生既主之而委同官之號爲賢能者
陳之堂上官或咎焉先生曰刑部多死獄我欲生之而自爲功忌者必
爭之今以功歸彼彼且助我時有趙如勳者定州人也屬先生爲直隸

司郎中而如勳有復讐之獄先是如勳父和被其同姓趙簡者毆斃簡論抵越十五年而如勳殺趙宋詣有司言宋實同簡毆殺其父而屬簡獨承宋得詭免如勳弱從兄趙欽錫不平嘗控宋以誣論徒稍長母爲言狀母死乃竟殺宋而詣獄就死有司當如勳斬先生爲做駮復讐議上之如勳得減戍既而出爲雲南永北府知府永北在金沙江外萬山中夷獠雜處其俗蠢惷頑悍無禮教人倫乖廢父子夫婦莫辨民極貧地瘠呰不知治先生至親教之畊疏鑿灌殖如内地又興塾學以開其子弟俾曉倫理境内蒸變羞前之爲大吏某者徵金於先生無以應怒令人探刺官事不得大吏慚服將薦之而先生丁繼母憂歸服闋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未行卒於京師年僅四十有九余嘗謂古之治獄者無不原本於經西漢多通經之士其治最爲近古非如後世習法家言但據律令剸斷生死而已甬江尚儒術先生官比部深明律意傳以經義用能平反冤獄及爲二千石煦煦懇懇教民成俗綜其生平不怵於勢利不爲時風所動搖葢其得於學者深而惜其施之止於此也先生卒以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娶陳氏與先生同葬於鄞之西山前舉子一郎鈞遙室洪出

〔又〕故朝議大夫永北知府袁公傳後記 羅有高

乾隆初有賢大夫袁公鄞人也四十年夏有高將縱游天台于剡中逢不若而羈反僑鄞識大夫之令子袁鈞以是得備知大夫修己從政之蹟魁然盛古儒者也前翰林鄭先生炳也辭大夫家傳義法夐美不可梯郎乃別爲記與傳中事語頗互有益損書藏之爲私鏡楷焉而再書一本歸諸鈞

初大夫爲諸生時授經同里生家䶥僮婢夜奔就大夫大夫拒之力婢沮而慙則好謂之曰若幸自檢我終不告人明日堅設宅辭以去晚年始與慈人說鈞是以知之大夫旣官刑曹貫穿成憲勇于求入潛利害毀譽及一時風氣揣摩避就之耑漠不省而憺怕退遜恥翹能于同官尚書侍郎憚其直倚其鍊事持平而廉白無㠯擠也同官樂其文無害交慕而親敬之老猾胥畏忌若鬼神也本司凡有奏獄論駁大夫主稾主稾者猶史記屈平傳爲令屬草稾也一司中得善主稾郎一方大小吏不敢不愼獄不敢上疑獄嘗部卽一方民鮮冤抑豪黠民亦不得徼倖縱脫大夫爲直隸司郎中時直隸總督以定州趙如勳獄上先時趙如勳父趙餘被其同姓趙簡拳而殪趙簡論抵赦十五年矣至是如勳

殺趙宋詣有司自言報父仇言趙宋實同趙簡毆殺其父而屬趙簡獨承竟詭免是時如勳季十四弱從兄趙欽錫不平指控趙宋而已誣告人論徒及長母婁婁言趙宋切齒如勳痛入骨母老弟幼自禁耐今母已葬弟能食力矣乃洊敢歸死有司當如勳斬大夫駁之曰該督慮是獄情未得倘疑遽質擬非詳刑弼教之本義也此案題結久已十五季之案內審明無干之人而該犯畜謀狙殺口僞報仇其趙宋同毆致死之語僅屬該犯一偏之辭出自其已葬之母之口無別證左承審各官督不察覈該總督亦遂依違奏當意謂乃按本律擬斬輕重適等奚俟深比不知殺人造意辠在不赦而爲父報仇情則可原以不赦之辠傅可原之情使將來秋審倖邀矜恤槩而逸誅何以懲後且聽其飾詞未覩其眞或凶狡姦民而與天性激昂奮不顧身之子混相景冒此閒誠僞若不明白所關匪細若該犯供辭屬誠則舊案何妨改正該犯律有本科應從寬典其或舊案並不差謬該犯亦實無它耑止因母言痛傷父命銜恨衽金一十五載至母亡弟長內顧失戀搯金搥仇束身歸法此其處心邑可哀憫亦不應與尋常謀殺一例問擬刑本教理共貫同條豈宜遷就轉致乖疎此案應令該督再行擘究確鑿具題到日再議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獄再上報仇明白鄭先生為作定州趙孝子歌即其事也予從鈞借得大夫刑部時槀本讀之銖兩釐秩各中其比歎大夫用心精密仁志條言輒頻首自茹謂不可企其後治永北才二季仁施益懋著㠯服去官服除起為廣卥慶遠府知府將行卒于京師惜哉永北雲南金抄江外叢山中其民獠夷襍蠢蠢父子夫婦莫辨治田蕪蔬以故貧前使君大都獠夷之而已大夫曰是非

天子赤子乎吾敢欺吾心自到隴上教之田教之為灌渠教之為蓄藏入其毉開其毉師入其室盧開其艾壯婦女令曉倫知善惡煦煦懇懇竟內蒸動若瘵得蘉若厭寐得寤於乎其為盛古儒者何疑蓋盛古儒者之學㠯不自欺為本㠯求仁為功大夫之能不自欺觀為諸生時事可見此其所㠯能求仁效之于涖官故綴聯之為語首又聞大夫為郎中平反口外部落一案所活蓋五六千人大夫捐館時鈞幼文書多散脫無從稽而攷之而竊深喟悵大夫之位與季不稱其施也大夫諱德達字信吾自號近齋卒時年四十九鈞敦敏有器識學于鄭先生嘐嘐三代古文之志年才二十餘大夫之仁流鴻遠不既驗矣夫

湖廣寶慶府同知文林郎李公大本行狀 閻循觀代某

曾祖涵明崇正癸酉科舉人

祖其旦縣學生

考怡附貢生贈文林郎長沙縣知縣妣王氏繼張氏秦氏並贈孺人

公諱大本字立齋明初有十一公者始居安邱之峯山幾傳而至遷梧嘉靖乙未進士官大同知府又六傳至公公長沙府君第二子也總角時連遭王張兩孺人及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初應童子試即爲學使黃崑圃先生所首拔厥後試輒壓其曹康熙庚子以副榜貢太學丁秦孺人憂雍正乙卯舉順天鄉試乾隆丙辰會試同考今宮保開公泰得公卷首薦主司欲抑置殿後宮保不可遂罷歸壬戌挑選以知縣用甲子籤除湖北棗陽知縣試奏摺

欽取一等四名改湖南益陽縣縣人不知蠶公敎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云邑多山有巨猾謀開礦以利啗公公叱去之因陳開礦之害於上官請勒石戒後乙丑調長沙長沙俗詐而喜訟公至多雪誣枉又白昭化二牛生之冤初二生與鄰人黎甲相惡甲有心疾自撞戶扉死其子控二生殺之二生誣服係獄三年矣其鄉人有爲之訴於上官者使公往鞫公廉得其情單訊黎子百端自昏達旦伺其倦極假寐遽呼

曰黎某事已覺何誣他人遂瞿然應曰實撞死二生遂得白去昭化老幼爇香送者數千人丁卯考績爲湖南最

詔以知州用撫軍某公以地要請留三年辛未遷署寶慶府理猺同知所治長安營其地多苗苗性好疑而易動公撫之以恩結之以信皆帖然懷服通通水峒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僧貌似圖緝叛逆馬朝柱之黨矣方曙刑訊誣承訊朝柱所在又妄對在通通水峒志隆以告廣西巡撫定公長定公既馳奏即帥兵至長安邀公同往搜捕公曰僧言眞僞未可知大兵猝至苗必驚駴恐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禽之未晚也既而知苗僧之妄以語定公定公疑未釋欲帥兵復往公力諫乃已後

廷訊苗僧果誣人皆服公之先識苗民嘗少食日夕呼籲囂然公多方振貸又謀廣其生產請於上官曰伏查九峒苗猺沐浴

皇仁久已向化唯橫嶺峒係逆猺所居之地剿除後安插逃散餘苗在事文武惡其人遂薄其產每口授田三十穦及四十穦不等每穦上田可獲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以中田率四十穦者獲米二石三十穦者獲米財一石五斗耳此峒之田又最瘠其稍腴者盡與堡卒極惡

者方授餘苗歲入不足以自給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劚蕨爲粉以苟延歲月年來生齒繁衍資用不足叉材木漸竭米價益昂饑餓愁歎深可憐憫苗民馴則人怒則獸坐視其困而不爲之所恐不能相安而無事也查原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饟奸良不一屢經淘汰請於苗民中家貧而口衆者稽核存簿遇有漢佃應退卽以存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如此則以苗地養苗民而兵饟亦無所虧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撫軍桂林陳公見之曰眞經世之言也將因北覲面陳其說旋改督兩廣議遂寢是年夏實授本官攝篆靖州丙子攝桂陽州署本府事公逾五十始仕久歷繁劇精於吏事識大體故所至以能見稱而興除多遠圖己卯考滿題請升授知府偶病足卽解組歸公性朴素自奉粗惡有人所不堪者而好周恤困急雖傾其有不顧也少師事邑中馬漢荀先生而以其宗老進士蘧孫明經自務爲友三人皆鴻生老學公與之往復上下其議論故經術文章具有家法所著芝林全集若干卷南楚遊草四卷長沙縣志六卷進士明經旣沒公皆手訂其遺書刊刻行世以乾隆辛巳十月十五日卒子男二芴太學生䅇嗣兄大木候補主事女子四孫五人于臨于保諸

生于京諸生于密于星孫女二人遺命勿作行述及求墓誌文字且曰予早失怙恃未克盡心立身無本其他又何足稱劢等受命唯謹予按公政事卓卓庶幾古之循良太史編錄宜所必及公雖抱至痛不欲以他行自炫燿然有勞於國有愛於民不可得而没也故略舉其大者著於篇謹狀

碑傳集卷一百四目錄

乾隆朝守令上之下

盛先生支焯行狀 馮浩節錄
秦倬傳 王昶
劉先生作垣傳 張澍
李君炯傳 彭啟豐
奉政大夫崇祀鄉賢祠張君宗文傳 李宗傳
山東長清縣知縣朱君懋德墓表 王昶
邑侯王公兆鼇編審碑記 李建
劉青天大紳傳 劉鴻翱
文安令姜侯名佚異政記 陳浩
平遠州知州降補常熟縣丞王公德屏傳 廣東通志
河南開封府知府茂軒張公元林傳 曹錫寶
郾縣知縣李先生集墓誌銘 丁子復
湖南岳州司馬顧君濤墓誌銘 鄭虎文
奉直大夫隴州知州鄭君大綸墓誌銘 彭啟豐

〔又〕隴州知州鄭公傳 杭世駿

金華葉先生新行狀 魯仕驥

永甯知縣魯公成龍墓誌銘 魯仕驥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守令上之下

盛先生支焯行狀 馮浩節錄

先生諱支焯字貢園晩號菊畦姓盛氏浙之秀水人先世有元代提舉司諱轅是爲居墅涇之始祖十數傳而爲五世祖諱萬年創宅於聞湖至祖考諱民譽分居郡治北郭之香巖浜科第蟬聯族日以大考諱楓安吉州學正博學敦行仁慈孝弟而義命自安著有文集詩詞稿嘉禾徵獻錄子八人先生其次也少偕兄弟恪承庭訓每夜闌徹膳侍立兩旁誨誡深切浸灌於心耳加以刻苦自厲早通經史及唐宋諸大家詩文與竹垞朱先生家爲戚懿及聞緒論以博其業孝友之行根諸家法大得學正公歡心康熙丙戌補博士弟子未幾丁父艱雍正癸卯登賢書三上春官不第乾隆癸亥奉

命簡發粵西攝容縣橫州傳授貴縣踰兩載調天保旋丁繼母艱服除補河南葉縣又三載餘引年而歸先生持躬恪謹未嘗有跬步之縱接於人也盎然太和絕不以才智自炫筮仕時年已六旬矣人多以吏職

難稱爲先生慮乃先生包明敏於和平練達既久定識定力不翳不撓
事無後時功無越畔適盡乎分所當爲而止應對上官始終以樸誠將
之自述有曰余無榮身肥家損人利己之念故言無囁嚅肝鬲盡剖以
是上官之易直者一覿面遽相傾倒即駿厲而盛氣以臨者久之而亦
心折古所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非先生其誰與
歸貴縣僻遠先生涖官鞫獄不事刑求必旁參遠導以得其情當在葉
時上游之契合殊不如在貴而舞陽有實死于水而謂丁二妮毒之者
裕州有黃得都致李王氏自縊而得都幾脫然無累者皆屬先生覆勘
不冤不漏先生自言以情理斷百不失一故上游終倚之以成信讞焉
貴縣地廣山深城以外狼獞猺雜居之直北名五山與武宣接壤所稱
大藤峽王陽明先生用兵平之者也明中葉後率調狼兵禦寇所至淫
縱莫敢抗地勢既險要可恃俗又多邪魅貪暴性成寬之則慮其養奸
操之蹙亦足以兆釁必嚴威怵之恩信撫之懷畏交結其中心庶可爲
久遠牧甯之法推之黔滇楚蜀諸土司境罔不皆然先生所爲備誌其
形勢性習即一隅而三致意者也先生弟熙祚浩祖少司寇公壻後膺
司寇公薦知廣東龍川縣事先生之未仕也司寇公牧膠州延以授浩

之叔父經迨守廬郡督江蘇糧仍館焉而浩亦受業今叔父巳晉楚南中丞浩薄宦京邸不敢忘昔年之訓示又課同里朱宣朱耽昆季在京師課王孝廉德綸生徒僅十餘人歷歲則已久實以循循善誘情摯而功密故相依不忍舍非如薄俗之徒用優閒歲月爲也師道之立亦惟先生無愧應丁卯科江南聘充同考官得士七人成進士者二先生歸田後歲時拜掃輒涕泗潸然龍川公先以病歸衰年兄弟友愛彌篤繼而迭抱鴒原之痛先生壽獨高指授季弟及子姪輩多蜚聲庠序年七十外手猶不離書帙攷古訂訛徵芤必剖以姪孝廉百二能肆力於學與之論究義理名物神明無倦嘗手輯小冊名曰備忘凡所藏書雖不富要皆爲善本彙先世文稿尺牘圖印一切手澤所存附以當時友朋陳元嶠李元白朱文恪岳石帆諸公往還牋簡寶藏篋笥暇即展玩愴然動瞻溯之思學正公悼同鄉故家之漸替創爲徽獻錄未竟而歿先生更稽之正史泛覽前人雜著名姓譜牒補苴參校用心垂三十年成書六十卷一郡之先達森然炳著堪爲史傳羽翼又承遺志重輯家譜有詩文制義稿若干卷並藏於家先生於辛未歲恭遇覃恩敕授文林郎而學正公吳鍾兩太孺人先膺龍川縣封贈惟生妣楊敕贈孺人先

生生於康熙甲子歲八月二十九日卒以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八日壽七十有九配陸氏先生老而無子爲文告家祠以兄子百晦爲嗣孫四世純庠生世繹世縉世錦世錦爲龍川公次子百朋出幼失母先生命側室朱撫爲己孫而百晦幼子世縉亦命側室陸撫之各授以產薀以楊太孺人止己一子而乃艱於嗣中心含痛故欲獨子多孫藉以紓遲暮之慨曾孫一善源先生父兄皆祔葬始祖墓先生暨陸孺人亦築壙于旁祔以二側室捐田益祭產兩次增葺丙舍人皆知先生仁孝之思而餘意更有在于孫宜徵會而永念之也謹狀

秦倬傳　王昶

秦倬字天采寶山人乾隆十五年進士選雲南江川知縣留心民事抵任後陳于上司云查江邑賦役全書載民屯田地五百二十九頃七十一畝每年額收條丁差發漁課溝課鈔銀一千八百三兩秋米一千五百七十六石九斗地土出產南豆大小麥苦甜蕎水稻穀目下雨水充盈田禾暢茂某督其勤于芸耨以期秋成豐稔常平倉存穀八千四百九十四石零奉某文出借乏食農民穀二千五百四十七石已于五月二十九日開倉均勻借給民食有資而各社倉存穀三千五百六十石

五斗前署令已於春仲具報出借二千二十二石七斗以濟耔種現存一千五百三十九石八斗加謹收貯無虧惟水利民生最關緊要縣轄如海西鄉地勢低窪卽西山鄉亦時慮河堤衝決應令農民隨時疏導修堵近城田畝惟賴東西二河緣河高田低易於沖壓前經設立壩頭巡查擬於農隙時督夫修堤又舊有官溝一道引水入城灌西北一帶田畝亦擬修濬再查海門橋爲星雲河洩水要口一有淤塞則縣屬古城海西雙龍等鄉並甯州盧于鄉每多水患亦應督夫疏修以興水利至于士習民風向稱刁而好訟某到任後據法懲創詞狀漸少免爲良善他如强盜賊戒游惰靖地方而安民生尤某分內之事敢不黽勉供職保甲議云江川一邑在晉甯昆陽河陽新興甯州通海河西之間係近省腹裏地方無深山大箐亦無銅鉛等廠幅員褊小分爲十鄉每鄉各設鄉約一人其保正視村落遠近人戶疎密爲差多寡不等如榮富甸頭牛摩西山海西古城上下雙龍普妙等九鄉皆漢人所居惟九寨一鄉盡屬猓夷無土司管轄被化既久夷風漸變保正之法在在可行是以諭令鄉保將各村人戶男婦丁口作何生業并同居親族雇工姓名挨照門冊詳細開報每戶給門牌一面卽照開報人數塡載十戶編

為一甲另給一牌其甲長按月輪當平時則稽查出入失事則分別懲勸甲內之孤寡廢疾一體編查免充甲長畸零人戶附於甲末該鄉所設約保悉仍其舊按年更替諭令各就所管不時稽查勿許通同容隱戶口如有增減於歲底報明換給門牌不必拘定十甲聯為十保之例仍於因公下鄉之便留心訪察務期奸匪難容地方甯謐門牌所需紙張在官捐辦以省擾累至於九寨一鄉每村大者數十戶小者十餘戶各有火頭一人催糧辦公按年自行輪替其門戶各給門牌與各鄉相同每村只須給一總牌卽以稽查約束責之該村火頭併該鄉約保正毋庸另編甲長更為簡便又申飭士子云江川僻處遐方書多未見十三經二十二史有至老不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勢必不能士倘潛心攻苦日取經史讀之自可開拓心胸讀書之法經為主史副之十三經闕一卽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記次前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且善讀史者不僅以史視史凡詔誥奏疏檄諭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章歌辭之屬詩歌之祖也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傳所載騷賦詞賦之祖也故熟於三史則文詩騷賦一以貫之矣必待讀經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須讀左

傳以史記副之讀公穀儀禮周官爾雅以前後漢書副之此外如國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之文集與三國志以下諸史擇其尤精粹者讀之然後反求其本出言爲經術行事爲經濟夫而後可以爲

國家得人此縣令之兢兢爲諸生望者也其篤于教士如此知府李承鄴由蔭生部郎以貲出爲徽江知府行查倉庫因供億不豐銜之遂言其才力不足總督恆文劾罷之比去任同官釀銀爲助乃得歸歸六年而卒年七十餘倬嗜讀書自記平時所讀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卷內記憶者八千餘卷著有三餘前後集一百三十卷惜無傳之者

劉先生作垣傳 張澍

先生氏劉名作垣字星五武威縣人乾隆丙子舉人辛巳進士宰安徽舒城縣縣當通衢有司日急供張多不暇謀民事先生性果決善折獄有訟牒攝兩造至不問所訟事先以道理開論再三然後訊釁端靡不輸情悅服最惡譸張堅不吐實者痛懲之久之民知官之廉平而明敏也則相稱曰劉頗黎遷泗州知州以讞鄰縣獄挂吏議歸閱撫軍鶚元嘗謂屬吏曰身入仕途不脫書生本面目者劉泗州一人而已方先生

未赴選也嘗掌敎酒泉書院愍學侶囿于時藝不知稽古乃量材質高下日課經籍數十條昕夕講貫弟子交相激發多博通淹雅之士科目蔚興及罷職返里酒泉人復延之人文蹌於曩昔旋主講天梯書院嚴立課程不與以暇坐止語默繩以禮法稍踰閑呵責立至學者莫不冰襟爲文恪遵先正矩矱以理醇辭雅爲的澍年方稚從之受業先生奇愛之病其筆端縱橫常曰子才信佳而文軼法度非時藝也會學使章桐門先生將按臨先生謂澍曰子熟文選亦讀律賦乎澍對曰未先生曰子急取律賦讀之學使至可考古也澍乃取家所有新賦湧雲全部讀之六日而熟請先生命題作之先生賞其藻麗復訾其奔放已而學使至涼澍以幼童與試名列第二先生喜甚謂澍曰子毋謂賦佳而甄拔也學使憐爾幼故提奬之耳澍于是益奮厲迨成進士爲庶常改知縣令黔中玉屏先生寓書曰古人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鄉閭無夜召之征郵驛無夜行之吏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者以其不擾民也余不患子之慵不事事而慮子之勤而多事也先生治尚綜覈而其言乃如此澍覆之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疑不治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垂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也淮南子云小人之治民如寢

關聯續不得須臾甯澍不敢出此也卽子美之烈火安于之峭淵澍亦審時量地不敢安學也迨澍自蜀屏山歸而先生歿矣年八十有二澍後南游過舒城老宿言先生初宰舒城有兄弟爭產訟者各以財賂之受其財不之理賂踰至仍不理兄弟又多其金賂之先生乃坐堂皇出其賂呼其人至而呵之曰爾兄弟爭財是愛財也何爲以財賂官得毋以財求勝乎然何能兩直也爾祖若父銖積以有此乃以飽官之囊橐愚孰甚焉呼伍伯將杖之兄弟則叩頭哀乞願不終訟合財如故先生乃令兄弟均分其金各悔罪揮淚去嗚呼此亦今世之所難矣所著有周禮匯解左傳闡義二書大抵采宋儒之說而參以
本朝諸家于方靈皋尤爲服膺其言平實堅確不尚新奇可傳也子學海庠生孫瀛亦庠生皆克世其家風矣

李君烱傳　彭啟豐

李君名烱字澹成世爲蘇州人父逢春早卒母顧太孺人教子嚴每課君夜讀紡織聲相和達旦君既冠補元和諸生乾隆元年以五經舉于鄉十七年成進士居數年授廣東茂名知縣以慈惠爲政自奉薄嘗題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不過一點良心士

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或牽連一二十人君案驗多縱舍所羈僕才一二人而已所莅黃塘在山谷間暴雨水溢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捐俸益之其生者爲起竹屋復爲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佐君頗通賄屬君謝遣之及是客府衙構君于太守遂以不勝任勒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于道作德政歌用金書采旗爲導有賚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賚曰貧不能得錦恐不當公意君曰服之矣賚前捫君衣果布也則大喜舟過梅葉鎮商民張采棚設樂要君餞飲三爵後獻百金爲壽君卻之已而舁君徧歷鎮中曰公去矣俾鎮人一識公君既歸遂不出卜居靈巖山下野服翛然未嘗謁官府時與及門諸子敖游山水閒晚遷居城中以卒年七十一

論曰自君罷官後更數年粵人之至蘇者輒道君善政不去口予以是知君之能其職也縣有胥李棟者詐取鄉人牛事發君痛杖之責償其牛及是君將去棟數來候君起居君曰得無怨我乎棟曰身自犯法何敢怨公嗚呼觀棟之于君足以槪其餘矣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其然乎

奉政大夫崇祀鄉賢祠張君宗文傳　李宗傳

君諱宗文字慕西山西平定州人也中乾隆庚辰科鄉試出爲四川鄰水內江南充及甘肅渭源知縣擢湖南永州府同知乞病歸越七年卒年六十有五當任鄰水時民有毆殺其子誣鄰兒者詰之辯甚力君使各布手指按其傷長短分寸判然獄遂決一時頌神君云內江俗剽悍有爲害於鄉者眾不鳴於官擒之截其耳火其軀昔之治斯土者弗問也君明揭厲禁多方化導之俗一變其令南充也富商請居積紅花入稅君曰利於商不利於民吾弗爲也固請怒曰有復言者亟懲之時大旱君步詣神壇宿手牒跪禱夜三鼓雷電交作雨大沛四野具足士民詩歌紀之君吏治精嚴而孝友根於天性父病禱於神乞身代年十五耳及之鄰水任母夫人弗安水土遣妻子侍歸書問往來無閒旬月後以卓薦入都道平定母病有日矣公程不可滯留也何少差疾赴京引見馳返奉湯藥月餘人謂數千里外違侍者七年一旦入覲過故里得視疾送終非孝感而能若是乎母喪哀哭瀕死傷目久不瘳廬墓三年食果蔬而已自爲諸生至服官家事一委於弟終身無閒言歸田後敝衣粗食樂施予恤孤貧義行不可勝紀鄉飲以大賓舉卒之日士民上

其行於州府州府上撫司以聞於
朝請崇祀鄉賢祠奉
旨依議至今春秋享之

贊曰平定隸太原古所稱表裏山河者也其民多豁達尚義太史遷生龍門友豪俊文有奇氣余所以樂與太原人交也君子四箴仕於浙性伉直所至有聲言君莅官時嘗活命無算上官阨不以聞其事不可襍於世余亦不能籍也至其質行治績厥用彰矣其諸歿可祭於社者歟祀鄉賢使大夫國人有所矜式豈不宜哉

山東長清縣知縣朱君懋德墓表　王禛

西安咸甯縣知縣朱勳余舊屬也以書來告曰勳之家世執事知之素矣先府君召鄉爲善人任州縣爲循吏當世莫不聞其賢而連蜷偃蹇以歿今謝世已若干年而卜葬亦若干年矣墓道未有刻文曷以傳信於後敢以文爲請按狀君名懋德字調梅勉旃號也其先與徽國文公同出新安明初始遷常州府之靖江文章名節代有聞人祖某父某皆隱不仕君行三少而孝友侍父疾目不交睫者累月父卒析產讓財於其兄比長筮仕得直隸完縣知縣時方大祲躬歷鄉村盡發社倉穀以

貧之民困始甦以出借過多奪俸七年勿悔也縣故多旗圈地昇平日久佃民各附近開墾業主思奪之君亟言於上官請以圈餘墾熟之田許民自首悉照例入於糧額升科而田則歸民執業一時首墾者至千餘頃勢要無如何也縣歲辦蘋婆果解京物微任重君請咨部免其役縣志久殘缺獨修輯之調長垣邑號劇素以難治名君鋤强扶弱豪右爲之斂跡境有太行堤堤生茭歲折徵解南河銀一千兩繼荆龍決口淹堤草不生而額解之項自在累及原戶子孫君復請豁免爲遣公書院膏火田五百八十畝爲有力者所占君贖回之歲收其租延師開學以興文敎未幾爲郡將所誣罷職事尋白謁選得山東夏津縣縣被災悉發倉儲減價出糶民大悅縣有牲畜稅君謂牛乃耕畜詳免其稅徵糧舊有合勺之零官吏藉以取盈君盡蠲除之著爲例調長清察民所苦在辦解京之闊布屝運糧之腳費勒於碑盡除其累後長清復祲賑例發米同僚憚於撥運欲代以銀君昌言曰饑民得銀不及得米之半何惜費而不惜民遂撥米一萬二千餘石賴以存活者數萬人引疾歸里造家譜置義田七百餘畝收息以贍族之貧者平生御子姪嚴整有法交接親友則怡怡如也故無不敬而慕之卒年六十八預剋亡期朝

衣冠端坐而逝配聞氏封恭人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地之某原子三長煦仕紹興府知府次照仕四川直隸敘永同知其季卽勳也余覽東漢陳寔韓韶諸人時稱四長咸以名德爲世所尊浮沈下僚卒老于鄉里豈其高風峻節弗屑以學術阿世故名位不克大顯歟而寔子紀仕大鴻臚孫羣仕至司空韶子融官太僕豈非不於其躬必於子孫歟今君三子均登仕籍勳尤以材俊見知於當事發名成業將昌君之緒以大其門閭而勳以胚胎世德砥礪服官必能無歉於公慚卿卿慚長者世之牧令望其松楸稽其事實當有感於君之愔德而卓然興起者矣是爲表

邑侯王公兆鼇編審碑記　李建

粵自拜登受藏之典肇於周禮而歷代相因著爲絜令編審之設由來尚矣

國朝稽古定制詔天下郡邑五年一編審以五年之內田產之興廢不同傜役之多寡宜異均勞逸權輕重法至善也朝邑土瘠民貧而額丁幾滿十萬每屆其時盡人懷規避之私念而奸蠹胥書復從而熒惑之於是弊竇叢生遂至於莫可禁如賦役旣有定額而戶之大者非苞苴

之私投則請謁之公行本宜多坐而反減者有之大戶減則弱戶益增放富差貧古患之矣弊之一也三門九則原爲貧富不同而設無如操縱於長吏筆端之上下其所欲上一丁而供數丁之役其所欲下數丁而無一丁之費況吏緣爲奸無由窮詰弊之二也按地作丁朝邑之定法然當官既以地畝起例而民間復照人數分派稍有更卸輒執脫漏之律以繩之俾有地者脫籍而嬉無地者剜肉以補苦樂不均嚋從而問焉弊之三也縉紳衿褫及府史胥掾自難與齊民同數如果負郭有田照例豁免一丁固其宜也乃有無地而暗包他業以沾優異此非貽累窮簷之源乎弊之四也至於常住有地寄莊有戶緇流黃冠之徒託言方外而不之任同華澄郃之氓恃在隔屬而不之承嗟我朝民能無代輸丁徭之苦也耶弊之五也有此諸弊而卒莫之釐正者果民爲之耶抑或官爲之耶夫朝固素多良宰第識不足者未免蹈常習故而不知正卽知之矣而才不及者又未免憂讒畏譏而不敢正究使拜登受藏之典相沿而成頭會箕斂之擾噫嘻不知其幾何年矣今我邑侯王公則不然侯滇南名儒也莅朝五載其美政洋溢雖更僕亦未易數適値編審之期戶吏復以舊例嘗侯而侯弗善也細閱賦役各冊早已得

其原委與弊所由蘖本特達之識出獨斷之才立畫一之法定以有地七畝坐以一丁爲則諸無地並有地而少者悉不與焉未審之前榜陳夙弊較如列眉矢誓神前不啻瀝血及臨審之際絕夤緣杜巧營邑門之內無敢干三尺而賄免者是放富差貧之患無矣照地坐丁註以十數且親裁自定毫不假手吏胥縱有狡猾誰敢上下其間是那移門則之弊無矣遍召花戶溫語細詢使丁多丁少皆自了然而豪惡巨奸無自施其欺罔是私派飛灑之弊亦可以無矣他如懲濫免貽累之弊則清查占役而嚴禁包攬懲代輸偏苦之弊則坐丁常住而分徭寄莊此其意何莫非爲我縣之單赤計哉是役也辨色而興丙夜而寢風寒不避心血幾乾專精其念慮以爲之卽頌聲流聞謗讟蝟起侯亦兩忘之耳事竣日農歌於野商歌於市士歌于學官下至白首黃童婺婦紅女莫不歡聲動地咸謂我侯大有造於我朝矣而侯且逡巡謝不敏曰吾何知有造吾第揆乎理度乎勢爲爾曹立一均平之法以不負吾生平之學問而不知當乎否耶有味乎言之哉於是闔邑士庶斬石鑱碑以誌德意而更慮侯治行彪炳上大夫必列之薦剡倘旦夕舍我遷去後此編審復何所賴焉然不聞夫甘棠之詩乎愛其人則愛其樹侯卽去

而美意良法俱在其爲甘棠者大矣第願繼侯而來者遵侯之意守侯之法則吾儕食福於一時者且將食福於百世矣又何患乎侯諱兆鼇字東柱號曲江雲南甯州人庚午科亞魁秉鐸於師宗州其來朝邑葢由特陞云

劉青天大紳傳 劉鴻翱

劉青天者名大紳字寄庵滇之晉甯人以乾隆壬辰進士仕吾東吾東服其德稱爲劉青天云初令曹單二縣二縣固吾東財賦鄉公既至民無羨稅大吏過境至不能犒從者大吏檄公代長山令漕將以困公民聞公至擔負相屬於路不數日漕畢又檄公令新城又檄公攝朝城篆舊令有疑獄公未能決以是劾公候部議公善書又長於詩是時待罪歷下邑人聞公將去求書者盈門公日爲書墨數斗紙數百暇則與士大夫泊舟湖際鵲華山色遠映水面芰荷蘆港漁歌欸乃胸中浩然恬適之趣盡寓之於詩初不知身之將遣也及部議下當流公即日就道曹單民醵金饋贐公辭受之車中行過某地河決公盡用以濟溺民未及流所新城曹單民復醵金贖公還嘉慶間河南撫陳公大文移鎮東來舉廢吏之賢者公爲首公至陳以憂去新撫授公冠縣冠多逋賦公

下車月餘復詣省垣辭職父老隨之請公回公謂父老父母無不愛子子或違教如父母何父老頓首謝乃允其請土豪某積賦不奉命公以巡稼過其里招之來曰爾適無錢耶曰然則代爲償之至秋復使人謂之曰爾又無錢耶曰然復典衣代償之某感愧終身無欠賦公在東久知終不合於時欲棄官去大吏舉公卓異遷武定軍廳因以疾辭士民送者雨泣皆呼青天

論曰己未庚申間先君以候補教諭需次省垣與公稱相契先君問公施何德於民而民情如是公笑而不答臨別贈先君草書十二幅寄庵詩草一函草書潑墨淋漓至今猶新余讀寄庵除夕詩曰剩有兒童壓歲錢嗚呼有以也夫

文安令姜侯名鉠異政記　陳浩

文安令姜侯余同年友也蒞官五載賢聲滿道路客有述其事於都下者則曰文邑多水患姜侯嘗出俸錢築官堤有舊堵從地躍出聲如雷又獲巨蚪之爲堤害者又歲旱有羣蛙怒食蝗又有山雀數萬食蝗至盡此其卓卓可異者余聞之曰是信然耶若余之知侯則有素矣曩者典試闈中侯亦職司分校棘闈漏下四刻猶聞琅琅讀卷聲閱二十八

夕不輟就慰之則曰某困是有年矣初心不敢負也既來京師旅食自苦時鬻衣以給親舊之貧者每視余疾日必再三至或竟夕不去今之治斯邑也徵諸前後制府之奏牘者咸謂其實心愛民則見民之饑溺而盡心力以爲之者知必自竭其誠矣天下惟誠足以感神亦惟誠足以動物彼蚪蛙山雀特氣化中一物耳其相動以天而不自知也雉感之而馴虎感之而渡鱷魚感之而徙易所謂豚魚之孚者此物此志也又何足爲姜侯異哉客曰信哉是言請書之以爲記

平遠州知州降補常熟縣丞王公德屏傳 廣東通志

王德屏字遠瞻吳川人生平誦法程朱品行文章一時推重膺乾隆癸酉選拔

廷試後以資授貴州平遠知州值苗匪倡亂德屏單騎深入反覆開導酋長感化縛其渠以獻得脅從名冊焚之存活以萬計尋以前官事落職歸德屏性甘淡薄事父母依依孺慕遇貧賤交誼最篤至性所感婦孺亦喻其誠乾隆庚寅恭祝

皇太后萬壽恩復六品職銜降補南匯丞調常熟職小而節彌勵邑民聞德屏廉明皆趨走質訟縣貳例不受事諭遣弗去隨事剖析民皆悅

服來者不絕德屏亦弗能禁也鄉俗投牒有官錢德屏曰是何足污我
大署牒後曰本衙不收陋規役卒多散去由是見知上官調署嘉定令
檄下適以病終士民爭醵錢乃成殯祀常熟名宦焉

河南開封府知府茂軒張公元林傳　曹錫寶

張公諱元林字德滋號茂軒先世籍江甯明嘉靖間遷山西太原之陽
曲遂爲陽曲縣人其祖兩中武魁公少穎敏讀書過目成誦後父命仍
襲祖業中雍正甲辰武鄉試第一出天津人龍周公門下周公雅器重
之雍正八年有
詔每人保舉一人周公即以公名上引
見後發試用陝西題授神木令有政聲兼攝府谷篆治亦如之上官嘉
其能保擢乾州牧以憂去服闋授綏德牧前後在陝二十年所至著績
乾隆十八年
特簡河南開封府知府累署南汝光道凡五年而以疾去位又家居七
載年七十而卒卒之後人稱其才德之可傳者有四一曰恤民之仁一
曰聽斷之敏一曰幹事之勤一曰操守之潔乾隆二年神府兩邑荒於
旱升米七十文流離載道民洶洶不能安公是時兼兩篆各發城社倉

粟先按戶借給口糧而後詳報有以不先詳恐干例議爲請者公曰神府距西安二千餘里必待請而賑吾民無遺類矣苟濟於民卽罷官可耳由是民藉以全活其在綏德城外有無定河河灘地數百頃每河流漲溢則糧無所出民甚苦之公曰去此沮洳薄稅在朝廷太倉一粟而吾民蒙萬世之利力爲詳請凡近河之地盡得豁免至今賴焉凡與利除害一有益於百姓者皆不避嫌怨毅然必爲此其恤民之仁也公在神木時有紳士武氏女嘗許婚魏氏武氏工人某窮困無計向女乞借珥典質女憫其窮與之而所假者卽魏氏聘物適爲魏所見疑之力控退婚公廉得實爲表暴其誣且爲兩姓男女備輿服趣成婚禮榆林有監生吳某妻病故妻父某故工刀筆向與壻有隙疑生與妾毒其女輒轉賄控必欲置兩人死前牧已定案人咸冤之上官委公覆勘公乃易衣冠潛赴葭邑密察知其誣乃復驗其妻屍屍骨皆鮮白與毒死骨青黑者不同以示其父某某無辭乃械繫之以抵法而出吳生與其妾於獄吳感泣立生祠以祀府邑民李保妻白氏與鄰村武玉楊寬奉通謀殺其夫而誣言以答族人有夜出盜蔥不返之語初保之見殺也武以斧斷其首而曳其屍埋永興堡之山腳族人旣跡之得其無首屍與其

屢控於官且述盜葱事公疑之曰其夫行竊而婦告人非情也遂拘白氏研審并親至其家搜得斧皆直認不諱即以三人寘重典其聽斷之敏類如此公服官三十年於地方公事蔑不親自督理不敢稍即安逸開封地鄰黃河每夏秋霪雨連日黃流泛溢爲患公聞報雖深夜昏晦必亟起單騎赴河堤防禦雖疾病不敢諉上官有檄委辦理事必徹始徹終悉心籌度雖穹廬枕月毳幕餐風未嘗告勞其幹事之勤可見矣公歷任府州囊無私蓄遇人有急難則必竭蹷相助而一身服御食用及家人子女不肯稍涉華飾屬吏有餽送者未嘗一有收納其事上官亦從無餽送去官之日行橐蕭然有一琴一鶴之風焉此非其操守之潔而能若是乎公豐頤廣額善氣藹然余二十年前曾一見今視學三晉知其深其季子成年出余門下以所作行述請余立傳故稱其略

舊史氏曰資格之不足以限人也信哉世儒執一偏之見動謂文人學士積平日讀書稽古之力故宜敷政臨民聲施爛然而荷戈執戟之輩至目之爲武夫而薄爲不足恃今觀張公以武孝廉起家洊歷方面其所成就卓卓如是嗚呼人亦貴自立耳彼囂囂然自號爲通人而一膺任寄輒張皇無措者獨謂之何然則周公其知人哉

鄖縣知縣李先生集墓誌銘　丁子復

先生姓李氏先世自江陰遷嘉興梅會里四世祖士標甯海州同知佐冷口兵犯固守以勞卒配沈安人卒妾婢二十三人死之得卹贈曾祖臣年諸生徵試博學宏詞被放與兄繩遠弟符齊名稱三李祖潮偕父菊房皆太學生三世贈文林郎先生名集字繹初又字敬堂晚號六忍老人讀書五行下踐行篤實而辨于文甯化雷公鋐邃于理學許爲正學中不朽人物癸未成進士選授湖北鄖縣知縣鄖介陝西河南奸宄竄匿先生置巨猾于法悉解散亢旱西湖水涸潭底有黑物噴水如雨鄖巫馬子者詭言黑龍起城且溺民日駭先生投以羊豕焚黃聲礮黑物噓風躍大江去還訊之巫則云夢神三孃孃告余鎖三孃孃木偶爨于庭巫荷校示通衢夜大雨鄖城枕山夏潦水暴下民廬衝塌歲苦之先生鑿縣署旁地導潦水患得去民栽蓮于中名曰青蓮池蓋以清廉頌且紀鑿池者李也縣有孝婦陳劉氏姑病亟刲股繼刲肝姑愈捐俸置田贍其家撰孝婦敂記泐石以旌之調署棗陽鄖人號上官乞留許卽回鄖衆始退先生方質明決行已絕汗附歲旱同官會禱雨以讞獄後至或誚其慢曰此卽是禱雨遇事切指類如此故忌之者衆會有相

驗事失大吏指落職在鄖十年不斥一衿不留一獄諸生月兩課勖以學行所舉卹民事甚備皆置經費使永久去之日老幼涕泣而送者塞于途先生窮經三十年所著多獨得易闢圖學書信古文詩傳小序禮述鄭氏春秋通三傳及唐啖趙陸宋劉原父陳君舉諸家說世之言學者宗宋則詆漢唐爲支離宗漢唐則斥宋爲空虛豈知二者之病皆末流剽竊字句裝飾面目之所爲漢唐宋儒者不爾也先生兼綜條貫義存其是不以私意分異同罷歸時子復年始冠一見卽授以讀書之法故得先生教爲多性至孝事親以色養尤勇爲義師沒母老無子迎其母與妾養于家沒爲殯葬畢允安會葬舊家之暴露者在京邸創廣誼園葬旅櫬先生固寒士非豐于財者也自少壯至老無日不以行善爲務在官有日課簿在家顏其堂曰萬善雖天性使然亦得于經術者深也嘗語子復曰理學師張楊園經學師顧亭林吏治師陸清獻亦可謂今之成人矣子復竊見

本朝儒林循吏輩出合而一之者陸清獻公及宛平馬公宛斯爲最著若先生者殆其流亞歟所著經義及詩文集藏于家卒年七十有九娶張氏繼楊氏皆封孺人子二曰華優貢生張孺人出全華縣學生女二

長適鎭海教諭王焯次適太學生范鑒孫一適孫僾貢生子其葬也遇孫請爲銘銘曰

儒而不吏學術疏吏而不儒治術粗兼之先生陸馬徒著書爲善以沒齒澤留鄖鄉世其祀宰木森森蔭孫子

湖南岳州司馬顧君壽墓誌銘 鄭虎文

君姓顧氏名濤字學山一字賓田江南崑山人初用太學生起家令四川銅梁越歲丁父憂時

世廟初御極振刷天下吏治天下吏之才者許大吏以奪情請而銅梁又新置治惜君去議留君不可既去銅梁民至今祠之越十有三年起知河南甯陵縣事甯陵明呂新吾先生故里有遺風君因之爲分社立學昌其教每春月載食與漿親行田閒勞耕農五年移石梁石梁蝗禱雩於神雩立布彌原野三日蝗盡死再期石梁裁改知貴州印江縣會歲凶請於上官不待報發倉穀平市直民忘其饑又三年移普定普定苗疆設提督宿重兵兵民苗雜處相仇賊爲故常急繩之易怨以變官其地者率噤不敢問君一推誠化之立約束一旦張下衆朋悦莫有枝梧乾隆十三年

朝廷討川夷調黔兵君部發兵赴蜀民無擾者又黔中窮治魏齋婆邪
黨檄下縣縣村嫗有習治齋婆經者君廉其情會君配徐孺人歿詭言
爲孺人修佛事召村嫗集論以禍福咸泣悟各歸焚其經因盡釋不問
在普定凡十年大治旋以資遷湖南岳州司馬不赴謝病歸歸而顏其
室曰宜休居且自爲之說遂不復出又十五年丙戌卒春秋七十有八
其明年正月辛卯葬元和縣中十九都祖塋君少有至性年十六喪母
不食累日三年不見齒父病足不任步君事父且代父事大父孝稱於
鄉其在官也仁而廉故所居民安所去民思家舊有田數頃宦成損其
半歸渡洞庭舟輕舟人取巨石鎮之人比之鬱林廉石云曾祖升曾祖
妣朱孺人以苦節受旌於
朝祖徵遠祖妣朱孺人父禹亮妣陶孺人晉孺人皆以君貴贈如君官
配徐孺人言行悉有儀法從之官能不以家事煩君故君得盡心官守
先君二十年卒未葬今祔焉男子六開基廩膳生鼐乾隆丙子孝廉候
補教職振業國鼐均太學生維新先卒建中候選州吏目女子二一適
太倉太學生張庸熙一未嫁卒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十八人銘曰
故相之門忠義之孫爲清白吏以庇而後昆歸骨封壤依於先人更千

萬年無傷其穴與墳

奉直大夫隴州知州鄭君大綸墓誌銘　彭啟豐

君諱大綸字掌之又字補之其先世居于歙明永樂間始遷如皋之白蒲鎮祖諱琪贈朝議大夫戶部福建司郎中父諱勳贈奉政大夫濟南府同知有孝行仁于鄉里君少負奇稟讀書數行俱下自經史及天文地志醫筮諸書靡不殫究稍長即以利濟民物爲志乾隆元年授新例出知陝西隴州隴地故瘠薄又頻苦旱君至訪瓠口六輔故跡濬渠泉募南方水工敎以戽水之法于是歲率倍收又廣布區田蠶政之書使百姓專力耕桑又爲隴人修書院置學田而士興于學汧水爲東西要衝故橫木爲渡春夏水暴漲木輒漂去君設渡舟四行旅便焉隴與甘肅接壤甘肅歲荒飢民數千就食于隴君曰若待報而後發倉民其殍矣即按口給糧安其居時其醫藥而棺其斃者至春麥熟資流人還之鄉人得無害州民有物怪屢焚其廬君爲禱城隍之神怪即止歲旱禱縣之龍潭輒雨時桂林陳文恭公方爲巡撫君以僚屬謁見與語興除事條析利害如指掌事有不便或排羣議必得當乃已陳公以是知君將薦之朝會君以葬親乞歸既歸乃不復出予嘗讀陳公奏議見其撫

陝時爲民經畫者至周尤以農桑二大政爲先務稽古雍州田賦甲中土豳風所稱其民莫不敦本業習勤苦漢唐之世再建國都其俗亦稍靡矣自宋暨明屢經戰爭漸即凋弊今

國家太平百餘年喚咻拊循德澤洋溢而關中富庶之效殊異于東南者豈地利之或遺耶抑人事之未至耶誠得如陳公者久于其任又得如君者落落數輩以佐之陝人其有賴矣惜乎君既去而陳公又已移節于他邦也君仕隴十年家居又二十年初奉政君好施創育嬰堂君益善其事活嬰兒無算蒲鎮有南北石橋二南橋久圮首捐金爲衆倡橋成民甚德之其他親戚之貧乏者婚喪葬埋之不贍者無弗周也乾隆三十一年卒于家卒之日弔者咸哭失聲妻石恭人事翁孝翁得小疾輒晝夜侍寢門外不去及翁病篤每中夜焚香籲天翁卒痛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三年喪終以積毀卒年三十有三太史傳王露著孝行傳以表之繼室鄒恭人年十九歸君撫石恭人二子如腹出君治隴日每以家財佐公用恭人時脫簪珥助之卒年五十六子四人長景莊浙江嘉松鹽運判次景誠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次景綑贈儒林郎布政司經歷次景略女七人俱歸名族君卒後九年諸孤將葬君及

兩荼八于白蒲鎮洗馬池之新阡景誠過江謁予請志其墓銘曰

唯仁于物必有濟卑之肉食爲身計卓哉鄭君古艮吏求牧求芻起凋弊振窮卹匱心調劑爰有孟光德相儷洗馬池邊幽宅閉永勸仁風昌爾裔

又隴州知州鄭公傳　杭世駿

公名大綸字言絲又字補之贈奉政大夫贊菴公諱勷之季子贊菴公有刲股廬墓之孝有育嬰濟眾之仁公字補之繼志述事欲以竟贊菴公未竟之緒也幼有至性母目宜人見背時方五歲哀毀如成人贊菴公遘疾衣不解帶與德配石孺人中庭露禱祈以身代既棄養毀不欲生石夫人亦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且曉公曰吾婦人也從翁地下不爲輕重君志在顯揚滅性違禮宜節悲哀勉終大事公感其言稍進食飲三年喪終石夫人竟以哀慼成疾旋至不起公承先人苞蔭凡贊菴公所有志未逮者悉力行之如皐向無書院公合同志創立學舍禮聘名碩士風興起所居白蒲鎮有南北二橋南橋歲久就圮捐金倡建慕義者景從雙虹並峙民不病涉利賴至今贊菴公建育嬰之堂全活嬰兒無算至今公未嘗中輟其他寒衣飢食歲有常經不以有無爲解則好

施其天性也讀書蘄爲有用尤留心經世之務筮仕陝西隴州牧隴坻地高而土瘠民田每苦風旱當事議多鑿井事迂遠而卒不可行公仿瓠口六輔之遺制濬舊渠以疏泉脈而泄地氣又令人之南方募水工教民以溉播之法嗣後畝入一鍾公益廣布區田蠶政之書使百姓專力耕桑雖有凶荒而隴民無菜色隴士向不知學科第鮮少公爲修書院置學田築文筆峯建魁星閣所以興起之途無所不備由是文風漸盛列賢書而歌鹿鳴者不乏矣隴俗勁悍不循禮法觸利網而罥足入紲者毛舉不可爬梳公至去泰去甚布寬大之政兼并之豪胠篋之盜椎埋之奸悉予自新民感泣不敢爲非風俗爲之一變汧河爲東西要道僅有二木橋春夏雨多山水驟發橋盡衝壞行旅望洋而歎公設四舟以爲義渡晨夕往來遂成坦路州與甘肅接壤乾隆六年甘省荒歉飢民數千來隴就食公不待報可開倉日給口糧時其醫藥而構其胔骼至春麥熟資遣還籍而流人忘其飢治隴十年摘伏發奸案無留牘吏胥不敢因緣爲奸而民不擾畏之如神君愛戴若慈父母兼攝汧陽事前令虧帑至二千金力不能償公哀其廉悉肩任無難色邑令得以脫然歸故土以治隴者治汧恩威深入民隱去後邑中士庶立碑以志

甘棠茇憩之思時桂林陳相國方撫全陝公以僚屬謁見與語與除事宜指陳明晝洞悉本原或獨排羣議斟酌時勢令人各如其意所欲出雖稍戇勿恤也相國深相器重擬列薦剡公以營葬贊菴公故乞假歸里陳情迫切至於涕零相國感其孝思不得已始從其請歸田後葬贊菴公於白蒲鎮龜筮協吉永無後艱而公亦不復有出山之志矣恆以節儉守禮教子長子景莊官兩浙鹽運分司錢唐湖山之勝甲天下迎公就養極人世清暇之福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數年仍歸故園次子景誠工部虞衡司郎中手書古名臣事迹示之尤以勤慎奉公爲勖乾隆某年月日考終里第享年六十五歲初娶於石會稽傳太史王露爲之傳繼以鄒三子景綱其出也公殁而柴毀特甚未終七而夭四子景略遣室某出公賦性鯁直是非不少假借以急告傾筐倒庋而應之不少吝也錢唐梁文莊公謂其在家庭則爲令子在州里則爲仁人在朝廷則爲良吏型家而家齊臨民而民化時人以爲實錄

論曰守令之進退皆待命於封疆之重臣重臣不敢徇私然亦不能無好惡以循良之績入告者盡心於民事者半逢迎奔走諂事上官者亦半吾交於今相國桂林公即其儒術之信深信其能知人能薦士其所

保任而無疑者必其能盡心於民事者也吾交於隴州鄭公卽其在家爲肖子信其嘗官爲良有司治隴十年前後上官未聞有薦拔之者必其不肯逢迎奔走出於諂事者也兩賢相遇桂林公知隴州最深能遂其恬退之高而不能挽其純孝之志隴州見知於桂林公不梯榮取寵以干進轉陳情涕泣而求退論者兩高之余獨竊有規者桂林公經綸
雷雨佐
聖天子成時雍之治誠得如隴州者數十人分治州郡以養以教察閭
閻之疾苦則
九重之宵旰可寬亦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也隴州未五十而懸車甘心泉石有長才而不得大展其用桂林公欲援手拔之百僚之底而不得則近於恝此亦朋友責善之道也嗚呼隴州死矣隴州治譜猶班班在人耳目有志乎史事者所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余無弭筆之職又無秉筆之權因賢子景莊之請粗述梗概徵信於克知灼見之桂林公揚芳樹執吾文庶其無愧色乎

金華葉先生新行狀 魯仕驥

曾祖某祖兆勝貤贈奉直大夫祖妣朱氏貤贈宜人父名科棠邑縣

丞授修職郎晉贈中憲大夫妣陳氏晉贈恭人

先生諱新字惟一號梅晴晚號艮堂先代宋水心先生裔曰宗韶者由括蒼遷金華之雅坂越五世有曰德甫者分派於邑東鄉之天鍾湖至先生晚而仍居雅坂世爲金華人先生幼穎異十歲能吟詩年十七應童子試以第一附入郡學籍初名世經已而入京師寄籍順天改今名入學康熙五十九年庚子舉順天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改原籍歸雍正二年復應禮部試又不第於是聞蠡吾李剛主先生傳顏習齋先生之學遂往受業焉先生踐履篤實立日譜自檢分內外言動稽核功過操存省察不毫釐欺飾雖暗室如大廷於義利之介辨之尤嚴李先生以識力堅定特契重之五年停浙江會試先生乃就揀選分發四川以知縣試用撫軍憲公一見即委料理川南丈量事逾年事竣還謁撫軍時有江油令某長厚君子也以江油地瘠民貧恐按畝清丈而加賦民不堪長跪爲民請命撫軍顧先生議先生曰惟正之供奚容隱然則壞定賦有上中下之分請清其畝而下其則可乎撫軍以爲然已而曰吾懸華陽待子久矣華陽省首邑也先生以初任恐不勝辭不允翼日檄下趣就職先生治華陽無廢事撫軍欲遂授實先生固辭乃改補仁壽

縣仁壽僻野民頑難治邑故多陋規豪猾率以此脇長吏肆奸先生至
悉革除之詳要束謹關防民用帖然有與鄰邑井研民爭界者當會勘
鄉保因門役投揭入苞苴先生即收諸人入獄而往勘斷一從公已而
各以其罪罪之自是無敢復干以私者仁壽清丈之餘田糧尚有隱漏
黠者每取爲已有偷報入冊訟不解先生爲一一清釐之而戶籍秩然
訟乃加少矣嘗取一劣跡武生褫究之其人懼而營解於藩司之家人
藩司家人乃爲書俾吏役二人持至屬司閽者爲謀寬貸司閽得書不
敢發稟白先生先生即械二吏役送藩司捕其人論如法八年剿瞻對
糧運水次匯於嘉定嘉定時爲直隸州撫軍委先生攝州篆而總運事
先生晝督運夜治民事於政無闕失州臨水時沖坍民多虛糧歲煩徵
比先生徧查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即以虛糧移補於是免於賠累之
苦矣是歲仁壽值採辦內用木植部匠頭皆楚人倚勢橫索甚民不堪
因號召相抗署縣以爲民作不靖院司飛檄先生俾往治之先生知其
故但檄匠頭至令民就鞫來者數百人稱冤而匠頭方傲睨置辯先生
立窮其奸惡繩以法第取民之倡首者懲之縣以無事自是上游益知
先生可倚任每有疑獄調赴審決一歲中半居會城矣十一年興修泰

甯惠遠廟專員承辦久之事不集院司復以委先生故事載運物料諸土司輪值都統資公欲專任一人先生持故事請再三公怒懾以辭先生曰某奉委來如不當公意願賜一檄去耳何怒爲公怫然起見者咸失色勸入謝不可次日羣集公齋顏執先生手曰昨吾偶未悟耳勿介意也遂如初且加敬禮工竣回省始知公已遍札上游爲之延譽矣先生嘗嘆資公之不遂過能服善爲不可及而自以爲過戇也十二年丁父憂時要地賢能例留任守制仁壽士民乞留先生制撫已拜疏矣先生懇請終喪不許旋授直隸州邛州知州乾隆元年引見抵州後旋奉特旨補授夔州府同知未莅任卽委權龍安府繼權成都府成都省首郡兼權稅先生釐剔奸弊潔已恤商一載廉惠之聲徹上下隨委攝瀘州事瀘俗獷悍而好訟數不得入日廢弛積案累累先生至日坐堂上有告訐者隨事隨決虛者立予杖逐之不數期而獄辭減其十之九凡百日而積滯一空先生廉知州民好訟之由有楚人挾符咒邪術能茹刑人多習之爲奸狡乃申禁後緝得一人破其術判曰挾左道以誘民殺無赦立杖斃以徇於是人始不敢復逞矣治瀘兩載州俗一變稱易治焉先生自授夔丞凡五載至是始一抵任未一月又委權保甯府昭

化有劫案令捕得五人欲誣服其首名之家屬控于郡先生訊知行劫日其人以他事就質于鄰邑尉計其程距二百餘里即密檄取尉審卷閱之果得堂供調令帶犯至令以爲眞爭甚力詰其贓無有乃示以鄰邑審卷令始語塞先生白院司立釋之而更捕眞盜七年權順慶府兩月陞雅州府方就道丁母憂歸先生自分發四川至是凡十六年始得回籍凡所經治四民攜老挈幼莫不攀號爲太恭人設祖奠而祝先生之再來也十年服滿赴闕奉

特旨授江西建昌府建昌素號易治士好文盛科第民多習商賈然浮華相尚虛聲相夸而敦朴涫厚之意微外若富庶而民實窮苦凋敝也先生鎭以簡靜示以儉素逾年而化洽郡故有盱江書院祀宋李泰伯先生先生更葺理之顏其堂曰約禮遍祀其鄉之先賢於後寢選士之有志者讀書其中其課業以品行爲本而文藝次焉閒居則訪屬邑力學好古之士引與講論學術諮訪民隱優游漸漬期成善治故先生在建郡當時無赫赫之名而去後常繫人思也南城黃孝子故有祠圮地被侵先生清而還之立碑祭享以厲風俗有諸生以兄弟爭祀產而訟者先生既斷決傳教官至堂責其不友恭並子夏楚既而爲開陳禮義

以示之咸悔過自艾有無賴子恃父兄衿監有財爲虐鄉里者先生杖而教之大哭叩頭去卽往鄰郡理生業爲善人焉建昌農民多佃主租而南城南豐之佃爲刁頑遇官禱雨輒各舁土神至前諠譁預爲抗租計先生治建之二年夏少雨自爲文步禱於城隍而先期揭示責鄉保諭令村民無得仍前弊至期肅然越四日雨秋成大稔無敢抗租者其後復遇少雨則爲文遣官告祭南豐之軍山祭未畢大雨如注軍山郡之鎭山也先生之誠意感格神人有如此十三年南豐令某以邑民饒令德之父早年以不軌爲衆所斃也或言令德復好拳勇者俾差偵之誤探于其讐家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出役遂逮其弟令德歸聞弟逮自投到嚴刑逼之遂誣服結盟將謀逆究黨與乃謬舉親故及鄰郡邑熟識雜以詭名令自書能發大奸遠通稟並關鄰邑追捕四境騷然蔓撫贛二郡縣先生聞報卽飛檄取來就鞫是時已株連七十餘人矣鞫之語人人殊乃大疑詰原捕役初捕狀乃知捕令德之弟時役利其一篋挈之及開視無物則棄之野令知之疑篋有祕跡以刑求役役畏刑而妄稱有簿劄得賄毀之令是以執此而嚴刑逼令言俾誣服也先生嘆事爲繫空讞釋七十餘人鐐具命皆隨至省會爲昭雪且誡之曰有一

逋者則俱死矣即馳省所釋無一後至者謁撫軍備陳始末撫軍愕然先生力爲置辦乃遴通省才能集贛撫建三郡犯反復鞫之卒無據然不可解蓋豐令初興大獄時鄰邑得闗牵以事大覺遲恐重得罪爭先撫闗文中情節稟白撫軍而撫軍以異地同辭信爲確竟入告矣特祕不言也會奏摺下

批交制府委江南監司和公來鞫先生爲一一剖辨得解所全活凡二百餘人十六年春建昌米騰貴先生請發郡縣倉碾米平糶例二穀一米有餘羨乃滿量畀糴者嚴胥役不得中飽又勸富民以私財減價平糴更集紳士商令有力者挈資轉運而民不困於食焉南豐石牛洞民蔣大年兄弟四人其叔議婚新城吳氏叔沒大年欲改配季吳衣冠族也不允而別嫁其女大年乃以季冒叔名而以從弟年相若者冒季賄族保之黠者爲證控吳姓悔婚縣不能決是時吳女已有子矣其父母願倍還聘財大年必欲得女上控藩司藩司檄追女歸蔣先生廉得其姦詐狀會大年赴府催追女縶之而提族保及冒季者嚴訊盡吐實卽決杖繳還藩檄飭縣以牛洞頑民榜其廬兩邑民悉爲之稱快十七年撫軍鄂公奏請移守贛郡先生以精力衰固辭會上猶有逆案奉檄往

鞫而調補之
命下卽留贛受事贛州爲閩廣通衢故轄十二縣地延袤千里民俗浮
俢政繁劇先生志先振刷以次更化凡屬邑遼遠案多者咸調至郡就
近督辦審轉不出一旬兩月閒招解之案絡繹鄰縣轉遞稱應接不暇
有甯都監生曾翊唐遠出其妻邱氏與夫嫂鄧氏索債于李贊周家鄧
氏故與贊周私者也至是疑邱知之遽殺邱以滅口贊周懼不知所爲
其叔李東才者諸生也教以詐稱嘔血亡及邱氏之弟曰習教者往視
見喉閒有傷欲鳴之官而東才又教贊周謂習教僞傷誣控鄧氏之夫
虞奏主和寢息其事翊唐歸訴縣求理甯都令審邱死於病習教殘屍
翊唐誣告擬流徒翊唐於司審時求檢卽委長甯令會檢以無傷加擬
先生細核案情多疑竇驗其遺存血衣形跡非口吐且諸證辭皆乖剌
訊仵作供檢時開棺屍殭未化項纏束解視氣管斷而官喝令檢骨截
身上半蒸煮皮管糜爛辨頸骨無傷格皆註銷化隨訊東才贊周悉吐
實先生以所關出入甚鉅且事涉曖昧爲文牒城隍夜集諸犯于神前
詳鞫供情畫一獨鄧氏猶支離閃鑠於是錄供詳請委隔屬賢員確訊
定案會觀察阿公以內遷去代者至聽原訊者之言謂先生輕信長隨

令其審訪而長隨受賄先生誤聽翻案提訊之下意模稜先生以死者之冤莫伸矣而生者又蒙冤爭執相牴牾時又有贛縣民蔡方照六人搶奪拒捕舊案先生照例擬發邊衛充軍適奉
諭旨酌改本條為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先生謂事在例前非官吏因循結案久矣宜從前例為允爭之不得因嘆曰殺人以媚人吾不能也即會案投劾閉門候代撫軍命人再三勸諭之先生堅臥不出乃以任性被議既解組欣然曰今而後可以無疚於心矣遂扁舟歸里先生之去建昌改贛州也建昌士民追攀不及卓碑以紀其德政及去贛州贛州士民焚香涕泣送之先生亦為之出涕時乾隆十八年也既歸遂卜居雅坂足跡不入城市日靜坐讀書教子弟暇則與農夫野老課農桑泊如也子弟或請著書則舉習齋先生語以答之曰道寄於紙千卷不如寄於人一二分故先生之所以為政即先生之所以為學也余年十四以童子試受知於先生其後稍長知慕古為文章而先生已去建昌乾隆二十年省先生於家辱先生之所以誨之者甚至越十七年余成進士歸過浙江復至先生家則先生之卒已五年矣公子昃出其所撰行述俾余據以作家傳某謂先生處為醕儒出為循吏他日史官當有

采焉乃刪取其事跡之可以爲法者狀之如右

永甯知縣魯公成龍墓誌銘　魯仕驥

魯氏自宋循吏有開之子孫由江南亳州遷居江西之南豐其後有曰佐文者復由南豐遷居新城之中田里於是新城之中田有魯氏魯氏之處中田世讀書敦禮讓泊明之中晚歷時既久族漸繁上遂多有聲庠序間其出而仕者忠義之節德業之著皆卓然有以自立入

國朝而益顯科第仕宦相屬若雲崖先生其一也先生諱成龍字在田雲崖其號也先生幼讀書穎異年十六爲諸生二十而舉乾隆辛酉鄉試閱八年爲歲之戊辰成進士又九年選授直隸懷柔縣知縣任五年調繁棗强又二年丁母憂歸服闋補河南永甯縣在永甯二年卒於任年僅四十有六先生既早得科第其自往來公車及通籍後與四方賢士大夫遊益讀書好觀史事以爲此有用之學也性復勤敏遇事能決無留滯故其居官大吏多稱其能然未嘗或失大體初任懷柔地小而衝爲

皇上歲幸熱河駐蹕之地先生辦理大差民不知擾嘗卒遇大水衝橋梁鄰邑恐無以卒辦大吏並委先生代辦焉京北土多瘠懷柔尤有人

滿之患旗民雜處食常不足且多火災先生勸民積穀每二十五里設倉一所而荒歉有備其救火之法則設爲木籌每火起輒攜至火廠諭令斯民運水互相救應每運水一次則給一籌火止繳籌因其多寡而給犒賞焉其鄰里不相救者有罰自是懷柔火不能災前明戶部主事成介愍公其邑人也國變時闔門殉難先生爲表其墓復訪其後裔僅有一旁支子孫撫于人先生爲贖回捐俸百金爲之婚娶資膏火送入義學俾奉公祀此皆先生爲政之要務也至如遇水祲不待請命而發粟出借繼乃詳其所以民有積欠不能償者則捐俸爲之代償此則民之所以歌誦不置而大吏羣以爲能者矣其任棗強也邑稱富庶而多盜賊先生嚴飭捕役巡緝之盜相戒無犯魯公境任永甯也俗多輕生女子尤甚每婦姑不相悅則卑幼自戕先生諭以尊卑之等教民孝敬而其風漸息有孤子無禮於叔父者其叔父欲置之法訴於前令前令未忍也先生至復訴之先生曰以卑犯尊固當重法然爾兄止一子爾竟忍耶立召孤子嚴設刑具待之其叔父泣以請曰如此無以見兄於地下矣先生乃薄予懲創誨諭之遂爲叔姪如初先生之以至性動人如此先生爲政暇則與邑人士講論文藝邑有書院必加意培植其於

節孝忠義諸祠皆修舉無缺以為此風敎所繫也嗚呼後世之士偷惰苟且妄以為讀書無益於治及事至每不知所措若先生之所以為政者非有得於讀書之功乎先生生於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初三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曾祖時化國學生封中憲大夫祖朝用國學生捐授知縣康熙四十四年山東饑應募以己財賑濟泰安州饑民數千口奉

旨議敘候選知州未任而卒乾隆二十六年以先生任棗強貤贈文林郎父燃國學生封文林郎母孔氏封孺人配楊孺人後先生七年卒子四人書訓國學生書鼎書紳書秀孫某人先生居家篤於倫理與同母弟友愛無閒及孔太孺人沒繼母劉復舉一子先生在永甯聞之甚喜即欲分俸為之置產未及而卒楊孺人竟為終其志焉今諸孤奉先生柩與楊孺人合葬屬仕驥為之銘銘曰

才生於天耶亦資於古學為有用庶幾不辱其祖繫世伐之遙遙後來者甯不思所以自處耶

碑傳集卷一百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三十九

DS
734
C56
v.39

碑傳集卷一百五目錄

乾隆朝守令中之上

南陽府知府任君應烈墓誌銘　杭世駿
浙江甯波府知府王君紹曾墓誌銘　鄭虎文
博平縣知縣朱先生坤墓誌銘　朱筠
江南徐州府知府邵公大業家傳　鄭虎文
曹學詩傳　鄭虎文
朝議大夫廣西柳州府知府楊府君愚墓誌銘　趙佑
永州府知府朱公煐墓誌銘　崔述
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張君本墓碣銘　朱筠
故安慶同知錢公汝恭墓表　曾釗
又附新鄉令嘉興錢甄齋先生祠宇記　牛步奎
又附重修新鄉錢公祠記　鄂山
又附賀邑侯錢公擢安慶郡丞序　李仲賢
朝議大夫福建臺灣府知府武定李君師敏墓誌銘　蔡新
誥授中憲大夫陞授江南守巡道淮安府知府鄭君基墓誌銘　邵晉涵

又鄭基傳 劉鴻翱

朝議大夫貴州銅仁府知府護理糧驛道單君烜墓誌銘 竇光鼐

紀邑侯李本梁往署南昌同知事 曾仕鑑

保安縣知縣邱君仰文墓誌銘 陸燿

長壽縣知縣曾公受一傳 吳應逵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守令中之上

南陽府知府任君應烈墓誌銘　杭世駿

君姓任氏諱應烈字武承一字處泉家世山陰自王父大廣爲杭贅壻遂籍錢唐考諱相潛德不耀生三子君其次也以後其伯兄君生而穎異爲文奧衍深曲善體物情歲己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充一統志纂修官書成晉一級兩掌院以人才薦出守河南之懷慶君精於心計民畏而吏不敢欺尤以振興人文爲己任於懷仁書院中拔其尤者數人親經指授莫不得氣以去風氣日上懷屬七邑幅員不廣而文章爲豫省之冠孟縣爲韓昌黎故里其子孫向無博士君創議大吏請於

朝得蒙

俞允昌黎之後有五經博士實自君發之歲己未以本生父憂歸里服闋補南陽守南陽地廣民悍號稱難治未入境聞鄧州唐縣民偶乘糧貴糾匪搶奪即於途次遣經歷密授方略擒其渠魁餘釋不問一郡帖

然北來巨盜李會來宛句黨刼奪頻聞甚至有闔室被殲者懸重賞購之立置於法南陽之盜自此頓息上官廉其賢能委以全省捕務雖隔屬聽其節制前此未有也宛偶被水災單騎省視廬舍有衝汨者概予修葺秋禾可補種者概給種粒向例賑務必先請而後行君念宛距省六百餘里往返稽時則倒懸者無救先發而後聞災黎得霑實惠大吏不以爲專也豫藩趙城密奏請於河南南陽懷慶等郡開礦飭下撫臣查議中丞轉檄各屬皆礙藩伯面持論唯阿君獨齗齗直抒所見略云煤炭爲日用所必需而計利究不甚大趨之者諒不甚眾又脚價卽關成本採取入山必不甚深稽查嚴密自無聚眾藏奸之患若銀鉛等礦其爲物也本不脛而走其聚人也自不疾而速禁之且不能止況招之使來乎況豫省沃野千里非若滇粵等省山多地少本業不足謀生者可比卽如南陽一郡現在務農之家大率人耕百畝此卽盡驅斯民而農之尚覺地廣人稀田功鹵莽更分之使爲礦徒趨利逐末其爲本業之拋荒必多矣前明萬歷中河南巡按姚思仁條奏開採之弊有八現今形勢不必盡如所云而農桑失業一條其流弊古今則一也條議內開滇省邊地可開何以腹地轉多顧慮不思邊地僻處一隅

遠方人諒難涉險而至若腹內郎屬四通八達之衢其聚衆也較易而河南居天下之中又逼近畿輔似更不宜輕爲嘗試且銀鉛有無衰旺都不可知貪不可知之利役本業之民而或至釀成意外之勢此固事之不得不爲鰓鰓過慮者也中丞郎據此議覆奏事得寢計典膺卓異之薦奉

旨回任候陞例晉按察使副使旋奉本生母諱居廬買宅山陰道上宋陸務觀快閣遺跡在焉搆傑閣三楹以復舊觀課耕教子便有終焉之志越中後進皆從受業合鄉先生之仕而已者仿香山洛社故事爲娛老之會飲酒賦詩歌咏太平聞者豔之同年孫宮允頤齋掌教蕺山移家至越旋捐館舍遺孤才十一齡耳君首創買田之議與娛老會諸公先後佽助延師課讀歲議給脩月議給米遺孤未冠即列膠庠忘其羈旅之苦也君精神矍鑠每來湖上健於登陟近得痰飲之證兩月中處分未了之事手書寄余願以一言傳其身後飾巾待期神明湛定竟以九月十六日不起時乾隆太歲在戊子也生於康熙癸酉九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六配杜氏先卒子男子五長伊先卒次仁太學生皆恭人出簉室以胡生傑會稽諸生次倕次備子女子三乾隆戊午科舉人孫

汨紹興府廩生聞人荾太學汪墀其壻也孫七法祖衍祖震祖纘祖詠
祖秉祖慰祖壽藏在會稽之儲墅君所自卜也臘月六日庚申諸孤將
穿杜恭人墓合葬復理遺命前來乞銘銘曰
君之生也與吾爲文章道義之友及其沒也鄭重而申以要之言平生
風義宜哭寢門病跰躚而鑑井幸吾舌之尚存件繫君之行事亟咸許
我誄盪叫九閽木葉下兮空山昏吹簫鳴咽開幽窀灼楚焞兮筮襲吉
牉體合兮安且敦完吾責於後死徯士友之討論

浙江甯波府知府王君紹會墓誌銘 鄭虎文

王太史蒓鄉出守甯波凡八閱月而調雲南軍前不半歲卒時乾隆己
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越九載丁酉始克卜葬君於某阡君同母弟禮
科給事中顯曾撰狀率十一齡孤具幣奉狀來以誌銘請余手狀淚迸
咽不成誦頃之竟讀信乃志曰
君諱紹會字衣聞號蒓鄉世居江蘇華亭之張堰後入金山縣故君爲
金山縣人我
朝族之望於江以南者太倉王氏海甯陳氏而外莫如華亭之王
仁廟朝相國文恭公實公曾祖文恭公生君祖孝廉諱圖焯孝廉生君

考甯國太守諱祖庚妣陳恭人海甯大宗伯陳清恪公子編修諱世侃女也君胚胎前光性習殊眾幼授書百過乃熟恥之每黎明入塾塾門未啟持書跪庭中誦以俟夜漏下四十刻乃已卒為常久之開悟年十七補縣庠生又十年丙子登京兆榜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庚辰授編修君廣顙疏眉瞻視威重見者憚之少倜儻負才長而侍甯國公宦遊歷事益鍊既通籍掌翰林院事相國梁文莊公少宗伯介文口公咸才君倚如左右手奏君理院事君明斷果銳持公抑私無所撓避同列皆斂手讓壬午主雲南鄉試得士多知名者癸未充功臣通考兩館提調甲申充方略館纂修所至以才名壓其曹忌者滋眾時館中人有為蜚語所中者掌院信之將劾奏君力救得寢眾願歸獄於君君又倡修院署會

駕南幸文口公扈從道卒復騰言君知工興日月不利於介而甘心為用激當軸之怒以撼君君不能自明於是稍稍學韜晦避事顧事日填委無以謝也尋丁甯國公憂歸免喪復職授甯波府知府初掌院奉

旨舉詞臣之才堪任道府者君與焉當是時甯國公去保定守任在部為選人君弟顯曾官儀曹同居文恭公之錫壽堂舊第一時冠蓋車馬

京師稱盛甯國顧而樂之甯國自恨不得入詞館雅不欲君應是舉而無以奪舉者意君亦患苦口語求出不復辭及是乃有是
命至浙未幾以會勘事被議
命從征緬甸於雲南遂去甯君之治甯也以郡邊海多盜捕役豢縱不緝檢舊牘僅歲餘得未完案百有五十乃計案分役責捕役五人為曹曹推一人為長又設督捕一人轄之立比限滿十日無一獲者督捕帶比其長獲一小案者免獲案兩三並獲非分捕本案者第功以賞餘具僕縣官吏惕息奉令不數月完案八九郡稱告竊者鄞俗徇拳勇惡少年率數輩或數十輩白晝暴民於市吏莫何問君籍其姓名立木城六門戒無犯犯輒盡法無赦諸惡少咸匿跡無敢高語於途者郡以大治君坐堂皇聽斷縱民聚觀且謂曰余斷事無成心苟未允爾其各言余過無畏斷畢復詢如初必眾曰允乃已以故民樂就訴無鉅細立剖雖刑者無後言君嘗書聯榜聽事兩楹以自警曰刑敢曰允賞敢曰明祗為見不到時留地步民何以安吏何以察總於斯未信處著功夫蓋實錄也將去自為文千餘言與士民別民益感動去之日送者自城迤邐相屬至西壩凡二十五里哭不絕聲後聞凶問相與南望聚哭曰吾郡

五六十年來無此好官今去且死後望絕矣至今讀君別士民文猶墮淚因名墮淚文方之峴山碑云君至雲南作急裝腰弓跨馬逐諸健兒隨制府阿公疾馳老管屯軍前思一展劃裂之用以自贖會病瘴輿疾還騰越卒春秋四十君配初聘揚州戴氏河南汝甯府知府諱汝槐女未婚卒娶無錫張氏禮部尚書文恪公孫庠生忠女側室楊氏子男一人景高楊出女二長適兵部尚書彭公啟豐孫侍讀紹觀子甲午舉人希范次字湖南衡永桂江道汪公新子某俱張出景高聘戴氏即汝甯公孫女君念原聘戴雖未成婦義不忍絕歸其櫬將以禮葬懼後世子孫廢墜厥祀乃復爲景高聘於戴以繫屬之君之篤於倫義此可觀矣

銘曰

謫金齒橫草功或以此天何靳之以謫死循良最迹古孰儔南陽潁川今明州君來桐鄉神夷猶山深海闊道阻修神兮歸來不可以久留歸神幽宮釋塵憂吾銘以詠君知不

博平縣知縣朱先生坤墓誌銘　朱筠

乾隆辛卯冬十二月三日秀水朱正甫先生卒於家越明年二月筠在太平試院聞其凶問哭諸寢門之外喟然曰先生古之學者而當世之

循吏也今亡矣歲在戊午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壬申年四十試禮部報罷揀得蕭山縣教諭秩滿薦爲知縣己卯年四十七引見詔可需次吏部明年庚辰知山東博平縣三年引病歸又九年辛卯五十九卒先生之爲教諭也自陳知府以爲經義治事當兼講戊寅六月兩縣大水上書曰芻蕘之見不敢不告一西江塘當改築石塘也塘在縣西南起臨浦傅家山極乎四都褚家墳橫五十里江自富陽合徽廣信金華衢嚴處溫七府之水南來衝之霪雨潺霖上游陡漲而錢塘之潮朝夕兩上相持不退激而怒鬬於時土塘庳薄者當之先決決則蕭山先壑奔騰東下山陰會稽所在昏墊是懼此時雖蠲三邑財貨以爲金塘無及矣然而蚩蚩者廣痛定輒忘商人轉徙不利則剗削之農利灌輸則穿穴之蟻穴之潰勢成滔天是非易土塘爲石不可然或以繁費苟安歲於本邑得利田徵錢四百六十貫備修築不足更假借司庫別項錢益之費埒甃石風雨浹旬下民惴惴立樁取土遲則淪沒今縱未能一切改建亦宜審擇要害而先施之段落丈尺分年告功豫假數歲歲修爲一年之用若必不可宜做宋北海萬柳塘遺法沿堤樹柳不數年根結堤堅可斷民閒剗削穿穴諸弊保護土塘良便一龕山長

山龍口諸閘宜修復也蕭山四面故設圍塘以攔外江之水而內湖積蓄無所歸宿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下故于東北方建三閘以洩水運渠之水出龍閘口由化由夏二鄉之水出長山閘鳳儀鄉里仁鄉水出龕山閘前人所以不敢專恃三江閘者以三江閘在百里外又為山陰會稽諸水畢匯之區其去水也較遠不若於縣境立閘呼翕巖壑之水赴海多門即江塘溢入分下如沃焦釜矣比歲淹患少啟閉久廢卒逢暴漲淤塞罔措及其安也又復忘危於是動輒成菑即如山陰所在之山西閘昔蕭山大水時嘗試開較其功利殆不下三江閘及今年往相視外壅異昔是雖沙水有變亦無人為之探量時時刷濬所致也請檄下有司修復啟閉濬刷如法夫蕭山為山陰會稽上游上游治則下流安實三縣生靈無疆之慶也知府得書下縣勘先生復書請存長山舊閘以固內而別建一閘於閘外老墾塘霪洞之閒通流接脈遇澇開放可以佐三江閘之不及又請開龍口閘外支港或徑塡築閘以內水門用過圍內諸水滾滾逆入又請溝通龕山閘以外雁山鼈山中閒四五里勿令水溢倒灌使水由兩山至雷山入海且曰有塘以過水有湖以瀦水有閘以洩水三者備而蕭山治又致書知縣力言之知縣妬其言事

以為必不可行至八月大雨沒禾知府始急從先生開長山閘洩水之請轉送上官行之而縣僅以安後十三年庚寅七月廿三日浙江大風潮怒擊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縣人洶號狂走歎息先生之言不用也其在博平歲辛巳

上南巡先生當治道獨騎一馬從役四五人沿馳道所在循行博平人爭荷畚鍤掃灑之具先往先生所行處無有不治先生騎往來與父老勞苦而罷及

乘輿過博平所治無失狀他縣治道者聞之相語以為奇陽湖龔友年二十有異才先生在筠坐中見之與為忘年交友閒自家過博平謁先生先生飯之訖辭去乘以驢召僕手牽之而先生躬自扶客以乘曰坤不敢以肩輿煩吾民送客也友至京師為筠言相與歎息已而友死先生聞之亦歎息初先生需次獲選當行筠作序送之且請曰先生其何以治博平先生應曰坤不敏然竊願學陸先生隴其之治嘉定也筠曰果然筠當望泰山之東載拜載拜已而果然嗟乎若先生者殆行之而有其言者邪抑能言之蕭山而能行之博平者邪先生天性友悌少從伯兄秬堂先生學服習有宋諸儒之言而私淑於其鄉先正桐鄉張先

生履祥在蕭山嘗校刻楊園遺書是時甯化雷公鋐以副都御史提學浙江先生及門稱弟子及雷公請終養歸先生與請講論往復于浙山閩水之閒斷斷儒者之風也所著餘暨叢書二卷靈泉筆記一卷刻行初治易後考證五代史論著雜文並藏於家鈞始及先生之兄秬堂先生門乙丑鈞年十六先生以應禮部試來京師獲見焉既以應試來必見需次一年餘時時見及先生歸後不見者十年庚寅冬鈞使閩還舟出嘉興訪先生於家先生爲鈞設酒食坐秬堂先生於上語曰連夜絜絜道曩者懽甚漏下四五十刻呼郎君出錦衾臥客於書堂之東偏明月日同游滮湖登烟雨樓又送鈞於舟再飲而別鈞方謂先生年未老遂其初服他日有役于浙數見先生不難而不知其不可得而見也先生諱坤字中黄又字正甫乾隆戊午科舉人敕授文林郎山東東昌府博平縣知縣生於康熙癸巳某月某日卒於乾隆辛卯十二月三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再娶金氏封孺人子三人鈞聞其卒而爲之銘書以寄先生之子俾更匃書丹刻於墓道之石銘曰

石有玉曷之琢樾有木曷其斲瞰以瞳乎未之盡以終也而吾心之降也

江南徐州府知府邵公大業家傳　鄭虎文

君名大業字在中號厚菴別號思餘姓邵氏宋康節先生後也康節孫徽猷閣待制溥秘書省校書郎博從高宗南渡家於越之會稽十世而都巡公忠遷餘姚自都巡以下又二十三世至君祖諱秉徽禮部會同館大使因父汝楫官天津遊擊遂居京師著籍爲大興人君考諱琮康熙丙子科舉人四川大竹縣知縣兩世均贈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妣胡氏贈恭人君爲大竹公仲子生有異稟目能於十步外辨粟米大字書再覽即不忘爲文操紙筆立就雍正癸巳年十四補學官弟子旋餼於米虞王子領京兆榜明年以春秋魁其房君故文譽藹鬱至是益譟諸公卿爭禮致君君無所答張文和公座主也君亦未嘗有私於公公心重之再舉再不用卒歸部爲選人君爲人強正有節概寛中和物守義達志樂清勤自刻削不習媚以有立於世卒亦坐是謫塞外

今上初元龍集丙辰初出爲黃陂令下車投訟牒者數百人君不移晷決遣立盡吏民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者人比之張睢陽衆莫敢弄以事聽訟務以誠格不事刑威鉤致有爭產者兄弟皆頒白貌絕相類令以鏡鏡面問曰類乎曰類則進與語絕痛君亦不覺自淚下且曰吾新

喪弟獨不得如爾二人白首相保也嗚咽至不能語各相視涕泣罷去
縣有溪環城蛟雨溪漲崩隄嚙城城壞勢且潰君即壞處泣拜誓以殉
水爲驟止拯溺粥餓完毀岸築民隄民得無以水死旱禱不應則爲文
焚告城隍神雨立沛民得無以旱死禁民捨身於木蘭山之捨身崖民
得無以愚死凡五年制府宗室德公賢之以其名
上聞會丁父憂去其服除而吏河南也權開封府同知收土惡號木耳
大王者杖殺之授禹州移睢州均治如黃陂睢頻澇君破匿報習請糴
請借請賑皆得之他郡亦得請如睢州民以不饑濬惠濟河以俸更直
民悅立石紀之凡四年無遠近皆名君曰邵父當是時江南蘇州旱米
價昂民告於守守告大吏不省民譁於市於是法譁者而奪守官民困
甚乃陟君守蘇州至則盡得囤積罔利持價使不得平者名召集與爲
家人語皆心動曰惟命則出酒食彩帛勞遣之價頓減民怗怗無危心
君爲治篤誠信敦寬大絕餽遺簡酬接嚴職司淸獄本終身守是道不
變至是益振刷劬躬燾物莫不徯應松江舊獲二十餘盜轇轕互引獄
無主名多瘐斃者則以屬之君立取羣盜至則皆斷脛折踝腥穢螫鼻
君蹙然呼之曰爾輩亦人子也迫於饑寒偶一試而習爲之遂至是猶

茹刑詭辭顛倒首從誣殺非罪人且誣殺人何益於爾語未竟有魁然
者仰首曰公猶以人類待我耶公廉正不忍欺公公速命吏具紙筆即
起跪呼其黨曰吾等今日結案也一日而獄具由是獄無不待治於君
者時兼權蘇松兵備道俄而攝治藩司事制府黃公撫軍雅公交倚重
君首薦部議格不行辛未
今皇上初幸江南成憲鮮據屬君條具列上頒行之
御舟左右分兩岸挽行名蝦鬚縴君語嚮道大臣曰除道增縴則必毀
廬舍平田塍伐桑柘梁支河塞汊港若此非所以宣
上德意也遂改單縴黃公欲移君守江甯雅公不許黃疑君爲雅私人
忌者乘之會積雨治吳江
帳殿基未就黃慮不及事且得罪豫以觀望劾君至則供備咸具
上悅黃亦悔然卒以是左官去於是君再至河南撫軍則鄂忠烈公也
先以光州待君俄而
特授開封開封民習知君而鄂公又深相愛重君謂可盡出所有以自
効未幾而鄂去豫豫瀕河多灘地有陽武祥符民合控封邱史固村民
侵占者及淸丈侵占妄而畝數則浮於額撫軍欲照欺隱加賦君持不

可顧無解於數之浮考志乘及諸舊牘始知豫省原分上中下三則自萬歷間改并中地十畝有奇完上地糧七畝下地十畝有奇完上地三畝畝數浮而糧不減曰得之矣陳之撫軍撫軍曰昔爲下則今則膏腴如之何不加君曰公以此爲膏腴乎是河衝淤積百姓以墳墓田廬父母妻子所易之微利奈何以爲膏腴而爭之且今可爲退灘淤地異日卽可爲沙壓水衝冬春播種夏秋之收穫未可知況此村向稱瘠苦鶉衣鳩面十室九空加以上年河決正當十三堡口門之衝屋宇未盡葺流亡未盡復議賑議借苟得延命舊賦巳艱復增歲額其何以堪撫軍作色曰是國計所在誰敢撓之君曰公爲國計某爲民生民生卽國計也撫軍怒甚君起趨出撫軍屬藩司富語曰吾將劾之問能當得否君曰以撫軍劾一守何云可當況某蒙

皇上棄瑕錄用若復被劾更不可當特不知所劾何事耳曰卽封邱事君曰如此則某當得矣富愕然君曰某被罪不過一人之身家流離失所彼桑戶棬樞蓬頭歷齒者獨非身家乎以某一人殉千萬人何不可當之有且強行之恐興大獄富竦然問故君曰加課封邱封邱人無如何也必歸怨控者毆擊以洩忿控者必多其衞以相鬭鬭則官必禁壓

禁壓不止則必逮究從此抗官聚衆之事起矣且汲汲欲以此為功部
議亦未必即行也不聽卒以加賦請部議試種三年乃加額次年盡沒
入水乃寢未幾以陽武工漫溢復左官於是君復至江南知六安州歲
餘民戶書官清民安四字於門丁丑
駕南幸治江甯
行宮明年潁亳水利興一以委君自經始訖終事民忘其勞尋以緝盜
例議降去六安初六安有祠祀明六安牧越湖公者君族之先世也君
為葺祠置祀田君去民謳思之即祀君為生祠引
見再還江南權知江甯府壬午
駕南幸徐州為入境首程守數更替事多廢闕乃以君攝郡事
駕至即真授初
上發帑治徐水利為久計民免墊溺君謂疏濬渠工不閒歲必躬必
勤毋飾毋怠庶可保前勞弭後患勖己率下用是為先務其宣洩規畫
所在多有今民所號邵公河者此其一也黃河自豫直下至韓家山折
而東薄城西勢如建瓴由是而北而東環城三面水漲濤起吹地欲裂
城中人仰視帆檣如在屋上驚走駭亂戶不帖席顧東北循軌直下西

北則斜當其衝雖有重隄獨恃韓家山埽工爲固失固則破竹之勢成矣君按視得蘇公舊隄於城西起雲龍山迄城北月隄修約三里湮爲民居君曰此堤似無用然大堤猝潰循此南下城得免衝保障之道實在於此力請於大吏卒復其舊隄建蘇公祠置祠田夾植桃柳自爲文記之越歲韓家山工幾潰已而西門大堤又幾潰民皆恃此以無恐越二歲甲申

上命開荆山橋河大吏以君習於事令專之河成今相國高公爲河帥設讌落之親酌酒以贊於君治徐七年雖閒有水患而民不災無蝗害至今誦之戊子春君循例引

見還道聞訛言妖匪劄辦事至卽坐是落職謫戍軍臺遂不復用卒時辛卯四月九日也年六十有二

上四幸江南君皆躬遇凡賜朝珠者一貂幣者二又賜武金牌者一則以旌靈巖山救火功也

召對者三文集中有恭紀天語一則記

上初幸顧問語也君所至以勸學爲務因黃陂二程子祠創義學葺睢州洛學書院集生徒月課之率親爲之師得其指畫者輒獲售戊午君

分校楚闈黃䝿售者七人君得士五其一人即邑人自後科第不絕咸歸德於君云君事親孝爲諸生以文學爲養既仕以清慎勤三字爲養大竹公亦忻然忘其貧也親歿卜兆形家言不利於仲伯欲改卜君曰利伯猶利仲也何害遂葬伯季並先歿愛其子逾已子嘗自笑曰此亦第五倫之用心耶在官廉俸外不名一錢削衣貶食型家訓後斬斬不少假而族黨交戚之貧而歸君者如其家食常二千指其諸櫝死藏幽出危綿絕力雕不爲之盡君謫各散去多失所者君解音善弈能琴書而尤獨嗜書公暇未嘗去手晚治古文有唐法詩俊爽皆有集在塞外著讀易偶存八卷批春秋未竟而卒皆未刻其刻者制義恆爲眞吾二集也君配胡氏繼其娣亦前卒側室施陸顧子男十存者九自昌乾隆庚辰舉人內閣中書戊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自華己卯舉人任邱縣訓導嗣季父某後自榮候選州同知自悅壬午舉人昌同榜進士禮部主事自中自和自本自彭自巽皆能業其家女六人皆適士人

舊史氏曰宗室德公嘗撫其座謂君曰君學問治行皆第一當以此屬君然吾所期於君者非僅在是嗚呼此可以知君矣德公天下學者所稱德夫子者是也後嗣封爲簡親王

曹學詩傳 鄭虎文

乾隆癸巳孟夏震亭先生既歿之三月其冢孫孝廉守浙江甯波府同知榜暨季子邑生頤以先生全集板燬重刻常屬序於余爰具狀以告曰生爲序死爲傳先志也敢請嗟乎先生歿而老成典型亡矣如後學何敢不紀實以爲來者告乃不辭而爲之傳曰

先生姓曹氏名學詩字以南震亭其號也歙之榕村人康熙辛卯年十五補學官弟子乙巳食餼己酉舉於鄉壬子以貢士分校湖北鄉試是年計偕入都初先生十有二歲作黃山賦一時手寫口熟以徧傳達京師聲動朝列洎所著香屑集出人爭購爲枕中鴻寶四五十年間言風雅者必以先生爲宗當先生之初入都也諸公卿咸以第一人擬先生爭欲客先生先生厭苦至是則徑入西山中讀書僧舍匿不以其名聞桐城相國張文和公知之屬先生友來招不應三反乃強起謁相國於澄懷園爲作澄懷園賦已而

詔開大科相國來趣先生先生以博學名實難副辭自後連上春官輒報罷戊辰成進士出試爲令守湖北之西陵西陵多盜前令坐是免至則不旬日獲其魁旋眞授崇陽令首讞盜妻者宋某事論宋而以妻還

其故夫完鏡歌所爲作也崇陽天寶初始開山洞建治地多山泉故治田者必先治水宋張公詠爲邑令嘗築白泉山引水灌田而泉之出龍頭青山紫龜三巖者農資其利公相視高下開築塘堰民皆便之其在縣東石硯陂者明洪武嘉靖閒嘗修復之餘漸廢沒今城東下津渡孔塘堰猶宋遺址也先生首卽其處按行循跡葦木伐石瀦流疏壅備旱潦蓄洩灌注因利禦災石田以腴千頃倍穫於是農民各治塘堰不督以勸水利畢興而縣之諸水並匯而入於雋水城西北隅有大畈堰獨當其衝故易崩桀黠者歲斂民金錢以築築則故爲庳薄疏漏以速其壞因緣爲奸利至是亦成且固以久自是邑無荒田地僻俗陋士鮮辨聲韻者先生建桃溪書院以課士而身爲之師期年士皆能詩時大吏言賢吏者必首先生敕羣吏曰若爲治不必師古其師曹令自制府而下以使來乞先生文者趾踵塡接先生濡筆應之率不稽晷刻而於公無廢事三年以母喪襆被歸久之家益貧或勸之仕先生曰吾向者徒以有老母在也遂不復出居鄉凡二十二年卒壽七十有七先生生平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易吉凶進退身之心之自言嘗坐蒲團參悟得二十一史都在卦爻象中晚年欲以史注經惜未成書而卒

論曰先生方童子時能立堂上與縣官抗爭立脫其族被誣殺人者於死其膽識宜可勝

國家大任者學又足以充之而竟以卑宦終嗚呼世無不知有先生先生故未嘗許其知也先生其深於易者歟

朝議大夫廣西柳州府知府楊府君愚墓志銘 趙佑

君姓楊氏諱愚字大智號北峯山西太原府興縣人先世由陝之神木遷焉祖玉鼎考如震皆以君貴累贈封奉政大夫例晉朝議大夫祖妣李母崔皆宜人例晉恭人配康氏處士庸炳女例封恭人兄明修職郎弟濬山東泰安通判君學有體用年十八補弟子員以書經舉乾隆戊午鄉試已未成進士歸十年謁選初授福建詔安知縣調繁侯官縣署南臺同知卓異擢廈門同知調淡水同知丁外艱服闋仍赴閩署建甯同知補漳州兼攝南平縣代守建甯漳州汀州興化四府再調南臺兼攝侯官平和二縣龍巖州再舉卓異升知廣西柳州府以卒年五十有七君先後在閩二十餘年及爲柳州僅半載故宦績莫著於閩性好約不肯苟取言吶吶如不出口及遇事敢任應對上司必竭誠無所瞻徇所遇諸大吏非一輩皆能重君以劇任相畀遺有所薦舉必以首推閩

之人始而畏其嚴繼而服其明終而戴其慈去之日攀輿而送者道爲之塞聞其死而悼歎者比比也嗚呼其必有道以致之非夫以利結以色取者矣跡君經辦地方庶務無慮數千百件皆卓卓在人口耳不可悉志志其大者當漳州逆匪蔡榮祖事發郡馳檄詔安云嘯聚俱在林胡山中詔西北竟上山也素險塞稱盜藪僉議調兵往勦君奮然曰主一縣不能保地方無事尙敢臨事姑待乎且多人適鬨吾民債公事耳卽輕騎往從者裁數人至則寥寥百十家迹其謀狀無有俄百總趨來問恚曰某將卒五十人駐此反則某反耳何傳之謬也自君來三年閭竟草竊無所宿甯有此乃引還則報其游擊領紅花埠兵至矣卒共白制府既而坐黨逆死者環漳六邑皆與焉詔獨免制府由是重君踰年復有流言烏山反者證其誣如之南臺有桔園洲貢生某與林姓爭田不勝賄營弁捏報林不軌事制府已遣逮百許人以屬君君勘知冤卽盡釋之而馳詣轅門謝反覆陳事釁始末並所勘狀竟霽制府顏抵誣者罪其他治獄明決類此在侯官平反特多往往疑難積案人所愕眙而不敢承者無不應手就理不縱不濫所捕獲則南臺有張輿數十人廈門則林天厚十餘人漳州則黃薦兄弟九人皆豪猾巨盜入或爲君

賀輒蹴然變乎色從不以爲已功廈門爲洋艘隘口出入餽必豐上司挾以採辦洋貨相習成故事君與商民約勒石禁絕其稅例曰打運錢一無所私越八載君方攝南平會廈門洋行陋規事發使者出按君獨免吏議焉尚書裴文達公語人曰吾此行識二君子不虛矣其一謂廉訪朱公珪今晉藩云淡水生番橫往往襲擊內地人斫其首以去白晝焚掠如戲而熟番復冒託爲奸屢創不止時楊應琚爲總督以委君君條陳十二事宜皆見施行如定立疆界禁游民不得偷越番境佔墾田畝以清釁端令熟番各薙髮留髮以示區別移駐都司營於艋舺渡增設汛樓令民得家置竹槍木棍以資捍禦給守隘諸番口糧以均賞罰至於今帖然若夫懲溺女之俗裁嫁娶之禮置省會北郊義塚築洪塘橋禁鬬棍毀淫祠葺宋諸儒祠立練氏夫人廟新鷺島書院庀救火具驛舍城垣有廢必舉所至皆然凡君所爲在君祇以求稱其職而已爲人所難能君嘗歎曰作吏當於人不知處與民相安于無事卽民受福多矣愧予之未能也故能政通人和上下翕如莫不期之以公輔而徐觀其末竟其遷柳州也閩人以爲望粵人以爲慶時君方病下利猶力疾視事掃清積牘竟至不起實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也惜哉康恭

人有淑德後君卒以甲午十一月享年之數與君同子四人嗣時嗣秉嗣溥嗣博皆諸生嗣博爲修職君後孫六繹紳綬綖紱績女子一適諸生李清棻曾孫一葬以四十年五月在喬家溝村祖塋之側奉康恭人合焉誌取諸嗣秉所爲君閭粤宦略及行狀中而系之銘曰

詩之良士史之循吏惟體恭儉能行慈惠不疚於利不怵於勢匪名之弋曰義與比方隆望實未竟設施天不慭遺人尸祝之爲李翕頌爲孔宙碑詞章非諛明德不衰

永州府知府朱公煐墓誌銘　崔述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大名府知府石屏朱公移湖南之永州將行郡之士民偕張祖道自郡治達舟次凡筵相屬如市廛者十有餘里其後十有三年公卒於家述在京師緘文於濵以祭公道公之所以待述與述之所以哀公者又三年得公子士琬手書於京師以公墓誌屬述嗚呼公之門生故吏膺顯秩者不少述一布衣何足以爲公重然不敢辭者自以應童子試時卽受公國士知既而請業於署八載公之行事蓋嘗親見而熟聞之則銘公之德以託之金石固述之責而不可辭也公諱煐字臨川號龍坡先世於明初遷石屏祖諱孔暘父諱宏裕俱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祖母王氏母許氏俱贈恭人公年二十六舉雍正甲辰進士丁內艱服闋授宣化府赤城縣知縣會大軍西征上官之檄旁午於道公應變有法事集而民不知總督李公衛奇其才委攝宣化府事將不次薦用之會丁外艱總督欲留公公不可乃奏給十月假歸葬公葬畢仍不出及服闋始補宣化之懷安調河間之任邱擢趙州直隸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既去民立碑驛道側以誌不忘公自請改開曹遂改廣平府同知復擢大名府知府大名故患漳水往往至城下公塞麗家莊口而鑿渠於下流以待漫溢者築壘道四十里達於魏以通往來遏水勢患以稍息初公在赤城以才能顯上官倚重之及爲大名風氣稍變院司悉更易而公故廉直不能隨時俯仰保定知府嘗謂公曰漳河水一滴不見遺耶以故久不遷公亦不樂與後進爭雌雄會移永州公捧檄喜曰是距滇近可爲歸計也將行屬吏有請爲公立遺愛碑者公怒之曰古之良二千石吏畏民懷今吏實懷予是徵予之不德也碑何爲焉至永歲餘卒以與巡撫議事不合以原官罷歸公兄煒雍正甲辰舉人性嚴厲公事之如父公爲縣時兄常在署嘗怒欲撻公公繞牀哀之門內事悉以稟焉兄治家儉自恭人不得衣帛曰吾家貧而弟性廉

直官不可常恃脫歸田能無憂凍餒乎非儉無以佐吾弟廉也公所置田屋皆與兄共之公恐身後諸子有異議者欲及已在析之又念兄弟皆爲吏貧富均遂議析產未及析而兄卒遂止及公歸乃與兄子均分之復別以田與兄長子使奉祖祀滇俗所謂長孫租者也獨公不以與已長子而與兄子爲異人耳公所至以成就人材爲已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貧者恤其家使不至徙業在任邱時得人爲最多前提督山東學政侍講學士李公中簡今兩淮鹽運使邊公廷掄皆公門下士也任邱故多士自是科第遂甲畿南公試童子悉有常法貧者得預爲計覆試者不過數十人人咸便之獨愼於衡文務拔殊尤材繼公者好以已意立法朝夕更改覆試煩數人咸苦之而所取反多庸陋士公之在任邱也有富子行千金求榜首公曰吾書生起家縣令可爲是耶富子怒入京師援例輸金爲知州曰吾以壓朱某也公以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六配呂恭人子士瑯國學生先公卒於京師士琪乾隆庚寅舉人揀選知縣士琬國學生女二長適楊羲欽次適董思義皆諸生孫男四人孫女八人銘曰

滇池之南龍湖之滸四山環焉中爲平土穿土得石厥厚數尺環十餘

里而平如席山川靈奇篤生我師涉目能誦操翰爲詞匪才斯難唯行斯勵凡今之人莫如公弟維孝與友施于有政惠而民懷教而士競不陵不援難進易退名臣大節公可無愧嗇公以位豐公以年丹顏白髮杖履林泉存順沒寧卜吉永久銘此數言以垂不朽

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張君本墓碣銘 朱筠

君姓張氏諱本字稼善一字敦源安慶望江人曾祖之禎祖尙恕父世宗祖父並以君仕贈承德郎甯海州州同知妻許贈安人先卒子三人龍見縣學生龍舉龍應並幼君生于康熙癸巳七月廿三日卒于乾隆甲午八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二敕授承德郎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乾隆丙子君初官山東登州府甯海州州同知時山陰陳球知府事望見君曰斷斷讀書子也何爲在此君曰本以辛酉選拔貢生執筆隸館中不獲齒舉于省士以議敘來獲侍執事球曰能爲我校閱府中十州縣之文乎應曰諾校閱畢榜于府門人人以爲當君乃言于同官及州之人曰學宮州士所以釋菜于先師當作而新之書院所以立之師俾士相勸學也今州無書院其卜地宜皆曰然于時重修學宮而牟平書院之建自君始君之在官日夜思有利于人爲之汲汲州瀕海民或去

家登海船以餬口于盛京所在有某者聘某氏女而出十年不歸女父毋來白曰女茲當改婚君召某兒至曰若弟定死邪曰弟十年斷家書而渡海者或曰見吾弟死未定也君曰某死未定若女待之十年貞矣而忽不待邪吾爲若益期以半歲女在側頷之未半歲某則捆載而至請娶女女曰非張公妾幾不爲君婦于是奉筐承以雞卵酒甕昇躋于堂下男女再拜而還爲匹方夏君行俗崑崙山中圖經所謂姑餘山也山去州城迴遠有婦人狂走山中而呼白晝剽者君即止輿問曰孰剽若婦曰鄰某某某君立召三人者至問狀僉曰某爲若鄰相負戴以助若而誣我剽若麥若男子病臥不出而婦人出官殆可誣邪君曰然然若耕田幾畝得麥幾何三人者具以對君曰若具言誣者敗矣即下輿入三人室召斗斛較之則浮于所對太半君曰若三人口不待麥養邪自天降穰穰邪僉曰或餉我也君曰方登麥而孰爲若益之餉邪三人者吐舌服請死罪君曰趣負戴反若麥官坐若剽死矣自是山中守君法視城中城中故無官署君治久之州人走相告曰我公帡覆我而我使公無屋以蔽奈何則迭呼迭築以成之當是時知州南豐李湖州同知爲君吏目通陳大烈悉不名一錢州人至今號曰三清居六年壬午

君以外艱去壬辰起官授西城副指揮使指揮隸五城御史錯治輦轂之下號難治官與胥吏狎以偪闒者居中爲姦利君宣言曰吾無闒胥吏孰敢參吾事訟者其來吾立判罷之已而果然有宛平人知其妻與縣役李某通俄失其妻三月矣訟之縣李某曰故與通有之失則不知也縣不能決則訟之御史下君鞫問固對如初君曰人失妻無所蹤跡不酷與之通者而誰酷邪施三木焉李某痛呼曰在阜成門近所呼之而妻抱一兒至其夫願受之去抵李某罪去報御史御史喜曰能使吾城增價于縣者公也阜成門外賊每挾薊于路以伺其魁曰趙小定楊老兩人狠狽取行者貲不虛發君固知之而賊與役交通官莫能致君一日坐廳事決事聞外人叫無辜已而聲漸遠君問無有即怒曰若欺叫者而去之當有情不與俱來吾榜殺若矣叫者即至則山西賣纊者也君曰客何叫曰民以纊易白金三十兩暍而解橐憩于簷閒或攫之走遭趙小定者曰助爾索金而分我金民疑之叫于官門者嚇焉曰入將榜爾尻民趑趄不敢前惟公憐之君即召小定曰吾耳熟若名久矣今若爲人解紛當知攫爲誰曰小定許爲之蹤跡攫者耳實不知誰也君曰若不言吾立斃若若言其人而吾或貰若何如于是小定惶恐具

言金所在召役卽之而并獲楊老君按律竟遠戍老黨數人者皋成挾嫋之風頓衰君他所治率類此西城人方賴君會中秋日君有公事出宣武門過其鄉人刑部郎中龍承祖啜茶頃曰吾疾作卽扶上車去及署而卒初望江之大雷池水發源自宿松流入縣界東南積而為池曰雷池又東流經縣南百里東入江酈道元水經注所謂青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為二一水東流通大雷者也君家自縣之華陽鎭遷城北十里寺自君祖父固習知城南險渡有三曰縣步河曰韓家嘴曰三官殿並大雷水所經流也水涸需橋水溢需船數十年以來民病之而未有舉者君贈公常慨然曰何日我及舉之及君以贈公艱歸一旦與其兄歲貢生問仁揮家財悉舉此三渡者橋船之具悉告備用畢乃父之志望江之人世世利焉君與兄問仁相愛如一人問仁之子龍升蓋侍君之卒歸櫬于南而復來京師為其叔父乞墓石之銘龍升余壬辰試望江學第一人也為之銘曰

兩能其職秩不一升利于人人上官無稱疾作乎友家纊不屬乎車返乎廨而化古之祭法以死勤事非君也邪非君也邪

故安慶同知錢公汝恭墓表 曾釗

公諱汝恭字雨時世爲嘉興人先世本廬江何氏洪武中曰裕生甫三日育於錢因姓錢氏又七世曰瑞徵西安縣教諭是爲公之曾祖教諭生綸光贈光祿大夫事蹟具浙江通志孝友傳是爲公之祖贈公生陳羣康熙六十年進士第歷官至刑部侍郎累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諡文端祀賢良祠是爲公之父文端有子七人公其仲也由舉人挑發江南歷沭陽知縣縣之人德之祀名宦祠移興化去官日士民攀留道路爲塞輿不得行夜乃潛去其在新鄉也未滿二歲其去也新鄉之人留之不克乃建生祠於城中以祀之又建於城南十里之趙村公卽世數十年猶尸祝不輟新鄉士人王雲錦舉於鄉偕計吏至京師謁公之孫給事君於邸舍陳謝曰習聞父老言當時若非公免礦地稅身家且不保何有讀書求科舉者李秀才興祖與給事君素未識面從千餘里寄新鄉稾於京師且致書詞意勤懇嗚呼公遺愛入民如是抑以此見民情之易動也今之爲官者不能與民興利除害甚且苛求於民民於是疾視其官恨其不去去矣恨其不速爲官者因以爲彼民不可與處而更鄙夷之聞公之風可以自反也已公由知縣歷仕至安慶同知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文端公薨於里第公奔歸哀毀甚七月六日卒得年四

十八歲明年葬於海鹽南石木之原娶歸安沈氏生子男四人長曰豫章乾隆五十二年進士戶部郎中仲曰復順天大興縣知縣出嗣季父汝懿叔曰開仕乾隆五十四年進士翰林院檢討季曰福胙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學士之子曰儀吉工科掌印給事中道光十四年給事游南海乙釗文表其墓釗惟後生小子挂名碣末與有榮施其何敢辭爰掇取當時之民眷眷於公者而論次之以爲世之爲官者告至於行政歷官備載海州志良吏傳及嘉興志人物傳不具書

又附新鄉令嘉興錢皝齋先生祠宇記 牛步奎

蓋聞種德茂於及物而興利莫先除苛古稱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而事關民瘼則惓惓軫懷司馬遷傳循吏首爲敖國僑敖於百姓不便之令復之德敎漸洽僑爭承輕幣人士歸心我
朝愼選牧令重親民之官欲利病不壅於上聞也若前邑令嘉興錢皝齋先生其勤恤民隱盡心司牧者乎先生籍隸嘉興府世有令德乾隆丁卯登賢書辛卯分符鄘南問民疾苦城南有磏地千餘頃民苦歲租無出先生勘驗得實詳憲入奏蒙
恩永蠲其賦由是煩苛既除追呼不擾以興化導則躬宣

聖諭問晴雨則祈報維虔清庶獄則案無冤抑聯保甲則戶無流亡懋著廉能擢升司馬濒行之日攀轅臥轍留之不得乃建生祠兩處一在城內書院之東一在城南十里趙村城內限於地仍其舊趙村則增修大門三楹二門一楹爲東西廂貯祭器又建樂樓一所爲肸蠁妥侑地噫先生卽世已二十餘年矣非遺愛入人之深何俎豆馨香久而彌芳若此抑步奎尤有感焉先生勸詳乞

恩爲分所當爲非以沽名邀福也而祠宇增新有子三人皆登進士高第長爲郎官應列宿仲督學滇中季戊午典試湖南經新鄉入官舍行不中道至少侍養所色戚然名業原於孝德益歎先生之垂裕者方興未艾也人亦有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由斯以觀其可爲乎其不可爲乎嘉慶元年步奎以親老告近

授任新中越三年戊午冬適邑人修祠蕆事請爲記既次其實敬賦四言十二韻於後曰親民之吏恬耆是司痌瘝一體念釋周咨有田如石匪畬匪菑不耕不穫貢賦無資征輸爲累民苦力疲宰親歷勘詳懇弗遲

皇仁下逮永沛恩慈婆心一片次第推施人懷惠愛世世謳思重新祠

宇千載芳垂凡百君子此意可師私心嚮往規切來茲

又附重修新鄉錢公祠記　鄂山

新鄉城南趙村有錢公祠焉公於乾隆辛卯夏來宰是邑明年冬遷安慶司馬以去涖任僅年餘而民心乃久而不忘也斯何故哉葢公之爲政務在愛民表懿行恤刑獄嚴保甲教養兼施凡事之便民者靡不舉先是康熙閒邑頻有水患沙積土礦田不可墾者三百餘頃賦無所出往往責近村富戶以償民苦其擾公下車之日見獄中多以逋賦頌繫者廉問得其實惻然憫之以爲盡免累年之積逋猶無益也必永蠲其額而後民困可蘇乃躬自履勘詳請於大吏中丞何公具章入奏部議不許事幾中寢公又力請至以去就爭何公乃復爲申奏於是奉

特旨俞所請嗚呼

聖天子懷保惠鮮行不忍人之政固靡幽弗燭靡遠弗屆矣亦由良有司之勤恤民隱俾不壅於上聞也百世之祀不亦宜乎公諱汝恭字雨時一字葭齋浙江嘉興人刑部尚書贈太傅文端公仲子歲丁卯舉京兆試丁丑就挑始仕江南歷高淳江甯沭陽興化丹徒諸縣所至有惠政如在沭陽亦嘗減賦額以振貧民折運費以省轉輸又開柴米河以

通倉貨其在興化一日理積案二百立捕盜法禽其魁使互相糾摘徒黨解散具詳於江南志乘中公自去茲邑抵皖未幾丁太傅艱歸里以哀毀卽世而公諸子先後第進士爲郞官翰林歷中外皆有清譽是則廉吏有後天道無爽世有涖民之責者益當懔然於爲民興利除害者其遺澤爲無窮也曩乾隆庚子先大夫方宰長興分校浙闈得公仲子漆林檢討卷登於賢書迨予丙辰會試又出公季子雲巖學士之門兩家世相契故知公行事稍詳今年二月予奉

命廉訪中州入境訪公遺祠蓋自邑民創建以來烝嘗弗替六十年於茲嘉慶戊午前邑令牛君步奎嘗一葺之爾來又二十有七年矣乃偕今邑令胡君謀所以新之者爰出俸金鳩工庀材而邑之士民不忘公之遺愛踴躍子來百堵皆作丹雘一新不數旬而事竣夫安民之道必始於吏治而吏治之興必有一二賢哲鉅儒倡導於前以爲矜式乃相與觀感興起敦勉於弗替然則是役也庶有以裨風教之萬一而豈徒一家淵源之私也哉敬撫公遺事勒諸貞石以勸來者

又附賀邑侯錢公擢安慶郡丞序 李仰賢

嘗謂牧民之道興利除害兩端盡之矣而興利又莫先於除害蓋害既

除而後利可與也是以西門豹爲鄴令鄴害在巫則治巫韓昌黎治潮州潮害在鱷則驅鱷皆於下車伊始訪問民間疾苦力爲鋤去迄今兩地之人尸祝而稱道之不衰豈非牧民之道當如是邪新邑城南十數里外東西亙地三百餘頃率皆鹽礆不毛凜若晨霜業其土者困於賦稅忍寒饑鬻妻子百死而一生猶不足以供流離道路擠於溝壑者相望也良有司或留心民瘼將出水火而衽席之乃絀於計部慮於考成悲無捕蚍之代輸笑等攘雞之姑待吾民無所控愬亦惟仰天流涕長太息已矣歲庚寅秋月錢公來涖茲土父老子弟迎拜德容皆欣然相告知公之愛我民也然而則壤成賦功令久垂亦何敢以至難之事望於公日者公以按獄適李台村車轍所經見夫村墟寥落居民鮮少心甚怪焉爰進士人而叩之甫得其情遂慨然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於是謀所以去其疾苦者不辭勞瘁不避利害或申文千言或面諍累日舉數十年人所唯唯諾諾不能出一意處分利害者口講指畫條分縷析悉達之於上爾時諸大府猶有難色公則執之愈堅懇之愈力悃悃款款至以去就爭之必遂所請而後已蓋愛民之心既一誠之加結革弊之念自百折而不回終於獲上之效而吾民乃得有出

陷阱安耕鑿之一日可以休養生息子子孫孫食遐福於無窮仁人之功不亦偉乎時則驗勘之使無冬無夏往來幾無虛日公暑不張蓋寒不擁鑪奔走酬酢誠感理解略無倦容豈所謂余自樂此不爲疲者邪至上下伺應車馬夫役之煩供張之費皆自出俸廉一不及民蓋除民害不復知有己害雖使史韓二公來宰斯邑其爲民計不過如此以古況今公何所讓焉茲擢任皖中公將去我矣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聞者舉手屬額方以賢人得大用爲慶不暇以私吾邑爲憂將擇日躋堂稱觥而公不之許也乃卽公之設誠致行以除民害者序其實以贈公或曰今部議未下事之成否不可必奈何子以爲仁人舉事惟問其當不當不問其成不成事成公之德及於萬民不成公之心盡於一已況吾聞至誠感神公之誠至矣足以動神明而保我黎民事固未有不成者也且我鄘在天下一隅耳公爲鄘之政如是卽推而行之天下安有不如是然則公之事業充衍博大非吾言所能盡而公之心已見於治鄘之政者吾不能不備述其利害之係於民如此者非私吾鄘也非私於公也謂夫今之治民者猶有古人焉以爲天下慶也

朝議大夫福建臺灣府知府武定李君師敏墓誌銘　蔡新

始余識武定李君於比部見其人精明沈毅治事周詳心竊異之其後歷官吾閩政聲尤著沒既數年其子宗蕃以行狀來請予銘予於君爲部民歌愷悌志去思鄉父老事也況余之識君尤久者乎是不可辭按狀君諱師敏字仲堅號允堂先世自棗强遷武定數傳而至君之曾祖文襄公以名進士歷中外平逆藩建偉績事載

國史官至文華殿大學士生君之祖義圃公諱宜麟任陝西驛鹽道父濬洲公諱壽瀚任甘肅鞏昌府西固同知累世皆膺誥封如例君兄弟五人於行爲仲少穎悟絕人授書輒解大義隨父濬洲公歷官楚秦自七齡至弱冠咸僕僕道途間然嗜學若渴日炙雨淖中猶雒誦不輟乾隆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以登明通榜授臨朐教諭二十二年成進士分試刑曹掌提牢事期滿補湖廣司主事遷福建司員外郎旋擢本司郎中充律例纂修官二十九年以母憂去任服闋補安徽司郎中三十三年出知福建興化府閱三月調知漳州府守漳四年護汀漳龍道者數月調知臺灣府任二年以疾卒於官君生有幹濟才而含聽斂燿簡重無浮言十四歲隨濬洲公通判蘭州即以署務委付濬洲公終於西固同知任君哀毀幾至滅性而經營公私秩然就理固民咸感歎以

爲神君有子初任教諭即以振興學校爲事其在刑曹先後凡十年大小之獄無不推見至隱稱情比罪務昭平允嘗三迎母杜太恭人至京币月即歸戒之曰雋不疑何人哉吾不敢比不疑母然汝能勉效古人吾青蔬白飯心自可安不必迎養爲也以是日益振勵遇事無一毫輕率心時有以夫妻細事搆訟者獄已具矣君獨心疑其人欲再鞫之同官皆不謂然後竟詰得其謀殺前夫事衆方歎服其掌提牢歷四司每遇秋審堂官必委總其事京察俱列一等由是得邀
主知嘉其能事以爲有發奸摘伏才而君不矜不恃終不欲以刑名自信及其出知興化僅三月上官以各縣疑獄委理彌月即結百餘案漳州守缺
上命於通省知府內遴君調補蓋重其任也漳地處海口君首以編審爲務奸匪不得遁其迹漳浦逆民李宗閔等造僞劄糾衆不法君及其未發也擒抵罪平和逆民王添送等聚衆覆鼎山亦先幾捕獲三十六年郡大水深者數丈漂民廬舍無算民之避於城於山者胥嗷嗷仰號君爲別異男女招城中戶備餱糧駕舟親往哺之存活數萬人往來泥淖中率丁役護民舍閱兩旬始定調臺灣漳父老子弟遮道攀送擁肩

輿不能進者彌日嗚呼卽漳民之歸向而公之治行可知已其守臺灣
以番民雜處裸體跣足者性獷猂不靜爲別族類禁攘奪敬刊
聖諭廣訓於各村里躬行宣講期月閒隱隱向化沿山生番雜處不時
出沒顚越人民之無藉者亦乘閒剽掠君爲立望樓一千四百餘南自
達谷山北至大小雞籠皆設征柝置戍夫丁壯循環更代復示以守望
巡警法釐然皆有程度甫閱月卽有盜劫於途如法縛之獲首從置於
理自是萑苻屏迹俗尙結社祀神晝散處夜編竹爲炬千餘人聚而喧
往往滋事君嚴禁之終其任無敢蹈故轍又鹽法壅滯課日絀商民交
病君招商會買不限以額數多寡從其便境中遂無行鹽累其他理事
一如治漳而臺灣視漳尤劇君一手改判漏下三十刻始就寢初以癸
巳年染時疫元氣未復至此則體益弱病遂不起而臺民之思君固無
異於漳民也君先後兩遇覃恩請授朝議大夫生於雍正三年十月二
十三日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年五十原娶徐恭人生女一
繼娶呂恭人生子六今存四宗蕃宗衍宗穀宗魯於乾隆四十五年四
月十七日宗蕃等奉呂恭人命啟徐恭人櫕奉君柩合葬於城東王官
莊之新阡銘曰

峩峩文襄肅勳在閫明德之後世有達人曾孫繼武克敬克承入理祥
刑出為太守太守之來閩人翹首蘇枯剔蠹碑在人口北溪湯湯東甯
決決誰徵遺愛維臺與漳余漳人也銘君茲石永固汝藏曰惟南國之
棠

誥授中憲大夫陞授江南守巡道淮安府知府鄭君基墓誌銘　邵晉涵

乾隆三十八年春余遊江南之鳳陽司正陽書院講席時壽州知州鄭
君方奉臺檄將攝六安州篆聞余至為具賓主禮居數日益洽余叩所
措施君慨然於鳳陽蕉萃亟圖修水利以衞民生歎息者久之君赴六
安時時念余不置余旋奉
召入都編校四庫書君亦累擢直隸州知府歲時音問一如在六安時
未幾聞君卒於位余蘁然內悲重惜君將大有所措施略見端緒而遽
逝也君歿後五年公子應元與余為同官屢得聞君遺事今年秋應元
乞假歸葬其親請余誌墓於是追溯余相從遊處之時已十有四年君
之卒亦閱十年而江淮間稱頌君政績者如一日然則君自有其可傳
余之文方將託君之政績以傳也君筮仕鳳臺知縣鳳臺於鳳陽府為
偏縣君下車問民疾苦縣之東北鄉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濨泥曰窯溝

匯潁上蒙城諸縣水以達於淮縣人統謂之三河歲久三河謚湮上流水無所洩秋雨暴漲挾懸出反入之勢爭注鳳臺彌望成巨浸農時失業君相視地勢以爲非濬三河則鳳臺不可治時裘文達以戶部侍郎出治淮潁諸水君具牘上請而文達先時與江南大吏集議所濬地獨不及鳳臺疏稿已具矣得牘面詰之君侃侃陳利害及畚挶木石之用廣袤之勢程功久暫之期僂指無遺算文達廉知君才爲補疏如所請君察土宜穿故渠三河交暢釃上游諸水以通淮流不逾時工蕆文達亟稱之縣偏隅有魯松灣地遠於淮而土勢窪下瀕歲患潦君曰順高下之性下者受水則高者成良田矣周官水防之法可行也迺營高阜創建隄出廉俸爲倡士民繼之隄成魯松灣遂稱膏腴君之知壽州也州與鳳臺接壤君故知州有安豐塘周百里灌田四萬頃楚令尹孫叔敖所治之芍陂也歲久塘圮爲農田患君審覈舊制復繕舊塘爲水門三十六爲閘六爲橋一其旁則爲堨爲堰爲圩啟閉以時汙萊悉闢歲登民和君自爲文紀其事穆然懷孫叔之遠績焉君循行阡陌見沙地磽确廢不治則以爲古者潟鹵沃瘠分植五穀宜仿其意行之敎民種山薯蕷佐麥菽俾無曠土壽州不知蠶織而地多椿樗可飼蠶迺構蠶

種於山東教之飼養於是壽州農功桑功並與四民樂業余數往來鳳陽察土性耕植所宜與江以南相近惟壤地平衍水無蓄洩歲苦旱潦民亦呰窳偷生輕去鄉里當事者視爲固然莫爲計久遠往者靳文襄嘗建議屯田鳳陽事中止君講求水利行之縣及州胥見其效誠推而廣之又豈獨鳳陽一府爲當舉行哉然自去年鳳陽旱民多流離今春余過其地居者尚有餒色獨鳳臺壽州以水利之修秋成稔於他縣是則君之德澤旣久而能及人凡當世之有志濟民者舉宜以君爲法而民之謳思於君固宜其逾久而不能忘君擢淮安知府淮安故水鄉君夙諳水利詢衆衆水以爭一門淮所以潰也疏之其不可緩於府之東開濬東鄉澗市河於北則開漁濱山字河於西則開護城河壅滯旣通田陌資灌溉引其流兼濟漕運民便之近者河淮屢告漫決矣誠得如君者與之求疏治之宜不求速效必能遠籌久計奠濱水之民於袵席惜君在淮安僅一載有餘也君諱基字築平號定堂廣州香山人先世居浙江之浦江遷居香山曾祖一岳明進士累官吏部驗封司主事殉國難祖考標縣學生考懿貢生祖考考俱以君貴贈奉直大夫君少孤力學爲諸生以詩文著聲數躓鄉闈由例貢就銓授鳳臺知縣調定遠

知縣卓巽擢壽州知州權知六安州遷泗州知州陞淮安府知府四十一年四月

詔以巡道補用君先得疾聞

恩命感激嗚咽越八日而卒距生康熙六十年二月甲子年五十有六娶何氏繼娶李氏俱贈恭人男子子三人應元翰林院庶吉士今爲內閣中書應卓應翰女子子二人長適國子監生李咸欽次適國子監生郭燦應元等於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余謹以所聞於江淮之民者櫽栝爲辭俾江淮之民歌而思之其辭曰

望行軒兮颺雨旗善平反兮決所疑頌孝肅兮再見之餔井里兮療吾饑覆以厦兮燠以裘水就道兮神爲謀蟠蛟螭兮安兕牛墾原田兮腜腜登稌黍兮若飴飽德兮鼓腹而熙江南北兮羣所依奚遄往兮乘尾箕歸安宅兮粵山之陲神陟降兮淮水之湄樹豐碑兮奉靈祠祀桐鄉兮勿替歲時

又鄭基傳 劉鴻翱

鄭基字築平仁都人少孤力學爲諸生以詩文著聲貢國子援例移名吏部以知縣用筮仕鳳臺鳳臺於鳳陽府偏縣基下車輒問民疾苦縣

之東北鄉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涇泥曰裔溝匯潁上蒙城諸縣水以達於淮縣人統謂之三河歲久三河盡湮上流水無所洩秋雨暴漲挾懸出反入之勢爭注鳳臺彌望成巨浸農時失業基因郡守具牘上請時裘文達以戶部侍郎出治淮潁諸水先與江南大吏集議所濬地址獨不及鳳臺疏稿已具矣得牘頗難之基侃侃陳利害及畚挶木石之用廣袤之勢程功久暫之期僂指無遺算裘廉其才爲補疏得請不逾時工蕆民不知役農安其居縣偏隅有魯松灣地遠於淮而土勢窪下瀕歲患潦基捐俸爲倡士民繼之築建隄障遂成膏腴調定遠縣知縣舉卓異擢壽州知州權知徽州府罣誤以上考保留復知壽州州與鳳臺接壤基故知州有安豐塘周百里灌田四萬頃楚令尹孫叔敖所治之芍陂也歲久塘圮爲農田患基審覈舊制復繕舊塘爲水門三十六爲閘六爲橋一其旁則爲堨爲堰爲圩啟閉以時汙萊悉闢嘗循行阡陌見沙地磽确多不治以爲古者潟鹵沃瘠分殖五穀宜仿其意行之教民種山薯蕷佐麥菽壽州不知蠶織而地多椿樹可飼蠶遒購蠶種於山東教之飼養於是壽州農功桑功並興其後鳳陽亢旱民多流離獨鳳臺壽州以水利之修秋成稔於他縣基在壽三年令行化洽升泗州

知州會水災籌畫撫賑饑而不害擢淮安府知府淮安故水鄉基夙諳水利謂聚衆水以爭一門淮所以潰也疏之其不可緩於府之東開澮東鄉澗市河於北則開漁濱山字河於西則開護城河壅滯既通田陌資灌溉引其流兼以濟漕運民便之基於水利講求最熟退食之暇涉覽前史遇河渠水利圖經諸册丹鉛殆遍以故源流洞悉行之亟著成效授江南分巡道

命甫下卒年五十六

朝議大夫貴州銅仁府知府護理糧驛道單君烜墓誌銘　竇光鼐

君諱烜字曜靈一字青侅姓單氏先世鳳陽人自明洪武中遷高密爲邑盛族曾祖諱父牧大興縣知縣祖諱賡康熙甲子順天舉人雩都縣知縣累贈朝議大夫父諱鳳文湖南布政司庫大使累封朝議大夫母任氏累贈恭人君以雍正十年舉於順天乾隆元年會試中式而奔母喪於大使君雲南磨者井署至沅州灘石碎舟墜水得板以活逾二年始以喪歸乾隆四年

賜同進士出身歷龍門撫甯知縣以薦擢宛平縣知縣西路同知

特授廣平府知府復補銅仁府知府護理貴州糧驛道君所至皆愛於

其民其在宛平也剔宂應劇案無滯牘五城訟者多赴縣求理縣民某以姦殺誣服論死繫獄七年矣君至始爲辨釋布政使議稅西山煤君力禁之議遂寢逾年

上以京師煤價昂諭工部步軍統領順天府會議招商於西山舊礦開溝泄水而貸帑銀三萬三千以君董其役至今稱便二十五年近畿水君與大興縣知縣某議請賑不合獨謁總督方勤慤公九請至欲投劾去方公歎息因委勘大興災所並賑之君在宛平七年上下交許方公以磁州薦不果遷復以京縣處分多遷陞格於例吏無以勸奏依五城兵馬司例乃擢君西路同知京縣改例遷陞自君始其在廣平六年率下清整申前任龍門保甲法於屬邑步軍統領嘗有以名捕者按冊即獲會雲南師興量均境內車馬以次更用民無蠹累而以父喪去職其守銅仁勘決土田積訟叱苗悅服及護糧驛道逾年松桃紅苗白王保與其黨搶劫拒捕殺兵兵役署守報至議者謂且煽眾苗也護巡撫韋公謙恆以詢君君曰白王保黨徒七人耳素爲苗害眾苗必不從爲亂煩請自往令苗人捕之韋公即授君令箭並馳諭貴東道佛德偕往苗人素德君政聞君往懽迓滿塗君諭以爲苗除害之意且給以糗糧眾

苗爭先往捕捕急白王保乃縊其黨六人悉縛致伏法苗以無事韋公方敘君績而以事去君亦稱病歸君自任宛平政聲上聞

上每語及京縣輒稱君君去廣平後以例降一級會吏部以因公降革員名列上

上記君名命引見以原官補用比君自貴州歸時

上東巡詢及欲復用未幾竟以病卒實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一日年六十有九配傅氏繼配黃氏君卒後黃恭人督教子孫力學服官歷十有五年卒於子可堪洛陽縣署子五人可地附貢生可堪辛丑進士河南洛陽縣知縣可垚河南睢州知州可垂改名汝瑛已酉拔貢可里改名可椿附貢生候選鹽課大使女二人孫十人孫女十人曾孫七人曾孫女五人君之卒也子嘗為銘而未窆諸其藏比黃恭人合葬子可堪復來請銘而刊石墓次銘曰

人有韞患無所施有施矣患上不知君之有施於所治而

天子才其所為然止於斯我以銘之 魯仕驥

紀邑侯李本梁往署南昌同知事

邑侯李任庭之奉委署南昌同知也將行有鄉民熊某者貿貿然負一

區額書曰玉潔冰清直入縣堂從而觀之者闐然讙呼侯聞之亟召而問焉鄉民對曰民某都之農民也往年傭力於城內富室主人誣以竊盜送官究治蒙青天昭雪今聞當去故奉此區額來懸於堂以誌不忘清官之意也侯曰此小事耳惡足言清且邑之紳衿士民欲為吾懸區額者眾矣吾皆已辭之汝勿復然鄉民泣對曰民日夜思報清官之德今是以來也當主人誣民竊盜之日非遇清官必且與主人交懽而嚴刑逼服民將終身不得為良民矣民自蒙昭雪後即歸家力農日積錢文今已數年乃得製此區額求善書者書焉將欲傳之久遠俾清官之德長垂於此堂也侯不得已聽焉賞之錢不受賞之布拜而受焉即以此布製新衣明日侯啟行鄉民衣新衣跪於縣門膝行而送直至河干侯舟發乃起而是日邑之紳衿士庶送侯者塞途所過市肆皆燒蠟焚香跪于門大聲曰送清官莫不欷歔垂涕祝侯早返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不其然乎侯名本梁號任庭山東惠民人蓋相國文襄公之從孫也以乾隆元年舉人選知江西新城縣三十五年來涖任今年蓋乾隆四十二年

保安縣知縣邱君仰文墓誌銘　陸燿

滋陽邱君襄周罷官著書不入城市一日謁余于運河道署曰文老矣身後之名將以屬公余笑而不應又二年君卒其孤愛堂不遠數百里來述父命謂公雖不應知固已心許之死則必求公誌我墓余不能辭按狀君先世浙東人後家於兗以事謫編衛籍子孫因隸任城衛祖時開考隨皆滋陽學生贈文林郎君諱仰文襄周其字又自號省齋雍正壬子舉於鄉癸丑成進士知四川定遠縣昭雪羅九飛冤獄稱神明又條上治嘓嚕法通行於貴州湖廣其詞載在文鈔可久行無弊調知南充縣丁父艱服闋補知陝西保安縣巡撫桂林陳文恭公以言學投契深加敬禮未幾移疾去著碩松堂讀易記其學專以伊川為師謂程傳不明不知卦爻為何物邵子止繪其所自得非易本有此圖與三原劉繼貢紹攽鄠書數千里往復論辨余每從中兩解之因復輯易舉義別記四卷大指右程而左邵為言易者所不可不知別有楚辭韻解省齋古文自存草皆行世其卒之年以著春秋集義成命史鈔錄日夜讐校不少休一日晨興理丹槧方進甌茗整衣而逝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日也年八十有二配張孺人先卒子念祖亦高才早世次即愛堂又次肯堂殤皆側室何出孫玉麟愛堂出出後念祖先是形家言去君舍三

十里濟甯城北有吉地君曰我先世墳隴皆不越十里外我死必近祖塋而葬愛堂因是節靡費謹求柏槨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如治命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銘曰

家臨泗水學則伊川唯伊與泗同一源松檟相望先壟親君安斯室利後人

長壽縣知縣曾公受一傳 吳應逵

公諱受一字正萬號靜菴東安人雍正乙卯拔貢乾隆戊午鄉試以第二人冠一經庚辰揀發四川初署珙縣至即創南廣書院增設膏火作勸學詩百韻諸生斷斷向學每歲農時巡行郭外作勸農憫農歌令兒童歌之凡賓興鄉飲酒讀法諸令典他邑令所視爲具文者公必勤敬謹行之旋調江津江津號難治又值歲荒公聯邑人作救命會以有餘貸不足明年秋熟捐穀千石勸民立義倉作訓俗瑣言以教愚民於署前立旌善坊大書邑忠孝節烈諸士女名氏民俗丕變人稱曾夫子而不名己丑以署合州事降秩囊橐蕭然江津人醵金資之癸巳開復補長壽其治視江津甲午乙未兼攝巴縣時金川軍興絡繹公不累民不誤公供帳悉辦戊戌解組歸珙人預奉主入名宦祠巴人作有四亭以

比鄭子產而江津人則建坊於城南官道建祠於通泰門內曰曾夫子祠公所嘗涖事如涪開棊江閬中廣安諸邑民過祠者咸瞻拜伏謁每歲八月廿七日爲公誕辰紳士耆老咸率其子若孫具衣冠陳酒脯鞠臚頌祝門外設俳優陳百戲爲樂三日乃罷公少時讀朱子四書有所得輒劄記其旁及上方殆遍嘗曰集註主釋經貴嚴約而不得盡其詞故作或問以暢達其意並著前人立說之是非蓋註舉其端問竟其委註釋其要問備其義註採程門諸家之精粹而問辨程門諸家之得失故讀集註者必讀或問然後詳悉無遺纖微必晰又考洙泗以來淵源受授下迨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畫其序次曰尊聞錄漳浦蔡文勤公謂其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眞之防非一人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又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旁及諸史著學古錄六卷朱文正公謂其所志者正所學者遂讀之見未知本想見古聖人禮樂刑政之迹之心是爲有本之學有用之文致仕家居講學授徒復著易說四卷四書□□若干卷卒年七十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六目錄

乾隆朝守令中之下

濟南知府莊君鈞傳 張惠言
迂谷先生楊鸞墓誌銘 王夢祖
阜甯縣知縣閻君循彝墓誌銘 韓夢周
福建連江縣知縣王先生光燮行狀 孫星衍
又贈奉直大夫江西宜黃縣知縣王君權厝誌銘 趙懷玉
故廣西恭城縣知縣署百色同知陸君廣霖墓誌銘 趙懷玉
又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張惠言
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廣東新會縣知縣前翰林院編修張公甄陶墓誌銘 孟超然
湖南江華縣知縣陶先生金諧墓誌銘 魯仕驥
邵先生陸懿行記 羅有高
永安知縣王先生世勳墓表 丁子復
黃任小傳 鄭方坤
壽張令周君大本贊 張洲

凌君西峰墓表 張遠覽
大名府知府靳君榮藩墓誌銘 朱珪
奉政大夫四川石砫同知王君縈緒合葬墓誌銘 張洲
張君遠覽傳 吳德旋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守令中之下

濟南知府莊君鈞傳　張惠言

莊君鈞字振和自號曰敦坡先世自鎮江之金壇徙武進明宏治中有穉者中進士官山東參政其後子孫多顯武進之言世族者推莊氏以至君十世矣君少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于義乾隆初劉公奉節巡修畿輔河道君年十九隨幕府數爲劉公言水利事劉公甚奇之當是時直隸總督高公某方舉能任河工者曰孰有才如莊某而不早試之吏者乎卽上其名補霸州判卓異升東安縣知縣磁州知州以與按察使有親例改河南禹州升直隸汝州尋升漢中府知府奏留河南改補南陽府又調大名府丁父艱服除授濟南府護理濟東道按察使印卒於官君既以高公舉任河工而以後督方公觀承卓異薦其留河南也以巡撫阿公思哈奏而直隸總督周公元理請之故又調直隸君既明習水利事又長於治民所在大府爭欲任君以事其州郡皆有殊績而君性謙謹未嘗自言及君之歿而其子幼無以知君之詳獨得其卓卓稱

誦於人者四事其一事曰磁州二漳水合於其西夏秋之間水潦至決溢四漫或數百里無陸處瀕河之吏歲賦畚築隄而捍之潰又增焉以爲常君至州議曰水方悍而撓之以隄是搏之也請穿河引之勢必殺總督方公然之疏於朝

報可如君所欲穿者漳患大息其二事曰漳之瀕有棄地數千頃故民田也爲水敗獨其賦存吏以敲朴責之君請總督以

聞盡蠲之民祠君於漳水上其三事曰汝州舊有衛衛有四屯衛之罷也并於州而諸屯距州二三百里遠徭役以爲病君爲州皆貰免屯之民立石誦焉其四事曰君始爲大名府歲大旱君謁守道請發粟賑道曰太守擅之乎咎誰執君曰府去省千里文移往返必旬月饑民旦暮且死何咎之云乎知府請任立檄大名元城出穀四萬石與民既總督周公奏之有

旨復與賑穀四萬石民無餓者是秋歲大稔

張惠言曰君之子軫予交軫言君在東安時河水暴至君乘小舟渡及中流舟覆僕役皆溺有躍而呼者曰此吾賢父母也遽入水負之出及其去大名民號哭而走送者百里不絕余以世多言今民之情不如古

視於君豈其然哉惜乎君之未得盡其所設施而其事又不得而盡傳之也余嘗游大名大名之人至今能道君之賑民粟也

迂谷先生楊鸞墓誌銘 王夢淵

迂谷先生三輔名賢也諱鸞字子安號迂谷別號可詩老人世居潼關城內勝國中徙居華陰之竹頭堡高祖石隱公明庠生曾祖雨東公以進士令山東臨淄有惠政崇祀鄉賢祖省園公邑庠生考大櫟公歲進士銓延川司鐸未就職郡伯李公私謚孝靖蓋自關西夫子以來文章經術媲美前徽奕奕彎纓清華于以世濟也先生夙秉神慧在襁褓中太夫人口授古文詩詞即能成誦比長上承庭訓博通淹貫于學無所不窺年十四受知交河王文誠公取入學隨食廩餼選拔貢成均時與劉繼貢胡靜菴諸名士及先君子為同年友而詩文唱和獨饒風雅焉丙辰舉于鄉已未成進士當先生之未遊泮宮也甫七歲而太夫人見背哀毀盡禮至性遐聞及先生之既捷春闈也元配黨孺人告逝作悼亡詩百首深情宛摯使非資秉之異學術之醕烏能發皆中節如是哉癸亥銓犍為令川中山水綿亙地多荒蕪先生下車即勸開墾墾田日多居民日富值上有升科之例始行報稅人享其利無所累凡鹽課市

價淆混者概爲均平無甘苦多寡之弊而士守正學俗從古道依稀見絃歌之化云後改授醴陵調署長沙湖南民受漕糧之患而官倍取貲先生曰彼令姑臧者何人我豈取脂膏以自潤者命平解平收外胥役不得折收包納而羨餘飯食之類一切裁捐日步嶽麓書院與掌教者登堂講課于是士慶陶鑄之樂而農鮮稱貸之苦然循吏可爲而不可爲也乃復罣吏議爰具裝資由粵東抵金陵錢塘涉大江登虎阜泛舟西湖觀浙江潮水與賢士名流相往還山川人物之盛古今興敗之跡悉收爲裁咏之資歷練愈以精深胸襟愈以脫洒佳句琳瑯片紙珠璣同前所作刻爲三帙名曰邈雲草諷詠者當有以得其精神之所注而心志之所適也已越二年爲養親故補華容旋題邵陽邵陽苗猺雜居稱難治先生諄諄化導不數月獄訟不興公堂闃寂可羅雀其興學勸農冰蘗自矢一如在長沙醴陵犍爲也至分房考校所得多知名之士頻主文教雕予鑄回者不一其人而先生之學術著矣先生之經濟深矣使得大用詎愧漢太尉哉乃兩袖清風貧且如洗雖匡坐鼓歌不改其樂而泰山北斗之望霖雨蒼生之澤爲三輔士子幸能不爲舉世斯民悲也耶憶元宵後二日先生遺力迎予云有寒疾予聞命疾馳比至

而先生殂矣嗚呼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欲登風騷之堂者誰與共授欲尋孔顏樂地者誰與開陳後之君子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拜其墓自必肅生芻之奠已耳先生生于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一日未時卒于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未時享壽六十有七元配黨孺人歲貢諱鯤公女繼配汪孺人州同諱肅公女繼羊孺人生二女悉能詩長適三原庠生員員家驎次適涇陽庠生員熊映南繼倪孺人生二子長曰訥年十四已入庠聘蒲城魏氏次曰訢幼聘蒲城張氏皆予為蹇修也銘曰

先生之學濂洛瓣香先生之詩李杜光芒類韋蘇州而尤工狀物邁溫飛卿而雅多慨慷馬蹄秋水芰製荷裳爰及德配永奠幽堂千春萬禩陵草悉芳

阜甯縣知縣閻君循霦墓誌銘　韓夢周

君姓閻氏諱循霦字蔚庭青之昌樂人曾王考世繩康熙丙辰進士官左春坊左諭德王考愉康熙庚辰進士以庶常改長興知縣行取主事考廷佶雍正甲辰進士歷官賓州知州三世以文學治行稱於時考皆贈資政大夫工部侍郎妣皆贈夫人賓州公生四子長循中乾隆甲子

舉人欽賜國子監學正次循厚乾隆丙辰舉人次循琦乾隆壬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君其季也隨賓州公任江西未弱冠即佐幕事同伯兄舉於鄉以挑選授滋陽教諭入以君長於吏治屈首博士官非其欲君爲之輒有聲以卓行陞阜甯縣知縣阜甯北臨黃河南濱射陽湖下流潰溢沮洳餘二三百里可種藝者不百一居民貪利耕墾官税之以爲功雨暘不時盡失其資業累賦至十餘萬君謁於當事請蠲除當事者難之君歷時請不已遂入告得蠲田五萬億畝有奇民困以蘇史家塢當河要衝淫雨堤欲壞君聞馳往布官錢堤上令曰壅土一畚給錢三衆蟻聚不移時錢盡而堤以固河工雇役類以籌記値名曰拋牌胥吏輒剋減人多避匿又分汎任工人各巧委卸不相急往歲河決老壩口衝入淮城溺死者不可計致害之由皆在此君以非職守獨急公以厚值速集事得其機要其賢於人遠矣前明時倭寇出入射陽湖故邑設重兵

國朝因之然兵橫出爲民害武弁時持有司短長爲姦利君至一載以法始縮足不敢犯尤勤於獄訟辨明起手批口諭不暇食寢每出行險中累累皆案牘也雖偶憩逆旅輒披閱不暫輟以故得無廢事爲阜十

年受知於前撫薩公最深每曰閣君才氣可重任會以總河署總督將擢君旋去任遂不果今薩公為總督而君已卒矣君以乾隆四十三年某月某日卒于官署距生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歲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營邱黎邨之原娶曹氏子二人學濂早卒學湅丁酉舉人候補主事女二人其季余子婦也亦前君卒君初病余往候之聚首三閱月余北歸君強起扶掖送至門涕下交頤余忍不能視別五日君訃至今學湅來請銘余與君少同學壯同仕相知三十年銘君非余其誰銘曰

君之昆季余三為誌墓文而終於君君之昆季已矣其又奚云涕不可揮惟余心之多閔載石幽宮庶幾地下之有聞也噫

福建連江縣知縣王先生光燮行狀 孫星衍

先生姓王氏諱光燮號蓺山曾祖之仕高才不偶工畫山水及蟹與惲壽平齊名祖贈文林郎諱滋生父贈文林郎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家梓母唐太孺人先生生數歲父贈公教之嚴讀書樓中扃門自小竇通飲食積寒暑不少暇九歲能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縣令奇先生文前列十二歲應學政試日不移晷走筆成七藝補學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舉順天試明年丁巳科成進士十年授廣東博羅縣知縣始視事縣

中投牒者四百餘人先生坐庭中細事即決遣當召捕案驗者屬吏予期斷不理者飭罷自巳至申手批數百紙皆盡縣中悅服兩月後按治舊牘一清久之調定安縣博羅者民數十百人詣省言民等束髮至今七十餘年未見有視民事若已事如王公者願假一日留因日向臺使轅門叩頭請至流涕大府先不許重違民請予留半載乃去之官定安縣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先生錄四至其人實十餘齡耳曰孩也安有此事貰之縣境際海甫登舟遇颶風大霧有物觸舟破海水沸舟中人皆泣先生神氣如平常俄得一舟先生呼餘人畢登乃自登舟從霧中抵岸巨濤拍石上前舟盡裂在定安二年道府重先生治行他邑疑事輒委讞決咸當其理欲白臺省右遷會坐博羅郵遞稽遲免官十五年起復爲雞澤令明年

上幸江南交河知縣尹侃有政聲偕先生辦差交州交人德之爲之語曰尹也幹王也善先生治雞澤好爲民興水利通溝澮每舟出或經行堤上徘徊視水道曲折良久乃去邑東引滏灌濠名文明河明末湮廢乾隆九年

詔修畿輔水利前令自邢堤開渠通文明故河入濠道曲水不能達先

生甃堤偏引水直西入東關建青龍閘時啟閉濬溝南北七道建七利閘溉田三百餘頃築護城堤種柳千株濠中植夫渠十餘里花時邑人游泳爲樂沙河爲雞澤害圮鄭歷南縱橫二十餘里每夏水田盡沒舟行過村落閒東柳柏枝諸墅歷歷見水中秋乃涸種麥號一水一麥鄉先生舍河畔召約民浚畝出夫里均直二旬而工竣水患遂息縣故有義學三舍先生至建書院廨東鳳起山下每閒便服過諸生行學舍觀其書籍及所爲文爲之疏解疑難行數年高者擢甲科次或補明經食餼士風大振畿南蝗起先生赴魏縣出賞格令民捕蝗滿格者予錢如數蝗盡滅歲嘗旱先生旦夜禱盛衣冠坐赤日中汗涔涔下左右爭扶持去不得趣白太宜人出阻乃起走謁東門龍王廟叩頭籲禱輒大雨一縣皆喜方禱時首觸坐石碑上血流漬碑積久不滅邑人異之旋攝廣平縣數月還時擬擢大興縣有阻者乃止調邯鄲令縣中聞先生遷且明先生出閤門民老小遮道泣留掖持輿幾敗先生遣吏諭散因其叩頭進巵酒輒少飲慰士民意日中乃得出城就道後雞澤入列上先生于名宦去先生居官久大指與民興利除害力之所能至務推行之以此得吏民心先是都兵營出臨洺關雞澤儆送車五十兩故事先期

吏選民馬牧城中吏緣爲姦或詐增車直先生乃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直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吏毫釐無敢侵犯邯鄲廄騎詣邊假縣中馬郵亭役使民自具芻牧五日代徵馬遍邯鄲中先生具爲區處取貸富人馬至十假一畜官舍園中繇滿還其主仆者輒予直又夜隸從數馬更繇宿南關市逆旅數十家更次供億隸或羣飲叫號卽有不遂輒怒罵毀器物先生以私秩置民舍數閒官給用度什物隸出不敢舍市中自此安焉河東鹽池壞西商粱借鹽引長蘆由漳運十二萬湰河運八萬過郡縣爲扶持謝各數十百金先生卻之左右或以爲言先生曰人各有分卽非分得子孫弗能享久且爲禍吾輩人前談言若可斬金鐵見利則柔其節如唾涕豈可復面目對天下邪遂不受後事覺河北諸郡受者皆被議制府按簿無先生名以此歎服後以會讞事牽連免官家居久之復起署江西安遠無何改署廣豐初安遠孤女謝英珠許嫁何氏後母求貲不遂擊逐行娶者會歲除祭英珠拜父前啼泣母怒率其子擊辱英珠發篋中盡奪衣服遺囑書契英珠走匿族家母白縣傳英珠罪先生會族家皆言狀因召何至趣成昏禮庭中何卽日御其妻歸縣中男婦縱觀皆歎息廣豐徐氏兄弟爲仇抵先生雪其罪爲

復諸生服旋授宜黃縣先生治以惻悲爲行不忍任刑法收賦租民有
負者輒假其期會上課時或不足計簿至典裘服適其數以緩民追捕
聞民俗多溺女出敎嚴諭廣育嬰舍收恤之禁民私鑄捕首惡按其不
法餘皆慴服歲饑舉平糶法市賈不得騰湧臨川饑民突入官舍中先
生奉檄至郡按其事與臨川令共論囚庭中某令欲窮竟其罪株連多
先生唯唯不更一言自日中會論夜中未決令勸起去先生令民更前
略問狀卽論杖笞有差立具讞稿俄頃令還復詢先生曰休矣論且定
吾今報府因示之狀令愕然起卽夜報府免數十人邑民牛兒少時盜
入物後爲贅婿婦勸夫耕田學豎法十餘年牛員犯臧掠死南豐獄往
候執牛連坐擬配送宜黃先生歷覽所考無臧處自言入爲婦諫止先
生曰牛前犯臧不足惜豈可令賢女子失所隨配軍邪令吏捕賊果廉
得乃釋牛縣故山疆民爭山及墳壟或趣守山上下礮石投人吏不敢
收捕匯集益多會大府行部先生言官山無糧民各趨利便無券約豪
有勢者卽益兼并願一切令民認墾升科以息爭訟大府善之令下通
行部中斷獄大減江右至今稱便奉檄守鄱陽三月還以母年至高乞
養歸四十年免喪起官簡往閩省海洋羣輩爲盜劫商舟乘以行劫又

掠販者五人販者盡納貲免死賊驅五人過前商舟登販舟去商報縣五人適歸行捕識舟報販榜擊無完者强服先生鞫商及販者時日不符販言某某日至某所販宿某某家因召販主及所嘗宿者證之冤竟白閩每讞盜賊賊數百多所平反閩中稱平行署莆田事二十餘日嘗釋舍前無罪繫者三十餘人先生前後所輒直人輕枉皆此類也四十二年署將樂旋授連江聞前令虧帑因移病不任事曰吾代人受過爲上官挾制何能復自爲政邪先生素善子平術常言吾行年六十九恐不利每歎曰仲翁知止薛公縣車吾雖百不及二子又可默墨長違首邱之義遂辭疾循粵東歸先生恬於勢利不肎爲容悅邀當世名每計典多有稱薦輒罷同列及故屬吏或治下生多有至大官者而先生前後爲令三十餘年終不得徙官凡任粵閩各三直隸再歷江西者四三與同考所至縣去官後久之猶見思生平爲人樸介而眞衣服不少飾行道中輒爲鄉里所指笑與人交忘形骸不立崖岸每讌集時脫帽露頂雖當道顯者未嘗少拘禮然恭讓下士每貧士敝服造謁迎致密坐語移日左右侍者皆疲急人難出肝膽周旋曲周幕某病辭去依先生於雒澤屬死事尋卒先生爲大小斂以禮使護其喪歸其緩急可恃類

此以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卒于家寢春秋六十有九娶白氏宜人側室黃張陳氏子育琮己酉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寶雲次育璣俱國子監生次育琪早卒次育瑞次育琯女五人長適甲午舉人蔣純裕次適乙酉舉人廣東番禺知縣許成志次適分發廣東候補縣丞吳兆晉次即適星衍次適府庠生劉植之孫男成錦成鑰成鉽成鑑成鈞成鏞孫女二人星衍辱在甥館故得書聞見之實以請於當代立言之君子採擇焉

又贈奉直大夫江西宜黃縣知縣王君權厝誌銘　趙懷玉

乾隆五十五年夏兵部主事王育琮請假歸里踵門而告曰先君沒五年矣情事未申幸得一第豈敢更緩而卜又不吉將權厝於某鄉之原以俟大葬敢以壙記爲請按狀君諱光燮字麗三世爲武進人考家梓清德未耀君九歲能屬文年十四補邑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中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成進士初選廣東博羅知縣調定安坐博羅遞書遲免復出令直隸之雞澤權廣平移邯鄲復以會讞事免家居六年起署江西之安遠改廣豐補宜黃母老乞歸養既免喪簡發福建累攝莆田將樂事補進江不就移疾歸治博羅甫視事投牒者數百人無鉅細即予

敕斷兩月後積案一清治定安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年甚幼君慮囚察其枉貰之治雞澤鑿邢家隄建青龍閘通城濠水利濬溝七道建七利閘得溉田三百餘頃沙河爲害縱橫二十餘里夏水漲舟行過邨落開秋涸始種麥君舍河畔召約民濬二旬而工竣沙患以寧建書院招秀民肄業其中公餘輒過之經其指授多掇科第去任歲旱盛衣冠禱赤日中首觸城東龍王廟石碑血殷漬天遂大雨血痕積久不滅京軍過臨洺關雞澤當出車五十輛故事先期遣吏選民馬吏緣爲姦或詐增車值君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值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治邯鄲時廢騎詣邊驛假民馬役使民自具芻牧徵馬殆遍君爲區處貸富人馬十而假一官爲畜之繇滿還其主仆者予直夜隸更繇宿南關市逆旅數十家苦供億君捐廉俸別置舍官給貲物市民賴焉河東鹽池壞西商借長蘆引由漳滏兩河運所過郡縣爲扶持各有餽謝君峻卻之左右或以爲言不可後事覺受者皆罣議治安遠女子謝英珠父沒虐於後母將嫁何氏擊行娶者逐之歲除英珠泣祭父前母怒更擊英珠盡奪遺屬書契傅其罪白縣君詰得狀召何趣成禮庭中俾御其妻歸治廣豐雪徐氏兄弟之爲仇抵者爲復諸生服治宜黃禁私鑄革溺女俗

置育嬰舍舍之臨川飢民突入官舍奉檄會勘臨川令欲窮治之久未決令勸偶起君略問即論笞杖有差令還讞稾已具令不能奪免者數十八縣民牛兒少嘗盜竊人物後贅婦家婦勸習恆業已十餘年牛舅犯贓往探之連坐擬配君按無贓據遂釋牛曰吾不忍令賢女子失所也縣故山疆民爭山多械鬬吏不敢詰何君言於大吏官山無糧民各邀利便豪有勢者即益兼并願一切令民認墾升科以息爭訟大吏善之令通行部中斷獄大減初至閩海盜劫商舟以行叉掠得販者驅販者登商舟盡躍登販舟去商報縣行捕識販者舟執而榜之強誣服君鞫商與販時日互異召販所嘗宿者冤始白攝莆田二十餘日釋前無罪繫者三十餘人其直人輕枉罪多類此君前後爲令最久未嘗一遷秩然所至多惠政去之日民必詣大府請留不得則涕泣送去後益見思在將樂數病不視事素善子平術日吾行年六十九恐不利可長違首邱之義乎及補連江竟不就以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卒年果六十有九配白氏候選州同知樟女端梱範撫庶子女咸有恩後君五年卒今祔厝于君禮也子六人育琮已酉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寶雲育璣俱國子監生育琪早殤育瑞育琯孫五人成鏞成鑰成鉞成鑑成鈞

女五人舉人蔣純裕知縣許承志縣丞吳兆晉主事孫星衍生員劉埴之其壻也君性坦易不飾邊幅被服嘗垢敝遇達官貴人脫帽跣足如平人交貧士一藝之長必爲延譽既居鄉於諸鄉先生中科最深又負人倫鑒後進請業無虛日懷玉與君諸子子壻輩交甚辱知厚君亦以所爲文相訂質有所獻替未嘗不欿然受烏虖可謂忘分樂善者矣銘曰

君之仁浹於民君之虔格於神宜子孫繁且賢殯廣遼待表阡

故廣西恭城縣知縣署百色同知陸君廣霖墓誌銘　趙懷玉

君姓陸氏諱廣霖字用賓一字補山遠祖福明都督同知賜第居常州遂爲武進人曾祖三松府學生祖廷煒縣學生考載起考授州同君少穎悟多智略然善病而弱年十四始屬文君祖視之畀以牙尺曰他日此孫當衡量斯文者自爲制舉業晝夕攻苦題無難易操管立就嘗客都門歷六十七日搆七百二十三藝見者無不驚服乾隆三年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五經舉人明年成進士入二甲以知縣即用方需次在都座主故大學士蔣文恪公延課其子或有屬君關說於文恪者願奉千金爲壽君力拒之文恪因益契重五年正月選福建之連城有

余氏兄弟三人孟與叔後皆鼎盛合建宗祠以仲後單寒誣其已爲人後不得入主仲之後鴻漸者縱火焚祠遂相刧殺然鴻漸實無死法惟受嚴刑而已君至視其牘趣召兩造集於庭以情諭之聲淚俱下衆感且悔卒送主入祠後君去官鴻漸涕泣相送逾年將移甯化會檄勘甯化橋工有士人袖文謁見詢其地風俗知有鑄尺會其徒兇黠犯之家立破碎因籍其姓氏居址以歸及下車適逢編審留會首劉席玉令勿去俟其魁數人集乃召胥役中之嘗入其黨者雜鞫之復遣人密偵其黨諸犯倉猝被擒皆款服論如律者十四人餘勿問建甯下泉里邱氏聚居有積爲盜賊者已十餘年縣官不能詰何贓雖獲物主莫敢問檄兵往捕聞賊吹笳聲相率遁去君乃設廣筵延邱氏之諸生舉酒屬之曰家有圮族之子教之不先擒之又不力咎將誰諉乎衆皆起曰諾即斂金爲搆緝費不二旬積盜皆獲七年夏旱米翔貴君諭富民出糶而不許多減其值以待四方來者姦民喧言米貴由令鳴金入署執洶洶君率家人挺身出闥署門命悉擒之民不敢譁是歲因平糶致鬨者十三縣長吏多受辱民亦株連不少焉黃家峒黃氏人多獷悍嘗遣役有所擒治役難之君曰無畏彼或不率吾當親逬至則其家已桎梏以待

以先聲奪人如此八年奏調臺灣之彰化初劉甲有蔗園廖乙牛踐之因格鬬劉黨傷者廖氏願爲醫療既皆就痛有二人忽不歸劉訟廖致死究詰至再迄無端倪君至首詰起事之家反復驗勘見宅後地數弓上微赤中植芭蕉試拔之應手起復試他樹則堅不可動時方久雨竹葉有焦色疑而鋤之果得人骨蓋被傷者載回皆分療不令相聞一人傷重死焚之滅迹及第二人死思火光上燭不敢復焚瘞其屍棄於海耳未幾以甯化獄上遲延部議革職督撫連章保之有
旨仍以彰化知縣用縣設於雍正四年當其初囹圄宇虛官吏無事及君再至訐訟日繁以盜牛殺人者尤夥君虛衷研鞫不以爲從虎尾溪地遼曠爲刼奪藪君請添設一丞以資彈壓臺多漳泉兩郡人素不協一日集市中漳民誤以火灼泉民泉民怒歸告其黨俄頃麇至時君赴淡水乘閒肆刼市爲之空君念首罪固難原然無辜之累必不免亟傳兩郡民委曲勸諭令泉民盡償所毀之物仍痛懲之兩郡之民咸悅服終君任訟幾息及俸滿將行巡道某以彰化多鴨寮康熙閒叛賊朱一桂即飼鴨者恐爲患使善處之始準內渡君曰此臺民素業若因是致疑則耕者叛將廢耕乎審年貌令鄰佑互結足矣甯德縣東湖三面竝

海向有隄捍衛自沒於倭寇邑日蕭索士民請於官願捐貲更築費且鉅萬而工不就大吏檄君往督仿河工下埽法治之齋宿天后宫焚疏籲禱夢神示異兆工遂以蕆移順昌嚴隱糧之弊使民自首民不敢欺請於學使復歲科兩試府學分取之額邑人省試久未中式諸生咎初建學宫時擇日不利欲重修君曰諸生盍自反命豈懸於土木哉乃嚴立講院程課日自校之踰年而三人獲雋辛酉庚午壬申嘗三與同考得人頗盛桂林陳文恭公撫閩尤極引重君臚十二事陳之多見施行十二事者崇貢院通水利整橋梁裕積貯廣郵亭輿煤廠端士習嚴械鬬禁囤積廢闖神戒溺女止燒山也十八年陳公保舉知府引見記名再羅吏議再以知縣用旋丁太孺人憂免喪揀發廣西補恭城知縣攝百色同知精敏一如治閩時有周甲與二人夜行爲鎗所殞同行者驚避黎明走報汎兵屍已不見前官因是被劾君喚周甲之子徐問之曰汝父故與人有隙耶其子初諉不知旣而曰有舊僕某家頗饒父每向假貸積有隙或卽其人乎乃召周甲所宿逆旅主人詰之則曰僕於數日前嘗屬周若宿此盍通一耗某不察實往告之君恍然曰賊在是矣立械僕至一訊而服蓋是夜僕與其弟候之中途周旣死剖腹

置石投之河中至是獲屍沈冤遂雪百色界連雲南有地數頃田岑二土官互執為已業歷久不決君奉檄履勘知為岑氏產毅然斷歸田氏無怨言君既數歷閩粵興革利弊知無不為尤善折獄凡數十年積讞得君剖之獄乃定上官倚如左右手方駸駸日起為同官牽連罷職人咸惜之既家居一意文酒所居後圃蒔花疊石署曰簡園日與知交酣飲其中有以文字質者欣然論析終日忘倦懷玉素不善制舉文君獨亟賞之辛卯秋試還君視其文謂必售及報罷為之太息淚下烏虖可感也已君生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二日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五配孺人高氏繼配孺人莊氏並有梱德先君卒葬孝仁鄉方基村子五繼夔雲南平彝縣知縣繼蕚河南登封縣知縣繼臯國子監生繼棐為君弟廣森後繼臯繼棐先君卒繼輅女五史洽和湯康業蔣重耀儲一崧黃楚蘭其壻也孫八人耀遷耀選耀述耀達耀進耀適耀遠耀遜會孫六人將以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合葬於方基村兩孺人之塋禮也繼夔以志墓之文為請懷玉辱君知最早不敢以不文辭謹為之銘曰

芒芒七閩獷難撫綏或戢以兵君以鞭笞患弭未形克鎮倉卒人亦有

言徙薪曲突平其訟獄光我庠序士歌於黌農抃於野移車桂嶺厥治從同奪邑三百人亮其公水懦火烈胥以濟惠惜乎驥足再起而蹶凡百郡縣盍來取斯安得百君徧置有司

又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張惠言

廣西恭城知縣陸君諱廣霖字用賓既卒之十七年其子繼輅以書請於張惠言曰先人之葬也內閣中書趙君懷玉既銘其墓然吾子今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繼輅之獲與游而不能得一言以傳其先人人且疑先人之有遺行而吾子弗之許也敢以爲請邑有吏如吾先人而傳之俾有述抑亦吾子之責惠言媿謝非其人不獲則條具其行事可論者以爲版文俾著之廟將俟表君之墓者刻焉其辭曰

君中乾隆三年順天鄉試舉人四年會試進士是時福建知縣缺大吏以請

天子重其人特用新進士選補而君得連城進士之有即用知縣自君始君由連城知縣歷甯化彰化順昌而彰化再任最後爲恭城縣署百色同知君爲知縣屢以公事失官凡失三官輒復以知縣用嘗保舉知府終不得遷卒以知縣爲同官牽連罷職焉君爲知縣二十餘年所治

閩粤之間或在海中林箐谿峪夷民獠蠻盜賊㕣處不可施以政地曠以隔俗獷悍睚眦語言挺刃矢相鬭結連黨羣千百為輩吏相顧不敢問則縱馳羈縻冀且無事及其不可隱則嚴治以法痛芟艾之君以威惠為治善擿伏鉤距中民之情偏言單辭應手立斷姦民巨豪先知其主名窟穴所在張關發機壞其萌牙姦不得發甯化豪劉席玉其黨數百人號鐵尺為鄉里害君始至行縣召之至及其黨皆至遽執之衆大驚不知所為皆首服論十四人如法盜邱氏者居下泉里聚黨自衛積十餘年吏莫敢捕君致其族之為諸生者喻之曰家有巨猾不能擒罪將及汝衆曰諾旬餘盜皆得而盜賊聞君之威亦不敢匿名捕之無不獲者嘗遣吏有所執取吏難之君曰不得吾親往至則已自械而待蓋其嚴如此然君實以平恕服之非以武威為務連城民有負其族之貧者出其主於祠貧者怒火其祠遂相劫殺吏當之死君至致其族人於庭諭以情涕泣交下衆皆泣大感悔乃出火祠者於獄而反其主和如初臺灣多漳泉兩郡人素不悅往往持兵鬬因肆劫君之在彰化以事他出泉人乘君之不在也攻漳人於市衆大駭君聞馳歸親諭之咸解兵叩頭君子之杖其自彰化調順昌也守道以彰化多鴨寮嚢時伺鴨

者朱一桂以臺灣畔懲之謂君必禁斷乃去君曰此民業可禁耶審其籍令鄰里保任之君之寬厚亶全活人皆此類故終君所任無劇盜兵鬬者嘗獄無不決君所不直退無怨言謗辭君在閩嘗爲巡撫陳文恭公陳十二事曰崇貢院通水利整橋梁裕積貯廣郵亭興煤廠端士習嚴械鬬禁囮積廢闔神戒溺女止燒山陳公以爲善多見施行其治縣亦皆用此蓋君明習吏事知大體本末明足以決之強足以勝之而屢起屢躓終不越縣令又以廢退卒故人多惜焉君以善治獄聞其事見於趙君之誌甚具故采其大者而論之君之卒以乾隆四十五年月日年七十五以乾隆五十三年月日葬於孝仁鄉方墓邨夫人高氏莊氏祔子五人繼軺最小賢而有文孫耀遹亦與余善系曰

君之宗自福始祖廷煒父載起世有緒以至君顯其德施於民胡起之胡躓之胡有才而已斯君有子亦作宰門未昌其有待君之季維其賢亦有孫世作程澤之義於是存有不信諷此文

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廣東新會縣知縣前翰林院編修張公甄陶墓誌銘

孟超然

公諱甄陶字希周一字惕菴先世自中州來居於莆數傳由莆遷福清

之江陰里高祖徙居會城爲閩縣人曾祖諱鵬翼祖諱待問皆邑學生父諱捷春字誠齋乾隆丁卯科舉人祖父皆以公貴敕贈如其官公以拔貢舉甲子順天鄉試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尋奉

旨以知縣用在粵東歷任五邑以憂歸起補雲南昆明縣罷去爲院長於滇之五華黔之貴山者十餘年歸里主講鼇峯卒年六十有八始誠齋贈公肄業鼇峯爲巡撫雷陽陳清端公館師漳浦蔡文勤公所器重公方少贈公即勖以正學是時士之爲舉子業者多株守一經公獨於經史子集旁搜博採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水利河防以及農桑方技之書無不周覽爲文始學眉山汪洋浩瀚大有聲庠序閒中丞安居王公學使新建周公尤重之

皇上御極之元年特開博學鴻詞科大吏以公應

詔詣徵車既而報罷時高安朱文端公桐城方望溪先生臨川李穆堂先生留意人才見公則大喜公辭纂修三禮之命從方公請觀未見書取永樂大典三萬卷閱之三公益以德業相期許磨礲灌溉所學大進而公名自此益重矣其由翰林出爲外吏也人皆爲公惜而公慨然有

用世志大學士海甯陳公知公才出呂新吾呻吟語爲贈公讀實政錄喟然歎曰視國如其家視民如其身視官事如其日用飲食之事士之以天下爲已任者當如是矣官粤東者六年歷鶴山香山新會高要揭陽諸劇邑其所施設綱舉目張輯學實政錄四卷粤中利弊興革一一見諸行事其後鉛山蔣心餘太史讀其書歎爲循吏之最紀以詩人莫不驚異公之有吏才而不知其得於學者素也公學以朱子爲宗而旁通羣書以發其蘊既罷官居滇黔者十六載專心著述以此爲學即以此爲教滇黔人士經公口授指畫者皆有發聞於時邊隅文風蒸蒸日上人以爲公之功公所著有四書翼註論文三十卷周易傳義拾遺十五卷尚書蔡傳拾遺十二卷詩經朱傳拾遺十八卷禮記陳氏集說刪補四十七卷春秋三傳定說五十卷外又有杜詩評註集成若干卷松翠堂文集三十卷惕菴雜錄十六卷讀公之書窺公之爲學其大指以正心術爲本以多聞見爲資以明體達用爲宗以濟人利物爲效其所論著淹洽似王深甯而切於世務慷慨似陳同父而根極理要嘉惠來學本經術以通吏治公雖不究其用而卓然必傳於後無疑者於是乎在余於公爲後進總角時嘗請見於鄉塾自是不得繼見者三十餘年

請急歸里者久之公始自黔返巨人長德握手爲忘年交公方掌教鼇峯說經鏗鏗昕夕過從獲聞緒論里黨中善舉多公倡之輒欲引余爲助意甚惓惓乃不數年而公遽棄世老成凋謝回首愴然此公子經邦之請銘於余以余爲知公者余固不得而辭也公卒于乾隆庚子秋九月二十八日配薩氏有賢行敕封孺人先公卒側室李氏例封太孺人次何氏子男子三人長經邦乾隆己亥科解元能世其學次經畬出爲公弟後三經遠皆業儒子女子九人嫁娶皆名族經邦以乾隆丙午夏五月十七日葬公於福州北郊之銅盤山其地乃公所自擇者銘曰

嶷嶷張公國之羽儀佩服瓊琚咳唾珠璣對策
大廷賈董是師玉堂珥筆泉湧飆馳出爲民牧始親吏事公曰行哉澤民吾志珊瑚明珠海南之利人所營營公蚤唾棄彼有田疇我理我疆有堤有圩庸固其防蜒人漁戶蠔蜆爲糧我弛厲禁波流湯湯乃籌番舶乃止淫祀乃勸義田乃登髦士倉庾以盈鹽筴以理乃策荒政饑不他徙公德在粵粵人所懷去粵而滇中心徘徊于滇于黔樂育英才首邱是念頭白歸來歸來鑄人龍峯之麓儀封漳浦寒泉秋菊著書滿家人景芳躅胡蹶不起悲纏梁木善使可繼維其後人鳳毛麟角文質彬

彬銅盤之山公返其眞我銘不誣勒此貞珉

湖南江華縣知縣陶先生金諾墓誌銘

曾仕鑅

故湖南江華縣知縣陶適齋先生以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癸未卒於家吾族父厚菴先生以訃來曰適齋亡矣葬有期子當爲銘誌其藏表墓之文則吾任之余既爲位以哭弔於其家則葬未有期因循至今八年矣每欲預爲誌銘以待一舉筆心怦怦然動筆不能下也今年其女壻某鄧君來言曰葬有期矣乃忍痛敘其事而銘之敘曰先生古循吏也初以進士發湖南補溆浦知縣治溆浦九年調任江華二邑皆蠻荒地先生不鄙夷其民一以禮爲教甫下車即革除陋規散遣蠹役諮訪習俗之病民者爲定要束以漸化之二邑皆不知婚嫁禮先生爲酌定禮儀俾可遵守自是成俗焉溆浦產綿紙上官檄令採辦先生力爭止之民有久流落湖北因瘋疾發狂語者湖北撫坐以大逆移檄湖南查家屬先生故知其屬皆安分農民也與瘋民不相屬具詳所以是時大學士陳文恭公巡撫湖南據以入

告而無辜者得不連坐溆浦俗故刁悍民多凋瘵自先生撫字既久稍稍殷富漸稱涫夏詩書絃誦斌斌如矣其調任江華也傾一邑之人送

至境外號泣不忍別歸來爲立生祠歲時祝頌云江華有唐立信之妻李氏夫亡無子守節爲夫立繼而族人利其產結黨爭奪至於訐訟猶不能息而李氏自縊死矣久之先生至其黨爭田土事涉訟先生鞫之得其前事重加讞斷爲李氏改立墓碑題曰烈婦遣官致祭責令唐族勝衣冠者皆至墓前謝過民聞之有感而泣者任江華五年丁母憂歸遂不復出綜先生爲縣凡十四年忠信慈惠廉潔精明信於民獲乎上每他邑有疑獄輒檄先生履勘聽斷他邑之民莫不願得先生之爲其令長以爲眞父母也而終於此豈獨先生之不幸也悲夫先生諱金諧字揮五姓陶氏適齋其號也先代由柴桑里數遷而居南城遂世爲南城人父思賢雍正庚戌進士九江府學教授母周孺人生母蔡太孺人先生生而有夙慧甫七歲徧讀五經左國卽能倍誦自是博覽羣籍皆通之爲文章典雅鉅麗乾隆丁卯甫冠舉於鄉明年舉戊辰會試聞生母病卽馳歸甲戌補殿試人皆謂以先生之才必入翰林典著作矣及用知縣或慮非其才所宜而先生卒能卓然以吏治顯是可敬也先生之既歸也教授鄉里與余及吾族父往還甚密余嘗勸其再出而先生曰吾體弱早衰度難更任煩劇惟是教養一二人才俾足爲

國家用兹亦所以報效也嗚呼孰意其遽止於此耶先生娶丁孺人生一子汝昱才而夭先生傷之鬱鬱成疾不數月遂卒距其生雍正五年五月戊辰年僅五十有五汝昱之沒先生旣命諸子汝璧以其子本忠爲之後及疾革又以汝璧爲己子女三人乾隆丙午舉人鄧棻春府學生丁澄府學生包棻其壻也爲之辭曰

九疑之山兮洸洸洞庭之水兮深深嗟循吏之化澤兮與山蜿蜒兮與水浸淫山有裂兮水有波循吏之心兮無頗日飲清流兮嘯且歌子我民兮育之以天和循吏之循兮民氣樂循吏旣去兮民嗟若泣洞庭與九疑兮羌黯黯而漠漠循吏歸來兮風澹澹民思其德兮心湛湛吁嗟乎骨肉歸復于故土兮精神應常在洞庭之南

邵先生陸懿行記　羅有高

先生名陸字東行自號曰元圃甯波鄞縣人系出宋大儒康節先生宋之南也其先扈而南宅姚江歷慈谿遷鄞明宣德初有諱玉者歷官至奉直大夫雲南貴州按察司提學僉事開第鑄冶坊族望亏鄞祖諱某隱德不仕考諱某縣學生皆以先生貴贈奉直大夫先生少有遠大之志自以姿鈍刻苦如成人家貧膏不繼夜有月就月讀書無月則背文

而誦循環不厭弱冠卽爲里中生祭酒藉以養益務博觀精取已而補
縣生員弟子日進先生爲學規朝夕程督講三古前史之載琢磨經訓
勖品詣居府城門外聲華徵逐之習漠不一省也久之學使長洲彭公
察舉優行貢國子監未行有母服服除入監肄業明年取充官學教習
明年補鑲白旗官學生故多功臣舊家子多異材主者與爲翫虛設勤
惰簿朔望上祭酒司業圖滿三年倖無過而已先生至學設規條如居
鄉時講說不倦諸生訢訢慶得師別館生相傳慕而歸之先生悉引進
開曉以立身之道屬文之法不區人人各充其懷以去明年舉順天鄉
試又二年教習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比將謁選會甘肅莊浪縣缺官先生行念曰吾父年踰八
十家貧今幸祿養以娛老人萬一得莊浪道遠柰之何吾以情陳求近
地而可以告文學君文學君恚曰吾老尙健飯也甫入官輒思規擇便
利涖官不敬莫甚焉且謂孝乎先生唯唯赴部選果得莊浪之官思慕
文學君自傷默默也總督吳公前國子監祭酒雅重先生廉知先生情
爲寛語謂曰莊浪瘠距東浙又遠賢者積心將父艮苦幸自節憂勥食
好爲之博封典告養未晚時乾隆二十一年也方事伊犂先生奉文牒

辦軍供維謹而不廢民事二十五年伊犁平罷軍莊浪歲有秋民大穌
先生即疏狀陳請歸養吳公曰子之請久矣告養者例亦得請封子其
行矣明年二月歸文學君猶健勝瞻依晨昏者十閱月而文學君捐館
舍人以爲先生忠孝之感矣既已葬除服引
見復爲莊浪莊浪老稚聞而讙扶攜夾車爭先覩顏面爲快已則走麾
手謹笑曰邵父來也是時大吏檄修築莊浪城先生得檄則閉閤深念
以爲莊浪貧凋瘵城材無所出又估功素不習諳憂之頃之父老數十
輩造縣門請白事僉曰修築城以衛吾民也公興事必不厲吾民且往
者公活我婦子衆矣吾民歌思至今未忘也欲報未有地耳公今立出
片紙役吾民誰不踴躍者公毋憂明年二月興功功料一切依估計給
發民益勸趨事益勤遠近丁壯雲集器具不苛而備竟功未嘗鞭朴呵
斥入九閱月而城完驗工者謂可三十年不啻也吳公出巡視城大喜
奇先生才意且遷繁縣未幾吳公去三十五年先生以病請告委員且
至行有日矣會吳公復來入境聞先生已告病遽語道府曰是循吏也
吾方欲倚任以治柰何聽其去及先生謁吳公面論留先生慰藉甚至
檄止委員弓涂即命先生勘隆德縣災其年十月吳公薨文公總督陜

廿十二月部推會理州知州明年三月部文至先生自以年高四川督桂公又向時受業生當引避以文上文公是時金川用兵文公止之曰無然屬軍興正賢者效命之時其領咨往矣八月赴部而文公調四川九月引見十二月抵四川省布政錢公按察顧公皆先生舊上官也喜而相告曰循吏至矣會理不足煩君酉陽改土未久號難治君為我往撫之攝酉陽三年餘弊精竭神牙齒盡脫婁乞休卒不得請久之四十一年春先生以事至省治會金川平大兵振旅而東則大喜且曰吾今得告矣先生雅與顧公有同心至是同乞歸先生請事未畢而顧公書先得上至五月始遂所請而先生年已七十矣始先生之為莊浪也自為箴言條之得八十餘事蘭畦歐陽公知蘭州見而善之錄以去後為按察河南增列十餘事鏤版印行命曰箴仕要規歷官浙江江西見僚屬率持是書相進勉先生居官尤能自繩刻求踐其言在莊浪念其地确民呰窳其俗好訟信巫其倉儲不充而旱雹頻乘為厲憂之其春民上狀借子種先生不許有謗者不為動五月縣東南大雨雹先生行視喟曰此發振時也立具狀報聞狀行立出子種令翻種其冬孰收糧亦得邀豁

免民歌之曰雹損吾禾旱魃又挪邵父不處旱雹奈何二十四年甘肅普旱倉儲不敷給先生出位言請發陝糧協濟詡責隨下不屈當是時也焦口舌勞心思儋處分得糧一萬五千石或振或借或平糶其孤寡客民別捐俸煮粥以食之所全活不計鄰縣民見莊浪之人無饑餓者越境陳狀求貸紛然相屬先生好謂曰違例也若屬毋妄動姑歸吾當爲若請上官會布政蔣公莅靜先生立馳謁請貸靜粟竟得貸逾十年再之官歲復大祲分巡道劉公以先生善振荒屬先生條具其事宜還而指畫利病甚白劉公殊其廉明也它屬率委員驗振而莊浪獨否其年秋檄派莊浪民助運陝糧亏隆靜會甯先生時在隆通計隆糧已足靜會則有秦安諸處糧可截濟而陝六盤以東之糧宜可存儲涇州平涼備緩急之用無事遠疲它屬幸不成灾之民墊錢解運又出位上狀言之迺止是役也它屬民俱得免陪累不獨莊浪也先後辦臺馬凡五次農具軍裝駝鞍口袋騾頭各一次未嘗派擾閭閻而公事不誤最後從澄遠屢送兵車五十五兩至肅州需費二千二百金始先生與民爲約曰官捐五百金民捐一千七百金事辦矣是時正以年饑發振例發折色銀而錢價方騰貴銀一錢換錢七十文先生愀然曰大口月糧斗

五升折銀錢五分若其家需百錢賣斗糧則一口之月糧虛矣吾何惜此千七百金近顧護我官中之數口而不遠爲萬口待哺者計乎亏是二千二百金者皆自捐不以科諸民先是縣倉尚餘羨糧二千五百石先生言之上官盡出以振仁廉之誠上下交信焉莊浪俗少婦死火化有尹氏者媳亡媳之父兄勇埋之尹氏家病亡者踵相繼咎媳爲厲也訟亏庭先生爲疏告城隍神厲遂絕黃尉家相驚以彪求先生逐治而王台台莊民家素嚴事二郎神忽爲祟婦女造堂哀請先生顧笑曰吾非費長房柰何數以鬼事溷我乎請不已復具疏焚之二氏果靖辦隆德灾宿疫家疫家求先生硃書鈐印縣中堂疫者皆立起至西陽客民高氏及冉生患鬼求疏以禱卒平復莊浪西陽數旱數祈雨皆立應由是相傳播敬愛倆神明城中馬生失驢月餘矣一日見有牽驢入城者狙奪之已而審非已驢也翦驢毛以亂之翌日兩人者牽驢求決先生視驢翦處整且新詰曰若竊汝驢必不敢牽驢來至城驢毛若所翦若何不翦於先生愕吐實謂曰汝故失驢信不汝辜可還之縣民隆民爭母牛毛類無以別也放故事問之曰兩家俱有子牛乎曰有則命以來使就乳一就一不就不就者勇之不就也謂縣民曰隆民牛若安得冒

之南城外兩石生兄弟素親睦其子弟皆爲諸生一日以爭伐公木而隙駕虛辭以訟譬說再三不聽先生曰是不必以理諭也情感之當解令其兄弟諸子相向跪置其事不問問它事有頃兩生喃喃而語語罷相與泣先生令前語之曰若知悔乎曰愧甚何但悔也曰木將誰歸曰生兄弟皆不忍有矣將公之曰公之何所乎曰以修義學誌生兄弟悔過之誠也曰孰曳之曰願令子弟共曳之詰朝果曳以來相親睦如初先生爲人峻急有胸中氣及庭鞫又虛衷委蛇盡事情感發人天性如此莊浪伐碑載善政唯明顧君佐

本朝胡君賡與先生三碑焉豈偶然哉及先生之知酉陽也守箴言如治莊浪時州舊有鉛旺蓋廠初開時官商並利之已而商散爐戶亡數年閒廠員虧累歷任皆多至二千餘金其帑項年年報銷而年年積欠不訾先生患之攷之例唯運腳一款可通融彌補而州擅其利沿習已久先生曰害歸廠員利歸總理吾不爲也顧猝然更改如前任何殫思苦不能兩善閱舊卷則其初固屬廠員承辦也先生喜曰可矣援舊卷詳請不允再詳請乃允自是而任事廠員安然無累也三年中壘奉上官檄派辦夫價運米津貼諸費公按糧分派張示城鄉又令民自封識

投匱書役催收皆給紙筆飯食費禁勒索每案事畢卽集民銷算毋敢侵冒三屬如之不追呼而民樂輸四十一年春派買運楸底月米雖止一百五十石而每月津貼須費千五百金先生曰各屬歉收百姓雖有急公奉上之心無其力矣吾不代爲請命誤公事並誤民生均誤也委員領運後卽具狀反覆爲請上官亦監其誠運兩月而止民得免貼運費一萬六千五百兩其應征五分火耗先生念窮民已出夫價實不堪則自捐輸之不征先生前已作莊浪志略至是復創修酉陽州志捐俸助成之在莊浪出私財改建退食堂七楹至州自州城至濯河壩二百餘里路崎嶇捐俸創修官商勸喜相助者凡六百萬餘緡三閱月而工竣不擾一民泉孔橋圮久矣縉紳父老慕義成之爲名曰義橋北街火撫恤備至建火神廟以鎭之獄囚蒸蔵病疫先生曰吾德薄不能使空虛媿矣別造外監三間居之前此皆未之有也秀山改土已四十年無學宮先生特請建造既得告會理攝者圖獨得養廉銀先生爲書請大吏大吏飭兩分之又許提庫金以給俾得早歸里去之日酉陽士民攀戀涕泣斲石鐫德設位而祀先生性切直遇不當意輒義形于色事過卽忘人有善偁不絕口案牘稍暇輒好與佳士論文至夜深入或諷勸

之先生曰褊急吾病勞録吾命非不知也三任官惡衣菲食不異寒儒一意治民事不通餽問不營聲援先後大吏賞其雅操婁矣欲調以繁遷之秩而先生輒退然以不勝任辭會理之擢同僚有問從何來者先生曰無保舉無卓異十年之俸未滿即吾亦不知其故也所得俸置祖父祀田命二子一姪三分其餘歸里日杜戶治經史作文自娛喜書手未嘗釋卷云其鄉先生王厚齋黃東發書治之尤精所著有五經問答十卷四書酌十卷試策典要十卷易經義若干卷雲石軒制義若干卷詩古文集若干卷莊浪縣志若干卷政略四卷酉陽州志若干卷政略五卷蓋先生修已從政之概于斯可考見矣先生從孫海圖予友也予主其家適先生致政而歸得奉先生燕語有鍼磁之契得徧讀所著書因具論其大指作懿行記以應先生令子之請昔漢龔遂治渤海徵詣行在文學卒史王先生教爲對曰非臣所及盡陛下神靈威武變化也武帝稱爲長者之語浩星賜說趙充國歸功兩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先生修長者行與予言嘗謂予才弱虛靡

朝廷奉廩不能宣德意成教化上媲古先循良之蹟以是爲歎而予竊援引贊平之義條次先生莊浪酉陽之政甚詳其于先生謙抑未遑之情頗不類亦欲天下忠孝男子不以職位崇卑所處夷急易其報國子民之素是則予之所以記者

永安知縣王先生世勳墓表 丁子復

永安令王先生沒于官所二十餘年矣其孫曰升乞袁徵士爲之傳又乞余爲表墓之文余與曰升同客于杭見先生家書數十通篤厚懇摯無一言一事不出于誠敬使盡所蓄積大其展布其爲民物利濟宜何如顧其端甫兆遽齎志以沒曰升所爲有餘痛也先生名世勳字凌衢又字臏樞先世自河南祥符遷浙之鎮海曾祖又曾諸生與姜西溟陳介眉及吾鄉王邁人諸先生砥礪文行學者稱爲魯菴先生祖錫晝父謙吉諸生兩世贈文林郎中乾隆二十七年省試第一後四年舉禮部第二文名藉甚有欲招致者謝不往殿試
賜進士出身需次選人人謂先生稍委蛇必得館職先生曰有老母在得歸養我愛我日雖三公不願易也且遇合有數彼選用者豈盡從貧緣來哉四十一年謁選得惠州永安令地近南徼苗猺雜處刁悍號難

治先生曰民玩于法由上失教也邑有鐵潭書院廢已久葺治延師課諸生暇親與講說以行誼先士風大變監生鍾清麟者藪盜前令不爲究先生置諸法害乃除盜殺鄉民陳槐佑奪其財緝凶未獲有黃亞三者衣漬血痕捕按不實釋去尋分校秋試權令陳覆按亞三酷刑誣服以先生故出入罪上郡守撤闈言于守請寬限緝捕正凶獲義容墟民械鬬權令以聚黨結盟羅織成大獄株連百餘人家盡破先生讞得實置鬬者罪餘盡釋每見地方變故之起非養成卽激變如盜藪不去必至潰而難收結盟受誣必至憤而思逞先生立消弭之使爲縣令者人人如此雖長無寇亂可也撫軍李公湖廉知治行欲以崖州牧遷補會先生病辭不赴李公旋卒後撫檄校秋闈病不能起忌者蜚語中傷竟以規避劾又兩月病卒先生在永安不及四年興利除害常若不及與人外和內介義所不可雖上官不能曲徇故讒搆易入然先生之被劾也民冤之其卒也民哀之夫復何憾性篤倫紀居父喪哀毀骨立事母飲食起居必躬親敬愛兒之官獨奉以往教子弟嚴義利之辨歸本于主敬嘗曰人能敬則志自堅定邪妄不得而入其所執之事亦不至于助與忘卽此可見學術之不苟卒年五十有三著有尚書發微毛詩正

韻左氏傳補注詩文集共若干卷家書四冊曰升編入文集先生行誼略備于此配史孺人有閫德子二勉餘國學生勸餘廪膳生孫四人曰升諸生能文敦質行謹守祖父遺訓世其學銘曰

何守之正而人必剟之匪直也人天又從而奪之曾謂蒼蒼善者不祥厚蓄而薄施以昌其後嗣

黃任小傳 鄭方坤

黃任字于莘又字莘田永福人居會城之光祿坊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悤悤捧檄得粵之四會令莘田故名士無齷齪俗吏態坐是爲上官所不喜劾其縱情詩酒不治事拂衣歸里宦槖蕭然惟端坑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所居矮屋三楹花竹秀野圖史縱橫飲饌裾屐間具有雅人深致最工詩菁蔥韶倩務去陳言又不墮澀體與秀水朱昆田高郵李百藥同其標格閩人戶能爲詩彬彬風雅顧習于晉安一派磨礲沙盪以聲律圓穩爲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律凜不敢犯幾于團扇家家畫放翁矣莘田逸出其閒聰明淨冰雪欲語羞雷同可稱豪傑之士其豔體尤擅場細膩溫柔感均頑豔所傳秋江集香草箋著作傳閩林前輩謂其實有所指擬諸玉溪之賦錦瑟元九之憶

雙文杜書記之作青樓薄倖楚兩含情殆詩家之賦而興也然昔賢謂知梵志翻著襪法始可作無題詩知九方歅相馬法始可讀無題詩東坡詩云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夫詩人之情亦何所紀極哉出之宛轉蘊之遙深可以廣騷可以參禪慧業文人吾于莘田首屈一指矣

壽張令周君大本贊 張州

敕授文林郎知壽張縣周君立齋以歲在癸卯十一月十二日終於所治官廨壽張士民無不哭之盡哀其旁近他邑士民聞之亦無不哭之盡哀而所曾莅之鄆城滕縣哀哭亦如壽張暨旁近他邑於虖非實有所以甚感之其曷易能得此於士民邪君諱大本貴州鎮遠人由一等選拔貢生分發福建試用知縣歷任甌甯長泰諸羅侯官浦城繁簡或異皆有政績可觀丁外艱以知鎮遠府蘇公爲其父題主牽連被議尋復職發山東待補知縣或闕者署鄆城授壽張調滕縣頃以非例再歸壽張遂以知壽張事終君知壽張壽張當逆匪王倫滋擾之後不憚煩勞撫慰安集之善訪察知民閒事情故於案牘多所更定號能平反鄰邑殺人者倩他人代承司臬檄君訊鞫卒得其實知兗州府秋坪王公

深為嘆異陽穀民變倚君辦治以一二日執獲首從若干人讞獄論報辭具畢以授官陽穀者而已不預其功山東界上時有游手人衣間藏置金刀名袴刀以為爭鬭盜竊所須民間謂曰帶刀手望風畏之君奉檄偵緝布衣微行跨蹇衛走數百里尋蹤郵市禽捕十數人嚴行懲創餘者聞聲恐懼相與斂戢未幾俱化為平民其在鄆在滕他政多類此然非故以精覈為能其愛民禮士仁心為質循循乎有古良吏行焉當途器重擬疏薦遷秩乃遽卒也知君者共為五七字詩歌悲悼顧以予述其政蹟稱欲垂示來茲按君長嗣廪貢生成邑所為君行狀言閩中事尤詳蓋甌甯長泰浦城頗為易治候官附省垣衝要然內地民人習知禮義諸羅隸臺灣遠隔海外值逆匪黃教初滅制府崔公寀知君能理劇因獨任以善後事於是至則其地多山民鮮土著皆閩粵僑寓之人與番黎雜居生番往往潛出劫奪行人害之倏忽無迹為所害家多誣指熟番以遂其私鄉邑彰化有數人蚤出為生番所殺棄置道路其所親以熟番告鞫獄官久之未有所據知府者以屬君君深入密籌察知真兇盡釋其被誣者海島地氣浮動無堅完城郭諸羅亂後城治僅存基址可見君剋期興版築三月工竣城外延植刺竹圍護冀可歷久

士民戴德建生祠以祀君力卻之祀初建城周令此亦其閭中表異者因並述之而爲之贊嘗是時山東作吏著名稱者知博興燕君增元知嶧張玉樹與君爲三人贊曰

漢代循良經述吏事文翁召父聲流奕世周君恢恢腹飫詩書潤色優裕治化文儒闓海岱宗風所歷地仁風翔洽德音誰嗣遠祖公瑾醉人醇醪君其苗裔惠愛孔昭我述美政願上太史輝映西京遙遙千載

淩君西峰墓表 張遠覽

淩君諱西峰字申亭其先由江南遷於是世耕讀爲善族曾祖宗輝祖恪己父璨皆有隱德君幼喪父母又無兄弟岌岌若不可活而君能強力自刻苦非力不食晝拮据於農事夜讀書嘗致力於科舉之學爲縣學生有聲歲壬申中鄉試屢試禮部不中乃於歲丙戌揀選舉人得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署石城興安新淦東鄉德安每到數十日輒移最後乃借補臨川縣縣丞旋實補上高縣知縣其間買硝河南者一解護罪官兵部者一充鄉試同考官二乃以他縣事連劾罷歸歸六年而卒此君生平所歷之大略也娶於侯封孺人先君卒子三松鶴生員於父之軼事泯無所述而病死庶子臯鶴生於江西十餘歲而孤矣又喪母

率其弟晴鶴皆讀書是申亭有子矣乃稽顙哭請余文以表其父墓嗚呼維我先友內行修而外行和歷官未久惠愛流沛循聲揚播民莫不禱頌而求其來莫不歌哭而恨其去上高多山有不宜稼者乃分其桐子教其種桐樹成其利甚於稼民賴之呼爲凌君樹訟獄立剖於一言案牘不宿於五日奸吏褫魂良民銘腑諸牧令每見開府曰諸君能如凌上高者乎吾無憂矣其爲政不必有烜赫神奇之迹而田閒鞭牛而謳皆頌聲也其歸也柴門茅屋不改其舊野服戴笠人不知其爲令尹也其生於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於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其先塋之次孫培文蘊文松鶴之子也

大名府知府靳君榮藩墓誌銘　朱珪

乾隆甲辰春珪扈從

南巡道出河閒晤同年大名守靳君執手而歎曰噫君蒼髯盈頰矣蓋自戊辰以來三十七年同榜在者中外落落不數人及秋而君卒于官明年春其子師儉走京師泣請予銘予旣悲同人之益稀而賢守之不竟其澤也不可以辭君諱榮藩字价人號綠溪靳姓山西黎城人上世由洪洞來遷高祖妣張及其婦喬孫婦王三世俱嫠號靳門三節君祖

綺府學生考何端雍正甲辰舉人官浦江令忻州學正以君官俱誥封
奉政大夫例贈朝議大夫妣溫繼妣盛誥贈宜人例贈恭人君生左手
無名指有附枝穎而嗜學年十七試縣府皆冠其曹為諸生十九舉乾
隆甲子鄉試乙丑中會試明通榜戊辰成進士辛未丁父憂丁丑選廣
東瓊山縣以母老改河南新蔡時河南歲祲君到官即究心荒政賑貸
必誠民以蘇己卯分校鄉試是年珪主試事與君共昕夕者竟月有司
坐堂皇判決惟意騁輿騶謁戟門一入瑣闈列坐據案擩藍點赤字量
苦欲睡予時覘君于衡校績而察所乙卷無枉歎君之學優而心下知
其治民之良也庚辰再與分校後以母憂歸既葬置祭田以祠其宗服
除乙酉授直隸龍門縣戊子調遷安均車徭為旗三民七之制己丑陞
蔚州知州建文蔚書院以教士州西二十五里曰暖泉堡其南灘磧夏
秋山水漲注匯廣靈嘔夷之川盪析田廬歲為患舊築土壩輒圮君行
相度易以石為丈三百一十高九尺有奇首尾綴之土壩州人美之曰
此靳公隄也君不居易之曰保障戊戌擢知遵化直隸州癸卯授大名
府知府
上知君能其官嚮用矣未期月而疾以卒君自縣歷州郡官于畿者二

十年在所民安之去而思能以經術文教佐治而本之忠愨庶幾有悃愊遺意持身儉素仕不怠學所著吳詩集覽四十卷綠溪詩古文雜著若干種生雍正丙午年三月二十五日丑時卒乾隆甲辰年八月十九日巳時年五十有九配劉恭人側室任生子一師儉附監生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學之釐吏則循轂于其身以庇而後昆

奉政大夫四川石砫同知王君榮緒合葬墓誌銘　張洲

王君之爲司馬也其時宦於蜀者往來於蜀者無不知有石砫司馬之能善於其官蓋本經義潤飾吏事異武健者異鄙瑣者異疏闊無用者故獨以實心實政施澤於民奏績循良以大著其名聲顧僅及於一隅行於僻壤不克究其所用惜哉王君諱榮緒字希仁別字成祇號天馥一號蓮峰上世萊陽人自明宣德閒遷諸城之瑞邨遂爲諸城人高祖諱家棟明萬歷舉人歷官黔陽知縣曾祖諱昌業縣學生祖諱允熸縣學生貤贈奉政大夫祖妣丁氏宜人考諱爾翼歲貢生贈奉政大夫著有孝經刊誤參解鄉人稱靖孝先生妣牛氏宜人君爲其次子修軀闊眉目光燗燗呼人如鳴巨鐘性剛方嚴毅人人畏懼敬之然居家孝友

待人溫厚寬和絕無矯激刻覈習氣弱冠膺鄉薦登丁丑蔡以臺榜進士選授酆都知縣蠹役為姦鞫實立置於法教民養山蠶置蠶柞櫪閒自食其葉采繭織帛百姓利之擇朱子家禮簡便者輯治酆禮略俾士人學習各教其鄉子弟為戊子鄉試同考官稱為得人以能攝萬縣事進石砫直隸廳同知巴蜀多荆楚游手糾結朋黨出沒山谷閒剽掠居民為盜名曰嘓嚕居民怨惡斥謂嘓匪石砫界萬山中嘓匪艾世隆殺人亡命誘聚數百人樹木柵高山密布礮石漸不可制君聞知謂散其羽翼可以成擒不然多殺胡為者從二役身抵賊寨賊拒不納急呼曰吾來生汝非殺汝也久之門啟得入呼十餘人諭之當死者艾匪一人爾等無知脅從吾所深惜然不早退散悔無及已命役徧諭寨中羣黨窘急相顧駭愕謂役曰為之柰何役曰計惟速執賊首毀木柵遁去可保生全羣黨相顧唯唯於是姦宄伏誅四境甯謐他如旱饑勸民平糶增置孔廟泮池戟門建南賓書院創修秦良玉祠皆為人所頌說石砫學舊無科目選諸生穎異者親為指授於是冉永燾由拔貢生中式舉人為扁其門曰南賓首科卓異特薦循例待遷以足疾致事寓成都忽病痢增劇遂卒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四日也距生康熙五十二年五月

三日年七十有二所著周易傳義合參書經講義詩經遵序春秋集說闕謬禮記集註四書遵註朱子昏禮參議徵實錄未信編石硁廳志滋德堂文集炬餘詩集共若干卷配張氏宜人諸城縣學生霞女靜以自持寬以逮下卒年四十有二繼李氏宜人日照舉人開建知縣在巒女視張踵美繼芳卒年三十有八男子七人鳳文己卯舉人晉州知州炳文麒文貢生候選州判後君二年卒淦文附生援例候選兵馬司副指揮先君卒璧文殤森文炎文俱太學生女子七人同邑貢生劉鉅璣諸生臧宸紱齊河進士給事中禮部郎中馬人龍歷城太常寺卿毛公輝祖子優貢生埜皆其壻餘三女未適人卒孫男子十四人肇暘肇旭太學生肇昡肇曇肇曖肇暘肇晉諸生肇杲肇晠肇晌肇噃肇晪肇暉肇昀孫女子七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八人其嗣續蕃衍世莫與比鳳文等於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八日葬君晉樂邨西原祖塋之次以張李二宜人祔禮也將欲焯德標蹟傳示永久徵銘於予義詎得辭予自舉進士與君相知須次選人數年朝夕道義切劘數與往來審知君學心得爲要其論學曰論語言仁中庸言誠仁與誠一理也人無兩心人心道心皆自一心出之危故易從微故易滅學問之道致知篤行盡之要必

以居敬爲主宰以日新爲進步操存省察克治踐履闕一不可操存在靜時省察在意初動而克治踐履尤爲獨難非剛健不能決勝則其所以致力者可知所爲吏治之本者可思銘曰

粤自先世經術儒流出者異政處者行修暨司馬躬仕學偕優名實懋哉云誰與儔農桑詩禮以養以教治譜家學令嗣則傚普樂西原蒼松鬱蟠厥配同穴魂魄茲安詒謀孔昭奕葉綿延我銘考信世遠詎刊

張君遠覽傳　吳德旋

君姓張氏諱遠覽字偉瞻河南陳州府西華縣人幼孤能自力於學性敏慧讀書日記誦數千言事母盡孝家雖貧竭力營甘旨無缺母年高多病湯藥必親嘗不解衣帶者四年餘母卒哀毀甚及葬廬墓三年君博學工爲文乾隆癸酉充拔貢生己卯科本省鄉試中式舉人選授正陽縣學教諭其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然遠近爭來就學庠舍至不能容其弟子經指授爲文用君說成進士膺鄉舉者甚眾巡撫畢公嘉其能以卓異薦選授貴州鎮遠縣知縣青浦王述菴侍郎爲序以送之謂君用博雅之學播循良之治必能寬猛以時使民苗咸輯也及君蒞任果如所期焉鎮遠古夜郎地苗民雜處獷悍難治君結以恩信皆帖服

遵約束舊俗子女多者其父母往往忍不舉君出敎諄諄然諭以義理苗民感動甫七月而舊俗爲之一變大吏以爲能令署黎平府下江清軍理苗通判下江環治皆山以山爲城缺處補之以磚價十倍於石君以謂勞民傷財無益也以石易之每歲省工價無算下江山中故有虎患君至則出貲多製火器率武弁鄧元第等往山中日習之下江由此遂無虎迹苗民賴之以安君之在下江甫四月因疾致仕歸歸日苗民扶老攜幼涕泗相送君既歸西華而西華民東玉林者潛謀不軌跡且露君與邑大夫密謀擒治之又恐其黨之潛入城中也力疾躬率門人子弟輩晝夜巡察君雖以老疾家居然遇事猶奮發有爲如此若其他爲善於鄉而鄉里戴其德者皆常事故不書所著有詩小箋春秋義略詩集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于道光四年奉旨崇祀鄉賢祠春秋祭饗焉

吳德旋曰君與偃師武虛谷大令並以經學著聲中州後並爲循吏然皆未竟其用而儒者之效不獲大彰顯於世惜哉惜哉予之聞君名也由新城陳碩士侍郎凡君所著述侍郎悉以視予予得而讀之因次其

傳

碑傳集卷一百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四十

碑傳集卷一百七目錄

乾隆朝守令下之上

福建將樂縣知縣王先生元啟墓誌銘 翁方綱
又書王宋賢事 張士元
勅授文林郎浙江德清縣知縣張君洲墓誌銘 薛寧廷
山西交城縣知縣莊君繩祖別傳 趙懷玉
鶴崖先生牟貞相墓誌銘 王仕
桐鄉邑侯呂君爾禧傳 馮浩
臨安府知府張君玉樹墓誌銘 王杰
周太守際清小傳 王昶
麗江府中甸同知梅公士仁行述 溫汝适 節錄
山西甯武縣知縣彭君禮墓誌銘 王昶
雲南府通判陳君聖修墓誌銘 焦循代阮元
薊州知州王君若常墓表 秦瀛
勅封文林郎原任安徽宿松縣知縣黃君堂墓誌銘 余廷燦
南池彭司馬名失墓誌銘 錢澧

DS
734
.C56
v 40

周君士孝墓誌銘 桂馥
秀水縣知縣前任海甯州知州戰君效曾傳略 馮浩
廣西潯州府知府湯府君大賓墓誌銘 趙懷玉
故江甯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孫星衍
偃師縣知縣王君復行實輯略 武億
安肅縣知縣沈君可培傳略 馮浩

乾隆朝守令下之上

福建將樂縣知縣王先生元啟墓誌銘　翁方綱

先生諱元啟字宋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祖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先生幼即有志聖賢之學不爲時俗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將樂縣知縣三月而罷然其釐訟獄禁賭博設十家牌平鹽價立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濬溝渠修橋梁道路諸實政悉殫心力爲之邑人以爲抵他令數十年之功既以誣被吏議復至其邑民扶老攜幼饋芻米効汲爨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先生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掌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遊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濼源蒿庵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閱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者數千百人先生爲學以宋五子爲宗說經尤精於易而爲文一本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史記漢書韓非子孫可之歐

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註凡若干卷惺齋論文句股九章論祇平居士文集恭壽堂家訓若干卷凡嗜學多文之士知考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先生博極羣書勤考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若先生者可謂眞儒矣既病革猶補註周易下經及校勘韓集易至既濟止韓集則易簀前一日猶命子尙繩改定順宗實錄記疑條中二字葢其貫天人古今之精力畢世以之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子男三天石早卒尙珏附監生四庫全書謄錄廣西西林縣知縣尙繩增廣生女一適貴州銅仁縣沈心醇孫男二克生國子生克新孫女一適甲寅舉人蔣殿曾孫五曾孫女五銘曰

孰能博綜漢唐而篤孰程朱淵哉若人不見是圖學則伯厚東發教則鹿洞蘇湖葢超出乎籍湜紹述閒而獨爲韓之徒

又書王宋賢事　張士元

王宋賢名元啟浙江嘉興人以進士知福建將樂縣乾隆某年十一月至明年三月去將樂山縣民俗浮險競利而輕生每歲終民閒强索所

負及田主追贖遠年棄地往往鬭毆至死傷成獄又多好蒱博之戲率常毀其家而山深林密盜賊時時竊發宋賢視事巳迫季冬先出教風諭然後於城內外數處各設壯丁二人每夜巡邏至三更時必身自步行檢察遇有小鬬立加懲責其盜竊私博蹤跡驗問皆獲之故涖任甫三月民無一人犯禁者宋賢聽訟不禁人觀雖燭下案治觀者常數百人及被誣將去新令巳有文符到縣民有訟事未決者爭來就決曲直謂得吾侯明斷雖受笞辱亦甘之宋賢憐其意剋日治之三月二日理事達夜至旦而止須臾新令至矣罪小者譴大者杖人人輸服而去先是將樂有平糴之法歲夏秋閒米稍貴卽勸富民糴積粟以平市賈久而弊生其上富交富聽里長條列任意低昂而限以糴米期日米多者居積如故米少者糴盡反向大戶糴之又畫定方隅某方富戶止糴某方其一方之戶多富者任分而糴易戶少富者任并而糴難勢必攤及于僅充饘粥之家賤出貴入怨聲盈耳宋賢訪知其弊盡召諸大戶切諭之使各戶將有餘米穀互相揭報不由里長條列戶有所餘以糴盡爲度米少者不强之糴而四門內外通行糴糴不限方隅民從其令各損賈發糴其始市米一升二十四錢尋減至十五錢上官善之下其法

諸州縣使皆行之而惜鄰邑終格不行也將樂每年斂稅必俟次年五月畢收蓋鄉村邃遠山嶺間之入城既不便而輸納之際又苦管事吏胥詐索轉輾沮畏歲遲其期令無如之何但遣役人催納而已宋賢不遣一役惟飭廉幹吏數人持印信分往各鄉就徵嚴其遷延滋擾之禁吏洗手奉法民便之踴躍歡輸帀月而畢宋賢用法不苛但持之以信不肯二三其區處公私精力能推行之民無不感戴而齰客心害其法有飛語聞于大府遂黜去去之日民送者數千人欷歔流涕及宋賢拘四行省民負米擔薪數百里饋遺之後以事重至其邑民扶老攜幼迎拜道旁此亦可以觀宋賢之治矣宋賢在縣所舉行之事多可紀以其為世吏所能及故不著著其大者以聞後世云

勅授文林郎浙江德清縣知縣張君洲臺誌銘　薛寧廷

嗚呼萊峯張君之與余如唐韓宋蘇之同值磨蝎宮也今則生並世而同里也學同師也癸酉鄉試不同榜而同舉省試
廷對皆同丁丑也余官廣文二年在翰林七年而君為邑宰至甓左降學職未上余以此始君以此終皆潦倒終無所就又罔不同也同方同術而好會曰淺今年同客膠西談讌者累月而竟恤恤焉問其疾視其

含斂諾公子之請而預銘君壙樂未極而生悲尤事理之至常而至奇者也君家武功去雒南五百里未由相識也歲庚午余入關中書院肄業主講者孫酉峯師而君以鄉里負笈從論文會講晨夕觀摩厘自夏首迄秋之半也成進士後君歸班追守部需次之時而余已罷歸出入相避動如參商之不相見也君通於學而蹇于仕初授西粵之修仁再補吳興之德清中間南北奔走勞苦顛頓者行數萬里歷二十餘寒暑而兩任曾不滿一歲其坎壈視余尤甚也失意于上官不必調而調不必送部引對而咨送入都皆非人之所爲而不必致憾於臧氏之子也然君乘寬閒之歲月薄宦壯遊西至蜀南極瘴鄉往來吳越荊豫以至燕趙而終老於齊也山海足以供其雕鏤悲愉足以發其精彩淬礪而盪滌之又安知非天之玉汝於成而將以大昌其詩文也文宗八家而以左史堅其骨詩溯三唐而以騷選疎其氣蓋已裒然成集而卓乎可名一家者也嗚呼富貴者天之所輕而獨若靳人以名然於兼得者愈思有以撓敗之如君之抑塞於生前而彰徹于身後人所不忌而造物且或爲之寬假也君幼而穎特長而敦敏與人無町畦而善善則長達于政事綽綽而鬱不得施澤未被於民物爲可悼惜也罷官不歸久客

齊魯閒掌嶧縣膠州書院之敎十年皆以小阮德潤君爲東道主正身
率士經指授者多騰達以去而興學擇師共戴使君如文翁高朕信其
匪藉公帑以優給私親也君之疾也妻子護之譁其歿也親賓門弟子
哭之哀瓣香蒭紙陳牲而醑酒者經月不絕尊其敎而欽其德固不徒
門牆之髦俊也君之名曰洲字萊峯也又自號曰南林也卒之歲丁未
爲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廿一日絳甲初周而不至生之辰者兩月也考
曰文學金卣妣楊氏繼母馮氏覃恩贈封正七品如君階也配康氏系
出對山先生以貴且賢得附見也子樹楠縣學生孫照宁將奉母扶靈
輀以歸而奠諸佳城也祖以上世次名行見于酉峯先生所爲贈公墓
誌者不再詳也嗚呼余與君生平遭際十同六七則文筆雖拙而銘君
者誠莫余宜倘亦君之志也銘曰
物之用當其無宰官耶酒文儒雲錦段明月珠執經心齊史朠變齊魯
春風敷竹林款帶草紆我之來碁酒娛作元宴丹黃劬事未竟鵬坐隅
靈芝殿召而趨神超越柩載途柳翣導絰杖扶武功天社枌榆聽楚些
盍歸乎

山西交城縣知縣莊君繩祖別傳 趙懷玉

君姓莊氏諱繩祖字蚩英晚號樂閒居士世為武進人曾祖諱京生順治戊子副榜貢生考授知縣祖諱騫贈奉直大夫直隸開州知州考諱懷屺國子監生考授縣丞贈如君官母趙氏故講官編修諱申季女也自曾祖以上代通顯至縣丞而中落少居貧能自刻厲季父官東安令監視倉稅雞鳴至稅所暇卽讀書晚歸衙齋讀仍弗輟既而幕客皆睡釭中油竭挹人所餘者注之如是以為常乾隆十五年庚午以北籍生員中順天鄉試舉人屢應禮部試不第丙戌大挑奉

旨發往山西以知縣用初權平陽府同知旋授交城知縣勞心諄諄一以撫字為事有少女殺於野君集村人履勘某某者視速脣動君密召女父母問識此二人否曰是日黎明獲尸實見二人共踞高阜君曰地甚僻為時又早不宜有人至必殺人者內怯於此偵探耳嚴詰之果女不受汙被殺燕某縊其妻及其弟之妻誣鄰威偪至則二婦共縊一索足離土牀二尺許土牀右設木榻君卒然問曰榻非舊在此乎然則婦由汝死何誣鄰為燕堅不承君曰此易知耳果自縊必有承其足者非偪之使縊抽榻而何燕辭塞葢二婦皆不謹燕故欲其死適與鄰仇遂縊而致誣也縣中稱神明縣故產羊皮及白鷹大吏皆歲徵之然白鷹

實不數見前官於羊皮多減值浮取白鷹則剋期令山民分捕民競納賕乃免君至給羊皮民價而白臺使革取鷹之弊嘗得檄取野雞千頭吏思夤緣爲利請仍飭民捕君弗許僱買百餘頭應焉方是時巡撫爲鄂寶公布政使爲朱公珪二公者以清節聞天下待僚屬開誠布公故君得久任而展其志如此會大計將條君治行以上君以年逾六十引老氏止足之義遽引疾歸去之日縣民遮道送數十里不絕道經太原衆問車中何人僕夫以告皆曰是交城賢父母也胡爲欲歸有挽車以送者其後交城人來官南中及里人之客山右無不嘖嘖道遺愛以爲君去莫之能繼吾郡有鬻裘者家交城忽登堂請見時君目已盲鬻裘者再拜曰自公歸邑父老日冀公復出今目盲其不能重莅吾土矣欷歔而去烏虖何以得此於人人哉君天性誠樸至老不失赤子心誨人循循弗倦甲午同考鄉試知名士多出其門歸田後唯事吟詠與同里宣城訓導程君景傳潁州知府蔣君熊昌及君族父勇成族弟選辰族孫宇逵爲觴酒賦詩之社懷玉亦時與其閒積久倡酬頗夥君趙出於懷玉爲大父行顧嘗以弟畜之歲時過從與特豪逸既矐恆鬱伊不自聊或攜酒肴就之意趣猶不減曩昔嘗爲賦二盲詩翁歌君喜而屬和

二盲者訓導程君故亦病目也君生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八日卒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七十有五娶吳氏繼娶董氏子二榮誥國子監生心喬女二嫁同里董襄仁和周光鼐

論曰後漢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君者殆其人歟迹其居官斷獄近知愛民近仁引退又似勇非聞道而孰能之聞君臨終以三事勅其子曰毋作行狀毋修二氏法毋增飾喪禮受親友賻而淹久不葬夫習俗移人而確然於生死之際所養蓋非一朝夕之故矣

鶴崖先生牟貞相墓誌銘 王芑

壬子春余遊肥鄉縣署鶴崖與余飲酒顧余而戲曰以墓誌相託余笑之因戲索諛墓金鶴崖又戲弗予四月鶴崖赴保定感寒疾欲還閏四月五日卒於定州之淸風店年三十八鶴崖諱貞相字含章姓牟棲霞人乾隆戊戌進士選肥鄉知縣一切獄訟實心辦理事關人命報到出驗吏不能得一錢監生某妾緇備多金欲餽官終日案結無由上獻調署滿城邑小而疲驛馬缺額雇買病民鶴崖至絲毫不復擾將回肥鄉民千百赴大憲乞留又具帖别鶴崖書某村愚民拜鶴崖持其帖三寸

許以示余曰自愧無德而民有情也鶴崖既卒其客有赴保定者道出滿城之山村村中人識其馬是鶴崖平生時所騎乘者皆望馬悲涕遮道牽挽繫馬柳陰下或走汲寒泉飲之或解鞍濯洗之或持鬣尾而泣嗚呼鶴崖之愛滿城人可知也鶴崖喜讀書篤交誼其赴保定也猶手錄孔安國古文孝經呂氏讀書紀與余交一日之雅誠信莫加今鶴崖英年亘有司不獲登顯仕溘然以逝余忝衰老之年執筆志其墓而實其戲謔之言其可痛也已鶴崖一子名所銘曰

鶴崖在滿城府委勘盜活平民六人玆者謁憲又為朱氏兒求活未及允而鶴崖卒朱氏兒固不可活耶鶴崖有德而不壽豈所謂活人延年者耶嗚呼天與命不可知才之美止於斯

桐鄉邑侯呂君爾禧傳　馮浩

桐鄉浙西小邑也地窄而民稠農功蠶織終歲勤苦僅給衣食無貴物產出資貿遷四境環周七邑互錯府畫省剖奸匪竄匿申緝羈遲為宰者非仁義兼施寬猛相濟亦未易撫柔良靖頑梗近得武進呂侯儉以律己和以惠民公以應物勤練集事下車輿頌即興與余雅相契余窺其心精縝密顏容清削竊隱慮之遂力勸以勉攝生毋過勞未久嬰疾

不敢廢公小愈輒增馴至於卒邑民莫不歎息屬余為之傳遺愛之古
風何可辭也君諱爾禧字皆孚號滌園姓呂氏先世自河南新安數遷
常州武進其中原文獻之族裔乎高祖諱宮
國朝順治丁亥科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官至太子太保宏文院
大學士授光祿大夫事具
國史江南諸志曾祖諱方洪廕員外郎贈朝議大夫祖諱廷鷀泰州儒
學訓導贈中憲大夫考諱瀜乾隆甲戌科進士官至汾州府同知授奉
政大夫贈中憲大夫山東濟東泰武臨道母吳太宜人晉封太恭人君
幼有大志厚自期勖博習經史而約取之心融神悟發為文章措之踐
履乾隆癸卯科舉京兆甲辰會試報罷用前甲午鄉試薦卷取充謄錄
期滿議敘知縣分發浙江上官識其才每與論事辨疑深中窾要無揣
摩依違之習累攝淳安太平義烏會稽海甯仁和州縣事杭州紹興通
判同知聞其在太平也海口舊有牧士閘蓄水資灌溉廢久莫之舉君
周覽形勢實關農田水旱捐俸重建民食其利獲洋盜虛衷研察稍有
矜疑力請開釋不忍多牽逮博健吏稱去任之日民走送塞途幾不成
行余嘗至海甯鄉村偶詢農夫官為誰氏曰今姓呂眞好官余是以知

君之來卽語里人相慶也君臨訟明決催科量其緩急常課外不多索嚴治竊賊舊犯者皆遁去修葺文廟暨祀典各祠徵收銀米例給各戶易知由單使民照額輸將絕飛洒浮加疎漏隱寄諸弊㠯法通行桐邑棄弗用十六七年君立復其舊民便之癸丑六月冒暑作瘧秋喫咭喇

貢使回途過境

欽差與封疆大吏先後雲集君偕同官分段料理纖悉無誤上游益倚重定調仁和而君元氣耗竭遽卒矣向所竊慮不幸而中㠯可歎哉君

天性孝友同產五人君居其季兄爾昌癸未科進士由部員至安徽臬使爾益廣西直隸州州判爾熾爾喆君年十六遭父喪于伯兄京邸徙跣扶柩登潞河舟哀感路人迫發浙迎母承歡養志伯兄以前山左事被議出關而歿君飲泣不忍以告詎料母今年屆八十存者惟四兒一个君之靈有餘痛矣配某氏子二珏班姿采秀拔年在幼學不克詳知治行也君有輿航吟草四卷與制藝一卷藏於家君生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五十八年九月某日歿後蕭然無所有余嘗遇君步出春波門二童子挾所購經史巨編隨後余謂君其仕優而學乎君曰優何敢言冀子孫指此爲宦囊耳嗚呼君積德兼積書其子必能讀矣

論曰門胄之髙華文行之茂美同氣之多賢天於君家厚哉乃彫瘁至此理所不可測雖然盛而衰剝以復氣數變轉何常之有君所蘊而未施者其貽之兩孤歟

臨安府知府張君玉樹墓誌銘 王杰

君諱玉樹字德潤號蔭堂卒於官既歸葬其弟珠樹來乞志銘予昔同師西峯先生知君信道之篤又以同年習聞其治行故志之始祖諱盛元時由河南固始遷陝之盩厔再傳諱孝禮明初遷武功遂為武功人生子敬敬生讓讓生儒珍君之九世祖也正德戊寅歲貢歷官河間訓導南皮教諭永壽王府教授八世祖諱鏄嘉靖壬戌進士官大理寺副蜀王府左長史與教授公並祀鄉賢七世祖諱汲由選貢官休甯縣丞六世祖諱橋萬歷癸丑進士官行人司行人高祖諱文煜
國初縣學生曾祖諱墉祖諱爵俱處士考諱書紳字誠齋以選貢注籍直隸州州判君官山左疊遇覃恩祖貽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祖母耿氏貽贈孺人晉贈宜人考敕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母楊氏繼母喬氏敕贈孺人晉贈宜人君丙子登賢書辛巳成進士注選縣令誠齋公覘君器識可成立時以存心利物為訓易簀前誡曰爾弗薄民當如

我弗薄爾使民不薄爾始見爾不薄吾君終身識之甲午七月署清平八月卽值王倫寇掠堂邑壽張臨清清邑接壤邑故無城君聚義勇防衛民賴以安大學士舒公奉
命勦賊駐臨清嘉君猝備芻茭糗精之屬及善後事悉當卽奏補是邑君在山左凡十七年初任清平次署聊城次調嶧次擢膠州牧次署青州守次調濟甯牧次署濟南守所至首學校剔陋弊痛抑豪强不勝書今書其尤著者方君之治嶧也壬寅秋運河漫溢爲災得
旨於濟甯截漕備賑嶧距濟幾三百里米難驟至君急貸金購黍粟以賑尋鬻漕米償所貸旣省運費又得賑速而鄉人習食黍粟更喜得黍粟之數多於漕米者遷膠日嶧又大飢令不諳于賑撫軍檄君暫攝嶧事民若亡子復見父母喜繼以泣是年膠亦大飢君創捐粟米多設粥廠所在掘坎覆藁稭男女處之戊申六月膠西南隅夜大雨如嶧昔水患君且悲且賑一月而手足頓痺君之疾蓋始於此庚戌遷臨安守時方謝濟南府事值各屬水災撫軍留督賑畢然後去論者謂君在山左績著於賑心勞於賑力憊於賑而君卽以此闓父命爲可謂孝矣其治臨安積穀家以錢糴居奇君權藉公銀糴米復設局收易私錢錢價定

穀價亦平其他三年中閒民疾苦除民所患害一如在山左而勞瘁過之癸丑九月二十九日竟以疾卒郡之紳士農民商賈樵童夷婦哭於庭者踵相接既念君之清貧醵錢以歸其喪又肖象以祀嗚呼可謂民之父母矣君所著有恆訓閣志學錄存辨錄蔡賢彙集各二卷惕終齋日記十四卷詩文鈔存四卷又有嶧縣臨陽聞見錄稿未就明年三月柩歸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先塋之次年六十歲配龔氏子三燕昌娶同邑高廉道楊君本仁女燕嘉太學生娶渭南平渡州牧郭君清芳女燕譽縣學生娶同邑甯夏教授黃君鑒女女子三長許聘同邑太史孫西峯先生冢孫奕坦未字殤次亦適太史孫奕埉又次未聘接銘曰學道愛人古所敦張君為政如其仁過庭之訓比恩勤乃知痛癢胥切身臨人尸祝名弗湮君閱春秋裁六旬報施未竟歿後昆

周太守際清小傳 王昶

周君際清字斯盛系出濂溪文公之後先世由毗陵遷無錫父坦庵先生績學不遇子三人君長也乾隆甲戌與余同舉禮部從政刑曹君精研律例求古人忠厚至意數月即能決疑獄而持其平前後十數年經君所勘無復有枉抑者己丑冬威甯州某揭部科奉

命隨內閣學士富察君善往鞫續
命錢少司寇維城勘之案甫結復奉
旨赴桐梓訊刁民聚眾而古州苗香要適爲逆隨少司寇鞫之擒首逆寬脅從民苗皆帖伏未幾授雲南麗江府知府君以道遠不克迎養鬱鬱不自得臨別灑淚語其弟曰弟素能得老人歡幸善事吾年五十必歸養也遂行途聞所屬鶴慶州有變人情洶洶或謂旣未任事盍緩行以伺之君曰民愚鹵莽出此不速解且成大獄遂驅之民聞新太守來相語曰是鞫獄桐梓明而有恩信者聚數百人訴於輿前君反覆慰諭令明日投詞衆稍稍散君故知釁由州吏廉得其要領卽夕械繫州吏數人於獄黎明民復聚集堂下索狀狀詞從人叢中出君怒曰爾等懼禍耶無主名吾何從判衆愕有閒乃進老者數人名君召之前諭以所控之非且逮桐梓首難者所得禍衆感動呼曰太守活我遂散去後數日擒爲首者予杖吏除名州牧亦以他事罷去之民大悅先是君入城守者衷甲入見曰將請兵制府君止之及是計所全活不下數千人撫軍以爲能留攝雲南府事數月境內稱治旋調楚雄以他事牽連掛吏議君欲歸諸大吏連章請留補知永昌府整飭勵俗威惠並施制府圖

君思德案君所屬保山永平侵叅意并疑君巳保山出入總簿內列收回本府門禮一條乃知君故廉欲以聞於朝君力辭曰吾思歸養久矣明年吾適五十也是歲丙申坦庵先生倘强健承伺意旨色笑爲歡擬終身不復出而山西巴中丞素聞君名奉禮幣請入幕君以親老辭坦庵先生命之行乃往後應明中丞聘亦如之癸卯冬坦庵先生卒哀毁不欲生又數年仲弟寢疾幾殆君躬調藥劑每夜閒視輒十數起兄弟子姪至今不析產孤孀不自存者挈而養之家世稱君者第謂處事明練操守嚴介故引疾歸田囊無長物不知其內行篤摯如此先是乾隆己亥余過無錫君借顧君光旭邀游惠山宴於寄暢園卜夜甚驩及癸丑春余請假歸復訪君於里第訂以秋間投轄罄平生懷孰意竟不可得也悲夫君以八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有六子三玠璦瓌咸以好學克家聞

贊曰余讀書君陳訓其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無倚法以削而先之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然則君以仁恕稱非令德孝慕之所推乎往秦文恭公長秋官駿厲明肅執法不撓君嘗佐以輕典葢子所親見者然則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雖不克大用于時而子孫循謹獲佑葢未

可量矣夫

麗江府中甸同知梅公士仁行述 温汝适 節錄

公諱士仁字仁山號靜涵廣州順德人曾祖某贈文林郎祖某封奉政大夫父本深號半林原任山東樂陵縣知縣候補主事晉封奉政大夫半林公有子八人公次三和粹端凝自其少時巳持重若老成弱冠隨親宦遊晨昏侍奉跬步必謹歸侍母陳太宜人怡然色養咸得其歡心又篤於同氣事諸兄撫羣季友愛無閒趨庭東郡備聞撫字之宜臨莅之要耳濡目染條理犂然而又仁心爲質有學道愛人之意半林公深器之乾隆十年命公入京謁選時公年三十八矣閱歲選授甘肅涼州府同知涼州古武威郡地衝而事劇公殫心籌畫百廢具興又念其地近沙磧俗鮮蓄藏亟爲謀生計爰捐俸廩二千石創建社倉于平番之南鄙積貯豐盈以備荒歉計費貲數千兩有奇其爲制甚詳而有法邊民利賴其後巡撫上其事於朝得

旨優加議敘公之存心惠愛一出而卽見諸施行者如此十二年上官知公清勤題署涼州府知府兼攝柳林湖通判政尚清簡民懷其德未幾奉委護準噶爾赴藏熬茶監督官軍糧務飛輓萬里銜枚越險公悉

為經理餈糧扉屨織悉不遺徒御輯睦卒事無諱十三年差竣聞赴丁外艱時巡撫某公將留公在任守制謂公曰梅司馬著有勞勩盍少留以待遷擢公再三懇辭奔喪南歸及行涼民弔送者數萬人連十數里不絕蓋公之在涼民稱活佛一時士民爲文章以啗公者咸質實可觀嘖嘖稱公賢謂由半林公家教而惜公之遽去三十二年起復揀發滇省是歲到滇卽委解京銅先是解銅官吏以道里遼遠經涉水陸多備餘銅開或私賣以充用度公獨淸釐積弊嚴禁走漏及抵京悉以餘銅輸庫雖貲用匱乏不顧也于役三年回滇上官閔其勞委署羅平州事三十六年再署澂江府知府旋署鶴慶州事是歲補授麗江府中甸同知歷任數州郡並能於其職最後擒獲鄰境逸盜例得徑解廉使而公仍付鄰縣使自解竟坐是罷歸公亦自以年近懸車既歸遂不復出時從親友銜盃話舊東阡西陌徒步往還布衣蔬食安之若素見者不知其曾爲良二千石也初公與弟兄承半林公遺命捐田百畝入邑城義學爲諸生肄業膏火資前令陳侯志儀記其事謂今之人視千頭橘八百桑爲性命稍去其一枝一葉輒攘臂以爭孰若茲舉使士子硯田歌有秋筆耕無惡歲哉蓋深有以重公矣公坦白待人雖婦孺無欺遇人

之急無不賙卹人或詛之卒以不較值歲飢自捐千餘石以賑族人之
貧乏者嘗舟行過邑之桂洲遇賽會人譁喧擁落水者甚衆公亟懸賞
募善泅者捄之頃刻數百金皆空鄉人德公迎問姓名不告而去其爲
善無近名皆類此公家本素封而晚歲固窮無負郭之業僦屋以居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壽八十有六溯公生年實康熙戊子也

山西寧武縣知縣彭君禮墓誌銘　王昶

乾隆十八年余與太倉彭君行之同舉江南鄉試明年會試相見於京
師既而散去三十一年君始成進士又以候選歸閱二年余參軍事于
雲南故君之來而謁選也不復相見顧鬚麋言笑思之若在心目比余
乞老歸田而君下世已逾年矣於是歎遇君之疎知君之淺不得周旋
聚處備知君之學術而悉治行之精醇爲可惜也然君選授寧武時同
年朱學士筠贈以詩云子學甚醇正子貌頗古雅去作親民官神眞跡
乃假而蔣某宰馬邑亦贈詩云入境民盡肥視君彌老瘦是君之所以
愛民而奉職者可知也已於是仲子兆蓀將大葬於新塘之南阡請爲
幽竁之志余奚忍辭據狀君名禮字行之其先出於五代吉州刺史彭
玕祖某由歙遷太倉父某育於其舅吳氏因以爲姓至君通籍後復之

君生而樸訥顧聰穎嗜學家多藏書靡不瀏覽弱冠補州庠生澹於進取鄉舉後復以會試中明通榜久之登禮闈故其學益以宏衍深邃既授甯武知縣地處鴈門極邊風俗鄙僿君擇士之秀良者使訓于鄉人始知慕學而不以強武觸扞文網年餘縣大治君聽訟務開誠勸諭亦工于摘發縣中豪猾廉得之輒痛懲不貸有婦以奸殺其夫詭爲自縊鄉里已結報君反覆研訊得其情置之于法俗祀貓鬼巫者緣以爲利君聞拘眾巫至搜畫像而盡焚之風遂熄某甲毆其父重傷繼又毆斃從父君謂此元惡也不得稽誅立召而杖殺之始以狀聞上官才其斷不罪也然慎于用刑謂人皆有羞恥心一予杖將不得爲完人適以使其自棄也時巡撫農公起素以仁廉聞嘗謂僚屬曰古有以經術飾吏事又曰猛以濟寬彭某殆兼之矣將薦會農公病卒不果君素澹于進取自顧年已衰矣遂引疾力辭以去去官日士民泣送有越三百餘里而以壺飧餽者既歸貧不能自存復請以校官用選潁州府教授四年卒于官無以爲殯同官爭賻之始得歸柩于家先是君謁選在京日取諸史傳中循吏故事手自鈔錄或謂古今異宜君曰吾儕能法古人無在不可施其術安在今不如古耶在甯武十一年以廉明稱果踐其志

而又惜不獲盡伸其志也君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五十八年某月日年七十有六著有北窗吟稾金臺倡和諸集配滑氏子三人長兆荃次兆蓀幼兆蕙而兆蓀最以才學著東南又能經理君之喪葬可謂賢也已銘曰

敦題之山沿于梁渠其習也醜其秉也愚吹之噓之爇而鋤之三尼九酌從我趨之雖曰趨之弗竟其撰有書未傳有名未煥以貽後昆崇其里閈新塘之麋靈長輪灌瘞此貞珉用俟幽贊

雲南府通判陳君聖修墓誌銘 焦循代阮元

君諱聖修字念祖號岸亭廣西平樂人原籍浙江山陰曾祖理官平樂司獄遂移籍焉祖廷綸康熙庚辰進士廬州府知府考齊襄舉孝廉方正江西廣饒九南道得男九人君敘第三生而岐嶷善讀書工於屬文以太學生中乾隆庚辰舉人援豫工例授湖南貴陽縣知縣調益陽丁外艱去官服除歷任江西之建昌鄱陽吳城安徽之太和蕪湖所治政績有聲陞雲南府通判未及任而卒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距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年六十一安人凌氏生子四伯季先於君卒仲廣與叔廣凝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禮也君令益陽時值山水破隄民大

饑未及請先發倉米十萬斛賑之無爲州水衡壩壞州人議移建君方署州事以爲棄地讓水非所以恤民不如於要害處開引河而增壩以護之依君議民賴以安又嘗署和州州舊有僉丁貼費之例君議照屯田按畝增追給運丁自措時以爲便葢君以經濟之才施於宰牧不徒以奉職者免上議矢公者靖輿評求之古人可謂賢矣先是君仲兄聖傳爲臺灣縣丞值林匪之變慷慨駡賊慘罹於難

天子以雲騎尉褒其身且廕其後無嗣故以廣凝爲之子廣凝重性理之學好金石之文鍾於孝友志在表揚以君行狀屬某志諸石爲之銘曰

邑宰之任視古諸侯化繇德駿民視風鳩會稽名駱東郡無蝨牛依淮守虎拜荊州鱉古有然維君則倖虞賓巨族楚產名流清白世守仕學用優生秉縣質出建嘉猷卅年作宰萬里言游春風拂鋪陰雨隨騶民隱既恤官方式修無偏無黨不剛不柔狗先羊問犢共車雷破械同豫發倉比攸荻圩增壩潁開穿溝利民民立禱神神酬通經足用臨事克謀具我壺漿銜我朋儔梅花東閣明月南樓板輿朝豫民摸背壽蒼黎在臆皓髮生頭績方報最形頓歸幽羊燈寂寂螘幕悠悠女捐簪珥童

罷謠謳遺書百帙貞石千秋魂棲芳草墓表長楸湘雲皖水人去香浮

薊州知州王君若常墓表 秦瀛

崑山王君惺如嘗官薊州知州會當軸者營生壙於薊遣家奴劉姓者往治之劉要君出迎并誅館舍於君君謝焉劉憾君甚因進蜚語當軸者言於直隸總督將摭他事劾君遽以病免歸歸數年而君歿其孤福璧嘗乞余文誌君墓時以當軸者勢方張遲之未及爲又三年而當軸者敗乃爲文表之曰君諱若常字心如惺如其號也曾祖某康熙某科進士官中書舍人祖某贈萊州府知府父某贈福甯府知府妣某氏贈恭人君以錢唐籍入貲爲西城兵馬司正指揮遷光祿寺署正大理寺左寺丞再遷刑部奉天司員外郎廣西司郎中擢福建福甯府知府其官刑部案牘多平反諸城劉文正公器之比守福甯有福鼎縣民林某者以人命誣服君訊得實告之上官釋其罪無何左遷直隸山海關通判由通判遷薊州知州方君之見惡於當軸也余適在軍機處當軸者呼君名揚言曰某無狀已語總督罷之矣余親聞之故尤得其實君罷官後貧幾不能歸薊之民時以酒食餉君并助之歸烏虖此可知君之所以治薊矣今年春當軸者既敗

天子詔贈故監察御史曹錫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蔭一子蓋錫寶嘗劾劉姓恃勢奢侈者也錫寶號劒亭故與君善其在京師時兩人各以號相呼惜君之事無有聞於朝者余特揭之於阡俾後之人有傳焉君生以雍正壬子七月十九日歿以乾隆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娶姜氏封恭人有賢德先君卒合葬崑山迎恩莊之和村子五人長某次即福璧俱監生又次某某景星舉人女六人婚嫁皆士族孫六人君與余故中表行福璧又娶余從女弟是以余知君為詳

勅封文林郎原任安徽宿松縣知縣黃君堂墓誌銘　余廷燦

君姓黃氏名堂字雨椽號秋水世籍江西之瀘溪縣居翁源世有隱德父樸庵公年垂五十五始舉君最憐愛之不使出就外傅即口授四子五經書即成誦或聞外間講論即通曉大義時文以意為之自有法度於時人咸以君方江夏黃童云學使拔君於童子隊中置第一刻其詩古時藝懸為國門程式自是試必魁曹伍閱丙子舉於鄉辛巳

恩科念親老不欲上公車父促之行乃成進士名在第七廣昌詩人何在田鶴年君執友也方自京師就館穀於天津時預約君同棹南歸及君假裝至天津而在田病矣君艤舟不發為之視眠食延醫藥彌月不

懈及病革視含殮必謹躬哭泣甚哀已乃經紀其旅櫬而歸還其家西
江太史饒覊南學曙蔣心餘士銓咸以爲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君者
眞能明朋友一倫於天下者也樸庵公則迎而喜曰吾初遲子南歸以
爲不應久留滯乃爾而不知子之能不負死友於南北舟車間也吾不
孤所望矣君侍父養甚孝謹至耋耄篤老愈益曲盡父性方嚴君宛宛
孺子狀未嘗一日不得其歡也有所欲推予君息息無閒形聲亦未嘗
一事不如其志也父年九十三而歿君哀毀不欲生服闋後始謁選得
安徽之宿松令邑故難治又苞苴盛行君洗手敬職有石吳二姓者互
爭兆域以貲財角勝至久不決君秉赤心勘定其訟立解牧猪奴有縱
猪踐田穀者農民劉某持鎗捍之誤傷及某足某足創既平復旋死於
夙疾而黠者嗾以死於鎗控前令將論抵矣君廉其冤狀並追取藥師
醫方爲確證某得更生邑西界黃梅黃梅弋獲流匪令嚴鞫之知在原
籍宿松犯竊案即以獲鄰省逸盜報大吏大吏下其事於縣縣吏請補
報盜君曰黃梅自盜吾邑自竊而獨不省事主原狀止於穴壁平計贓
在一兩以上將陷之大辟吾實不能大吏又謂君不補報盜部議必不
利於君君謝曰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求保全一縣令非狂惑喪心

郎神鬼奪魄耳某自束髮讀孔孟書宿留胷中旣數十年誠不能一旦鉤吐而棄之地也卒以此罣吏議君有强立之志有廉靜之守有剸割之才然君不苟隨而上官不能直其不苟隨上官能用拯而君不能强其必用拯君之所以不得展其職也君博聞强記早貫穿經史旁及音律星命醫卜諸書而性沖恬於人世一切窮通得喪泊如也旣罷官歸來意氣閒遠嘗時諷誦不輟有終焉之志惟夙負文望遠近學子請業請益名公巨卿逢迎者惟恐或失在粵東主信州惠州講席在江西一主撫州講席最後江西撫軍藩伯延主省城友教書院先後成就人才甚衆士之聞所聞以有立者不問而知其爲君弟子也著詩古十餘卷門弟子請鐫以行世君嫌自炫不許藏於家君生於雍正庚戌七月初四日卒於乾隆乙卯五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六配鄭孺人先十二年歿側室程氏子二人長鍇乾隆己亥

恩科舉人鄭孺人出次鈞郡庠生程氏出女三人孫男四人潤曾浩曾衍曾鍇出浸曾鈞出予與君爲同年友契君嗜古工文而不獲盡其用又舊識鍇於京師鍇能世君之學者及是君將就窆穸鍇先期來請銘予不獲辭讓因據狀識之銘曰

學之與治古一近判所養所用截分界斷君抱方施其志在合隻輪方轂衆口交雜舉棄道旁騏驥孰駿莨樂不遇嗜殊酸鹹退修初服傳經足娛滋畹樹晦德馨不孤其仕雖蹶其道則貞習坎出坎有孚心亨隆封特起口相告語澤在桐鄉學傳舊侶

南池彭司馬(失名)墓誌銘　錢澧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於用非妄即苟故君子務先治身然孰講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死益逾年矣天下賢人君子爲
國家惜南池稱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爲之實紀掩諸幽以壽無窮南池世爲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兄女也先生時以清修厚德型于鄉里南池實仰止之自失恃後率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遏耆慾爲喫緊事雖半菽不繼不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聳肩終夕凡少年馳騖事絕無所染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其以貧故姍侮之者釋然無所於校也吾與間隔必歷數年始一聚首中

閒惟自辛卯之春迄明年夏五對牀京邸日或易衣而出凜然淸癯驕榮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嚬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造堅定地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試知縣粵東補封川令歷五年調任香山每一達書無不以不變塞相勖歲在口口躬出洋梟鉅盜林亞五等以此特受

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粵檄署同知瓊州專捕餘盜遂歷諸幽險備得情形將見當事面陳之疾卒於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之爲南池豈爲是區區提民役數艘出洋梟盜畢乃志事耶顧不弔於天凡思竭誠極慮以效于

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是事豈吾南池之幸耶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知其有以定於素幾以爲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虧帑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不一端爲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略以地連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獲連劫鄰境者數盜者罪而不知其相時之急此以爲切務也及後之出洋也亦以信之結于民者深能必民之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

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挾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話言而已猶傳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爲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也初娶某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粵時以尙無子納一妾已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啟父請以弟之子書城爲嗣嗚呼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生卒葬年月日時别書于右藏諸幽銘之曰

民之命兮
帝時思以康也分人以政兮孰其以爲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天而呼何應兮願其致與詳也

周君士孝墓誌銘 桂馥

周君以嘉慶元年五月四日卒於官年六十將以是年歸葬於蜀嗣子來請銘余與君交三十年知最深不容辭也君諱士孝字資敬號肅齋其先江西吉水人轉徙貴州曾祖芝芳始居四川遂爲□昌人祖師文父萬殊君少日爲文數易稿不就一日眺遠山有悟下筆千言不加治點乾隆庚辰舉於鄉丙戌治山東禹城縣時有水患湮沒廬舍君爲復

舊堤增新堰迄今數十年民賴以安丁父憂解官釋服除廣東新甯縣未滿歲以前攝電白事罷去直隸總督畢君霸州屯田復除文安縣其地窊下形如仰釜隄決則一縣爲魚己酉七月水大至君率人早夜修隄既而大風雨水勢滉瀁隄且壞衆懼奔散君堅立不動衆乃感發各毀牆垣負土助工隄得完固甲寅調遷安縣君歷官皆有惠政而不飾名譽前去新甯有欲爲君建祠者力止之曰民果思我口碑不勝於生祠乎君篤信釋典長齋趺坐夜以達旦每有祈請輒得奇應文安苦蝗君既虔禱遂有異鳥羣下啄蝗遷安蟲食禾田夫稱此蟲畏雷君立時致祝雷雨交作蟲果震死嘗曰事神莫如治心心淸則神靈矣君飲人以和而取友不苟歷城周丞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藻皆多聞高行君與定交終身無閒病篤謂其子曰我平日無損人利己事實亦無損於己此時此心但覺暢足耳端坐而逝夫人徐子三人長石蘭次立矩次現女三人銘曰

君治縣我以爲譜也君取友我以爲輔也我銘君藏不敢不從古也

秀水縣知縣前任海甯州知州戰君效曾傳略 馮浩

君諱效曾字師訓號魯村姓戰氏直隸之甯津人後漢初戰競爲諫議

大夫五代時戰貽慶登進士第見鄭氏通志略其胄亦遙遙矣君先世
本山東登州黃縣前明永樂初遷甯津居伯頭鎮君祖考諱訥以叔子
官贈宣武大夫祖妣方氏封恭人考諱續祖贈宣武公幼子年十五而
孤偕諸兄克盡哀禮砥行治家篤行著於鄉國通醫理活人不責報贈
奉政大夫妣羅氏有壼德封宜人君爲獨子也天資穎秀庭訓方嚴受
業明師肆力問學爲文超邁流輩乾隆壬申歲入邑庠居首癸酉科中
副榜己卯科舉鄉薦旋丁父艱丙戌揀發浙江以知縣用署東陽繼署
嘉湖諸邑授富陽俱有賢聲乙未陞海甯州牧地居海濱潮趨北大亹
衝刷舊漲沙
睿慮軫恤民生大發帑金改建石塘魚鱗密砌星使之稽度中丞之督
核羣有司運石繕材分段鳩工雲萃碁錯舟車晝夜絡繹君應接籌畫
酌豐嗇審緩急均勞逸殫精竭力一無遲舛涖州十年將以勤績保奏
丁母艱歸服除因海塘估冊不符被議引
見仍發浙補縣暫署海甯補秀水令仍屢奉檄襄理塘工手書節略十
四條上官多採用君於海塘鉅細熟諳勞最著而亦陰受其累焉杭嘉
湖三郡漕糧繁重每屆輸倉民拮据恐怖君調劑合宜怨謗靜息癸丑

春夏邑北境王江涇蠶收積欠機戶失業復有北來饑民沿門索飯勢殊不馴君偕郡侯同寅各捐養廉紳士咸輸米穀普設粥廠民乃安集無譁時適奉

旨建立先蠶神廟登諸令甲歲共禋祀郡之蠶神建于龍淵古剎之東偏秀邑境也農夫村婦歌頌祈賽頓爲神觀聽訟明決不好刑求課士撫民公明慈愛以夫節縮俸金爲族衆立家塾捐地一區爲族葬墓域同祖兄敏軒官閩罷歸貧甚君撫育諸孤資給衣食爲之娶室凡公私周急濟困之舉屢施不倦甲寅乙卯閒將咨送引

見先令解軍餉赴黔省山川險遠衝寒觸暑老不告疲歸卽北上僅抵毘陵疾作遂劇急回程至館宇一日而卒可哀也夫配李氏卒于富陽署贈宜人繼配袁氏封宜人子五俱殤女五惟季女存袁宜人及女哭極哀慟聞者皆爲墮淚仁和茂才吳照君年家後生以筆墨助君凡六年茲行及卒賴其終始扶持經理俾君家人無悔憾亦足見君厚德之感人也君生于雍正十年正月十六日亥時卒于嘉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五余與君交非公不至重其質直坦易外莊而內和古所謂悃愊無華者乎袁宜人屬吳生乞余爲之傳誼不可辭撮

其大者備戰氏家乘

論曰數年前余傳桐鄉邑侯呂君矣今何又傳君也呂君年未及艾君壽已近古稀呂有二子一入泮宮君喪回里方議立後兩君克勤於職民能思之豐此嗇彼命數不齊皆可爲太息哉

廣西潯州府知府湯府君大賓墓誌銘 趙懷玉

例封通奉大夫廣西潯州府知府湯府君既歿之明年孤子康業紹業自里中函書與狀來告葬期且乞誌墓懷玉於府君爲世姻又辱知厚重以康業等數千里之請不敢以不文辭按府君諱大賓字名書號蓉溪先世自吳郡徙常州之武進考諱自任贈中憲大夫廣西左江兵備道清德未耀妣金太恭人嘗以諸生五應鄉試不售中憲審君有吏才謂可致諸用也爲入貲以同知需次選浙江之紹興一老吏以陋規來探立杖之聲乃大起凡四運浙漕能悉其竊弊其運嘉興漕値
太駕南巡漕艘頗凝水道乃戢衆艘於望亭列旗幟設香案恭迎
上大悅賚彩幣荷囊各二是役也漕使有津貼運弁之奏尙書舒赫德
公奉
命廉訊知君無他得邀輕議旋攝玉環同知會亢旱米騰貴玉環孤懸

海外商販罕至君亟發倉平糶以官錢三百萬令販戶轉輸并請撥溫州倉穀濟之全活甚眾玉環田舊以三則定賦因無魚鱗冊往往構訟君履畝親勘數月冊成訟遂息嘗攝紹興府事再攝山陰縣事會海塘衝決勢綦危不待申報立出庫帑令民自具薪葦築之而酬其直凡五晝夜築工百四十餘丈上官聞報馳至隄已屹然成矣擢雲南澂江知府郡故荒僻城無門譙樓亦圮把總署久廢寄居古廟中君捐金為倡次第修整呈貢縣有長蕩灌田所資旱則南盈北涸民嘗爭水互鬬傷及官役邑令以聚眾報幾成大獄君勘得實褫一生杖五人而已調開化與安南接壤兵弁散處村落為築營舍居之郡自改流以來無志乘至是始編輯成書民食井鹽價苦昂請改食粵鹽價得減半有龍大黃者故土官之後頗為民害以法懲之龍不敢肆總督某以贓敗（儀吉案此總督李侍堯也）

上命大學士劉文正公往訊餽遺得罪者不少知君無染俾定其讞踰年丁中憲憂服闋補廣西之潯州首清潯關榷稅平南貴縣舊皆煮穀曝之以納倉謂之熟穀往往蒸腐君患之慮難驟易乃集士民於庭取生熟穀各半舂之得米相等炊作飯多寡亦同曰是可以省煮曝之勞

矣其習遂革江水驟漲田廬被災籌賑如在玉環遇旱時桂平某始以賤直買田既而原主乞增如時價弗得訟於官久不決至是以千金鬻說君貯其金而喻之曰汝不惜重賄欲杜其控也彼無所得終不甘而汝之行賕且未已何如以此畀之永杜其控乎輸金者媿服去郡人士科名不振葺講院延名師厚膏火以勸之乙酉丙戌捷鄉會者相繼兼攝梧州府事梧賦向爲胥吏舞弊多失額乃令有田無糧者一月中首報免償隱漏之數於是報者紛紛反逾於額再令田少糧多者自報遂與舊額相符民居構屋多用竹易致火令各設水具備不虞城中無井取水皆遠汲於江爲鑿井數十民咸賴之所至興剔利弊實力舉行類如此初不以久躓岐視也旋以余太恭人憂歸既免喪或勸再出曰仕宦以榮親也兩親棄養復何爲時年廑五十五耳君生平多隱德其在紹興督運也同鄉旅殯之寄京師者必記居址姓名於棺使糧艘載歸分送其家凡歷四運皆然未嘗言倦家居後增祀田贍婣族兩遇大旱首先倡賑他如普濟堂義塚育嬰恤嫠諸善事靡不殫力爲之暇與里中耆宿仿唐宋人故事舉同甲九老諸會一時稱爲人瑞歲甲辰

上六幸江浙率紹業迎於蘇州元妙觀

賞紵一端又以逮事祖父及見曾元
恩賜七葉衍祥扁額鄉里以爲榮公生康熙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卒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春秋八十有三配夫人繆氏江陰候選同知氏址女所居濱江少遇颶風屋宇漂沒夫人室獨無恙人以是奇之既嫁得舅姑歡君嘗患痢幾殆禱於神願以身代疾竟瘳先君五十年卒年三十五繼配夫人楊氏同里編修士徽女子五人雄業廣西布政使敦業國子監生康業山東甯海州知州紹業候選府同知加郎中銜議敘四品頂帶潯業雄業敦業潯業皆先卒女三人壻曰楊羲交汪彪李定國孫九人曾孫五人元孫一人嘉慶二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之某原啟繆夫人之陼而合窆焉禮也君方頤廣顙長身神明內涵而遇事能斷歸田三十載年德轉升門庭以內組紱輝暎人皆豔羨稱道以爲桑梓所莫及而君意念深遠欿然如弗勝葢其所以處之之道審矣銘曰

其行已也不溢不危其接物也不激不隨莫窺乎微徒羡厥盛奕奕門基基於德政元[illegible]載卜既安且甯我無媿辭視此刻銘

故江甯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孫星衍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幼有異稟年十二爲縣學生二十一在廣西巡撫金鉷署爲銅鼓賦援筆立成不加點竄鉷愛其才會開博學宏詞科舉枚應
詔入都以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中己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故事翰林習
國書勿預漢考校掌院史文靖貽直奇其才命擬奏疏一通曰通達政體賈生流也散館以未嫻
清字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溧水調江浦沭陽再調江甯枚常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正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訐民皆斂迹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劵訟久莫能斷枚視案山積矣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閒有隙地玉暢頓郢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汝了之乃盡去舊案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歎賞有賈人販布舟觸戰船溺死一兵衆兵縛控舟子兼及客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

錢發兵完案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撻遣去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有率眾劫之者枚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土人過糶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已而吳門有遏糴毆官之獄上司歎賞枚得政體其敏而能斷類此初枚爲溧水知縣其父自廣西來慮枚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其父乃大喜入署其後土人多以枚斷訟事附會爲小說迄枚僑居江甯山無牆垣數十年盜賊不忍攘其什物者其得民如此旋以母疾去官服闋發陝西以知縣用丁父艱歸遂牒請養母卜築於江甯之小倉山號隨園聚書籍爲詩古文如是五十年終不復仕當是時

清興且百年矣海宇乂安物力充裕江左當道以其餘力開閣延賓枚以山人預其游排日燕樂或畏其雌黃爭致金幣枚又崇飾池館高高下下隨山結搆裸以五色雲母窗絢爛巖谷畜珍禽奇獸張燈聳動游人自皇華使者下至淮南賈販多聞名造謁請交歡者相國某柄政極豪侈至命工圖繪其園仿而作第經略大僚有馳書甘執贄門下者一

時名譽傾動四海然枚詠諧跌蕩自行胷懷未嘗爲勢要牽引年逾耳
順猶獨游名山嘗至天台雁宕黃山匡廬羅浮桂林南岳瀟湘洞庭武
夷丹霞四明雪竇皆窮其勝舟車所過攀轅授館疑古人復生乃至道
釋閨閣之能詩者皆就質焉枚長身鶴立廣顙豐下齒如編貝聲若洪
鐘生平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八十四而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
白髮齊眉一家怡怡如也正家之法井井如也篤于故舊嘗爲亡友沈
凡民司祭埽卅年如一日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撫
立其孤尤喜汲引後進一時才士多出其門嘗自稱吾之官不擇日葬
親徙宅不用形家言而未嘗遇患不學仙佞佛而年登大耋不匄貸求
索而饋詒者四方不絕不講學而神解超然又自爲詩云自歎匡時好
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非虛語也昔晉劉惔謂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
節嵇康稱阮裕傲然忘賢而賢與度遇忽然任心而心與善游枚其有
焉枚既山居年又最高歷
四朝乃取康熙至乾隆閒所識名臣事狀諮諏其子孫僚友各編次爲
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足以裨益正史自言爲詩專寫性情不
得已而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合唐音又言詩人家數甚多須知

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奡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林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于情韻悱惻芬芳非溫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不能范蔚宗言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故其所爲詩文天才橫逸方物尤長駢體抑揚跌宕得六朝體格撰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卷詩話尺牘說部之屬若干卷以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二先是枚自葬其親于所居隨園之西百餘步又營生壙以祔之旁則環葬奴婢工匠及鄰人之無後者累累數十冢自言吾死不寂寞矣嘗有術者推枚六十二而得子七十六而下世及得子如術者言至七十六以爲當死擬陶潛作自挽詩及其年歲除又作告存詩其曠達之致如此二子曰通曰遲通以弟子爲嗣

舊史氏曰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于宏厚雖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見然其成就有足觀焉吾聞句金之間號爲福地世有異人其身名俱泰與陶宏景代興者矣

偃師縣知縣王君復行實輯略 武億

君姓王氏諱復字敦初一字秋塍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曾祖考諱某

勅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祖考諱某勅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晉
贈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主事加一級考諱又曾辛未
車駕南巡召試入等賜舉人內閣中書舍人甲戌成進士官刑部廣西
司主事著有丁辛老屋集行世配吳宜人先卒繼陶宜人生二子長諱
某君其次也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刑部棄世君年十有四居喪毀瘠杖
不能興弔者感歎初刑部官京邸不爲生業日偕諸老輩以文酒自娛
及引疾歷游匡廬出盆浦口登大别返棹邗上久之病且卒貧無一椽
用遺後人以故君困益甚乃走揚州依府教授金君棕亭棕亭奇其材
數爲稱譽商某慕之延于家君往來歸省撙縮歲所入進以奉母母卒
終喪援例爲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考授主簿職銜對品改捐府知事
時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兩湖鎮洋畢公鎮陝右上謁一見即大
相引重要置幕下奏請留陝西試用越歲乙巳移撫河南仍奏請隨往
又以改撥河工委用君於是署濬縣丞及鄢陵臨漳武陟諸縣事實任
武陟又一署考城尋調商邱吏議解任引見得
旨仍以知縣用既署臨潁遂授偃師視事幾三歲遽遘疾以卒君初客
西安也畢公方致天下士士得依其幕者皆稱奇彥君旣爲所薦從左

右益習掌故凡奏疏簡牘會移往來札致四方諸書問盈几重疊悉以委君君應手立辦又因檄檢視各縣屬所至登臨歷攬終南太華之秀屬思益敏絕歸以奏記幕府莫不歎異及隨畢公至河南歲時防汛吏曉民隱疾苦其視急人之急惕然如恐不及武陟瀕逼沁水夏閒漲溢衝激木蘭店橋柱盡傾折君爲竭貲振贍及調商邱會工次告險避溺者惴息羣屬於道君身馳騎奔視相機指趨立督役夫搶護四晝夜始稱保固積二年去官再起署臨潁縣縣西北潁水迤折流入界甲寅六月浸漫自風狗灣下潰夾道鍋壅任王諸堤幾百餘丈屢築屢決君泣事廢寢食窮方禦之工不竣會有言厭勝爲祈禳計者君顧納其策積誠致禱捲埽驟下迅若風飆須臾覆土墳起溢流爲卻於時眾力齊舉讙呼稱神最後官偃師環城舊堤歲久頹剝不治前知縣滿洲耀君德諸城王君垂絡踵事修築迄三十餘年中遭淫潦泛溢伊洛薄堤者再水退人輒偷息長吏又莫肯倡役居者病之君至尋覽地形起白虎堰迤次連亙凡築一千九百二十六丈頂寬丈有六尺底闊五丈增新土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方較舊工四倍其數望之屹如連山賴君勤劬督作役無曠愒虛邪疊呼聲徹十里不六旬而畢事實嘉慶二年三月

某日也先是在商邱君沿檄赴省會數日縣民韓士魁與鄒繼文鬨訐已解去適許名揚踵至更鬭繼文忿相撲繼文老不支仆地還死名揚屬證佐厚誣士魁代驗治者卒不能明君歸反覆徐察得情由是士魁獲釋其涖他縣尤過爲矜惻多方曲折冀以全活疑獄後竟坐此自累臨漳姦民號震卦教主林進道等事覺大吏屬君鞫訊君視諸所詿誤牽連動輒千人多分疏其可原者原之及部覆議以失察降免君殊不自悔其天性過於仁如此君凡爲縣興學崇讓喜延接士類數與談讌款曲各盡其意中有貧不自謀者周恤尤至其才而異者亦必振成其名與人交氣誼相矜許力爲伉俠之行緩急所投必傾力從事不爲營縮計也故舊遠來過從必主君衙齋竟日流連甚至夜漏過半僮奴私切切耳語君顧樂之忘疲少喜爲詩長益工篇什不自收拾簡存編刊見吳會英才集凡四卷更裒前後所作名晩晴軒詩集又八卷詞一卷著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十六卷君既病尚輯刻康成氏遺書駁五經異義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其若干卷比是書成君瞑不及視矣今歲春君遘疾入夏漸劇猶幸漸有瘳七月中舉公薨問至自湖南君一痛隕絕既蘇家人強慰藉之益忽忽感喟遂致不起其卒蓋以九月二

日年五十有一配吳孺人早卒生二女皆字人未適以殤側室張生子二菘生聘同縣徐君錫昌女梁生聘廣東廣州府糧捕通判江陰居君女女二長字蘭陽縣知縣武進徐君書受長子次幼未字嗚呼君以孤煢孑立起膺薦舉入仕矻矻不憚況瘁終致所在有聲績可效是可風也已予前哭君之喪唁其兩孤弱不能述君事行之詳予辱與君相知最故輒即已所聞見及事事在人耳目者略著於篇以俟君海內知交採掇爲銘以圖不朽

安肅縣知縣沈君可培傳略 馮浩

君諱可培字蒙泉號向齋姓沈氏嘉興人世居里仁鄉竹林里耕讀遞傳潛德弗耀父諱承勳國學生例得以君封文林郎母高氏例封孺人君爲封翁次子自幼沈靜向學八歲聽塾師論乾坤卦即以二卦陰陽不雜爲文質師驚異之年長誦諸經咸通其義而尤邃于易析理測數雪亮氷融爲文出手英爽造詣日深根柢理窟沈著宏暢乾隆丁丑學使竇東皋先生取入縣學辛卯舉於鄉壬辰會試聯捷第五名君自爲秀才十餘年鬱而未昌辛卯春初余主鴛湖書院由附課聯拔冠內肄業君意氣奮揚遂爲科第先聲譬之蘊火一撥炎炎故於余執弟子禮

甚恭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即用選江西上高縣士狩好訟每爭山地𦨭門
狀命嚴爲禁諭習稍戢增敖陽書院膏火劃界埠嶮路便行旅民稱爲
沈公嶺嬰疾告歸家貧侍養不赴鄉試座主莊方耕先生視學中州招
入幕丁酉歸遭父艱仍遊山左同宗運河觀察青齋請課其子因稽古
今治河同異爲東運鏡機一卷資其考核服闋赴補發直隸署吳橋縣
篤幸五臺辦兩大營署寶坻補安肅縣縣當西路孔道甘省逆回蘇四
十三作亂王師剿捕使傳旁午絡繹一一儲備周詳無關滯上游方歎
其書生而爲能吏乃以寶坻時貢結小案復因它訟牽連部議疏縱降
調旋遭母喪庚戌入都列名經壇恭祝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賞給原銜自是知命安貧惟以講學授徒終其
身矣歷主書院以山左濼源爲大益合白鶴白雪濼口蒿庵諸生徒萃
聚其中中丞以下莫不加意培養修廓堂舍君崇古訓戒謏聞以篤實
輝光爲英才敦勵諸生樂其和易誠切翕然心服有濼源問答六卷凡
五載移青州雲門書院院爲朱王沂公矮松園故址松柏八百餘株長
夏陰翳居甚適輯雲門書院志四卷年老辭歸遠近爭執經問業閭藩

安陽田公強遜之去以疾旋里郡侯長白耐圃伊公延課其子適鶯湖書院虛席卽請爲山長多士競喜得師纔自鄉抵城痰證陡發扶回閱年餘以卒實嘉慶四年九月廿六日年六十有三君之文行皆從經書醞釀而出治民課士莊敬而和平經義精深文體雄厚所至主人皆敬禮或有以案牘干者必峻卻之其古作者流歟君子人歟餘事兼能書畫所著更有星度釋略六卷稱名紀麗四卷取宋人所敘陶靖節年譜以編其詩爲讀陶紀年四卷及依竹山房詩集與制藝若干篇藏于家配程孺人子一彝銘善讀父書工制藝隨任時充國學生歸而呈請應童子試遂冠郡庠旋食餼遵例候選儒學訓導孫某某余既抗顏自居彝銘請爲傳約書之如右

論曰說者咎時文爲陳爛不足以甄實學夫時文體聖賢意旨探經典精奧道德謨猷衆理萬事咸備不遺科目中以時文名蔚爲賢達者多矣授徒者不討根源習業者專趨好尙虛車浮梗倖獲卽棄筌蹄非可委其弊於體式也風雲月露之辭雕繢滿眼更何裨心身政事向齋仕學交優無愧師範宜郡中學子羣歎息之哉

碑傳集卷一百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八目錄

乾隆朝守令下之下

博山縣知縣武君億墓誌銘 朱珪
又武虛谷傳 法式善
又武億傳 孫星衍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知墓誌銘 梁同書
廣州府知府顧光墓表 秦瀛
陝西臨潼縣知縣陞商州直隸州知州莊府君映墓誌銘 趙懷玉
玉田縣知縣倪君爲賢家傳 沈貫巖
循良裔侯履信傳 畫亨
成安知縣王先生琨墓誌銘 丁子復
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君學宏墓表 趙懷玉
循吏汪輝祖傳 阮元
鄧先生夢琴墓誌銘 董詔
又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誌銘 惲敬
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楊君芳燦墓誌銘 趙懷玉

莊先生述祖行狀 郭翔鳳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守令下之下

博山縣知縣武君億墓誌銘　朱珪

偃師虛谷武君既卒之明年其孤穆淳走京師來謁曰先君從游笥河先生久及官博山也以所學見諸施行克廉以惠乃以懲番役事罷官民歌思之不忘

今上廉知其枉特詔檄調來京而先期厭世命也公悉其本末既詳乞銘之以彰不朽則死者誠不死也予不獲辭案狀君姓武氏名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當

國初時維翰為君之曾祖君祖朝龍考紹周雍正癸卯進士歷官至吏部郎中事蹟見笥河先兄所作神道碑兄弟六人君第五貌魁偉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將冠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屋圮架涔隰以居誦讀不輟斧朽木燎寒傷足血殷不顧年二十一縣試第一明年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歸班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季冬之官問士俗

利病釐比邱尼勸節儉刱范泉書院進其秀者躬親講授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饋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決辭無留獄禱雨即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輿情大洽乾隆壬子和伯相兼步軍統領風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定死密差番役四出蹤跡之于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從十一人橫行州縣入博山境信宿飲博手鐵尺指揮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悉取執之杜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輩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肎屈膝君立命役摑其脛伏地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外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吿謁何也吾通揭汝等騷擾狀矣于是咸叩頭求解去其事喧傳省中曰武博山鹵莽禍叵測且所緝何犯也將累及上官時則委員絡繹于道府佐劉大經者不悅君觽說于大府曰武令濫責無罪乃直書其事劾之伯相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封還其疏乃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奏上報罷其時闔縣民聞武君去官攜老弱入省幾千餘人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策而伯相總吏部駁之其說遂寢謝曰君優于學且清貧爲授館于東昌啟文書

院君雅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遂就聘其後館于亳州臨清魯山安
陽鄧州無虛歲所至以小學經史古文倫品敎生徒曰安往非吾學何
必仕然知君者咸歎惜之嘉慶四年
今天子親政和既伏辜
詔各舉所知于是君之去官事聞敕吏部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
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
旨也而君先一月病終于里嗚呼天既自其令名而又奪之壽考耶豈
陽德消長復之難而亨尤不易耶君勇于著錄有經讀考異義證金石
跋詩文集百餘卷藏弆于家可為不愧好古遺直者矣生于乾隆十年
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四年己未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
五配呂孺人男子三穆淳優貢生景淳後于叔父盛淳女子子二孫一
来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嗜古若渴氣食牛嫗民慈母愛不婾不畏強禦剛純鋼先追詔逝陽道
州直幹屈鐵銘松楸
〈又〉武虛谷傳　法式善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一字小石自號半石山人河南偃師人乾隆三十

五年舉于鄉四十五年成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君之官博山也縣產煤炭上官咸取給焉民苦挽運又舊不置驛按戶納錢買馬以充郵遞芻秣之費民則供之君皆裁去民不務農以逐末而耗其財君繪流民圖以感之民多化者有奸民與商賈雜居寺觀爲諸不法事君嚴懲之俗遂革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敎士居官數月所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興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禽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撾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上官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于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上官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章佳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

上官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願乃以虛辭陷彊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君乃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稟年十二卽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益以讀書自厲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家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閒壅以沙石覆以葭葦穴一隙通天光傴僂而入不廢吟嘯嘗于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長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攜弟柩南歸方盛夏多雨遇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于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貫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願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厚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郟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璜與君同受業于笥河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而君則已病矣嘉慶四年十月廿九日君卒于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追

特召之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劄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集若干卷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當于交口鎮設兵扼荊襄之險于西山諸村塢立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苟充君之才豈不能有所樹立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于千萬人而取之于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

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又武億傳 孫星衍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繼翰

國朝順治間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伸同母兄一人倬弟一人儒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

明代名人制義第其高下父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感歎億父故清宦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値伊洛暴溢宅舍盡圮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闊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勖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履蹻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衒服作佛事遊閭閻閒聚觀者猱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邨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

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歛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浸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鄰邑煤窯獄窯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憚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爲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方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怫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挾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秉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贈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劾億罷職億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億時特爲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爲籌捐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實而劾强項吏何也大吏滚自

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閒遊東昌臨清開籍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諸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

是冬有

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

赴部候

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倬柩南歸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繭既葬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偃師之棄殤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爲令區畫議復魯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荆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郜塢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既經蹂躪士民禦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具以維持風教爲己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

虛憍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貫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
列代金石爲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
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僚爲倡始云撰羣經
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綫譜詩文集札
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郟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涫景
涫盛涫孫未

舊吏氏曰武君眞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
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億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帑愈
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强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
察舉之
詔何以厲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予罷山東廉
使任爲阿附朝貴者所媒孼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
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交又殤一个悲巳

謹案原編有毀五嶽寢廟議一首巳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郊墓誌銘 梁同書

山西大同府知府袁君先文莊公乾隆壬午主順天鄉試所取士也君

始以諸生食廩餼循例肄業太學已訓導待選旣捷賢書於丙戌會試
榜後取國子監學正已丑榜後復取中書未補用以考取咸安宮敎習
期滿以知縣揀發江蘇歷睢甯南匯旋補宜興調武進又調銅山晉江
甯船政同知又以保舉送部引見
特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兩署雁平兵備道事年七十有三卒於官君以
文學起家爲政慕古循吏而治獄尤詳愼其官宜興也縣有積獄千餘
自君莅任坐堂皇聽決至漏四下不倦卒以次胥斷先是有匃徒聚匪
刦掠戕八命再矣而未得主名君一日過廢刹見其旁有人瑟縮然疑
之執訊之得其先時殺人狀發其藏有血衣存卒逮捕其黨具獄以上
分首從伏誅靖江獲盜七八已擬辟矣大吏檄君復勘君察其非盜也
研鞫之得其爲盜所脅情甚確卒白于上脫之君以能治獄名故大吏
亦屢檄君會勘他邑獄其所平反甚夥其遇事精察尤能慮度終始宜
興縣旁東西兩氿路通洞庭易爲漁戶藏奸君爲編排網舟字號胥小
無以匿宜興產米甲他邑歲納糧時糧戶競進君慮其狠戾爲按日分
區納者無後時亦無敢爭先者君旣去宜興後奉以爲法其官銅山也
値淮徐二府歲大歉君下車按城鄉遠近分設粥廠日詣親驗胥吏無

敢為奸時有以大戶囤積告者君徐諭之曰安富戶卽以育貧民何騷
擾為既大戶亦感君意爭輸粟數百石數十石不等賑賴以繼銅山舊
例辦楷料備河堤工極苦不給君為分歲料以儲常需撥飛料以濟急無
用用以無闕其任大同也所轄七縣一州一廳事無鉅細咸親理之無
留牘大同舊隸邊外紅旗牧地凡市易投稅周岩嶺三百六十餘里君
心惻其遠牒請於得勝堡設關代徵計程近二十里商民稱便郡治興
雲橋為元泰定中建綿亘數里歲久圮行旅病涉君捐廉俸創始鳩工
期而工竣蓋公之為民計非止一時一事惜夫君之不得永其澤而遽
沒也君少以懋學能文有聲黌序及登仕籍屢任劇邑一為大府其所
設施卓犖如是賢者固不可測而或謂政事與文學不能合一豈其然
乎惟先公始以文學知君不得見君之政事余獲附通家之誼又假君
久宦于外不得及君之生時數接其言論也然自君歿而游先公之門
者亦鮮矣悲夫君卒于嘉慶五年八月十九日諱知字紓亭雪廬君號
也籍杭之新城徙居錢唐則自君祖始君祖諱岑考諱可逵竝贈如君
官祖妣宋氏繼祖妣周氏妣周氏皆贈恭人其封恭人者姓朱氏為君
之配長子涇江蘇淮安府山盱通判次子濠候選府同知先君卒濦則

君之第三子也女適同里歲貢生候選訓導祝泉孫二人桐槐孫女七人君卒後十年庚午八月初十日涇等卜葬君於西溪小馬山之陽以朱恭人祔先期來請銘銘曰

處純儒出循吏維民賴亘有司君起而尙吏治江之左民曰微君我君誰荷山之右民曰君逝君惠在口生有祠去有碑繄亘二千石姓名昭垂而欲不沒於千秋視此銘辭

廣州府知府顧光墓表

秦瀛

余官杭州獲交前廣州守顧涑園先生先生之齒長余二十有四歲以鉅人長德每修敬於余余報謁屏車騎入則先生居委巷中屋數椽甚陋傔從一人以貧授生徒自給見者不知其嘗為太守也豈所謂處脂不潤者歟今年冬余述職至京師還聞先生沒且葬有日矣其孤以狀乞余表其墓按狀先生姓顧氏諱光字彥青號涑園以舊居梅東橋嘗自號河干先生晚歲又稱梅東老人世為浙江仁和人祖人豪父濤並有隱德贈文林郎盧龍縣知縣祖妣邵氏陳氏妣詹氏並贈孺人先生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三年戊午舉於鄉十七年壬申揀發直隸以知縣用補清豐縣知縣調盧龍遷貴州安順府郎岱同知擢廣東廣

州府知府以忤大府引疾歸先生宅心恕處己廉講求經濟務爲有用之學其官直隸所領多劇邑郎岱在萬山中苗民雜處廣州又爲粵首郡案牘塡委先生所至輒辦治前後賑饑民懲奸宄雪冤獄雖未竟其施皆有政蹟可紀而余所親得之于杭人者則尤信而有徵焉蓋先生既嘗令清豐嘉慶三年先生年老家居久忽有十數人者闖門入閽者問之曰我清豐縣民也公有德于吾邑今以禮天竺大士至聞公健在故來謁先生扶杖出其人皆羅拜出梨棗山茗陳於庭爲先生壽中有范葉兩老人者曾識先生面能說四十年前時事移時辭去復再拜於門外觀者塡塞是時余方在杭杭人皆藉藉爲余言之烏虖吏道之雜也吏視其官如傳舍視其民如途人甚且殘虐之不恤而百姓於是乎苦若先生去清豐四十餘年而清豐民感其德不置如是是先生之治清豐者可知卽其所以治他邑他郡者亦可知矣先生工舉子業從游甚衆今大司農大興朱公少受經始終敬事焉又好爲詩古文辭刻有橘頌堂詩集若干卷清眞典雅皆可傳者嘉慶三年戊午重與鹿鳴宴時先生年八十二矣又二年卒時爲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距其生以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得年八十有四娶屠氏例贈恭人先卒

子二佺齡修齡皆諸生副室張出女五屠出者二嫁娶皆士族孫女二

墓在某縣某岡之某原

陝西臨潼縣知縣陞商州直隸州知州莊府君映墓誌銘　趙懷玉

故商州知州莊府君沒之三載孤關和等卜兆協吉持狀請銘君與先君先後歸田稱莫逆懷玉與關和兄弟少為文字交長孫穎曾又予女夫也世姻之好其何敢辭君諱映字兼訥晚號學晦高祖起元明太僕寺少卿曾祖應會刑部右侍郎祖嵋生贈文林郎考紹平宜城縣知縣刑於吾郡雖世通顯至是已中落年十二從師鄉塾遇寒食還舍母鄒太宜人呵之曰家貧方宜努力何令節之有而以歸為復冒雨去往返蓋三十里其厲學如此稍長從宜城君入都寄大興籍補生員第一乾隆辛酉宜城之官念父遠道獨行遂不就試隨侍入楚讀書之暇明習吏事未幾宜城罣議旋卒君先期已奉母歸賓客僮奴之司筦庫者各散去君至按籍交納後令無以難也免喪三試不售壬申中順天舉人以迴避格禮部試戚友知其才勸速仕為祿養計且佽以費因入貲為令揀發陝西試汧陽補醴泉攝咸甯調臨潼其在汧陽每讞獄輒疏其始末巡撫按邊問訟事繁簡見所判牘下州縣以為法獄未允必與大

吏力爭嘗因事面折巡撫明德公公怒甚終不爲屈及明德公戍新疆諸受拔擢者瑟縮退君獨周旋患難舉裝爲贈繼撫者陳公宏謀一見契合題授醴泉時烏魯木齊用兵添設中站驛馬少借給於民胥吏欲弗遂則斃所乘騎民大苦之君禁借民馬撥帑金買充募民之無業者職飼養使遞羽書皆樂用命比撤站賣馬還帑猶多羨金邑有衞丁數百家授田磽确且沙水爲患舊額重積逋又請上官減其糧額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校閱無遺憾其攝咸甯多積案未結有兩造死猶下牒拘訊者命吏呈牘則纍纍盈几檢視既周次第剖決案爲之空居醴泉五年輿情悅服去任獄無死囚在臨潼値歲侵斗麥錢五百他邑匿災不上或借採買重斂自肥君以實報得緩徵又捐金爲倡設粥廠施絮衣全活頗衆他邑民至者居以寺觀未嘗岐視會巡撫鄂弼公查社倉穀數虧者過半立限奏追時穀價三倍窮黎束手自布政以下莫敢申論君慨然曰民瀕死亡忍更鞭笞之邪歲已偪除馳至西安泣陳情狀請俟穀賤補償良久巡撫動容令以牒請牒上署可得通行展限迺擇穀之紅腐者減價糶之明年麥大稔以糶價糴償所虧適如其額是役也免千萬人囹圄箠楚而於倉儲固未絲髮損仁心仁術殆兼有焉明

德公再撫陝西薦堪勝知府有
旨記名候陞然以母春秋高決意乞養及遷商州而君已就道矣事鄰
太宜人生死無違禮與弟勇成甚友愛里居既久贍窮乏息紛競人多
賴之易簀之日索衣冠趺坐連呼曰樂境化遂瞑以嘉慶六年九月十
七日卒年八十有四配宜人徐氏翰林院庶吉士依孫女候選州同知
純昭女賢孝有家法勤身約己而處事各當爲姻族所師後君一年卒
年八十二嘉慶九年十月壬申合葬於南鄉菱港之原子六人關和國
子監生文和雲南永北直隸同知泉和國子監生廷綬國子監生慶和
同和縣學生員女七人臣蘭枝吳錫緒王育瑜倪時慶楊炯汪和鼎汪
燮其壻也孫十八孫女十八曾孫四人君棲神家衖垂四十年伉儷偕
老孫曾滿前人徒見其極林泉頤養之福而不知有足以致之者在也
銘曰
勞以生息以死莊之先善終始人而神豈殊理樂與化得其旨宜子孫
方趾美宅孔安永千祀

玉田縣知縣倪君爲賢家傳 沈寶麟

倪君名爲賢字小迂江蘇崇明縣人也乾隆丁酉拔貢朝考一等以知

縣用初授湖南清泉縣未幾以憂去服除補直隸玉田縣玉田當孔道驛馬不足率雇民車騾舊設車頭直其事猾者遂脫商賈轄于道農人入市要諸郭門羈其牲畜責贖其人積財力至交結權要君潛至境廉得狀履任日命捕之役不敢往君抶之別遣兩健者縶之來不問徑付獄翌日持某相國書來君曰某未識必誤也不啟緘還之案治如律自後不設車頭及差徭遊役給直取辦縣人稱便嘉慶六年畿東南大水君刺舟入鄉散粥餌錄戶口授錢米票悉不委吏吏亦素憚君不敢欺制府熊公按賑至君謁閽者延之入私室君不應閽詐辭君去乃通揭旋以去告制府固候君久怒追之還君不辨亦不謝制府即取君給民日籍覈之悉與報籍符較四鄉賑所斗斛如制密詢受賑者皆無言乃大悅卒舉荒政最八人君居二焉先是餓者十五聚奪食君痛杖之而勸富家出粟助民無自壅獲戾旁縣多剽竊君境帖然明年將還得風疾歸市月卒於家君聽訟不輕詰遇獄要出一辭折之立判辨色起視事畢默坐即處賓客不多言疑事不再謀決眾莫易其指雖倥傯險阻未嘗改聲色嘗勘災宿村舍水大至刺史肘君起君擊石取火曰無恐刺史終夜坐君鼾然且視水不至寢榻寸君深於文籤仕後猶樂談夙

藝善書重友厚親串周卹獎掖不倦子三□以疾廢琨國學生瑍從九品嘗攝清遠縣典史琨與兒子景曾尤能文世其學皆與予善沈寶麟曰君與先君子同官同州先君子以慈慎聞君以明決聞然皆垂十年乃見知大吏及被知旦夕且薦起而先君子卒君病免亦卒卒後子孫困枏若命也夫

循良喬侯履信傳 雷亨

公諱履信字實夫號敦峯偃師人魯菴先生之孫敬修先生之子也魯菴先生爲耿逸菴高足而敬修先生少受學中牟冉永光之門公葢家學淵源遠有端緒云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己酉中鄉試第八名聯捷成進士分發陝西學習年二十有二而器宇凝重識見老成一時推服爲會修陝西省通誌公分纂紀事經籍古蹟三門甲寅春委署鄠篆甫下車値天大旱縣南太白山者人傳祈雨靈應而險遠莫登公往禱焉徒步百餘里雨應至旱不爲害適協辨軍需騾頭公設法採買毫不累民故事雖旁午民罔聞知鄠之學學田闕如公置若干畝師生膏火資咸有所取給焉公爲政尙惇大不事操切期年之間綱紀秩然邑前令張公諱素者六年茲土得士民心至是其嘖嘖頌以爲後先一轍焉未

幾調富平富平俗稱澆漓公念鄉甲為政治根本也倣周禮比長閭胥
之義於每村之中舉公直端方者一人為鄉約司勸導擇精明強幹者
一人為練總司巡查慎選委任以重其權永革沿門挨排俗規用起化
於微渺巳念村堡晨星稽察為難也參酌明道先生鄉會之法編四鄉
鎮寨大小均勻相近在四五里內者為一聯每聯之內舉紳士年尊德
卲行淑才優者一人為約正擇練達服眾正直居心者一人為鄉長約
正專司宣講
列聖諭訓化導聯內人民即寄以善惡簿籍凡聯中有善惡事跡鄉練
會同牌甲舉報約正會同鄉長查實書名於上季終攷核獎誡使善者
保終自好而為惡者亦改過自新其鄉長俾董率一聯之鄉練居民稽
察保甲如盤詰奸宄查拏賭博等事嚴加禁止其各堡鄉約練總等有
玩法懶惰徇私不公之事約正鄉長會同揭報而於其中實力任事著
有成勞者或鄉飲延賓或表廬志美務極禮貌之隆縣屬共得八十五
聯每聯領十餘堡著有鄉甲條約一書付給約正鄉長以得綱舉目張
星羅碁布而守望相助脈絡相親也故頻陽賭具拜筵諸陋習盡革而
有恥且格駸駸乎向風尤加意學校即齋房建義學延師訓邑子弟暇

則進諸生講學論文無倦色士氣烝烝丕變焉丙辰之秋學宮鐘鼓自鳴踰旬乃已至撤棘後邑士登賢書者八人科名之盛從前所未有也父老咸爲公德化足以感天作人如此已念士子於庠序外無訓課地也捐私囊飭工鳩材創書院於縣東之南湖聘名師講習其中而日有課月有會公時一至與諸生談道論文嘗記南湖書院著論言濂溪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昔横渠張子擁臯比講學關中一時從遊之士則有武功蘇季明藍田呂與叔昆弟人文斌斌蔚起與濂洛閩齊名至明時馮少墟設立關中書院韓苑洛呂涇野亦先後繼武咸以振興文教倡明道學爲己任故一時從遊之士因材造就各有所立是天下不患無才特患教之無其人課之無其地也某承乏頻陽仰承
聖天子作人雅化與各憲造士盛心建講堂廳室及齋舍若干閒以爲士子朝夕肄業之地庶三年小成九年大成於焉藏修於焉游息不難德成而業精也簿書鞅掌雖媿文翁化蜀不能爲之師然關中素號多賢必有聞横渠之風如少墟諸公者講學其中以振興文教倡明道術爲己任則一時諸士亦必有聞蘇呂之風而興起砥廉隅近文章進德修業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亦於是乎在蓋寤寐於古興賢育才德造之教矣是時邑治孫姜里自康熙二十一年而來被漆水冲田一十九頃餘地去糧存垂累者五十餘年矣公力請豁除而民獲甦生有值日糧正者每年率科派二千餘金公廉知其弊亦力爲禁革戊午冰雹公懇請賑濟親歷四鄉踏勘按戶給粟使吏役不得侵漁鄰邑民至有不得以籍富爲憾者鄉飲酒之禮

國家所以教讓致敬尊長養老興賢也乃歷年有酬謝犒賞諸陋規吏役借爲奇貨每伺富翁家聲言舉報飽其欲則轉而之他公至悉爲革除而人士始知有鄉飲之榮富平志書自孫公立山撰次後百四十年所以公捐資倡修煥然爲一邑成書五年內委署白水高陵二縣咸惠丕著雖歷時無多而刑罰教化催科撫字公兼之矣偶因公赴省謁憲臺他邑有以作官之道請教者曰但得如富平令足矣別無他道也庚申調咸甯咸甯屬員郭縣迫於供應長民者不暇親民事公治咸之政鄉甲保伍一倣前治富時而十九社民情大和民壯工食舊係里下私幫每年約二千餘金公出示革去另爲設法士民刻石誌感出放倉糧舊係鋪戶領納里民每石包銀若干恐出納多累且省守候之苦也公

知之歎曰積貯美政而乃害民至此乎傳諭鄉練等於願領者預造清
冊按里限日給發自是里民始皆稱便而鋪戶不得借以射利矣墩臺
舊係坏壘廢修不旋踵緣當事者視官舍如傳廬圖支應一時公悉易
以磚咸為三省孔道會地應接無虛日供應物料舊係借支行戶或有
污壞及遺失者商人苦之公白上憲用存公銀修三省會館並置物件
登交代簿使官吏不得侵蝕時上憲多刮目相待每有大案委公審定
榆林府縣令及郡尊互訐一案歷審多出入公曰殺人以媚人奚其可
雖知以遲延被參而讞惟明允厥後卒不能出其議也其持正類如此
會城中兵民相錯極為難理惟於公帖然不敢有犯尤得和衷之雅城
中文武百餘員皆與和好無閒理事同知常漢中廳王皆上官也每忘
分相過自號為不速之客會有保舉御史之
旨時漢中廳王居官有聲尹制臺欲舉之王以衰老辭而以才守兼優
薦公制臺首肯焉方謀保薦而公丁母憂解任先是咸甯縣舊令存庫
銀五千餘金除已身虧空外為滑吏侵盜縣令不知也公按卷查核提
吏嚴訊具得其情其後不能追完者公為代墊七百餘金餘倉儲驛遞
俱有賠累至是署印者至民間訛傳以接前令倉儲有虧咸曰吾邑百

年來未有之賢父母可令代他人受累耶父老雲集謀助公再三曉諭始退公由鄖至咸三爲縣令兼攝兩邑開誠心布公道每接紳士與談士風民情款洽如家人父子而弊絕風清罔敢以私干者幕府中諸友如池陽朱君頻陽楊君悉豁達大度深相切劘初不自知其前席也雅有人倫之鑒壬子戊午校武闈得符登魁李如筠馮元振等若干人歲丁巳值科試亭以雕蟲膺公首薦繼聘教子始終禮際恆以關中大儒相期許而愧未能也鄖之張君綸張君瑋富之王君吉士俱以縣試第一成名孝廉選拔如竇君鳳輝蘭君坦及今宰江南趙君廷健輩皆嘗受業者而余門人黨生新綬以弱冠成進士尤蒙其作養焉至矜恤僚屬於鄖之羅公及富平高承之喪倡眾捐貲俾得歸還桑梓高有遺孤留署內從余受讀其後贈以資斧送歸凡皆公莅陝日行事之卓卓者旋里後營葬一遵家禮乙丑起復赴都以前年大學士史保薦故七月

陛見奉

旨以御史記名候補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一時都下想望丰采羣頌史公得人詎意於丙寅三月初八日染疾初十日下午卒初公宰鄖僅歲餘調富後去鄖四百餘里每遇公誕辰叩祝者不下百人其去富也

攀轅臥轍幾至泣下不能行追去咸時老幼遮道哭送數十里不絕此足以見公德澤之感人深矣然士民引領甚猶日夜望其復來也至是聞訃音如喪慈母卒年三十八所著有鄉甲條約富平誌寗遠堂詩草陝西通志三卷

贊曰余讀周官鄉遂酇鄙諸職每歎爲王政根本在是焉千百世奉循良者外此無術也公莅頻陽萬年兩邑政具酒食延紳士講所以化民成俗者大修鄉甲保伍之政而一時諸名德耆宿被物色樂爲用故公兩邑之政不勞而成逮去頻陽日紳士送至石川河濱者涕泣不能別壬戌冬丁母憂時適滿城將軍赴都引見萬年庶民遮道言乞將軍面奏朝廷願留我喬父母公德意入人至於此雖古賢吏無加矣余於公有一日知特述其槩以備觀風者採取焉

成安知縣王先生琨墓誌銘 丁子復

先生姓王氏諱琨字次瑤又字南湖晚號退思世居德清千秋鄉闞山六世祖權遷南莊莊在大小南湖之南故以爲號權生崗崗生宇宇生大德大德生繼聖爲先生祖考諱元鼎兩世還居杭先生解官歸卜宅

秀水秋涇橋家焉舉乾隆甲午科鄉試丁未會試大挑赴直隸省權知正定府新樂縣事會安南不靖旋歸誠入覲將抵境大雨連日河驟漲人馬不得通譁而擾先生雇鄉車千餘兩禱于河神雨霽水剋期退衆乃濟補廣平府成安縣知縣歲奉檄調平治道路前任委其事于胥吏苛派爲民累先生冒寒暑雨雪歷工所計夫給賈省費過半民大便治獄必得其情有師氏兄弟相毆傷置一室令不傷者養傷者使自感動傷愈曲爲勸諭悔悟讓田泣拜去公餘進諸生講說經義胥吏子弟能文者亦親教之隆冬以綿衣給囹圄及罪囚之過境者莅成安五年引疾歸歸田十一年坐臥一室矻矻著書以終生於乾隆元年九月丁酉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壬辰年七十有一先生性厚重不苟言笑事親以色養篤愛弟弟請析居流涕勸不從比歸拮据爲贖產從女弟孀居無子養于家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爲學師法漢人實事求是經史皆貫串深于易纂輯數十家吳布衣克昷治易有獨得至則娓娓談終日晚專發明鄭注究極義蘊小學多所辨正段大令玉裁陳進士詩庭皆從參訂所著易鄭注考證外有說文編韻讀各從義以補徐氏朱氏之音集韻正以糾曹氏刊本之失爾雅正義刊誤以匡邵氏之闕

其他闡發經義修已敎人之方為多伯子崇本成進士以知縣用先生勖之曰仕以行所學也入仕途而棄其學我不知所為何事也噫先生此言豈獨為縣令發哉配陳孺人有賢行子二崇本嘉慶壬戌科進士四川黔江縣知縣崇基太學生候補典史女二孫男七人孫女五人今年四月辛丑卜葬于錢塘長壽鄉白沙山仙家壠崇本以狀來乞為銘

銘曰

今之學者競師漢我獨惜其言行判先生合之成一貫所施者薄積者厚有子克纘大厥後我銘惟實永不朽

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君學宏墓表　趙懷玉

嘉慶七年秋懷玉權守兗州同歲生荆溪路君應彝自京師致書云應彝不孝奉先子諱卽日南下將謀窀穸事一生言行不忍湮沒謹函狀乞表其墓按狀君諱學宏字宏劭為荆溪世族曾祖迪明諸生好任俠崇禎末衞鄉里有功祖培終身不應科目人高其志父衡康熙乙未進士官福建順昌知縣君在母七月而生幼孤有至性民母湯生母徐皆憐愛之六歲讀孟子書能說義利二字大義及長為邑生員以客授為業束脩所入皆贍貧乏乾隆乙酉為選拔貢生辛卯中本省舉人時年

已五十餘矣仍下第諸公卿爭致門下俱不就遊晉楚閒歷主講席以讀書明理爲務力挽近今士習人知講習爲重有某生不順乎親君令長跪受教卒以孝聞其仕於陝也歷試山陽麟遊諸縣事山陽居萬山中界連楚豫獄訟繁滋素號難治每讞牘必求其平有趙成殺死一家非死罪六人諉其事於子其子痛哭自承成揚揚自得君覺之曰殺人者趙成也天下豈有子陷極刑父反有喜色乎特非一人所能辦耳有孫四貌兇悍證其子尤力乃引成與孫四詰之遂服罪逆回田五叛盧武攻剽郡縣麟遊與盧武接壤警報日數至民以承平久不習兵事束手無所計君慨然曰爾曹毋恐當以死衞吾民耳周行山谷設卡站治軍械募敢死士千餘人分布要害躬自巡徼晝夜不息體素豐不便騎從者以輿進輒卻之賊竟不敢逼城賴以全嘗有武弁拘得回民數人以爲賊偵諜先生曰其色慘其詞直此良民也遽釋去旣而訪之果鄉人之避難者初官宜川積牘纍纍限十日剖釋無留獄公餘振興學校子弟得其造就者不少宜川故有橫渠張子祠久頹圮捐貲鼎新之朔望率諸生行禮爲講正蒙二銘諸篇圜聽者以千計有兄早世事寡嫂唯謹與兩弟友愛其析產讓而受惡工文章博通篆隸尤精書理山水

宗元四家寫生類陳道復爲世所重年既老移疾歸卒年八十有二配孺人徐氏先卒子五人應求附貢生應祁增貢生應彝庚子舉人應升應恩國子監生應求應彝出爲兄弟後孫十二人曾孫四人士大夫讀書未遇時往往慷慨自許一旦出身加民而言行多不相契甚有背而馳者若君之訥於口而遇事有爲非所謂明體達用可以矯世厲俗者歟謹撮其大者俾揭於墓

循吏汪輝祖傳　阮元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之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俾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閒爲挾持地流匃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慙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

發藴不爽輕重及其援據比傅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歙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辱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膚體柰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為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植知禮讓惜廉恥誡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僿之俗翕然丕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閧移君鞫之則喜甯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于粵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為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為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閧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甯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輿事任工初定費錢

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
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
譔述課子孫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
可屈撼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
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已成立撰父母行
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
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
凜凜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怫
然曰爲淑女搴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
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
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
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
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
四六稿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
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

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二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覩哉

鄧先生夢琹墓誌銘　董詔

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誥封朝議大夫贊山鄧公卒于羅源迎養之署越明年子傳安扶匶歸籍將合厝公及元配陳恭人于新阡不遠數千里緘書請銘于安康董詔詔辱知于公廿年矣誼不敢辭謹爲志曰公諱夢琴字虞揮贊山其號也世居江西之南城遷于浮梁則自曾祖秀三公始祖諱文諫父諱以忠皆處士以公貴俱誥封朝議大夫祖妣陳妣石并贈恭人公幼敏就塾師讀四子書未遍耳濡目染即能爲

同學代草課文師驚爲夙慧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明年試冠軍食餼于
庠甲子舉于鄉壬申成進士引
見以知縣需次吏部辛巳選授四川綦江署江津者再乙酉以繼母吳
孺人艱歸繼丁外艱戊戌夏始謁選得陝西之洵陽癸卯署岐山明年
調繁寶雞戊申以卓異陞任商州甲寅以制府勒公保撫軍秦公承恩
保薦晉秩漢中知府再攝陝安道事丁巳引年歸歸八年嘉慶甲子科
秦公撫江右以重遇鹿鳴奏請
特詔入燕儒林榮之此公出處之大略也當公之筮仕綦江也以廉持
已以明燭奸以嚴御下期月而民服其化適江津令某者以冤獄被訴
解任矣大府俾公治之蓋殺人者楊在位也前令誤以黄君相當辜已
瘐斃公廉得其實獄成而服司臬者訹于羣咻以在位兄在高蔽獄公
力爭不能得形于聲色司臬嗛焉而某令又有周秉康被毆身死一案
歸獄于周應律不知爲其族弟周秉魯唆訟不遂踢斃移尸嫁禍也公
庭鞫之尸傷證見悉符既輸服上讞司臬欲翻之中公以法齮齕數月
及其攝藩繼任者始成信讞蓋猶以前嫌也然屬吏有請教者則必曰
當師鄧令鄧令云一時人頌神君至有越境求一言以判曲直者厥後

津志傳公曰聽斷嚴明遠近畏服蓋實錄也時定遠邑有廟祝譚學海者以指證二偷招認被殺莫知主名其令誤以韓奇元六人刑訊誣服及郡呼冤郡囑公莅之察訪既確罪人斯得既呈案郡以令之誣也擬黜之公曰前江津令以被訴且案已成不得不翻今案甫報郡某何敢居平反而擠學製者乎請之再三始以同訊免議蓋公明于折獄而厚于僚誼如此洵陽環山臨水民情頗湻而流寓雜沓楚人尤多佃山則主不能名其田業舟則估或喪其斧公爲定其限年編以名籍遂以輯寧越明年去邑二百里楚民有糾衆強借者公適在郡從數人馳往諭以明憲皆搏顙乞命倡者千二人卽詣庭首罪得杖責繳贓結案撫軍畢公聞而善之謂能活人無算也後撫軍以讀禮歸繼任者爲劉公雅公皆有地治事宜之詢公詳明條答咸擊節以爲快活條款飭山南諸州縣彷焉數年中興文教正祀典表節烈百廢皆舉及畢公再至訪公之猶滯于山中也未幾擢署岐山岐當秦蜀大道冠蓋所經民素遵敎趨令顧不無藉以爲囊橐者公平其繇役寬其期會民戴慈母及聞將調寶雞相率爲借寇之請公聞之怵以憲禁始悒然而退寶雞與岐接壤而東兼舊號西至隴秦南踰散關兼兩驛道長而山險驛政不修遂

至累民公補乘增庌其困遂蠲歲癸卯逆回田五馬文熹弄戈甘省秦
隴傳烽公疾馳二百里至與秦接界之仙靈峪山峻箐深爲從來官長
所不到信宿木皮房中斷道設戍歸而授邑民兵登陴及官兵赴勦儲
峙車馬兼濟隴汧軍不乏興功遂速蒇大府嘖嘖歎爲難邑東利民渠
開自前明灌田三十頃有奇巳久湮矣公濬之增灌至五十頃其南北
注渭諸渠皆加疏導丙午夏邑南數處民獻岐麥焉商州地邇郃陽公
久知其利弊龍駒寨關稅舊多苛索公嚴禁胥役不得于額外有絲毫
侵城中有所謂行戶者凡食用概給官價派諸市廛即爲裁革勒石于
屬邑饋問弁一概謝絕初皆色然駭及奏當岸獄凡情事之不符比附
之未當則先令錄呈改正遂無翻駁棘手之苦蓋公治縣則無憚大吏
直道而行率屬則曲體人情束溼不事始其歎來之晚也歲辛亥署西
安府事僅兩月十六屬之塵案有羈候之積年者至是清理一空明年
冬監渭南北諸邑賑剔浮冒搜隱漏隝戶咸得實惠焉漢中幅員北接
寶雞西過金牛峽驛長而馬少役多而民疲五廳州縣不敢拮据公請
于方伯阿公借開款萬金買馬儲費用民有節赴公遂敏守土者因得
息肩略陽之銅北試採多年矣得不抵費從事者猶希冀于萬一公細

勸之灼知無效力請大府封閉遊民既散地方亦寍無何以吏議將賦歸矣適荆湖敎匪蠢動當事以轉輸重任非公莫可奏請留署制府宜公前任秦藩悉公幹濟適督師至謂方事之殷非臣子引退之時愈加委重當是時巴州賊羅其清嘯聚于方山坪通江賊冉文儔踞梁于王家寨南鄭之小壩毛狗洞皆與接壤公于兩路分設五卡募鄉勇數百人練器械整行列遣之遠探屢獲賊諜制府予書云風鶴頻警熊轓四馳非循聲素服鄰封豈能獨來獨往僅以周道逶迤爲使君賦猶不足彰賢勞也明年夏楚匪竄陝欲由五郎窺漢中公親往城洋西鄉巡查接界諸隘鄉勇時年已七十五矣控單騎冒寒衝暑馳驅于羊腸鳥道中風溼所薄遂患足弱逮南北防戍既定託之觀察王公而遂初焉其被議也以失察南鄭令王君行險議獄失出後王君卒以死事蒙
恩加贈三品予蔭益公之取人固有見其大者矣初自綦江歸去江津已二年及過時沿江迎送者緜數百里至邑則淸廉生祠已建相率擁入申拜謝而後別在寶雞有事白河歸途過洵民望舟而迎攀轅而送者復數百里依依不忍去其牧商也因公至省適寶雞有訐其令者召而問之則赧然曰吾等實出不得已然愧無以見公矣公有命敢不遵

因毀案而去矣居愛去思古循良間有之至于不被宇下已久而望其顏色卽有所愧而不爲古之傳穎川中牟者或未之聞而公止于郡邑展經濟識者不可歎公用所學之不盡也公性孝友篤交誼初石恭人之卒也公甫齔哭泣之哀弔者不忍聞見及繼母吳孺人卒哀痛一如所生既免喪修潔白之養左右于封翁中憲公暨叔父仲章公之側越四年中憲公捐館舍蹌號之中附身附棺卜兆安厝哀禮兼至及釋繼依戀如父猶不忍遠宦也及仲章公歿始爲出山計及在洵恭逢覃恩陳情以身所應得文林郎貤封焉從兄迎浦明經林有光處士某中憲公夙切十起之慈二昆亦殫在三之孝公在籍數年館穀玉山訓子課姪書讀等身姪傳仁遂籍諸生凡一門男女婚嫁無不爲籌畫得所繼而公子暨處士子傳牧相繼列芹宮迎迎浦至洵談燕唱酬宛然二蘇風流也至秦調始以憚于山行送歸并以產宅讓之故自漢中歸尚傚屋而居云初謁選主同年葉農部宏寓無何農部卒子幼公爲視含斂治馱轝請兵部勘合送之南歸至德州後返在關中時藍田令周君崧曉同郡後進也有治聲因調繁卒省垣公厚恤其喪備狀其行後過繞柳聞士八道其遺愛尚爲感喟賦詩云其學根柢六經而沈酣史籍文

章不為無用之言己亥分校典試吳銘茶太史欽服文望執從學禮甚
恭及壬子臨內簾試所作程墨并闈諸詩主文施琴泉太史羅碧泉學
士俱極推服所歷郡縣延師訓士之外月課而季考之丹黃甲乙親為
評騭受教者文章皆有法度兩次里居歷主玉山之端明饒州之芝陽
及白鹿書院講席訓士以先器識後文藝人人皆自以為得師所刻著
作如麗澤講習遜業初約敷文講義懷玉草皆為訓士作也而洵陽志
畢秋帆中丞有郡邑治譜之評寶雞志胡少宗伯高望有事核文古之
贊咸謂五泉三石不足多也未刻者史記書後二卷補筆二卷古文有
椒亭初稿續稿四卷詩有洵關草陳倉草商山草四巨編歸田後有來
卽應興到疾書者甚夥尚未集錄也距生雍正元年癸卯六月廿九日
享壽八十有六元配陳恭人同邑處士士奇之孫太學生大錦次女克
備壼德事尊嫜則婦代子職教子女則慈兼嚴訓主內政則儉助清操
後公四年生先公十一年卒壽七十有二公親述其行所悲為閨中失
一良友者也子一傳安己酉選貢乙丑進士羅源尹女一適同邑康熙
戊辰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吳公從治孫附貢生季敏次子出繼處士
季泉太學生篤照孫二世疇世畬皆邑庠生某之初見公也于郡伯史

公家塾過蒙下交勖以名行洵寶二志皆與載筆公在商於興元時凡得異書遇勝地嘉月相召之使無歲不至往輒旬月留兹之請也其亦以見聞于公者最覈與謹舉其大者著于篇而係之銘曰

於惟先生有德有言德爲民母言作士開懿兹幹濟宜麗台垣勛勳郡邑未究其全福斂壽耇穀貽後昆他年崇國更表瀧阡

又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誌銘　權敬

嘉慶十有三年十一月庚辰前漢中府知府鄧公卒於福建羅源縣之署舍時子傳安知羅源公就傳安養也年八十有六十四年八月乙卯公之喪至本貫浮梁十九年十月丙寅傳安卜地葬公於浮梁青峯之原公之配陳恭人合葬焉先是公以耆德奉

命重赴甲子科鹿鳴宴來南昌敬介公之姻江訓導幼光謁公傳安又與敬同出戴文端公衢亨之門至是以銘請敬不敢辭敬觀班孟堅范蔚宗傳循吏皆推本儒術或列所治經舉其科可謂知爲政之要矣然所載多郡國二千石縣令惟蔚宗傳王渙一人任峻附見傳中且以明發姦伏爲未充德禮之教夫德禮苟不相應則姦伏之心侈矣何明發之功可紀哉縣令官卑其權不足攝下故爲縣令視二千石爲難而德

禮之效則以能明發姦伏爲治縣符驗能如是未有不爲良二千石者
也公諱夢琴字虞揮姓鄧氏曾祖國挺自南城遷浮梁祖文諫貤贈朝
議大夫父以忠贈朝議大夫母石氏贈恭人繼母吳氏公年十八補縣
學附生二十一爲廩膳生二十二鄉試中式三十會試中式以進士候
選吏部授四川綦江縣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公
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公
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者與
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江津前政比君相殺
人罪已瘐死矣公鉤距得獄情讞之前政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掎
其獄公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政在江津專多率爾民周景
康盜樹爲樹主斫顱左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乃死前政以比
樹主公請復診之腹下傷重罪當比周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
政比以傾公此繼獄也當是時前政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公復持此獄
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公好排人人已墜坑阱
尚下石按察使雖知公直而必搜前怒幸其言公勢危甚會公還綦江
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公奉

府檄廉知諸倫鄧理瑶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公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益信公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使周景康獄乃如公讞焉丁吳太恭人艱服闋以贈朝議年老請養家居十二年後服闋選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賃山種稞自立下手書曰稞荊取木石耳曰耳荊燒炭曰炭荊黠者不立期遂多訟公令種稞期五年耳炭期三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歲檄升科公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不可使失所他徙

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公去洵陽不報升科旋署岐山調寶雞寶雞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疲損前政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急復摟私馬應官曰里馬公令領馬皆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公斷仙靈谷石道為守計後馬文熹屯底店公料丁壯登陴賊未至而罷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因事鐫級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公後病溼累上記乞休年七十五矣始公家居時知浮梁黃君泌治頗辦而性卞急請益於公公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之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為好惡焉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豈

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愼守官難於和緩求其難焉可也自公爲州爲府所屬皆喻以此意而公持大綱不苛察故皆治公年三十四陳恭人來歸孝謹守婦道年七十有二先公十一年卒子一傳安進士福建羅源縣知縣女一適國子監生吳篤照孫二世疇世畬皆縣學生公爲學自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蔡文恭公新遊竊聞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所著有棘亭文稿十六卷詩稿八卷銘曰

養魚勿煩治民勿殘勿煩者清其池勿殘者察其辭池濁而漚浮魚之仇也辭差而聽惑民之賊也登山不可趨學道不可愚如公者儒術之所與也

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楊君芳燦墓誌銘 趙懷玉

嘉慶丙子夏吾友楊君才叔喪歸自蜀是冬其孤承憲手狀請銘其墓予與君交四十載君仲弟布政與予齊年比歲又先後主關中講席無以辭君諱芳燦號蓉裳才叔其字也爲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考鴻觀清德未耀並以君仲弟揆貴贈通奉大夫甘肅布政使妣顧氏封太夫人君生前一夕母夢五色雀集庭樹生七月卽能識楹帖字不誤四

歲讀四子書竟能背誦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稍長從舅氏顧君遊爲詩時得佳句君世父湖觀四川邛州知州故名宿君兄弟與羣從中表皆以才名里中諸老折輩行交之年十九爲金匱縣學生員名第一試江甯見賞於袁大令枚南昌彭文勤公視學江蘇每試輒冠其曹旋遭父喪免喪爲丁酉選拔貢生

廷試一等以知縣用發甘肅文勤聞之致書惋悵君亦忽忽若有所失己亥赴甘肅攝西河環縣旋補伏羌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河州循化逆回蘇四十三爭教事起攻陷河州初安定回馬明心倡立新教從者頗衆至是與老教搆衅遂起事布政王廷贊誘明心執之羣回以索教主爲名進攻蘭州會英勇阿桂公嘉勇福康安公先後率師至賊始破滅當兩教搆衅伏羌回馬得建等十六家歛銀爲訟費事平後獄詞連及臬使馳驛至縣嚴鞫之其家屬數百人滿城號哭勢洶洶君以得建歛銀在蘇四十三起事前與從逆有閒力爲申辨遂祗論得建等免其緣坐闔城帖然以其暇修朱圉書院與姜伯約祠明年邑西南天門山石鼓忽鳴相傳鳴則主兵君既修築縣城復請減糶以備倉貯未幾回匪田五果起石峯堡召募鄉勇設立堆卡日費數百緡或曰賊氛尚遠如

此縻費帑虧空何君曰虧空不過死我耳與一城生靈全家性命孰輕重耶既而賊掠固原攻靖遠擾安定城中馬稱驤等約爲內應獲奸細始知亟捕稱驤等皆持械抗拒格殺四人然後就縛方欲請兵賊已大至焚燒郭外民居火光燭天時城上兵民雖眾而非精練舊有獵戶鳥鎗每發必中選得三十餘名以資捍禦賊頗畏之君則懷印佩刀登陴固守賊鎗箭雨集城上亦矢石交下如是相持凡五晝夜當是時援兵不至人心皇皇忽有步騎絡繹從東北來離二十餘里而止是夜賊攻圍益急眾疑賊黨續至君召獄中積匪李五脫其械謂之曰官兵已到特未知領兵者何人汝能往探得實當貰汝罪即以印印文畀之使縋城出時天猶未明日出時李五返則胸懸銀牌亟挽之上乃曰領兵者總督也探懷出銀牌十枚其印文云孤城困守烽火連天不意書生當此重任實堪嘉尚馬稱驤等即於城內正法無以援兵即至稍有疏虞君傳示四城酌給銀牌鼓勵民勇歡聲如雷官兵與賊接仗前後殺賊五百餘人賊膽落不敢復偪方賊屯天門山入夜潛來攻城寂無燈火是夜忽列炬數千迨曉而眾已遁矣初賊首張文慶子張太以舉發內應憾馬映龍因言與其父通約五日後獻城以官兵突至未果有檄逮訊

君知其冤卽與偕往見英勇公曰首發內應者映龍果欲獻城將約為死黨何肯舉發且獻城必於五日後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無官兵民夫皆烏合之眾賊至卽獻何必五日公曰彼為馬得建子肯助我耶君曰得建之案吏議已照叛逆公免其緣坐映龍言之往往感泣正欲得一當以報公耳公曰爾能保之乎君曰非特芳燦保之同守城者皆願保也會眾投具保狀公乃釋然立命出之軍務竣以守城功上有旨以知州題補丁未補靈州丁巳靈州歲饑州民有搶奪者里長張皇具報市門悉閉闔邑驚疑君曰此饑民耳可無慮卽馳往慰撫白上官借口糧既發倉散給又設立粥廠械搶奪為首者以示民情翕服戊午權平涼知府會君仲弟授甘肅布政例迴避以久於風塵備嘗艱險不樂居外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尚書朱公珪舉為會典纂修官旋為總纂修甲子布政卒於任將告歸以書垂戒不准乞假時季弟英燦已奉母南下布政已遷江甯乃先遣子歸省丙寅京居日貧又念親綦切得心疾聞人大言疾步輒蹶氣震怖旋遭太夫人憂質寓中書籍為舟車費歲暮達江甯悲勞臻至容髮自此衰矣明年冬葬顧太夫人於崋峲灣戊辰主衢州正誼書院杭州詁經精舍己巳陝西巡撫延

主關中講席庚午諸生捷秋榜者二十二人一時稱盛辛未蜀中大吏延修省志適季弟題補安縣君遂赴蜀以便往來其間癸酉在成都忽遘危證久始稍痊時予已在關中亦嬰末疾秦蜀尙邇書問時通嘗爲予撰詩文集序乙亥志局將蕆君欲南歸蜀中當事力挽增脩脯至千金遂勉留是冬在安縣偶感寒疾遂不起嗚呼始君與布政皆以詞藻顯旣而並著戰功俱可不朽然君少予六年布政且少予十有三歲乃兩人志墓之文咸出予手予之衰疾頹廢反塊然獨存斯可哀已所著有眞率齋稾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稾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又集外詩四卷文四卷藏於家君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徐氏封宜人子二承憲候選府經歷承惠候選縣丞爲從兄掄後承邛州大宗女三人直隸景州知州秦承祜山東臨清州州判龔瑞穀候選通判張嗣敬其壻也孫二人應韶應融以嘉慶二十二年九月甲寅葬無錫嶂㟨灣祖塋之昭穴銘曰

才陵六朝命寄百里研京練都捍城築壘經緯兼之中外歷只胡爲駸駸而遽中止我銘無媿百世以俟

莊先生述祖行狀 宋翔鳳

曾祖諱絳增監生贈光祿大夫曾祖母陸氏董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諱柱雍正丁未進士歷官浙江海防兵備道贈光祿大夫祖母錢氏累贈一品夫人

父諱培因乾隆甲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彭氏例封恭人

先生姓莊氏諱述祖字葆琛所居室曰珍藝宧學者稱珍藝先生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爲常州望族五世祖廷臣明天啟中官上荆南道阻魏閹建祠終湖廣左布政使其後兩世入
本朝皆不仕兵備公始通籍學士公與兄禮部侍郎存與並以文行得
上第名重朝列學士公早歿先生甫十歲居喪如成人時伯父侍郎公於五經皆有論說彭恭人之季弟二林先生爲文精深先生皆取法焉弱冠娶侍郎倪公承寬女凡族黨故舊皆通顯要津未始染奔競之習乾隆丁酉以官卷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相國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欲羅致之避嫌不往謁時和相用事阿公之門下士稍稍去亦以是疑先生殿試卷已擬進呈後卒置十卷後引
見歸班銓選先生遂歸奉母以居先是於經學之外製詩賦詞章甚富

以不入翰林遂棄去從事小學治許氏書以先求識字謂六書之義轉注諧聲最繁而無定說用爾雅之例編說文轉注用廣韻例又博考三代秦漢有韻之文編說文諧聲說文之學以是遂明而周秦之書無不可讀者遂校逸周書解夏小正詩書次第皆有譔箸而部檄至謁選得甘肅崇信縣以親老例改山東昌樂縣辛亥六月之任逾年調濰縣明暢吏治刑獄斷罪堂皇坐決不假幕客尟有失當治豪猾皆斂迹前官交倉庫有缺輒撙節以補之大吏則恭敬以事之時時以老母爲念不敢嬌激以貽憂也治濰五年尤培獎士林邑人韓公復守濂洛之說意氣傲岸先生禮敬如父執諸生傳廷蘭寒士修謹以孝廉方正薦於大府於童子試所識拔登科第者相繼兩充同考官所薦皆經術士亦輒以經義斷事嘗勘鹽壛廢地詢之耆老不能辨或請嘗土味鹹甘以別之先生笑曰吾能徧食塊爲若曹辨鹽壛耶頃吾見田閒有生馬帚草者馬帚荓也即王萯之類夏時始於王萯秀終於荓秀其草萯者宜麥其草荓者宜禾此等出秀之地不準鹽壛耆老皆服甲寅歲大計以卓異薦引

見奉

旨交軍機處記名同時記名者必候和珅門叩頭橋前獨先生與雲南知州屠君紳不往屠君以知州陞通判實則降一階先生記名籤爲和珅所徹

今上親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補入而先生已乞終養矣以進士家居時梁階平相國欲使應

召試官山東時畢秋颿撫部欲以府同知題薦皆辭不就葢非淡於榮進恐以奔競之習喪所守也嘉慶丁巳歲奉彭恭人歸里色養籍書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十六年彭恭人八九十一歲於壬申冬壽終先生已六十有二居喪毀瘠舉殯時路旁見者無不動色終練祥蔬食水飲乃自號曰槃齋里居未嘗謁州府亦不以書問通當路不與鄉人酒食之會然有荒災振恤之事當處乏時貸屋百金助振以勸鄉黨未嘗遺餘力也後生以學問就正諄諄誨誘未嘗有所隱也嘗云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爲師宋虞廷可以爲友翔鳳先母爲先生女弟己未歲歸甯命翔鳳留常州先生教以讀書稽古之道家法緒論得聞其略先生譔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又据二月丁卯斷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爲歷元解歲祭爲郊萬用

入學爲明堂之祭凡讀正經傳皆博稽載籍精思而得之而夏時顯矣又譔古文甲乙篇謂許氏始作偏旁條例以序文字始於一終於十日十二辰此六書之條例所從出合於爾雅歲陽歲名以明十二支藏遁之法有歸藏之義焉凡天地之數日辰干支在黃帝世大撓作之隸首紀之沮誦倉頡名之以書契易結繩故伏羲畫八卦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爲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藏黃帝易也古籀條例皆由此出凡許書所存及見於款識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晚年常爲口號曰慣看模黏字揣攻穿鑿文亦紀實也時從兄子綬甲日從講論得之最詳其摹寫鐘鼎彝器釋文皆出次子又朔手翔鳳爲四方之遊者十年於茲每於郵書中聞先生發明歸藏之說因思歸藏首坤坤辟亥亥王甲之所藏也則六王六甲之占皆本於歸藏惜僅存於術家得先生之說而闡繹之坤乾之義佚而後存夏時之等微而後顯同時王給事念孫作廣雅疏證段大令玉裁作說文正義每采先生之說歎爲精到不知其向爲微文碎義非其至者也所校古書有據意改者證之舊本無不合如今本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校改爲書逸篇盧學士文弨采入刻本中江方正聲深爲譏笑其後盧君又得宋元本皆作書逸篇江君

始悔其說今本列女傳文王太姒條乙去數行以為後人羼入後吳門顧氏得宋本則無此數行臧文學庸歎服焉所著有尚書古今文授讀四卷尚書記章句一卷尚書古今文考證一卷尚書雜義一卷校尚書大傳三卷校逸周書十卷書序說義考注二卷毛詩授讀三十卷毛詩口義三卷毛詩考證四卷詩紀長編一卷樂記廣義一卷左傳補注一卷穀梁考異二卷五經小學述一卷五經疑義一卷特牲饋食禮節記一卷論語集解別記二卷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十一卷明堂陰陽記長編十卷古文甲乙篇四卷甲乙篇偏旁條例二十五卷說文古籀疏證二十五卷說文諧聲考一卷說文轉注二十卷鐘鼎彝器釋文一卷石鼓然疑一卷聲字類苑一卷弟子職集解一卷校正列女傳凡首一卷校正白虎通別錄三卷史記決疑五卷天官書補考一卷校定孔子世家一卷歷代載籍足證錄一卷漢鐃歌句解一卷詩集三卷文集四卷嗚呼使先生宦達至卿相當治太平之世亦不過夕稽朝考守象魏之法自公退食示委蛇之度而已惟浮沈下位久而歸於寂寞之鄉抱其明智通辨之材以日與古人相接則古人之所言所行者若或見之若或語之闢鍵開閉絕續淵源一人之身以彼易此不已大哉癸

酉歲仲夏疾病作遺命告其子又朔等曰吾年過六旬何戀戀於人世耶吾不幸十歲而孤不及奉過庭之訓蒙諸兄善誘略知文義三十後成進士歸孜孜者近十年疾病憂患時攖阻之四十後始歷仕途無所樹立終身抱愧晚欲鋭力於少年未竟之業借此以贖愆尤爲學益勤爲心愈苦此汝等所目擊也今所造就僅有一知半解亦爲吾畢生倀倀何之之故欲與汝等稍指迷途汝等若不知措意此皆塵煤煙燼而已何足道哉吾去後汝等兄弟務須同心敬事寡嫂吾附身之事止用隨時舊製不必臨時搶攘徒益煩費逾月即葬每日供飯一盂水一盞香一炷足矣柩出門即就舟不必招搖道路塗人耳目凡以七數日拘忌陰陽及延僧道作法事皆宜屏絶我非排斥異教但無益之爲生死兩累吾善吾生即善吾死豈他人所能代我懺悔耶汝等能守曾父家規克勤克儉或耕或讀皆不失爲淸白子孫若妄作妄爲自取罪戾祖先亦不能佑汝也勉之戒之後病少間又五年卒於家先生生於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時年六十有七

賜進士出身歷官山東昌樂縣知縣濰縣知縣卓異候陞署曹州府桃

源同知王子乙卯山東鄉試同考官配倪氏側室吳氏子男八人廉甲能文有孝行早亡又朔震甲安說循傅揆甲曾佑佺齡女四人長適無錫諸生華邦燮餘未嫁先生既歿數月孤子又朔等將卜葬於德澤鄉前橋之原以書幷行略來屬點次將乞銘於先生之故交竊以先生之學行不賴他人之文以傳也正恐後生無塗以求其說又恐論世者久而失其序如翔鳳之所聞識者又朔已不能詳則烏可以不書遂次第言行之要與又朔所撰俱存之以俟采擇外甥長洲宋翔鳳謹狀

碑傳集卷一百八

貴筑黄彭年編訂